第四部 梦断皇姑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单田芳 单瑞林 著

乱世枭雄

第四部 梦断皇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枭雄．第四部，梦断皇姑 / 单田芳，单瑞林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08-5399-2

Ⅰ．①乱… Ⅱ．①单… ①单…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5415号

乱世枭雄　第四部　梦断皇姑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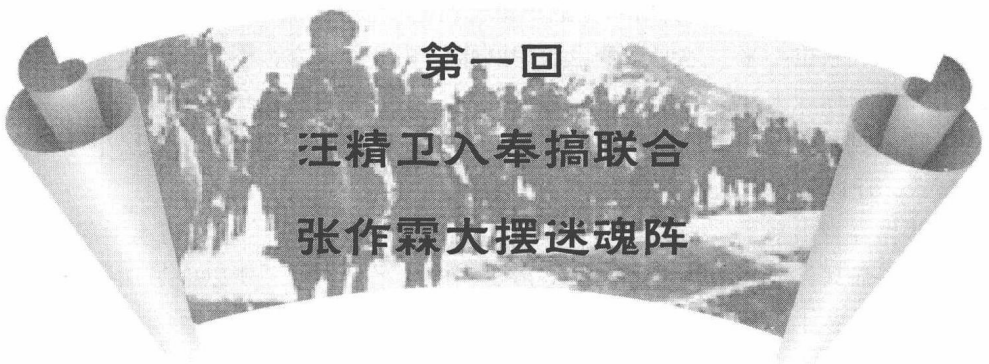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回	汪精卫入奉搞联合 张作霖大摆迷魂阵	001
第二回	张作霖巧施离间计 杨宇霆演习报私仇	008
第三回	上演丑剧贿选总统 剑拔弩张直奉再战	017
第四回	张作霖布阵排兵 吴佩孚严密设防	024
第五回	吴佩孚亲临战场鼓士气 郭松龄改变路线惹纷争	032
第六回	郭松龄迂回战术入圈套 吴佩孚星罗棋布巧设局	039
第七回	郭松龄奇袭九门口 冯玉祥倒戈占北京	046
第八回	冯玉祥逼宫揽大权 张作霖用计买人心	053
第九回	张作霖大举进兵图夺权 冯玉祥引狼入室失先机	060
第十回	冯玉祥虚晃一招逃离京城 郭松龄有功不赏反遭排斥	067
第十一回	韩复榘是随口一问 郭松龄偏寻根究底	074
第十二回	郭松龄回国密谋反奉 张学良探病明察暗访	082
第十三回	郭松龄倒戈反奉断情谊 张学良苦劝无果夺兵权	090
第十四回	张学良一相情愿求和解 郭松龄明争暗斗夺兵权	098

第十五回　张学良死里逃生　姜登选误入虎穴　105
第十六回　郭松龄怒杀姜登选　张学良不舍兄弟情　112
第十七回　郭松龄兴兵反奉　杨宇霆请命求援　118
第十八回　张作霖借刀杀人　郭松龄四面受阻　125
第十九回　张学良攻心战术破大敌　郭松龄兵败遭擒丢性命　132
第二十回　郭松龄惨遭暴尸　张作霖戏耍大员　139
第二十一回　张作霖假意杀学良　田小凤巧遇治雨亭　146
第二十二回　为贪功杨宇霆弄巧成拙　顾大局张作霖六亲不认　155
第二十三回　张作霖力排众议要再战　吴佩孚心照不宣搞联合　163
第二十四回　吴佩孚惨败寻援助　孙传芳出马求联盟　170
第二十五回　李大钊英勇就义流千古　张作霖通电各国搞自封　178
第二十六回　杨宇霆奉天探原委　张作霖前门惹口舌　185
第二十七回　张作霖戏院碰刺客　张学良大路遇劫匪　193
第二十八回　奉天不稳雨亭有心撤走　日本紧逼芳泽出面讨债　202
第二十九回　辱国条约大帅翻脸　二次谈判芳泽碰壁　210
第三十回　张作霖要出关通电全国　张学良在京城智平学潮　218
第三十一回　张作霖回奉天抓阄定音　张学良在京城洒泪送别　226
第三十二回　吴俊升山海关欢送大帅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　233
第三十三回　五夫人假戏真做避祸端　张学良临危不乱稳大局　240
第三十四回　汤二虎以智相激　张学良单刀赴会　248
第三十五回　张学良蒋介石密谋统一　张宗昌褚玉璞联合出战　255
第三十六回　时运不济张宗昌遭人赶　时来运转张作霖委重任　261
第三十七回　张宗昌不满占徐州　张作霖决计给山东　269
第三十八回　于学忠定计破大敌　张宗昌再战被刺杀　276
第三十九回　杨宇霆居功反对联合　张学良易帜祖国统一　283
第四十回　杨宇霆逞威风步步紧逼　张学良杀杨常平定内乱　290

第四十一回　杨宇霆居功自傲　张学良心生杀机　297
第四十二回　蒋介石巧用金蝉脱壳　张学良误听引火上身　304
第四十三回　张学良损兵折将　蒋介石穷兵黩武　311
第四十四回　蒋介石施反间计收买人　张学良权衡利弊问内助　317
第四十五回　少年将军意气风发　多情小姐芳心暗许　323
第四十六回　赵一荻不顾反对一往情深　张学良假意绑架设计私奔　331
第四十七回　四小姐怀孕无名无名　于夫人明理接妹入宅　338
第四十八回　张学良强硬外交相抗衡　土肥原一箭双雕搞破坏　346
第四十九回　蒋介石燃烽火中原再兴兵　张学良拥重兵坐山观虎斗　353
第五十回　于学忠武装调停平内战　张学良顾全大局促一统　360
第五十一回　张学良大病初愈遇急事　蒋介石临外敌一再退让　368
第五十二回　关东军突然发动袭击　张学良难咽国恨家仇　378



第一回
汪精卫入奉搞联合
张作霖大摆迷魂阵

杨宇霆一看，再不插上一脚，将来这事可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经过上下活动，他找来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生产枪弹、炮弹、炸弹，打仗离开这个行吗？杨宇霆征得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才成立了兵工厂。小日本迫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地扶植张作霖，所以暗中帮着筹建兵工厂，没有钱可以贷款，分期、分批地再还给他们。但是日本人有附加条件，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他们的人。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宇霆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儿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聘请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

张作霖留了个心眼，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将来留下麻烦。就这样，杨宇霆第二次碰了钉子。按张作霖所说，兵工厂从西欧各国请来了大批的博士、教授、专家，进行业务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本去了，又从汉阳、上海各地花重金请来不少大工匠和技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东三省兵工厂一时间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的步枪、子弹，能生产轻重机枪一千多挺，炮弹五万多发。到了后来，这兵工厂还能够制造坦克和装甲车。

杨宇霆最后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亲信韩春林做了兵工厂的厂长。不久，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就得需要枪支弹药，但如果杨宇霆不点头，不签字，张学良瞪眼玩儿不转。杨宇霆没

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使他十分被动，这也就成为日后少帅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主要原因之一。

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大工匠，从外国聘请不少高级专家，得花很多钱。外国人就在乎这个，不多给他们钱，他们不来。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人家也不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就给你现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修了一栋一栋的小别墅，二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儿安家落户，待遇优厚。

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耍笔杆的玩儿不转。所以他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非常重视外联。

突然有一天，张作霖得着禀报，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派出来的特使汪精卫来到奉天。张作霖在帅府礼堂隆重接待，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为了表示隆重和尊重对方，张作霖穿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装，全身戎装，佩剑，马靴，手枪，白手套，缨帽，金线盘花，侍从武官前呼后拥地陪着，杨宇霆前前后后一个劲儿地张罗。

进了礼堂之后，张作霖背着手往四外看了看，杨宇霆赶紧问："大帅，您看这样布置还满意吗？"

"不错，花里胡哨的像那么回事。文武大员、显要的人物都发下请帖没有？"

"大帅放心，一切就绪，人全都到了。"

"特别告诉报社，要用通栏标题大号的字，全给我刊登这一消息。"

张作霖围着大礼堂转了两圈，一看杨宇霆安排得十分得体，赶紧进休息室休息。

不大一会儿，被邀请的人陆续来到，这都是东三省的头面人物，文武衙门的显官。张作霖的老弟兄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是非、郑翠平，一个都不落。文官王永江、袁金铠也都来了。紧跟着，各界代表、绅商巨贾也陆续进入了大厅，这屋里头就开始热闹起来了。等人们到齐了，就听外边汽车声一响，杨宇霆到里边报告张作霖："广东代表汪先生到了。"

张作霖点点头，赶紧站起来了："传我的命令，锣鼓家伙敲得响点儿，小喇叭声吹得高点儿，给我敲打起来。"

"是，奏乐！"

奏起军中得胜大乐和迎宾曲，全场的人全都起立，面向大门。一部美国黑色大轿车停在礼堂台阶下面，外边戒备森严，有戴白手套的侍从武官跑步过去把车门打开，从里边走出一人。

这个人中等的身材，细高挑的个头儿，方脸，肉皮又细又嫩，浓眉俊目，鼻直口方，微微有点儿小黑胡，这是故意留下来的，显着绅士。往身上看，穿着一身进口的西装，像黑缎子似的锃亮，雪白的汗衫，鲜红的领结，笔挺的裤线，锃亮的皮鞋，真是风度翩翩，不卑不亢。走下汽车上台阶，有人陪着往大礼堂里边走，紧跟着有人就喊上了："广东代表汪先生到。"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他是1883年生的，原籍浙江山阴，但是他生在广东番禺。他家里比较有钱，在1903年就到日本留学，曾经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理论。1905年回国，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在同盟会里表现得相当出色，同年11月曾任《民报》主编。

1907年，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先生又到南洋创办了同盟会分会，实质上他就是分会的负责人。到了1910年年初，他又跟喻培伦、陈璧君潜伏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那阵儿他年轻有为，冒着生命危险，刺杀摄政王，结果走漏了消息，被捕后差点把脑袋丢了。在监狱被押的时候，汪精卫还写下绝命诗两首。没等掉脑袋，朝代变了，满清垮台，民国成立。汪精卫捡了条命，这才出狱。到了1911年12月，他赴上海任中国十三省革命政府总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到了1921年，又出任广东教育会的会长，到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成员，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5年7月，他又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跟蒋介石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汪精卫一赌气，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其后回国。1938年是汪精卫的转折点，他开始投敌叛国，做了日本的走狗。1940年3月，他领头儿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老百姓不承认他的卖国政府。他还积极给日本人效劳，在这个政府中他任代理"主席"，还兼任行政院的院长。1944年11月11号，病死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了他丑恶的后半生。

现在的汪精卫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效力，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后来孙先生病故之前曾经留下遗嘱，汪精卫执笔，亲自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几个字。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派他来见张作霖？这有利用张作霖的意思。

原来孙中山先生跟黄兴革命太不容易了，几经周折，把一腔的热血全花在革命上了，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孙先生痛感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实力，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外，他也吸取了教训，国民党内部腐败，人心不齐，现在又成立了广东护法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之职。光有空名头，没有枪杆子，没实力，怎么能行？面对北京政府的强敌吴佩孚和曹锟，不好使。所以，孙中山先生打算利用张作霖，他知道张作霖实力雄厚，是东北的一霸，如果双方合作，两路出击夹攻吴佩孚，就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派汪精卫来见张作霖。张作霖对孙中山

也挺敬仰，他没事还总纳闷：你说这孙大炮要人没啥人，要枪没啥枪，就晃了这么多年，威信这么高，老百姓提起孙中山先生来无不挑大拇指称赞，他竟然能领着头儿发动辛亥革命，把满清给推倒了。从这一点上，就立下了不世之功，够个伟人。所以，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仰也想拉拢，想利用孙中山的名望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隆重地接待汪精卫的原因。

汪精卫步入礼堂，张作霖从主席台上下来，小跑着来到汪精卫近前，把手伸出去："汪先生，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欢迎。"

汪精卫不卑不亢，脸上似笑非笑，身子往前稍微倾了倾，把手也伸出来，跟张作霖握了手："雨帅，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拜会尊颜，三生有幸啊！"

"哪里，往里请！"

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张作霖拉着汪精卫的手走上红地毯，然后赶奔主席台，主席台花团锦簇，让汪精卫坐在贵宾席上。掌声响过之后，张作霖看看身边的杨宇霆，压低声音问："邻葛，下一个节目干什么？"

"大帅您得致欢迎辞啊！"

"对，稿子准备好了吗？"

"早给您准备好了，都写的大字，您忘了，头三天就交给您了，您还背来着。"

"我怎么把这茬儿忘了，好，快给我。"

张作霖一向讲话不使稿，他别扭，不如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杨宇霆告诉他，人家汪精卫不是一般人，是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所以大帅您就得破例，就得念稿，您要顺嘴那么说，显着对人家不尊重。所以张作霖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

汪精卫鸭子腿一拧，双手往膝盖上一搭，坐在主席台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中暗打算盘，真没想到，这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能把东北治理成这个样子，手下雄兵几十万，战将上百员，挺了不起啊！

另外，汪精卫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张作霖对他如此盛情款待，场面如此隆重。张作霖想干什么？汪精卫心里头翻来覆去琢磨着这件事。正在这时，杨宇霆说话了："各位静一静，各位先生、女士们静一静，下面由我们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帅张作霖致欢迎辞，大家欢迎。"

掌声雷动，张作霖神采奕奕地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桌子的后面，把稿子放在桌子上："好，坐。"张作霖这一说话，把词还忘了，赶紧低头瞅瞅那稿，心说，这稿子别嘴："各位来宾，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各位同人，各位弟兄。"

张作霖嗓子眼儿好像堵了一块棉花团，晃了半天脑袋，低头又看了看稿："首先我代表东三省军政两界父老乡亲，热烈欢迎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特派代

表汪精卫汪先生。”

底下掌声如雷。张作霖讲到这儿，扭回身去冲汪精卫点点头，礼貌嘛，汪精卫欠了欠身，冲张作霖也点了点头。坏了，张作霖原本把词都准备好了，这一点头，脑子一溜号，把词都忘没了，再翻这稿怎么也对不上号了，最后张作霖一看，不要这稿子了，把稿子扔了。两手扶着桌子，抻着脖子，他讲开了：“值此金秋……”

“宇霆，那写的什么？”

杨宇霆一看这丢人了：“头一句是值此金秋之际。”

“金秋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秋天嘛，正是八月。”

“噢，对了，值此金秋之际。金秋之际离八月节还有多少天？”

底下全乐了。张学良急得满头大汗，心说，爹你这怎么搞的，这多丢人。赶紧站起来，来到他爹身边，小声告诉他：“爹，您谈这个干吗，离八月节还有九天呢。”

“离八月节还有九天，我这么猜，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奉天也好，广东也好，到八月节都吃月饼吧，啊，都吃吧？汪先生，广东月饼好吃啊，对不对？”

把汪精卫问得张口结舌：“是，我们广东也吃月饼。”

“月饼嘛，为什么要吃呢？它就象征着团圆，我希望南北一家，奉天政府、广东政府携起手来也团团圆圆。”

他不念稿，大白话说得还挺好，底下又掌声雷动。

谈了有两分钟左右，这位大帅走下主席台。紧跟着，汪精卫致答词。汪精卫久经沙场，经常代表孙中山上各地去谈判，尤其当年做过十三省代表，大阵势见得太多了，所以稳稳当当，不慌不忙，非常自然地站起来，冲着四外点点头，招招手，然后开始长篇发言。据说这个汪精卫有个毛病，他每次出席谈判、会议这种场合，他看人家发表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听着，人家说多少句他就回答多少句，有人给计算过，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有这种天赋。可是方才叫张作霖问的广东吃不吃月饼，这一打岔，方寸乱了，他也忘了张作霖讲多少句了。

所以汪精卫也就是把腹稿说说，一开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最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此次本人奉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奉天这座古城，荣幸地见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将军。看得出，张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奉天是一个革命政府。”

张作霖太爱听这句话了，还从来没人这么称赞过。奉天是革命政府，他美。讲话完毕，全场起立，掌声不断。总之，这开头儿令人十分满意。

紧跟着，双方开始谈判。本来，张作霖可以派杨宇霆，也可以派他儿子张学良或者其他人出席，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重，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算谈判的代表。谈判进行了两天，不怎么顺利。第一天，双方坐好之后，汪精卫把广东护法军政

府孙中山的意思做了传达，意思是说："现在吴佩孚、曹锟把持中央，倒行逆施。因此，孙先生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国，希望跟雨亭将军加强合作，这次我们谈判主要是把出兵的日期定下来。孙先生的意思，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通知东北军，到时候我们一同出兵，夹击吴佩孚。"从这点上讲，张作霖不爱听，他是大老粗，但有时候他也相当心细。他一听汪精卫话里话外那意思，孙中山俨然成了最高统帅，把他派到从属的地位。

拿出兵的问题来说，还得孙中山先生通知他时间，让他什么时候进兵他什么时候进兵，这不就有主从之分了嘛。张作霖不能接受，但他说得挺婉转："我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但我们离得太远，至于出兵的日期我看这样，可以事前打个招呼，不必有主从之分，我们奉军认为时机成熟了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广东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我们加强联系就是了。"

就这样，张作霖把这条给否了，不乐意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汪精卫多聪明，听出来了，心说，这都无关大局，只要双方加强合作，不必有主从之分也未尝不可，汪精卫接受了。谈到这第二条，"把吴佩孚、曹锟赶下台之后，中国势必统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分裂了。统一之后下一步怎么办？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国家大计，选举国会议员，要通过国会投票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这就叫民主和民权。坚决反对个人独裁。"

孙先生也好，汪精卫也好，人家是按照三民主义办事的。张作霖一皱眉，也不能接受。张作霖想，消灭吴佩孚，打倒曹锟之后，由我张作霖取代，那得我说了算，统一中国可以，我不反对，但我得是最高元首，成立什么国民代表大会？什么议员投票？我就烦那种事。我打的江山让他们选？哪有那便宜事？从这点上，他跟汪精卫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又不好正面反驳，因为人家提出来的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要求。

张作霖就装糊涂："好，会议太紧张了，我建议休息几分钟，来人，虽然没到八月节，咱提前吃月饼，把咱们稻香村特制的月饼端上来，让汪代表尝尝。"

他给打了个岔。等月饼端上来之后，张作霖洗过手亲自拿了一块交给汪精卫："汪代表你尝尝，这是我们奉天城的土产——稻香村的好月饼。味道很特殊，你尝尝怎么样？"张作霖说着，自己也拿起一块月饼。

张作霖也没客气，先咬了一口："味道不错，味儿挺好。"

汪精卫拿过月饼，可没吃，又放到盘里了。

"雨帅，您在致欢迎辞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月饼代表团圆，那么您咬一口我咬一口这就不团圆了。"

汪精卫有学问，拿这话点了张作霖一下。张作霖明白，赶紧把月饼也放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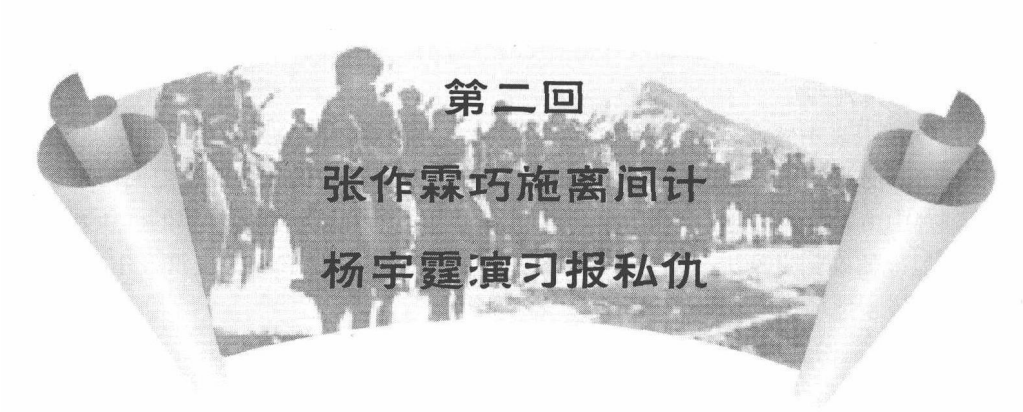
“说得好，表面上这月饼不团圆，但是吃到肚里它不也就团圆了嘛。”

就这样，张作霖装糊涂，老打岔，把这第二条也给否了。

为了不叫汪精卫失望，最后张作霖答应：“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奉天政府愿意资助孙先生军火费五十万元。”这挺好吧，白给你五十万，白花花的现大洋，你得买多少枪支弹药？

汪精卫表示感谢，把这笔钱收了。最后双方决定，在出兵问题上可以事先打招呼，不必受约束。就这样，这个谈判草草收了场。没过两天，汪精卫回广东了，见到孙中山先生汇报此事。在历史上，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的确谈判过，汪精卫也的确到过奉天。但是，有头无尾，没有下文，他们双方也没合作，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张作霖通过这次跟汪精卫谈判，脑袋有点儿开窍。张作霖心想，看来这个打仗得分多种办法，光凭枪杆子不行，还得有权术。我迟早要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但是光凭枪杆子硬打硬拼不是那么保险的，还得耍弄权术，我得拆吴佩孚的台。



第二回
张作霖巧施离间计
杨宇霆演习报私仇

张作霖决定从冯玉祥将军身上下手，冯玉祥是直系的一员大将，吴佩孚手下五大上将之一，现在出任第三陆军总司令。为什么从冯玉祥身上下手？因为他们知道冯玉祥这个人挺耿直，跟吴佩孚有裂痕，两个人矛盾挺深。就抓住这个机会离间他们两个人，只要把冯玉祥给拉过来，吴佩孚就瘸腿了，将来再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

张作霖这步棋够狠的，他相信钱通神路。我花了白花花大洋五十万，就把孙中山、汪精卫给买住了，冯玉祥是人，不是神，你不爱钱吗？我老张有的是钱，我拿钱买你，不怕你不给我办事。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之后，开始行动。跟人家冯玉祥素无往来，过去又打过仗，怎么见面谈这话呢？得找个人给搭桥。

张作霖真有主意，先让杨宇霆找人偷偷地到天津日本租界地找段祺瑞，拿着他的信，带着重礼来找这位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当然派的代表都能说。到了天津段公馆，见着段祺瑞说："我们是代表雨帅来的，想当年咱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奉直联盟对付皖系，可是当时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受了吴佩孚的利用，还望段帅体谅，此次雨帅经过反省之后，认为有必要与段帅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一旦把他们打倒了，我们奉系决定拥护你再次出任国务总理，绝不食言。另外，送上重礼。"

段祺瑞也不傻，这几年就在家眯着，也是有点儿不甘寂寞。一看肥猪拱门，张作霖派出全权代表来找他商议这件事，自然挺高兴。他既恨张作霖又恨吴佩孚，一看张作霖来向他解释，他的气消了，所以毅然同意皖系、奉系再次联手对付吴

佩孚和曹锟。

同时，段祺瑞表示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那算不了什么。后来张作霖的代表要求段祺瑞给搭桥联系冯玉祥，段祺瑞跟冯玉祥还不错，两人私交挺厚，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段祺瑞表示支持。就这样，老段又派出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

当时冯玉祥在陕西，到那儿就见着了。冯玉祥将军，字焕章，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祖籍安徽巢县，在1896年的时候他入保定五营当兵，那阵儿就耍枪杆子。到了1902年，他加入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仍然耍枪杆子。到了1904年，任二十阵的管带，管带就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秘密组织，叫武术研究会，冯玉祥好功夫，使枪弄棒，精通拳术，真有十个、八个的，到不了他的跟前。他个儿也高，力量也大，够个标准的军人。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还曾经参加过滦州起义。到了1912年以后，历任北洋军的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湘西镇守使，陕西、河南督军，还有陆军检阅使，现在是吴佩孚手下大将，第三陆军的总司令，跟着吴佩孚也不是一年了。

但是这冯玉祥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叫“倒戈将军”。怎么叫“倒戈将军”？都说他脑后有反骨，上午联合老王家揍老张家，下午变卦，又联合老张家揍老王家，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为什么张作霖从他身上下手？也是看出他这个缺点了。他也知道，早晚跟这冯玉祥也得决裂，现在无非是利用他一下，到以后再说。

段祺瑞派专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西安见着冯玉祥，把事情经过一讲，最后冯玉祥真动心了，冯玉祥提出要求：“好吧，为了慎重起见，下一步继续谈判，在热河的承德谈判。”

张作霖得着回信儿，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张学良去见冯玉祥，在热河见面之后，达成协议，奉军慷慨大方，资助冯玉祥三百万元，并提出让冯玉祥拆吴佩孚的台，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奉军在关内不便多逗留，一旦奉军撤出山海关，由冯玉祥主持北京政权。

就这两条，把冯玉祥给收买了。冯玉祥一听正中下怀，慨然应允。向张学良表示：“回去转告你父亲放心，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为了慎重起见不露声色。一旦直奉大战再打起来，我肯定抄吴佩孚的后路，拆他的台，暗助奉军一臂之力。”

“好，太感谢了。”

秘密谈判结束之后，双方签字画押，张学良回到奉天见老帅张作霖，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张作霖一拍后脑勺：“真是钱通神路，这‘倒戈将军’见钱眼开，真给我老张使唤了。妥了，只要他同意拆吴佩孚的台就算帮了我大忙了，这三百万就不算白花。”

张作霖一看行了，现在这就叫“三角联盟”，一只手拉住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

一只手通过段祺瑞又拉住冯玉祥，我还怕什么？我得抓紧机会开始出兵跟吴佩孚决一雌雄，报两年前之仇。张作霖下了命令："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加紧练兵。"张作霖不辞辛苦，每次练兵他都要亲自检阅。

现在郭松龄的军队练得是相当出色，郭松龄是奉军里的新军的代表，完全按他的新思想、新方案训练军队，这支军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战斗力格外高。遭到老一拨人的妒忌，特别是杨宇霆的妒忌。这个"小诸葛"杨宇霆就发现，早晚有一天郭松龄要掌握军权，我就得垮台。所以，他在张作霖面前总说郭松龄的坏话，这一天有机会了，他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正烫脚，烫得挺好受的，杨宇霆进来了："大帅，您歇着呢？"

"上午到辽河边大教场转了一圈，看他们练实弹演习来着。"

"大帅不辞劳苦，日夜操劳，迟早有一天必大获全胜，统一全国。"

"借你吉言，坐，你忙什么呢？"

"回大帅的话，兵工厂的事情我打算向大帅做一禀报。"

"兵工厂怎么样？"

"大有可为，咱们东三省的兵工厂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兵工厂，在咱们全国是独一无二。我叫总工程师统计了一下，如果我们的兵工厂正式投产之后，每年能自己制造大炮，包括山炮、大口径的巨炮、迫击炮、平射炮，能造一千五百门。"

"多少？"

"一千五百门大炮。"

"行啊，那太够意思了。还有什么？"

"机关枪能造五千挺，包括轻重机枪。步枪那就不计其数了，炮弹、炸弹我们完全能满足自己。"

"好，宇霆，这事你不能放手，你经常往那儿溜达溜达，一定要抓紧，仗可要打了，一旦打响了，需要用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跟淌水差不多，咱们准备得越充足越好。"

"是，大帅放心，我每天都长在兵工厂，今儿个要不是向您汇报，我就不来了。"

"那好吧，留我这儿吃晚饭？"

"谢大帅。吃不吃饭是小事。"

张作霖一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知道他心里有事："邻葛，怎么了？有话直说嘛，干什么咽吐沫？"

"大帅，就好像我这人贫，没事老说旁人似的。"

"你就说嘛，什么事？"

"大帅，我真替少帅担心。"

"小六子怎么了？"

"这不，少帅跟郭松龄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少帅什么也不管，把一切大权全交

给郭松龄了，一旦郭松龄有点儿变故，对大帅太不利了。”

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又是这郭松龄，怎么？他对我张作霖还想干什么？”

杨宇霆老在张作霖面前吹风，总给郭松龄暗下绊子，他在张作霖面前举足轻重，说话有分量，张作霖不能不听。听完他的汇报之后，张作霖挺生气，也不洗脚了，把拖鞋穿上，背手在屋里直遛：“家不和外不顺，这个小六子，哪儿都好，就是连他老子的话都听不进去。你放心吧，等我见着他，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他为什么那么袒护郭松龄？”

“是呀，大帅，我是替少帅担心。少帅肩担着十几副重担，您说又是航空处的督军，又是航校的校长，又是海军的总指挥，又是讲武堂的参谋长，少帅都累坏了，他也忙不过来。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但是，忙不过来请旁人，结果他把这十几个部门的军政大权都交给‘郭鬼子’了，你是没看到‘郭鬼子’，自吹自擂，说他训练奉军的新军立下什么汗马功劳，他的军队要无敌于天下，俨然除了大帅之外就是他了，你说这种人咱怎么敢使用呢？”

“行了，我知道了。”

“少帅到！”

多巧，张学良总也不来，这会儿来了，杨宇霆再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张学良昂然而入，到屋一看杨宇霆在屋，脸上挺不自然的。张学良知道这里边有事，他也知道杨宇霆在他爹面前总给郭松龄说坏话，从直觉上感觉到又是这种事。张学良给爹见过礼，跟杨宇霆打过招呼。张作霖这阵儿正生气，一看张学良进来，就一脸不高兴，也没让座。

“小六子，你这两天忙什么呢？”

“回爹爹的话，我跟松龄一起正加紧训练新军。”

“松龄松龄，一张嘴就‘郭鬼子’。我问你，郭松龄表现得怎么样？”

这顿乱棒把少帅给打蒙了，张学良明白了，肯定是杨宇霆方才又说坏话来着，不然我爹不能这么大火气。张学良赶紧把火往下压了压：“爹，您这话什么意思？郭松龄每天跟我在一起，每天都在训练新军，很辛苦，我提提他又有什么不好呢？”

“小六子，我告诉你，我敲打你不是一回了，你是忠言逆耳，你爹的话你从来不放到心上，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真是儿大不由爷。我告诉你，对‘郭鬼子’既要利用，又不能放权，你懂吗？你把大权都交给他，他说一不二，你成了什么了？啊？”

杨宇霆还装好人：“大帅息怒，本来一切事情都挺顺利的，爷俩儿有话慢慢说嘛，你看你发这么大火气干吗。汉卿，来，坐下。”

他赶紧给打圆场。张学良不敢坐，等他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地说：“爹，我

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光看你们闹哄哄的，没看着实际，究竟他那新军训练得如何？我心里没底。”

“那好办，如果爹有时间的话，您亲自检阅一番不就一切都明白了嘛。”

“好吧，你还别将我，你马上传我的命令，两天之后在浑河沿上你们要组织一次实地演习，我亲自过目，如果郭松龄果然有才干，我提升他，如果什么也不是，我就把他撤职。”

“爹，但愿如此。我绝不袒护郭松龄，任何人我都不袒护，包括我在内，如果不称职，希望爹爹撤职查办。”

“下去吧，后天，早八点，在浑河边上我要亲自观看，关于你怎么实地演习，参谋长你们先去研究研究。”

“是！”

杨宇霆站起来：“汉卿走吧！”

两个人走了。张学良暗自生气，这个杨宇霆，迟早有一天我非收拾你不可，打打你的锐气，灭灭你的威风。你现在代替我爹发号施令，什么事儿你都干，我憋了一肚子话，没跟我爹说。我怕把老头儿气坏了，要真把你那些事儿端出来，我爹就得气个半疯。但是张学良挺有涵养，表面上跟杨宇霆还不错，管他叫老前辈，俨然就当做老师一样看待。

下去找过郭松龄，张学良也没隐瞒，把方才他爹说的那些话都告诉郭松龄了，郭松龄一乐：“汉卿，我知道，大帅一直对我不放心，你说得很好，咱们来个实战演习，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事实胜于雄辩，大帅不就一目了然了嘛。”

“松龄，你看怎么实地演习？刚才我跟杨宇霆打了个招呼，他出了个主意，他领一营人，你领一营人，都全副武装，在浑河边选个地点，你算守方，他算攻方，你们两人来个攻守战，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杨宇霆的军队能把阵地夺过去，就说明你训练得不行，恐怕我爹一生气，就得把咱俩都撤职。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杨宇霆没拿下咱的地方来，他失败了，那就妥了，咱就占了主动了，往后什么事都好办了。松龄，你得给我长脸哪。”

“少帅放心吧。”

“既然这样，现在你就辛苦辛苦，咱马上去选块阵地。”

两个人坐上汽车走了，在浑河边上选了块阵地，浑河本来不太宽，在河的对岸是一片柳树林，叫柳毛子，树长得长短不齐，里边还有不少坟地。这就假想是敌方一块儿阵地，由郭松龄领着一营人在里边做了布置，挖了战壕，修了工事，他这儿为守方。实地演习的时候，杨宇霆要领着一营的兵力强渡浑河，抢这块柳毛子地，要抢下来郭松龄就算失败，双方都定好了。

过了两天，张作霖早上七点坐着汽车就来了，现在是九月，秋高气爽，在高坡处准备了一把圈椅，张作霖坐下，文武大员依次排开，头顶上支着白布的棚，好遮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在张作霖身旁的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瓜果点心，另外放着几架望远镜，都是新出的日本买进来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就是假设的阵地，在比赛之前两方面的带兵官来见张作霖，郭松龄在少帅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大帅跟前，敬了军礼。现在郭松龄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少将军衔。

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他一瞅郭松龄的大个儿真够瞧的，有点儿连鬓胡子，小眼睛不大，挺有神，这人经常绷着脸，很少说话，如果不是张作霖深入下层，不是因为召开军事会议，很难见到郭松龄一面。他一看这家伙够个军人，风纪扣老那么系着，什么时候见着他都是规规矩矩的，够个模范军人。

“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表示亲近就管他叫茂宸）！”

“在！”

“学良都跟你交代清楚了？”

“是，少帅都跟我交代清楚了。”

“你那个阵地都准备好了吗？”

“回大帅的话，都准备好了。您看，过了浑河那片柳树毛子就是我假设的阵地。”

“好！”

正在这时候杨宇霆也到了：“大帅！”

“我说参谋长你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那你们双方一比一，都要投入一个营的兵力，这营都选好了吗？”

“都选好了。”

“人数相等，旗鼓相当，哪一方也不准随便往里头加人，咱们暂时先确定，每个营按三百六十五个人，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可以。”

“是，就是按您的安排准备的。”

“八点三十分正式开始，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副官！”

“有！”

“掌握时间。”

他们两方面调兵遣将，郭松龄这边选的这个营是模范营，营长姓苏，绰号叫“大虎”，其实这个人叫苏士良，模范营的营长，跟随郭松龄多年，由班长、排长、连长，提升到营长。作起战来十分勇敢，另外这个人很有韬略，郭松龄来到苏大虎近前拍拍他肩膀：“老弟，今天可就看你的了，担子不轻啊！大帅都亲自来观看，你可不能给少帅和我丢人。”

“报告旅长，只管放心，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告诉士兵这是演习，不是真打，但是思想上要跟真打一样，不能让人看出漏洞。”

“明白！”

杨宇霆那边也准备了，杨宇霆准备的这一个营也是手下名牌的营，这营长姓王，人送绰号“王金刚”，也是红胡子出身，说打就打，这王营长身经百战，有实地作战的经验。不然的话，杨宇霆能把他选上嘛。

“王营长！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我告诉你啊，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能强渡浑河，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你可立了大功了，我提升你为团长。”

“谢谢参谋长。”

“慢着，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不能取胜，也就是说你不能占领对方的阵地，给我丢了人，我撤你的职，明白吗？”

“明白！”

“准备去吧。”

一会儿，副官向张作霖报告：“时间到！”

张作霖点了点头，副官把红旗往空中一举：“开始！”

郭松龄手下这营人早就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杨宇霆手下这一营人开始发动进攻，冲锋号一响，这一营人各拿刀枪：“冲啊！”

分兵三路强渡浑河，跟真事儿一样。张作霖在那儿坐着，双手举着望远镜，不停地仔细观察。在他身旁，吴大舌头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袁金铠、王永江等文武大员，也从手下人手里拿过望远镜仔细观看。张学良那心都缩紧了，他替郭松龄担心，他知道他爹这次来亲自检阅，就是找郭松龄的碴儿来的，因此这次演习不同寻常。

张学良也举起望远镜看着，再一看杨宇霆手下这一营人，在王营长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边，到了河边之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浑河。但是，强渡了四次也没冲到对岸，都叫对岸用机枪给压住了，又退回来。王营长撸胳膊挽袖子吩咐一声：“炮火掩护，给我冲！”

又开始发动进攻。其实炮弹也响，但是不爆炸，演习嘛，往人群里头打真炮，那得死多少人。在这一点上，杨宇霆可够缺德的，他已经偷偷指示王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开真炮，往人群里给我打。出了事，我顶着。”结果，动用了真炮，几炮下来，把柳树毛子差点没打平了，把坟头也掀翻了，把郭松龄手下的士兵打得尸骨掀天，胳膊、大腿满天飞，郭松龄手下这一营人打死了不少。

苏营长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演习又不能结束，还得坚守阵地，他也豁出去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阵地丢了，指挥这一营人在此坚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杨宇霆手下这一营人超过时间也没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也就是说郭松龄取胜了。

演习结束之后，郭松龄那脸都气青了，命人抬着被炸死的士兵三十多个，还有一百多个受伤的，缺胳膊断腿，血肉模糊，架到张作霖面前："大帅，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演习怎么真动用大炮了？您看，这是我手下的弟兄。"张作霖被弄得挺被动，他一皱眉，看看这些死尸，瞅瞅这些伤号。转过身来，张作霖用眼睛瞪着杨宇霆，那意思这怎么回事？杨宇霆这脸有点儿变色，本来失败了，在张作霖面前舌头就短，再一看炸死那么多人，张作霖一问他，他有点儿答不上来了："这，叫王营长，把王营长带上来。"王营长施了军礼之后，规规矩矩地往旁边一站，杨宇霆就问他："这怎么回事？谁让你动用真炮了？"王营长心说，你告诉的动真炮，还问我，推卸责任。王营长一想，这是有意叫我揽过，我要说我做的主，动用真炮，张作霖一瞪眼就得把我枪毙了，也许得把我砍了头，我也太倒霉了，不行，我得说真的。

王营长跪下了："回参谋长的话，回大帅的话，冤枉啊，我天胆也不敢动用真炮啊，这是……"

张作霖一拍桌子："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杨总参谋长暗中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动真炮没事，出了事他接着，我这才斗胆使用的真炮。"

当着一百多人，这一揭盖不要紧，把张作霖给气得，往后一靠，直咬牙，心说，杨宇霆啊，你太不像话了，你胆子有多大？

但是他对杨宇霆真偏爱，要换旁人早就把他枪毙了。他心里头虽然生气，瞪了杨宇霆几眼，但是没说话。杨宇霆那脸煞白："大帅，我应该负全部责任，请求大帅处分。"

"算了，我宣布，实地演习结束，郭松龄训练的新军立了大功，那个指挥官叫什么名？"把那位苏大虎苏营长叫过来了。

"大帅，我姓苏，大伙儿都管我叫苏大虎。"

"你指挥得不错，阵地守得很好，证明训练有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营长了，我提升你为副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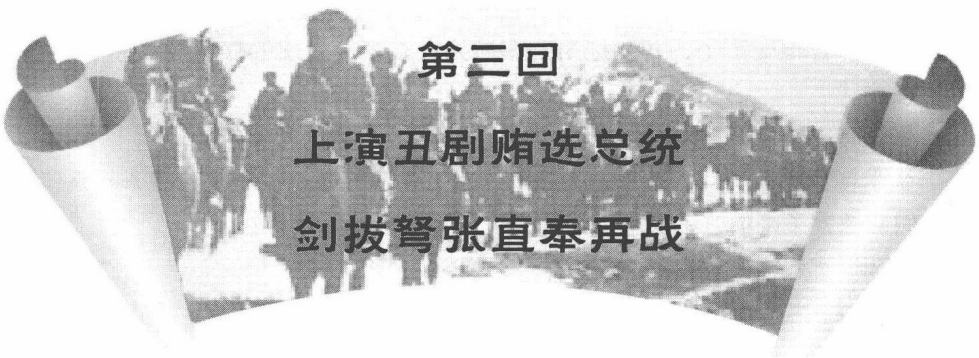
一句话，成了少将副旅长。苏大虎感激得不断言谢："谢大帅的栽培！"

这是干什么呢？给郭松龄顺顺气。张作霖怕郭松龄说这事没完，那自己多被动。因此，破例给苏大虎提升这么大的官，这也是往郭松龄脸上贴金。

张作霖站起来，来到郭松龄近前，拍拍他肩膀："茂宸，好小伙子，真是平日

没少下工夫，你的新军训练得很好，要照这个样子，跟吴佩孚、曹锟打起来我们还能不胜吗。我命令，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为奉军的模范旅。”

大伙儿都纷纷给郭松龄祝贺，又送锦旗，给郭松龄戴了个高帽。杨宇霆心说，郭鬼子，你等着，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要是让我抓住一着之错，我就把你置于死地！



第三回
上演丑剧贿选总统
剑拔弩张直奉再战

张作霖表彰了郭松龄和他领导的第八混成旅，送号“模范旅”，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张学良心花怒放，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龄的手：“茂宸，我向你祝贺。”郭松龄也非常高兴，激动得眼泪差点没掉出来。杨宇霆在旁边牙根都冒酸水，两眼都喷火。本来他想给郭松龄下绊子，通过这次演习，抓郭松龄一着之错，通过张作霖狠狠地教训郭松龄。结果适得其反，自己搬砖砸脚面，反弄巧成拙，在人前出丑，他的心里不是滋味。可偷眼看看张作霖，张作霖对他还真是不错，要换旁人，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得严厉惩罚，但对他杨宇霆格外施恩，只是瞪了他两眼。即使这样，杨宇霆也吃不消了。

比赛结束之后，全都返回营地。张作霖回了帅府，马上传下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演练。”实质上张作霖暗地之中正在积极扩军备战，调兵遣将。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这是新编制，原来以师为单位，现在扩大成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李景林。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五军军长张景惠。第六军军长孙烈臣，副军长阚朝喜。

这六个军，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说在奉军里边拔尖的就是第三军，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的这几万人马。怎么说当爹的也得向着儿子，另外张学良也真是一员虎将。一般人以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本身就是少帅，他爹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其实他没什么能耐，这看得太片面了。张学良可不像其他少爷那样娇气，从小受过严格的家教，有高深的军事造诣。张学良跟郭松龄没少在前线参加战斗，曾经到吉林剿过匪，爬冰卧雪，枪林弹雨，经过

了多少次，为奉军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当然，要说张学良一点儿都没沾他爹的光也不现实，两者都有吧。

第三军成立之后，张作霖把他儿子张学良叫到帅府，面授机宜，告诉张学良："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将来，专打硬仗。一旦我跟吴佩孚、曹锟交了手，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最硬的战场上，你小子心里可要有数。"

张学良一笑："爹，您的用心我全都知道，我绝不给爹爹打脸。"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去告诉郭松龄："茂宸，我爹找我谈了，对咱们两个寄予厚望，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要抓紧练兵。"

"少帅，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了。"

张作霖积极扩军备战，加紧练兵。郭松龄和张学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在人前就说过不止一次："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张学良，他全权代表我，他说的每句话也就是我说的话。"因此那些老将都恨张学良，也恨郭松龄，没事指着郭松龄的后背就说："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着少帅吗？要没有张学良庇护你，你能有今天吗？年纪不大，身居高位，掌握重兵，真气死我们了。"他们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1922年4月，直系大败张作霖，独霸中原，控制了北京政府。吴佩孚美得出了鼻涕泡了，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吴佩孚本来就骄傲，这回加了个"更"字。他跟曹锟一商量，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收买全国的民心，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什么要恢复民主，恢复法制等，来装饰门面，他们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做了。第一个，抬出被罢免的总统黎元洪，把老黎给请出山来，逼迫徐世昌下台。

吴佩孚还找徐世昌谈过一次话，说："您老人家年纪高迈了，每天耗费巨大精力，得不偿失。我看，及早回家吧，给您一定的养老金，您看哪好您就上哪一待，有困难尽管提，您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徐世昌这总统有职无权，空中楼阁，连点儿根都没有，就得听人家的。

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和风细雨，他就明白，这叫先礼后兵，我要不识抬举，要不顺着吴佩孚，下一步就够饯。还得说姜是老的辣，徐世昌二话没说，笑呵呵地冲着吴佩孚一抱拳："大帅，说得太对了，你就不找老朽谈，我还想找你谈呢。老了，人老不值钱，我早想让贤了，明天我就走。"这多利索。徐世昌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出了北京。总统现在没人做，所以才把黎元洪给端出来。为什么端老黎呢？这是曹锟和吴佩孚要的手腕，假民主嘛，因为黎元洪想当初是经过民意测验、经过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合法总统。因为某种原因，被挤下台了。现在他们恢复法制，

建立民主，所以才把老黎请出来。

黎元洪被挤下台五年多了，在家里坐冷板凳，天天写日记，据说日记写了多少本子，他对人这一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了总结。老黎心说，我当过副总统，又当过大总统，我在台上的时候何等风光，车马迎门，拜会我的排大队，二十四小时都不会空的，甚至请我写个字就价值万金。可是现在，自从下台之后，门庭冷落，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看来人这一生一世，一是有权，一是有钱，这两者缺一不可。这好，在家一待，看孙子吧。

正在他失意的时候，好消息传来，肥猪拱门，天上掉馅饼。有人撒脚如飞地来给他报喜，说："吴佩孚和曹锟有意请你出山做大总统。"

"真的？"

"真的，千真万确，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老徐已经下台了，非您莫属。"

"天哪，老天爷真睁了眼了。"

黎元洪激动得一宿没睡觉，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卦，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向心来瞌睡多，把老头子激动得胡子撅起老高，恐怕这消息不可靠，一旦不是那么回事，希望落空，他这条老命也许保不住，这受了强刺激了。

没出几天，吴佩孚、曹锟的特别代表带着礼物和聘书来请黎元洪，黎元洪一看这是真的，还装上了，把大脑袋直晃："不，老朽德才不备，我也没有那种工作能力，还是请贤者吧，我不行啊。"他越装这大瓣蒜，那边越请。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他一看这弓别拉得太满，一下把弓弦拉折了，弄个鸡飞蛋打，就完了，这才适可而止，答应出山。

消息一出，报纸上通栏标题全登载了这一消息，再看黎元洪他们家，串门的成宿隔夜排着大队，黎元洪把窗户开开，往楼下一看，怎么样？又都来了。真应了古人说的那句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一点儿都不错。明知道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溜须拍马的，还得欢迎，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这一生都在演戏，没什么可奇怪的。

没过几天，头前卫队开道，后边是汽车，把这位老黎，黎菩萨送进北京城，住进中南海居仁堂，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等老黎穿上大总统的服装，往正座上一坐，他眼泪淌下来了，受感动，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次。人这一生太有意思了，跟变戏法差不多，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了。

曹锟、吴佩孚这头一招实现了，紧跟着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这个民主，没有两院没有国会不能代表民意，又把当初失去职位的议长吴景濂给请出来了，吴景濂这心情不次于黎元洪，老头儿在天津得着消息之后，乐得直蹦，没想到还有今天，马上应召走马上任，主持两院的工作，北京又热闹起来。曹锟住在北京，吴佩孚经常住在洛阳，洛阳是吴佩孚的老根据地，当然他们经常往来。

曹锟也是个牌位，实权操控在吴佩孚手里头，人家有枪杆子。1923年的时候，曹锟就犯了官瘾了，他没事一琢磨，我怎么了？我怎么总去给别人抬轿，今儿个捧这个上台，明儿个让那个上台，我就不兴上上台？论资历，论能耐，论贡献，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我统兵多年，弟子徒孙遍布天下，我手里还有兵权，怎么就只能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干事？不行，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让地方，我也当当大总统，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

他先找吴佩孚透露了一下这意思，吴佩孚一乐："老帅，您干什么那么着急？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嘛，现在您所拥有的一切都超过大总统，干吗非争那个呢？"

曹锟说："那毕竟不一样，人家那叫大总统，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那是大元帅，往中南海一住多神气，不管有没有实权，人家份儿在那儿呢！不管怎么说，我属于人家的下级，我实在不甘心。子玉，你得想办法成全我，哪怕我做一天，死也就甘心了。"

吴佩孚说："好吧，既然老帅有这意思，我就满足您的要求。"

1923年，曹锟开始上下活动，心想，怎么把这老黎给折腾下去呢？名正言顺地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坐一年就给折腾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该怎么办呢？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濂，十万元钞票摔到那儿了。

吴景濂一看，曹锟要做大总统，那我乐得河水不洗船。满口应承："好吧！"把这钱也揣起来了。上下给活动，买通那些议员。其实这些国会议员都是牌位，哪个能真正代表民意？民意又卖多少钱一斤？他们自己光贪图享受，有这么个好名往北京一住，吃喝玩乐多美，领的工薪还高。吴景濂分别找他们谈话，有些人还真动心了，公开摊牌："吴议长，我们要拥护曹将军上台，给我们什么报酬呢？"

"明码实价，咱们来真格的，"吴景濂说，"绝不会亏待你们。"

"那不行，不能亏待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听真格的，给多少钱吧。"

吴景濂又找曹锟，曹锟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说："这样吧，要叫老黎下了台，选我登台，一张选票我给五千元现大洋，两张给一万，怎么样？"

"我看还行，出手大方。"

吴景濂找这些议员一透露消息，议员一听："行，五千元。"那张选票算得了什么？何必那么发傻呢？谁怕钱扎手，全同意了。经过上下打点，众参两院绝大多数人都被收买了，五千元一张选票，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曹锟挑了个好日子，坐上汽车来到总统府，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迎接曹锟，分宾主落座之后，没谈几句话，曹锟压低声音说："老兄啊，对不起，你待了五年，怪闷的，这回做总统开开心，不错吧？"

"挺好。"

“既然那样，咱们得轮流坐庄，你过完瘾了该我过了，我希望老兄能把这位置给我让出来，不知道老兄意下如何？”

“啊？”黎元洪大吃一惊，问，“曹锟，你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曹锟把脸往下一沉：“这哪有假的，这能开玩笑吗？”

黎元洪当场就翻脸了，跟曹锟说：“没这么干的，我不来你们非叫我来，我来了做不到一年，你们还非叫我让位，根据宪法规定，任期是四年，我没到日子，怎么就让我让位？不行！门儿都没有，不到日子我绝不让位。”

曹锟急了，把桌子一拍，眼珠子瞪得溜圆：“黎元洪，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的，你这个总统空架子，我叫你做你就做，我不叫你做你就得给我滚。”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相当精辟，说得太有道理了。黎元洪不识抬举，也不识时务，也不想一想你这个总统怎么做的？曹锟跟你商议，你顺情顺理答应就是了，你要不答应得产生什么后果？但这人就糊涂，抱住总统这根柱子说什么也不撒手，曹锟怎么跟他通融，他也不给面子。最后曹锟一甩袖子：“好吧，咱走着瞧。”

下去之后，曹锟开始动作，还用问吗？手段太多了。首先开动机器让这些国会议员弹劾黎元洪，这一弹劾黎元洪，大伙儿就给他找毛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嘴两扇皮，是反是正都是理。怎么说都行，捧黎元洪的时候一套词，现在要贬黎元洪又一套词，让人听着还有理有据。大伙儿这一凑材料，给黎元洪总结了一百零四条，黎元洪都够枪毙的资格了，来个舆论造势。

另外，曹锟还动员军警闹事，没事就包围黎元洪的住宅，放几枪，写恐吓信，动不动就在信里头装一粒子弹。像这样老黎就下台得了，不，他还拧上了。老黎冷笑了几声：“这种手段甭跟我使，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当年我都使得不爱使了，我跟袁世凯学的，恐吓我，我就不离这位，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曹锟一看这老家伙真行，死不放手，再使一招，这招可够损的，给黎元洪的办公室和住处停水、停电，甚至停止饮食，把厨师都给关起来了。这下黎元洪受不了了，天天在总统府点蜡，连口水都没有，尤其是不给他饭吃，没有三天的工夫，黎元洪一看，我要再待下去，非把我饿死不可，好你个曹锟，可够损的。

没有办法，黎元洪含着眼泪答应退位。这多没意思？要不怎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要看出是那么回事，及早让步。黎元洪的书都白念了，得了这么个结果。他这一走，吴景濂操纵国会开始投票选新总统，谁要投票事先登记，到时候好领钱。因此这些国会议员纷纷投票，结果清一色选曹锟做大总统，把曹锟乐坏了，这才粉墨登场，住进中南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他当上大总统之后有什么作为没有？没有，只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别看这些人满嘴民意，提倡民主共和，那都是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他们自己。

别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时候是一肚子男盗女娼。

吴佩孚一看老帅心满意足了，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总统吧，我按我的计划办事。"这吴佩孚也不甘居人下，现在他也没拿曹锟当回事，我先把你稳住，过两天就像你挤对黎元洪似的，我让你下台，由我来继承。

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但这吴佩孚也是个浑人，也许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就在1923年2月7日，他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惨案。杀了罢工的领导人林祥谦和大律师施洋，举国公愤，一致声讨。

吴佩孚被这个事弄得挺被动，为了扭转视线，怎么办呢？他又发动了"江浙战争"，出兵占了浙江，把浙江的督军卢永祥给赶跑了，卢永祥一溜烟儿跑到奉天投靠了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扭转视线，吴佩孚积极扩军备战，要用武力吞并全国，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张作霖。他们天天开军事会议，剑拔弩张，甚嚣尘上。吴佩孚把大批精兵全都集中到山海关，现在战争一触即发，偏赶上出事了，京奉铁路有一趟奉天的列车被吴佩孚手下的部队给扣留了。这一扣留，张作霖可找着借口了，张作霖心说，吴佩孚，我正想揍你呢，你先伸了家伙了，这回好，我出师有名了。

张作霖就列车被扣事件向曹锟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限令大总统曹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予以答复，让吴佩孚赔礼道歉，包赔一切损失；如果二十四小时以内做不到，后果自负。张作霖还大做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件事也轰动了全国。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先制造舆论。紧跟着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再看帅府内外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封锁了全部消息。

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张作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的形势，最后说出自己的意思来："要抓住这个为借口开始进兵，报两年前的仇。"大家举手，一致通过。张作霖满意地点点头："我卧薪尝胆两年多，可盼到了今天。曹锟，特别是吴佩孚，这回该着我老张收拾你了，我要亲眼看看你打了败仗是什么狼狈相，最好把你抓个活的，变成我的阶下囚，我狠狠地骂你几顿，我才出气呢！"

最后他问参谋长杨宇霆："宇霆，你说什么时候打响合适？"

杨宇霆大吃一惊，这话可不敢轻易说，他最了解张作霖的脾气了，张作霖这人有时候一高兴，又揽功又推过，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旁人的，尤其这次是直奉第二次交火，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双方都有几十万大兵，海陆空投入战斗。我要说初一打响，初一打败了，张作霖该怪我了，这我不能轻易表态。这就是杨宇霆的想法，要不怎么杨宇霆叫"小诸葛"呢。

但是张作霖问到面前又不好不说，稍微一愣，他乐了："大帅，我看听听大家的意见吧，让大家表表态。"

"那也行，哪天打最吉利，什么时辰打响最合适，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

结果张作霖连问数声，众人毫无反应。谁心里都有一本账，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哪个敢决定这时间？张作霖一皱眉："怎么了？霜打的茄子怎么都蔫了？宇霆，还是你说吧。"

"大帅，我看最好求求天，咱们抽一签如何？"

"抽签，这主意不错，签筒子拿来。"

那阵儿人特迷信，这求天问卜，要讨一个签。

秘书长赶紧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签筒子是风靡铜的，擦得锃亮，底儿是个黑漆的漆牌。签筒子里有十二支签，这签都是象牙的，上头有时辰。张作霖每一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讨签，今天也不例外。再看张作霖，金盆净手，漱了口，点了香，给菩萨跟天磕完了头，恭恭敬敬地闭着眼睛摸了支签，这签拿出来交给杨宇霆，叫杨宇霆念："上头标的是什么时辰？"杨宇霆多会来事，一点儿责任都不担，他把这签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递给身边的张学良，这是叫张学良念，将来老帅找毛病找你儿子，找不着我。

"少帅，你看看吧。"

张学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接过象牙的签，高高地举起，高声朗读道："9月17日零时。"

六个军的正副军长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待命。张作霖点了点头，背着手来回遛了几圈，最后把脚一跺："听着，我命令1924年9月17日零时开炮。"像张作霖这样的人一言九鼎，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这些人全都站直了："遵命！"

张作霖马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震威军'，我就是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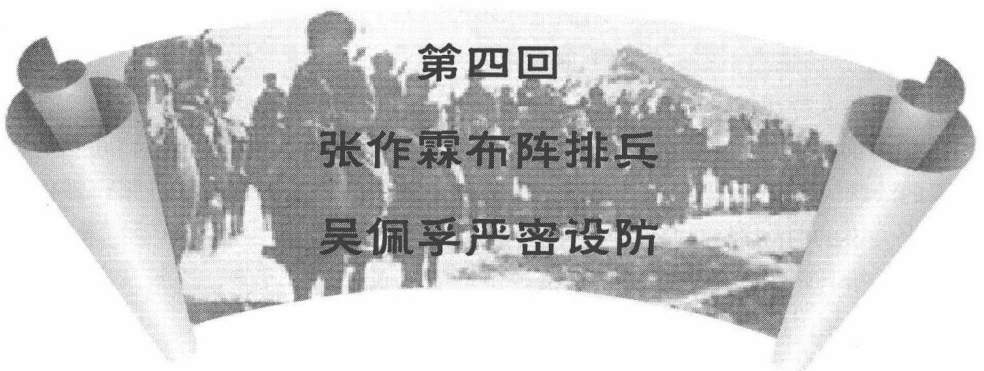
张学良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遵命！"

"前线总指挥姜登选。"

"有！末将领命。"

"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了。你们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第四回
张作霖布阵排兵
吴佩孚严密设防

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人的表情，看看那个人的表情，大伙儿站得笔直，屏气凝神，大气都不敢出。张作霖来到郭松龄面前，郭松龄是大个儿，现在佩戴的是中将军衔，全身的戎装。张作霖比他矮一头多，仰起脸来看看："茂宸，你的第三军准备得如何？"

"回大帅的话，全准备好了。"

"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攻打九门口。"

"明白！"

"你们的担子可不轻，是一场硬仗，方才我说了，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你有胜利的把握吗？"

郭松龄把腰板一挺："回大帅的话，有！"

"茂宸，我就等着听你的喜信儿了。"

张作霖把手扬起来，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

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张作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但实权都在郭松龄手里头，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给郭松龄戴高帽。郭松龄岂能不明白，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张作霖一扭身又来到姜登选近前："老弟，你的担子也不轻，我命令！"

"是！"姜登选站直了，等候命令。

"你是第一军军长，也是我们震威军的主力，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

你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打下九门口跟榆关，明白吗？”

“明白！”

“怎么样老弟，有打胜仗的把握吗？”

“有！”

“拿酒来。”酒给端上来了，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最后到了杨宇霆近前：“邻葛，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各位听着，我把指挥大权交给邻葛了，杨宇霆是总指挥，各路军队都得听他的调遣。”杨宇霆挺谦虚：“大帅，瞧您说的，您是英明果决，我们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我怎么敢担任这总指挥？”

“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把酒喝干了。”

“谢大帅！”

杨宇霆一仰脖把酒喝下去了。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各军的军长、带兵官纷纷离开帅府，上了汽车，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那能来得及吗？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各路军早就进入阵地，等着下命令。

张作霖兴冲冲地回到帅府，副官长张是非在后头跟着。

“是非！”

“有！”

“你也甭闲着，这几天你得精神点儿。”

“我明白！”

“秘书处、后勤处、军需处、通讯处，人都到齐了？”

“全到齐了！”

“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另外情报处成立没有？”

“报告大帅，成立了。”

“要随时掌握情报，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特别是最新的消息。”

“明白！”

张作霖交代完了，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现在自己住在一间屋里，这屋里放着宽大的办公桌，一把大圈椅，公事文件一摞子挨着一摞子，外边是重重卫队，屋里二十四小时不关灯。张作霖背着手来回直转，他这屋除了杨宇霆可以进，旁人都必须经过请示，不经允许不能进来。张作霖回到屋里既兴奋又担心，心说，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甭问，也正在调兵遣将。吴子玉，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看看鹿死谁手。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事先交给他军费三百万，冯玉祥满口应承，答应倒戈，一旦战争打响，他

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事隔多日，冯玉祥能不能变卦？花了我的钱不听我使唤，那可要了我的命了，估摸着不能。冯玉祥绰号叫“倒戈将军”，朝秦暮楚，变化无常，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可要了我的好看了。

正在这时候，杨宇霆从外边进来了：“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

“邻葛你坐下，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

杨宇霆是参谋长，是张作霖的影子，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没有背着他的话，所以杨宇霆什么都清楚。听完之后，他往前探探身子：“大帅，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请大帅放心。”

“但愿如此。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给我。”

“大帅放心，我就等着零点呢，零点到了，一打响，我这心甭提有多痛快了。方才我特为大帅讨了个签，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旗开得胜，大帅您就等好吧。”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这个心像开了锅似的，本想好好地睡一觉，养足了精神，头脑清楚，好指挥这次战斗。但事与愿违，人就犯这毛病，兴奋过度他就睡不着，也不光张作霖，换到谁身上也睡不着。张作霖失眠了，把杨宇霆打发下去之后，副官长张是非进来了：“大帅，您还有什么事没有？”

“是非呀，你来得正好，你戴的那块金表准不准？”

“大帅瞧您说的，这是瑞士造的，最标准的了。”

“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另外你切记，9月17日零时打响，假如我睡过去的话，在零时以前三分钟把我叫醒，你可别忘了。”

“我记住了！”

张是非马上写了下来。安排好了，张是非走了，叫张作霖歇歇。

张作霖歇不了，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来，拿热水烫烫脚丫子，烫得挺舒服。紧跟着坐在屋里抽烟，特别是第一天，张作霖就更兴奋了，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他在屋里觉得憋得慌，信步出了大帅府，卫兵马弁在后头跟着，张作霖一挥手：“走，回去，我一个人肃静肃静。”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张作霖提上鞋，把衣服披好了，出了帅府。张作霖上哪儿溜达？谁也不敢问，张作霖出了帅府到了后街，背着手，低着头，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推敲着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榆关一战，就是九门口一战是最硬的硬仗，为了显示公正，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战要打胜了，吴佩孚就输了七成，冯玉祥一倒戈，那妥了，就是十成，我稳进北京了。时间快过吧，好难熬的17日零时，怎么还不到点呢。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他回到帅府，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张作霖傻眼了，推了推门，纹丝不动，张作霖在外头就喊：“开门！”有个把门的老孙在里边听见了：“谁呀？”

“我！”

“你是哪位？”

“连我都没听出来，我是你们大帅。”

“大帅也不行，跟您这么讲吧，大帅有规定，晚上关门上锁，任何人叫也不能把门打开，对不起，明儿见吧。”

“把我关到外头了，我是张作霖。”

“张作霖也不行，张作霖下的规定他本身就得遵守，不行。”

把张作霖急得嗓子都哑了，怎么叫门也叫不开，把他给气坏了。没办法，转到后门，一开始也碰了钉子，后来张作霖急了，里边把门开开了，一看真是大帅回来了。卫队长、副官处长，一大帮跟着：“大帅，您回来了？”

“回来了，你们歇着，甭管我。”

张作霖回到自己屋里头，喝了几口水，心说，真行啊，想起看门那老孙挺认真：“张是非！”

“有！”

“把看门那老孙给叫来。”

张是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替这老孙捏着一把汗，等到了前边把门推开：“老孙，大帅叫你呢。”

老孙一听，都没脉了：“刚才砸门的是大帅吗？”

“可不是怎么的，你惹了祸了，大帅嗓子都喊哑了，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你耽误了国家大事。你呀你呀，真是白活，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

老孙这嘴咧得跟吃了苦瓜差不多，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磕头好像鸡啄碎米：“大帅饶命，我不知道是您，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了。”

“我说老孙，你起来，我叫你来没别的意思，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工作相当认真，方才你说得好，说得太对了，张作霖下的命令，张作霖规定的，他得带头遵守，他要不带头也不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小子，做得太对了。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我走多远也放心了。”

这老孙一听，傻了，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张是非！”

“有！”

“老孙每月开多少钱？”

“回大帅的话，老孙每月开四块八毛钱。”

“从今天开始，每月开五十块大洋，给我记上。另外老孙，你这么实在的人我不能亏待你，从今之后你是守大门的头儿，每月开营长的饷钱，受营长的待遇。”

这老孙乐得又磕了一顿响头，没想到自己，因祸得福。

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张作霖这人你抓不准他脾气，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数不胜数，都很富有传奇性，把他得罪了，相反你还增加工资，还能提高官职，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把脑袋瓜子给你打下来。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不无道理。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老孙欢天喜地地下去了。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17日零时！他把金表放到桌上，金表继续走着，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地跳动。

正在这时，副官处的张是非跑进来了："报告大帅，17日零时到。"

张作霖闻听，霍然站起，一看可不是吗。他把腰板一挺："我命令全线开炮。"

一声令下如山倒，张作霖说过这话之后，就坐到椅子上了。他这心像翻江倒海似的，每个细胞都在跳动，就等着前线的信儿。

一声令下之后，帅府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前院五个无线电通讯班，两部电台，秘书、副官、参谋等里里外外这顿忙活："报告，报告！"

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张作霖把巨型大地图铺到桌子上，桌子上放着放大镜、红色铅笔、墨笔、钢笔，张作霖围着这桌子来回直转。一会儿，眼光落到榆关和九门口，一会儿又落到赤峰和朝阳，这心甭提什么滋味。一小时之后，杨宇霆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张作霖一看是他："参谋长，怎么样？战斗进展得如何？"

"回大帅，第三军和第一军接到命令之后全线开了炮，我军炮火异常猛烈，但是吴佩孚的军队也不白给，死守九门口和榆关一线。而且，凭借地势向我军展开了三次反扑，这样，我军死伤了不少。"

"士气怎么样？"

"大帅放心，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但是士气高涨，有进无退，少帅和郭松龄将军都在前线亲自指挥。"

"拍电报，通电嘉奖，鼓励他们一定把九门口和榆关给我拿下来。"

"是！"

杨宇霆转身下去了。张作霖坐到椅子上，把眼闭着，把牙咬得如山响，心说，吴佩孚，你小子等着瞧，我老张这一仗要不打胜了，我誓不罢休。

杨宇霆说对了，吴佩孚不白给，那是大将，够个统帅的资格，光打仗打了多少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头脑清醒，善于用兵。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吴佩孚下了命令，把他的精兵都摆在山海关。同时，派第一军，也就是直军里最精锐的部队，把守九门口山海关，他知道张作霖想进关非在这儿过不可，别的地方绕道也行，那是舍近求远，什么时候能进北京？当然了，吴佩孚在那几个地方也摆下了重兵，等张作霖的奉军往里头钻，他好一举歼灭。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他到

北京见曹锟，向曹锟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曹锟说："子玉啊，你来得正好，我接着老张一份电报，老张向咱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限咱们二十四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同时还要包赔损失。我看，这可是舆论先行啊，老张要下家伙了。"

"大总统放心，卑职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不打我，我还想打他呢。"

"子玉，你觉着真要打响了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吗？"

"有，不但有，而且您就把心放下吧。通过这次战争，我的大兵要直插奉天，把张作霖赶下台，把东三省收复。"

"是啊，那敢情好，但愿如此。"

就在这一天，曹锟下令在居仁堂大礼堂召开了高级会议，凡是直系的大将都参加了，像直隶督军曹锐，二十六师师长曹锲，吴佩孚手下的几名大将，一个不少。同时曹锟下令："咱们开会别光开，一边吃一边谈。"随后马上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等人们到齐了之后，曹锟首先讲话，声音还有点儿颤抖："各位，大家都到齐了，本大总统有事情向大家宣布。张作霖欺人太甚，我等不了了，就想出兵打仗。如果战斗打响，我这个陆海军大元帅精力有限，没法指挥了。我现在宣布：把直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吴子玉，当面授权。"众人一片热烈的掌声。等掌声过去了之后，曹锟又说："我老了，头脑迟钝了，将来就得让贤，接替我的人选只有吴子玉了。子玉，你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便宜行事，全权指挥。"

"多谢大总统的信任。"

曹锟先给吴佩孚敬了三杯酒，而后拉着吴佩孚的手高高举起，绕场一周。每到一处，众人全都站得笔直，等候训话。

此时此刻的吴佩孚满面春风，那个得意的心情没法形容了。宴会结束之后，曹锟有点儿累了，把大权都给了吴佩孚后，宣布到后边歇着。吴佩孚马上下令："所有带兵的将军、旅长以上者赶奔四照堂听候命令。"这时四照堂灯火辉煌，外边戒备森严，汽车一辆挨着一辆。

吴佩孚进了四照堂，往统帅的宝座上一坐，两边高级将领站了两大排，吴佩孚一摆手："请坐！"全坐下了。吴佩孚当众宣布："现在我的军队更名为'讨逆军'，本人受大总统的委托，是'讨逆军大元帅'，希望各位将军奋勇直前，一鼓作气直捣奉天。"他把命令做了传达，命令到谁头上，谁就站起来，都站得笔直，接受命令。全都安排完了，吴佩孚喘了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各位，要真像我说的那样，把老张赶下台，对张学良你们说怎么处置？"

谁敢轻易发言，人们那嘴咧着，瞅着吴佩孚谁也没敢说话。吴佩孚说："各位，我设想了，真要把张作霖赶下台，张学良我还不能亏待，我听说这小伙子很有才干，我要说得算的话就送他出国留学，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儿不明白这什么意思，有的点点头："是，大帅英明。"

“可笑的张小个子不自量力，想跟本帅决一雌雄，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诸公还记得吗？两年前的直奉大战，以我军胜利奉军失败而告终，本帅闭上眼睛还能看得见。那阵儿张作霖残兵败将何等狼狈，被我军给赶出山海关。本帅的意思是要直捣奉天，后来张作霖和张学良请出一个英国的主教叫包谷洋，打着公使团的旗号向我求情，本帅高抬贵手才饶了他一步，我要知道张小个子有今儿个，那阵儿谁劝我也不听，早把奉天拿到手了。这小子恩将仇报，因此这次是非把他彻底消灭不可。”

大伙儿都听吴佩孚讲话谁也不言语，等吴佩孚讲得差不多了，可能有点儿累了，旁边曹锐说话了：“大帅，据我所知，张作霖的第三军、第一军已经开赴九门口、榆关一带了。”

“来得好，来多少，本帅消灭多少。”

“大帅英明。不过据我们所知，张作霖手下的第三军就是张学良指挥的军队，是王牌军，装备精良，都是日本的山炮，日本的野炮，日本的步枪，日本的子弹，从头至脚全是日本人武装起来的。另外，张作霖掌握着三百架飞机，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另外，还有舰队。这次海陆空配合着全体出动，把家底都抖搂出来了，请大帅千万不能麻痹呀。”

“曹将军所说极是，本帅早就掌握了全部情况，张学良他能指挥什么好军队，所谓的王牌军也无非都是纨绔子弟的少爷兵，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方才曹将军说，日本人给他装备的，好，本帅正缺少枪支弹药、飞机、军舰，这回来多少我接收多少。”他那个派头，简直太足了，拧着眉，撇着嘴，面有得意之色。

战斗还没打响，他就觉得自己稳操胜券，认为张作霖是准败不可。其实，也不怪他骄傲，这两年吴佩孚根本就没闲着，加紧练兵，现在他手下的兵力有将近四十万，远远超过张作霖奉军的数量。另外装备相当精良，他的靠山是英、美、法，他跟这些人勾搭着，从西欧引进很多最先进的武器，海陆空装备齐全。所以，他心里头有底，认为张作霖这仗要打响了，是非倒霉不可，也难怪他如此得意。吴佩孚把眼光落到手下第一军军长彭寿莘脸上，彭寿莘是他手下一员虎将，第一军那是王牌军。他问彭寿莘：“老弟，你的人马状况如何？”

“禀大帅，斗志旺盛，一切正常。”

“都按我的吩咐拉出去了吗？”

“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大帅一声令下，马上叫奉军横尸长城脚下。”

“应该有这种雄心。我说老弟，九门口、榆关一战至关重要，能否打倒张作霖就在此一举，你可不能给我往脸上抹黑。”

“大帅放心，卑职有十成至十二成的把握。”

“那就好！”

“副官长！”

“有！”

“给冯玉祥将军发过电报没有？”

“报告大帅，已经发过两次了。”

“命令他马上进军，从古北口出长城，偷袭兴城跟绥中，掐断奉军的归路，用一个整编师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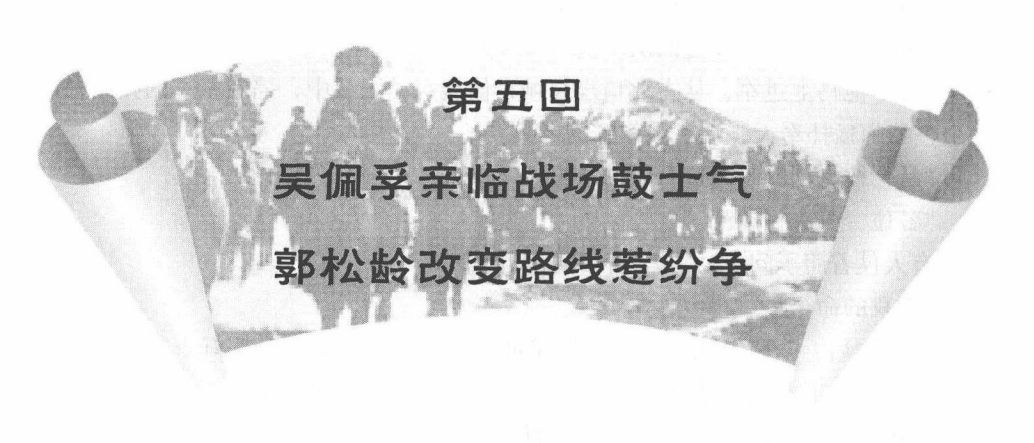
“是，按大帅的吩咐这么发的电报。”

“各位，分头行动吧。”

有人仗着胆子问：“大帅，什么时间开炮？”

“听我的命令！”

散会之后，众将分头行动。吴佩孚回到公馆，沐浴更衣，摆好香案，他先摇了一卦，邪门不邪门，他抽的这个签也是时辰签，因为他心里没底，什么时候打响，问问老天，这时辰签就是9月17日丑时。张作霖抽的那签是9月17日零时，他是丑时，差了一个时辰两个钟点。吴佩孚深信不疑，马上操起电话通知各大将。但是，他比张作霖晚了两个小时，奉军首先开火，攻打九门口、榆关的奉军是王牌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第一军军长是姜登选，第三军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针尖对了麦芒，真应了那句话“强中手遇见强中手，云中龙遇上雾中龙”。



第五回

吴佩孚亲临战场鼓士气
郭松龄改变路线惹纷争

奉军首先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全力向直军猛扑。真像决了堤的洪水，又像万马奔腾，从南北两条战线同时发起猛攻："冲啊！"这下给了直军迎头痛击。原来吴佩孚的军队不仅牢牢守住长城，也就是守住榆关和九门口，而且在长城的外面还有四道防线，坚不可摧，有两个整编师在长城外头，明堡暗堡早都修好了，但是禁不住奉军的猛攻。经过这两年的整训，奉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

战斗一打响，都拿炮轰，都是从日本新购置的最好的野炮，大炮喷出的火舌震得大地直颤，要晚上看是非常壮观，满天都是炮弹。同时，张学良调动了航空队的飞龙队、飞虎队参加战斗，这两个大队一共上百架飞机轮番轰炸。那飞机飞到低处也就是擦着树梢过去，都碰着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了。这炸弹紧往下掉，直军哪架得住！因为奉军的空中优势比它强得多，这下直军可吃亏了，四道防线相继失守，遍地都是死尸。没有办法，只得退守长城。

正在这时候，直军第一军军长彭寿莘赶到了战场，他手扶着女儿墙垛口，拿望远镜往城外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他一看遍地全都是奉军，一眼望不到边。再往长城脚下看，自己的阵地已经丢失，而且这奉军斗志旺盛，大有一鼓作气拿下长城之势。彭寿莘一想，我在大帅面前下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长城在，我在，长城丢了，我宁愿开枪自杀，难道我好几万军队就挡不住张小个子吗？这可不行。彭寿莘嗓子都喊哑了："传我的命令，顶住！"

正在这时候，吴佩孚坐着汽车也赶到了，因为吴佩孚得知消息，听说四道防线失守，奉军猛扑九门口和榆关，他这心也一紧，心说，张作霖，你这头三脚踢

得不错，真想跟我拼一拼，来吧。吴佩孚亲自坐汽车到了长城脚下，然后换马赶奔前线。他骑着高头大马，在他的背后，督战队、执法队队员们纷纷挎着双盒子炮，手里头拎着大片刀，谁要往下败，就地正法。吴佩孚披着大斗篷，挎着指挥刀，戴着白手套，头戴大盖帽，穿着马靴，只拎着马鞭子，这匹战马摇头摆尾，上了长城。有人向一军长彭寿莘报告："大帅到了！"彭寿莘转过身来跑步前进，来到吴佩孚马前，敬了军礼："大帅，您怎么来了？这儿太危险了。"正说话的时候，一颗炮弹在吴佩孚的身后炸开了，吴佩孚骑的大青马一下蹦得很高。吴佩孚岿然不动，把大盖帽摘下来，把帽子顶上的土掸一掸，把身上的土也抖一抖。大帅不怕，别人更不敢害怕了。炮弹不时在身边炸开花，吴佩孚稳如泰山。

"老弟，听说一开始咱们有点儿不顺手？"

"回大帅的话，奉军炮火太猛烈，加上空中优势，给我军造成了威胁。"

"马上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到我马前开会。"

当官的都来了。吴佩孚谈笑风生："各位，稳住，这算不得什么，不要忘了，在咱们的脚下是万里长城，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别看张作霖手下的奉军虚张声势，都是胡子兵，他们是打胜不打败，只要我军牢守阵地，大量杀伤他的人马，过不了几天他锐气大落，我们就可以转守为攻，直捣奉天。我命令：三天之内活捉小儿张学良，你们可听清了，要给我守住阵地，有赏，后退者，杀。身为三军统帅，没这点儿威风和杀气那怎么能行？"吴佩孚讲的话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这一下，士气大振，直军撸胳膊挽袖子，等回到阵地之后直喊："一定要把奉军给顶住，大帅亲自在这儿督战。"都知道吴佩孚吴大帅在这儿，因此当兵的当官的倍加勇敢。

攻城的奉军损失惨重。士兵们就像海水涨潮似的，海水拍打堤岸，死了一层又上来一层，倒下一层又上来一层。但是别看奉军死伤那么多人，士气旺盛，不怕死。因为战斗一打响，张学良和郭松龄亲自在此督战。这边有吴佩孚，那边有张学良，别看张学良跟张作霖是父子，公是公，私是私。张学良要把这个仗打败了，张作霖也不能饶了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张学良就得把脑袋给丢了，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他知道，爹苦心经营的奉军，一心想要报仇雪恨，要毁到我手上，我也对不起他老人家。自然，张学良比旁人更要卖力。所以，他跟郭松龄下了汽车，骑上马一直飞奔前线。

在他们眼前有一座大山，山不太高，五六百公尺，山上的树都叫炮火给打得连根儿飞，什么也没有了，光秃秃的。但这座山起了保护作用，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在山脚下都是第三军的帐篷，一座挨着一座。张学良和郭松龄下了马，马弁一大帮人保护着，先视察了奉军的生活住宿情况。张学良抬头一看，硝烟弥漫，耳朵都震聋了，什么也听不见了。担架队跟蚂蚁搬家一样运送伤员，现在兴城、绥中

一带全成立了野战医院。张学良一看，一皱眉，这人成排地往下倒，得死多少人？他问了问医官："药全不全，缺什么及时报告。"医官点头："报告少帅，放心吧，咱们的药品供得上，有的是。"

"那就好，凡是伤员要加紧治疗，听见了吗？"

"是！"

张学良上了山，后边有位团长叫刘飞。刘飞是铁团的团长，大个子，背个大刀片，手里拎着盒子炮，保着两位军长上了山坡。炮弹在头顶上直飞，这不是说着玩儿，随时有生命危险。刘飞十分担心："二位军长，这地方可不保险，还是请二位军长下山去吧。"张学良一笑："我们怕死，那你们呢？士兵弟兄们呢？难道就不怕死吗？"当主帅的就得有这点儿能耐，他得不怕死，身先士卒，三军才能赞成，斗志才能旺盛。两位将军并肩站到最前沿，举起望远镜看对面的榆关，看战场的情况。喊杀震天，离远点儿就看不清了，全是硝烟。

郭松龄问电报班的："前边战况如何？"

"回军长的话，我军士气很高，但伤亡太大。"

郭松龄往前探探身子："汉卿，我看要改变战术。"

"怎么改变？"

"这样硬拼不行，我统计了一下，这眨眼之间我们就损失了一个整编师，这战斗刚刚打响，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说。要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损失就没法补给呀。"

"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先暂时不攻打榆关，先把敌人拖住，把大部队撤下来，改攻九门口。"

他把地图展开让张学良观看，那上头标得很清。原来张作霖是这样告诉的，第一军、第三军联合进攻榆关和九门口，这两个军合作。而且，在不远的一座山上成立了联军指挥部，也就是由张学良和姜登选两个人负责，尤其姜登选身为前线总指挥，论职权高于张学良。所以，他们一开始开过碰头会了，现在这两军是这样分工的：姜登选的第一军至榆关以北的角山寺，经九门口荒山口以北，沿着沂源口出击。张学良的第三军从角山寺向南，经二郎庙、姜女庙、红墙子，沿铁路线进击，形成一把钳子。但是，张学良的第三军在此受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郭松龄说："汉卿，看来我们初步拟订的这个方案不正确，这样硬碰硬，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建议现在马上改变路线，攻打九门口，配合第一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把九门口打开，就到了直军背后了，那时榆关外边的军队开始往里进攻，我们进去的人前后夹击，让吴佩孚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

"有道理。"

就这样，张学良作出决定，命人仍然佯攻榆关，然后他领着郭松龄骑马下了山，

改乘汽车赶奔联军指挥部。张学良命令："把一军长姜登选请来议事。"这个姜登选也是张作霖手下的红人，王牌大将，跟杨宇霆关系默契，因为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形成一派，人称"士官派"。这奉军表面上看是一个军队，实质分好几个派，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日本士官派，都是东渡日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姜登选、常荫槐这些人为首，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些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但是，他们都听参谋长杨宇霆的，以杨宇霆为首，这是日本士官派。

另一派就是以少帅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讲武堂派。讲武堂那是张作霖一手筹建的，现在张学良是讲武堂的学监，郭松龄是高级教官，经他们的手培养了很多中下级指挥官，这些都是真正中国人培养出来的指挥官，一般人管它叫"土派"。杨宇霆那士官派叫"洋派"，这两派之间明争暗斗，水火难以相融。洋派老想压制土派，总在张作霖面前说郭松龄的坏话，当然也捎带着张学良。郭松龄就不服气，心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别觉着你们在日本念过几天书，小鼻子教给你们点儿战略战术，就不可一世了，我还不服。我讲武堂培养的这些人，真拉到战场上，咱比试比试。

另外还有一派，是元老派，像那些绺子里的头头，什么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是非、郑翠平等，这帮人都是胡子出身，他们既不属于洋派，也不属于土派，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帮人纪律松弛，比较涣散，专讲哥们儿义气，因此打起仗来是打胜不打败，打胜了人来疯，打败了不可收拾，上次奉军失败就失败在这上头。

为什么张作霖痛定思痛改造奉军，重新培植奉军呢？他也看出现在元老派不顶用，赶不上时代潮流了。就凭着哥们儿义气，凭着义气打仗，不好使，必须得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现在比较而言，元老派不怎么吃香。但是张作霖这个人很讲义气，什么事情都想到元老派，也往上捧这帮人，别让舆论指责自己卸了磨杀驴，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把兄弟现在都上了年纪了，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一边，心里都过意不去。因此，不管是军还是政，一把手显要地位的都是元老派的人出任，往往元老派的人是有职无权，所以元老派的人从心往外也不服气，这三大派是明争暗斗。

这边少帅张学良带着郭松龄回到联军指挥部，派人去请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姜登选是杨宇霆第二，也狂得不得了，他也是日本士官派的，根本瞧不起郭松龄，还捎带着张学良。他也是老帅面前的红人，说一不二。可少帅请他，不能不来，他从前线撤下来了，等回到指挥部，一看张学良、郭松龄、几个军长都在座，打过招呼，姜登选坐下了。张学良拿他当老前辈，因为他跟父亲不错，从职务上讲他们都是军长，张学良现在是京津前线总指挥，姜登选是前线总指挥，略高于张学良，因此少帅对他更加尊重了。大家坐下之后，先总结了一下战斗打响到现在

的情况。张学良就问："姜军长，你们进展情况如何？"

"凑合吧，我的第一军从来没打过败仗，不过这次例外，吴佩孚这小子把王牌军全摆在九门口一线，叫我啃硬骨头，当然就得费点儿牙了，方才我统计了一下，我损失了能有一个旅加一个营。"

郭松龄一瞅他那个架势，摇头晃脑的，就看不上他。耐着性子问："那么姜军长毫无进展了？"

"也不能那么说，九门口就摆在我面前，如果枪支弹药能源源不断地供给的话，我相信拿下九门口还不费多大的劲儿。"他瞎吹了半天。张学良问他："究竟你这第一军进展怎么样呢？"

姜登选这才说："少帅，我们第一军从小河口出发，打下了石河子、无明口、黄土岭、九门、鹤家楼、俄国兵营，现在到达了姚家山，我军第一线就在姚家山，遇上了直军顽强的抵抗，现在是僵持不下，正在这时候，你找我来开会了。"

张学良了解完了，这才跟姜登选商议："姜军长，方才我跟茂宸商议了一下，我们第三军在榆关一带也受到顽强阻击，毫无进展，损失惨重，我们打算改变一下战术。"

"愿闻高论，怎么改变呢？"

"是否能这样，我们第一军、第三军联合作战，一同攻打九门口，不知你意下如何？"

姜登选小眼睛一眯："汉卿，没这个必要吧，方才我说过，只要我的第一军枪支弹药能及时供给，拿下九门口费不了多大的事，何必让第三军也参加，那不多此一举嘛。而且我们分工很明确，三军的任务就是攻打榆关，我看不合适吧？"

郭松龄一看他这个架势，气就不打一处来："姜军长，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跟汉卿这么做没有个人的成分，全是为了整个大局着想。你想，你现在在姚家山遇上直军顽强抵抗，毫无进展，正需要援兵。正在这时候，我的三军拉上去，完全出乎直军意料，我们形成了两只拳头，人多力量大，早早地把九门口拿下来，直插直军背后，有何不可呢？怎么叫没有必要呢？"

"茂宸，你这话什么意思？咱们这儿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咱们的进军方案可是老帅拍了板的，要改变的话你也没权，我也没权，咱们电请老帅，怎么样？可到时候老帅要挑了理，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

姜登选言下之意，拿张作霖来压张学良和郭松龄。郭松龄一听，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了："姜军长，难道我们还想各立门户不成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分工是这么分的，但是战斗要有个灵活性，这就叫随机应变，有何不可呢？你何必拿老帅来压我们呢？"

"郭松龄，你这叫什么话？我怎么拿老帅来压你们了？咱把事情挑明白，我

的第一军攻打九门口，我要打胜了，从我这个军长往下都有好处，起码脸上争光，你半道插一杠子，你来捡便宜，这有点儿说不过去吧。难道我不答应就不对吗？”这两个人越说越激烈，最后拍桌子摔碗，脸红脖子粗的。张学良一看这叫什么会，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张学良赶紧压住两人，叫他们别往下说了，都要以大局着想，别分什么一军三军。张学良这么一说，两人不言语了。后来，一军长姜登选觉着有点儿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学良跟郭松龄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这样吧，少帅，既然你们二位意见一致，好像是咱们得换换防，掉掉个儿，也就是把我的第一军撤出来攻打榆关，把你们的第三军拉上去攻打九门口，是不是有想换防的意思？”

张学良说：“不是，我们只是加强合作而已。”

“好吧，我要坚持我个人的意见，确实有点儿不公了。我看这样行不行，郭军长从你的第三军里抽出八个团，加入我的第一军，归我指挥，这不也达到联合作战的目的了吗？也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跟你的初衷没什么改变，然后咱们继续进攻，怎么样？”

郭松龄一听，什么？在我的第三军抽出八个团归你指挥，岂有此理，这不等于拆我的台一样嘛。郭松龄冷笑一声：“不行，这一点我绝不答应。”

“原来你们嘴大我嘴小，你们叫怎么的我就得怎么的，我要不听就是大逆不道，现在我提点建议又遭到你们的拒绝，这简直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郭松龄一瞪眼：“姜军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你这人太自私了。”

“郭松龄，你别不识好歹，别忘了我是前线总指挥，我姜登选说的话就是命令，不服从命令是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

郭松龄站起来：“好啊，你想调我的八个团，我就不给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前线总指挥原来就是个牌子。郭松龄你别忘了，姓姜的也好，姓郭的也好，我们指挥的军队都是老张家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你攥着那八个团你是何居心？”

郭松龄两眼冒火：“汉卿，要照这么说这个仗就没法打了，我不管了。”

郭松龄一甩袖子退出会议室，外边副官牵着马等着，郭松龄飞身上马：“走！”

“司令，上哪儿去？”

“你跟我走吧！”

一甩袖子他就走了。这会还怎么进行？姜登选望着郭松龄的背影：“惯的！汉卿，我说就这指挥官谁使得了？既然他摔耙子，我也摔耙子。这仗打胜了打败了有我什么关系？大不了我出国溜达溜达，到国外养老去，我这何苦呢？”张学良还得安抚姜登选，安抚了几句，说：“我去追茂宸。”

张学良出来了，一看郭松龄没影了，问外边站岗的军兵，军兵说："奔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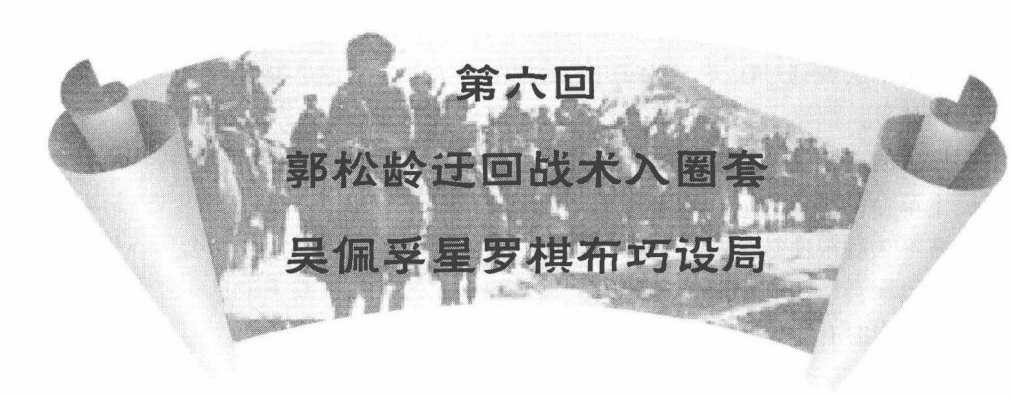
"带马！"

张学良叫人准备了两匹快马，侍从武官在后头背着盒子炮保护着张学良，拍马奔西下去了。现在的天已经黑了，炮声隆隆，枪声响如爆豆，大地仍然在颤抖，到处都是火光。张学良不顾一切，冒着硝烟急行奔西，追赶郭松龄。一口气追出十五里，也没看着他的影子，张学良急得汗顺着下巴淌下来，又追出五里，已经远离战场了。侍从武官把马带住，仔细听了听："少帅，听，好像在咱们的左方有战马的嘶鸣声，好像是郭军长骑的雪里红。"

张学良眼睛一亮，拨马奔这个方向，结果还真找着了。

副官牵着两匹马在旁边站着，郭松龄倒剪双臂，仰面看天，正在这儿唉声叹气。这地方很空旷，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张学良长吁了一口气，把马带住，交给侍从武官。然后高抬腿轻落足，来到郭松龄背后："茂宸，找得我好苦。"张学良说到这儿，心里头不得劲儿，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郭松龄猛回身一看，张学良这个狼狈样，没想到这么远，少帅居然找自己来了，真如"萧何月下追韩信"一般，郭松龄也是倍受感动，眼泪夺眶而出，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了，看来他们是真有感情。为什么咱总说他们俩关系不一般？张学良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张学良，为此事，张作霖把张学良骂了不是一回，他们俩怎么那么好？其实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是建立在坦诚和互相尊重上，建立在事业方面，别的私心都没有。说郭松龄靠了大树好乘凉，挨着张学良有什么好处，绝不是那么回事。张学良对郭松龄如此敬重，就是因为敬重他的才能。



第六回
郭松龄迂回战术入圈套
吴佩孚星罗棋布巧设局

郭松龄，字茂宸，1883 年出生，生在沈阳东郊渔樵寨村，与张学良纯粹是东北老乡。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是奉军分裂出来的一名爱国将领。

据史料记载，郭松龄自幼家贫，七岁的时候就给人家放牛，九岁才开始读书，读了没几年，到了十三岁又停学了，家里又没钱。他父亲叫郭复兴，是个老教书先生，靠着教书维持生计，那个年月有这样的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教书是最困难的，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微薄，连吃饭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郭松龄自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长大的。郭松龄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家环境好转了，真应了那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爹找着职业了，收入相当可观，又供郭松龄继续读书。

郭松龄遇上了好老师，是常王寨的，姓董，叫董汉如，董老先生。这董老先生可不简单，汉学的底子相当深厚，博学多才。难能可贵的是董汉如老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郭松龄受教于他，当然也受他的熏陶，所以二十岁的郭松龄经老师的指点，热血沸腾，有满腔爱国的意志，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

名师出高徒，郭松龄成为爱国将领，他这位老师功不可没。到了 1904 年，郭松龄参军了。参军以后干什么？站大岗，他负责保护那时沈阳的故宫，每月领两块四毛钱的薪俸，也勉强糊口。郭松龄虽然挣的钱不多，仍然能积攒出一部分钱来买书，他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里有黄金。

一个人没有知识是相当可怜的，郭松龄深有体会，因此刻苦学习，苦读诗书，

上进心相当强，并没有自暴自弃。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后来的路途上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曾经考进陆军武备学堂，又被送进陆军速成学堂，就因为他成绩相当优良。

1907年毕业，任总督府卫队的哨长，后来又升任警卫连的连长，1910年，他跟着协统朱庆澜到过四川，到四川之后他眼界大开，结识了很多革命党人，像方生涛、聂泉，都是了不起的革命党人。在两个人的介绍下，郭松龄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同盟会的会员就是革命党人，自此，郭松龄积极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1912年1月，他到了奉天，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叫韩淑秀，韩淑秀不久后跟他结了婚，这就是他的夫人。韩淑秀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们经常在家里聚会，印刷小册子宣传民主主义。不幸的是，走漏了消息，郭松龄被投入大牢。当时有规定，抓住同盟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砍头。但是郭松龄刚进监狱不久，满清垮台，民国诞生，遇大赦，他被放了出来。就这样，郭松龄捡了条命。

后来，他又到北京将校研究所学习，还当过区队长。1913年毕业返奉，到了奉天都督府任少校参谋。后来，他又到北京陆军大学学习了四年，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才生。1916年，他到广东，曾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警卫营的营长，还见过孙中山先生，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课，倍受感动。从那儿以后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投身革命，认为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到了1919年，张作霖扩充人马，郭松龄报了名，就这样担任了少校参谋。后来，又被聘为东三省讲武堂的战术教官，打那儿之后，认识了张学良。他比张学良大十七岁，两个人交情很好，成为忘年交。据说有一次张学良到学校视察，天下雨了，张学良没下车，操场上正在演练，这雨越下越大，学员们一看下雨了，纷纷往教室里跑，教官郭松龄把眼睛一瞪，吩咐一声："集合，冲锋！"前头是烂泥塘跟水坑，郭松龄带头趴到水坑里匍匐前进，学员一看教官这样，都跟随着，也趴到地上匍匐前进，这给张学良留下极深的印象。

张学良一打听这教官是谁？郭松龄！张学良对郭松龄就有了认识。以后张学良也到这儿当学员深造，正好郭松龄是他的老师。要一般人来说，这是少帅，少帅上这儿来学习了，得格外照顾，谁敢得罪？郭松龄则不然，对张学良要求得更加严格，有几次因为张学良懒惰，学习跟不上，郭松龄沉着脸把张学良狠狠地批评了一番，张学良都有点儿吃不消了。后来，少帅一琢磨，好人哪，这才叫正人君子，对我严厉是为什么？叫我成人，这样的人不敬重我敬重什么人？因此，张学良不但不恨，相反对郭松龄更敬重了，没事就到郭松龄的住处去请教，郭松龄也耐心地对他开导。一来二去，两个人越处感情越深，越处越好，简直好得形影不离。

张学良没少在张作霖面前夸郭松龄，这么好那么好，要说郭松龄之所以有今天，

没有张学良的举荐也不可能升得那么快。张作霖怎么也得听儿子的话，拎着小辫往上提拔郭松龄，让他任讲武堂的高级教官，以后郭松龄又当了卫队团的参谋长，之后又叫他在八旅担任旅长，现在又把他任命为副军长。张学良和郭茂宸的关系就是这么处到一块儿的，可以说无话不谈，什么都说。往往张学良什么事也不管，都交给郭松龄。人事调动，任免事项，军政大权，都由郭松龄一手处置。

有人偷着向张学良反映："您是主座，他是副手，您得说了算。"

"不，茂宸说的就是我说的，他就能代表我，不必上我这儿来。"

信任都达到这种程度了。也难怪杨宇霆、常荫槐、姜登选等人对郭松龄和少帅有意见，本来他们瞧不起郭松龄，结果郭松龄现在一步登天，也是军长，跟他们平起平坐。

郭松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也有才干，难道真就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吗？当然有了，别忘了这句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再好的人不见得他没缺点，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只不过比较而言少一些，不明显罢了。

郭松龄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骄傲，到时候眼珠子一瞪也翻脸不认人。他跟张学良交情这么好，他要犯了犟脾气也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当然，张学良心胸开阔，不愿意计较这些，两人闹了矛盾，过几天仍然复旧如初，还那么好。有时候两人闹得脸红脖子粗，都哭了，哭完了，到此为止，过两天又好了。

今天晚上，张学良学了个"萧何月下追韩信"，把郭松龄给追上了。张学良哭了："茂宸，你不能使性子，不能意气用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倒地身亡。你是高级指挥官，第三军的副军长，你就此一走，对得起谁？"张学良说到痛心之处，哭出声来了。

郭松龄也哭了："汉卿，不是我使性子。方才开会你在场，你看看士官派的代表姜登选何等专横跋扈，目中无人，他抱着个人主义，完全不顾大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让我把八个团交给他指挥。汉卿，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是有意拆咱们第三军的台，我郭松龄是次要的，主要拆你少帅的台。肯定是杨宇霆授意他这么干的，这叫假公济私。我这八个团真要拉上去，一个都活不了，我宁愿一个人抗令，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点点头："茂宸，有事咱慢慢商量嘛，你甩手不管，他甩手不管，成千上万的军兵归谁指挥？跟我回去吧，走吧。"

郭松龄想了想，自己这么做也有点儿鲁莽，深感内疚，自觉对不起少帅。这样两个人并肩又回到联军指挥部。

到了指挥部一看，空空如也，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都走了。张学良一问："怎么回事？"

副官向他报告："姜军长等了一会儿，少帅没回来，他就走了。"

这出“月下追韩信”的戏是给姜登选演的，姜登选一想，他这个前线总指挥说话也没人听，干不干有什么意思？他告了病假回奉天养病去了。

张学良一皱眉：“茂宸你看……”

“没关系，少帅，看得出，姜登选是有意拿咱们一把，他拿得住吗？他认为士官派的人离开这个战场，别人就玩儿不转？他打错算盘了。少帅，咱们还按原计划行事，您负责攻打榆关，我抽出兵力攻打九门口，取代姜登选。少帅，你放心，三天之内我攻不下九门口，提头来见。”

“茂宸言重了，愿你保重。”

“你放心吧，集合队伍！”

郭松龄也来劲儿了，暗下决心，咬牙切齿地要跟直军决一雌雄。郭松龄带着两个师迂回前进到了九门口。九门口究竟是什么地方？它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清兵进关也打的九门口。扼守咽喉，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当地人曾经说过一句顺口溜：“十门少一门，门门断人魂，要想出一门，十人九断魂”，就形容九门口的险要。其实九门口并非有九座门，不像那城门似的一座挨一座，叫门没有门，主要是形容它的地势。第一道门是个舌头形，就像我们人大舌头似的，两面是山，当间是沙滩，一马平川，连个掩护身体的地方都没有，整个暴露在敌方面前，人家用枪射，用箭射，来多少人收拾你多少，这是头一门。

二道门是葫芦嘴形的，你过了这个开阔地一拐弯，就跟葫芦那嘴差不多，又细又长，你到了这儿两匹马挨着都过不去，得单人独马往里走。人要到这地方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两边是绝壁悬崖，人家从上头往下打，你还好得了吗？第三道门，蝎子尾巴形的，蝎子是蜇人的，跟那尾巴差不多，一节挨着一节的。要到了这儿，您要不明地理，肯定转向，只有挨打的份儿。

假如这三道门都能闯过去，到了四道门是口袋形的，就算是整师的人，整团的人来了，都能把你装进去，把你揍扁了，无处躲，无处藏。现在直军就凭着有利地形，投入大量兵力把九门口把守得固若金汤。你想硬夺、硬打，根本不可能。

郭松龄领着人马到了九门口，仔细想过之后，制定了一个特殊方案，心说，正面进攻是佯攻，把敌人吸引住，我得迂回进攻，出其不意插入敌人背后。他看过地图之后，抽调出两个团，这两个团都是经过郭松龄多年栽培、多年训练的铁团，两个团长一个叫刘敏，一个叫张顺。

两团人集合好了，郭松龄亲自检阅，来到两个团长面前：“怎么样？你们的担子可不轻，看见没有？左右两座大山，三团从这面爬上去，五团从那面爬上去，拂晓之前一定要插入敌人的前沿阵地，只要你们一打响了，放起信号弹，我正面发起进攻，不怕直军不破。但是，一旦被人家察觉，你们可是有去无回，这几千弟兄可就没有归路了。”

“军长放心，我们明白。”

“好吧，多带干粮、水壶，趁着黑夜摸索前进。”

“明白！”

郭松龄在正面摆下一个师的兵力，加强炮火，猛攻九门口。还让张学良下了令，让空军出动，在此投弹，制造声势。在硝烟的掩护下，这两个团从左右迂回往大山顶上爬。没道儿愣走，这两位团长身经百战，不敢掉以轻心，终于把这两个团偷偷摸摸地全运送上去了。

等两个人一看表，到了下半夜三点四十分，天漆黑一片，星星眨着眼睛，他们已经到了直军的侧翼。俩团长又兴奋又担心，心说，快了，再有三里地就摸到他们鼻子底下了，一旦打响，打他们个出其不意。

“把表对好了，告诉身后的传令兵准备信号弹。”

俩团长命人偷偷地向前摸，离着直军相距不到三百米了，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前头是直军的战壕，直军的帐篷。看表面，直军毫无防范，因为这属于后方预备队，前线部队离这好几里地。这两个团长就更高兴了，刚想喊“冲锋”，这俩字还没说出来，突然伏兵四起，在他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出现了大批直军。

“奉军偷袭来了，钻进咱们的八卦阵里头来了，逮活的，别让他们跑了。”可坏了，闹了半天直军事先早有防范，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暗地之中人家明探、暗探、马步探、连环探、明岗、暗岗，星罗棋布，这两个团刚一到山边，人家就发现了，不过人家有意不声张，让你来，等摸到鼻子底下再打你，这两个团受的损失甭提了。两个团长急得两眼直喷火，难道这几千弟兄真扔在这儿不可了吗？不行，得杀出一条血路退回去，不然的话对不起郭军长。

因此，两个团长也玩了命了，手枪子弹打没了，把步枪拿出来，把刺刀上上，他俩带头儿一上刺刀，连长、营长把刺刀全上上了，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我不杀你，你得杀我，“冲吧，打吧！”几千人，白刃格斗，浴血奋战。日头刚刚爬出山坡来，刚露出半拉脸，战斗结束，两个团的人马无一生还。两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六个营长，二十四个连长，包括弟兄，全部壮烈牺牲，一个都没剩下。

直军大获全胜，飞报最高统帅吴佩孚，吴佩孚听到信儿之后乐得直拍桌子：“郭鬼子、张学良，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横尸在长城脚下，来多少我来个收庄包圆儿。传我的命令，奖赏三军改善生活，士兵每人奖励十块大洋，当官的奖励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直军士气旺盛。

这边郭松龄得着报告之后心如刀绞。过十分钟，张学良骑着马赶到前线指挥部，一看郭松龄面色铁青，他心里头也非常不是滋味：“茂宸，想开一点儿，兵家胜负乃常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们吸取教训。”

郭松龄点点头：“汉卿，你不用给我吃宽心丸，我一切全懂。方才我在想，我

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

“说说看，怎么个将计就计？”

“汉卿你看见没有，我军失败，直军士气旺盛，现在是忘乎所以，认为高枕无忧，我们就钻它这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打它个迅雷不及掩耳。”

“有道理，你准备怎么个打法？”

“还偷袭他的石门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去了，这回我准备增加两个旅的兵力，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

张学良感觉到郭松龄这样的决定有点儿冒险，但是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的，谁有绝对把握说我非得打胜，那不一定，战争中变化无常，神鬼莫测，所以张学良也同意了。

郭松龄说：“少帅你得给我帮帮忙，在榆关一线加强炮火猛攻，把吴佩孚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我这方面，表面上假做撤军，给敌人造成个假象，让他们认为我们奉军坚持不住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暗地之中我抽调两个加强旅从左右两翼奇袭石门寨。左路从半壁峰爬上去，右路奇袭绝命崖，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同意。”

他俩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张学良刚上汽车又回来了：“茂宸，指挥官至关重要，你准备叫谁指挥这次战斗？”

“我亲自领着两个旅上去。”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第三军的灵魂，你要到上边万一……”

“汉卿，就是为奉军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别的话我不说了，还有你呢，万一我回不来，你担子就更重了，回头见，快上车吧。”

张学良听到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含着眼泪钻进汽车，赶赴榆关前线。郭松龄按照这个计划抽出两个旅，一个旅都七八千人，俩旅就是一万五千多人，不有一句话说“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何况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两个旅的旅长，一个叫赵文礼，一个叫齐万鹏，原来这两人都属于第一军姜登选的部下，姜登选甩手不管了以后，请病假到医院里待着去了，把千斤重担推给郭松龄了。姜登选打算看郭松龄的笑话，心说，我拿不下九门口，你拿，你要拿不下九门口，张老帅能不能答应你？就得要了你的脑袋。在九门口激战当中，你不死到张作霖手里，就得死到吴佩孚手里，反正没你的好，我乐得在旁边看笑话。看这个姜登选有多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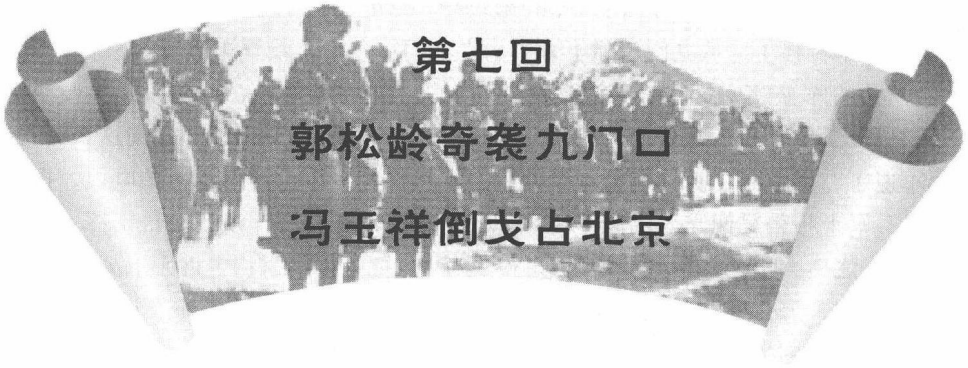
郭松龄也看透这步棋了，事到如今，只能进不能退，要不怎么他冒险来了这么个计划呢？他把赵文礼、齐万鹏叫到指挥部，当面做了详细部署。别看这两个人是姜登选的部下，现在归郭松龄指挥，两人没有私心杂念，就是一个心眼的大

败直军，给奉军争光，也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交代之后，两个人领命。

最后，郭松龄亲自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奇袭直军。这一万多人一听，郭军长亲自跟着来，一个个干劲儿倍增，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背着炸药包，扛着掷弹筒，带着轻重机枪，带着大小号的手雷，拉着山炮、野炮、平射炮，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表面上奉军转移了，从九门口撤下来了。在九门口一带，给直军造成假象。

这边直军侦察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马上飞报彭寿莘军长，彭寿莘是吴佩孚手下头一员虎将，他得着报告之后有点儿不相信，居高临下拿十倍的望远镜这么一看："奉军退了，好小子，算你们捡了个便宜，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拍电报，报告大帅。"马上报告吴佩孚。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亲自指挥。当他得到报告之后，眼睛一亮，顿时腰板挺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看看喜讯吧，怎么样？"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得英明，奉军退了。"

"各位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忘了，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松龄，他要不鬼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嘛。据说此人诡计多端，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继续给我侦察。"连着三个报告，奉军的确是退了。



第七回

郭松龄奇袭九门口
冯玉祥倒戈占北京

吴佩孚一盘算，他也就得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打我的九门口打不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退了之后可能改变战术。你有千条妙计，本帅有一定之规，我看你怎么逾越我的万里长城。另外他也听说榆关一线战斗异常激烈，指挥官张学良拼命争夺榆关，但是毫无进取，他的防线固若金汤。

吴佩孚挺高兴，心说，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新做一番部署。吴佩孚马上传话："告诉高级将领全都赶奔海洋镇，前来开会。"

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在会议上，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说话声音都变了，腰板挺得很直，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说几句还逗逗笑话，满堂喝彩，欢声笑语。

吴佩孚在会上作了三项决定："第一，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从葫芦岛登陆，绕到奉军的后方，切断他们的归路，把口袋嘴扎死；第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炸断京奉铁路，大量摧毁奉军的辎重和人马；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十分担心第三陆军冯玉祥的情况："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

有人向他报告："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

吴佩孚心说，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缓了："马上给他拍报，让他背道而行，直插绥中和兴城，配合海军切断奉军的归路。然后，抽出一个精锐师团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

"是！"

吴佩孚也够狠的。

他们正在这儿开会，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吴佩孚稳操胜券，认为万无一失，仗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可说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第二次猛扑石门寨。

郭松龄领着两个旅翻山越岭，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怕呼吸声传出去，把那马蹄子都用毛巾、棉毯子给包上了，以免踏到石头上声音太大。部队顺着山沟一个挨着一个爬绝壁崖，爬半壁峰。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今儿晚上也真成全郭松龄，山沟里头对面不见人，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对着鼻子尖，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行动起来很方便，郭松龄心说，天助我也。现在离石门寨相差不到十里地，郭松龄这心越发紧张了，因为他得着报告了，前者派的两个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我能不能重蹈覆辙？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也摆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你看指挥官不好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郭松龄本来不迷信，到了这会儿也迷信了，默默地祷告，苍天有眼，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一定到榆关姜女庙、二郎庙去进香，我要拨出三万元来重修庙宇，另塑金身，绝不食言。郭松龄都到了这份儿了，他心里盘算着，脚底下没闲着，耳朵竖着，前后照应，部队照样往前走，但是速度相当缓慢。

离着前边还有二里地就碰上直军了，石门寨就在眼前。郭松龄一看，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臭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什么时候了？秋天。战斗是9月17日打的，现在10月中旬，还没到冷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能没味儿吗？山沟里头，树底下，石头旁边，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没人清理战场，什么死马，罐头盒子，破东烂西的山坡上都是，走起路来非常碍事，就得格外小心，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这时，赵文礼、齐万鹏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军长，还往前走吗？离石门寨不到两里地了。"

郭松龄想了想，说："再深入一华里。"

"是！"

又往前走了一华里，也就是离着石门寨不到一里地了，再不敢往前走了。抬头一看，石门寨挂着大汽灯，点着火堆，甚至人影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旦被人家发觉，一开枪，整个部署就全乱了。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让大家歇歇。"战壕不用现挖，直军也好，奉军也好，挖的战壕纵横交错，有的是。他们的士兵都钻进战壕，抱着枪，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但是绝对不准抽烟，绝对不准发出声响。

郭松龄领着两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视察完了，郭松龄下令："在两个旅当中抽出五百精兵，要开三条暗道，这三条暗道必须在拂晓之前完成，由脚下一

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儿底下。”任务相当艰巨，挖地道还不能出声，这不是土，这是石头。怎么挖？好办，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把战壕打通一块，也就连上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这样，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郭松龄在后边指挥着，心如火烧一般，不时看看表。侧耳朵一听，榆关方向炮声隆隆，打得相当厉害，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佯攻榆关，把直军给拖住。

不大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军长，三条暗道都完成了，就在石门寨墙根儿底下，相距没有十米。”

“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挖，限制在三米？”

“恐怕有动静惊动了直军。”

“注点意，再往前挖。”

“试试看！”

半小时之后，事情完成了。这三道暗沟直通到石门寨墙底下。郭松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命令两位旅长把事先带来的炸药包全运到前边去。”这炸药包要点着了，能把石门寨端上天。药面全抖搂开了，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但现在还为时过早，郭松龄告诉大家：“就地休息，谁也别动，就等着拂晓进攻。”大伙儿一看，离着还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睡得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这一万五六千的人都蹲在战壕里。

这边直军毫无觉察，一点儿都不知道，因为最高的指挥官，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了，吴大帅召开紧急会议。当大官的走了，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一琢磨奉军都退了，“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姜登选也滚蛋了，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乐得清闲一会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战斗打响到今天，四五十天了，就在战壕里边趴着，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这机会难得呀。

尤其是吴佩孚下令奖励三军，每人还发了五块银元，伙房里头还下来通知，改善生活，大米饭、白面馍、猪肉粉条，还有大豆腐，有的是炖牛肉，班长以上的还给二两酒，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石门寨前线的官兵这个乐，谁都可劲儿吃，有的一口气吃十多个馍，有的一口气吃五六碗饭，菜又吃了三碗，撑得直打嗝。等吃饱了之后没事，当官的一看行了，利用这机会玩一会儿，开始赌博。当官的一赌博，当兵的更解放了，有的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有的没睡，在那儿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色子，有的三五成群在那儿聊天。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郭松龄摸到他们眼皮底下了，等啊等啊，眼看时针指向四点五十分，这个天鱼肚皮色了，这个时间，人最爱困，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什么时候进攻？”郭松龄一看表：“可以了，把炸药包先点燃，然后就发起冲锋。”

只见火光一闪，直军一点儿都不知道，也就是在十几秒钟之后，郭松龄、两

位旅长、奉军，全趴地上了，张着嘴把耳朵堵上了，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好像石门寨的大地都碎了、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这一下子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石头都碎了，何况是人呢？这一下直军损失惨重，都傻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响起冲锋号，奉军开始进攻了。这两个旅的生力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从地道里头，从战壕里头蹦出来，上上刺刀："冲啊！"郭松龄拽出指挥刀冲到最前面："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

奉军一看，军长在最前面，顿时士气大增，一鼓作气，不但占领了石门寨，把旁边的干河子、九道弯、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直军人数虽多、装备精良，但事先没有准备，让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子弹还没推上膛，早就做了刀下鬼，这一下乱了阵脚，全线溃退。

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这顿炮打，叫人来疯，也不知怎么瞄得真准，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儿，打了胜仗怎么打怎么顺当，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张学良得着报告之后，兴奋异常，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九门口，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儿歇着，冲吧！"

这边吴佩孚昨天晚上稳操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美得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六点他还没起床，等六点半钟左右，副官长、秘书满头大汗跑进来了："报告大帅，大事不好！"

"什么事慌张成这样？怎么了？"

"九门口丢了。"

"胡说！"

"真丢了，我军全线溃退，郭鬼子奇袭九门口，正奔海洋镇扑来。"

吴佩孚吃惊不小，披衣而起，赶紧把鞋蹬上。到了外边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举起望远镜往东边观看，他一看，傻了，直军全线溃退，不是一个两个，多少万啊，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人仰马翻。

但是，吴佩孚心里虽然慌，还是支撑得住，统帅嘛，他得站住脚，别人的心才有底。

"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有的是军队，我们还可以复夺石门寨，还可以重占九门口，把奉军赶出去，马上叫刘福来前来见我。"

刘福来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虎将，刘福来小跑着来见吴佩孚，行了军礼："大帅，有什么吩咐？"

"快，把你这全师给我拉上去，一定要给我顶住，不准郭鬼子再往前前进一步，违令者杀。"

"明白。"

刘福来骑上高头大马，调动他手下这个师，企图扭转败局，但为时已晚。那一个师已经分散到各地，再把人马集合在一起，再做部署，得有一段时间，现在就这段时间也没有了。奉军马上就打过来了。

再看奉军的骑兵刀光闪闪，能有几千匹战马叫，眨眼之间涌到刘福来部队的前边，没等集合就给冲垮了。刘福来再能耐，也扭转不了了，一看得了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也跑了。

这回吴佩孚才真正着了忙了："这，这怎么搞的，我枪毙了他。"枪毙谁？法不责众啊，多少万人，你找谁的毛病。正在这时，副官长跑进来了："报告大帅，快转移，这地方咱们站不住了。"

"不，我至死也不离开！"

"大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常事，何必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计一时之短长呢，大帅快走吧，铁甲车等着你呢。"

吴佩孚没办法了，钻进铁甲车，两个连保护着他逃到秦皇岛。到了秦皇岛，吴佩孚还不甘心失败，还想重整旗鼓，哪知屁股还没坐稳当，外面报告的进来了："大帅快挪地方吧，秦皇岛也不保险，郭松龄亲自领兵来了，已经到了秦皇岛郊外了。"

"啊，郭鬼子，我跟你完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

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在秦皇岛陆路跑不了了，坐兵船跑吧，幸亏他有军舰，一直把吴佩孚送到天津，没过几天，天津也待不了了，吴佩孚又坐着军舰逃到南方去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历时五十三天结束。以奉军全胜、直军大败而告终。

张作霖在奉天大帅府得着报告之后，乐得都要疯了，也忘了大帅的身份了，直拍自己的脑门子，直拍屁股："吴佩孚，小子，你才有几天的能耐，就想跟我作对，这是你自己找的。马上给前方拍电，重赏郭松龄、张学良，让他们继续进军，奉军全部开进山海关，给我扩大地盘。"

张作霖一声令下，底下各路大军闻风而动。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是第三军，拿下九门口占领榆关，也就是山海关，他们进兵滦州。一路之上，吴佩孚的直军被俘虏了六万多人，人都挤成疙瘩了，想跑也跑不了。但是当大兵的就有一手好，我投降得了呗，所以缴枪不杀，放下武器就行。张学良跟郭松龄接上头，两个人一商议，作出决定，说："直军乐意加入奉军的我们欢迎，马上换军装，发给你枪支弹药，你跟着奔南边打。说我不乐意当兵了，我腻歪了，愿意回家，不反对，每人发放两块大洋的路费，给你开路条，开证明，你可以回家。"在那个年月，回家怎么活？因此绝大多数都乐意留下当兵。就这样，经过改编之后变成了奉军。张学良的第三军从九门口榆关进山海关，不到一个月，从几万人就滚到十几万人，张学良和郭松龄把改编的部队编成了六个整编师，实力空前壮大，得的战利品太

多了。

吴佩孚为了打垮张作霖，从外国银行贷款贷了无数，从英、美、法各国购进了最先进的武器，大炮、轻重机枪、五连珠的步枪、十发的手枪，都崭新崭新的，没开封，都没使过的，军火仓库里有的是。什么棉帽子、棉鞋，大米、白面、牛、羊、猪、狗，什么都全了，奉军是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得的这个东西源源不断地装上军用列车送回奉天。

有的人，腰包都肥透了，发战争财，在死尸身上找零碎那就得了不少，什么怀表、手表、钢笔、现大洋，往裤兜子里就揣吧。据说有的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裤裆里都塞满了。所以说张作霖发了财，底下也肥了。

第二军军长是张宗昌，副军长是李景林，奉张作霖之命，他们从热河南下，不是主要战场。主要战场战斗已解决，他们捡便宜，所以张宗昌势如破竹，率领他的第二军很顺利地拿下了朝阳和凌源。在进关这一路之上，据说他抓的俘虏最多，从前线败下来的都叫他抓住了，而且强行改编，回家不行，必须得当兵。张宗昌这一下子抓了十多万俘虏，改编成八个整编师，他这军长就掌握着十五万军队，哪有这么大的军长？张宗昌野心勃勃，谁不想利用这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谁不想抓枪杆子？而且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有家伙，把他们改编之后就能给自己服务，张宗昌能不红眼吗？

在近代史上，这个张宗昌是国家的败类，老百姓的祸害，都说张宗昌有几样事他一辈子都不知道。第一个，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你说他这老婆得有多少吧，他排不上号来，专门糟蹋妇女，走到哪里都是妻妾成群；第二个，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不知道，咱一般人存折有多少钱还不清楚吗？说明这小子钱太多了；第三个，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不知道，后来都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说他扩大地盘扩大实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这十几万人马从朝阳、凌源直接赶奔营口，再取滦州，直逼天津。

吴佩孚这次的失败主要是郭松龄奇袭九门口，攻打石门寨，郭松龄这步棋算走对了。奉军作战勇敢，这也不假。但是就凭这一点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失败不了，从地利、配备、人员的素质，这些方面吴佩孚高于奉军，高于张作霖。那怎么还打败了呢？关键的一步棋是冯玉祥的倒戈。另外冯玉祥这个人有一定的远见，他对曹锟、吴佩孚不满，特别是第一次直奉大战之后，曹锟贿选当了总统，逼着黎元洪下了台，把持了中央大权，为所欲为，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尤其不可容忍的就是这吴佩孚，那简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啊。冯玉祥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惜重金，用三百万巨资收买冯玉祥，让张学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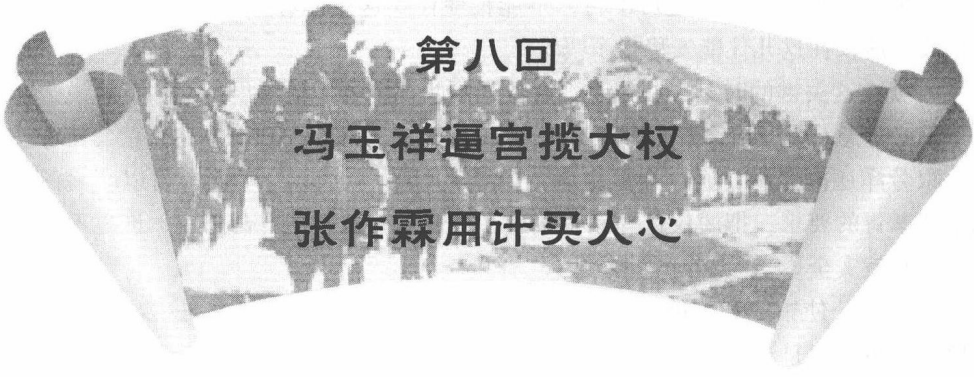
着巨款赶奔热河，偷着跟冯玉祥密谈的。冯玉祥答应了，战争一旦打响，他拽吴佩孚的后腿，拆吴佩孚的台。有这么一句话“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要一不和，非倒霉不可。冯玉祥是第三路军总司令，手下也好几万人马，实力雄厚。战争打响之后，表面上他听吴佩孚的指挥，出兵古北口，装模作样地直奔兴城，猛插绥中，切断奉军归路，然后端奉天张作霖的老窝。其实他根本没按吴佩孚的计划办，到古北口他按兵不动，从蒙古购进了不少骆驼，拉着东西天天在外头转圈，你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大军行军呢，估计是骆驼队，赶奔兴城、绥中的，实际上他转一圈又回来了，他就在古北口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冯玉祥有自己的打算，心说，吴佩孚，你要打胜了我也不怕，打胜了你得奔奉天，我把你这后门给你关上，我掐住杨村，掐住秦皇岛，我不让你回来，这河北之地就归我了。如果你打败了我也不让你回来，我把门也插结实了，你从海上跑，从空中跑我不管，你从陆地上跑不了；我在后头收拾残局。吴佩孚能不倒霉吗，冯玉祥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干的，当他得着报告，郭松龄奇袭石门寨一举成功后，马上就知道了，直军完了，吴佩孚败了，不趁这个机会动手更待何时？他马上传出命令：“回师北京！”然后抽出一个精锐师摆在杨村，掐断吴佩孚的归路。散兵游勇他也收编了不少，后来冯玉祥一琢磨，为了区别我和吴佩孚的军队，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吧，我的第三陆军从今以后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军，从这儿之后改称“国民军”了，自封国民军总司令。

北京后防空虚，他领着几万生力军没费一点力量就占领了北京，控制了政局。首先命手下大将鹿钟麟找曹锟去，这位大总统正睡觉呢，搂着小老婆睡得挺香。手枪指脑门子上，从被窝里把他掏出来，曹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认识鹿钟麟：“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鹿钟麟乐了：“大总统，上支下派迫不得已，总司令冯玉祥叫我这么办，我没办法。我看您还是知趣点儿，我认得你，你是大总统，我这手枪可不认识你，我这子弹可不认识你。”

“好吧，我听你的。”

谁不怕这玩意儿啊！曹锟规规矩矩地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供你吃供你喝，你别炸刺就行。所以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先下令解散了国会。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在战争结束之后再作决定。



第八回
冯玉祥逼宫揽大权
张作霖用计买人心

北京内外皇城全都是国民军，都背着大刀片。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是第一流的，比较严明，也不欺负老百姓，公买公卖，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不怕国民军，所以北京安静如常。

皇城里边还住着个小皇帝，溥仪还在里边待着呢。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四百万元的开销，这成何体统？民国建立都十三年了，还养这不伦不类的，从我这儿就得改变。因此冯玉祥下令，命大将鹿钟麟、张毕，带着两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去找溥仪。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吓得不敢露面。

谁接待的呢？内务府大臣，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叫荣源。为这事荣源腿肚子都转筋。见着鹿钟麟之后，鹿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给他提出五款："主要的一项，四百万元太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你们对国民一点儿贡献都没有，白吃白喝那不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从今天开始，把四百万元降成五十万，这就对你们不错了，你们签字吧。另外，限你们三个小时搬出紫禁城，要过了一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

三个小时就得搬家，荣源闻听，五雷轰顶，知道不能再讨价了，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溥仪掉着眼泪苦于无奈只好签字画押，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十三年，溥仪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两千余年，真正结束到谁手呢？结束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手里头，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毕竟还存在，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儿开始的。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上哪

儿去？事先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一开始住到他爹家里，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就是摄政王。可他爹脑瓜皮太薄了，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现在时局又这么乱，谁知道引来什么大祸？载沣一想这几年我过得挺好，平安即是福，我儿子这一来，打破了平静，这可不行，不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老头子急得每天愁眉不展，溥仪在这儿住能安稳得了吗？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他给出了个主意。说："陛下不必焦急，为臣给你奔走奔走，我去安排。"郑孝胥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他跟芳泽还挺熟悉。经过会谈之后，芳泽笑呵呵一点头："哟西，可以。"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了公使馆。这里挂着膏药旗，谁也不敢动，到这儿就安全了。

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三天五天行，十天半月可以，这要长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罗振玉到处奔走，到了天津，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经过秘密会谈，这两位也点头帮忙，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戴上眼镜，拎着书包，好像个大学生，偷偷离开公使馆赶奔天津，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装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的安排下，住进了张园。据说这张园就是清朝末期统制张彪的公园，里边修得不错，有小别墅，住到这儿了。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又搬到静园，据说静园是陆宗舆的家宅，挺漂亮。从这儿之后，溥仪就在这定居了。

看着叫静园，并不安静，溥仪这年十九岁，也懂得很多事了，溥仪也不服劲儿，心说，把我赶出来了，咱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只是现在我一时走背运而已。

溥仪写过一本《我的前半生》，在这本书里他把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情况，写得淋漓尽致。这个静园并不静，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上这儿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

可是到这儿来了之后，这帮人不会别的，就会吹大牛，一个比一个吹得响。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陛下蒙尘乃临时的，我还有实力，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政。那个说了我银行有多少存款，我有多少哥们儿弟兄，外国我还认识谁，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我得效忠陛下。

尽管溥仪对他们所说的疑信参半，但是听这话他心里头舒服，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听了这话明知是假的，他也舒服。所以每次接见来访的客人之后，溥仪都出手大方："赏。"

且不说国民军每年给他五十万元，就其家底而言，他有的是钱。有这么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烂了还有三千六百颗大钉"。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帝做了二百多年，虽然近百年来屡遭涂炭，损失很多东西，家底还是相当丰厚的，

银行里有大批存款。

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的珠宝古玩太多了，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所以溥仪出手大方，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给你两幅名人字画，字是严嵩的，画是唐伯虎的，有的是无价之宝。最次的给两颗珠子，赏两身衣裳，或者在手指头上把扳指撸下来，这给你了。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都是精品，都是宝贝，你得一点儿就得发大财。有些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到这儿来领赏的。回头变卖了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所以这个静园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

这边张作霖打了胜仗了，乐得都找不着北了。为了指挥全局，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到这儿亲自坐镇。而且下了明令：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不久，把河北、山东、江苏全都吞并了。现在奉军的先头部队已直逼上海，大有吞并全国之势。

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听人向他报告："冯玉祥进了北京，把持中央政权，把第三军改为国民军，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张作霖心中大为不满，老冯啊，你干什么？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胜仗是我打的，我付出这么多血本，你吃现成的，也太便宜点儿了。因此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然后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冯玉祥一听说张作霖到了山海关，而且这奉军贪得无厌，长驱直入占领地盘，已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想当初谈判的时候，张作霖是怎么保证的？保证奉军不进关，打败吴佩孚就是为着出气，报当年之仇，然后奉军撤回东北，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这都许诺了。后来张作霖又表示，即使我的奉军进了关，也为了作战需要，等打完仗，我们驻日子不多，全线撤出北京，全交给你。

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呀，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了。为了打探张作霖的底，经过研究之后，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翼代表自己到山海关拜会张作霖。胡景翼也不含糊，国民军副司令长官，带着很多重礼到了山海关，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讨我的底来了，好好好。

山海关的地方不大，为了迎接胡景翼，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奏起了军乐，杨宇霆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当日，张作霖亲自接见。拉着胡景翼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当晚盛排夜宴，款待胡代表。胡景翼知道这都是演戏，因为他对张作霖太了解了，张作霖狡诈多端，语粗心细，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

因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雨帅，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全是雨帅指挥有方。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佩服啊。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雨帅致敬，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这是

薄礼一份，请雨帅笑纳。”

张作霖乐着点点头：“自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呢。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我这是碰大运，你甭给我戴高帽了，什么指挥有方，这跟当年在宝局有什么区别，这是一宝压正了，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大家全乐了。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这礼物我可就收下了。”

胡景翼接着问：“雨帅，您下一步怎么打算的？”他怕张作霖多心，紧跟着又描了两句，“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您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儿什么呢？”张作霖真是语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显而易见，想问我心里话。

张作霖哈哈一笑：“胡副司令，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嘛，讲义气，得知心，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有那么句话‘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不能自食其言，对吗？我说了，打败吴佩孚之后，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回东北。我过去是那么说的，现在也会这么做，绝不食言。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命令大军南下，收拾他的残部。等收拾完了，我一声令下，我们撤回去，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的。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多谢雨帅，至于将来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好说。我把雨帅的话及时禀报给冯将军，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

“来，吃。”

等吃喝完了，张作霖出手大方，马上命副官长开出一张五十万的支票，五十万大洋，然后给了胡景翼。

“这什么钱呢？”

“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这是一份儿小意思。回去呢，让弟兄们买双鞋穿。”

“雨帅，这……”

“拿着，聊表寸心而已。”

拿着这张支票，胡景翼第二天返回北京，见着冯玉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过两天主意就变了，不能不加小心。因此暗中密令三军加强戒备，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家伙。

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得非常顺利，把河北、山东、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真是心满意足。张作霖离开山海关，移居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住进曹家花园。这地方才排场呢，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谢绝一切客人。这天晚上他跟杨宇霆说：“邻葛，你猜我想起什么事来了？”

“大帅，你想起什么来了？”

“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也给他问问案。”

杨宇霆一皱眉：“雨帅，有这个必要吗？虽然当初他是皇帝，可现在分文不值，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这未免……”

“不对，邻葛，你这么说不切合实际。我张作霖是什么人？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你看溥仪在位的时候，别人看他我不看，可现在他不如咱，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正是这时候需要人看，我才去看他。另外邻葛，咱哥们儿看他能白看吗？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我是另有目的。”

“那好，如果雨帅执意要去，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

很快杨宇霆就给安排好了。

这边溥仪一听，什么？红胡子要来看我，把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跟郑孝胥、罗振玉再三商量，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我听说张作霖满脸大红胡子，杀人不眨眼，土匪出身，净干绑票和砸窑的事，这种人我害怕。”

罗振玉说：“陛下，张作霖如今是全国最有实力的人物，统兵数十万，大将几百员。我比这例子不恰当，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曹操，差不了多少。如今这天津又在他的掌握之中，陛下要不见他，把他惹翻了怎么办？他一瞪眼咱就完了。陛下，你还是见见吧，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还是应该以礼相待。”

“好吧，要那么的你们下去准备，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盛情款待。”

“是！”

都做好准备了。八点，张作霖坐汽车来了，他这一来带着一营卫队，这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装备精良，个儿头一般齐，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说洋，大盖帽、马靴、军装、手枪这都是洋式的。说土的，还有那么二百人拿着大刀跟长矛，光着膀子，包着头巾。这打扮呢跟练武术的差不多，龇牙咧嘴，叫人看着都害怕。

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没穿军服，杨宇霆等众人陪着他来到静园。溥仪吓得心直跳，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在这个房门口等着，郑孝胥、罗振玉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把张作霖领到里边。出乎意料的是等张作霖见着溥仪之后，二话没说，把大褂一撩，跪地就磕头：“陛下在上，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溥仪给闹愣了，心说，这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讲这种礼法，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溥仪赶忙过来，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张将军免礼！”

“陛下，您不用客气，这次我到静园见着陛下真是三生有幸。”

“往里请。”

到了里边，张作霖还不坐下，经过溥仪再三劝让，张作霖这才在侧座就座，显得规规矩矩，腰板挺得笔直。其实这个皇帝什么也不是了，拜会他有什么用呢？张作霖有自己的打算。见着溥仪之后，还来个前七后九中八拜，俨然又恢复了满

清那一套，把溥仪闹得啼笑皆非。溥仪用眼角余光一看，这位东北红胡子出身的，个儿并不算高，但也不矬，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两眼炯炯有神，满口浓重的东北话。说话的声音洪亮，说得非常清楚。溥仪心里头没底，在张作霖面前坐着，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说深了吧，不行，说浅了也不合适，总而言之一句话，溥仪不摸底，他不知道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统兵大帅，见他究竟有什么事，是吉还是凶，因此显得非常拘谨和尴尬。

张作霖则不然，谈笑风生，放声大笑。最后张作霖表示："皇上，尽管放心，人嘛这一生道路是坎坷的，拿您来说吧，怎么能想到退了位，怎么能想到被赶出北京沦落到天津来，从紫禁城搬到区区弹丸之地？我每当想到这些事情，都替您难过。我看应当恨谁啊？应当恨冯玉祥，还不是冯玉祥把您逼出来的嘛。不过皇上你放心，有我老张在，管保你平安无事，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对我说，我是尽力帮忙。您放心，如果我把冯玉祥给打跑了，我老张要稳坐北京，我还把您接回去，你还住进紫禁城，一切条件比原来民国元年定的那个优厚条件还要优厚，这一点你放心吧，这就是今天我来拜见皇帝的真实目的。"

溥仪听了这话，心里是高兴啊。到了激动的时候，溥仪眼泪都掉下来了："张将军，我太感谢你了。"

"我这也是尽臣子之道嘛。社会的潮流谁也不能扭转，假如有可能的话，我真想请皇上重登大宝。"

他俩谈了将近一小时，最后张作霖起身告辞。溥仪一想，来了不能空手走啊，就算不是张作霖，凡是拜见我的人都得拿点儿什么。所以，他把郑孝胥、罗振玉叫过来，耳语了几句，两个人领命下去准备。当张作霖站起身要往外走的时候，这俩人回来了，手里头捧着个盒子，这小盒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紫檀木，赤金包的犄角，上头有金锁金提梁，放在桌案上。溥仪一笑："张将军，感谢您的盛情，您这真是雪中送炭，来日方长，我就不客气了。但是，这点小礼物拿不出手，望张将军留着做个纪念吧，这也代表着我本人和静园我的全体人员。"

说着话，郑孝胥拿着金钥匙把小锁打开，把盖掀开，珠光宝气。里面有四件礼物，头一样有三颗东珠，东珠就是珍珠，大珍珠滚圆锃亮稀世珍宝，你见不着啊，这是只有皇上才拥有的财富。今天溥仪真豁出去了，这三颗东珠价值连城，给了张作霖了。另外，还有一把金如意，24K 金的，不但做工精细，而且上头嵌满了钻石和珍宝，光华夺目，剔透玲珑，这如意要拿到市场上去，光美元也得卖上一百万以上，稀有的珍宝。另外，还有一把短剑，这小宝剑这个精致啊，剑匣剑柄都镶满了珍珠，特别是这把小宝剑钢口十分锋利，不说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也差不多，这是大英帝国赠给溥仪的纪念品，今天溥仪转赠给张作霖了。

此外，还有一块金表，这块金表是溥仪佩戴的，只戴过一回，今天也赏给了

张作霖。当然，张作霖那个东西有的是，说这几件东西并不稀奇，但是分谁给他的，溥仪给的，这个价值和分量就截然不同了。张作霖千恩万谢，让侍从武官长把东西收了，最后给溥仪又磕了仨头，这才坐上汽车回到曹家花园。回去后张作霖摸着脑袋乐，乐得身边的人直发毛。杨宇霆仗着胆子这才问："大帅，您怎么这么高兴啊？恕我直言，见着退了位的皇帝，一个小小的溥仪，就至于这么高兴吗？"

"邻葛呀，今天我演的这出戏挺精彩吧？"

"嗯，不过我摸不清大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邻葛，你毛还嫩。两天之后你就知道我去的目的是什么了。"

这位"小诸葛"还真蒙了。两天之后，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报纸上通栏标题在显著位置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当然，那些编辑和记者添枝加叶，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的特大新闻，连张作霖说那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都报道了士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是清朝的遗老遗少，把张作霖捧上了天，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为什么这样呢？捧张作霖的这些人心目之中反对民主，拥护帝制。现在一看有机会了，这帮人抓住救命稻草了，恨不能改变国体，中国再有皇帝，他们好浑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的。因此，对张作霖这次拜会溥仪简直捧上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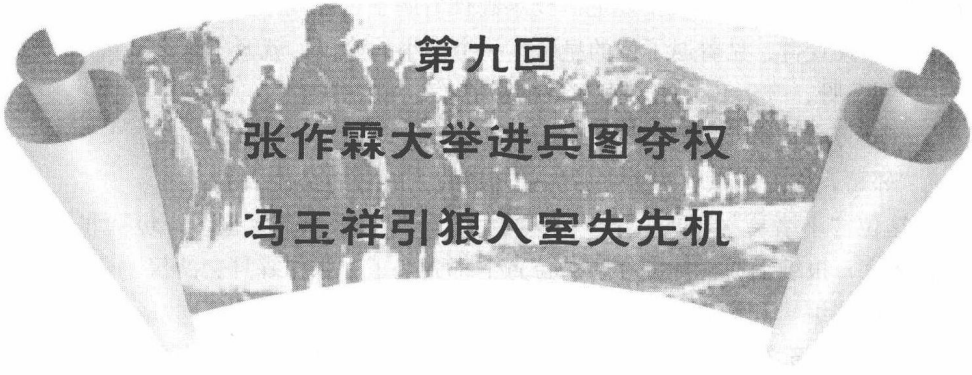
另外，把矛头就指向了冯玉祥，说冯玉祥逼宫，不仁不义，简直是当年的董卓和曹操，把冯玉祥将军攻击得一文不值。等张作霖看过报纸之后，往桌上一放，把杨宇霆找来了："邻葛，现在我就答复你，这就是我拜会溥仪的目的。"

"高，实在是高，大帅深谋远虑，我们是望尘莫及，闹了半天，您是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

"邻葛，你没想想，溥仪到了这个份儿上分文都不值，就凭我能去看他吗？这就是无利不起早，我看他就是敲老冯，我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这回你清楚了吗？"

"太高明了，今后我们还得跟大帅您学呀。"

其实张作霖确实很高，在关键时候就露一手，真是高人一等。



第九回
张作霖大举进兵图夺权
冯玉祥引狼入室失先机

果然，这件事情对冯玉祥震动很大。冯玉祥在北京老看报纸，心说，张小个子，你不上北京跑到天津去演戏了！冯玉祥也不傻，他看得出张作霖表面上说得多好，说我进关就是剿灭吴佩孚的残余部队，怕他东山再起，等我达到目的之后我的大兵马上撤回东北，绝不在华北和中原内地逗留。北京的天下是你的，咱哥们儿没的说，这是表面上。

实则不然，冯玉祥一看张作霖赖着不走，野心勃勃，大有吞并全国之意，他有心下令，国民军跟奉军打一仗，彻底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但掂掂分量，他根本做不到。他的国民军怎么能打得过奉军呢？现在张作霖手下的部队超过五十万，海陆空俱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且直奉战争刚结束，如果战争再起，老百姓的涂炭就太大了。

冯玉祥也考虑了，如果我的国民军真打败了，往后我就永远趴下了，再无出头之日了。怎么办呢？还得拉拢张作霖，心说，我得把他稳住。等有了机会，我再消灭他也不迟。他们这才叫“铁拐李把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冯玉祥马上坐上专车到天津拜会张作霖。

消息传到张作霖这儿，老张非常得意：“冯玉祥，‘倒戈将军’，我就知道你得主动登门，沉不住气了吧，邻葛，明天老冯九点钟到曹家花园，你给我准备一下，隆重款待，越隆重越好。”

“是！”

冯玉祥到达曹家花园一看，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曹家花园的正门是三

军仪仗队，杨宇霆参谋长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冯玉祥，敲鼓扬号，鸣鞭放炮，地下铺着猩红的地毯。当杨宇霆陪着冯玉祥步入曹家花园时，发现两旁这三军仪仗队简直出人意料。张作霖的三军仪仗队别出心裁，他手下的仪仗队既有西洋化，又有东洋化，外加上中国土造。特别是土造的仪仗队，看着非常可笑，绢帕罩头，花里胡哨的裹腿，身穿军装，腰扎板带，身上插着两只盒子炮，手里拎着捷克造的手提式，身上还背着一巴掌宽的大片刀。这是什么打扮？好像北京天桥杂技的，又好像练魔术的演员，简直是不伦不类。

冯玉祥心里明白，张作霖表面上欢迎自己，暗地之中也打算摆个阵势示示威，能不懂吗？等进了曹家花园大客厅，张作霖一身便装在台阶上恭候，一看见冯玉祥来了，便小跑着迎上去，他比冯玉祥矮着一头还多，仰起脸来，拉着冯玉祥的手说："冯总司令，欢迎啊。你日理万机，这么忙还到天津来看我老张，足见我们哥们儿的感情深厚。此时此刻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太好了。"

冯玉祥心里清楚，你是欢迎我吗？你恨不能把我踩死。这小个子真会演戏，真够个上等的演员了。所以冯玉祥也演戏，拉着张作霖的手不撒开啊，手握了五分钟："雨帅，我能在天津见着您，我太高兴了。我这次来，一则给雨帅问安，二则有国家大事商议，我得向你请教。"张作霖笑着点点头，叫杨宇霆陪着步入客厅。

宾主落座之后，再看茶几上，各种应时的瓜果梨桃，摆的跟鲜货床子差不多。张作霖谈笑风生，跟冯玉祥促膝谈心，留冯玉祥在这儿吃饭。在宴席中，张作霖有意地打哑谜，问冯玉祥："冯总司令，军务重重，日理万机，能抽出空来看我，我真是感恩不尽。方才在门口你说什么？有国家大事跟我商议，这下把我搞糊涂了，我不明白。现在我张作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吴佩孚打趴下了，把曹锟赶跑了，你的国民军已经占领了北京，我什么事都没了，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到天津散散心，看看老朋友，办点儿私事，住个三日五日的，过几天我就回奉天了，有什么国家大事好跟我商议的？您是主宰，我是客人。"

张作霖说得多好听，冯玉祥连连摆头："雨帅呀，您说错了，您的任务不但没完成，而是刚刚起步。"

"倒要请教这话什么意思？"

"雨帅，咱们把事情摊开了吧。是，按照我们的协约，您回东北，我统治中原，我的国民军占领北京。但是，连日来我感觉到我冯玉祥肩膀头太窄，我晃不开。不怕您笑话，我管理我的国民军倒行，要执掌国家大事我力不从心。唯有雨帅，能执掌权衡，扭转乾坤，要想治理这么大个国家非您莫属。因此我这次来，请雨帅赏脸，跟我同进北京，你我二人再度合作，管理国家，拯救黎民百姓。雨帅，您不能驳我的面子吧？"

张作霖听了这话简直是吃了两服槟榔顺气丸，虽然他知道冯玉祥有意给自己

戴高帽，但是听着舒服："冯总司令太爱开玩笑了，谁不知道我张作霖是个大老粗，领兵打仗我有两下子，到赌局压宝我能看出点来，可管理国家大事我也是门外汉，我看你还是另请旁人吧。"

"雨帅，你要这么说我就不离开天津了，不把您接进北京，我无脸面见江东的父老，无论如何您得赏脸，专车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你真叫我为难，我刚轻巧了几天，你又给我肩膀头上压上担子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却之不恭'，对不对？既然冯总司令出于挚诚，那好，我就给你打打下手吧。"

其实张作霖做梦都打算进北京，故意这么说的。

冯玉祥一看目的达到了，拉住张作霖坐上专车到了北京。冯玉祥打算叫张作霖住到国民军总司令部。张作霖没答应，心说，我住到你那儿干吗呀，万一有变我往哪儿跑，不可不防。所以张作霖就说："不，你的总司令部事情太多，往那儿一住太麻烦，我还住我的奉天会馆，每次来我都住到那儿。另外我打算趁这次机会好好休息休息，这两天脑袋疼得厉害。"冯玉祥也不便勉强。

张作霖住到奉天会馆，说脑袋疼那是放烟雾弹，他什么事儿也没有，精神透了，哪儿都不疼。

就在当天晚上，张作霖马上把机要处的处长找来了："马上拍电报。命令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所在军队扩大战果，继续南下，能占多少地盘尽量多占，听见没有？"

"明白！"

张作霖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按他的计划，第一步已经达到目的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把冯玉祥赶出北京，他独揽大权。不过，现在机会没成熟，他先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

等张学良站到父亲面前领命的时候，张作霖倒背着双手，遛了几圈，面沉似水，干什么呢？慈母严父，他故意装的样子："小六子，你跟郭松龄九门口一战打得挺漂亮。"

"爹过奖了。"

"不是夸奖，大实话，看到你有出息，当爹的也高兴。不过小子我告诉你，你不要乐得太早，现在跟乱麻一样，咱得理出个头儿来，将来这天下就是咱爷们儿的，我能活几天？我一旦不在了，就由你来继承，因此你脑袋里要多有根弦，你懂吗？"

"儿明白。"

"要说的话太多了，时间有限，仅问你一样事，你现在手里掌握着多少枪杆子？有多少人马？"

"爹，进关之后，我的第三军经过不断扩充，现在人马已经超过八万。"

"应当争取十万，听见没有？咱不怕多，越多越好。郭松龄干什么呢？"

“按您的指示驻扎在山海关。”

“那就对了，我命令你抽出身子来搬到北京。”

“什么时候？”

“现在，你不能一个人来，这样吧，抽出三万人马守住天津和北京，我委任你为京津地区司令长官，你马上领着一个军六个旅进驻北京南苑兵营，随时听候调遣。另外，装备要精良，子弹要充足，以备不时之需。”

“爹，您的意思是还有大仗？”

“咱是干什么的？耍枪杆子出身的，一天不打仗咱就觉得没意思，我没说嘛，以备不时之需，你知道什么时候用上，精神着点儿，明白吗？”

“儿明白！”

“先去准备吧！”

张学良立刻闻风而动，率领大军进驻南苑兵营。也就是说北京有两个军头儿：一个是张学良领导的奉军，一个是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力量达到均衡，张作霖这心里才落地。把这些事情安排完了，张作霖身穿便装出了奉天会馆的后门，领着杨宇霆，带着贴身保镖，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拜会段祺瑞。现在段祺瑞也在北京安福胡同住，这是安福系的领袖。虽然说跟张作霖打过一次仗，两个人结下了仇恨，可后来又化解了，现在又恢复了老感情，仍然是知心的朋友。当然，所谓知心也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

张作霖见着段祺瑞，把门关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谁也不知他们谈了什么，一直达到目的，张作霖坐上车子回到奉天会馆休息。没过几天，张作霖把底摸清了，闹了半天，冯玉祥表面上拉住张作霖，让他共同执掌北京政权，实则不然，冯玉祥已经派特使赶奔广东护法军政府，聘请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持全国大计。对此，张作霖十分不满，心说，冯玉祥，你这是变的什么戏法，一手拉住我，一手请孙大炮来掌政，哪有那便宜事？有我老张在这儿坐镇，他孙中山算个什么？他憋了一肚子火。又过了两天，冯玉祥主持召开了一次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请张作霖也参加，参加这个会的还有杨宇霆，高级参谋，另外冯玉祥带来他的高级助手副司令胡景翼和孙岳，张学良属于列席。表面上谈笑风生，等会议开始，冯玉祥首先发言，当然说得非常婉转，非常客气。

首先他说：“我们大家研究一下，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中国乌七八糟，四分五裂，要想把中国统一，必须找出一个人执掌国家大事，大家充分发言，看由谁来出任国家的领导？谁做这大总统合适？”说完了，冯玉祥不言语了，用眼睛打量与会者。

张作霖低着头，右手捋着小胡子，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一言没发。坐在他身边的杨宇霆说话了：“方才冯总司令所说的至关重要，本人赞成。不过我有一事不明，

要当众领教。”冯玉祥知道，杨宇霆就是张作霖，他说话就代表张作霖了。

“杨总参谋长，有话您就请讲吧，今天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把心窝的话全端出来。”

“那我就说了，我听说在冯总司令掌握北京大权之后，曾经有意请段公祺瑞出山，有这件事吧？”

“有，我跟段祺瑞打过交道，我们也通过信息。”

“我觉着主持国家大计者非段公莫属，各位说呢？虽然过去我们跟段公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是为了公事，作为个人我们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有道是‘不打不相交’嘛，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现在还应当请段公出山。大家知道，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对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经验，而且跟咱们两家比较熟悉，咱办什么事情也顺手。我的意思嘛，还是由段公出任大总统。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呢？”

胡景翼说话了。胡景翼是冯玉祥的头一个大谋士，是国民军的副总司令。胡景翼一笑：“是啊，方才杨总参谋长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人以为，段公临时掌握政权还可以，要长期就不那么合适了。大家不要忘了，正是段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才使我们这个国家乌七八糟，段公毫无建树，民怨沸腾，就是有些洋人，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他也极为不满。如果此公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看不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家。”

孙岳发言，跟胡景翼所说没什么区别，反对段祺瑞出任大总统。最后冯玉祥问张作霖：“雨帅，您的意思呢？”

张作霖把头抬了起来，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也说两句？”

“当然了，您是一字千金，只有您说话才最有分量。”

“别给我戴高帽了，好了，那我就说几句。首先我有个建议，在我们的谈判桌上也好，在会议桌上也好，咱别兜圈子，我这个人快人快语，反对咬文嚼字的，说废话有什么用？干脆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请问冯总司令：既然你们反对段祺瑞出任国家最高元首，那么你们一定有合适的人选了？请把这人指出来吧，是谁？”

“这……”

冯玉祥刚一愣，张作霖乐了：“我替你说，是孙中山，对吗？我听说冯总司令派了专使赶奔广州，跟孙中山暗中接洽，想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有这事吧？”

冯玉祥一看，张作霖了解的情况比自己还清楚，不能隐瞒了。

冯玉祥点头：“雨帅所说不假，本人的确有这意思，但是我把话说清楚，为什么请孙先生？我们在座的诸公都知道，当今中国第一伟人就是孙先生。孙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博得全国的拥护，孙先生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在座

的哪一位能超得过孙先生的威望？所以，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我认为是最理想的。雨帅，您说呢？”

“冯总司令，你要这么说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孙中山威望高，影响大。不但中国人知道他，连洋人也崇拜他，这一点我没有异议。孙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我虽然不了解，但我觉着也不错，本人也不反对。最近我却听说孙中山又跟俄国勾搭，从俄国引进来什么理论，主张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此，我持反对的态度。为什么要联俄、联共？从这一点上就跟我们在座的水火不容。”

最后张作霖说：“你请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他有什么本钱？请问他有几支枪？有多少人马？我们在北方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自己不坐，把他请来坐现成的，能叫人心甘情愿吗？他伸着嘴巴就吃现成的，‘牛打江山，马坐殿’，我不同意。”

张作霖说到激动之处连拍桌子再跺脚。全场沉默了能有三四分钟，冯玉祥心说，张作霖张小个子，你就是个土匪，你什么都不是，你太自私，你根本就不了解孙中山先生，你也不了解什么叫三民主义，你更不懂什么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心跟他辩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张作霖在盛怒之下，自己要这么一辩护，非闹僵了不可，到时候下不了台。

冯玉祥把火气压了压，最后一笑：“雨帅，我看这样吧，你也别发脾气。今天咱们是开会，开会就是各抒己见谈自己的看法。这次咱们意见没统一，还有下一次嘛。都有权反对孙中山，话又说回来，也都有权反对段祺瑞，是吧？最后，咱们还要达到统一。我看这样吧，今天会议结束，改日咱们再接着谈。”

张作霖寸步不让，把帽子一摔：“冯总司令，我是急性子，什么事情咱就定下来，拖泥带水我受不了，下次谈我看也没什么结果。方才我说了，我坚决反对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我更反对什么三大政策，我就是同意段祺瑞主持国家大计，你开一百次会我也坚持到底。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咱们实在说不到一块儿，好办，邻葛，传我的命令，让奉军退出中原，回咱们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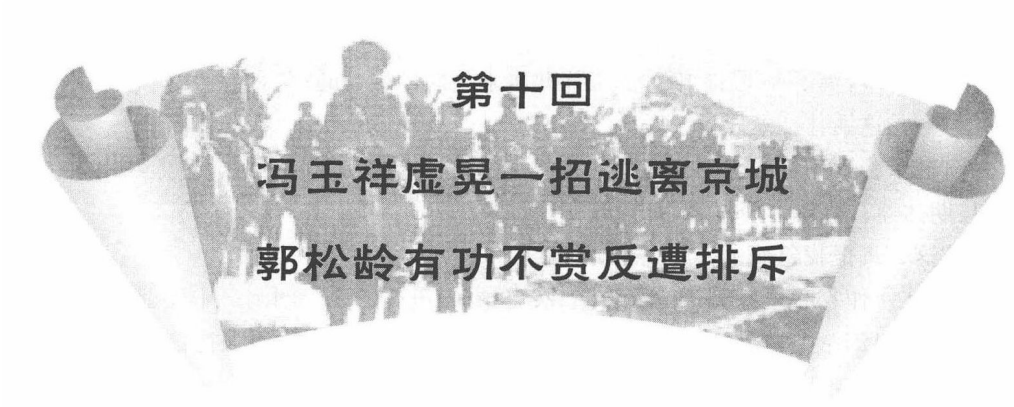
其实张作霖能撤兵吗？他说撤兵就是进兵，回东北就是不回东北，说不打仗就是要打仗。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人，冯玉祥很清楚。最后冯玉祥实在没有办法，为了顾全大局，只好让步。张作霖说了算，没让孙先生出任国家最高元首。相反，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大执政。其实大执政就是变相大总统，只是名号不同而已。段祺瑞出任大执政了，实质上受张作霖的操纵，人们看得清楚，在大执政的背后还有一个张太上皇。当时那些人，溜须拍马的太多了，别的能耐没有，这个溜须拍马他们都会。他们一看老张家执掌北京大权，老段家唱前脸，老张家在后头操纵，这两家都不能得罪。看来那个冯玉祥什么也不是，处处他都得让步，腰杆儿还是软。

溜须怎么个溜法呢？找张作霖去，找段祺瑞去，特别是段祺瑞的皖系这回死灰复燃，纷纷出笼，群魔乱舞。再看大执政府车马迎门，张作霖的奉天公馆车水马龙，接应不暇，送礼的，说好话的，打溜须的，真是丑态百出。

这边冯玉祥实在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好不容易夺了北京政权，没看出张作霖这家伙真不好对付，引狼入室，把这爹给请来了，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冯玉祥气得有时候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子。

一天晚上，冯玉祥正在发愁的时候，门铃响了，深夜有人拜会，一前一后走进两位威风凛凛的将军，走在前头儿的是心腹爱将鹿钟麟，后边是大将郑宝珊，两个人深夜来拜会总司令。冯玉祥跟他们是铁哥们儿，自然无话不谈，把门拴紧，窗帘拉上，他们压低了声音谈话，恐怕有张作霖的耳目听见。

这两位将军把帽子摘了，手套摘了，把风纪扣全都解开，往前探了探身子："总司令，都把我们气死了，我们不是批评您，您太不应该了，您太软弱了，引狼入室，把张作霖请进北京，您原以为拉住他，能维护住国家的统一，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看得很清楚，张作霖主张段祺瑞唱前脸，由他在背后操纵。他们干什么？张、段两家要把持国家，由他们说了算，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他们打算达到他们的目的。总司令，不能再忍了，不能再让了，我们跟三军弟兄已经商议好了，不如发动兵变杀了张作霖和张学良。"



第十回
冯玉祥虚晃一招逃离京城
郭松龄有功不赏反遭排斥

冯玉祥没表态，沉吟了多时，打了个“唉”声：“其实我比你们看得还透，我比你们还激动，我更恨张作霖。全怪我，对他了解一些，但了解得不够透，结果我走了着错棋，这步棋走得我追悔莫及。但是，想除掉张家父子又谈何容易？张作霖事先早有防范，把他儿子调到南苑兵营，做了周密的部署，现在奉军实际上把持着北京的一切。发动兵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弄不好，我们的国民军就得全军覆没。说实在的，我们也打不过张作霖。事到如今，只有改变战术。”

“总司令，您打算怎么办？能不能把底交给我们？”

“这两天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如果再待在北京，不久就要大祸临头，张小个子就得对咱们下家伙，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们撤出北京，把这儿交给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旋的余地。”

“总司令，这样太便宜他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好不容易进了北京，结果让给他了。”

“咱们这叫以退为攻，不这样不行了，你们附耳过来，这么办……”

“好吧，我们听总司令的。”

“这就对了，回去告诉弟兄们，不要太激进，不要有意见，军令如山，一定按我的命令去执行。”

“明白！”

没过两天，冯玉祥得病了，住进了医院。张作霖赶紧派张学良前来探病，表面上还过得去。又过了两天，冯玉祥出院了，坐上专车，穿上便装，到奉天会馆

来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冯玉祥果然有病了，两腮深陷，眼圈发青，见着面之后又客气了几句："怎么样身体？病有好转吗？我真担心，盼着你身体早日康复，好跟着我管理国家的事情。好，你这一闹病，把一切都推给我了，我简直有点儿支持不住了。"

冯玉祥苦笑了一下："雨帅，玉祥此次来是向你辞行的。"

"啊？这话什么意思？"

"老了，力不从心。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精神恍惚，四肢乏力，想上西山天台山长期休养，待体力恢复之后再给雨帅帮忙吧。"

"这，真把我急死了，怎么这样呢？"

其实张作霖心里好笑，他真会演戏，拉着冯玉祥的手，两眼之中还湿润润的，差点没掉眼泪："总司令，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身体不好，我要强行把你留下吧，我缺德，你走吧，我又实在舍不得。这样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我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好不好？到了那时候，我亲自派车把你接回北京。"

"多谢雨帅，明天我就走，我走的时候就不来讨扰了，恕我不辞而别了。"

"哪能呢，我得派人送你。"

"不必了，我多谢雨帅。"

张作霖打算留他吃饭，冯玉祥拒绝了，心说，一吃饭就得谈话，谈的话多了，言多语失，被张作霖有所觉察那就麻烦了，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因此冯玉祥十分检点，离开奉天会馆，回到自己的公馆。

天刚黑，冯玉祥就做好了准备，化装改扮，从外表看好像个伙夫，旁边带着俩伙计，都是保镖，偷偷地离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没坐汽车，雇了一辆人力车，拐弯抹角出西直门，又转了转圈，才赶奔西山天台山。半路上，鹿钟麟、郑宝珊都在这儿等着他，马上换上汽车，直奔西安，一溜烟儿他走了。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变幻莫测，奸狡异常，这一晚上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张作霖有可能派杀手来杀他。因此，他虚晃一招，提前走了，也可以说平安脱险。

冯玉祥这一离开北京，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可以展翅腾飞了。不然的话，在张作霖手心里头攥着，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冯玉祥这一走，撤到西安，他的军队呢？他的国民军没过两天开拔，开始都撤到北京西面，然后跟西北军会合在一起，到了河北省的西北屯驻扎下来。

现在冯玉祥手下也有十多万生力军，在那个年月有枪杆子就是本钱。有几万条枪，几万人马，那是大帮头儿，别人不敢动。冯玉祥抽出时间来指挥、训练西北军，将来机会成熟了，要跟张作霖决一雌雄。当然，这些事瞒不了张作霖。他听着信儿之后，把脑门子拍得直响："这个'倒戈将军'，腿可够长的，跑了算了，将来咱们再算账。"

张作霖把冯玉祥挤对走了，这回北京成了一统天下，段祺瑞得听他的，他就是太上皇，一手遮天，说一不二。当时张作霖那派头儿大极了，前呼后拥，简直不可一世，比当年的吴佩孚还要凶上三成。

正在这时候，也就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从广州出发赶奔北京。其实走到半道，孙中山就后悔了，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上北京？是应冯玉祥的邀请上北京，但走到半道听说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了，也就是说孙中山到了北京没有投奔了。再返回广州？不行，孙中山考虑到全国的民意都希望早日南北和谈，达到统一。他想我要把老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我这一回广州，就等于畏刀避剑。明知北京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硬着头皮也要见见张作霖和段祺瑞，只要能达成协议，比什么都强。

在半路上，孙先生肝病犯了多次，九死一生，忍着剧痛，在1924年年末终于到达了北京。

段祺瑞和张作霖认为孙中山不能来，听说已经来了，两个人都有点儿措手不及，因为孙中山威望太高了，他们就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也得捏着鼻子接待。怎么办？这叫欺骗群众，制造舆论，不然的话就太被动了。因此张作霖和段祺瑞下令：北京城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隆重迎接孙先生。

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整个北方全轰动了，各家报纸都在显著位置通栏标题刊载这一消息，连国外都发了号外。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究竟这次和谈能不能成功，人们都画了个问号。有识之士认为没用，不可能达到什么好结果。结果猜对了，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张作霖一日两次前来拜会，说了些甜言蜜语，把孙先生奉若神明，让孙先生住进中南海，但是心里头都有一本账，经过谈话之后，他们一探听孙中山的口气，此次到北京来还是他这主义不变，他这主义第一是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就这一条就要命。

国民会议，张作霖历来就反对，他认为什么国民，老百姓懂得个啥？老百姓就是墙头草，哪头儿风硬随哪头儿，就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国家大事他们懂吗？他们投票有什么用？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枪杆子谁能当家做主，首先这一条就水火不能相容。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我们不承认。这一条也行不通，张作霖的靠山是日本，段祺瑞的靠山是英、美、法，谁不得交几个国外的朋友，谁不得找洋人当靠山，不然的话枪炮哪儿来？钱从哪儿来？怎么维持统治？怎么装备武装部队？孙中山要这样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就得把洋人和列强都得罪了，也就等于把他们饭碗砸了，把归路给掐断了，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

后来，段祺瑞有了主意，想把孙中山给干掉。不能，那样干太愚蠢了。如果放他回广州，也不能，放虎归山必要伤人。有主意了，就把孙中山软禁在中南海，

供他吃，供他喝，叫他迷于声色，给他找一帮漂亮妞儿，天天陪着他跳舞，要什么有什么，我就不相信多么大的英雄能闯得过美人关，我更不相信，是人他能逃避金钱的迷惑？对，用软刀子扎他，让他废了。结果这些在孙中山先生面前毫无作用。

后来，张作霖跟孙先生摊牌了，他说得非常清楚："您的主张根本实行不了，得罪洋人那还了得？孙先生，您最好收起您这套来吧，从我这儿我就不能拥护。"

孙中山等于对牛弹琴，在会谈当中肝病发作，有这种病还最怕生气。后来孙先生一病不起，在1925年，也就是民国十四年的三月，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孙中山逝世，是中国巨大的损失，多少万人沉浸在悲痛之中。据说光北京，自发的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给孙先生送殡，声势浩大。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心中暗笑，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也派了使团，也派人送殡，花了不少钱。

孙先生这一去世，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心想，这个对头不存在了，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更可以放纵，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告诉奉军继续扩大战果，往南深入。"

不久，喜讯传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奉军占领。张作霖心满意足，心想，照这样下去，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儿，张作霖得意得不得了。

这一天，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要开个会。参加的有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等，能二十多人吧，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张作霖一摆手："随便坐，今天请各位来没什么事，交流交流感情，畅谈畅谈心里话，大家痛快痛快，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对不对？另外请大家吃个便饭。"

在宴席中张作霖又说又笑，大伙儿一看大帅如此高兴，紧跟着溜须拍马，张作霖就更高兴了。吃完饭，漱完口，张作霖用象牙的牙签在那剔牙。大家都在这儿等着，知道大帅还有吩咐。

张作霖剔完牙，转过身来："各位，我命令。"他一说命令，各位全站了起来，一个个站得笔直，注视着最高统帅。张作霖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我命令张宗昌为山东督军。"

张宗昌一听，乐哭了："谢大帅，谢大帅的恩典！"太激动了。

"我命令杨宇霆为江苏督军，李景林为河北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邢世廉为上海警备司令官。"

包括杨宇霆在内一干人心花怒放，这下可熬上封疆大吏，一省督军了，那可有实权，从今以后，江苏省那地盘就是我的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这个参谋长强着万倍。他们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些人激动的声

音都有点儿发颤："谢大帅的栽培，谢大帅了。""你们不要高兴得过早，现在咱要分开了，说实话，经常在一块儿聚首，冷不丁这么一分开，我真有点儿舍不得。你们都是封疆大吏，一省的最高领导，你们要好自为之，听没听见？干什么事可以干，但不要过火，别给我下绊子，到时候我见不得人，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

"我们全明白。"

"要那么的话，明天你们就分头上任，到了之后随时给我来电报，明白吗？"

"明白！"这些人都哭着走了。

就剩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再看张学良那脸也不是色，郭松龄气得不行。要论功劳，郭松龄比谁都大，九门口一战打败了吴佩孚，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也没熬上。后来，郭松龄反奉倒戈，不管因为什么，他反对了张作霖。郭松龄就是再爱国，不管怎么说他也有私心，其实这不奇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生在世，哪有没有一点儿私心的？郭松龄恨透了张作霖，心说，你真是赏罚不明，我郭松龄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都不配当吗？我明白了，你派出去那些人都是你的心腹，我是外人。人有脸，树有皮，郭松龄能不恼火嘛。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突突乱跳。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九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打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把地盘给打下了，他们都封了显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你太有点儿心术不正，赏罚不明了。

郭松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嘴唇铁青，就站起来了。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宇霆众人，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到门口台阶上话别一番，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他心想，不管怎样也得叫茂宸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茂宸，能听我的话吗？冷静一点儿，茂宸，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一定有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几十句。郭松龄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归座。

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茂宸！"

"有！"

"你别想旁的，对你嘛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儿处得比别人都近，我保证亏待不了你。"

郭松龄赶紧站了起来："谢大帅的栽培。"

"小六子，这没你什么事了，你该干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重新整顿整顿，该换防的换防，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

“我明白！”

“那你走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

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茂宸，咱爷们儿掏心窝子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小六子穿连裆裤，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你就是张学良，有这话吧？”

郭松龄心中暗想，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跟他说话得加着一百二十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了。所以，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儿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就是他的帮手而已。”

“算了，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一张嘴就咬文嚼字，我不掰这个理。今天阴历多少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八月十三了，也就是还有两天是八月中秋。茂宸，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头觉得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俩儿喝两盅，我还有些话和你谈，咱爷俩儿一块赏赏月，你看怎么样？”

“好吧，谢大帅。”

“你可以走了，八月十五我在帅府花园等着你。”

“是！”

郭松龄走了。他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赏月？是吉还是凶？

很快，八月十五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这花园不大，但是放了数千盆盆景，香气扑鼻，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四处灯火辉煌。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八块瓦缎子小帽头儿，红疙瘩，头前儿安了个帽正，穿着长衫，外边罩着马褂白袖头，底下圆口牛皮底，里子呢的便鞋。就这身打扮，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做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

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台布，上头摆着应时的瓜果梨桃，周围五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东张西望，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茂宸，来了。”

郭松龄一看是张作霖。张作霖弄了两手土，在哪儿也不知是栽花呢，还是干什么呢，有人赶紧给打水，张作霖把手洗干净了，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亭。

“坐。”

“大帅，还有其他客人吗？”

“没有，就是咱爷俩儿，坐吧。”

郭松龄这才坐下，偷眼观看，张作霖红光满面，得意扬扬，帅府这个亮，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一则是过节，二则直奉

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

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桂花酒拿来，让茂宸尝尝怎么样。"

桂花酒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儿反常，张作霖心里头肯定有事，干什么呢？摸不着底。

后来，桂花酒喝得多了那么一点儿，张作霖借着酒气这才进入正题。

"茂宸，我让杨宇霆、李景林、邢世廉、张宗昌，还有姜登选，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唯独没让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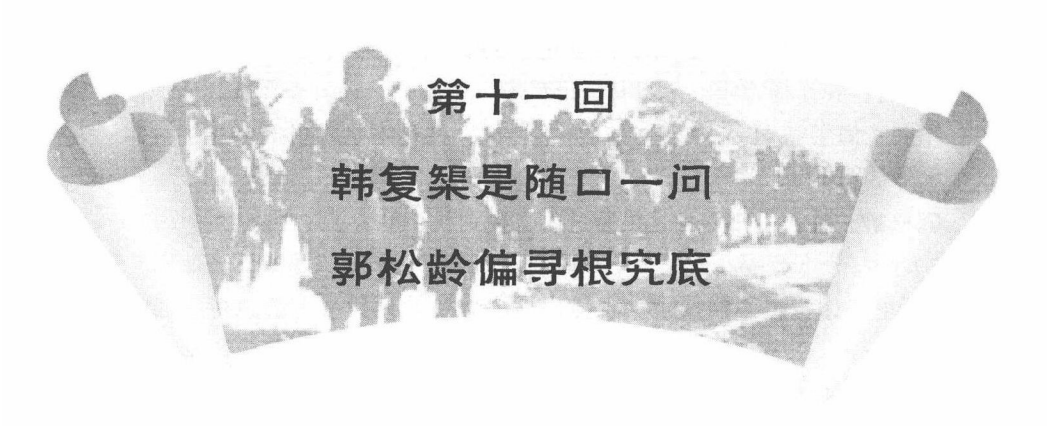
郭松龄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

"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是开国元勋，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呢？"

"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难怪，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老了，人老了不值钱，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当然由小六子他们弟兄来继承，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得有点儿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宸，别灰心，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

"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这话说得对，干了眼前这杯，今儿个咱把话聊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又说，"茂宸，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派谁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愿不愿意去？"



第十一回
韩复榘是随口一问
郭松龄偏寻根究底

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愣了一下。

“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

“好，日本人个儿小，鬼点子多，你到那块儿好好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对不对？”

“是！”

“我已经让人都给你准备好了，时间短促，你两天后起身吧，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回来，如果有急事我给你去电报，你明白吗？”

“我全明白。”

“这事就算过去了。茂宸，等你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宸了。不提这事了，下边表演节目。”

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侍从武官高占魁把双枪取来，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挽，打了十几枪，发发命中，郭松龄在旁边鼓掌喝彩。张作霖一摆手：“不行了，这阵儿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生了，要不练练整个就废了。”又继续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

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郭松龄心里头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会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杨宇霆、姜登选在里边搅弄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

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他跟赵匡胤想的一样，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要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旁人，我成了光杆司令了。张作霖，你可够歹毒的。

想到这儿，郭松龄睡不着觉了，下地来回转圈。他爱人劝他："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他作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啊，他要成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扛得住吗？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去，压低了声音，最后俩人不言语了。

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登船，奔日本的东京。这边张作霖这两天没闲着，拿着电报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南下扩大地盘，京奉路火车一列挨着一列，从来不闲着，把抢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地运回奉天。

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事了，发生什么事呢？奉军几十万到了南方，有的进驻江苏，有的进驻安徽，有的到了山东，有的到了河北，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上海和浙江一带，这奉军的纪律太差劲儿了，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的花花世界一看，他们眼睛就更红了。凡是公共场所，奉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反而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就拳打脚踢，走到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

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数起强奸妇女的案件。另外，在偏僻的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些人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他们形容奉军有两句话："什么都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以后，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

别小瞧群众的力量，这一走上街头，公开喊，打倒军阀张作霖，奉军滚回东北，不欢迎奉军，打倒新军阀。报纸上连篇累牍，也登出来这些事情。公愤越来越大，甚至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南京、长沙各地公开罢市罢课，不欢迎张作霖的军队。在这时候，浙江督军叫孙传芳，孙传芳有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据说这人的耳朵大，大出号来了。

孙传芳一看张作霖的奉军源源不断地南下，有意并吞全国，那么他这个浙江也不例外，照这样下去，他的地盘也得给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动，跟五省联合，搞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

原来反对张作霖的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

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当然，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双方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

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兴师。"

孙传芳点炮出征。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仅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收复了上海。

上海警备司令邢士廉，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只身逃跑。老百姓要不是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这边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宇霆，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江苏那地方是肥肉，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宇霆带着二十六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搜刮，刮尽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

据说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银行的存款剧增到三千五百万，那是钱呢，三千五百万现大洋，那不发了横财嘛，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好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大耳朵，五省联军，杀到南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杨宇霆一看不好，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逃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他跑了。跑到哪儿去了？上了火车了，刚上车就被人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儿的那个，穿短裤的，他就是杨宇霆，别让他跑了，抓活的。"这杨宇霆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他钻进列车，一琢磨这不保险，后来改变主意了，钻进压道车，他跑了。等五省联军保安队把列车截住，从头至尾一搜查，没人。后来才知道他坐压道车跑的，跑了也就算了。

姜登选在安徽也不稳当，化装成商人，这儿藏那儿躲，也差点叫人家抓了当俘虏。奉军太不得人心了，简直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被赶回北方来了。这边郭松龄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漂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日本人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码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把郭松龄安排到六楼十一号特等包房。那房间漂亮得很，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花钱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彬彬有礼。走廊上，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

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就听走廊上有人吵架，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儿骂呢，骂得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怎么给我安排

到这个房间呢？马上给我换房间，我不能在这儿。就听日本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儿，为啥呀？我对门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睡觉不放心。"

这一下把郭松龄骂得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啊？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来，了解了解情况："方才那谁啊？哪儿来的？"

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韩复榘师长，他有点儿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五号房了。"

郭松龄早有耳闻，知道这韩复榘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兴了，光着膀子，手拿大刀片，领着弟兄冲锋陷阵。

"是他啊！"郭松龄心里说，这老兄，说话够损的。张作霖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你把我贬低得可不轻，等有了机会聊聊。这是郭松龄心里想的，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相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这门前汽车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漂亮的，光侍者就两大排，左边是男的，都是漂亮小伙儿，分头，白手套，领结，燕尾服，皮鞋锃亮。右边都是女士，一个个跟天仙差不多，有的穿日本民族服装和服，有的穿西装，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见对面一晃，好像来了一座山，这人大块头儿，身高足有两米挂零，身上穿着灰料子军装，大盖帽，军衔是陆军中将，挂着指挥刀枪，大马靴，后边带着几名马弁，进门把披风一甩，侍者接过去，大盖帽、手套、零碎都接过去，安排好了，把他让到郭松龄身旁坐下。

郭松龄偷眼一看，甭问，这可能就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韩复榘，韩师长，就骂我那位。这韩复榘坐下，看了一眼郭松龄，郭松龄穿的是便装，西服、领带、皮鞋，裤线很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因为找不着借口跟他谈。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了，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

一开始，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边的成员。一会儿，有个英国夫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这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众人瞩目，很多来宾都在旁边背着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地鼓掌。几支舞跳完，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

这韩复榘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一打听才知

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

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儿都没挑他，赶忙站了起来：“在下正是郭茂宸。您就是韩师长吧？”

“你也知道我？”

“久闻大名！”

“来个时兴的礼节握握手吧。”

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复榘仔细打量打量了郭松龄：“老弟，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有两下子，九门口一战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九门口包围秦皇岛，一下子就抓了六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挺了不起，作为军人，我很佩服。”

郭松龄一乐：“您过奖了。韩师长，我听说您比我还强，打仗的时候您一向在前头，不在后边，一高了兴，你脱了光膀子，手拿大刀片身先士卒，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据说你的手头儿相当漂亮，你从来不畏刀避剑，堪称国民军第一流这虎将，我对您才真正的佩服。”

“你都知道？”

“那怎么不知道？”

“郭司令，你有文有武，我能耍大刀片，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早晚奉军和国民军还有一场硬仗打。咱比方说，那面是你指挥，这面是我指挥，你说是你这能文能武的能赢，还是我这耍大刀片的能赢？”

郭松龄一乐：“这我可不好说，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

“这词漂亮，真的，真就得两败俱伤啊！我说方才你拧的那叫跳舞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不太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儿蹭肚皮，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儿挺有研究啊。”

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这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儿呢？不然显着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没事我教给你，这种社交场合还不能缺少啊。”

“行啊，有时候我也拧拧，这玩意儿不错。”

通过这个舞会他俩认识了，谈话不多，挺投机。

到了第二天，韩复榘亲自到十一号房间来看望郭松龄，下午郭松龄又到五号房间看望韩复榘，人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两人处成知心朋友了，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韩复榘才说：“老弟，我说你呀不错，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心直口快，既有修养，又很文雅，跟我不一样，我里外是土包子、大老粗，逮什么我扔什么，

我说老弟，你还别见笑，但我这人也不错，我这人没有弯弯绕，我向来没有鬼点子，不能给旁人窟窿桥走。我说郭司令，你在张小个子那边屈了你的才了。我不怕你不爱听，我临动身的时候听说怎么的，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这些人都做了督军，你立的功最大，结果没你的份儿，你仅来个代表而已，我说是不是张小个子赏罚不明？也不是赏罚不明，就是这家伙鬼点子太多，拿你当外人，根本不给予重用，你何苦给他卖命呢？老弟，凭你的才干，你要到了我们国民军，咱这么说得了，除了我们冯总司令之外，你是二把手，怎么样？最小你得弄个副总司令。如果老弟有意的话，我可以给搭搭桥，回去跟我们总司令美言几句，其实不用美言，我们总司令对你很欣赏。”

郭松龄一听，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敢往外扔呢？那还了得，传到张作霖耳朵里，我还活不活了？所以郭松龄没置可否，只是笑了一笑而已，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没什么事，还没到观操的时候。韩复榘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复榘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复榘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

一见着郭松龄：“郭桑，你的那个坐的干活。”

郭松龄乐了：“你什么时候学这话了？”

韩复榘也乐了：“入乡随俗嘛。来，郭桑，坐。”

俩人坐到榻榻米上，一边吃一边闲谈，韩复榘把庞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

“谁？”

“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春汉。”

郭松龄一愣，不知道韩复榘冷锅冒热气，提于春汉是什么意思：“韩师长，你认识于春汉？”

“我不认得他，早晚他落到我手里，我非剐了他不可。”

郭松龄一看韩复榘说到这儿，声色俱厉，就问他：“你跟于春汉有什么矛盾？”

“别提了，说这话都丢人。老弟，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到这儿的时候，没住到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别墅吧，在那儿住了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想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没什么，我恨张小个子。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春汉，你可别笑话我，我住到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饱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儿不假。我觉着心里憋闷得慌，离着观操的日子又那么长，我就逛日本窑子去了。咱们哥们儿有的是钱，那能找一般般的吗，得找个出色的。

“到那儿我一摸底，这日本妓院真不错，有一个姑娘叫什么子来的，我记不清

了，据说能歌善舞，那是天仙美人一般，我给她包下了。你说多倒霉吧，房间包好了，这人来了，陪我喝了几杯酒，我还没等上手，窑子掌柜的进来了，直说东洋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把翻译找来一翻译我才听明白，这掌柜的说什么呢？说这叫什么子的妓女有人包了，不能陪着我。

“老弟，你说咱哥们儿能栽这跟头嘛，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干什么？你瞅爷爷没钱哪，爷爷是活财神，腰缠万贯。’当时我把衣服撩起来，拿出一大把日本金票，另外我还别着枪哪，我全摔到榻榻米上了，‘你们说要什么吧，今天这人你们不能领走！’日本鬼子也不听邪，我把枪和钱往榻榻米上一摔，正在这时候，他们闯进十多个日本浪人来，出其不意把我按到榻榻米上，钱也没收了，枪也抢走了，还把我痛打了一顿，然后把我眼睛给蒙上，手脚捆上，给塞到黑屋子里头了。我以为我完了，我部下的人还挺机灵，马上找到日本军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我被关了半天，就被释放了。日本军部的人好一阵赔礼道歉，说这是误会。误会不行啊，我得摸摸底，这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摸底，闹了半天，跟我争夺日本女人的是于春汉，是奉军的全权代表。你说这小子可恨不，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见着于春汉，我扒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

韩复榘一介绍这事，郭松龄深感意外。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没提这件事，他就让我做全权代表，怎么又出来个全权代表？张作霖事先应当向我交底说派你们俩去，他没这么说过。郭松龄又一想，于春汉是张作霖的嫡系，据说他跟日本人勾搭，军政两界手眼通天，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的，干什么？为什么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他没跟韩复榘解释这个事，只是心里头有数了。

后来劝了韩复榘几句：“算了吧，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春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包下了，他也不会抢，这个你还得担待。另外老兄，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吗？”

“说吧，什么事，为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我对于春汉这个人特了解，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底细摸清，但是我没带人，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忙调查一下于春汉住在什么地方，他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

“妥了，包我身上了，要成心调查这个事，易如反掌。老弟，你这么关心他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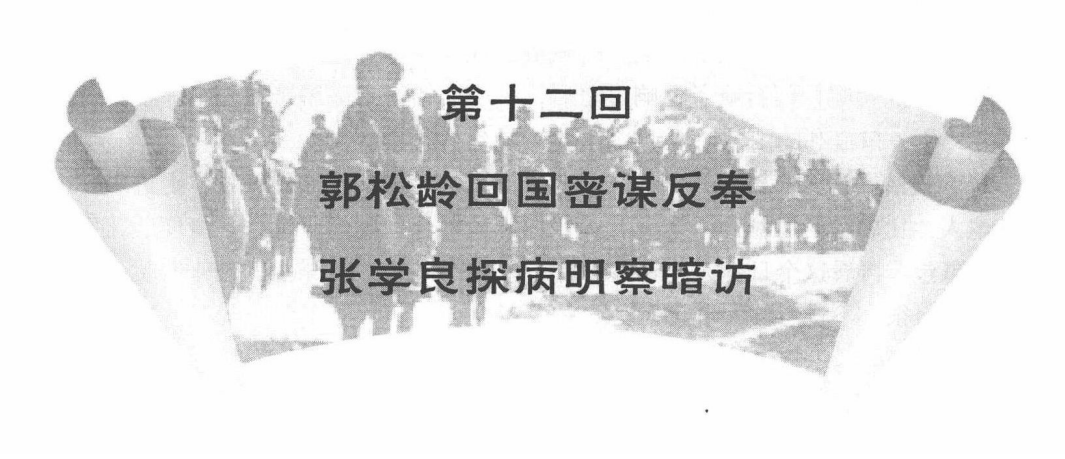
“只是闲着没事，解开这个谜嘛。另外，韩师长，告诉手下人，我住在帝国旅馆十一号房间这个事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春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就依你，从我这儿谁也不知道。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

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盘算于春汉这个事，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这个底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复榘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还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了，响过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

郭松龄一愣，有客人拜望？我这儿哪儿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来一个日本人，比郭松龄稍微矮一点儿，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日本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就前来叨扰，实在是冒昧得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不来。"



第十二回
郭松龄回国密谋反奉
张学良探病明察暗访

这日本人有礼貌，公事包放下，两手往膝盖上一放，上身坐得笔直。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门关上郭松龄这才问："请问先生在哪儿发财？尊姓大名？"

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说得相当标准，甚至比咱们有些中国人说得还清楚。这日本人一乐："郭司令，恕不能奉告，这个我暂时先保密。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观操的特命全权代表？"

"对呀，这还假得了吗？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吗？"

"不是这个意思。您临起身的时候，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

郭松龄就更愣了："请问阁下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别的我一概不知。"

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直转悠，看那意思是说："这怎么可能呢？"

郭松龄进一步问："阁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不把话说清了，郭将军还糊涂，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事情是这样的，在你没到达我们日本国土之前，我们的外相、外事机构、驻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张作霖将军多方面接触。张作霖将军说是要购买大批的军火，要从我们银行借款，但数目他没有提，说有急用。同时跟我们说，他要派他的代表前来跟我们谈判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等到今天也没见着这位代表，要说见着的就是郭松龄将军您，而您又矢口否认，没接受其他任务，只是到日本来观操，这就叫

人莫名其妙了。”

郭松龄这才听明白，心说，这回我全懂了，张作霖派了两个代表来，表面上我是来观操，暗地之中有个代表就是于春汉，他就是来借款，用来购买军火的，张作霖没跟我提这件事。于春汉到日本国土后，为了开心去逛窑子，跟韩复榘发生了摩擦，为争夺那个日本女人，差点没出了人命。可是，于春汉到现在还没露面，这人躲哪儿去了呢？跟谁去接头了？真秘密呀，连日本人都摸不清底细。

后来郭松龄套日本人的话，日本人说：“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我的名姓无关紧要，你不必问了。我奉参谋总部的长官之命来了解这件事，既然郭将军不知道，那就算了。”

这日本人走了。就在同一天，韩复榘请郭松龄。韩复榘派出密探，也把事摸清了。闹了半天，于春汉到日本之后，住到了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要借日本巨款将近三千五百万日元，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巨炮、步枪、手枪、子弹、炮弹等物资，数目不详。现在达没达成协议，不清楚。

但是，于春汉来得非常着急，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也就是说，眼前就要有一场大战，这是积极为大战做准备。韩复榘最后说道：“我说老弟，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到一块儿促膝谈心，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肯定就动家伙，看得出胡帅存心不良，非要消灭国民军而后快，进而独霸中原，他想进中南海当大总统，也可能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恕我直言，张作霖的野心太大，超过袁大头。老弟呀，还是那句话，你跟他干，给他卖命，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提防着卸了磨杀驴呀，因为你是外人，你不是老张家班底可靠的人，我不是挑拨离间你们。老弟，真要回到奉天之后，张小个子要派你领兵打我们国民军，你持何态度？”

郭松龄到了现在都明白了，别看韩复榘是大老粗，分析得完全正确。张作霖在暗地之中积极购买军火，扩军备战，前方加紧练兵，矛头肯定对准冯玉祥。不把冯玉祥彻底消灭，黄河以北各省难以统一，如果达到目的之后，他进驻北京，然后南下进兵，吞并全中国，他就是安的这个心。

郭松龄心说，我从日本观操之后得回国，他真叫我领兵打仗，不管是打谁，我能给他卖命吗？绝不，我再也不给老张家使唤了。想到这儿，郭松龄心里长了草了，恨不能插上双翅，飞回中国，飞到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弟兄的面前。他心说，我得牢牢地把兵权抓住，这十几万弟兄我不能放弃，这十几万条枪我不能撒手。时间拖长了，张小个子就可能替换别人，把兵权给我夺去，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他这番话没跟韩复榘说，但是向韩复榘表示：“韩师长你放心，回国之后你见着冯总司令，转达我的意思，如果张作霖一心打内战，我绝不给他卖命，特别是把矛头对准国民军，我坚决反对，有必要的时候我要倒他的戈。”

“老弟，真的？好兄弟，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有你这几句话老哥哥我领情了，我一定上报冯总司令，来日方长。兄弟，如果有不得意的地方你只管找我，或者找我们冯总司令，那是人物，仗义，比张作霖强多了，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话谈到这儿为止，其实郭松龄也向韩复榘多少交了点儿底。

紧跟着，观操的日期到了，韩复榘、郭松龄全出席了，一共三十九国的代表，在东京的郊区，特制的一个打靶场，这地方修建得阔气，等他们下了汽车之后，顺着台阶上了观礼台，被让到第一排高级雅座，他跟韩复榘肩并肩坐着，在他们身后每人都有一个翻译，都是日本的少佐，中国通，另外每人发了一架最新式的望远镜，招待都是上乘的。

等秋操一开始，日本人的海、陆、空三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合着军乐声步入会场，从主席台前通过，果然是相当整齐。紧跟着，空中表演，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贴着观礼台的上边，也可以说贴着大家的脑门儿飞过去了。把地上的小草都吹倒了，有人戴的大盖帽都给掀飞了，日本空军有意地显露一手。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他和韩复榘拿着望远镜观看，郭松龄做到心里有数，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心想，这一比我们中国相差得太远了，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强大了，现在不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日本最新式的大炮叫着，前边是假设的敌人，其实都是靶子，每发炮弹全都命中，大家喝彩。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再看日本人出动了五千名陆战队，都是大枪上着刺刀，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紧跟着进行了一场肉搏战，白刃格斗。

他们站起身来，拿着望远镜一看，看清楚了，对面是战壕，里头有假设的敌人，都是稻草扎的人。郭松龄一看这假人怎么穿着衣裳，戴着帽子，像中国人？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当时他就把脸沉下来了，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请问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这是什么意思？”

“郭司令，您误会了，到了我们日本，农民也戴这种帽子，也穿这种衣服，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

“是吗？”

郭松龄暗自咬咬牙，心说，这翻译挺狡猾。你还不能追根问底，也没有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

韩复榘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

“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别看日本国土不大，可日本人斗志旺盛，他的大和魂精神令人震撼呀。不过，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

“愿闻高论，什么缺点？”

“他们有点儿过于虚张声势，刚才你看五千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儿叫唤，这你看见了吧，听见了吧？”

“是呀，我耳朵都要振聋了。”

“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其实只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郭松龄说得真对，你看打仗为什么要叫唤？一是给自己壮胆子，一是吓唬对方，你说用得着吗？你叫什么呢？他们可是给自己壮胆。日本人冲锋一叫唤，五官都挪移，使对手心里一打战，他占上风了。

韩复榘就说：“郭司令，这玩意儿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挑大嗓门的，可劲儿让他们叫唤，就胜利了三成。”俩人都乐了。

观操之后没两天，韩复榘提前起身回国了。郭松龄另有打算，送走韩复榘之后，郭松龄当晚仔细一盘算，制订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马上发电报告诉张作霖：“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是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际上就在当天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回国了。

没回奉天，上哪儿去了？上天津了。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三个军给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儿不转。到了天津见着了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也是听丈夫说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的。

见着面儿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

郭松龄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是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是保密，不让外人知道。

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

韩淑秀不简单，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宸，我能在家闲待着吗？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三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

“你见过冯总司令？”

“见了三次了。”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茂宸，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替你作了决定。我向冯总司令保证，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你肯定不带头儿，肯定不领兵，逼急了，你要倒戈反奉。冯总司令表示，如果你真有这个心，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做你的后盾，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

郭松龄一听，汗毛根儿都有点儿发炸，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夫人比我都敢干，但是心里头也觉着挺宽慰：“你做得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就落了地了。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就太不利了。”

“是呀，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只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

“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个紧急会议。”

这事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儿，三十多个都找来了，但是不能聚一大帮，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儿，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

晚上十点门窗关闭，大伙儿见了面。其中有六个是师长，五个是副师长，还有九个旅长，四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观操的前后经过，毫不隐瞒地把见着韩复榘的经过也讲述了一遍。于春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这些事都说了。

在场的人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再叫我们卖命，没门儿，我老给你卖命了，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我们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得着什么好了？不干了。”

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

“第一，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

“那还用说，二话没有。”

夫人韩淑秀过来了：“私凭文书官凭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

“那怎么能呢？”

“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都是白纸，上等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你不是不动摇嘛，签字。

这可邪乎了，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说话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铁嘴钢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到这上面，改不了了。

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把自个儿的名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了，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押按上了，旅长、团长，就有那胆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反悔呀，硬着头皮也得签。签上就上了战车了，再想退没门儿了。

郭松龄把他们签完的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

锁到保险柜里头了。散会了，郭松龄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把军队紧紧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儿都表示同意。

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高兴了。郭松龄高兴的是自己在日本期间，三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得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三个军是一个军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张学良来了。

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包括郭松龄在内都大吃一惊。不好，张少帅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这儿来看我，莫非我们走漏了风声？时间不允许他思考了，郭松龄立刻作出决定："散会。你们都走后门。"这些人赶紧戴上帽子，披上衣服，蹑足潜踪，走了。

郭松龄告诉副官："迎接少帅，让到小客厅。"

然后他回到病房，把病人的衣服穿好，对着镜子化装，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然后由他夫人搀着他，装作有病的样子赶奔小客厅。其实他进了客厅一看，这么长时间张学良还没进屋，干什么呢？张学良到了之后，先找的主治大夫了解郭松龄的病情，可这时候，副官就迎上来了："参见少帅！"

"免了！"

"我们郭司令说在小客室迎接少帅。"

"不着急，我先看看。"

张学良把手套摘了，非常认真地看了郭松龄的病志，其实你看不出毛病来，这个主治大夫是郭松龄的人，这个病志是假的，这郭松龄什么病呢？神经痛，浑身骨头节疼，需要长期观察和治疗，打的什么针？服的什么药？开列得非常清楚，主治大夫都盖了章。不知道张学良是故意找毛病，还是关心郭松龄的病，他把这个病志看得非常详细，副官在旁边立正站着等他，一直看完了，张学良又跟主治大夫谈话，了解了病情，主治大夫晃晃头："少帅，郭副司令的病很严重，看表面上没事一样，实质百病缠身，要不及早治疗，等再过两年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所以留在医院我们进行仔细观察。"

"大夫，要这么说，郭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出院？"

"很难说，我看起码一个月之内不能离开医院。"

"好吧，谢谢。"

张学良了解完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在那个副官陪同下转身奔小会客厅。进了小会客厅，郭松龄在这儿坐着，夫人在旁边站着，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太不一般，比亲弟兄还亲。但是，又像学生跟老师差不多。

张学良小跑来到郭松龄近前，拉住他的手："茂宸，听说你病了，我这心情非常沉重，恨不能插上双翅，飞到你身边。看到你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放了心了。"

其实张少帅所说是发自肺腑之言，张学良这个人还爱动感情，说这话的时候

眼圈有点儿湿润。郭松龄一手捂着前心，装出病态，欠欠身："人这一生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多谢你关心，来，坐。"

张学良挨着郭松龄并肩坐下了，韩淑秀赶紧端茶，拿烟，在下头张罗着。但是他们二人谈话的时候，这位夫人远远地躲开，为什么呢？这是规矩。男人谈大事，妇女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听，不像一点儿知识和教养都没有的人，人家这儿谈公事，妇女在旁边七嘴八舌地也跟着插话，也发表自己的见解，那能行吗？韩淑秀是名门之女，受过高等教育，久在官场，能不懂这个吗？所以轻轻地关上门，她退出去了。

小会客厅就剩下郭松龄和张学良，郭松龄偷眼观看张学良，发现他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不反常，也就是说好像张学良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如果他对自己起了疑心，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他再能控制也不能这样。所以，郭松龄这个心就放下来一半。

张学良从哪儿来？他知道不知道郭松龄正在干什么？有那么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郭松龄从日本偷着回来，尽管他住到意大利医院很少出头，都是他的夫人上下奔走。外界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有人在暗中早就注意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屋里都谈些什么，但这些反常的动作，有人记到小本子上，密报给了张作霖，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京津一带布下了大量的耳目，甚至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也包括郭松龄在内。

现在张作霖不敢在北京待着了，尽管他的大批军队驻扎在京津一带。由于跟国民军的冯玉祥再度发生摩擦，张作霖觉着在这儿不保险，所以回到奉天大帅府指挥全局。首先，他得着个不好的消息，特别是南省老百姓起来反对奉军，因为奉军的纪律太差，引起公愤。大耳朵孙传芳利用这个机会自封五省联军讨贼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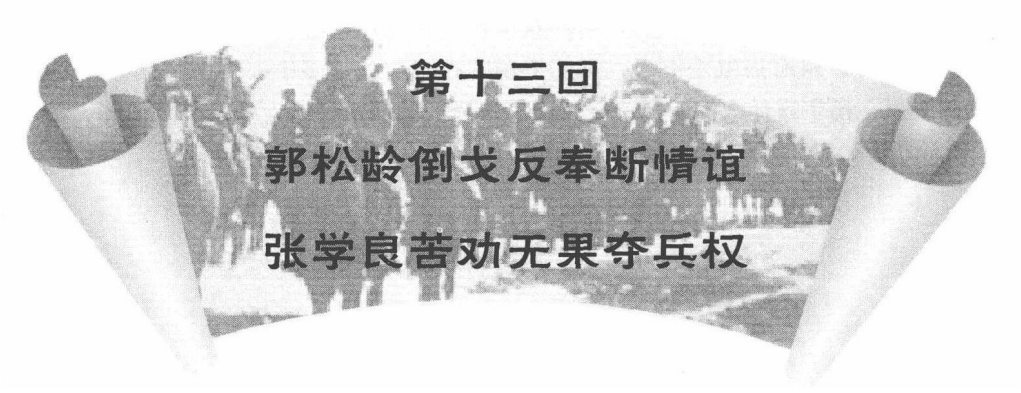
再加上洛阳的吴佩孚也跟着来了劲儿了，吴佩孚虽然打了败仗，元气大伤，但是还有一定的实力。吴佩孚要报当初之仇，也跟着站起来摇旗呐喊，自封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联合孙传芳对付张作霖，结果把杨宇霆、常荫槐都赶出了南方。奉军整整损失了三个师、两个旅、六个团。好像压宝似的，时间不长都输到里边了。

张作霖在帅府得着这个报告之后，一脚把椅子蹬翻了，他爱喝酽茶，手里端着个小壶，这小壶是乾隆年间的，据说是宫廷之物，乾隆皇帝经常拿着它品茶，张作霖爱不释手，由于激动，把这壶摔了个粉碎，跺着脚骂。他先骂孙传芳："大耳贼，我跟你完不了，你把我赶出长江流域，你等着我，我张某人说话算数，迟早我要报仇雪恨。吴佩孚，你还想还魂，没门。"

他先骂这些人，其实这些人能听见吗？这叫一种发泄。张作霖像疯了似的，在老虎厅这顿叫，外头秘书、侍从武官、副官，好几十人吓得腿肚子都转筋，大

气不敢出，一个个听着，就等着张作霖随时传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张作霖骂完了孙传芳他们之后，又骂杨宇霆、姜登选。

“这个‘小诸葛’，你怎么给我算计的，丢人现眼，废物点心，就这么几天给我损失了这么多人马，你们连看家都看不住，还有什么脸活着，我枪毙了你们。”外边人听着，跟避猫鼠差不多，都知道杨宇霆跟随大帅多年，交情至厚，如今在大帅眼里，杨宇霆什么都不是，居然说出枪毙他的话，可见大帅是真动了肝火了。



第十三回
郭松龄倒戈反奉断情谊
张学良苦劝无果夺兵权

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喊："立正！杨参谋长到！"

杨宇霆来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心说，你等大帅发完脾气再来，你怎么顶烟上？张作霖一听："来得好，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张作霖吩咐一声："叫他进来！"

他转身坐到圈椅上，喘粗气，气氛特紧张。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皮鞋声，牛皮底的皮鞋踩到方砖上，杨总参谋长满面春风，乐呵呵地走进老虎厅，有人把帽子、大衣接过去，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不像是打了败仗、只身逃跑的将军，好像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吃饱喝足了回来的那个劲儿头。

他看了一眼张作霖，然后行了个礼："大帅，您挺好吗？"

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你那个臭美的样子，你还有脸活着呢，你乐个什么劲儿？你有什么心龇牙？张作霖把脑袋一晃，没瞅他。

"大帅，我跟您说话呢，您挺好吧？"

"好，好得过分了。我说邻葛，我不明白，你这个江苏督军怎么当的？你一枪都没放，一天都没给我守住，白白地损失了一个师，外加一个旅，你还有脸来见我？"

张作霖第一次对杨宇霆暴跳如雷。杨宇霆不愧叫"小诸葛"，一点儿也不紧张，也一点儿不内疚，仍然笑着，就好像张作霖在跟别人发脾气，不是对着他。他赶紧把壶拿起来，给张作霖满了杯水："大帅，您喝茶。"自己嬉皮笑脸地也满了一杯，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身边，在这儿低头品茶："这茶叶味道不错。"张作霖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人有病了？

“邻葛，我说你呢，你倒是答复我啊？”

“大帅，您说得太对了，我的确是败军之将，我是向大帅来请罪的，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有两面性，虽然我打败了，但是我也为大帅立了功。”

“立功？你立什么功了？”

“大帅容禀，您仔细想想，我们大兵压境之时，中原内地鸦雀无声，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现在呢，没过几天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都露出原形了。首先，大耳朵孙传芳是什么变的？他蹦上舞台现了原形，咱做到心里头有数了吧。那就说明他是咱的敌人，咱们对付他要有一定的办法，想当初，误以为他是咱的友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吴佩孚就不必细说了，自封十四省什么总司令，这不笑话嘛，充分说明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实力，跟咱们结下了不解之仇，等时候恰当，他还要起兵反对咱们，这不也露出原形了嘛。另外，江苏的人表面上拥护咱们，实质上反对咱们东北的奉军，不也看得清清楚楚嘛。因此，我这次打败叫引蛇出洞。大帅，您说这不也算立了点儿功吗？”

“你真会找借口，这点儿我倒没想着，得，你别给自己遮了，听到没？”

“另外大帅，我向你禀报一件最机密的事情，我之所以说立功就是这件事。最机密的事！”

“什么事？”

“小诸葛”抬起头来往周围看了看，小心翼翼地到门外瞅了瞅，一看门外站着两位副官，几个侍从，杨宇霆一摆手：“你们下去吧，都躲着远点儿。”这帮人退出去了，他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大帅，郭松龄上哪儿去了？”

“郭鬼子呀，我派他到日本去观操了。”

“怎么还没回来？”

“他打来电报了，虽然观操结束了，但是他说日本陆军训练得很好，打算多留几天好好考察考察，回来对训练咱的军队有用场，所以他还没回来。”

“没回来？大帅呀，您被他蒙蔽了，郭小鬼在您面前耍了鬼，您还不知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大帅，他给你打来电报是先把大帅稳住，虚晃了一招，实际上他人早就回了天津了，据我所知他住在意大利医院，表面说养病，实质鬼鬼祟祟跟冯玉祥的人勾搭。大帅呀，当务之急不是对付吴佩孚，更不是孙大耳朵，而是我们内部，您要对付的是郭鬼子。”

张作霖真不知道这件事，听杨宇霆说完之后，张作霖眼睛都瞪大了，气都没喘上来。

“有这等事，你看见他了？”

“不用看，我留下了不少亲信，也就是耳目，全向我禀报了。在我从江苏路过

天津和北京之时，就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千真万确。而且我手下的人亲眼看见了郭松龄，他一下船，他老婆叫韩什么秀接的他，把他接进了意大利医院。”

正在这时候，外头喊了一声：“报告，东京急电。”

“进来！”

一个秘书送来一封电报，双手呈给张作霖，张作霖没看，杨宇霆接了过来。打开一瞅，郭松龄从日本拍来的：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在日本再住一个阶段，然后再回国，请大帅不必着急。

“大帅您看看，他人在天津，电报从东京发来的，可见东京有他的人，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都交代好了，什么日子给你发电报，继续蒙蔽大帅，这就说明他有鬼，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张作霖脑袋“嗡嗡”直响，知道事情不妙，这会儿他这个火消了，对于这个参谋长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就像忘了似的，他一伸手，拉住杨宇霆：“邻葛，你分析这小鬼他想干什么？”

“大帅啊，看得出郭松龄没安好心，他要联合冯玉祥或者孙传芳、吴佩孚，共同对付咱们奉军。”

“啊？”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是他做梦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变故；二是郭松龄手握重兵。现在他掌握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他是军团副司令，别看是副司令，张学良是正司令，但张学良平常不带兵，实际兵权都在他掌握之中。而且这三个军是奉军的精华，也是奉军的精锐部队，王牌部队。那要倒戈反奉，不就完了嘛。

张作霖哪有不着急的道理啊！

“邻葛，你说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撤了他的职，我让宪兵把他抓回奉天，按律治罪。”

“晚了，我的大帅，郭松龄已经先我们一步，做了充分的准备，您叫他回来，他根本不能回来，你根本抓不了他，相反要逼急了，对咱可大大的不利。咱可不能操之过急，不然的话就不可收拾了。当务之急，我看应该叫汉卿出头，让少帅去见郭松龄，看看郭松龄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先一步回到天津？为什么跟您演这出鬼把戏？把这底摸清。这个任务只有汉卿能办到，谁也不行，因为他跟郭鬼子交情至厚，郭松龄完全有可能向他敞开心扉，说几句实话。汉卿是兵团司令官，不管怎么说那是正印官，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归他执掌，在必要的时候把兵权夺回来，把郭鬼子晒到旁边，郭鬼子再有野心，再想耍鬼把戏，他光杆儿司令，不就完了嘛。不知大帅以为如何？”

“我看这主意不错。好吧，就叫汉卿去一趟，不过你也别闲着，你马上返回北

京，暗地观察郭鬼子在做些什么，要多加防范，随时报告给我。”

“我在奉天安排一下就走。”

“小诸葛”下去了。张作霖传话：“叫张学良来见我。”张作霖离开老虎厅，到五太太的房间等儿子。等张学良风风火火来了之后，张作霖一挥手把其他人全打发了出去，爷俩儿在屋里谈最机密的话。

张学良一看他爹脸上挂着灰色，就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可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他爹得发脾气，这回张作霖一反常态：“小六子，坐下。”张学良坐在他爹旁边。“小六子，你叫爹说你点儿什么呢？要说的话我都说绝了，我问你一句，郭松龄这个人咱爷们儿到底托底吗？你究竟了解不了解他？”张学良一听又拐到郭松龄头上来了：“爹，我不敢说托底，但是对这个人我是特别了解的。”

“算了，你不了解，你知道郭鬼子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吗？是这么回事……”当张作霖说完了，少帅张学良大吃一惊，深感意外：“这，有这种事？爹，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是不准确？”

“我的孩子呀，要不准确爹就不上这么大火了。我且问你，他骗我说在日本观操，又什么考察的，结果人不在东京，偷偷返回天津，他连奉天的边都不沾，这说明什么问题？没鬼他为什么这么干？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太相信别人了，你说谁亲？还是父子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别人的肉贴不到咱身上，郭松龄跟你再好，那也只是利用你。到了关键的时候，一脚把你蹬开，也能把你推上断头台。小六子啊，你不小了，别让爹操心了，往后看什么事，交什么人，你要多动脑筋才是。”

张学良点了点头。

“还有，今天我找你来不是谈这些，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坐快车赶奔天津，到意大利医院去看望郭松龄。你要把这个实底给我掏来，看看郭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另外，如果我们得到情报是属于猜测和谣传，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愿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我是求之不得。如果没这些事，你照样跟他复旧如初，他还是副司令，你还是司令长官，你们俩继续带兵。假如相反，我就要夺他的兵权，懂吗？”

“我明白！”

“另外，冯玉祥对咱们是最大的威胁，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不久我要对冯玉祥开仗，要彻底把他赶出中原，你们是先头部队，还得叫郭松龄指挥人马，见着他之后你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出院继续指挥军队，对冯开仗。’他如果不接受这个命令，就说明他有鬼，咱们下一步再采取对付他的措施。我说这话的意思你都懂了吗？”

“我全明白了！”

“好吧，马上就起身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到的天津意大利医院，不过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

怒不形于色，那么聪明的郭松龄，察言观色没看出破绽来。张学良把这些事都压在心底，他表面上周旋，另外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头已经不一样了，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宸，这次一则我对你不放心来看看，大帅对你也不放心，让我来代表他向你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另外，还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等候着你呢。"

"是吗？汉卿，能不能向我交个底，这巨大的军事行动是指什么？"

"对冯玉祥开战。大帅的意思是等你病好之后，你继续指挥军队，咱们的兵团是先头部队，也就是说打冯玉祥全靠着咱们兵团，也就是靠着茂宸你呢。"

"汉卿，你大概看了我的病志了，我的病很严重，一时出不了院。另外，即使我的病好了，能出院了，我也不想指挥军队了，我干腻了，这个事我就交给汉卿你了，你如果忙不过来，另找别人，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

"茂宸，你怎么说这种话？你想想，这个兵团是经你一手训练栽培的，是咱们奉军里的精锐，你不指挥，谁能推得动这盘磨呀？难道你让我栽跟头现眼嘛。茂宸，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当初我爹赏罚不明，让杨宇霆他们都做了督军，让你坐了冷板凳。为这件事情，我曾经跟我爹说过，我爹的意思是如果你再立了功，你放心，一定高高地提拔你的官职，绝对对得起你。"

"别说了，汉卿你拿我当小孩儿了，我就为这事挑理？我耍小孩子脾气？我使性子，我拿你们老张家一把？我绝没这意思。不过，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把什么都说一说，我主要是不愿意打内战。汉卿，你掐掐手指头算一算，第一次直奉战，第二次直奉战刚刚结束，劳民伤财，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急需要休养生息。可是大帅则不然，秣马厉兵，又想跟冯玉祥开战，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我们光顾扩大地盘，野心膨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岂不留下千载骂名吗？汉卿，咱哥俩儿关系好，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的意见是不能打仗了，我们撤到关外去，东三省得天独厚，是好地方，白山黑水，土地肥沃，我们有这个财力，有这个物力，好好开发东三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老要打大仗？那还用说嘛，那就说明老帅想要独霸中国，不登上最高元首的位置他死不瞑目。因此，他老人家野心膨胀就不管旁人的死活。我不管旁人，我就说我自己，我郭松龄算个什么？我变成你们老张家的忠实的看门狗，我是抱刀的。到头来我得着什么？我不是翻旧账，九门口一战我身先士卒，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打了胜仗，扩大了地盘，结果怎么样呢？让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这些人做了督军，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汉卿，你比我了解，这都是战争狂人，靠着战争大发国难财，他们每个人在银行都有大笔的巨款，最少的不少于两三千万，多的过亿。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去打那个排头兵，我去指挥打去，换来的就是这个？我犯不上。这回我明白了，汉卿，我坚决反对打内战。假如说大帅让我领兵跟冯玉祥交战，我绝不能接受，你就死了那心吧。"郭松龄把心底的话都说

出来了，张学良这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但是真有涵养，火气顶到脑门子上，又压下来。

张学良心想，坏了，看来我爹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从他说这些话来讲，这人心已经变了，不是跟我坐到一条板凳上了。但张学良又一想，现在郭松龄在十字路口，我得拉他一把，我不能这么看着他滑下去。张学良想到这儿，满面都是笑容，亲自给郭松龄倒了杯茶。

“茂宸，算了吧，你说不翻旧账，还是念念不忘那些事，我爹下了保证了，你这次如果打败冯玉祥，你放心，从我这儿来说绝不能亏待了你。另外，你刚才说那些话不是没有道理。是啊，东北是个好地方，但是你怎么就没想到我们想撤出关外，守住东三省，人家答应不答应？吴佩孚能不打咱吗？孙传芳能不起兵吗？他们就能眼睁睁瞅着咱在东北过太平日子吗？现在的形势，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退他就进，我们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茂宸，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兵驻在华北，驻在京津一带，冯玉祥经常挑衅，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战斗。冯玉祥势必要把咱赶出山海关而后快。就这老冯头儿他就不能撒手，咱不打他，他就打咱们，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不能退兵。我们退，人家就进。

“另外，你再仔细想想，九门口一战，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能白白地让给旁人吗？我们那样做能对得起死去的英灵吗？那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无缘无故地白白扔掉呢？茂宸，可能咱俩意见不一致，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咱俩的看法还能一致，还能统一。茂宸，不说别的了，你好好养病，好了之后你还要指挥军队，也别看我爹，也别看张三李四，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怎么样？”

张学良这个人好动感情，说到这儿动了真心了，他哭了，眼泪掉了下来，其实他痛心，真要发生那种事，两人这么好的交情还得翻脸，张学良都不敢想这些事，因此眼泪掉下来了。

要在往常，郭松龄得主动安慰张学良，现在则不同，郭松龄那小脸一直冷冷的，张学良哭，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对着窗户说了几句话：“汉卿，你也别往下说了，我看咱们两个人的意见到任何时候也不会再统一了，现在咱是分裂的开始，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不怕你不爱听，姓郭的再也不给姓张的卖命了。”

这句话，张学良是最反感的，就好像刀子碰心一样。张学良把眼泪擦了擦：“茂宸，可能你有病的关系，肝火太盛，咱俩也不必辩论了，改日我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

“汉卿，等一等，你走我不挽留，还是那句话，大帅叫我领兵打冯玉祥，我坚决不干。如果你再来还是为这件事，最好你不用来了。另外，还有件事，兵团的事情我不管了，我有病，你是司令长官，全推给你了，你怎么调动，怎么管理，

那是你的事，从今以后我郭某退出。”

“茂宸，你说这话实在叫我心里头不好受，难道咱绝交了吗？”

“不，这跟绝交是两回事，总而言之一句话，希望你体谅我。送客。”

这种事从来没有过，郭松龄把少帅给赶出来了，什么叫送客，实际上就是往外赶，那意思我话已经说绝了，没必要再耽误时间了。张学良离开意大利医院，回到军指挥部，心潮澎湃，坐卧不宁，越分析，事态越严重。但张学良一想，郭松龄退出军界，把指挥权给了我，从表面上看，他又不像倒戈的意思。但张学良往深一层来看，证明他事先有所准备，说把兵权给我，是假的，实际上这个兵权我拿不过来。因为里边都是他的人，我呼之不灵，调之不动，人家还得听郭司令的，要这么说就严重了。可见郭松龄先我们一步都安排好了。

当天他给老帅拍了电报，他爹抻脖子等信呢，电报过去之后请求指示，马上电报回来了。指示张学良：“当务之急最好叫郭松龄别跟冯玉祥的人接上头，要消除这个隐患，千万千万留神。”少帅接到命令之后，心说，怎么能消除这个隐患呢？怎么能杜绝他们双方接头呢？不可能啊。战线这么长，又离得这么近，他要真心反奉，你怎么也阻止不了。

后来张学良一想，这么办，当年什么事我都往后撤，往前推郭松龄，把他惯的。从今天开始，你说的真心话也好，假心话也好，我都站到第一排，我得出头露面了。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把兵权夺回来。因此，少帅张学良作了决定，派人找国民军联系，要跟冯玉祥进行谈判。这招挺高，自己出头谈判，把郭松龄甩到一边。两天之后国民军回信了：同意谈判，地点在天津西北郊，一个老王家的别墅。

谈判开始这一天，这个小小的别墅周围戒备森严，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因为奉军和国民军现在打得眼珠子都红了，谁知道这个谈判成功不成功？成功了更好，不成功那就得动手，因此都严阵以待。

上午十点，国民军的代表坐汽车到了，来的是谁呀？冯玉祥的左膀右臂，参谋长毕春光，这人今年四十二岁，大胖子，身材魁伟。到了之后跟张学良打过招呼，对面坐好。谈判是在极其严肃庄严的气氛下进行的，双方手底下都带着一帮人，都是双盒子炮。秘书、副官、保镖、马弁，都在外头大气不敢哼一声，眼珠不断转悠，盯着对方的动态。哪怕对方有一点小小的动作，他们也能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保护自己的主子嘛，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要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人干不了这差事，脑瓜迟钝的人吃不了这碗饭，那都是厉害的人。谈判例行公事，一开始张学良赞扬了国民军，什么纪律好，军头儿整顿得也齐，冯总司令指挥得有方，说了些客套话。

毕春光也赞扬了奉军怎么作战勇敢，怎么实在，说了五分钟这些话之后，转入正题。最后双方同意妥协让步，国民军保证不主动出击打奉军，奉军保证，绝

不挑衅，绝不打国民军。最后把地图摊到桌上，用红蓝铅笔在上头打了杠，重新界定了疆界，暂时罢兵不战。下一步，双方派出更高级的代表会谈，怎么样能达成合作？这件事又进行了十五分钟。

另外，毕春光提出来了："少帅，我听说我跟贵兵团谈判的最高代表是郭松龄将军，恕我冒昧，为什么郭松龄将军没有露面？"

张学良一听，怎么样？他们只知道有个郭松龄，因为郭松龄在前台，我老在后台眯着，这回我得更正一下。张学良一笑："毕参谋长，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正在医院养病，从今以后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贵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张学良直接打交道，不必过问郭副司令。"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既然郭副司令没有出席，也请张司令长官把我的看法，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给郭副司令。"

"请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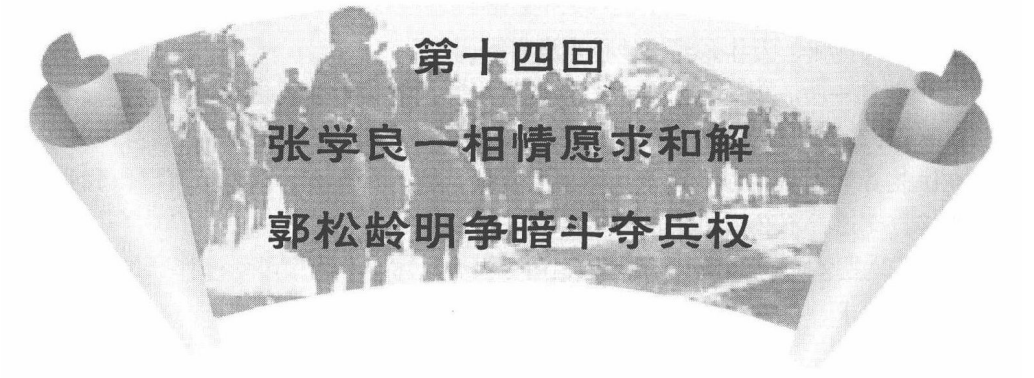
"郭副司令为人骄傲自满，独揽大权，给我们国民军留下很坏的印象，我希望郭副司令在养病期间深深地检讨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另外，在我们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百分之八十是在贵方而不在我方，郭松龄将军野心勃勃，看得出他有心要赶走国民军，独霸中原，真是痴心妄想，我们国民军不是好欺负的。从今以后，张司令长官能跟我们接触，我相信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他们早就跟郭松龄秘密地签约了，这位毕参谋长这叫虚晃一招，迷惑张学良，解除他对郭松龄的怀疑，有意放的烟雾弹。张学良半信半疑，为什么？他一听，说百分之八十的责任都在郭松龄身上，郭松龄指挥军队主动出击，所以双方才打仗，这种事不存在，郭松龄根本就没指挥军队开过火。为什么对方着重提到这一点？张学良在心里也画了个问号。表面上没露出来，最后一笑，不了了之。

将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会谈圆满结束，双方握手告别。达成的协议是：奉军、国民军暂时停火不打，谁也不放第一枪。张学良返回驻地，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这件事办得挺漂亮，马上飞电告诉他爹。

接下来，张学良没闲着，外部的事安排好了。内部呢？他想摸摸底，看看这些领兵的将领持什么态度。就这样，张学良下令，两天之后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军事会议，请郭松龄带病参加，这个会议由少帅张学良主持。参加会议的都是高级将领，有六七十人。

等大家到齐了，全都坐好了之后，郭松龄也到了。郭松龄坐到张学良的旁边，闭着眼睛用一只手支头，那意思是身体有点儿支持不住，外头还跟来俩大夫，随时在这儿准备抢救，其实大可不必，这都是演戏而已。



第十四回
张学良一相情愿求和解
郭松龄明争暗斗夺兵权

张学良主持会议，首先向大家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形势相当严峻，冯玉祥的国民军正从西北源源不断地开进中原，兵力超过二十万，大有把我奉军赶回东三省、独霸中原的野心。面对严峻的挑战，大家各抒己见，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张学良说完了，这叫抛砖引玉，征求将领们的意见，旁边有人做着笔录。一开始，会议相当沉闷，参加会议的师长、旅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先表态。后来张学良一看，这会冷场了，捅了一下郭松龄："茂宸，你顶得住吗？你是副司令长官，你得说几句话。"

"好吧，既然这样我说几句。各位，方才张司令说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了。我作为普通一员，发表发表我的看法，我向在座的诸公郑重声明：我反对打内战，不管国民军是何居心，不管冯总司令是怎样打算的，我想我们通过和平谈判，在会议桌上都能解决问题，何必动枪动炮呢？我们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相反却制造灾难，我于心不忍。因此，我再重申一遍，我反对打内战。我的意见是什么？是要顺天意，顺民心，要求张作霖罢兵起誓，退兵到关外，回到东三省，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白山黑水，休养生息，改革政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我的意见完了。"

郭松龄说得挺坦率，说完之后让别人说话，没过几分钟，师长齐恩明说话了。齐恩明也是一员虎将，老张家的嫡系，他说："二位长官，各位同人，我的看法跟副司令不太一样。当然副司令说得挺好，我们劝劝大帅，罢兵起誓，退到东三省，

保境安民。可这能做得到吗？笑话，简直是一相情愿。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冯玉祥答应吗？吴佩孚同意吗？孙传芳又持何种态度？人家不会答应的，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得打咱们。我们退出东北，山海关的大门想关，关得上吗？谈何容易！人家还得用大炮给轰开，我们退一步，人家进十步，我认为这是变相的投降。因此我的意见是，必须得打，不用大炮说话，不使枪杆子，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古往今来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完了。”

齐恩明说完了，师长高威越也发言：“我完全同意齐师长所说的，我没那么多词，但是，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扔，我就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进，不能退。冯玉祥如此专横跋扈，野心勃勃，就因为我们奉军太软弱了，如果我们腰杆儿挺直了，大帅指挥咱们打，咱就打，我想他也不敢这么猖狂。我的意见，打，不能退。”

再发言的师长裴春生，这人更激动：“各位，张司令，你下命令吧，如果要打，我们师拉到最前边去，打前阵，我讨先锋官的令箭，完了。”

总而言之，师长、旅长一级的都同意打，张学良察言观色，一看这些指挥官基本是老张家的，没什么变化。有几个人没发言，但这些人可能是随风倒随大流的，也可能是偏袒郭松龄的。张学良做到心里头有数，往这边一看，挨着他最近的是河北督军李景林，李景林始终坐在这儿不说话。张学良一笑：“李督军，你怎么不言语？”

“别看我没说话，我净听大家的发言了，从诸公发言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长了不少见识。少帅，既然你叫我也说话，那我就说几句。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先把这梦跟大家说说，众位别见笑。”

有人就说：“你做个什么梦，跟咱这会议有关系吗？”

“没关系我就不说了。我做的这个梦，我也不知怎么上了山海关的城楼了，外头黑夜茫茫，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往关内看看，又往关外瞅瞅。突然这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巨响，东三省天塌地陷了，我扶着城垛口往外一看，大地不存在了，全都是汪洋大海，我往海水里一看，有很多人在水里头挣扎着，喊些什么我听不见，可能是喊救命吧。我有心救他们，可又不会水，正在我着急的时候，就听我身后头喊，我回头一看，都是我们奉军，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了城楼了，看那意思人不少。大伙儿就喊：‘应当下去救人，应当下去救老百姓。’结果也不知是谁猛推了我一把，我大叫了一声掉到海里去了。从梦里我惊醒了，吓得我后半夜也没觉了。”

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李景林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梦说完了，我再说说个人的意见。梦是心头想，方才郭副司令说了，大兵应当撤到关外，我似乎同意，我也不想打仗，你说今天张三打李四，明天牛五打马八，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我为什么做那么个梦？我就这么想的，老百姓太苦了，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急需

我们解救，而不需要我们打仗。我也说不好，反正我的意思，怎么都行，听着谁说的都有理，要能打出个名堂来，我服从命令，那就打。但能不打嘛，那最好不打，我的发言完了。”

河北督军李景林这个重要人物反对打内战，基本倾向郭松龄。开会的人五十多个，有三个主要的头头，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这河北督军握有大权，他要不同意打，这事还麻烦。

张学良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心想，我在奉天没动身的时候，以为李景林跟我们是一条心，通过这篇发言我了解了，此公也有变化，莫非也被郭松龄拉过去了不成？张学良鼻子尖就有点儿冒汗，他假装擤鼻涕，掏出手绢来，把鼻子尖的汗擦了擦。

会议结束了。总而言之，通过这次会议看得清清楚楚，有主和派，有主战派，师长、旅长绝大多数主战，最高的指挥官主和。散会之后，张学良急电告诉他父亲具体情况，杨宇霆坐上火车回奉天向张作霖反映这个情况，杨宇霆没参加，张学良都告诉他了。

张作霖一听暴跳如雷：“李景林这小子说的那叫什么话？还做了个梦，可见他是编造的，他成心跟我作对。参谋长，你说这事怎么办？”

杨宇霆一笑：“大帅您何必着急呢？这本身就是斗法，少帅做得太好了，你不要低估汉卿，这会开得妙极了，这才叫真正的引蛇出洞。大帅，别着急，咱们还有好戏在后头，让少帅继续唱，继续拖住郭松龄，利用这机会把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帅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干我们要干的事，等调配完了，也不怕郭鬼子演戏，不怕他闹鬼。”

张作霖点头，指示张学良继续跟郭松龄周旋。但是张学良不一定都听他爹的，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发自内心想把郭松龄再拉回来，跟郭松龄一点儿抵触都没有。使他痛心的是郭松龄跟他已经分裂了，当他接着他爹的电报之后，马上又到医院，第二次拜会郭松龄。

郭松龄的态度跟以前没啥两样，反正见着张学良不冷也不热，不远也不近。这朋友之间要掰交情的前奏就是这个模样。

但张学良不是，见着郭松龄一如既往还那么热情，先问问病好没好，最近恢复得怎么样。他也没隐瞒，把第一个会的详细内容也都告诉了郭松龄，表示推心置腹，把自己的看法也说了。第一个会郭松龄没参加，但是郭松龄了解的情况比张学良知道得清楚，会结束之后，国民军马上派人通报郭松龄，会上怎么说的，怎么演的戏，郭松龄了解得十分详细。第二次在天津开的军事会议，他参加了，不用张学良介绍他也清楚，所以听完张学良的话，郭松龄付之一笑。

张学良说：“茂宸，老帅来了急电，很想你。他老人家打算让你回奉天一趟。

老帅打算和你谈谈，不知你意下如何？”

“汉卿，我看咱们两个人把话都说穿了吧。你我是至交，老在一起演戏没意思，你不痛快我也痛心，你爹叫我回奉天，想我了，想跟我聊聊，是那么回事吗？分明是想把我骗回奉天，送交军事法庭，要我的脑袋。”

张学良苦劝郭松龄，希望他回心转意，还回到张家这一边来。但是，郭松龄毫不动摇，严词拒绝。张学良心头一凉，心说，完了，郭松龄跟我已经彻底决裂了。没有办法，张学良又说：“你有哪些意见？哪些想法？你不如回到奉天见大帅全说出来，我爹向来对你相当器重，相当喜爱。说完了之后，言归于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弄僵了不可？”

郭松龄冷笑一声：“汉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爹对我向来没有好看法，要没有你担保，我郭松龄活不到今天，我能自投罗网吗？汉卿，咱这么办吧，有什么咱说什么，大帅的命令我是不能服从了。”

张学良一听，他把门关得这么严，实在没办法了：“茂宸，既然你不听，你打算怎么办？”

“我自然有我的打算，我最近一个时期身体不好，还要在医院继续养病，你看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像拉锯似的僵持不下，说翻还没翻，说不翻，彼此都不痛快，一会儿声儿高，一会儿声儿低，有时候两个人都双眼含泪，有时候两个人也拍桌子瞪眼。

正在这时候，有个副官飞跑进来了，找张学良：“报告少帅，国民军背信弃义，猛攻保定，打伤了咱们很多弟兄，请求少帅下令。”

张学良一听，顿时站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冯玉祥，你个‘倒戈将军’，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的匹夫。我们双方刚签订妥协协定，在那个会上咱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谁也不准开第一枪。而且确立了分界线，必须双方遵守。你们的笔墨未干，话音犹然在耳，结果你们就开炮猛攻保定，这也太不像话了。”

但张学良没敢轻易作决定，如果他下令还击，这个仗肯定就打起来了。郭松龄又是这么一个态度，一旦打响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忍了又忍，压了又压，吩咐一声：“急电请示大帅。”这件事得叫他爹作决定，张学良不敢。电报太快了，不大一会儿，电报回来了，也没说打，也没说不打，就四个字：欺人太甚。张学良手拿着这份电报也糊涂了，心说，“欺人太甚”这是肯定了，但究竟您老说是打还是不打？要打，我好下令还击，不打，应该怎么办？没有明确的指示，张学良也不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只好传令，让奉军固守，要确保保定的安全。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保定要失了，对奉军太不利了。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这电话就在郭松龄身边，

郭松龄伸手把电话拿了起来："喂，是我，说吧，没事。什么？你再讲一遍，什么？"这声是越来越高，张学良不知道谁来的电话，也听不清里边说的什么。就见郭松龄把电话往桌上一拍，也站起身来了。

"好啊，真是欺人太甚。"

张作霖这句话他用上了。张作霖说"欺人太甚"，指的是冯玉祥，郭松龄使用这句话指的是谁？张学良不清楚。

张学良就问："茂宸，谁打来的电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汉卿，咱挑明了，那个杨宇霆跑到前线来视察了。我是副司令长官，他要视察我的军队，应不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他像个贼一样，溜达到第一线，结果不问青红皂白，把六团团长黄成才给撤职了，黄成才是我的人，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有什么权力给撤职？即使黄成才犯了错误，他杨宇霆也应当事先跟我商量商量，这不是欺人太甚，又作何解释？"

张学良知道，六团团长黄成才那是一员虎将，在打九门口和榆关的时候立有战功，他原来只是一个连长，一下子官升三级，现在当了团长，是郭松龄手底下的红人。他真不清楚杨宇霆什么时候到的前线，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作这种决定，也难怪郭松龄上火，所以张学良就劝："茂宸，你压压火，我想杨总参谋长既然要撤他的职，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等调查清楚之后你再发火，还不行吗？"

话音未落，就听外边喊："立正，总参谋长到。"

声音未落，就见杨宇霆走进医院会客室。杨宇霆容光焕发，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亮，新刮的脸，军装仍然是那样笔挺，手里还拿着一支小文明棍，马弁、护兵留到外头，有人接过帽子跟披风，文明棍也接过去了。再看杨宇霆，捋着小胡，抹着小分头，笑呵呵地走进屋中。

张学良、郭松龄都在屋里。郭松龄一看是他，水火不相容，眼珠子都红了，把脸一甩，假装没看见。张学良不能这样，赶紧站起身来："总参谋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汉卿，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一则我来看看你，二则我来瞅瞅茂宸，有点事我得跟他商议。茂宸，最近身体可好吗？恢复得如何了？"

郭松龄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拍桌子，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杨宇霆的鼻子尖："总参谋长，我问你，六团长黄成才犯了什么错误？你为什么下令撤了他的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这样做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郭松龄很少这么动怒，不管怎么说，杨宇霆是他的上司，是奉军总参谋长。除了张作霖之外，就是杨宇霆大。但是杨宇霆脸上虽然不自然，还带着笑容。

"茂宸，别发火嘛，怎么能谈到'欺人太甚'这四个字，我为什么到医院来？

不就是跟你打招呼嘛，不就是商量这件事嘛，不然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呢？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这劈头盖脸成何体统？”

杨宇霆没发火，也没人让他坐下，他就坐到郭松龄对面的沙发上了，点了一支香烟。

杨振宇继续说：“茂宸，你听我说，我是总参谋长，奉大帅的指令到前线视察，这用不着跟你打招呼吧。考虑到你身体欠安，不愿惊动你的大驾，你明白了吧。结果我发现前线的防守非常疏忽，这怎么能行呢？我们面对强敌，冯玉祥的国民军，如果这么麻痹大意，不挨打等什么？我们那么多将士用生命换来的土地能白白扔给冯玉祥吗？我问这防线谁负责？后来有人告诉我，归六团团长黄成才管。结果我把他叫到眼前，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我是总参谋长，训斥一个小小的团长，很正常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姓黄的竟敢跟我分庭抗礼，在我面前大喊大叫，这还了得？这叫以下犯上，不服从命令，因此我盛怒之下才撤了他的职。事情过后，我头脑冷静下来，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个黄团长是茂宸的心腹，是你手下的爱将。你不明内情，再发生误会怎么办？所以我决定到医院来看你，把这个事说说清楚，你看你这一见面就大发雷霆，叫汉卿给评评理，这，这有点儿不像话吧？”

郭松龄冷笑了一声：“总参谋长的意思，黄成才不称职了？”

“那当然，肯定不称职，把几千人交给他指挥，带不好的，所以我才撤了他的职。”

“总参谋长，你把我也撤了得了，黄成才是我提拔起来的，如果黄成才不称职，那说明我这个副司令也不称职，你下令吧，把我也撤了吧。”

郭松龄说到这儿，就站起来了，转身就往外走，把张学良、杨宇霆给晾这儿了。

张学良还插不上话，知道他俩素来不和。杨宇霆一看郭松龄这样，也压不住火了，他也站了起来：“郭松龄，你别不识抬举，你也别把位置摆错了，我是总参谋长，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代表大帅指挥全军。如果说我连撤掉一个小小团长的权力都没有，要我这个总参谋长有什么用，你郭松龄还不必这样。你既然是这种态度，好吧，我请示大帅之后，咱们再作决定。”

郭松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准备回病房，听杨宇霆说这番话，他把身子又转回来了：“杨总参谋长，莫非你拿大帅来压我不成吗？张嘴大帅，闭嘴大帅，你素来就指着这个来欺压将佐，这是你的拿手好戏。找大帅也好，不找大帅也好，能奈我何？”

“汉卿，你听见了吧？‘能奈我何’，什么意思？就是禀报了大帅，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也不在乎，这话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好你个郭松龄，我走！”杨宇霆怒气冲冲地往外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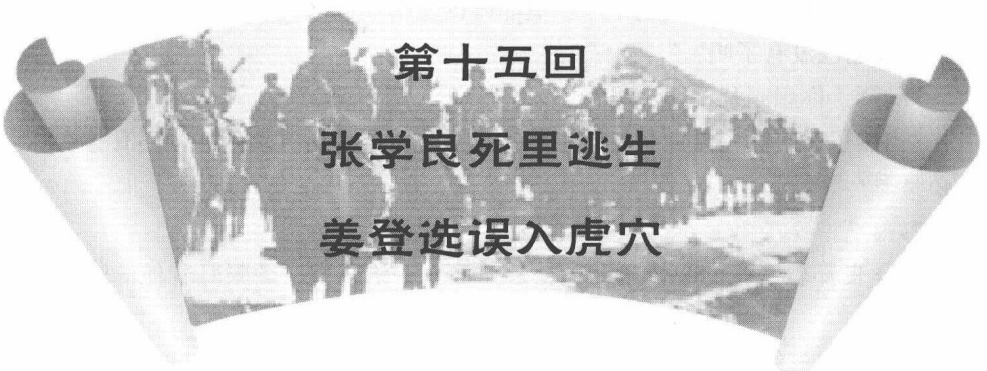
郭松龄也是差点儿劲儿，在盛怒之下也难免这个嘴有什么说什么，他瞅着杨宇霆的背影笑了一下：“杨总参谋长，你忘了一件事吧？”

“什么事？”

“你这就走吗？你没洗个澡怎么能走得了呢？”

这话太刻薄了。

原来杨宇霆被张作霖任命为江苏督军，坐镇南京，结果大耳朵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打到南京，杨宇霆一看大势不妙，准备逃走。就在五省联军围困南京的时候，他还没走呢，他手下的部队就有点儿乱套了。另外，原来南京和江苏一带的军阀也纷纷找到督军府，这些人原来都是吴佩孚的人，一看眼前这个形势，就倾向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当时杨宇霆一看风不顺，再待下去，我命休矣，这帮人都得收拾我。可这帮人一到屋，要跟他研究工作，打算把杨宇霆给稳住再下家伙。杨宇霆人送绰号“小诸葛”，不吃眼前亏，灵机一动有主意了：“各位，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谈，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我最近身体不爽，闹皮炎，刺痒得扛不住，我拿热水烫烫，洗个热水澡，马上我就出来，咱们再研究。”没等在座的人同意，他进了浴池了，一去不回头，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看他这澡怎么还没洗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等破门而入一看，屋里热气腾腾，空无一人，放着水，满地都是，人早没了，他从窗户跑了。所以这件事就传扬到社会上了，人们都知道杨宇霆洗了个澡，借着水遁逃回到奉天的。



第十五回
张学良死里逃生
姜登选误入虎穴

郭松龄也知道这事，今天把这事给端出来对杨宇霆来说是极大的讽刺。有那么一句话“凭着矬人你别说短话”，人有脸，树有皮。郭松龄一指出这件事来，杨宇霆真有点儿受不了了，这脸就红了：“你，好，郭茂宸，我不跟你斗口，将来有账算。备车！”

他冲外头喊一声备车，是准备他的汽车。郭松龄紧跟着又说了一句：“请问总参谋长，你坐什么车？是坐牛车，还是坐压道车？”又讽刺他一句。因为杨宇霆跑出南京的时候，别的车没敢坐，坐压道车跑出南京的，人家没把他抓住，所以郭松龄紧跟着又讽刺他这么一顿。

杨宇霆连头也没回，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心说，郭鬼子你等着我，也就是少帅给你撑腰，有汉卿在这儿，我不敢把你怎么样，将来咱们算一笔总账。上了汽车，杨宇霆走了。

这屋里头沉闷了能有五分钟左右，郭松龄坐到沙发上喘粗气。张学良这才说话：“茂宸，何必呢？犯不上，你跟杨总参谋长之间成见很深，有话慢慢交换，这样顶起牛来，对谁都不方便。”

“汉卿，我忍无可忍了，真的，我说几句痛快话还不行吗？我就是跪在杨宇霆脚下，每天给他磕三次头，他对我也不会饶恕的。既然这样，我就痛快痛快。”

“茂宸，这是你的自由我不加干涉。有一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无论如何你得捧捧我的场。说吧，什么事儿让你不愿意回奉天，不愿意见我爹？我就坦率地告诉你，我这次见你身负特大使命，是代表我爹来传达命令的。你还继续指挥第三兵团，

你马上接过帅旗，领兵出征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跟冯玉祥必定要分一个你死我活。茂宸，你能不能接受？”

“汉卿，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呢？我说了不止一次了，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

“茂宸，你叫我出不出这个屋？莫非咱的交情要彻底决裂了不成？莫非一点儿挽救的余地也没有了吗？”

“汉卿，你想叫我说明白吗？”

“当然了，咱俩一见面我就乞求你说出掏心窝子的话，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

“好！”

张学良怀着紧张的心情坐在郭松龄对面，一语不发，两眼盯着他的脸，听他的下文。

郭松龄口气缓和下来，拍了拍张学良的膝盖：“汉卿，我就跟你实说了吧。你父亲，咱们老帅不称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他脑筋太旧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他净想什么？他满脑袋都想往上爬，贪得无厌。第一步，他想统治全中国，爬上大总统的宝座；第二步，他还想黄袍加身，尝尝皇帝的滋味。基于这种思想，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整天是打杀个没完。汉卿，咱们俩过命的交情，换句话说，你是我的恩人，没有你张汉卿，就没有我郭松龄今天，不管何时何地，我不能忘本，饮水思源嘛。论常理，不能当着儿子说他爹不对，就因为咱们哥俩儿太好了，无话不谈，所以今天我才直言不讳。就说你父亲，照这样子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光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让数万将士为他卖命。看一看吧，现在东三省奉票贬值，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大伙儿在水火之中挣扎，难道张作霖看不见吗？战争就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就得搜刮民脂民膏，就得借外债，借完了不得加倍还人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汉卿，基于此种情况我怎么能无缘无故指挥三军弟兄跟国民军开战呢？打完了结果又是什么？还不是让杨宇霆、姜登选之流继续统治中国，继续坑害老百姓。要那样一来，我就成了真正的刽子手了。

“那怎么办呢？我都想好了，既然老帅思想过于陈旧，太自私，已经不适合再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希望他老下台休养，交出兵权，由你来继承，汉卿，由你来执掌东三省的军政。到那时，我郭松龄拿出一颗赤心辅佐你。汉卿，你意下如何？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哥俩儿携起手来共举大业。”

郭松龄说得多透彻，说了一个小时。张学良一句话也没说，那脸色由自然变成不自然，由不自然变成僵硬。张学良两条眼眉恨不能拧到一块儿，把嘴绷得很紧，心猛烈地跳动，一直忍着。后来被郭松龄说的，张学良鼻子尖和脑门儿都冒汗了。

好不容易盼着郭松龄把话讲完了，张学良苦笑了一下：“茂宸，我听清了，多

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告诉你一句最掏心窝子的话，我张学良不能接受。”叫儿子反爹，这个事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作为张学良，怎么能听郭松龄的劝告。

最后张学良站起来了，知道没有必要再往下说了：“茂宸，还是那句话，多谢你的盛情，我张汉卿不能接受，再见吧。”张学良转身往外就走，郭松龄也没挽留，一直看着张学良离开医院的门，听到汽车声，离开了意大利医院，郭松龄往沙发上一靠，闭上眼睛，这脑袋是嗡嗡直响。看来箭在弦上，光凭着话是解决不了问题了，下一步就得用机枪大炮辩理了。

张学良走出去没到两分钟，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就到病房来了，手里头拿着一封密信，见着郭松龄，往左右先看看：“汉卿呢？”

“汉卿刚离开。”

“多长时间了？”

“不到五分钟，你问这干什么？”

“你看看这封信。”

“谁的？”

“冯玉祥将军派人送来的机密文件。”

郭松龄赶紧把信展开一看，五个字“扣留张学良”，这是国民军一致的意见，郭松龄倒吸了一口冷气，把眼又闭上了，他的双手在颤抖。

他夫人就问：“你怎么了？你对这个意见还有什么犹豫不成？”

“夫人，汉卿跟我过命的交情，没有人家我就没有今天，我怎么忍心对汉卿下手呢？”

“将军，这就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大丈夫不毒不狠，怎么能行呢？你优柔寡断，将来会有后悔的那一天。遇上这么大的事，怎么优柔寡断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

“马上采取行动，扣留张学良，可不能让他回奉天。”

“这样做，能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军，你赶紧动手吧，要晚了，张学良就跑了。”

“也罢。”

郭松龄把牙关一咬，拿起电话来：“马上告诉警卫团，扣留张学良。”

现在这三个军的军权都在郭松龄手中掌握着，十多万人马，京津地区都在他掌握之中，要说扣留张学良，不费吹灰之力。

命令传下，他在这儿等着听信儿，十五分钟之后电话回来了，向郭松龄报告，说：“张学良没回指挥部，找不着人，我们又找到一号特区，就他住宅的地方，也空无一人，现在正在继续巡查。”郭松龄一听，张学良跑哪儿去了？住处没有，司

令部没有，他能上哪儿去？又过了十分钟，电话又来了："已经找遍了，不但找不着他本人，连他手下的副官侍从也全都没了。经过调查才知道，张学良于二十五分钟前坐上汽车从东站赶乘火车奔山海关了，跑了。"

那怎么能行呢？郭松龄拿起电话："告诉驻滦州一带的军队，一定要截获这车，见火车就扣，见着少帅张学良千万把他软禁起来。"晚了，电话过去，那边电话又回来了，车于五分钟以前已经开过滦州。

郭松龄长叹一声把电话放下了："看来张汉卿也不简单，竟有先见之明，我这可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到了最后还把张学良给得罪了，这事将来张学良能不知道吗？我派人抓他，这将来叫我怎么解释呢？"他有点儿后悔。他夫人就劝："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事到现在，你别在医院里忍着了，马上采取行动吧，杨宇霆回去，肯定会在张作霖面前搬弄是非，对你没个好。张学良再一回去，对你就更没有好，你还等着挨打吗？"

"好吧，夫人代替我传令，在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领兵的指挥官一律参加，会议在后天早晨八点举行。"

一声令下如山倒。郭松龄出了医院，带上夫人坐上车子赶奔滦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会议"。八点钟开会，七点半人们都到齐了，都知道郭松龄执法如山，吐吐沫是个钉，要迟到一分钟，郭松龄一翻脸，那就够饿，所以这些高级将领都提前半小时在会议室等候了。

开会的地点是在滦州中学，有大操场，有教室，收拾得挺好。事先郭松龄都做了安排了，调兵遣将，整个滦州城都戒了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士兵个个都顶着钢盔，全副戎装，铁甲车、大炮、机枪等这些重型武器全都架上了。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寻思滦州要打大仗，可光听说保定那边开火了，离这儿远着呢，怎么这儿准备上了，有的人还自作聪明："恐怕要来大人物吧，准是大帅要出关，到滦州来视察，不然的话不能这么警戒。"

"也许吧。"下边的人胡乱猜想，根本不知道内情。

郭松龄全都做好准备之后，大步流星地走进会议室。在座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全站了起来，注目而视，就见这位郭副司令全身戎装，新刮的小脸，小头儿也新剪的，显得格外精神。

郭松龄一不急，二不缓，坐到主席的位置上，冲两旁一摆手，大家全坐下了。军人嘛，都坐得笔直，眼观鼻，鼻观口，口望心。郭松龄往左右看了看："都到齐了吗？"

副官过来了："报告副司令，开会的人全都到齐了，这是他们签的到。"

郭松龄拿过来一看，全到齐了，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郭松龄道："今天把各位请来，有件大事情跟你们商议，我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畅谈自己的看法，我郭松龄要举兵出关，把第三兵团拉回奉天，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马上就下令开拔。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

这些高级将领一听，难免心中疑惑？

郭松龄一笑：“各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我们兵团司令少帅的命令，今天少帅有事没有参加，我是代表他来传达命令的。”

郭松龄打着张学良的旗号，他毕竟是个副司令，他把张学良推到前头，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很多阻力。

但他刚说完，第八军军长郑翠平站起来了，郑翠平跟随张作霖多年，现在熬上了第三兵团第八军的军长，这也是老人了。郑翠平咳嗽一声：“请问副司令，您方才说您代表少帅，那怎么少帅没来？”

“少帅有点儿急事不能参加这个会，让我来主持。”

“我看这样吧，这么大的事情最好由少帅亲自宣布，大家说呢？起码我们得问问少帅，这是为什么？见不着少帅，我们似乎不应该退兵。”

郑翠平说完了，第九军军长张凯站了起来，张凯外号“小老虎”，也跟随张作霖多年，也是老人了。张凯跟郑翠平说得几乎相同，要求见少帅，或者有大帅的手令，没有，他也不能轻易退兵。紧跟着，第十军军长也发了言，也表示反对。这兵团一共管着三个军，这三个军的军长都反对，这事不好办。郭松龄这个心就有点儿发慌，用眼睛往旁边看了一眼，看谁呀？看独立师师长段家善，这是他手下的王牌师，跟郭松龄最贴心了。

段师长站了起来：“各位，我同意。既然郭副司令代表张司令长官在会上做了传达，这就是命令，命令必须服从，我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没有二话，听郭副司令的，让退军我们就退，副司令，您下令吧，什么时候退，我们独立师第一个开拔。”他这一牵头，郭松龄手下的人也都先后发言，一律全都同意。

结果造成僵局，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不同意的这帮人这官还都比较大一些，大家争执不下，吵起来了。郭松龄一看不好，要照这样子僵持下去，对行动不利。冲着段家善又一使眼色，段家善事先就有安排，他把第六团的团长黄成才给调进来了，就是被杨宇霆撤职的那个团长。杨宇霆叫撤，郭松龄不点头，跟没说一样，照样人家是团长，而且今天守着学校，他担负主要责任。

黄成才手里提着双枪，带着卫队冲进会议室，他这一进屋，就听那房顶上，学校周围墙上有响声，参加会的人一听这怎么回事，隔窗户一瞅，大吃一惊，一看外边全是军队，不但压了顶，而且把这座学校团团围住，当兵的个个子弹上膛，怒目而视。只要郭松龄嘴一歪，这帮人闯进屋中，就会把参加会的这些人的脑袋瓜给摘下去。

这回大伙儿明白了，看来这个形势，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了。黄

成才提着双枪进来，往东北角一站，叉着腰，看着这些开会的高级将领。

黄成才说："各位，放明白点儿，郭司令的话是代表少帅说的，这就是命令，希望大家能服从，哪个要持不同的意见，要反对命令，我可拿这个说话。"他把双枪举过头顶。开会的人脖子直冒凉气，有几个站起来要走的也都乖乖地坐下了。

郭松龄一看："各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郭某决心推举少帅张学良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希望大帅下台休息几天，这个事情已经定了。历史上，李世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这不算新鲜，我希望大家顺从天意。这个事非同小可。"张作霖统治那么长时间，多少年了，吃老张家饭的大有人在，冷不丁叫倒转枪口，打张作霖，这谈何容易，所以意见难以统一。

最后郭松龄强迫大家签字，看来那意思，谁不签字也休想出这屋，副官马上把笔、纸拿过来了。第一个是郭松龄，他签好了，开始往下传，等到了郑翠平这儿，郑翠平还真不含糊，把脑袋一晃："我不签，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倒戈反奉，跟张作霖动手，没门！"郭松龄也不强迫："好，往下传。"到张凯这儿，张凯一晃脑袋："我也不签。"再往下传，有几个师长，像第二师师长齐恩明、第五师师长赵恩真，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全不签字，不签字的人有一半。

法不责众，光师长、军长这么多人不签，能说都枪毙吗？郭松龄点了点头："好吧，把反对的人都押下去。"这些人马上给缴械了，缴完之后，没捆着，像押俘虏一样被关到空房子里头，门前都加了双岗，严加看管。至于怎么处置他们，郭松龄现在还没想好，原来他以为，也就几个，如果几个的话，好办，那就把他们收拾了干掉就算了，现在人太多，都是军长、师长，高级将领，你都能枪毙了吗？所以，郭松龄也挺为难。他决定暂时先把他们圈起来，等想好了再作决定。

再看会议室少了一半人，就显得冷清了不少，郭松龄心里头明白，就是签了字的这些人，心里头能不能托底？能不能有动摇的？这也很难说。正在这时候，有人报告："少帅急电！"

"嗯？"

郭松龄一愣，张学良不是回奉天了吗，这电报从哪儿来的？一看，从秦皇岛打来的电报，上头写得很简单："茂宸，我再一次挽留你，希望你出于诚意到秦皇岛跟我面谈，张学良。"

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了？闹了半天，少帅没回奉天，走到半道，接到张作霖的急电，让他留在山海关一带布防。张作霖已经看出郭松龄要反奉，让他在这儿设防，阻止郭松龄回师，把大权交给张学良了。因此，张学良没敢回奉天。但是张学良深感为难，现在张作霖的大部队都在关内和南方，奉天空虚，满打满算守奉天的才两个混成旅，一万多人。郭松龄手握十万重兵，而且都是精锐，这要掉回头来，打到奉天不费吹灰之力。因此，张学良万分焦急，但能不抓破脸就别抓破。所以，他采

取这个主意，再一次跟郭松龄面谈，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郭松龄看完之后，冷冷一笑，把电报放下，接着开会。事真都往一块儿赶，正在这时候，又一名副官进了会议室，趴到他耳边说了几句，郭松龄一愣，在场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安徽督军姜登选坐着专列开进了滦州车站。姜登选也是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宇霆，他做过安徽督军。因为在安徽站不住脚了，叫大耳朵孙传芳给打出来的，他比杨宇霆强得多，杨宇霆是一个人跑的。姜登选还剩了几千人，大部队在后头，姜登选坐着专列，正好路过滦州。郭松龄怎么办？如果放他出关，那没有好处，现在势必得把他扣留。所以郭松龄毅然作出决定："让六团团长黄成才马上领兵封锁车站，强迫专列不准开出去，把车头摘掉，把水都放了，把煤都给它扬了。另外，要姜登选到会议室来见我。"

"是！"

黄团长转身出去了。郭松龄回过头，把副官长严为林叫了过来："副官长，你代表我迎接姜督军，要这么说……"

"是！"

严为林起身出去了。会议暂时中断，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原座上坐着等着听信儿。

姜登选从安徽撤出来之后，给张作霖拍了电报，张作霖回电告诉他："马上回奉天，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因此，坐上专列他往奉天赶。没想到，到了滦州车停了，他以为这是例行公事，到哪个车站不得停一停，加点儿煤加点儿水，这很自然的。但这一停就不开了，所以，姜登选就奇怪了，隔着窗户往站台上一看，怎么这么多军队？而且全副武装的，气氛有点儿不对头，这要交战的话我得知道，可我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候，他的副官向他禀报："报告督军，把咱们车头给摘了，把水还给放了，这里头有变故吧？"

"是吗？我看看去。"姜登选撇着嘴，带着手下一大帮人，从车上下来，"这是谁干的？"



第十六回

郭松龄怒杀姜登选

张学良不舍兄弟情

不大一会儿，第六团团长黄成才跑步到了近前，先给姜登选敬了军礼："卑职迎接督军大人。"

姜登选的小胡子撅撅着，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

"第六团团长黄成才。"

"我问你，怎么把车头给我摘了？"

黄成才一乐："督军大人息怒，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发现您的车头出了点毛病，车头渗水，因此想给您换一辆。"

"这么回事啊，这倒情有可原。"

他掏出金表看了看："十分钟能换完吗？"

"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好吧，倒霉劲儿的。"

姜登选一百二十个不耐烦，抽着烟，在月台上来回直溜达。很快都过去半小时了，车头也没换上。

"我说这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在这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搞的什么鬼？"

姜登选正想找这团长，副官长严为林坐着汽车来了，严为林也是少将，笑呵呵地来到姜登选近前，行了军礼："督军大人，您等得不耐烦了吧；恕我迎接来迟。"

"你？想起来了，你姓严？"

"对，我叫严为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是郭副司令手下的副官长吧？"

“正是！”

“你找我有什么事？”

“回大人的话，郭副司令正在滦州主持军事会议，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命我前来迎接您到会议室去见面。”

“迎接我？你们副司令为什么不来？”

姜登选有点儿挑理，心说，你“郭鬼子”好大的架子，你不接我来，打发一个副官长来，太小瞧我了。副官长看出来了：“回督军大人，因为我们司令张将军在这儿，郭副司令跟张将军正在密谈，抽不出时间，所以才让我来的。”

“少帅也在这儿？”

“正是！”

“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去看看，可是你们得抓紧，必须快点把车头给我换上，我还有急事要返回奉天，不能在此多耽搁。”

“您放心，我马上就派人换车头，请上汽车吧。”

姜登选也没想旁的，就钻进了汽车，等他进了汽车之后觉着不对劲儿，严为林虽然挨着他坐着，他往这边一看，有个全副武装的军官，手里握着枪，大小机头都张着。心说，这干吗，莫非把我看起来了吗？他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车子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地方，停住了，严为林下了车。

“请督军大人下车吧。”

“张司令长官和郭副司令在何处？”

“就在里边。”

姜登选还没多想，跟着迈步进了屋，一看是空房子，这屋里有桌子、板凳，一个人没有。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给您安排的临时下榻之处。”

“下榻之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还想叫我在这儿住不成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请您稍候片刻，我马上禀报少帅和郭副司令。”

严为林完成任务，一转身出去了。姜登选回头一瞅，副官、马弁，一个都没来，就剩自己老哥儿一个了，他有点儿发毛，回手再开门，门锁上了。他就捶门：“你们要干什么，莫非你们要把我扣留不成？这谁的主意？开门。”

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进来俩大兵，一个端着步枪，上着刺刀，一个手里拎着手枪，这俩大兵比他还横，进屋一瞪眼：“老实点儿，坐下，你叫什么，摆什么督军的架子！我告诉你，你再吵，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认得人，把你脑瓜盖给你揭开。”

到了现在，姜登选明白了，坏了，我掉进了龙潭虎穴。他又一盘算，滦州一

带、京津一带都在郭松龄的掌握之中，我跟“郭鬼子”素来就不合，大概郭松龄这小子出于妒忌和报复，要收拾我吧。郭松龄，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把我怎么样？我是堂堂的督军，莫非你在我身上还想挤点儿油水不成吗？痴心妄想。好，等见着郭松龄咱们再算账，等见着张学良，咱再辩理！他一赌气，坐到凳子上了。俩大兵重新把门锁好，出去了。

又过了十多分钟，门开了。姜登选抬头一看，他的家眷全进屋了，他在安徽新娶了个小老婆，今年才二十三岁，比他小得多，收拾得挺时髦，再看他这个小老婆脸色变了，头发也散乱了，带着俩老妈、一个丫鬟从外边进来的。姜登选急忙站了起来：“你怎么也下车了？”

“我倒想不下车，能行吗？他们派了不少大兵上了车，不容分说就把我赶下车来了，也不跟我解释，让我上了汽车就拉到这儿来了，路上我仗着胆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给夫人找个好住处。’我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到这儿跟您见着了。督军，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郭鬼子’！等我见着他再说。”

姜登选在这屋闷了能有两小时，最后严为林来了，行了军礼之后说：“督军大人，让您久候了，郭副司令有请，走吧。”

“我正要找他，把我软禁这么长时间，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没有王法了不成？”

他大叫着，他这个小太太刚要跟着他，严为林一摆手：“慢，夫人，您跟着不方便，您还是继续在这屋休息吧。”

“我……”她刚想辩理，门外那俩大兵把枪端起来了，对准她的胸口：“干什么？”

姜登选这个小太太一想，我还是听点儿话吧。敢不听吗？她坐下了。

姜登选脸都白了，小胡子撅起多高来。不大一会儿，一拐弯进了会议室，等他进会议室一瞅，这气氛就更反常了，在座的能有二三十人，多数他都不认识，都是领兵的军官。往正座上一看，哪里有张学良，就是郭松龄一个人，还没等姜登选说话，就见郭松龄绕过桌子来到他跟前，少有的亲热，先跟姜登选热情握手：“姜督军，让您久等了，没想到在滦州见了面，坐。”姜登选虽然这火顶到脑门子，但他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在没把底摸清之前，他也不敢发脾气，所以把火强制压了压：“茂宸，你开的什么玩笑？都把我急死了。”

“请坐。”

郭松龄拉着他坐到自己身边。副官泡了一碗浓茶，端上点心，拿过手巾板来。姜登选擦了擦手，擦了擦小胡子：“茂宸，我有急事，等着回奉天，大帅就等着我回去，有话你尽快说，我不能多坐。”

“老前辈，既来之则安之，话不说清楚了你怎么能走呢？”

“茂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想叫我说清楚，那你就直言不讳地快讲吧。”

“晚辈遵命。姜督军，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开会？”

“那是你的事，我怎么知道？”

“我就告诉您吧，现在我要通电倒戈，我要反奉，我要逼张作霖下台，我要另推少帅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大计。您不反对吧？”

“啊？”

姜登选闻听，就如五雷轰顶，他差点没趴下。心说，郭松龄闹了半天你反了，造反了这是，敢跟我说这样的话，肯定是要对我下家伙。

姜登选真害怕了，那心一下提到嗓子眼，腿肚子有点儿转筋。这表面上还不能失了身份。他沉默了一分钟左右，才喘过这口气。

姜登选说：“茂宸，开什么玩笑？你说这话我糊涂了，你是跟我闹着玩儿呢？”

“不，军中无戏言。这，能随便胡说吗？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再跟你讲一遍，我现在通电反奉，逼张作霖下野，让少帅掌管东三省政权，东三省要改朝换代，现在我开这军事会议就商量这个事，大家已经一致同意了。既然姜督军大驾光临，我非常高兴，您是老前辈，您知识也相当渊博，那么老前辈，您的意见怎么样我倒想听一听，你是反对，还是拥护？“

“我……”

姜登选一看郭松龄眼珠挂血线，满脸的阴云，就预感到不妙。心说，我别吃亏：“茂宸，我拥护，我太拥护了。你们年轻人嘛，你们看得远，你们热血沸腾，有股干劲儿。我们是老人了，老了老了就不值钱了。不过，事关重大，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放我回奉天，见着老帅之后我劝劝他，你在外边兵谏，我在里边言劝，咱们两路夹击，和平解决，让老帅下台不就拉倒了嘛。好，你放我回奉天吧。”

“姜登选，你拿我郭松龄当三岁的顽童了，今天我告诉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刻不容缓，而且说这话的时候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屋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在生死关头，姜登选浑身颤抖，直冒冷汗：“郭司令，事关重大，给我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行不行？”

“不，现在必须立刻作出答复。想要拖延时间是行不通的，事情都在这儿摆着，你还考虑什么？你要叫张作霖下野，拥护我们倒戈反奉，你就写赞同，如果持相反的态度，你就可以不签字，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我……郭司令，这些事情都可以坐到谈判桌上商讨，也能达到目的，何必骨肉相残？”

“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

这时候有个副官把纸、笔推到了姜登选面前。

“怎么样？”

“我，我不能同意。”

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姜登选把头一低，再不言语了。

“姜督军，我就知道你不能同意，无非是试验试验而已。好，既然你不仁就休怪郭某不义。来人，拉出去。”

“茂宸，郭司令，咱们再好好商议商议。”

“别说废话了，拉出去。”

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把姜登选拖到会议室的门口，副官长盯着郭松龄，那意思请示命令。郭松龄站到里屋还问了一句：“姜督军，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同意不同意？”

“我不能同意啊。”

“枪毙！”

随着四声枪响，姜登选两腿一蹬，他死了，就得了这个结果。开会的这些军官还能有三十多位，大伙儿一看，吓得一闭眼，知道郭松龄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稍微有点儿反对，姜登选就是个例子，那么大的姜督军都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姜登选的尸首被拉下去了，姜登选的家属也全被软禁起来，听候处理。

郭松龄环视开会的众人表情：“各位，不是我郭某不讲情面，无奈，斗争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不能退，你们说呢？”

众人全站了起来：“我们拥护倒戈反奉，听候司令官的命令。”

“我命令，独立师师长段家善！”

“有！”

“你们独立师为前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榆关，我给你两天时间，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

“明白！”

“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了。”

段家善到了外边，点兵带队，拉着炮车，浩浩荡荡直奔山海关，也就是榆关，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的土地了。段家善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六团团长黄成才，因为他们还有火车，坐着一列军车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他的大部队在后头跟着。

郭松龄把这支部队派出去之后，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跟李景林联系。不大一会儿，冯玉祥的电报回来了，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郭军在这

儿一行动，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另外，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建议郭松龄最好把手下的军队改称国民军，这样就是一家人了。

郭松龄对这件事还有点儿犹豫，没出关之前还不能作决定，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个以子反父，这样具有号召力，还给张学良留个退身的余地。所以，他没立刻改。接着，收到李景林的电报，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就是河北督军，他是拥护倒戈反奉的，因为李景林跟杨宇霆、姜登选这些人也不和，也是属于受气的。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这一边，但是向郭松龄保证：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我宣布中立。既不打老张家，也不打你老郭家，但是暗地之中咱是一家人。这样做有一个好处，你进可以进，不能进可以退，到河北来有个容身之地。

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李景林非常狡猾，从内心讲他还有点儿害怕。郭松龄心说，用不着你，光我手下十万精兵足矣，但是我也不伤害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不抄我的后路，不拖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算朋友。因此郭松龄放心大胆，带着他的司令部，带着他的家眷，跟随大部队出发赶奔山海关。

等他上了车子，副官跑过来，拿着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少帅张学良急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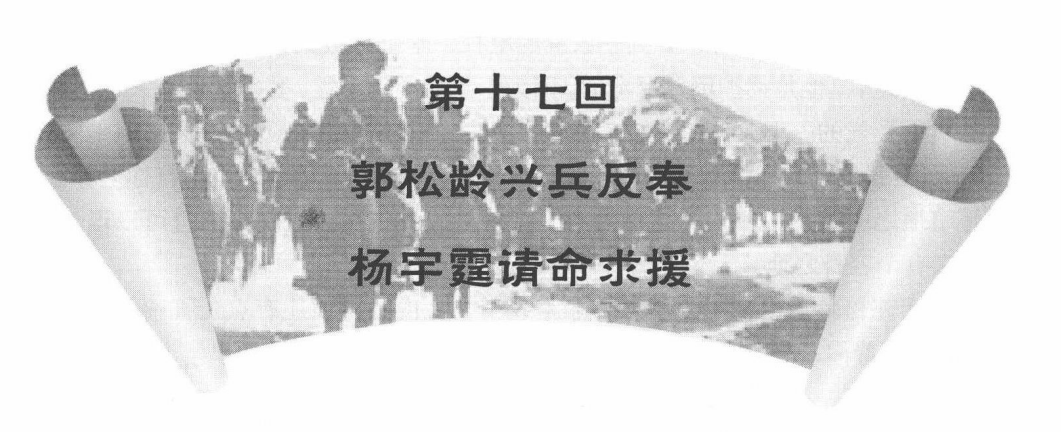
郭松龄把手套摘了，把电报打开一看，的确是张学良从秦皇岛发来的。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两个人再最后商谈一次。郭松龄付之一笑，心说，有这个必要吗？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你让我到那儿商谈，商谈什么？无非是想把我软禁起来。亲密的朋友落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尽管这样，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问："松龄，你的意思呢？"

"马上给他回电，关于词句你就起草吧。"

"好吧。"

韩淑秀是大学生，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不假思索，拟了个草稿，然后交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挺满意，上面写的大致意思是：龄身所有，皆公所赐。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现时小人当道，政败民怨，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

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到最前边，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是你张学良的功劳，败了，罪责都在我郭松龄身上，跟你没关系。郭松龄看完电报，满意地点了点头，签字之后，命令机要秘书处马上派发出去。



第十七回
郭松龄兴兵反奉
杨宇霆请命求援

此时的张学良正透过车窗往外看，他看到了山海关站。车子停住了，需要加煤，需要上水，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再看，也没有防护壕，也没有战沟，更没有碉堡，一点儿防范都没有。张学良心里头着急，郭松龄枪声一响，出山海关不费吹灰之力。张学良坐不住了，披上大衣从车上下来，秘书、副官、保镖、马弁跟了一大帮。

等到了月台上，少帅问："山海关防务归谁指挥？"

有人向他报告："是张亭书指挥。"

张亭书他爹很有名，他爹就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张学良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找来。"

半小时之后，张亭书跑步来了，等见着少帅，行了军礼，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少帅把火气压了压，把张亭书拉到面前，把郭松龄的事情向他一五一十地说了："眼看要打仗了，你明白吗？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修好碉堡，把山海关给我好好地把守住。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给咱们充足的调兵遣将的时间。你懂吗？你要守不住的话，后果自负。"

"我明白。"

张学良交代完了，给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他又登上火车，继续出关。可这火车到了关外，刚到兴城，张学良一琢磨这滋味，不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就我爹我也扛不住。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平常他没少骂我，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郭松龄果然翻脸无情，我向我爹怎

么解释？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半道改变主意了。张学良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准备一艘军舰。他弃岸登舟，上了军舰，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军舰，这保险。郭松龄纵有千军万马，想抓张学良是比登天还难。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就在这个军舰上，他下令到了秦皇岛，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他的意思是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郭松龄这才给他一封回电。

这边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打先锋，猛扑山海关，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亭书的激烈反抗。张亭书充其量只是个团长，管着两三千人，匆忙布防，大炮还没拉到城头上，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他匆忙应战，众寡悬殊，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山海关。

张亭书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赶奔兴城。郭松龄的六团在后面追，把张亭书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差点做了俘虏。恰好在这时候，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方面开过来了，父子合兵，构筑工事，阻止郭军。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这时候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郭松龄高兴，到了山海关之后，跟他夫人一商议，算了吧，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番号全改了。郭松龄自任总司令，把十万大军分成四个军，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任命了新军长，参谋长就是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

郭松龄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一瞅第一个战略重地就是兴城，虽然这地方不大，但至关重要，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让独立师在一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亭书，这爷俩儿也卖了力，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一面浴血奋战。不久，张作霖回电，指示张作相：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等待我调兵遣将支援你们，但最少要给我守住两天两夜，拖住郭鬼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前进一步。

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两军反复拉锯。第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把张作相、张亭书的军队击溃。还没站稳脚，张作相、张亭书组织反击，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血流成河，漫山遍野全是死尸，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

郭松龄又拨了两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又冲上去了。张作相拉着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往上冲，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一夜之间，四个反复，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人们光顾打仗，没看着天，刮着北风，下着鹅毛大雪，把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鲜血都冻成了冰棍。后来郭松龄急了，把外边大衣脱了，亲自到阵前指挥，在郭松龄的指挥下，第五轮冲锋终于占领了小北山。

张作相、张亭书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兴城。当天晚上九点，郭军占领兴城，把爷俩儿给顶出去了，这爷俩儿抱头痛哭，这仗打得太惨了。飞电禀报张作霖，爷俩儿一商议，没有别的办法，退守锦州。郭松龄的军队顺利地占领兴城，举行了庆功大会。郭松龄现在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手下有功人员各晋升一级，全都有奖赏。但随之而来的，郭松龄这心感到相当沉重。什么事？邹作华参谋长向他报告："经过小北山一战，咱们伤亡了两千多弟兄。这是小事，开小差的有一万多人，可见军心不稳。"

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我这十多万人要照这么跑，十几天的工夫就跑没了，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速战速决。打得快，不给当兵的喘息的机会，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这就能阻止开小差了。因此郭松龄在兴城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拔，集中所有兵力猛扑锦州。张作相、张亭书困守锦州城，爷俩儿长吁短叹，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快派援兵，我们顶不住了。

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没有兵，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想一下集中起来，怎么可能？黑龙江有军队，吉林有军队，远水不解近渴。就拿奉天来说，满打满算加在一块儿也就两个混成旅，两个旅一万多人，能都拉到前线去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急得满头大汗，在老虎厅破口大骂，先骂郭松龄："你个反复无常的狼崽子，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接着大骂张学良："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着，儿大不由爷，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说郭松龄不可靠，你打保票，说可靠。到头来怎么样？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他拆我的台，他要我的命。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宠的、你惯的，我非枪毙了小六子。"

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上上下下的人吓得都跟避猫鼠一样，大气都不敢哼，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抓谁一着之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最吃香的五夫人都不敢沾边。

正在这时，参谋长杨宇霆从外边进来了，还就是他胆大点儿，站到门口也没敢言语，一直等到张作霖气消的时候，他才放轻了脚步，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你又发脾气了？"

"我能不发脾气吗？你说，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打咱们个措手不及。张作相这个窝囊废，领着几万人马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把兴城丢了，锦州告急，我现在上哪儿调军队去？你说我上哪儿调去？"

"大帅，吃亏长见识，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他脑后有反骨，这种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放心，您洪福齐天，吉人天相，没有问题。"

"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儿真格的吧，你说眼下怎么办？"

"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兴隆甸，所有的人马加到一块儿还能有一万八千人，再加上守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

三万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也得有一万多人，加到一块儿这就四万多。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怎么还不得来几万，凑巴凑巴，咱还得有七八万人，咱怕什么呢？郭鬼子成不了大气候，请大帅少安毋躁。”

“你这么一说，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邻葛，远水不解近渴，燃眉之急怎么办？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麻烦了。”

“不会的，大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吗？”

“说吧，什么事？”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

“这话怎么解释？”

“就是请关东军给咱帮忙，日本人要不伸手，够饿。大帅，您别犹豫了。”

“那还有个好？小日本无利不起早，你求他点儿什么事，他得先讲条件。”

“当然，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倚靠东洋人了，如果日本人肯出面，咱就什么都不怕了，就答应他点儿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望大帅三思。”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邻葛，我就派你辛苦一趟，你马上坐专列赶奔大连，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派兵援助。”

“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大帅，您放心，您洪福齐天，绝不会有问题的。”

参谋长杨宇霆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杨宇霆这一去就不回头，把张作霖给急坏了，五天过去了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张作霖又坐不住了，杨宇霆，你是不是跑了？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嘛，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

“报大帅，锦州失守了。”

“怎讲？”

“昨天晚上三点锦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亭书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民府一带败退。”

“传我的命令，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

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五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

王太太说：“大帅，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锦州离着奉天才四百多里地，走得快，就到了眼皮底下了，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是把东西收拾一下，值钱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就追悔莫及了。”

“别给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了。我能走吗？我要一走，不就旗倒兵散了嘛。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

别看张作霖嘴硬，他心里也没底了。五夫人一看大帅这个口气有活动话，仗

着胆子回去，告诉婆子、老妈，告诉手底下的人，快收拾东西，把金银细软全都收拾了。另外，偷着传话，准备了五辆汽车在帅府的后门，把值钱的东西全装到上面了，怕引人注目，拿那大苫布全把它挡上。另外五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转户头。那会儿国外的银行保险，在中国银行就一点儿保障都没了。

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嘛，文武大员闻风而动，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当官的一动，老百姓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市场也紊乱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二分钱一斤的高粱米，中午就涨到了两毛钱，到了下午就涨到四角八分钱，上涨了好几十倍。

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有门路的都走了，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街上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了？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骑着高头大马。郭松龄还是个大个儿，笑呵呵地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

"是他吗？"

"那错不了，哪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走在最前边，大概一两天就进奉天了。"

"听说大帅也要逃走？"

"可不是嘛，我亲自看见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

人心惶惶。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队，都往外提款。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奉票贬值，它都不值钱了。

这边杨宇霆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总司令长官白川大将。他怎么连点儿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宇霆比张作霖还着急，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其实白川知道杨宇霆来了，有意不见。这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郭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他们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应当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又该怎么办？一开始他们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

这个白川就感觉到郭松龄的厉害了，他认为很可能会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宇霆，叫杨宇霆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蒲田大佐，化装改扮赶奔锦州，去见郭

松龄，为什么？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就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

蒲田大佐化装成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两眼锃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蒲田满嘴说着最流利的华语。

分宾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献茶，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秀。郭松龄这才问："蒲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

"郭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见到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

郭松龄说："蒲田先生这是来摸底了。"

蒲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

"那好，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我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

蒲田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矣，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盟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的日本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事情都关系着帝国政府的利益。因此，郭将军不能等闲视之。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

"你想叫我怎么办？"

"哟西，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一些任务，那事情好办得多了，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助你一臂之力'。"

"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

蒲田一笑，从衣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他一看上面列着四条：第一条，郭松龄得承认张作霖及历届政府签订的协约，得履行一切责任；第二条，保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权益；第三条，不许过激分子宣传赤化；第四条，划金州、抚州、海城、盖县为日本租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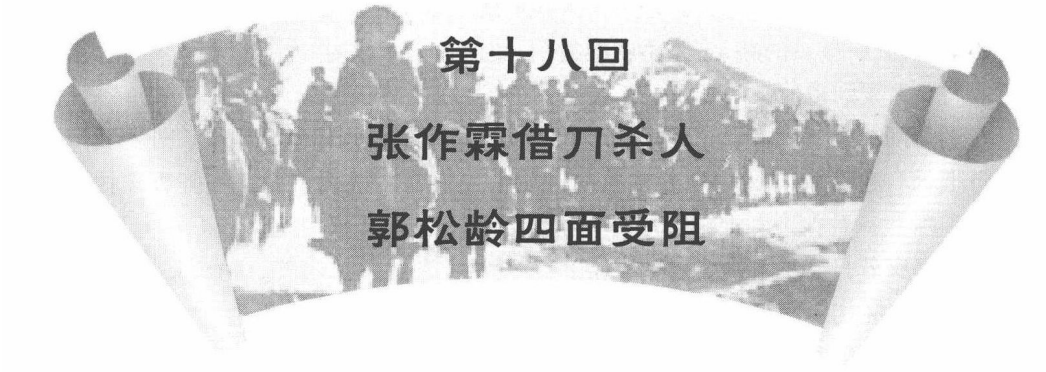
郭松龄只要签字画押，点头答应，就达成协议了。日本人将派兵支持郭松龄，

起码日本不出兵，袖手不管，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利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把材料往面前一推："蒲田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方才我说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资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我可以尽义务，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尊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

"郭将军，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了？"

"我们是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

"我奉劝郭将军，你若如此固执，后果是可悲的。再见！"



第十八回
张作霖借刀杀人
郭松龄四面受阻

蒲田气冲冲地从锦州赶回大连，见着白川，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川马上偕同驻奉天总司令官南铁，联合起来致电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出兵支持张作霖。说："郭松龄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太可怕了，对帝国绝没有好处，应当断然采取措施。"

第二天，日本政府授权白川司令官采取一切强硬措施之后，白川才接见了杨宇霆。杨宇霆离开奉天到大连，整蹲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见着白川了，两个人一谈非常融洽，因为杨宇霆的态度跟郭松龄截然不同，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只要日本政府出兵就可以，当然用不着费事了。但是白川心里还不托底，又派出自己的高级顾问，参谋本部的负责人，叫斋藤，跟杨宇霆回奉天，要见张作霖。

张作霖不点头，这事不行，日本人持慎重态度。斋藤跟杨宇霆到了奉天没露面，斋藤先躲了起来，由杨宇霆回帅府见张作霖，禀报一切经过。张作霖一听，白川大将派出全权代表等我的信儿，这样还得见见面。

杨宇霆说："大帅你放下架子，在这非常时期，非得您亲自出马不可了，我算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张作霖没办法："好吧！"

经过杨宇霆的安排，张作霖到柳厅日本区去见斋藤。这天晚上才冷呢，北风吹雪，连日的大雪下个不停。张作霖为了保密，没带护卫，卫士都没带，仅带了一个日本顾问，叫町野。就他们两个人，化装成商人，坐上车子，赶奔柳厅，到了十间房。

柳厅其实就是高等妓院，一般中国人，人家不接待，在这儿密谈比较保险。

等张作霖乘坐的汽车到了柳厅边上，车子停住了，他跟町野下了汽车，车子先开走了。二人徒步进了柳厅，进了日本高等妓院。因为杨宇霆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柳厅里边一片肃静，只有进到院子里之后，才能听见声管笛箫的声音，他们转走后院，后院像一座大花园，真是天上人间。院里栽了不少松柏树，现在下着大雪，树都是白的，白条石的路，有人不断地清扫，路面干干净净的，有人打着伞给遮着雪，把他们二人领到楼前，两个人换了鞋子，进了屋。

刹那间，暖气扑面，这屋里的暖和劲儿就甭提了。张作霖把帽子、外衣脱掉，町野把外衣也脱掉。然后顺着木质的台阶上二楼，屋里很干净，阵阵香味扑鼻。等到了廊上一看，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又软，又暖和，有十几名日本下女都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唐朝的美人鬟，在这儿恭候着。一看张作霖和町野来了，深深鞠躬，简直是以头触地。

这时，木质糊白纸的隔扇门轻轻拉开了，让两人进屋。张作霖跟町野进屋一看，这屋十分宽大。正中央放着两张大青漆的地桌，榻榻米上全都是绣金的厚厚的大垫子，正中央八扇洒金、硬木大漆的屏风，上头都是裸体美人图。有一个日本人身穿和服，盘膝打坐，正在这儿等候着。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的特别代表，斋藤顾问。后来，经过町野的介绍，斋藤站起来了，深深地给张作霖鞠了个躬："哟西，欢迎张将军。"

两个人对面盘膝坐下，町野坐到侧旁，这时候斋藤冲着日本下女和艺妓一摆手，这些人弯着腰退着离开了这间房，把拉隔门关闭，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三人。张作霖往对面看看，一看这个斋藤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瞅这体形也是个标准的军人，不过他穿着和服，是便装，留着小平头，镶着金牙，稳稳当当的，小薄嘴片，一看就知道能言善辩，是个说客。

张作霖点了一支烟，往前探了探身子："您就是斋藤先生？"

"哟西，本人是斋藤五郎。"

张作霖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咱说啥，"他回头跟町野点点头，"你说是不是？"

町野也点点头："是啊。张将军快人快语，为了争取时间，我看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斋藤也点点头："哟西。请问张将军，形势如此严峻，倘若郭军打进奉天，不知张将军作何安排？"

"我说斋藤先生，别兜圈子怎么样？郭鬼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别看他现在如此猖狂，我有决心把他消灭在锦州，他根本就到不了我的奉天。"

"张将军，你开玩笑了吧，你的情况我们是大大的明白，你的军队远在四方，根本就到不了眼前。现在你是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危险啊。我看咱们说实话吧，

如果张将军愿意的话，白川司令官要助你一臂之力，马上调动大兵保护奉天，跟你配合作战，对付郭鬼子，不知张将军意下如何？”

“太好了，不过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

斋藤冷笑了两声：“张将军不要演戏了，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再签上字，我们就达成协议了。”

张作霖心说，这个小日本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我听听他说什么。

“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

“请看！”

斋藤把材料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町野逐字逐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町野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是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

“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

“我听见了，说吧。”

“一、把延边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也就是说把延边划归日本的版图；二、日本臣民在满蒙有自由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四……”

“行了，别念了，斋藤先生，我听着这几个条款未免有点儿苛刻吧，好像袁政府二十一条的翻版，对不对？”

“张将军，哟西，说得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我们得索取点儿报酬，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当的事。张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这个……我还有点儿事得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军队？我得摸摸底。”

“根据实际情况，郭松龄的叛军相当厉害，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四万。”

“四万？”

“对，往少说出动四万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张将军好好考虑考虑。”

张作霖一想，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如果跟日本人闹僵了，这事可不好办，他们若再跟郭鬼子勾搭，穿一条连裆裤，合起火来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

张作霖一想豁出去了：“我同意。”

“哟西，我相信张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非常令人满意。”

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斋藤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

张作霖心眼最多，假装思考："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期，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往返就不知得拖延多少时日，对不对？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

斋藤琢磨琢磨，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留了一手，心说，我个人签字顶个啥？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得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晃，我就说话不算数，到那时候咱们再说。

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斋藤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第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斋藤忙道："慢，张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一下吧。"斋藤连击了三掌，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艺妓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吹弹歌舞，频频敬酒。张作霖一直玩儿到快天亮，才带着町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

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

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献。白川先皱皱眉说："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字，这，这，有法律效力吗？"斋藤给他解释："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即是东三省，东三省即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

白川一想也是，私凭文书官凭印，到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

军事行动刻不容缓，所以，白川接着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拿起电话开始调兵遣将。第一件事，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个师团也有好几千人；第二件事，马上调铁岭、开原的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

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又从朝鲜抽调了三千五百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一万三千人。另外，日本人为了阻止郭军进入奉天，所有村镇全插上了膏药旗，意思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

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不许通过，否则，我们要武力相待。

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争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

日本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讳。言下之意，如不听他们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诉诸武力，直接参战。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起来了，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了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好你个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调兵遣将，保护奉天。

这边郭松龄正在锦州，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气得把桌子一拍："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

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

郭松龄还真不听日本人那一套，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一声令下如山倒，郭军乘胜追击，势不可当。这一下就打到了新民，奉军死守新民，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丢了，落在郭军之手。新民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

张作霖得着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怎么搞的？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日本人闹腾了半天，都跑哪儿去了？这不完了吗？"

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了日子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界地里跑，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涨了二十多倍，原来一块钱住一晚上，现在二十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

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在这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郭松龄攻战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

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第三路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日，也就是说25日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了。

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一路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膏药旗，郭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郭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了，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了。问题相当严重，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别自找麻烦，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一路失败了。

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到日本军队的阻拦，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枪的给，炮的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不甘心，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里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猛攻巨流河。

这边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讯传来，形势为之一变。第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张作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第二，张作相收拾残兵败将两万八千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到了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时，带的一万多人马也集中到了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到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在眼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张作霖一拍大腿："妥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快把吴督军、作相老弟请进屋来。"不大一会儿，吴俊升、张作相喘着气，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受惊了。"

"坐，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书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

其实就在前些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已经把东西都装上了汽车，用苫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儿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就完了，我这根棍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

同时，张作霖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把他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

包俊丰给找来了。包俊丰是个盲人，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力的时候上青麻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得灵。日后，遇上为难犹豫不决的事，张作霖都请他给算一卦。

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丰请进了帅府，外人不得而知。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

"大帅，清楚，我完全知道。"

"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还是凶。"

包俊丰说："这么办吧，您抽个帖，这玩意儿来得快。"

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帖，这帖上有四句话："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

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说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帅，这个帖是大吉大利，就说明大帅洪福齐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

"是啊，包先生，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你大洋三千块。"

"多谢大帅赏赐，多谢。"

"现在不能给，什么时候把郭鬼子消灭了，我才能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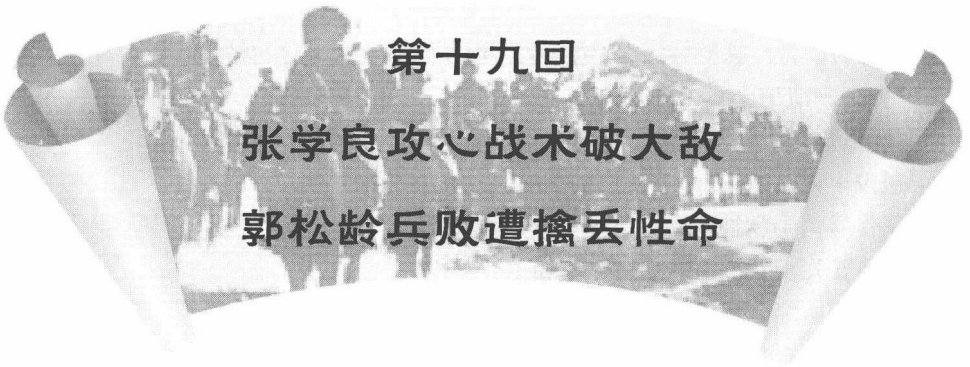
"大帅，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什么时候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没事，您放心吧。"

包俊丰多能说好话呀。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

人到了这个份儿上，一听到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包俊丰走了以后，他睡了两个钟头的安稳觉。哪知道，第二天喜讯传来，吴俊升、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升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了，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打到咱眼皮底下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就危险了。"

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

"好吧，我命令吴督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堡，抄郭鬼子的左翼。作相，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攻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小六子没敢回来啊，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



第十九回
张学良攻心战术破大敌
郭松龄兵败遭擒丢性命

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刻不容缓。张学良得着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他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了七八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不容再犹豫了。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主意："少帅，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先瓦解他们的军心。"

"怎么瓦解？"

"用飞机散传单，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呢。另外，弄些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他们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咱就非打胜不可了。"

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拟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飞机低空盘旋，在郭军的阵地，红绿传单散下去了，落到郭军的手中，绝大多数人捡起传单一看，眼泪都掉下来了，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有感情，他们的父老兄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到头儿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战壕里边，三人一群，两人一伙，交头接耳，当天就有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

“我是张汉卿，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如若放下武器，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罪在郭茂宸一人身上，余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众位，不要打了。”

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喊话不断，几百架大喇叭筒子这么喊，这叫“攻心战”，郭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

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士兵将近两万多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张汉卿，你是成心拆我的台。”

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等了，越拖对咱越不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他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得是天翻地覆，两军展开激战。

郭松龄在这儿督战，谁敢不打？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他们都戴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打得也准，炮的威力也大，这个连队拉上来，大炮这一响，百发百中，郭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也抖起了精神，命令飞行队马上出击，轰炸郭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落西山的时候，吴俊升的骑兵攻占了高台山，掐断了郭军的后路。

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占领了兴隆甸一带，也掐断了郭军的归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头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三面受敌，连退路都没了，形势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只是让郭茂宸逼得没有办法才签了字，我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我还能给郭茂宸卖命吗？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让炮兵把引信全都拆掉，炮弹打出去了，不爆炸，炮跟不上去就更完了。郭松龄发现对面的炮像下雨一样，这头儿不断伤亡，可自己的炮队没有发挥威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在他犹豫之时，副官长跑上来了：“总司令，不好了，吴俊升、张作相、汤二虎的军队攻上来了，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总司令快躲一躲吧。”

郭松龄一跺脚：“转移！”

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着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扯上，前线整个就溃退了，结果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流河到了眼前，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地完了。

马上把所有的这一百多人召集起来，郭松龄一摆手：“‘谋士在人，成事在天’，

没想到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一个月就一败涂地了。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仨人，一个是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另外还有两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的眼泪不断往下淌，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怎么还不走？”

“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

“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烦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

“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奉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

“怎么转移呀？”

有一个保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庄稼大车，还是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

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儿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个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衣裳裹身，他们上了木头轱辘大车。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过，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往哪儿去？”

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远远地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营口够远的。”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

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自从你嫁给我，就没得好，平日军务繁忙，咱们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依赖起来了。夫人，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快走吧，你看前边那个村庄出来一大伙儿难民，你就挤进人群随着大流快快逃命去吧。最好你先回到天津，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假如苍天有眼，郭某人还活着，我一定到天津去找你。万一我遭了毒手，咱们就永远分离吧。”

“不！”韩淑秀也哭了，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将军，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要活咱们一块儿活，要死一块儿死。在滦州举义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了，你我夫妻就拴在一辆车上，你怎么能赶我走呢？我哪儿都不去。”

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郭松龄跑了，前边那辆车上就是郭鬼子，抓住他！站住！”

郭松龄回头一看，一支骑兵从后头追上来了。两名保镖赶紧从车上跳下去，找好了隐蔽物，开枪射击，一边射击一边说："总司令，快走，别管我们了，快走你的。"

两个人在这儿断后，郭松龄没办法，告诉老板快走。结果一看这老板脑袋栽歪着，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死了。郭松龄只得把这老板推下车，他赶车。郭松龄是穷孩子出身，赶车赶得还不错。一狠心摇动鞭子，往前跑下去了，车上就他们两口子。

不大一会儿，后边没动静了，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了。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郭松龄心说，真是天灭我郭某，我往哪里去？往哪里跑？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将军，不能坐车了，这车太显眼，骑兵眨眼就得追上来，把车扔了吧，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

郭松龄一看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简直惨透了，外边是北风大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雪，深的地方有二尺，平地也有一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饥肠辘辘。所幸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

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隐约约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

这一天他们逃到了辽中县老达房村，到了这块儿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僻静，在这儿找口水喝，吃点儿东西，然后再说。他们找了一户农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遇上飞机轰炸，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打算在这儿躲避躲避。那个年头儿人心惶惶的，本来这主人也有点儿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但是郭松龄说得十分恳切，哪怕凉饭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啊，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了，24K 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平时也值三千块大洋，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

钱能通神，这主人一掂这分量，是金的，这表太好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儿饭吃，水有的是，管你们够吃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拨军队，一会儿来一拨，谁知干什么的。听说抓人，这要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个早早的你们快走，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

郭松龄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里头待着，进了后头的菜窖。这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

味呛鼻子。夫妻俩只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了。

那老乡就把菜窖上的门关严了，拿破苫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了，心是空的，脑袋也是空的。可有时候他也想，他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他心说，咱们签字画押说得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一兵一卒。你想按兵不动看我的笑话，冯玉祥，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捉摸不透。另外他恨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老天有眼，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他媳妇儿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想了一阵儿，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就听外头有声音：“就这儿，就这儿。”

“有人没有？”

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竖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呢？”

“老总，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菜窖里头。”

“包围！”

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彻底完了，被人家发现了。

来将原来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永清，吴俊升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也是绺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给收编了，被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被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升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胜，傲里夺尊，那得有多光彩呀。

他派出侦察兵四处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装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着一辆马车奔西边去了。因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他却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儿挨门挨户地搜查，搜查到这家了，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嘛，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跪下就说实话了：“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王永清一看有门，肯定是郭松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

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苫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到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你已经暴露了，我给你三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手榴弹了，准备！”

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菜窖。这阵儿天似亮似不亮，

但是雪反射的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两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儿又凑了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郭总司令，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绑起来！"

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就把这对夫妻五花大绑了。王永清说："驮到马上，带回新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

这边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听见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

"来人，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多少日子了？"

"报告大帅，一共是三十天，一个月。"

"兔子尾巴也太短了点儿，好啊，自己找的。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八万块，提头来见的，赏八千块。"

1925 年 12 月 25 日，早上十点，电报来了：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三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了起来："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

"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

"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

人们听着这个信儿，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老一辈的进了老虎厅，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

"谢谢众位。"

杨宇霆挤过来："大帅，既然把郭鬼子夫妻抓住了，您怎么打算的？"

"那有什么说的，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押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要指着鼻子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我对他哪点儿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是穷小子出身，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二千五百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妻财子禄，后来拽着小辫儿往上提溜他，又叫他做了少校参谋，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又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交什么也不能交人，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我要掏出他的心，我要看看是黑的是红的。拍电，把他押到奉天来。"

那边就起了身。杨宇霆眼睛转了转："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

"你说吧，什么事？"

"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接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了去，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恨。大帅，您说呢？"

“你的意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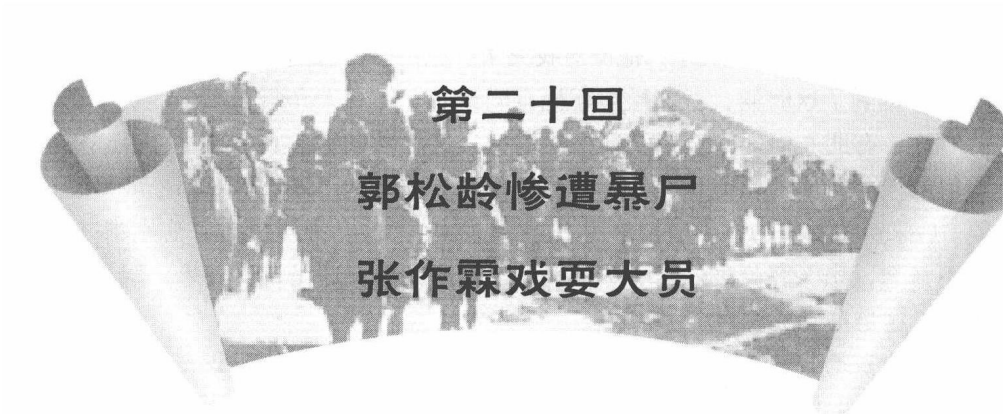
“您问他不问他也就那么回事嘛，您顶多问到他没词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是就地处决。”

“听你的，传我的命令，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

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回来，下面再写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

“是！”

命令一下，郭松龄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二十回
郭松龄惨遭暴尸
张作霖戏耍大员

郭松龄死了，他的失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准备不充分。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实力雄厚。你一个郭松龄，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犯了个错误，他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第四点，他还枪毙了姜登选，也是一大失误。姜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宇霆，但姜登选这个人，据说还不错，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人缘还挺好，而且姜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郭松龄把他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

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有一半以上都很愤怒，只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跟着郭松龄起义，结果在半道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的炮兵司令，到时候净打哑巴炮，这也是一个原因。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最终导致他必失败不可。

这边少帅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甸，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怎么办？茂宸肯定是活不了了。想求情，不敢。想救，没招。

据一位副官长回忆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甸。

这位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你打算怎么安排呢？"

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

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张学良晚年在台北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是感情重要。后来听说郭松龄在半道被杀了，张学良失声痛哭。大伙儿劝他："您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宸仁至义尽，他一条道跑到黑，这是自食其果，跟您毫无关系呀，这是自取其亡。"

张学良这心提到了嗓子眼，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完得了吗？我这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老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忍着吧。

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送到小河沿，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是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有一悲哀就有一欢乐，总有对立面。郭松龄两口子死了，倒戈失败了，以张作霖为首的这些奉系军阀可乐坏了，几乎天天祝贺，而且盛况空前，什么过年、过节、过生日，都没有这么热闹。大帅府张灯结彩，老虎厅、议事厅，欢声笑语，前来祝贺的人都排着大队，从早到晚不断，特别是张作霖签署命令，把郭松龄夫妻运到小河沿，暴尸三日，这是一条特大新闻。而且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的照片都在报纸上公布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热闹有几个不想看的。

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从百八十里地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人们赶着大车到小河沿去观看，究竟这郭松龄长得什么模样，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反对张作霖？他长了几颗脑袋？几只胳膊？人们都想一睹为快。据记载，当时暴尸这地方就是小河沿的一个球场，球场比较宽阔，靠着球场的边上，还搭了个大牌楼，带门洞的，用黄绳拦着，里边有板子，把他们两口子放到板子上，十米以外才可以观看，谁也不敢过这黄绒绳，有军队宪兵在这儿把守着，别看人死了，也戒备森严。小河沿那人都挤成人疙瘩了，有很多孩子、老人被挤坏了的，丢鞋、丢帽子的大有人在。

结果他们一看，郭松龄靠着边，他媳妇儿靠着里边，眼睛好的人看得非常清楚，闹了半天这郭松龄是个大个儿，挺长一张脸，还有点儿连鬓胡子，一只眼似乎睁着，一只眼闭着，身上穿着青棉袍，光着脚。有一只脚穿着棉袜子，另一只脚赤着，就好像大筋没了，缩到一块儿，褶褶巴巴的，脑袋往外边歪着，一只手搭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这一死，个儿显着抽抽了，脚也不大，穿着毛蓝布的棉袍，头发

挡着半边脸。有人眼尖还发现了："快看，郭松龄挨的这一枪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从下巴壳出来的。"他媳妇儿韩淑秀是在前心中的子弹，从后背打穿的。人们看过之后，嘴里不敢说什么，心里有数。有些人骂郭松龄："你吃饱了撑的，忘恩负义，该，怪不得管你叫'郭鬼子'，你不死谁死？当那么大的官还不满意，还想夺大帅的位置，闹得奉天城这般光景，你是罪魁祸首，罪有应得，这是报应。"

有点儿知识的人明白，不怪郭松龄，张作霖连年打仗，劳民伤财，说一不二，郭松龄敢奋起倒戈，就从这个胆量来说那就够个英雄，怎么能说郭松龄不对呢？至于他的死，这事不奇怪，古往今来，举事的人都成功吗？可能被害的占绝大多数，郭松龄也是其中的一员。老天不保佑他，机会不成熟，才落得身遭毒手，有不少人还为郭松龄掉眼泪了。有些妇女不知道什么，就可惜那韩淑秀，一个女的还被枪毙，这真是少有的事，被打得多惨啊！你看这个女人的脚还不大，活着的时候一定是挺善良的，是个好妻子，好妈妈，妇道人家眼泪窝子浅，看到之后掉眼泪，有的不敢看。

另外，在前头不远的牌楼左右，还有一副醒目的对联，据说这对联出自奉天省长王永江的手笔，上联写的是"论名论利张大元帅哪点亏待了你"，这是问郭松龄的。下联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占个齐全"。什么解气说什么。横批还有四个字"早该如此"。有不少人还在这儿照相留念的。

另外，小河沿这个地方在十几年前太热闹了，这是个五方杂地，类似天津的三不管的地方，类似北京的天桥，又好像南京的夫子庙，这个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开饭馆的，卖大力丸的，拔牙的，点痦子的，修脚的，卖鸟的，什么人都有。平时这人就不少，有西服革履的，有长袍马褂的，有挎着野鸡带着娘们儿的，有端着碗拄棍要饭的，形形色色。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深夜，这儿也不断人。何况有这个热闹，来得人更多了。

就在郭松龄暴尸地的对面，离着不到五十步，情况变了。高搭灵棚，灵棚都八丈多高，用蓝布、白布、黑布，这三色扎成的。光外边，花圈都一眼望不到边，都是各界送来的。进了灵堂里面，迎着面是六尺多高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一位将军，白缨帽，金线盘花，穿着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满襟三个花，是上将的军衔，手套，军刀，笑着目视前方。这就是被郭松龄枪毙的姜登选。

姜登选不像杨宇霆，净给旁人下绊子，也不像汤二虎那么耀武扬威，这人还有些学问，只是他对郭松龄有成见，他看不起郭松龄。当初郭松龄应当把他软禁起来，想法说服他，就是说他不同意也不至于把他枪毙了。可是郭松龄在盛怒之下，杀鸡给猴看，在很多人心目之中郭松龄不够意思。

死的那些人当中，属姜登选地位最高，跟张作霖交情最好。张作霖为此痛心不已，不惜重金在小河沿给他超度亡灵，为了显着庄重和气派，灵堂有二十四名

士兵全副武装，都站得笔直。灵堂外头，十六名陆军大兵都上着刺刀，叫人看着很害怕，里头香烟缥缈。灵堂的后面，凡是奉天有名的庵观、寺院、和尚、老道等，全请来了，日夜不停在这儿诵经。还有些人别出心裁，把最时髦的洋乐队也给拉来了，所以吸引了更多的人。

在祭奠姜登选的第一天，小河沿热闹得达到了极点，光小汽车就来了两三百辆，走在头前的是宪兵队的开道车，走在后边的是警察署的保卫车，第三辆是张作霖坐的小专车。头前儿马队给开着道，张作霖率领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来给姜登选烧纸。据说张作霖下了汽车之后，都走不了道了，好几个人架着进的灵堂。张作霖烧过香之后放声痛哭，哭得是死去活来。他还给姜登选送了挽联，他这一带头儿谁不送？那挽联一眼望不到边。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的热闹和盛况没有第二份儿了。

张作霖超度完毕，下达命令：从陆军处，也就是军需处拨大洋五万块，安抚姜登选的家属。另外在奉天省城集资，地点定在大南门外风雨坛，给姜登选修了一座姜公祠。张作霖曾经说："工程一定要大，不怕多花钱，规模要超过关帝庙。"

风雨坛最大的庙就是关帝庙。有钱好办事，不久，姜公祠落成了。有人参观过，果然是金顶珠户，飞檐斗拱，气派得不得了。每逢初一、十五，上这儿烧香的人特多。姜登选头戴白缨帽，身穿上将的军服，手拄着军刀，整个洋范儿。可是，姜公祠刚落成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所以姜公祠的香火一落千丈。

张作霖祭奠完姜登选，安排妥当之后，回到老虎厅。祝贺的人太多了，打溜须的人车拉船载，都来捧了，张作霖应接不暇。正好赶上元旦，郭松龄是12月25日死的，这么几天的工夫过年了，元旦也得祝贺。所以帅府里头张灯结彩，更加热闹。

这一天，正好元旦的日子，士农工商各界代表，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接着大红的请帖，全到了，都到了议事厅。议事厅里边坐得人满满的，地上铺着大红地毯，桌上铺着白台布，椅子上铺着红毡子，正面是主席台，比平常的地方高出一尺半，上头铺着红地毯。正中央一把高交椅，蒙着全虎皮，别人的椅子都比他矮一截。这正座是张作霖的。所有人都到齐了，特别是张作霖那些铁哥们儿老弟兄，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汤二虎、张作相、袁金铠、杨宇霆、张是非、汲金纯、阚朝喜、张凯、郑翠平、丁喜春、刘小春、王永江、常荫槐等，一个个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唯独张作霖还没出现，据说刚才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来拜会张大元帅，张作霖在小客厅接见，可能要迟到一会儿。人们在这儿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日头往西转了，华灯初上，再看这议事厅内外，走马灯、串灯、彩灯，各式各样的灯，都放出光彩。掉下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过去了。

正在大家着急之时，由八名保镖陪着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以袖掩面，这左胳膊高高地举起，拿着袖子挡着自己的脸，侧着身往里走，尽管看不着脸，大伙儿

一看是张作霖，这是干什么？这，这是演的哪出戏呢？就见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正头上四喜海龙的帽子，身上长袍、马褂，上头袖着杭州十六锦，底下穿着圆口便鞋，看起来挺洒脱，挺时尚。

到了主席台前面，八名保镖撤了出去，把张作霖放这儿了。就见张作霖把胳膊放下来，连着给在座的人鞠了三躬，谁也没见过这个，吓得大伙儿全站了起来。再一看张作霖，那眼泪往下掉，眼睛都哭肿了。张作相、孙烈臣赶紧欠身离座，来到张作霖跟前。

“大帅，您赶紧入席吧，您是主席呀，您这怎么了？”

“各位，我心里难受啊，我愧对诸公，我对不起东三省的父老，我这心如刀绞一般。我不是主席，不但不是主席，我也不是什么保安总司令，东三省巡阅使，都不是了，我要引咎辞职，退避深山老林，把军政大权让出来，交给贤达人士，我不称职呀。我打算把军队交给吴俊升，把行政大权交给王永江，你们二位承担吧，再找几位助手，杨宇霆、张景惠、孙烈臣，你们大家一块儿干吧，再见。”

张作霖说到这儿，拂袖转身要退出大厅。人们愣了几秒钟，后来明白过来了。大概张作霖心里难过，感觉到郭鬼子这回闹事跟他有关系。大家都过来把张作霖围住了，吴大舌头拉着张作霖的手：“大帅，你走不得呀，方才你说把军队交给我，我可不行，我一天也干不了，大帅，非你不可，你要一走，奉天这天就得塌下来，大伙儿说是不是？”

“大帅不能走啊！”

王永江也过来了，王永江是有学问的人，冲着张作霖一躬身：“大帅呀，您这又何必呢，现在是大吉大庆的喜日子，我们理应高兴才是，郭鬼子已被消灭了，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您心里怎么想我们清楚，但有话咱得慢慢谈，你不能这么一抖搂手，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国家的形势如此危机，急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您说把行政大权交给我了，我算个什么？大帅给我掌舵，我还行，大帅要抖手不管，我是‘盲人骑瞎马’，非迷失方向不可，大帅您不能走！把大帅抬上主席台！”

这招还真高，七手八脚把张作霖举过头顶，也不知练得哪一出，举上了主席台。

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张作霖干吗？演戏，他能舍得放弃大权走了？他这些年呕心沥血干什么？他总觉着郭松龄反奉这事不太光彩，怕被人笑话，所以故意来了这么一招。

当大伙儿把他举到主席台之后，张作霖又乐又哭：“好，谢谢众位。”这招要得多厉害，说什么也不干了，大伙儿还得劝，正称老张的心思，掉着眼泪，还乐着，坐在主席台上。

他这些铁哥们儿分坐在两旁，人们起立鼓掌长达三分钟之久，廊下奏乐，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现在老张往这儿一坐，俨然天子皇帝一般，心里甭提多舒服了。

张作相首先发言："各位，这次郭鬼子之所以被击毙，都是我们张作霖洪福齐天，给咱们东三省带来的福分，我们才有今日。有张作霖在，就有我们在，他老要不在，就谈不到你和我，大家说是不是？"

"是这么个道理，一点儿也不假。"

"我建议张作霖仍然是我们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由张作霖继续出任军政最高领袖，大家同意吗？"

"同意！"

紧跟着，袁金铠以议长的身份代表东三省议会，发表书面声明：继续拥护张作霖执政。发言的有二十多人，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往张作霖脸上贴金，无不歌功颂德。最后，张作霖致答词。张作霖从来不使稿，他随便说还行。

张作霖站起身来，先清清嗓子，双手往下一按，示意大家肃静。

张作霖说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士农工商各界代表，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家说。头一件事情，方才我提出要引咎辞职，这是发自内心的，这是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一个是伤心，第二个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都知道，郭松龄是个什么出身？臭要饭的，捡煤渣的，穷途潦倒的一个穷学生。到了奉天之后，我是怎样重用他的？提溜他的耳朵，提着他的小辫，往上拽他，给他这个官，给他那个官，让他手握重权。现在看来，这错不都在我身上吗。我怎么就没看清他是什么变的？我用人不当，我犯了失察的罪。给奉天东三省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应当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才要辞职。

"另外使我更痛心的是，在座的有我的老弟兄，我说名了，你们别怪我。有孙烈臣我孙大哥，张景惠我的老哥们儿，作相也在场，还有翠平、丁喜春、刘小春、张凯，这些人跟着我出生入死多少年了，我都没有提拔重用他们，让一个郭鬼子跟我二虎哥平起平坐，佩戴一样的军衔，甚至权力超过我二虎哥，到头来他这么对待我，我能不痛心吗？我感到对不起汤二哥，我心如刀绞一般。很多出生入死的老弟兄都忍着一口气，因为以义气为重，不愿意跟我变脸，我怎么就这么糊涂。我错拿顽石当好玉了，我这不是咎由自取吗？我对不起在座的老弟兄。"

张作霖这一哭，汤二虎、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这些人也都哭了。的确，众人过去有这个想法，对张作霖重用郭松龄不满意，但现在话说开了，这帮人心里头这门也算开了，纷纷过来劝解张作霖："大帅，您别这么想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那是圣人，还失街亭斩马谡呢，何况是咱们呢。武圣人关羽那么英勇，还走了麦城呢。是不是呢？这没关系，吃亏长见识，大帅您就不用自责了。"

"多谢各位！再说一点，各位，我太恨我儿子张学良了，我恨死了。前者我就说过，你们不让我说，把我给拦住了，我这不是假的，人们都说什么虎毒不食子，我认

为这是错误的，张学良一再在我面前举荐郭鬼子，这么也好，那么也好，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我当时也糊涂，我就听了小六子的话，把他惯得才有今天。后来我听说在滦州的‘倒戈’会上，郭松龄大言不惭地发表长篇演说，还把张学良推到头前儿，让他做总司令，郭鬼子当副总司令，逼着我退位，让张学良逼着我交出政权。不管这个事做没做，可见郭鬼子跟张学良是什么关系了。要效仿历史上的李世民，逼着唐高祖李渊让出政权来。老戏新演，轮到我头上，真叫我过不去呀，这小六子不是我儿子，我要跟他算清这笔账。”



第二十一回
张作霖假意杀学良
田小凤巧遇治雨亭

张作霖站起来，清清嗓子："今天咱别的事全完了。第一，大伙儿拥护我，我先坐两天，将来有高人我肯定让位。第二，我得处理善后，特别是张学良我绝不能饶他，常荫槐来了吗？"

常荫槐的官职是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在人群里坐着，一听张作霖点他的名字，他赶紧站起来："报告大帅，我在这儿呢。"

"常荫槐，你是执法处处长吗？"

"是！"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坐专车带着宪兵上兴隆甸把小六子给我扣起来，把他押回大帅府，我要亲自枪毙了他。我张作霖一向赏罚分明，我儿子我也不姑息，马上执行命令。"

"是！"

常荫槐敬了军礼，转身往外就走。这个常荫槐外号叫"常棒槌"，这人有时候脑袋转不过来弯，张作霖叫他这么干，他真这么干，到那儿真抓张学良了，也不敢不抓。

吴大舌头在前排坐着，一听吓了一跳，张作霖在盛怒之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吴大舌头赶紧站起来："常处长，等一等。"

常荫槐站住了，吴大舌头一转身冲着张作霖乐了："大帅，何必呢，就算汉卿有责任，但是也不能全怪他，刚才咱们大家都说了人不是圣贤，谁都有错，有那么句话：'树隔着皮看不着瓤，人隔着皮闻不着臭味'，是不是？尤其他也年轻，

他觉着郭松龄不错，郭鬼子把他迷惑了，他现在不知道多后悔呢。您看，在座的都来了，唯独他没敢露面，什么原因？他也等候着大帅处分呢，他认识到错了也就是了，求大帅高抬贵手，收回成命吧。”

他刚说到这儿，张作相也站了起来：“对，吴督军说得太对了，大帅息怒，我看汉卿出于年轻没有经验，这算不得什么，现在他后悔，已经不得了了。再者一说，我们平常没有少帅似乎可以，唯独现在非常时期，没有少帅是绝对不行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帅容禀，现在郭鬼子虽然伏法了，可是他的残部还不少，我计算了一下，光山海关一带还有两三万人，这些人害怕不敢回来。有张学良在，只要奉命到了山海关一带他一说话，一招手，这帮人就回来了。如果没有张学良，他也受到处分，这些散兵游勇就真的看不到希望了。到了那时，他们要投靠了冯玉祥，冯玉祥得多高兴啊。他把这些人收编了，矛头对准大帅您，这可是大大的不利呀。大帅，希望您深思熟虑，这件事情不能不慎重处置啊。”

张作相刚说到这儿，张作霖那小脸当时就沉下来了：“胡说，你们干什么？你们叫我徇私情？我就不相信非得用他不可，不用他收编那些散兵游勇，别人就干不了啊？这帮人就能翻得了天？你们是替他找理由，认为他是我儿子，你们在我面前这么一说我心里高兴，其实你们都想错了，咱们处这么多年，你们还不了解我是怎么回事。常荫槐，滚，执行你的命令去。”

“是！”

常荫槐转身又往外走。

杨宇霆一看，赶紧站了起来：“等一等，常处长。”

杨宇霆冲着常荫槐一使眼色，意思是说你真是个棒槌，怪不得管你叫“常棒槌”呢，你没看大帅这是怎么回事吗？你就假装应应得了，你还真想往外走。

杨宇霆仗着自己是张作霖面前的大红人，敢说话，乐呵呵地过来：“大帅息怒，方才二位督军大人说得非常对，至理名言。汉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咱们不是给他找理由，我说在座的咱都有责任，怎么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汉卿呢？大帅您说呢？您方才讲话了，您也有责任，希望大帅收回成命，我看这事算了吧，大吉大利的日子，您非要处置少帅，这使我们在座的人心里都不痛快。我说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吧！”

“是呀，请大帅收回成命，别怪少帅了，饶了他吧。”

大伙儿一想这好几百人一说，张作霖就答应了，今天张作霖还真犯了拧劲儿了，越说越有气，嘴唇都青了：“各位，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叫我张作霖名声扫地，什么事我都能答应，唯独这事我不能答应。你们既然这么说，好，我不见小六子的面。常荫槐，马上把张学良抓住，就地枪决，不必来见我，你要不枪毙他，我枪毙了你。”

常荫槐一看这是真的："是！"

常荫槐马上就想领着人赶奔兴隆甸，去找少帅张学良。

其实张学良在哪儿？在兴隆甸吗？没有，张学良早就回帅府了，帅府那么大，要藏在哪儿，张作霖怎么能知道呢？张学良其实被张景惠、张是非安排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张学良知道这边开宴会，就害怕见他爹，知道他爹得跟他算这笔账，他也真害怕了，此时此刻他正在密室里忍着呢。

真有聪明人，就是张是非，领兵打仗他不行，后勤这套人情来往他比谁想得都周到。张是非一看我甭劝了，那几个劝都吃了卷盐饼，我劝非挨骂不可。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人，越劝越来劲儿。

有招了，张是非偷着离开大厅，到密室来见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一看，赶紧把张是非的手拉住了："八叔，怎么样？"

"孩儿啊，够饿啊，你爹一提到你的名就大发雷霆，小胡子撅多高，嘴唇子都气青了，把牙恨不得都咬碎了，谁劝也不行，非叫常处长就地枪毙了你。"

"八叔，那怎么办？"

"别害怕，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你跟我走吧。"

"我跟您上哪儿去？"

"你跟我来吧，我早都给你安排好了，走。"

张学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张是非打的是什么主意，但知道张是非不是一般人，绝不会往火坑里推他。张学良跟着张是非出了密室，门前有站岗的，这都是少帅的人，都瞒着张作霖保护着少帅。所以大伙儿对视一笑，用手一指，那意思往前走没事。张学良在众人的保护下，拐弯抹角到了跨院，进了五夫人的房间。五夫人是张作霖后娶的媳妇儿，当家做主，那是大拿，那边开会，女人不能参加，但五夫人在屋里正陪客人。这个客人刚下车，张作霖还不知道，谁呀？从锦西来的田小凤。

田小凤这些年干什么呢？她享福了，吃香的喝辣的，张作霖拨下巨款给这位义妹在锦州、锦西置的房宅产业，另外还给她找了个称心的对象。最近，郭松龄反奉这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啊？田小凤都吓坏了，替张作霖担心，坐上车子前来探望，走到半道听说郭松龄伏法了，奉天的局势转危为安了。田小凤这心也就放下了，替张作霖高兴。

她车子一到大帅府，张作霖正接待各国驻奉天总领事，所以不知道。来了女眷了，得女眷陪着，五夫人把田小凤一行人接进内宅，张是非知道。张是非心里清清楚楚，要想替少帅求人情，谁说话也不好使，非田小凤不可。因为张是非心里清楚，张作霖欠人家田小凤的，欠人家的情，所以在路上就告诉张学良了："你

姑姑田小凤来了，你要好好地哀求她，只要田小凤点头答应了，你爹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张学良多明白呀，那多会说呀，进门扑通就给田小凤跪下了：“姑姑，快救救我吧，我活不了了。”

说话间，张学良已声泪俱下。

田小凤心里正高兴呢，由五夫人陪着在这儿聊天，五夫人正说：“你没赶上啊，我们都惨透了，帅府的后街准备了十多辆汽车，把金银细软都搬到汽车上去了，用苫布蒙上，就等着大帅一声令下，我们好逃难呢。没想到老天爷保佑，郭鬼子伏了法，奉天城才平安无事，妹妹呀，你来了太好了，一会儿你哥哥开完会，见你在这儿不知道得多高兴呢，你在奉天多住些日子吧，好，明天我准备专车带着你赶奔小河沿，看看郭鬼子是什么下场。”

正谈着呢，张学良进来这一哭，田小凤大吃一惊：“汉卿啊，快起来，起来！”

张学良是田小凤带大的，比亲姑姑那也不次啊。张学良擦擦眼泪，站起身来，见过五夫人，然后坐到田小凤身边。田小凤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张学良二十四五岁了，大小伙子，是真害怕了。这才问：“汉卿，究竟怎么了？”没等张学良说话，张是非说话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咱们大帅，你那位哥哥那个脾气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事都没了，他把那一肚子气全撒到汉卿身上了，说郭鬼子之所以闹事，之所以有今天，那罪过全在汉卿身上，非要叫常荫槐执行军法，要把少帅枪毙了，谁劝也不行啊，越劝越来劲儿。我听说你来了，我这特高兴，我才把汉卿给你送来，我说这事可交给你了，汉卿能不能平安无事可全在你身上了。”

这田小凤一听，眼眉就立起来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狼走遍天下吃肉’，他就是这么个熊脾气。汉卿啊，别害怕，有姑姑在，保你平安无事，他敢碰你一根汗毛，我要他的命。”

这田小凤说话可不是吹牛，张学良点了点头，心里安定多了。

田小凤说：“我给他留个面子，我不到前大厅找他去。张处长，麻烦你辛苦一趟，把大帅给我请到这儿来，就说我来了。”

“好，稍候片刻。”

张是非出来了，心中暗自好笑，等进了大厅一看，十多个人围着张作霖，还劝呢，常荫槐在那儿站着，像个橛子似的，走不能走，停不能停，深感为难。

张是非分开人群到了里边：“各位，静一静，别吵了，我见大帅有话说。报告，报大帅！”

“什么事？”

“回大帅，有客人来了，现在在内宅恭候。”

“去，没看见我现在干什么呢？我那客人多了，接待得过来吗？得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叫他等着吧。”

“大帅，这客人跟一般的可不一样啊。”

“怎么的？他长犄角了？”

“比长犄角还厉害。”

张是非往前一进身：“您妹子田小凤来了。”

“她这……”

张作霖当时没词了，那火消了一半还多。心说，小凤来了，来得太快了，真没想到，我还等着过几天派人到锦州去看她呢。

“什么时候来的？”

“来半天了，她找您有急事商议，请大帅耽误一会儿工夫。”

“好吧，我这就去。各位呀，大家归座，关于小六子的事以后咱们再议，常荫槐你先坐那儿听命，什么时候让你走你再走。”

“是！”

常荫槐这才坐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会场上的人都没动，等着张作霖。

张是非领着张作霖拐弯抹角奔内宅，张是非真够坏的，也没交这实底，根本没提张学良这茬儿。张作霖提着大袍子，兴冲冲地来到五夫人房间，可他从外头这一来，张学良就看见了，跟田小凤打招呼：“姑姑啊，我躲一躲，我不敢见我爹。”

“站这儿，你就站这儿没事，我看他能怎么样。”

正说着，张作霖进来了：“妹妹，欢迎啊。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可惦记你了，我就怕郭鬼子打锦州时，对你有伤害。妹妹，家里都挺好吗？”

田小凤也站了起来：“多谢哥哥关心，托哥哥的福，我家里都好。”

“那就好。”

说到这儿，张作霖一翻眼睛，一看张学良在这儿站着呢，那火腾地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两三天了。”

“你在哪儿待着呢？”

张学良不敢说实话，要一说张景惠、张是非把我藏起来了，那能行吗？所以张学良张口结舌，张作霖刚想往下说，田小凤说话了：“大哥，你先坐下，你别吹胡子瞪眼的，当着我的面这是干什么呢？这我们一家人显着多不好。”

“妹妹有所不知，他都把我气死了，将来你就清楚了，郭鬼子之所以倒戈反奉，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的催命鬼。我前世欠他的，今世他向我讨债来了，我非收拾他不可，你给我出去。”

其实他说让张学良出去，就是想发发脾气。田小凤站起来了：“大哥，您干什

么？您这是冲汉卿来的，还是冲着我来的？咱多日不见了，你不欢迎我来。那好，我转身就走，此后我再也不登你家的门。”

田小凤说着，穿衣服就要走。张作霖有点儿蒙了：“妹妹，你听我解释嘛，我怎么能冲你呢？这两件事你怎么给混到一块儿了，我的确是冲着小六子，跟你没事。”

“什么没事？你当着我的面教育你的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

“咱慢慢说，把话说清楚了不行吗？”

“好！”

张作霖在田小凤面前真有点儿气短，强压怒火，这才坐下。

田小凤这才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作霖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张是非在旁边还给补充，这阵儿他向着张作霖说：“不怪大帅生气呀，谁有这儿子谁不得发脾气？家败出猴头，这小六子是大帅的儿子，要是我儿子，我也不能饶过他。”他能说，跑这儿装好人来了。

张学良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等说完了，田小凤点点头：“三哥，说完没有？”

“说完了。”

“不就这点儿事吗？算了，我是这么想的，虽然郭松龄倒戈，但是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咱就把他消灭了，大吉大利，这是可喜可贺的事，这篇就把它揭过去。怪谁？我看第一个怪你，小六子怎么跟你说，你要不听，他有什么办法？大权在你手里掌握着，你任命的又军长又参谋长的，你给的权力，要说处分，应该先处分你，就你手下那文臣武将也都有责任，怎么能光怪汉卿一个人呢？

“刚才我听五嫂给我介绍了，张处长也给我介绍了，在最后巨流河一战，汉卿立下了大功，要没有他喊话，没有他付出那么大的心血，郭松龄能那么轻易就失败了吗？这本身来说，汉卿已经立功赎罪了，这就行了呗，你干什么没完没了的？我明白你怎么想的，你是要买大伙儿的人心，表示你公平，表示你铁面无私，你像包文正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我看你把这戏收起来，算了吧，谁让我今天赶上了，看在我的分上就饶了他吧，就得了。汉卿，过来，给你爹磕个头，让你爹消消气，这事就算过去了。”

张作霖见好就收，就完了呗，但是张作霖没这么做，听田小凤说完了，他更来劲儿了。张作霖在身边的茶几上一拍，站起来了：“妹子，对不起，你管我要金子我给你金山，要银子我搬银山，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唯独这件事我不能答应，小六子我是非枪毙他不可。”张作霖为什么这么说？五夫人在旁边坐着呢，张是非在眼前站着呢，门前还有不少听差的。

张作霖心说，别人这么说我也不答应，那么劝我也不接受，唯独田小凤来了，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同意了，大伙儿不得对我画问号啊，特别是我这五夫人，

就得钻进醋坛子里头去，背后她非得问我不可，你跟田小凤有什么关系？她在你面前说话怎么那么好使？

张作霖是这么考虑的，所以明明心里头没心杀张学良，可为了要这个面子，还得撑着这股劲儿，说这横话。他想这么一说，转转面子。没想到田小凤比他自尊心还强，田小凤一听，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合着我白说了，你非杀汉卿？"

"非杀不可！"

"这是你真心话吗？"

"妹子，军无戏言，这能假得了吗？"

"太好了，现在你儿子不缺，你好几个儿子，杀了一个张汉卿，还有张学铭，还有张学思，你那儿子多了。你有能耐把你儿子全枪毙了，你闹个绝户，你有多好啊，看把你撑的。"

田小凤说到这儿，往前一凑合，把巴掌举起来了，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当着五夫人和张是非的面，田小凤把巴掌一扬，抽了他十二个嘴巴子，屋里的人吓得脑瓜直晃，外边站岗的马弁，既不敢看，也不敢乐。心里都清楚，一物降一物，对付我们大帅是非田小凤不可。这一顿巴掌，开始张作霖有点儿发蒙，心说，妹子你这像话吗？当着我五夫人你抽我嘴巴子，这算怎么回事……

等揍到第十二个，张作霖这气没了，不但没翻脸，相反仰面大笑："妹妹，打得好，谁让我驳了你面子了。你觉着你过意不去了，你揍我，消火没有？"

"没有！"

田小凤说到这儿，冷不丁往外头一蹿，外边有护兵，都别着双盒子炮呢，田小凤一伸手，抢出一支枪，这下把张作霖吓坏了："妹妹，你？"

"三哥，过去的事我什么也不提了，你不是非要杀小六子吗？好，把枪给你，你先枪毙了我，打死我再说，我们娘俩儿一块儿死。"

张作霖一看实在没辙了："妹子，你要这么说，这事完了。我既往不咎不就得了吗？你也把我揍了，你还有什么不出气的。"

张是非一看差不多了："算了吧，咱一家人叫外头听着多不好？算了。"把田小凤手里的枪夺过去，田小凤得理不让人，坐在这儿这个哭。张作霖矮了半截，急得满头都是汗，还得哀求田小凤。张是非心说，这才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张是非冲张学良一使眼色，都怪你，你还不过来说话。

张学良扑通跪下了："爹，姑姑，千错万错是我的错，你们兄妹千万别翻了脸，爹，干脆您还是把我枪毙了得了。"

张作霖心说，这小子多损，我说把他饶了，他又叫我把他枪毙了。你比你老子还会玩人。张作霖瞪了他一眼："少说废话。妹子，算了吧。"

张是非也劝："行了啊，身体重要，兄妹俩儿见着还没说什么，这是何苦来的？

过去了，算了。”五夫人也劝，那五夫人对田小凤和张作霖这事过去也有耳闻，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可厉害，比我泼辣几十倍，我比不了。五夫人尽管在张作霖面前非常吃香，她也不敢过问这事，只能做到心里有数而已。要不然就张作霖那脾气，谁敢碰他，打十二个嘴巴子，一个也不行，那也就是田小凤。

大伙儿这么一劝，田小凤这才不说了。最后张作霖说：“妹子，多在奉天住上几天，让你嫂子陪着你好好溜达溜达，前边还开着会呢，我还得去主持这个会。另外，小六子的事情就算了。”

“不行！”田小凤说，“算了可不行，你这么一说我不相信，张处长，你陪着汉卿一块儿进会场，必须叫我哥哥当众表态，向大家作证。”

张是非一听田小凤说得太对了：“汉卿，开会去，你躲到旁边算怎么回事？你也算有功之臣。”

就这样，张作霖捂着腮帮子第二次进入会场。事后张是非那嘴是饶人的吗？把这事一五一十全抖搂出来了，大伙儿乐得肚子都疼。不过张作霖这一进会场，还得装相，有那眼尖的看见了，大帅脸蛋子怎么这么红，还有手印子，还不知道谁揍的。

张作霖愣装凶，等回来第二次上了主席台，当众宣布：“各位，耽误大家时间了，有点儿家务事处置了一下。本来我想枪毙张学良，但是大家苦苦给他求情，你们说这个事怎么办？大家公议一下。”

本来大伙儿就向着张学良，自然是一片热烈地发言：“大帅不能这么办，收回成命吧。”

“少帅来了！”

张学良一进会场，大伙儿全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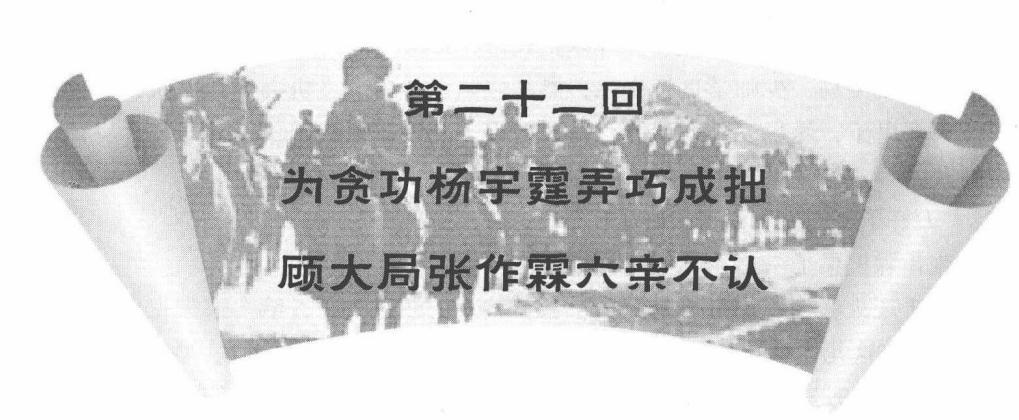
张作霖也就顺坡下驴了，这个跟“辕门斩子”大同小异，杨六郎非得杀他儿子吗？那也不见得是真的，那是演戏，叫大伙儿看，纯粹是收买人心。张作霖没读过多少书，他听书听得多，这情节他知道，但他最大的长处是都能用到实际当中来，这还真有效果，很多人提起来，无不挑大拇指称赞。

大伙儿给张学良这一敬酒，张学良给在座的人鞠了三躬，承认了错误，又给张作霖鞠了躬，张作霖这气才彻底消了。正在这时候，奉天省长王永江鼓动了一帮人，一招手，这帮人敲锣打鼓进了屋。干什么？给张作霖挂匾披红，似乎郭松龄这一完，功劳全是张作霖的，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大厅之上把匾给挂上，匾上四个大字“文武兼备”，简直把老张捧上天了。

另外，王永江投其所好，冲着外头又一摆手，来了一帮人，这帮人都是特殊的人，与众不同，谁呀？文艺界的。走到最头前儿的是奉天最有名的鼓界大王刘德，在后头有平津地区的鼓王张小宣，后边还跟着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就是最著名的

山东梨花大鼓的名伶，人送外号“黑姑娘”谢大玉，这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张作霖最喜欢的既不是跳舞，也不是听京腔大戏，就爱听书，特别这大鼓书他离开就不行。张作霖经常这么说，酒席宴前要不听书，没意思，等于凉半截。听书讲古，长知识，又享受。

在他的影响下，吴俊升、张景惠等，都效仿张作霖，凡是举行巨大的宴会，喜庆的日子，全都把说书艺人给请来，待为上宾。



第二十二回
为贪功杨宇霆弄巧成拙
顾大局张作霖六亲不认

王永江知道张作霖的心思，投其所好，背着张作霖，把这几位名家全请来了，这几个人一进场，张作霖乐坏了："欢迎各位光临，快请坐。"

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之后，奉天省长王永江来到鼓界大王刘德跟前儿，压低了声音："刘先生，你知道我们大帅的嗜好，一会儿你就得点鼓祝贺，您能不能编几句新词，那'三国段'，'忆珍妃'，'金钱豹'，先靠边站站，你来点儿新词，根据郭鬼子反奉这个事，让我们大帅高兴高兴。"

刘德一笑："省长放心。"

张作霖就喜欢听书，特别是大鼓书，场场不落，今天他一看刘德来了，高兴坏了。张作霖首先鼓掌，底下自然掌声雷动。刘先生技艺高超，人家这一上场，全场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都盯在这位刘先生身上。这位老艺人五十多岁，头上戴着四块瓦的四喜帽子，脑门儿这儿有一块蝴蝶式的帽正，是张作霖赏赐的，就这帽正就价值连城。丝绸大衫，白袖头，底下白袜子圆口鞋，真是庄重、潇洒、脱俗。一把三弦，一把四胡，两个伴奏的穿得也是潇洒利落，在旁边一坐，定三弦，点古板，这位刘德先生就唱开了。

现编的词，大致的意思是说，白山黑水有座宝城，住着一位盖世英雄，张作霖能征善战，治国安邦中外驰名。就这四句一唱完了，底下的掌声跟打雷差不多。张作霖乐得飘飘然，赶紧站起来，冲着四外直作揖："不敢当。刘先生，您过誉了，接着来。"

有那么句话"有钢得使到刃上"，刘德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多少年，那是老

艺人，久闯江湖，什么不明白，就得投其所好。一看张作霖高兴了，把喉咙舒展开，肩膀一抖，一拉这架子，一敲这鼓，唱得更生动了。现编词，就得说人家有两下子：草中有蛇，人有奸忠，出了个鬼子郭松龄，忘恩负义，六亲不认，挥舞刀枪愣充狗熊；一心一意想着反奉，逼得张作霖把仗打，先点大将张作相，又点福将吴俊升，三声炮响发兵马，少帅学良打先锋，黑马旅队多骁勇，飞机轰炸新民城，老达房抓住了郭鬼子，暴尸三日祭英灵，皇天后土多庇佑，保佑咱张作霖寿高百岁，步步高升。

“太好了，刘先生说得太好了！”

张作霖把桌子一拍：“副官，赏大洋三千块。”

三千现大洋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德谢过大帅，给大家鞠完躬，退到贵宾席，在这儿休息。紧跟着，京津来的名家，也就是鼓王张小宣，唱了一段“长坂坡”，压轴的是名伶，叫韩大玉，韩大玉山东大鼓唱得好，真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吐字清楚，让人听着舒服。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写字写得多好，赶不上画画，说书说得多好，赶不上唱家”，唱能把人唱得陶醉了，能使人如醉如痴，声泪俱下，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姑娘唱了一段“忆珍妃”，把在座的人全给迷住了，张作霖更是喜欢：“重赏！”全给现大洋。

这阵儿大钟已经指到深夜十二点，庆功会达到了高潮。这时候，奉天省长王永江站起来了：“大帅，各位，我说几句。我代表咱们东三省民、工、商、政、校五界，还有各个联合会，宣布庆祝讨郭大捷，促进东三省自治，拥戴张作霖大元帅的通电，希望大家认真听一听，然后各抒己见。大致的意思是，‘我们采取三省联合自治，推选张作霖上将军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节制东三省军政大权，根据保境安民的宗旨：实施自治，于民休养，改革政治’。各位看怎么样？”

“同意！”

又一阵掌声。张作霖听到这儿心满意足，又叫副官长、秘书长拟了文稿，当即宣布通电全国，张作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致的意思是说：“本上将军与东三省人民有同乡的关系，受一致拥戴，为东三省师表，十有三年。”现在张作霖统治东北十三年了，那也不短了。下边说：“郭松龄叛变，使东三省人们涂炭受苦莫大，此次郭逆伏法，大局稍安。作霖自愧才疏德薄，已决定下野，让位于贤德人士承担。奈三省之各法团、各议会决议挽留，事实出于人民之挚意，故作霖不忍推辞，决定肩负重任，以谋我东三省父老之幸福。”

乐声四起，张作霖离坐频频举杯，大家给大帅敬酒，这回宴会真的达到高潮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副官慌慌张张进来了，想说话还不敢说，不说吧还不行。这，这，急得直蹿脚。参谋长杨宇霆看见了，赶紧过来一咬耳朵，杨宇霆的眼睛一亮，

杨宇霆穿过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有件事情急需要您处理。"

"什么事？今天光庆贺，公事不办。"

"是，那我还不清楚，不过这事例外，大帅非办不可。"

"什么事这么着急？"

"抬进来！"

杨宇霆吩咐一声，两个副官敬礼，转身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四五个人挺吃力地抬进来一个大红皮的牛皮箱子，挺沉的。抬到会议厅的中心，地上铺的是蓝色的地毯，天鹅绒的地毯，放个大红箱子，非常显眼。在场这几百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静了下来，把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这箱子上。张作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两手扶着桌案，探着身子盯着，看了一眼杨宇霆。

杨宇霆的声音非常低，只有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周围的人能听见，远的根本听不见。杨宇霆说："大帅郭鬼子伏法之后，我们奉天安定了，经过宪兵队的搜查，从各个官员的家中查出来不少机密文件和往来的信件，这可是宝贝，您亲自过过目。"

"是吗？"

杨宇霆说到这儿，眼露凶光，背着手，一步一步环场转了一圈，好像不认识在座的众人，挨个给相面，他那眼睛盯到谁身上，谁就冒凉气，特别是心里头发虚的。杨宇霆说那话什么意思？郭松龄率领十万大军倒戈反奉，长驱直下，势如破竹，几天的工夫就打到了新民，有很多当官的一看局势变了，认为张作霖肯定坐不住奉天城了。他们就决定投靠新主子，给郭松龄打溜须，因此派专人送信，表明态度，拥护郭将军进城。有的人甚至出卖机密文件，现在都被查获了，都在这箱子里头装着呢，而且这些人还都在座。谁心里没鬼，谁不害怕。本来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顿时大厅里空气紧张，充满了恐怖气氛。

杨宇霆转完圈，亲自把锁打开，把箱子盖一扔，伸手抓出一大把信来，往空中一举："众位上眼，这是电报，这是信，谁写的？谁跟郭鬼子勾搭了？可能您也在座，您应当负什么责任？您心里头清清楚楚的。大帅，你看一看吧。"

就在这个时候，少帅张学良剑眉倒竖，二目圆睁，紧咬牙关盯着杨宇霆，对杨宇霆的做法是十分不满。老小子，你想干什么？你想当着我爹的面敲竹杠，你这纯属沽名钓誉，自己逞能，干这事之前你应当跟我爹打个招呼，请示我爹应该怎么办，本来好好的庆功会，你扯这套干什么。

因此，张学良拉了一把他爹的袖子，怎么说儿子也向着爹，张作霖那脑瓜反应多灵敏，一看他儿子的意思，明白了，张学良把这个手势往下压了压，抬三抬，往下按三按，向他爹示意。什么意思？让他爹把火压住，千万要压住，别发脾气。张作霖明白，一开始听杨宇霆这一说，张作霖很生气，一看张学良这样，张作霖

不但不生气，相反却仰面大笑。

张作霖说道："是这么件事，邻葛！"

"有！"

"这件事谁负责查处的？"

"报告大帅，我负责的。"

"这些往来的密电、信件，你都看过了吗？"

"我……"

其实杨宇霆没看他能这样吗？要说挨个都看，也没有，大体上他看过了，把主要的还都记录下来了。但是平日张作霖有规定：凡属这样的事情必须大帅亲自过目，除他之外，任何人不准拆看。如果违反了，脑袋就得搬家。

杨宇霆跟了张作霖这么多年，能不懂嘛，他一看大帅瞪着眼问他，画了个大问号，不知道张作霖打的什么埋伏，要说我看了，他一翻脸，我受得了吗？所以这"小诸葛"的舌头也直打卷："回大帅，我没看，我哪有时间看。"

其实张作霖明明知道他看了："没看就好，把你手中那些都放箱子里去，放下。"

"唉！"

张作霖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别害怕，也别担心，我说有没有记得的，想当年我到吉林、蒙古剿匪，在攻打四平街的时候，邙牛哨就出过这样的事。不过这次比邙牛哨那次要大得多。我没说嘛，要说负主要责任那是我张作霖，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我引咎辞职？我错用了人，才给咱们东三省找来这么大的麻烦和危害。与在座的诸公没有关系。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家庭？谁没有子女？在关键时刻，为了保护一家人的安全，做出点儿过头的事，也算不了什么吧，连我都想卷包跑到大连去，何况是旁人？还是那句话，这篇揭过去，咱们看将来。邻葛，把箱子拉到外边，泼上汽油，烧。往后，不许再提一个字。"

"小诸葛"一看，只好遵命照办，把箱子抬院里去了。张作霖说："在座的众位全到院里观看，你看烧没烧？泼上汽油，用火烧了。"

众人看着，特别是那些私通郭松龄的人感到非常内疚，心想，我的大帅，您真是活菩萨，以后我得一心一意地跟着大帅，再不敢有别的心了。张作霖这招玩儿得多漂亮。

他这么做是相当正确的，张学良在旁边一看，还是我爹，高！但见火光四起，眨眼之间，连皮箱子都烧成灰了，张作霖再次大笑，众人鼓掌，重新入席，接茬儿喝酒。

杨宇霆想利用这机会找找面子，刚才这一弄，想立功还没立着。实质上变相地叫张作霖批评了，那也就是他，换个旁人，张作霖早就翻脸了。所以杨宇霆没话找话："大帅，现在咱们这儿开庆功会太应当了，但是郭鬼子作乱，除了回来的

士兵之外，山海关一带还有两万多人漂流在外，如果这支人马真跟冯玉祥联起手来，对咱们的危害就太大了，望大帅采取措施。”

“我早想到了，小六子！”

“有！”

“明天你就起身，到山海关把咱的人都招呼回来，传达我的意思，既往不咎。回来，当官还是当官，旅长还是旅长，师长还是师长，当兵的弟兄也不为难他们，回来照样关饷。怎么样？”

“儿遵命。”

这就叫稳定大政局。不这么做，张作霖一声令下，谁让你们反对我来着，逮一个杀一个，那就乱套了。别看张作霖念书不多，处置一些事情有超人的才能。宴会散了，大家非常高兴。但表面上这么繁荣，这么高兴，实质上郭军反奉给张作霖以沉重的打击，奉军元气大伤。再想恢复到第二次直奉战以前那个程度，那得颇费时日和金钱，现在东三省千疮百孔，物价飞涨，米价涨了二十倍，是东西没有不涨钱的，特别是奉票贬值，原来那奉票可值钱了，您拿一毛钱出去，能吃大果子，喝浆子，买馅饼，还能剩几个大铜板，还能听听戏。现在则不然了，你拿十元钱出去，不敌过去的一元钱，那小票不如擦屁股纸。

在郭松龄反叛之后，东三省的经济形势日益萧条，物价飞涨，奉票每天都在贬值，相反显得金票、外币和现大洋值钱了。有些人钻这空子，发大财，投机倒把，左手来右手去，哄抬物价，结果奉票越来越不值钱，那几件东西越来越值钱。老百姓挣的是奉票，挣到手里一大把，买不着东西，叫苦连天。很多买卖光有价钱，没有货，有的干脆就关门了，经济大萧条，奉天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心惶惶。

作为一个领导人，不光说能征惯战，能握牢枪杆子，能打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怎么安定社会，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治国安邦之道，这是更重要的。张作霖眼见这些现象心乱如麻，心如火烧。张作霖没事就在老虎厅骂：“我治郭鬼子没费劲儿，两次直奉战没费劲儿，怎么这现大洋跟奉票我就治不了。”

张作霖命人把奉天警察厅厅长张士宜给叫来了。一溜风到了帅府，满头大汗，走进大厅，一看张作霖身穿便装，面沉似水，在老虎皮椅子上坐着。张士宜脚后跟一碰脚后跟，敬了军礼：“大帅，您叫我？”

“我说张士宜，你是警察厅厅长，负责地方治安，如今街面上这么乱，你知道不知道？”

“回大帅的话，卑职知道。”

“你采取什么措施了？”

“凡是我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卑职能尽到责任的，我都采取措施了。”

“别说了，现在物价飞涨，有些人投机倒把，从中渔利，搅乱民心。我说这事

你采取什么措施了？”

“回大帅的话，这是属于经济范畴之内的事，不是我职权范围所能管得了的。”

“我叫你管你就能管，执行我的命令，下去。铁岭、开原、辽阳，包括奉天，奉天是重点，把那些投机倒把的巨头都给我抓起来。”

“是！”

“马上行动！”

“是！”

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警车四出。这一下子就抓了很多人，全给投进了大牢。光抓了，怎么处置？得请示张作霖。没过两天，张士宜又来了，仍然满头大汗：“大帅，按照您的命令，卑职已经执行了，抓来一百三十四个，您看这些人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把名单给我。”

“这是名单。”

有的字张作霖不认得，叫旁人给念。他看了看，这些小子都跑到这儿捣乱来了：

“天河盛的经理黄一成，汇元宫的东家，叫李什么？”

“李东海。”

“四河东的经理是谁？”

“这姓于，叫于万全。”

“九田园的呢？”

“九田园的也姓黄，大家都管他叫黄百万，名字叫黄一盛。”

“就这几个了。余者的先给我关起来，这四个枪毙。”

旁边的秘书长一皱眉：“大帅，这枪毙……”

“扰乱金融秩序，不震震不行。”

“大帅，这些人素日跟咱们关系都不错。”

“他拆我的台还不错？枪毙！”

一声令下，判处死刑。

张作霖看着名单：“抓来这些人里头怎么缺一个呢？”

张士宜看看秘书长，直挠脑袋：“大帅明鉴，是缺一个。”

“为什么不抓？”

“……大帅，我怎么说呢，没抓的这人叫刘宏生。是帅府的人，是您的理财能手，他恐怕得例外。”

“他也不能例外，抓起来。先把他整到我这儿来，我先问话。”

“是！”张士宜走了。

下午把刘宏生给抓来了，刘宏生满不在乎，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张作霖在奉天开了一座银行，叫兴业银行，张作霖不出面，让五太太出的面，银

行是他们家开的。刘宏生这次一看机会来了，不少人都瞅他，他可以说是高级人物了，他要一动，底下才敢动。他觉着我干点儿什么能怎么的，我是大帅的财神爷，我例外。所以他中饱私囊，兴风作浪，也发了横财了。他给张作霖挣了不少钱，他个人的腰包也是油水直往外淌。没想到，轮到他头上了。

等一进老虎厅，他一看大帅那模样，就冒了凉气了。

“大帅，您叫我？”

“我说刘帮办，你干得不错呀。”

“大帅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清楚，郭鬼子死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特别是金融界，这些昧着良心的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带头儿的就是你，你从中挣了多少钱？你都使了哪些手段？要没有你，奉天不至于这么混乱。你说说，是挨打、挨罚？”

“大帅！”

吓得刘宏生扑通跪下了：“大帅圣明，大帅恩典，我也是一片好意。”

“算了吧，你拆我的台，毁我的名誉，还是好意？收起你那份儿好心来吧。别的甭提了，你给我效劳了这么些年，我张某人对你也够意思，现在我就想跟你借一样东西。”

“大帅说吧，您借什么？”

“我借你的脑袋！把刘宏生架出去，明天到刑场一块儿执行。”

这件事震动太大了，兴业银行的帮办，张作霖的理财能手刘宏生，被五花大绑押到刑场，包括那四个总经理、大老板，一块儿枪毙。他们是头一拨，没过几天，把铁岭、开原、新民、辽阳各地所谓的金融界头子，又给抓来十多个，一律枪毙。谁也不敢走张作霖的门子，其实这帮人哪是一般的人，后台多硬，有的是张作相，有的是吴俊升，有的是汤二虎，有的走五奶奶的门路，还有的靠日本人，认为绝对没事，哪知道老张这脸一虎，六亲不认，谁说也不行，毙了不少人。

这一下是稳住了阵脚，风浪平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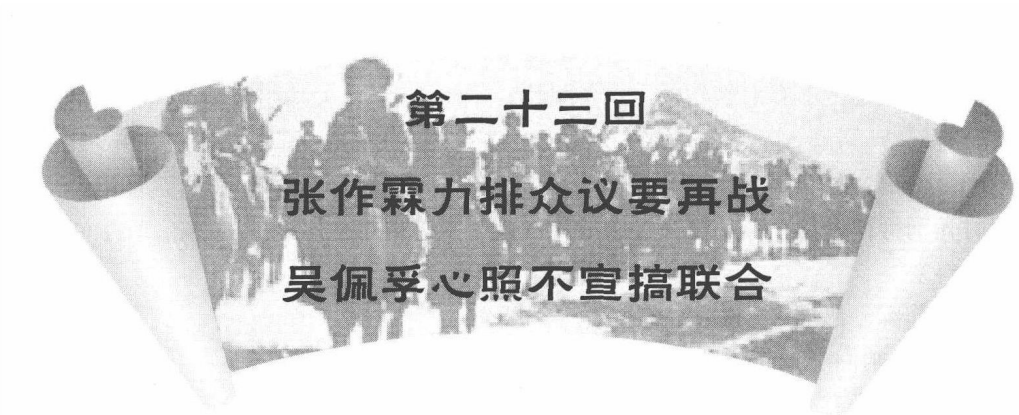
在这时候还有一档子事，张作霖有个侄儿叫张学成，张学良的亲叔伯哥哥。张作霖哥仨儿，大哥张作泰，二哥张作福，老三是张作霖。这张学成就是张作泰的儿子，这位仗着他叔叔是大帅，整天出入赌场，抽大烟，投机倒把，无所不为。可这回赶到浪头上了，这一次他也挣了不少钱，有些人禀报了张作霖：“少爷张学成光现大洋就有多少万，不敢在中国银行存着，存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了，是事实。”张作霖派人一查，果有此事，命人把张学成抓起来，枪毙。张作霖心想，我就不能枪毙我侄子吗？替张学成求情的人太多了，无奈张作霖誓死不开面：“不行！”把张学成也崩了。

有一种说法，张学成根本没死，是张作霖故意演了一出戏，表面枪毙，死的

那人不是张学成，他偷着给他侄儿大把的钱，让他侄儿找个地方避风去了，来了个偷梁换柱。

不管张学成真死假死，这个震动太大了，人们一看张作霖真急了，都偃旗息鼓，全躲起来了，不敢干了。就这样，金融动乱彻底地给压下去了。可见在关键时刻，张作霖也真豁得出去。

按理说，张作霖也应当偃旗息鼓，真像他的声明说的那样，与老百姓休养生息，但是张作霖这人好动不好静，好了伤疤却忘了疼。他连日来坐不稳，立不安，想起冯玉祥来他就恨，这个冯玉祥，这个倒戈将军，你跟郭鬼子勾搭，想拆我的台，你够狠的。但是你呢，还把郭鬼子给耍了，你们定下两路出兵，郭鬼子直捣奉天，你从热河出兵，侧翼声援，结果你按兵没动，郭鬼子一个人去那儿倒霉，就冲这一手，我绝不能饶了你。谁得罪我姓张的，我就不能饶他，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有恩必还，有仇必报！



第二十三回
张作霖力排众议要再战
吴佩孚心照不宣搞联合

张作霖马上下令召开军事会议，来了能有一百多人，都是高级将领，东三省头面人物全到齐了，都是军、政两界的要员。张作霖主持会议。一看人都到齐了，张作霖一笑："各位哥哥，弟兄们，今天劳动各位金身大驾，咱们碰碰头，开个会。我说现在奉天也不错了，大家的生活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咱们就这么老老实实在这儿忍着吗？下一步干点儿什么？是不是得考虑考虑呀？咱得有个打算。"

其实张作霖不说，与会的人也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又要打大仗。绝大多数人全都反对，不敢说，也没敢发言，但是跟张作霖过命的有交情的那些人不在乎这个。第一个，奉天省长王永江先说话了。王永江也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他与张作霖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了。张作霖拉大帮当胡子的时候，就认得王永江，知道他是个人才，所以张作霖坐了奉天之后，第一个把王永江请了来，让他做过警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特别是王永江做财政厅厅长的时候，帮了张作霖很大的忙。奉天老百姓的生活曾一度出现安逸局面，社会繁荣稳定，这都与王永江密不可分。

王永江这个人比较正直，现在被提升为奉天省长了，就为了王永江坐这把椅子，张作霖没少得罪人。第一个汤二虎就反对，汤二虎曾经说过张作霖："那些老弟兄你不用，王永江算个什么？他一枪也没放过，一天马也没骑过，就是一个念书的，你把他整来当奉天省长，咱们还没排上呢。"

后来张作霖也急了："你说那话就不对，就因为人家念过大书，人家有知识有学问，我才叫他当奉天省长，你别觉着你不错，挺着个大脑袋晃荡晃荡的，你除了打枪之外你会什么？你会治国吗？你给王永江提鞋，人家都不要你，你还跟他

争呢，就这么决定了。”张作霖力排众议，把奉天省长给了王永江。

王永江始终不忘本，为张作霖服务那是赤胆忠心，所以今天开这个会，他第一个先发言，王永江对再打仗这个事太反对了，但他说话非常婉转：“大帅，我听说大帅心神不宁，特别恨冯玉祥，想要报当年之仇，这个大家都理解。仇要报吗？报，分什么时候报，不有那么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帅明鉴，现在奉天的经济稍有好转，社会刚刚安定下来，大帅又要兴兵，招募军队，购买枪炮，得多少钱？刚刚复苏的经济，要再大把大把地花钱，恐怕对咱不利。大帅，我看这样吧，您暂时先别打这个仗，缓一缓，等咱的元气恢复了，再打也不迟。”说着，递上一大摞材料来。

张作霖一皱眉：“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奉天老百姓生活情况、物价情况的明细表。”

张作霖哪有心看这个，翻了两篇：“好吧，有时间我再看。我说王省长，你说我要打冯玉祥是对的，我需要用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

“我早算过了，您要想进关接茬儿打仗，至少得七千万现大洋。现在咱们每年的收入不足五千万，也就是说您得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一年整个的经济收入全都搭到里头，您才能进兵，如果时间拖长了，就不只是这个数目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弄好了当然是好，要弄不好，这一下咱东三省就彻底垮台了。”

“你的意思是不打为好？”

“我就这个态度，打可以，现在不行。”

大家再发言，张作霖听了王永江的话，从里往外不痛快。心说，王永江，你这等于拆我的台，我什么脾气你不清楚吗？但是又一想到王永江对自己尽心尽力，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没想到，紧接着第二个发言的是吴俊升吴大舌头，黑龙江督军。

吴俊升把大脑袋点了点：“大帅，方才王省长说的我同意，现在我回了黑龙江，那儿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老百姓连个土豆粉条子都吃不上。再说要想打仗就得用钱，没有钱什么也玩儿不转，又得增捐，又得派款，又得集资，那事多了，本来大伙儿都受不了了，再给增加负担，我看他们非造反不可。我同意王省长的意见，报仇可以，现在早点儿，大帅能不能容期缓限。让大伙儿把气儿喘匀乎了，将来就是咱打起来，有进有退。别连本丧汤，鸡飞蛋打，那不全完了吗。望大帅慎重为上。”

张作霖就更不痛快：“还谁说？”

“我说！”

第三个发言的是磕头的过命交情的老朋友张作相，吉林督军。张作相胰了个大肚子，这几年他也发福了，满面红光的：“大帅，方才王省长、吴督军所说，我

认为是至理名言。大帅，仗不能打了，劳民伤财，我的意思是咱把山海关大门牢牢地关上，我们好好治理东三省，开发矿产，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老百姓腰包富裕了，咱们也就富裕了。到那时，我们再兴兵也不晚，现在打仗无疑是雪上加霜。大帅三思，我也不同意打。”

张作霖一听这多好，一开门就三门炮，都不同意打。他仨一带头儿，这事麻烦了。他用眼睛示意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是主战派，杨宇霆一看别让别人说了，再说这事麻烦了，都不同意，大帅怎么办？整个就被动了。所以杨宇霆站了起来：“大帅，我说各位现在的形势可以总结成三个字，哪三个字？很紧张。我再重复一遍，很紧张。换句话说，当前的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打人家，人家打咱们，咱们能坐以待毙吗？因此我同意大帅的主张，马上兴兵。”

杨宇霆不愧是参谋长，有词。大家问他：“你为什么主战？你能不能说说你的道理？”

“可以！”

说着，杨宇霆把军用地图的保密帘拉开了，手里还拿根杆，用杆往地图上一指：“各位看一下。”众人目光全盯到地图上了，“大家请看，这是中国地图，目前的形势很吃紧，这上头标得清清楚楚。一、大家先看广州，现在广州的革命政府组织了北伐军，北伐军的总司令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很了不得。而且训练军队也有一套办法，他打着什么革命的幌子欺骗群众，受到南省一致的拥护，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据说，英国、美国全愿意做他的后台。

“就蒋介石而论，能不能允许咱们独霸东北？咱想得挺好，休养生息，有朝一日报仇，咱能等到那时候吗？恐怕难。现在的形势是急转直下，我不打人，人家要打咱，咱不主动就得被动，这是我主战的第一个原因；二、大家看一下，这是北中国的形势，这位“倒戈将军”冯玉祥是个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他利用郭鬼子反奉这个机会大肆扩充人马。各位看，现在西北地区几乎都被他独霸了，而且他的先锋部队已经逼进河北省、天津、北京，现在还要往山东伸脚。

“众位都清楚，冯玉祥是咱的死对头，咱关上门能行吗？恐怕这个门关不上。冯玉祥下一步肯定就得对咱开火，与其被动，何不主动呢？利用蒋介石北伐军尚未发动，利用冯玉祥现在的势力还没到山海关，咱们应该主动出击，这就是我主战的主要原因。完了。”

他说完了，很多人想发言，有的主张驳斥杨宇霆。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把大腿一拍，站起来了：“方才邻葛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在情在理。因此本帅决定，即日起兵，攻打冯玉祥，大家下去准备吧。”

与会的人都知道张作霖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拍板了，你就再不同意也没用了，所以大伙儿一言未发，就散会了。

张作霖把杨宇霆给留下，两个人仔细研究，说打这是决定了，具体情节不那么简单，怎么打法？杨宇霆给出主意："第一步得联合吴佩孚。"

别看第二次直奉战，张作霖跟吴佩孚俩人都翻脸了，当时谁要抓住谁，抽筋扒皮。现在的形势变了，可以化敌为友，杨宇霆说："不能低估了吴佩孚的实力，现在他坐镇洛阳，实力雄厚，应当联络他。只要两个大帅同心协力，这中国不愁落到旁人手里头。"

杨宇霆一给出这主意，张作霖举双手赞成："好！"于是从这天开始，张作霖就下令对吴佩孚一个挨着一个地拍电报，信件往还，终于把吴佩孚给说服了。吴佩孚最后给张作霖来电：同意联合。而且还来了封长信，写得非常诚恳："当年直奉大战是一场误会，我们都上当了，都受骗了，但是不打不相识，那算不了什么，现在希望共同携起手来，"吴佩孚还举了个例子，"我叫冯玉祥出卖的，你摊上了郭鬼子反奉，咱们同病相怜。现在所有的误会一律都消除了，你我重新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这冯玉祥，吴佩孚也不得意他，张作霖也恨他。就这样，他们俩化敌为友，拉起手来了。

张作霖为了拉拢吴佩孚，表示道歉，还举行了个隆重的"还枪典礼"。

原来九门口一战，郭松龄、张学良打进秦皇岛，曾经把吴佩孚部下三万多支新步枪，都是捷克步枪，都给抢来了，都没打包呢。要把这些枪还给吴佩孚，表示友好，这件事就托少帅张学良办。现在张学良经常露面，有人还有这么个评语："自从郭松龄反奉失败之后，东北就开始了张学良时代。"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事情张作霖都让他儿子出头，张学良坐着火车，不是北京就是天津，要不就是洛阳，再不就是保定，外交场合离不开他，这次"还枪典礼"还是由他负责。

最可笑的是，奉军本来夺了吴佩孚三万支枪，还多少？还三百支，那也就是意思意思。但是每捆上还都写着个红帖，上边写着"友情为重，重如泰山"，那是说吴大帅您别挑理。好在吴佩孚不在乎这个，很给面子，这说明张作霖有赔礼道歉的意思，就得了。哪怕我吴佩孚饿着肚子呢，我也高兴。

经过张学良的奔走，双方达成协议。终于在1926年6月，两位大帅约定在北京会谈，张作霖带着文武大员浩浩荡荡坐上专列赶奔北京。等一进北京，张作霖就下了决心了，我又回来了，北京我是不能再撒手了，中央政权我要牢牢把握住。以前，事与愿违，这回我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叼住我就不撒嘴，想叫我离开北京，难！

在张作霖的专列路过锦州的时候，要加煤上水，锦州驻军的各个师长、旅长、团长，在月台上欢迎大帅，举行了特别欢迎会，请大帅利用休息的机会给大家讲讲话，洋鼓、洋号一响，红毡铺地，张作霖满面春风下了车。在这月台上，铺着方方的大红地毯，正中央设高交椅，所有的这些将官都站在红地毯的周围，迎接

大帅，向大帅敬了军礼。张作霖跟大家一一握手，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作了简短的演说。

张作霖挥舞着拳头："各位放心，咱们奉军是天下无敌的，只要有我张作霖在，咱们就能纵横四海，前途无量。"

"欢迎！"

新闻媒体马上顺风直上，把这事报道出去了，另外还照了张作霖的巨幅照片。有些人把桌子抬过来，文房四宝准备好了："请大帅给题个字吧。"张作霖一想，这题点儿什么好呢？有了，提起笔来思索片刻，写了两句话。上联写"智深需有忍"，下联配"将勇贵能谋"。意思是说，你这人再聪明，你得需要有忍耐力，和为贵，忍为高，往往有些人不能忍，就坏了大事了，你就是再聪明还得会忍。"将勇贵能谋"，说我能征惯战，我可能打了，这是一方面，主要得有谋略，得有心计，其实这是张作霖通过自己的实践，发自内心地写了这么两句话，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呢。郭鬼子反奉前儿他忍了吧，另外他使用了谋略吧，因此转败为胜，以此来教育他手下的师旅长也要跟他学。大家热烈鼓掌。不大一会儿，张作霖又上了专列，在鼓乐声中，列车徐徐开出锦州城，直奔北京。

北京这边得着信儿，张作霖大元帅要来了，头十天就做了准备。北京现在都乱了套了。北京警备司令叫王怀庆，掌握军权的，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吴佩孚的爱将，现在他在北京。另外，把持中央大权的人没有，只有一个牌位是个代总理。段祺瑞见事不好早就走了，他一看没自己的事了。现在老张家、老吴家又复苏了，老段家没饭吃了，及早引退，他也回了天津。现在北京城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这个王怀庆警备司令说了算。

现在老吴跟老张达成协议了，张学良也在这儿张罗着。所以，王怀庆调动手下人马，发下公告，就像迎接皇帝那么隆重地迎接张作霖。那个排场，等专列进了北京东站之后，站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当兵的脸朝外站，脊梁朝里，全副武装，横枪叉腿，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北京的高级官员没资格进入月台，迎接也不准进来，都在栅栏门外头排着队。在站台上允许走动的只有三个人，一是少帅张学良；二是大将张宗昌；三是警备司令王怀庆，除了这仨人可以靠近张作霖，其他人一律不许靠近。

张作霖那股神气劲儿，下了专列之后在月台上还跺了三脚，那意思我老张又回来了，一句话没说，张作霖把帽子摘了，弹了两下，仰起脸来看看天，再瞅瞅周围，可见当时他的心里是得意得很。张学良紧走几步，给他爹行了军礼："父亲，上专车吧，外边都准备好了。"张作霖跟迎接他的人稍微摆了摆手，一句话没说，顺着大红地毯走出月台。外边的小轿车一眼望不到边，摩托队、宪兵队开着道，前呼后拥保护着张作霖到顺承王府。

王府周围全都戒严了，路上都净街了，这件事情是特大新闻。张作霖下榻之后，按理说吴佩孚随后就得到，不知是什么原因，欢迎的人群到车站一接，没接着人，回家吧。等到次日，按点又都来迎接了，吴大帅的专列这才到了北京车站。为什么迟到了？据说吴佩孚这人特迷信，火车走到长辛店，他把算卦的找上车去了，给他算了一卦，问："我此次进北京是吉是凶？"算卦的说："大吉大利，可是这个时辰不好，要是明天正当午时进北京是最好的了。"所以吴佩孚就听了，这车在长辛店停了一夜，第二天才徐徐开进北京站。

吴佩孚为了振作士气，带了新兵卫队，空中八架飞机护送侦察。等吴佩孚到了车站，洋鼓、洋号一响，又鸣鞭，又放炮，踩着大红的地毯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吴佩孚扬扬得意，频频挥手，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心说，当年我失败得多惨，两手攥空拳，乘着兵舰我跑了，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但愿这一回我不会再离开北京了。什么河北啊，保定啊，都是我的，我跟张作霖不管怎么谈判，怎么友好，这地我不能撒手，他也下了决心了。

车队护送他下榻到王怀庆的私人官邸，王怀庆是警备司令，把宅子腾出来了，让大帅住。他住下之后，洗了个澡，换上便装，在客厅喝着水。吴佩孚此时此刻心情矛盾，他一打听，张作霖昨天就到了，住在顺承王府。怎么办？是我拜会他，还是他拜会我？事关体面，我要是主动拜会张作霖，等于我比他矮了一头，有失身份，不能去看他，我得等着他来看我来。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本来嘛，您是中原之主，张作霖必然得来看望您，您能去看他吗？大帅，少安毋躁，咱就吃住在这儿等着。"

左等张作霖没来，右等也没露面，吴佩孚有点儿坐不住了。正在着急之时，外边有人报告，大帅张作霖特来拜会吴大帅。吴佩孚一听乐坏了，张作霖真来看我来了。平心而论，他的实力比不上老张，张作霖腰杆儿多硬，吴佩孚现在实力虽然是有，但比不了张作霖。张作霖主动登门来拜会他，就说明往吴佩孚脸上贴金了，吴佩孚自然非常高兴。

他亲自迎接到大门口，等他跟张作霖见面之后，俩人什么话也没说，先都仰面大笑，互相你指我，我指你，然后四只手牢牢地握在一起。

吴佩孚把张作霖请进待客厅，盛情款待。不谈公事，就说说路上的风花雪月。张作霖到这儿拜会仅坐了十分钟，起身告辞回了顺承王府。张作霖回去之后，在下午的三点，吴佩孚吩咐下去，去拜会张作霖，坐上车子来到顺承王府。这次俩人见面说了几句话，张作霖说："不打不相识。"吴佩孚也乐了："你我同病相怜，望重新友好。"

张作霖跟吴佩孚正在这儿品茶，警备司令王怀庆、京津地区司令长官张学良来了，向二位大帅请示："现在中南海居仁堂已经摆好庆功宴，请二位参加'开酒

仪式'。”什么仪式都有，喝酒还得有开酒仪式，两位大帅携手揽腕，离开顺承王府，分别上了自己的专车，在卫队的保护下赶奔中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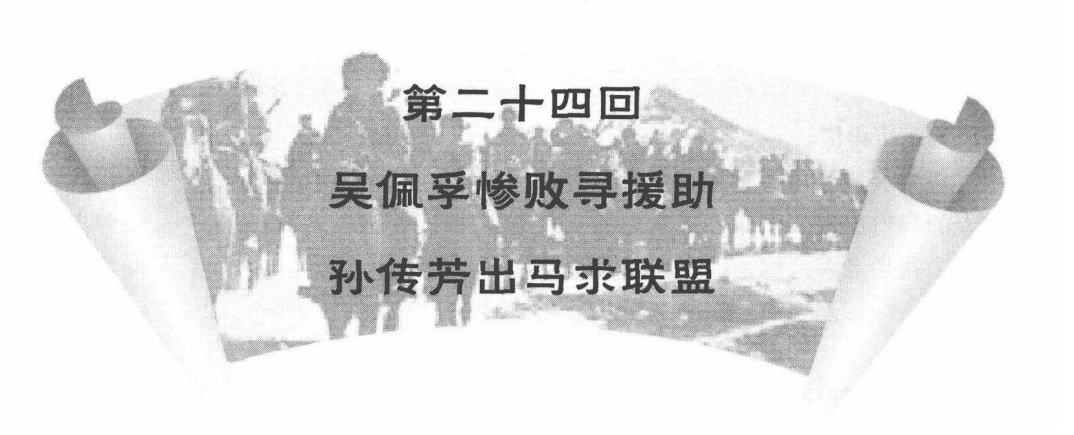
等到了中南海，下车一看，自然都戒严了，老百姓靠边待着，附近的一带关门闭户，静悄悄的。一进中南海，也不知谁给安排得这么缺德，地下铺着一条红地毯，由这儿一直铺到居仁堂的门口，这红地毯窄窄的那么一条，要一个人走还行，要俩人走挤得慌。

可是吴佩孚一想，进这门我得先走，我是主人，我得压张小个子一头，我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张作霖怎么想的？我绝不能让份儿啊，我得先走，这得分出等级来，我是老大，你是老二，众目睽睽之下，我能让这份儿吗？而且吴佩孚手下的人着急啊，连努嘴再瞪眼，玩儿劲儿，那意思大帅你快走啊，你先走，替吴佩孚使劲儿。

这边张宗昌、张学良冲着张作霖使劲儿。张学良急得直跺脚：“爹啊，你迈步啊，你怎么往后退。”在众人的注视下，再看两位大帅互不相让，都上地毯了。地毯窄啊，俩人一上去，跟走那钢丝绳差不多，往前走了几步，俩人全都离开地毯了，简直是演了一出杂技，两个人转过身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吴佩孚心说，张小个子，我绝不能让你得逞。张作霖心说，有我，就没有你吴佩孚。

其实就走一块地毯，谁在前边谁在后边又能怎样？但是不能让份儿，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两个人都想独揽大权，说一不二。别看表面上又握手又谈笑，实质上暗地里动刀子的心都有。



第二十四回
吴佩孚惨败寻援助
孙传芳出马求联盟

张作霖与吴佩孚二人谁也没走上红地毯，都是一只脚踩地毯，一只脚在外边。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北京的头面人物，军界、政界要员都在场，足有数百名之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请两位大帅升坐。正中央放着长条桌，铺着白台布，两把椅子，这是给吴佩孚、张作霖准备的。二人在掌声中入席，自己带来的随员都站在身后，张学良、张宗昌紧挨着张作霖。吴佩孚的八大金刚也不离左右。

坐下之后，北京警备区司令王怀庆赶紧把手套摘了，笑呵呵亲自把两只酒杯拿到两位大帅面前，当众把一瓶威士忌打开，先交给张作霖。张作霖给吴佩孚先满了半杯，吴佩孚接过瓶来又给张作霖满了半杯，然后王怀庆把瓶接过去，给两位大帅全都倒满，这麻烦劲儿，这是有礼数的，不能胡来。

然后王怀庆往后一退，两位大帅举起酒杯，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一仰脖，把酒喝下去了。掌声雷动，下边的人才开始喝酒。这就是所谓的“开酒典礼”，也就是说两位大帅不喝，旁人不敢喝。

在刚才举酒杯的时候还有点儿笑话呢，吴佩孚发现张作霖个儿不高，怎么胳膊这么长呢？他这酒杯举得比我不矮啊，这什么原因？他就纳闷，偷眼睛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张作霖那脚底下垫着两块木板，这木板的厚度比两块砖摞在一块儿还高，上边铺着红地毯，不注意看，看不清楚，他站到木板上，跟自己不是一般高嘛。

在举酒杯的时候，吴佩孚想压过张作霖，狠劲儿往高了举，张作霖也不甘落后，一只手扶着桌子，使劲儿往上挺身子，跷着脚尖，所以跟他平平。等坐下之

后，吴佩孚就发现张作霖坐着比自己也不矮，吴佩孚又纳闷了，那个儿比我矮得多，怎么回事呢？偷眼一看，闹了半天张作霖在座位上也动了手脚，垫的那垫子能有半尺厚，怪不得跟自己肩膀头一般齐。实际上，这都是张作霖手下人干的，就这么点儿事也争，足见他们野心勃勃。

在大家敬酒的时候也出了点儿笑话，不是给吴佩孚敬酒，就是给张作霖敬酒。这一高兴，张作霖喝多了点儿，不胜酒力，这身子站起来往前一探，底下的木板没踩结实，木板一翘，张作霖整个摔了个跟头，身子一晃荡，酒也洒了。可周围的卫队不知道怎么回事，张作霖手下的卫队把枪全拽出来了，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吴佩孚的人。与此同时，吴佩孚手下的人也把家伙全拽出来，对准了张作霖的人。

站在远处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惊慌失色，酒杯都落地了。但张作霖爬着起来了，觉着挺磨不开的，冲着吴佩孚一乐。吴佩孚也乐了，心说，张作霖，该，谁让你垫木板来着，你没那么高的个儿，你跟我比什么高低啊。大伙儿一乐，没事，这才把枪收起来，这酒宴充满了火药味儿。

“开酒典礼”结束，两位大帅进了居仁堂开始会谈，主要的随员全都参加了。现在联合已经定下了，过去不愉快的事揭过去了，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亲，现在两个人要联合起来统治全中国。他们双方研究的结果：在攻打下南口之后，兵分两路，吴佩孚、孙传芳率本部人马攻打南边，对付蒋介石南方政府，就是广州政府。张作霖所分担的任务是对付国民军的冯玉祥，协议达成之后，开始行动。

吴佩孚当天就返回了长辛店。他怎么不在北京待着了？感觉不保险，他们事先都有防备，恐怕对方在谈笑声中暗下绊子，回到长辛店，到了自己的老窝，多保险。张作霖也没敢在北京多待，第二天带着随员到了天津，因为当时天津就是张作霖的落脚地，相较而言比北京要保险得多。

吴佩孚分工之后，率领着本部人马会合孙传芳，摇旗呐喊，直奔南省杀去。结果他们在湖南、湖北的边境跟北伐军遇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好惹，两军相遇，枪炮齐鸣，甚至白刃格斗。打了不到五天，结果孙传芳也好，吴佩孚也好，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揍了个落花流水。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不堪一击，哪如北伐军训练有素，而且北伐军还受老百姓的欢迎。相比之下，这杂牌军干不过正牌军。所以孙传芳也跑了，吴佩孚差点没把吃饭的家伙给丢了，最后领着随员只身逃跑，又滚回了洛阳。到这儿，一场美梦化成泡影。原来吴佩孚打算得可美了，这回我要把南省打下来，广东、广西，要成了我的地盘，然后我转过头来，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我的了，我以长江为界，统治南中国，日后我就不愁统一不了北中国。那时我实力雄厚了，再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结果，想是想，事实是事实，那些美好的想法化作了南柯一梦。最后，剩他一个人回到洛阳，垂头丧气呀。怎么办呢？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请求张作霖

给予支援。

张作霖得着信儿以后，又喜又忧，吴佩孚，你老想着跟我一较高低，你配吗？这下完了吧，你是纸糊的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其实肚囊是空的，不堪一击，这回你服了吧，甭我伸手，你就败了吧。翻过来，你得向我要枪，向我要钱，无意中你就成了我的下属。张作霖高兴是高兴，但他也担心，因为他接着战报了，一听着北伐军不好对付，特别是这个总司令蒋介石，他听说这个人有些谋略，在训练军队、指挥军队方面有能耐，现在他看出来了，这个人很难对付。

张作霖担心，早晚得打到这边来，这跟我奉军交上火，谁胜谁负？很难预料。这时，接到吴佩孚求援的电报了，张作霖跟张作相、杨宇霆一商量："怎么办？援助吴佩孚，不能看笑话。尽管跟吴佩孚有矛盾，毕竟是一家人，跟蒋介石不一样，要叫北伐军过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因此，张作霖决定派兵，拨出大兵十五万帮助吴佩孚。但是吴佩孚接到张作霖的回电之后，跟谋士们一商议，不好，张作霖没安好心，明着是援助咱们，实质是抢夺咱的地盘。到那时他大兵一过来，咱们就彻底完蛋了。吴佩孚多了个心眼，马上回电，告诉张作霖："雨帅如此慷慨，本人感激万分，但是您不需要调动军队，给我枪，给我饷，就足矣了，我现在手下的实力还可以对付北伐军，就是缺钱缺枪，不用来军队。"婉言谢绝了。实质上吴佩孚看出来了，张作霖的确是这么安的心，明着援助，暗中抢夺地盘。

一看吴佩孚不同意，张作霖乐了："好，管我要钱要枪，有。马上回电，"写得非常大方，说，"来电已经收到，要枪要饷我给双份儿，你要一我给二，但是现在没车皮，等有了车皮，即时启运，你等着吧。"

吴佩孚接到回电一看，心想，上哪儿找车皮？这双饷，双份儿，这是骗人，这是给我一个热葫芦抱着，结果什么也没有。看来张作霖够狡猾。

张作霖利用这机会，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把直鲁联军的高级将领请来了，把吴佩孚派来的军事代表请来了，把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也请来了，联席会议，以奉军为主，光高级将领就有一百多人，张作霖主持这个军事会议。在会上，张作霖还发表了一篇演说，因为不光是他们自家人了，还有客人呢。

张作霖就说："各位，现在看得出我们虽然说握手言和，结果心里头分道扬镳。就拿子玉大帅来说（吴佩孚字子玉），对我总是疑虑重重，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我真担心，北伐军继续挺进，把咱们各个击破。眼下我的意思，希望我们在座诸公，不管你是哪一派的，我们大伙儿应当挎起胳膊来，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只有精诚团结，步调一致，才能打胜仗。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希望大家相信我张作霖，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

张作霖表白到一定的程度，还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要不说这人真会演戏，

够上一个演员。其实他一点儿都不伤心，张作霖本想把所有的都吞并了，都归他。其实在座的人是傻子吗？有的明白，只是不便揭穿而已，表面上不住地点头赞叹，好像受了感动的样子。最后在会上作了决定：援助江苏，援助陕西，继续援助吴佩孚，这叫“援吴”。这三援由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负责。

张宗昌在军阀当中最腐败，最野蛮，是品行最不好的胡子队。他手下这支军队走到哪块儿，当地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要不怎么老百姓都说，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张宗昌的部队就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有多少钱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也不清楚。

张宗昌原来是山东督军，后来把李景林给赶跑了，又占领了河北，河北不叫直隶嘛，山东简称不叫鲁嘛，所以就成立了直鲁联军。张宗昌不属于张作霖的嫡系，属于奉军的外围，亲密的合作者。张作霖对他，既利用又防范，老拿他当外人，表面上把他抬得挺高。所以张作霖作出决定：让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执行三援，我们奉军做强大的后盾。张作霖有多奸诈，把张宗昌推到前边去了，心说，打发你远点儿我好放心，胜了，我指挥得有方，败了，杀杀你的锐气和威风，将来我使唤你的时候，省得你不听，这是张作霖的打算。

张宗昌还挺高兴，看来雨帅信任我，我成了三援的总司令，早晚我会地位更高的，美得他摇头晃脑。但是，阎锡山还派来人了呢，担当什么任务？好几个派系在一起坐着，得有一个总负责的，得名正言顺，最好推选“联军总司令”。张作霖让大伙儿推选，这不就好听得多了吗。但是在场的人没一个挑这个头儿的，张作霖的心挺不痛快，正在他烦躁的时候，副官进来了。

双手递上一封信来，信里头装着名片：“大帅！”

张作霖一皱眉，把信拿过来了，心说，你没看见开会呢，什么时候你往里送这玩意儿，你倒看看是谁的名片啊。张作霖头脑一热，连看也没看，旁边是痰桶，他就扔到痰桶里去了。副官没敢说什么，出去了。张作霖主持着会接茬儿开，心里头烦躁，在座的人都没想到这点，张作霖心说，怎么没一个人挑头让我当这个总司令呢？自己还张不开这嘴。

正烦躁，副官又进来了，第二次递上一封信，里头装着名片。张作霖的眼睛就瞪圆了，狠狠地瞪了副官一眼，把副官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张作霖拿过这封信，又扔痰桶里了，没看。副官赶紧转身退出去了，吃这碗饭真难，我这守着一只虎，还是一只疯虎，不知道哪阵儿咬我一口，小命就搭上了。副官出去到外边，求副官给送名片那主儿还没走，还等着呢。

一看副官出来了，这位往前紧走两步：“怎么样？大帅看了我的名片没有？”

“我说这位算了吧，我看咱俩不对付，今儿个你非给我找点儿事不可，我没说嘛，我们大帅正召开紧急会议呢，他有个毛病，在开会中间不准任何人干扰，你

说你这不是干扰吗？我这仗着胆子给你送了两次，大帅直瞪我，你赶紧走吧，明天、后天你再来。”

“老弟，再辛苦你一趟，你再给我送一张名片去，你看，那两回没看，这回他非看不可。”

“不行，这冒险哪。”

“这回你再去送，你就跟雨帅说，送名片这个主儿就在门口等着呢，此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你这么一说他肯定得接见我。”

副官还真没注意，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一瞅差点没乐了，这主儿，左边这个耳朵正常，但是比一般人稍微小一点儿，右边这个耳朵也太大了点儿。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雨帅肯定得迎接我，不信咱打个赌。”

副官一看，这位肯定有点儿来历。

“好吧！”

硬着头皮，第三次把这信封托着来见张作霖。张作霖一看，把眼睛就瞪圆了，刚想发脾气，副官吓得哈下腰，对张作霖说：“大帅，您别生气，它是这么回事，这人说了，他非见您不可，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

“你说什么？”

“这人说了，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斗胆看的，的确是这么回事。”

张作霖这会不开了，赶忙把信封打开，抽出名片来一看，三个大字“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当年净跟我干仗了。想当年杨宇霆被他从江苏赶出来，姜登选被他从安徽赶回来，使我伤兵损将，就这孙大耳朵，我光闻名，没见过面。他主动登门来了，见我肯定有急事，这可是个人物。张作霖想到这儿，马上就问：“此人在何处？”

“在门房等了能有一个半小时了。”

“快请！”

副官一看，这才把心放下，转身去请孙传芳。不大一会儿，这位迈着四方步，不卑不亢走进会议大厅，直奔张作霖。来到这儿，先一眼往痰桶看看，那俩信封，我那俩片子都在这儿泡着呢。好你个张作霖，你拿我没当回事啊。孙传芳先冲着张作霖作了个揖，而后提高声音，把大耳朵一甩：“各位，这次我从浙江来到天津，因为临走的时候匆忙，没多带名片，就带了三张，那两张被大帅扔痰桶里了，第三张在大帅手里拿着。所以，我也不能给众位名片了，我就自己介绍介绍吧。本人一贯联五反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也。”

孙传芳胸脯一挺，与会的人无不惊骇。看了看孙传芳穿着一身便装，像个买卖人。再瞅瞅张作霖的气色有什么变化没有，是否要对这个孙传芳采取什么措施？

屋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张作霖有自己的打算，听孙传芳介绍完了，张作霖赶紧从桌子后头转过来，一躬身："老兄，欢迎啊。你别提过去那些事了，那算得了什么呢？不打不相识嘛。那些事已经都过去了，欢迎大驾光临，坐。"

张作霖带头儿一鼓掌，在座的高级将领全都起立鼓掌欢迎孙传芳。孙传芳这才坐下，冲着张作霖一挑大拇指："雨帅，太高了。我就知道你见着我一定会以礼相待，你不是那种小人，说念念不忘前仇啊，找个过节啊，非置人死地而后快，你不是那种人，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实不相瞒，我临动身的时候，我手下的弟兄百般阻拦，恐怕我到天津进龙潭虎穴，我说不能，结果怎么样？事实上我办对了。雨帅，高透了你。就冲这一样，全中国就是您的。"

这一顿赞扬，张作霖飘飘然了。其实张作霖心里怎么想的？孙传芳在南省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然的话能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吗，而今孙传芳主动投靠他的门下，那就是服输服软了，"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所以应该盛情款待人家。

另外，现在正在笼络人心，用人之际，早晚我张作霖要统一全中国。像孙传芳这号人，无非是利用的对象而已，所以张作霖才如此对待孙传芳。孙传芳还自来熟，脸皮挺厚，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坐下了。无话不谈，而且孙大耳朵别看耳朵大，说出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什么都懂，张作霖非常喜欢。

孙传芳一抱拳："大帅，我听说您在蔡园召开特别重要的军事会议，我斗胆问一句，是不是打算南下统一全国？"

"正是。请问，老兄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我只是出点儿馊主意。咱比方说，咱属于北方人，别看我在浙江，其实我祖籍是北方的，咱们吃白面的人，就是吃麦子的人应当团结一致，跟南边那些吃大米的人势不两立，咱们应当挎紧胳膊，握紧手，不能离心离德，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我们以往失败的教训就因为分散，一盘散沙，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我要求以雨帅为核心，我们大家精诚团结，雨帅，您说是不是？"

"对极了，在会前我也是向大家提出的这个要求。"

"光要求还不行，得名正言顺，这么办行不行？众位，群龙无首可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也不管它是什么军队，也不管是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也不管你代表谁的，你到这儿来了，你就得听张雨帅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致拥护张作霖将军做我们北方的联军总司令。"

张作霖正求这事呢，本来想当这总司令没法张嘴，孙传芳给挑出这头儿来了，张作霖能不高兴嘛，人无头不走，有人这一挑头，底下再有几个同意的，就是不同意也得随大流，大家同意了。

大家起立，一致鼓掌。“我们全同意，张作霖将军做总司令，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都服从张总司令的指挥。”

“各位。”孙传芳接着说，“这个联军总司令它得有个名，什么联军总司令啊，咱得起个好名。现在国家需要安定，军人需要报国，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安国军，张作霖将军是咱们‘安国军总司令’。”

“好名，同意！”一阵掌声。

孙传芳又说：“光这么鼓掌不行，咱得举行个仪式，挑良辰吉日，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

“同意！”

这么连着三炮，把张作霖给打蒙了。张作霖见着孙传芳如获至宝，这人我哪能离得开？我心里怎么想的他都猜得清清楚楚，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孙传芳来见张作霖，他有他的打算。现在孙传芳这“五省联军总司令”，光有其名，无有其实，让蒋介石把他揍得稀里哗啦，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这孙传芳既舍不得地盘，又舍不得权力，本来从里往外他看不起张作霖，何况双方过去又交过战，但现在你光恨不行，得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孙传芳跟他的谋士们经过商量，要想重振雄风，要想保住咱们浙江的地盘，只有一条出路：倚靠张作霖，借助奉军的力量，把蒋介石打败。到那时候，我们帮了张作霖的忙了，张作霖肯定不能亏待咱们，起码来说，浙江这块土地还是咱们的。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天津见张作霖的。

可临来之时，的确有人向他建议：“张作霖这个家伙一双狐眼机警过人，他是否能让咱们使唤？这很难说。”孙传芳说：“众位不必多虑，他也得用咱，这叫‘互相利用’。张作霖不是个傻子，他肯定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再说了，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这个嘴是主要的，我凭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舌，不怕说服不了他，不怕张作霖不给我办事。”孙大耳朵还真有两下子，就这样他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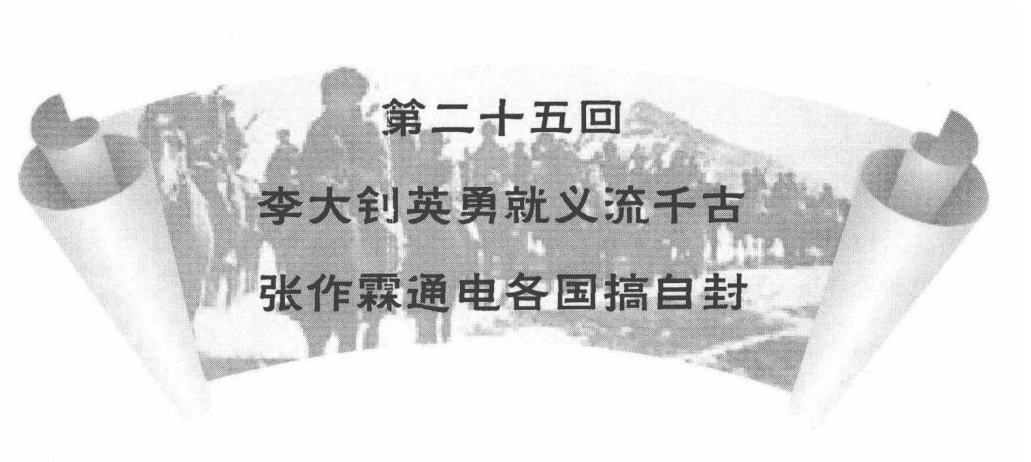
他们一行共仨人，带俩保镖，还有他。到天津住下，一打听张作霖住在蔡园，因此他亲自来拜会。

经过孙传芳这一提，大家一致鼓掌赞成，挑良辰择吉日，就在这蔡园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天津又热闹上了，一个是孙传芳，一个是张宗昌，这两位俨然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总管，里里外外给张罗着。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天寒地冻，但是，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孙传芳煞费苦心，他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来红绸子、白绸子、黄绸子、紫绸子，买回来之后雇人扎花，蔡园里的树上全扎着绸子花，用绿绸子做树叶，并要求他们在三日之内必须完工。有钱好办事，再看蔡园，几天之后百花盛开，青枝绿叶，人们感觉这样非常新鲜。

在蔡园的中心，祭告天地，这典礼相当隆重。正中央放了个大牌子，上写“告天”两个大字，前头一张桌子，据说是一张龙书案，皇上使过的桌子，铺着黄绫子。上头的五贡都是包金的，要不就是风磨铜的，擦得锃亮。

张作霖这两天还换了服装，也是精心设计的，除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盛典之外，蔡园里边香烟缭绕。再看张作霖，这身服装与众不同，一色是黄色细呢子做的总司令服装，金线团花，军功章叮当直响，弓背形的指挥刀擦得锃亮，高筒马靴，刺马针。张作霖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好了，戴着雪白的手套，左有张宗昌，右有孙传芳，后边跟着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等高级将领。到了贡桌前头，有黄色毯子拜垫。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双腿一曲，跪倒在拜垫之上，开始祭天。

祭完天，开始祭地，祭完之后宣誓就职，有秘书早把词给拟好了，张作霖事先背得熟熟的了，当众读了一遍，都是官样文章。宣誓就职典礼结束，掌声如雷，张作霖站起身来，挨个地握手。从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名正言顺地在北方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行署，暂时在这儿办公。



第二十五回
李大钊英勇就义流千古
张作霖通电各国搞自封

仪式结束之后，又开始了圆桌会议。

张作霖往正中央一坐，当众宣布："孙传芳！"

"有！"

"你为安国军副总司令！"

张作霖这阵儿有权任命了，大家起立鼓掌。孙大耳朵激动得热泪盈眶，也不知道怎么跟张作霖打溜须好了，感动得不行。

张作霖马上又宣布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

众人又一阵热烈鼓掌，杨宇霆站起来，向大伙儿鞠躬致意。然后张作霖又宣布："张学良授上将军衔。"当然不光张学良一个人，授上将军衔的一共是七位，张学良是第一个。

后来众人一想，这天津不是那么回事，安国军总司令应当上北京去办公。就这样，挑良辰择吉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在众人保护之下又开进了北京。张作霖可够毒的，心说，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放到眼皮底下不放心，告诉张宗昌把他挤走了。张宗昌是狗奴才，领命照办，找王怀庆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怀庆心里清楚，一看这是老张家的天下了，我趁早快走，不然就得吃大亏。他走了，这北京警备区司令的职务就落到张学良的头上了。

从这儿之后，北京就成了军人控制下的一个政府。张作霖按着既定的计划去办事，积极扩军备战，火药味儿十足。想打仗，想养军队，没钱怎么能行呢？派捐，增税，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名目繁多，简直多如牛毛，老百姓实在是承受不起，

因此怨声载道。就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开始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四外出现了红绿标语，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打倒军阀，闹腾得一浪高过一浪。

这天，杨宇霆来见张作霖："大帅，我早就说过这北京跟奉天大不相同啊，这里的人可不好对付啊。"

"为什么不好对付呢？"

"这北京有共产党，共产党的负责人四处活动，煽动无知的老百姓，什么罢市、罢课、罢工等啊，现在把北京折腾得乌烟瘴气，我们的任务很难完成，收捐收不上来，征税征不上来，大帅，您看这怎办？"

"你调查清楚没有？领头的是谁？"

"调查清楚了，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北京大学什么经济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图书馆的什么主任，总而言之，他是共产党的大头目。您忘了，'五四'运动就他挑的头儿，还波及了咱们奉天，要不是大帅及时扑灭，奉天也早就闹出大事来了。就是这个李大钊，如今在北京异常活跃，大帅，您看怎么办？"

"邻葛，你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了？你是摆弄枪杆子的，换句话说，是杀人的，李大钊是人吗？管他什么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马上告诉警察厅，给我抓人。"张作霖马上作出决定。

但京师警察厅的厅长，迟迟不敢下手，后来向张作霖禀报："李大钊现在不住在北京大学，也不住在家里头，他领着一伙儿人住苏联大使馆，我们不敢上大使馆捕人去啊，那里受国际法保护，大帅您看怎么办？"

张作霖把眼一瞪："什么？苏联大使馆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是不是咱的天下？在咱眼皮底下就得听咱们的，什么他妈的国际法？马上包围苏联大使馆，一定把李大钊给我抓回来。"

就这样，次日早晨，天还没大亮，京师警察厅宪兵队出动了上千人，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到这儿之后，破门而入，到里头就搜，见人就抓，使馆人员提出强烈抗议，进行交涉。这帮人一听，谁管你这个，我们总司令叫干，我们就干呗。就这样，把李大钊，还有二十几名革命者全都给逮捕了。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 年曾经到日本留学，曾参加过反袁斗争。1916 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后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

到了 1920 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就负责北方党的工作，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到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另外，李大钊曾经帮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出过突出贡献。

李大钊这回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被投进了死牢。刚把李大钊逮捕起来，杨宇霆就来找张作霖。一进门满头大汗：“大帅，把我急死了。”

“邻葛，怎么了？”

“我怕您把李大钊杀了！”

张作霖一听，把手中红蓝铅笔摔桌上了。

“邻葛，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向我禀报的是你，让我下手的也是你，如今抓来了，你怎么又说这话？你这话什么意思？”

“大帅，它是这么回事，李大钊虽然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但此人德高望重，老百姓对他非常崇敬，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虽然把他捕了，但怎么处置，咱还得研究研究。”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能争取就争取过来，望大帅开恩。”

“邻葛，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李大钊放弃原来的主义，不跟咱为敌，那咱就是一家人嘛，我不但重用，而且还叫他当大官，你看好不好？邻葛，这事交给你了，你看怎么办都可以。”

“谢谢大帅。”

杨宇霆领命专门负责这事，但是不好使啊，李大钊能向军阀投降吗？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吗？经过杨宇霆多次劝说，多次诱降，李大钊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最后，杨宇霆一看没办法了，又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说：“那好啊，既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那没的可说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不对？对这种人要彻底铲除。你再告诉他，这最后一次，再不听，对不起，要拿他开刀。”

在这天的晚上，杨宇霆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俩随从又到监狱见李大钊，李大钊受尽了酷刑，根本一个字也没吐露党的机密，你问什么，一问三不知。当然，这次杨宇霆也是失望而归，什么也没得着，劝说没用。最后杨宇霆告诉李大钊：“我说同乡啊，看在同乡感情的分儿上，我最后一次来劝你，你可放明白点儿，跟我们为仇作对，没有好结果，杀你跟碾个臭虫也差不多。人这一生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吃喝玩乐。可你为什么钻牛角尖呢？受这种酷刑，宁可把命都搭上，你太傻了吧。曹操讲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难道说你一点儿都不珍惜吗？你今年还不到四十岁，你就要为共产党把命搭上，这我真是有点儿不理解啊！”

李大钊冷笑了一声：“杨宇霆，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当然了，你们可以把我杀了，我死无足轻重，一个倒下去，百个站起来。你就记住我的话，迟早有一天，

共产党将要领导全中国。”

“好，我不说了。”

杨宇霆又转告张作霖，张作霖恨得直咬牙，把大笔提起来，作了最后决定。结果在1927年4月27日给判决了，4月28日上午十点，把李大钊，还有二十名同志全提到监狱的院里头，院里绞刑架都给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参加了，不过他没露面，他躲到旁边屋里去了。杨宇霆也来了，跟典狱长商议之后，最后再给李大钊留个机会。结果，李大钊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结果，惨死在军阀手下。

张作霖这一生之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杀害李大钊。这件事过去之后，张作霖也有好几天没睡着觉，是内疚吗？不是，他总感觉有什么不祥之兆，他真不理解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大钊他们视死如归，信念这么坚强。难道说迟早有一天共产党能统治中国？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前两天，杨宇霆向他报告：“1927年4月12日出了一件特大新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你知道不知道？‘四一二大屠杀’，对共产党也开刀了，大帅，咱可不能落到他的后边。”

张作霖一想，蒋介石也这么干，跟我走的是一条路。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跟蒋介石达成协议？他眼前一亮，有多种想法，马上把这个事跟他这些哥们儿弟兄说了。

大伙儿说：“至于蒋介石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咱还不摸底，现在派出代表向他妥协，为时过早。大帅，我看过些日子再说吧。”

“也行！”

但是过了几天，张作霖感觉到这总司令不解渴，什么叫“安国军总司令”？现在群龙无首，北方就是我说了算，难道我就认可了？他把心里话跟弟兄们再一次交代，这些人心领神会，这一天，全到张作霖的官邸谈这事了。

吴俊升先说话了，你看他舌头挺大，挺爱发言：“我说众位，大帅，要想跟蒋介石联合，现在不行，现在你的地位还低些，低一点儿呀，我的意思是什么？这名得改一改，别叫什么总司令，这不新鲜。”

大伙儿说：“你的意思是叫什么名好？”

“我的意思是按中国传统，应当叫陛下。”

大伙儿都乐了：“那叫什么名？”

张作相说：“我提议，陛下太落伍了，应当叫执政。前些时，人家段祺瑞不就做过‘中华民国大执政’嘛，大家听这名怎么样？”

有人说：“那也不好，再说也不新鲜干脆这么办得了，叫总统，或者先是叫代理总统，因为一叫总统，它得国民选举，现在咱也没有国会，所以不那么名正言顺，

代理总统怎么样？”

大伙儿说：“‘代理总统’也不好。究竟叫什么好呢？”

杨宇霆说话了：“各位，我早想好了，这么办行不行？广东革命政府出来个孙中山，孙中山曾经做过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我看这个好，不如让咱们大帅往上高升一步，叫大元帅，怎么样？”

大伙儿一听这的确比别的词好听。转过脸来看张作霖，张作霖这么一分析：“目前叫大元帅还比较切合实际，邻葛，你这个想法挺好，我同意。”

“您就是我们的大元帅了，咱们应当有个大元帅就职典礼。”

还有人提议得通电各国，光关门坐朝廷不行，由谁领头通电各国呢？这人还得有资历，看看咱们在座的谁能胜任呢？张宗昌一听，不用旁人，肯定是由馨帅来负责。馨帅是谁？就是孙传芳，孙传芳字馨远，所以人们尊称他为馨帅，因为那也是联军总司令，也够个帅了。

张宗昌为什么捧孙传芳？有原因。因为现在张宗昌名义上是直鲁联军总司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这总司令也快成光杆了，前些日子，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把济南给攻克了，打下一半的山东，日本军队也从青岛登陆了，山东的地盘没有张宗昌的了，现在他只好凑到张作霖眼皮底下，在北京躲着，他做梦都打算收复失地，恢复失去的天堂。

孙传芳是从浙江来的，现在浙江也被蒋介石给占了，无家可归，成了丧家犬了。张宗昌想借助孙传芳的名誉，将来两个人联手，一个回山东，一个回浙江。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蒋介石不好对付，一旦把老张家打败了，蒋介石统治中国了，孙传芳是南方人，跟蒋介石可以打交道，如果孙传芳能够东山再起，自己拽着猫尾巴不也跟着起来了嘛，“狡兔三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当给将来留点儿后路。这就是张宗昌的思想，所以他推举孙传芳挑这头。

张作相、吴俊升不爱听，吴俊升提拉着大舌头，瞪了张宗昌一眼：“我再说几句，这挑头的人得德高望重，还得有实力，请问馨帅，手底下还有几条枪？还有多少军队？有没有这资格？”

孙传芳一乐：“吴大帅，这么跟您说吧，别看我现在表面上没有军队，只要我孙传芳振臂一呼，凑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

“是吗？大概连影子都得加倍算吧。”

张作相也乐了：“影子还不算，大概连你死去的那些人都活了，加在一块儿能凑上这个数吧。”

孙传芳一听，哪有这么挖苦我的？你们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了，刚想翻脸，张作霖打了圆场：“算了，你我都什么岁数了，酒又没喝过，怎么跑这儿斗开口了。我说几句吧，通电各国的事情由老兄馨远负责，这是对的，你通电各国。另外，

今天凡是在座的没有外人，我要做了大元帅，你们都是元帅，怎么样？”

也就是说，孙传芳、张宗昌、韩春林、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这几个人都是帅。现在张作霖虽然不是金口玉言，说出话得算数。这帮人一听，都是帅啊，站起来了，都非常感谢张作霖。

另外，张作霖许愿：“从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大元帅领导之下成立七个军团，一军军团长孙传芳，二军军团长张宗昌，三军军团长张学良，四军军团长韩春林，五军军团长张作相，六军军团长吴俊升，七军军团长褚玉璞，我所有的军队归你们七个人执掌。”

这些人一听，都乐坏了。杨宇霆一看，赶紧顺杆爬。

“大帅，既然那样的话，我还有个建议。”

“说吧。”

“为了表示精诚团结，忠贞不渝，我建议以大帅为首，大家共同拜把子，结为金兰之好，你们几位应该磕个头。”

杨宇霆不愧是“小诸葛”，通过磕头能进一步把这几个人的心连在一块儿，他不光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在隔壁那个屋里头，早把香堂给准备好了，张作霖点头，拉着大伙儿进了隔壁房间，一看，大红纸写的字“七帅堂”，七个元帅在这儿磕头。这七个元帅里头可不包括张学良，有儿子跟爹磕头的嘛，他只是军团长。张学良和杨宇霆闪到一边，现在杨宇霆还不够这资格。就这样，七个人拜了盟，这感情又进了一步。挑良辰择吉日，就在中南海举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

张作霖这一次就任大元帅一职，表面上就是把北中国整个给统一了，他就是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大元帅”就是变相的“大总统”，也就是“大执政”，所有的大权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

张作霖又换服装了，不穿黄的了，穿淡蓝色的，制作这身服装用了很多金子，袖头满金，帽子满金，身上披的指挥带分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高靴皮鞋，在胸前挂着十八颗闪闪发光的特大的军功勋章，也不知道哪次战役得到的。从右肩到右胸，五彩的金色绶带。张作霖心里乐开了花。张作霖就任了大元帅一职之后，晚上招待各国驻北京的使团。热闹得不得了。

当时，外交部大楼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来跟各国使团的公使见面。正在频频举杯祝贺的时候，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举着酒杯，腆着肚皮，来到张作霖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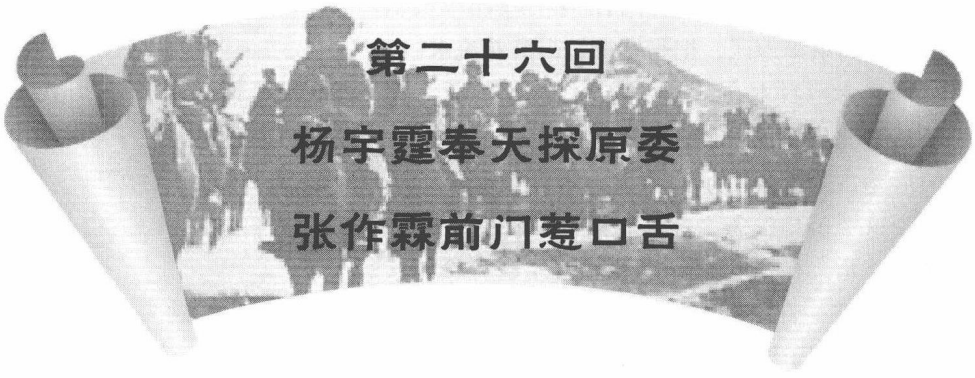
“大元帅，鄙人代表鄙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

张作霖一抱拳：“同喜。”

“大元帅，有件事情我要提醒阁下，关于满蒙的问题仍是悬案，至今未有落实。

再有郭松龄反奉之时，大元帅亲口许诺四个条件，至今仍悬而未决。请问，何时能够落实？”

在旁边有美国驻华公使米歇尔，英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还有其他公使。张作霖心里十分不痛快，心说，这小日本，这什么场合呀，你怎么逼开债了。但是，心里再怎么不痛快，面上也不能带出来。张作霖一笑：“贵公使，现在是祝贺的时候，我们不谈正事，关于阁下所提之事，我一定认真考虑。”张作霖善于打岔，把日本公使芳泽就晾到旁边了。



第二十六回
杨宇霆奉天探原委
张作霖前门惹口舌

晚宴结束之后，张作霖一肚子气回到官邸。进门一看可好，他那心肝宝贝儿五姨太像扭秧歌似的，正在比量一双鞋。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低下头认真一看，这双鞋可不错，鞋中间有两寸多高一个木底，上头满是花纹，镶着红绿宝石。这五太太，一边往前走一边摔跟头，摇摇晃晃就跟扭大秧歌差不多。一看张作霖回来，她撒娇道："大元帅，快扶我一把！"说话之间，就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了。本来张作霖心里就不痛快，一看五太太这样，他更不高兴了："你在哪儿弄这么双鞋，这什么玩意儿？"

"大元帅，这是总参谋长杨宇霆送给我的，大小、肥瘦正合适。您知道这鞋是谁的吗？当年慈禧太后穿的，不过她就试过一回，没正式穿，杨参谋长送给我，做个纪念。"五太太连忙说道。

张作霖一听，更不痛快了，杨宇霆是我的参谋长，怎么参谋来参谋去，参谋到我老婆脚上来了，她那尺寸大小你怎么知道的？张作霖这牙根儿就有点儿冒酸水，往外一推五姨太："我够心烦的了，别给我添腻了。"五姨太吓得不敢往下说了，悄悄地把这双鞋脱掉了，躲到外间屋里。

五姨太心说，大元帅怎么了？今儿个这么高兴的喜庆吉日，他怎么不高兴呢？五姨太毕竟是个女人，她哪了解张作霖的心事。张作霖心乱如麻，躺到床上，双手抱着脑袋，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原因？现在局势动荡，非常不稳，他就职大元帅，这是好事。但是，国内、国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就拿国内的形势而言，上个月，蒋介石重新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美国人做他的后台。

蒋介石经过频繁调动，组成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是一个，李宗仁是一个，白崇禧是一个，何应钦又是一个。这四个集团军几十万大军挥师北上，把张作霖的奉军打得丢盔掉甲。如今，河北方面退守到邯郸，要不是少帅张学良在那儿顶着，整个东线就垮了。另外，蒋介石的第三集团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下徐州、济南，现在是直捣京津地区，把张宗昌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幸亏日本在青岛登陆，给拦了一下，这才把北伐军顶住。不然，北京恐怕早就是北伐军的了。还有，后院也开了锅了，阎锡山、冯玉祥组成了联军，抄他的后路，前天攻占了张家口，张作霖现在真是四面楚歌，他能不心烦吗？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怎么能够转败为胜？他绞尽了脑汁。张作霖本想睡一会儿，可不大一会儿，有人报告："参谋长杨宇霆有急事求见。"

张作霖一骨碌起来了，赶紧到会客室。不大一会儿，杨宇霆满头大汗从外边进来了，把帽子摘掉，一边擦汗一边喘粗气："大元帅！"

"邻葛，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子？"

"大帅，我刚接着奉天急电。"

"有什么事吗？"

"情况不妙，奉天急电上说得明白，日本兵频繁调动，最近日本人把关东军总司令部从大连移驻到了奉天，而且把第三十九师团、第四十师团精锐部队都调进了奉天，南满路一线布满了日本兵。火药味十足，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另外，还有老百姓也太不安分了，游行示威、罢市、罢课，要求反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折腾得乌烟瘴气，请大帅定夺。"

张作霖心说，倒霉的事都往一块儿赶，我这老家也不安稳。

他说："邻葛，还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据可靠消息，中国共产党要成立什么满洲省委。据说，还要派个强有力的领导到奉天开展工作，那样一来，对咱就更不利了。"

"邻葛，你辛苦一下，马上坐快车赶回奉天，先摸摸日本人的底，他们调兵遣将究竟想干什么？无论如何把咱的家得安稳住。"

"大帅，我在关内的事情还很多，这事能不能委派旁人？"

"邻葛，别人去我不放心，就把小六子派去我都不放心，还是你亲自出马的好。"

"我身为参谋长，下面有七个军团，这事情也太多了。"

张作霖多聪明，一听就明白了，杨宇霆有点儿不乐意。

事出有因，杨宇霆对张作霖一肚子火。刚才他跟好朋友常荫槐还谈这事呢，说我为老张家卖命这么多年，大帅不够意思，不讲义气，对不起我杨宇霆。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帅这回任命了七个军团长，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还是不够格，我仅落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总长，这算个什么？现在我看出来了，张作霖心里头

有数，谁是亲信，谁是外人，看得清清楚楚，我杨宇霆还是外人呗。要照这样，我不给他干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来见的张作霖，所以张作霖派他回奉天，他迟迟不想动地方。

要在平常，张作霖早拍桌子骂了，可现在情况不妙，张作霖把这火尽量往下压，拍了拍杨宇霆的肩膀："邻葛，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儿成见？"

"大帅说的哪里话，我怎么敢。"

"你小子想什么，我都知道，'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能看不出来吗？是不是军团长你没捞着，有点儿怨气？"

"哪能呢，我不够格，做个总参谋长我都担当不起。"

"算了吧，邻葛，我心里有杆秤，谁长谁短我心里清清楚楚，别看你没做军团长，你另有重任在身。现在时局紊乱，一旦平静之后，我准备把东三省交给你执掌，我让你做个东北王，可以了吧？"

杨宇霆听完了眼睛一亮，恐怕耳朵听错了："大帅，您的意思是？"

"让你做东北王，我过去那把椅子给你了，怎么样？"

"多谢大帅！"

张作霖心说，我给你？现在我是使唤你，在这时候你跟我耍横，我张作霖可不让份儿。

张作霖惯使两面手段，杨宇霆信以为真了，乐得来回直转悠。

"大帅，那我现在就回奉天？"

"马上回奉天，把底摸清了，急速返回北京向我报告。"

"我现在就起身。"

"等一等，把五夫人带回奉天去。"

"五夫人走了，谁服侍你？"

"老娘们儿有的是，我嫌她在这儿碍事。"

"是！"

杨宇霆、常荫槐起身了，带着五太太在大票车上挂了一节专车，飞奔奉天。

在车上，杨宇霆告诉常荫槐："大帅向我许愿了，等时局安定之后，把东三省交给我执掌。"

常荫槐也乐了："真的？"

"大帅红口白牙说的，错得了吗？"

"我说你可别让他玩儿了。"

"看情况不是，是真的。"

"要那样，东北就是咱哥俩儿的天下了？"

"那还用说嘛，到时候我忘不了老弟。"

常荫槐看看没人，往前探了探身子："总参谋长，还有件事要提醒你。"

"什么事？"

"我看这日本人跃跃欲试，调兵遣将，没安好心，一旦日本人吞并了东三省，我看你刚才所说的就得化成泡影了，日本人用谁还不一定，你能坐得住吗？"

杨宇霆点点头："说得有道理，那你说呢？"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提溜着脑袋向你建议，回去多跟日本人打交道，讨好日本人，给自己留个退路。"

"对！不过，荫槐，这话出你的嘴，入我的耳，可千万不能让大帅知道。他要知道了，我俩比郭鬼子死得还得惨。"

"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我能往外说吗？"

火车到了奉天。先回公馆休息，杨宇霆一想，我现在是二把手了，除了大元帅就是我了，大元帅不在奉天，我就是东三省一家之主，我也得享受享受。第二天，杨宇霆跑到老虎厅办公去了，往张作霖的虎皮椅子上一坐，摇头晃脑的，副官、秘书长，这些人站了两大排，等候参谋长的训示。

"把奉天省长刘尚清给我叫来。"

原来的奉天省长是王永江，他是理财能手，张作霖的心腹，这个人满腹才华。但是，他反对张作霖连年征战，曾经向张作霖提出最中肯的建议，希望他不要动兵，但是张作霖不听。为此，两个人闹得不愉快。王永江一看，我做到仁至义尽了，张作霖一意孤行，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干脆我见好就收吧，王永江辞职了，撂挑子不干了。张作霖百般挽留，王永江执意不从，人家回家待着去了。奉天省长交给谁了呢？就委任给这个刘尚清，这是张作霖的心腹。

刘尚清拎着大公事包来见总参谋长，先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总参谋长，您从北京回来了？"

"回来了，坐。"

"请问刘省长，奉天时局如何？"

"我在给大帅的电报里都如实地禀报了。"

"电报是电报，我再听听详细情况。"

"是这么回事……"

他说得跟电报里头没什么出入，只不过更详细一些。

"现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是哪位？"

"新换的，此人叫武藤，据说这个人是个主战派，他这一到任，不但把司令官办公的地方从大连挪到奉天，而且积极调兵遣将。昨天，他从铁岭、开原一带又调来炮兵联队，骑兵联队，在奉天城郊布防，还天天举行军事演习，炮弹满天飞，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我说刘省长，既然你是一省的长官，就要好好地把人心稳住，出了差错，不但大帅饶不了你，我也饶不了你。”

“卑职明白。”

“你下去打个电话，让满铁副总裁大岛先生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他。”

“是！”遵命照办。

大岛是个什么人？表面上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实质是关东军派到这儿的一个特务。据杨宇霆所知，这个人来历可不简单，经常往返奉天与东京之间，日本人的动态他是最了解的。杨宇霆打算通过大岛摸摸日本人的底，平时大岛跟杨宇霆处得还不错。十五分钟之后，大岛坐着汽车来了，老虎厅，厅里就他跟杨宇霆，没有外人。二人热烈握手之后，挨着身坐下了。进来的大岛是个胖子，上秤称一称，没有二百五十斤，也差不多。

今天大岛穿着一身便装，还是中国人的便装，长袍马褂，没穿和服，因为中国人瞅和服这玩意儿别扭。为了方便起见，他穿着中国的服装，坐下之后，把烟卷点着了，冲杨宇霆一笑。

“总参谋长，我远在奉天，还没到北京向你祝贺。”

杨宇霆一晃脑袋：“我有啥呀，你给别人祝贺行，用不着给我祝贺。”

“我指的不是官职。我提醒阁下一件事，在外交部举行的茶话会上，您好像有一篇演说，有这事吗？”

“有啊，因为张作霖让我代替他答记者问。”

“是吧，那么请问您在答记者问上都说了哪些话？”

杨宇霆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坏了，小尾巴叫日本人揪住了，原来在会上他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们张大元帅对各国一视同仁，绝不能允许日本人独吞满蒙利益，这话说过后他就有点儿后悔了，今天大岛第一句话就问这件事，话里有话，他回忆往事有点儿冒汗了。他觉着没事，可日本人当回事了。消息马上就传到了东京，东京马上就传到奉天，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为什么调兵遣将？就冲这句话来的。

这人到一定的份儿，不是随便能说话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一字千金。杨宇霆一看人家问到眼前了，哪能不冒汗呢。

“大岛先生，我们中国有句话，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顺嘴那么一句话，其实与实际还是有出入的。”

“帝国政府不是这么认为的，阁下所说完全代表张作霖大元帅的意思。既然你们不欢迎帝国政府独吞满蒙利益，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把这利益让于何人？”

“大岛先生，我刚才说了那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元帅，更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希望你们千万谅解。”

“我有些事情不想隐瞒阁下，最近时局比较紧张，帝国政府已经把第三十九兵团、第四十师团调进奉天，我们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不愉快情况，我看责任不在帝国政府，而在您和大元帅张作霖。”

“大岛先生，请你谅解，要这么说就不公正了。眼下的时局非常动荡，北伐军十分猖狂，据我所知，北伐军对帝国政府看法是不太好的，再加上学生、工人对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都不太满意，所以才罢工、罢课。因此，我们也很为难。”

“请问你们手中有军队，有警察，为什么不镇压？”

“大岛先生说的哪里话，您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封建帝王，现在是中华民国，老百姓有一定的权利，怎么好动不动就镇压呢？”

“是吗？看来你们国家的国民享受充分的自由，李大钊的死、‘四一二大屠杀’等，这又作何解释呢？”

“‘四一二大屠杀’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蒋介石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至于李大钊嘛，聚众闹事，屡劝不听，又有什么办法呢，对这种人我们当然得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不能跟别的相提并论。”

“总参谋长，我们不要斗口了。当然，我们私下里谈话，无话不说。只是据我所知，帝国政府对张大元帅颇为不满。”

“请问是哪些事情？”

“一个是你的讲话，希望你们下不为例，在公众场合说话是要有分寸的，如果再出现类似对帝国政府表示不亲善的话，那我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另外，总参谋长阁下是知道的，大元帅张作霖对有些事情不是认真负责的，至今满蒙问题仍是悬案，他口头上许诺了我们很多利益，用了我们很多日本金票，我们也为他出过很多的力，到头来怎么样？一件事情也没有落实。因此，我们对他不满意。我向总参谋长提两点建议：一、悬案必须得落实；二、据你所说现在局势动荡不安，我看张大元帅不要在北京待了，没什么好处，四面楚歌，对他大大不利，劝他及早回到奉天。希望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张作霖公，我是忠言逆耳，将来有不测的话，后果自负。”

“多谢大岛先生，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我们大元帅。”

“而且一定要快，如果慢了，事情可就有变化了。”

“您的意思是？”

“到那时，满蒙地区属于不属于张大元帅还两说着。”

杨宇霆一听，事情不妙。这个大岛是日本特务，他说的话绝不是他个人的，他肯定代表日本政府，起码他知道日本政府是什么态度。要这么一说，东三省快不属于张大元帅了。要那样，家不就丢了嘛。

杨宇霆十分担心，脑袋瓜更疼了。杨宇霆把大岛送走之后，一琢磨，我不能

在奉天待了，得马上返回北京，把这情况向大元帅禀报。杨宇霆当天晚上坐上专车返回北京，火车到了锦州，不走了，杨宇霆急坏了，忙问："怎么回事？为什么停着不走？"

有人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连火车司机都走了，所以火车停了。"

杨宇霆一问："有多少罢工的？"

有人向他汇报："至少得有十万人，反对日本，反对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现在闹腾得可凶了。"

杨宇霆没办法，放弃火车，改用自己的汽车，在卫队保护下顺着公路飞奔北京。

等到了北京见着张作霖，张作霖这里也出了事了。时局动荡，张作霖那心都开了锅了，这个大元帅做得太没意思了，表面上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其实远不如当个东北王，国家千疮百孔，净是烂事，天天压力重重，张作霖没吃过一顿安静饭。他本来脾气就暴躁，再在逆境之中，张作霖这脾气又长了三成，天天骂人，天天打人，他的卫队副官、秘书都不敢靠近，不知道谁倒霉，挨顿胖揍，一不小心再把脑袋混丢了。

但是靠近张作霖的也不是没有，像他的贴身保镖，卫队长占彪就是其中一个，据说这个占彪救过张作霖的命，不然的话，能叫他当侍从武官嘛，多年跟着张作霖，形影不离。有时候张作霖在占彪面前还让着他三成，他是个大老粗，说话有时候没有分寸，要换别人，张作霖早不干了。但是在占彪面前，也就容忍了。大伙儿给出主意，说："你劝劝大帅，我们不敢靠近，你行啊，占爷，该你出马了。"

占彪硬着头皮来见张作霖："大帅，您可瘦多了。您两腮深陷，二目无神。人这身体可是宝贝，身体要垮了，什么都完了。大帅您太不开心了，您觉着怎么玩儿好，我陪着您，咱们到街上遛个弯儿，哪儿热闹到哪儿转转，怎么样？"

张作霖一想也好，老在中南海这儿待着，净发愁了。就这样跟占彪一商议，决定到前门大栅栏玩儿一玩儿，占彪就问："带多少卫队？"

张作霖一摆手："前呼后拥的就没意思了，神不知鬼不觉，就四五个人跟着我就行，化装改扮，老百姓也不知道咱是谁。转一圈开开心，咱就回来。"

占彪说："好吧！"

多大胆子，时局这么动荡，张作霖居然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一把小手枪，离开了中南海，占彪在底下选了又选，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保镖，都带着双家伙，保护张作霖。

他们一行人就这样离开中南海到前门溜达去了。北京当时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前门大栅栏，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店面林立，通宵达旦，别看时局动荡，这地方照样是歌舞升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尤其到了晚上，华灯初上，这人跟人粥差不多。张作霖背着手在前头溜达，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往这边看看，往那

边看看，真是挺开心，暂时把烦恼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

最解闷的办法就是溜达，不论什么人，假如你在屋里觉着发愁，憋闷的话，你最好到街上溜达，一会儿就把烦恼忘掉了。张作霖就是这样，觉得外面跟中南海里边截然不同。转来转去，也该着出事，在张作霖身后来了个做小买卖的，是个老头儿，卖糖葫芦的。到了咱们这边叫“糖葫芦”，到了北京人们管它叫“糖堆”。

北京人呢，嗓音也甜，声儿也清脆，说出话来十分好听，做小买卖的吆喝声也特别好听。这老头儿一高兴，吆喝上了，他也不知道走在前面的这小个儿是张作霖，这老头儿也不知怎么今天来高兴劲儿了，就在张作霖脖子后头喊了一声：“糖堆！”跟打雷差不多。张作霖光顾往左右看了，没注意这手，冷不丁一听，可把张作霖吓坏了，差点没趴下。

张作霖扭回身来就不干了，过来一把把卖糖葫芦老头儿的衣裳给抓住了：“你差点没把我吓死，你跑我耳根儿叫什么？”

老头儿也不服气：“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做我的买卖，你走你的道儿，难道说做买卖吆喝还得事先打招呼吗？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还狡辩，我要了你的命。”

占彪就在旁边，一看不好，赶紧过来了，占彪压低了声音：“老头儿，你是不是找死？你知道你把谁吓着了吗？”

“谁？”

“那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便衣私访来了，你把大元帅给吓着了，你还犟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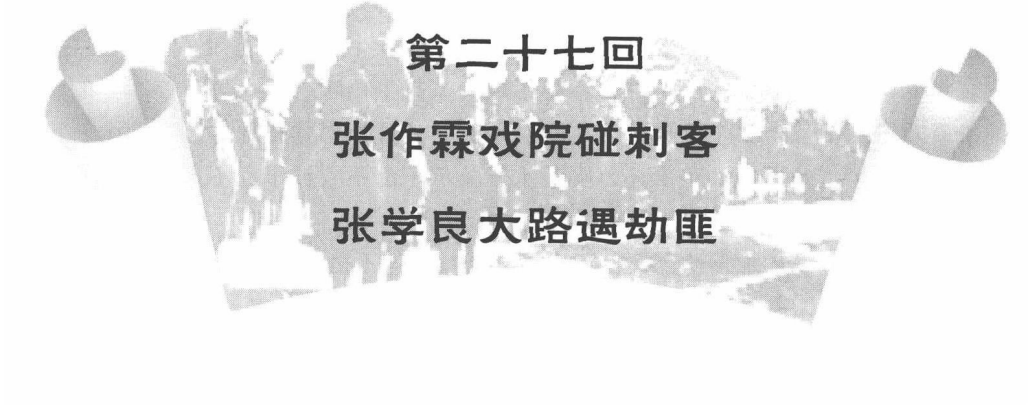
老头儿一听都没脉了，当街就给张作霖跪下了。

“大元帅，我不知道是您，要不吓死我也不敢，怪小人有眼无珠，大元帅饶命。”

张作霖那眼珠子都瞪圆了：“饶命？没那么便宜，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

张作霖说着话，一伸手把小枪拽出来，子弹顶上膛，对准老头儿这脑袋就三枪，这老头儿眼前一黑，摔倒在地。

张作霖没打他的脑袋，三枪把老头儿头上戴那帽子、耳包给打飞了，这下大栅栏可就乱了套了，众人哭爹喊娘，四处奔逃，把摊子都挤翻了，有的人都踩坏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无故响枪。占彪赶紧命俩人把这卖糖葫芦的老头儿架到旁边，经过抢救，这老头儿明白过来了。这老头儿回去趴了俩月没下床，吓的。



第二十七回
张作霖戏院碰刺客
张学良大路遇劫匪

张作霖离开大栅栏，占彪凑过来了："大帅，我说件事您老可别生气。"

"说吧，什么事？"

"都说大帅的枪法百发百中，出类拔萃，今儿个怎么没准了？那老头儿跟您离着这么近，相距不到一米远，您怎么一枪都没打中呢？"

"你懂什么，我没成心打他，话又说回来了，就许他吓唬我，不许我吓唬吓唬他呀。"

占彪也乐了，有这么吓唬人的嘛，这老头儿命不当绝，要胆小的非吓死不可。但一看张作霖挺开心，比在中南海办公室强多了。

"大帅，天还早呢，咱回去也没事，前边就是广河戏院，看看戏吧，怎么样？"

"去看看。"

占彪这四个人陪着又到广河戏院，这阵儿这个戏，前码刚唱完，大角还没出场，买卖相当好。海报上写得清清楚楚，老生谭鑫培，武生杨小楼，旦角梅兰芳，都是大角。张作霖心说，光忙于战斗为国事操劳了，哪有闲心听戏啊，这些名家唱得多棒。行了，今天就当放假了，好好快乐一番。告诉占彪："别让人知道咱是谁啊，买票。"

"知道！"

买了票，把楼上第三号包厢给包下来了，几个人到楼上包厢，张作霖往正中一坐，茶水给沏来，手巾板给打来，瓜子、糖块给摆上。张作霖告诉："一个人站岗，剩下全坐下，别让人看着扎眼。"

就这样他们也坐下了。戏院里的人都看戏呢，谁注意他们啊，所以没人觉察出来，包括这戏院里边的老板、伙计更没看出来。

张作霖嗑着瓜子，喝着茶水，往台上一瞅。演员这行头不错，看京戏他不外行，他一看，杨小楼的《挑滑车》刚开始，他就进了戏了，张作霖好玩儿，看得津津有味。没过五分钟的工夫，戏院的经理慌慌张张上楼了，挨个包厢给通知："打扰各位，我真是罪该万死，但是情况特殊，不得不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一位重要军界的领袖来看戏了，把二楼整个给包了，实在对不起，各位都得腾腾地方，今儿个就算兄弟我请客了，戏票钱加倍奉还，喝茶水、嗑瓜子都不收钱了。不过，各位金身大驾，劳驾了，挪个地方吧，一楼还有地方，这楼上有人包了。"

有好说话的，还加倍给退钱，还看了半天戏，这不挺便宜嘛，就给倒地方了。到张作霖这儿了，占彪一瞪眼睛："过来，刚才你说什么？"

"您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北京有一位重要的军界领袖要来看戏，带的朋友多，所以把这二楼整个都给包了，特别是包厢人家都包了，希望您高升一步，给腾腾地方。"

"腾地方？我说哪家的规矩呀，有没有先来，有没有后到，我们这儿坐得好好的，听戏也不是不花钱，给他倒地方，告诉他不倒。"

"这不行啊，这可惹不起，我说爷您赏饭吃吧，您要不给倒这地方，往后我们这饭碗可就砸了。"

"是吗？谁那么厉害呀，这么办，他是军界领袖，我们这主儿是军界领袖他爷爷，你可以告诉他，谁挪我们也不挪。"

"我怎么敢这么传达呀，你们要不走，一会儿要出了事我可不负责任。"

"你不用管，有事我们兜着。多别扭。"

张作霖心说，派头儿不小啊，谁这么大胆？后来看上来一帮卫队，戒备森严，紧跟着晃晃荡荡上来个大块头儿，一眼认出来了，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吴大舌头。后头跟着能有上百人，能有五十多个女的，一个个浓妆艳抹，燕语莺声，说说笑笑。本来张作霖这心就烦躁，一看这儿，火就更大了。

"占彪！"

"有！"

"把他给我提溜过来。"

占彪别看是个奴才，主子多大，奴才多大，占彪跑步前进，行了个军礼："这不是吴大帅吗？"

"占爷！"

你看，称呼他得叫"占爷"，可见他在张作霖面前多吃香。

"你怎么这么高兴跑到这儿来了？跟谁来的？"

“大帅在这儿呢。”

“是吗？在什么地方？”

“三号包厢。”

吴大舌头急忙小跑进了三号包厢，一看可不是大帅，刚要叫，张作霖马上制止他，一把拉住吴俊升让他坐下：“我说你咋咋呼呼地在北京城横逛，你想干什么？”

“我晚上没事就到这儿开开心，有各界朋友到这儿招待招待。”

“什么各界朋友？我早就听说了，你到了北京之后，胡作非为，太叫我操心了。最近我太忙，没工夫跟你谈话，你就放纵了，你挺大个年纪了，老不知道好歹的。”

“大帅，那听听戏算什么不知道好歹？”

“快叫他们也都入座，人家这儿开了戏了，不要影响旁人。”

“大帅，你也不对，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咱们好给您安排啊，这多危险，现在时局这么乱，倘若万一……让我们怎么交代？”

“算了，坐下吧。”

吴俊升这才坐下。该着出事，张作霖这一来，吴俊升过去一谈话，别人能不知道嘛。

吴俊升领来的那些人一听，张作霖在这儿听戏呢，都吓得溜了。吴俊升手下的副官长，心说，张作霖在这儿，得加强戒备呀，万一出了错，谁承担得起？他马上到下头集合了一排卫队，而且当众讲话。

副官长说：“各位，大家都精神着点儿，子弹上膛，好好保护这座戏院，咱们张大元帅跟吴大帅在这儿听戏呢，楼上坐着两位大帅，要有点儿差错，我要你们的脑袋。”

就这一折腾，戏院的人谁都知道了，刹那间谁也不听戏了，全往楼上看：“张作霖来了，吴大帅来了。”

张作霖一看，事情不妙，一皱眉，告诉占彪：“这是危险之地，不能久待。”占彪也明白，可他们一走，吴大舌头这戏也没法听了，陪着张作霖往外走。老百姓谁不想看看两位大帅的尊容，光知道有个大帅张作霖，可都没看见过，所以都想往前挤，非看不可，一排卫队给清道也清不了，像打仗一样。张作霖在前，吴俊升在后，刚走到广河戏院的对门，在人群之中有人开枪了，对着张作霖的脑袋，张作霖就觉着这个耳边，一阵儿凉风擦过去了，没打着他，把人群中一个老百姓给打倒了。另两枪打飞了，张作霖吓得赶紧趴到了地上。占彪一回身，枪就拽出来了：“快抓刺客！”这枪一响可乱套了，戏园子里外可开了锅了，老百姓互相拥挤，哭爹喊娘，结果还有几个受伤的，但是没出人命。

占彪就喊：“一定要把刺客抓着！”

吴俊升也害怕了：“快叫警察厅把刺客抓着。”

说话之间把专车叫过来，先让张作霖钻进去，由占彪保护着先回中南海。事情过后查明白了，三个杀手，有一个有枪的，当场击毙了俩，抓住了一个，不过这个也身负重伤了，奄奄一息，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录下口供：从广州来的，是北伐军里边的，受蒋介石所差，到北京来刺杀张作霖。这样的手枪队一共来了十二拨。他们那些拨都谁领导的，住在哪儿，问他们，他们也不清楚，今天这三位也来听戏，巧遇张作霖，机会难得，因此才开的枪。所幸的是，杀手枪法不准，人太多，他们再一紧张，没打着张作霖。不然的话，张作霖的脑袋就开花了。

经过这事之后，把张作霖吓得再也不敢离开中南海了，心说，差点儿啊，我这是大难不死。占彪也害怕了，跪到张作霖面前一个劲儿说好话："大帅，我是罪魁祸首，要不是我劝您上外边散心去，也不会出这种事情，大帅，您处罚我吧。"

"起来，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一片好心。该我倒霉。"

吴俊升也跑这说好话来了："大帅，你看都怪我，不然的话您挺安稳，我这一出现弄了个乱七八糟，大帅你处分我吧。"

"老兄，说这些干什么，这篇咱揭过去。有件事我倒要跟你商量商量。北京不稳当，撤吧，明天你就起身回奉天，到奉天看家去吧。"

"大帅，你烦我了？你怎么赶我走？"

"不是那个意思，看这情况我也住不长了，过不了几天我也得撤，家里没有妥靠的人我不放心，我才把你打发回去，你不要多想。"

"大帅，北京我还没住够呢，前些日子我才把家眷接来，谁不想在这儿住着？我不怕您不爱听，我们黑龙江有什么？就奉天也就有小河沿呗，我都溜达腻了，哪像这儿玩儿的地方太多了，香山、八大处、长城、十三陵，城里、城外太有意思了，我打算好好玩儿一阵子。"

"不行，日后有机会，现在不能玩儿了，时局紧张，你是非走不可。"

后来吴大舌头一看没办法了，暗道倒霉，要不听这戏也见不着张作霖，不出这事，大帅也不能赶我走，吴大舌头没办法，第二天带领家眷坐专车返回奉天，他刚走，杨宇霆就回来了。

张作霖一看杨宇霆回来得挺快："邻葛，你回到奉天见着谁了？"

"大帅，我见着大岛了，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

"打探到了什么消息？"

"情况的确不妙。大岛提出两条：第一，是说过去的悬案没解决的应当落实，换句话说，欠他的债必须得还给他，得付诸行动；第二，他让我转告大帅，时局不稳，不希望您继续在北京了，希望您回到奉天去坐镇。"

"还说什么？"

"要回去得早了还罢了，要回去晚了，能不能回得去还两说呢。"

张作霖一听就急了："东三省是他们日本人的呀，他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大帅息怒，我是把原话全告诉您了，我准知您得发脾气，但是日本人频繁调兵遣将，这一路上我看得清清楚楚。大帅您是知道的，日本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咱不能不防。"

"我知道了，邻葛，这么办吧，你把小六子给我找来，我打算跟他好好谈谈。"事到如今对谁我也不太相信了，只有你和小六子几个人我还是放心的，你们两个人无论如何要把军队给我管好了，枪杆子要抓得牢牢的。只要咱爷们儿掌握着枪杆子，不管什么小日本、大日本的，咱们谁也不怕。要把这点儿本钱丢了，那可就完了。"

"我明白。"

"你回来得正好，至于我离不离开北京，咱们下一步再说，我先看看形势的发展。总而言之，你跟小六子一定要把兵给我带好，不能让北伐军再前进一步，把冯玉祥、阎锡山也给我挡住，千万不能叫他们靠近北京。"

"我明白。"

"你下去吧！"

杨宇霆刚走，张学良就赶到了。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来的，也慢说张作霖，就拿咱们家也一样，一天到晚这事那事还挺多，何况那么大一个元帅，一天这人应接不暇。不过，张学良的出现向张作霖说了一件事，使张作霖吃惊不小。

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从邯郸来，因为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全归他指挥，趁现在战事比较缓和，双方按兵不动。因此，抽出身子来见他爹，有一肚子话爷俩儿打算说呢。要是往常，那军团长一动身还了得吗？前呼后拥的。但是张学良就反对那套，干什么？老百姓看着扎眼，自己也感觉不舒服，所以他就愿意独来独往。

他把工作做了交代，告诉参谋长不必声张，带着秘书、赵四小姐开着自己的专车离开邯郸直奔北京。张学良真是全能，开汽车、摩托、轮船、飞机，没有不会驾驶的，而且还都是第一流的。

赵四小姐穿得挺带劲，挨着张学良在前边坐好了。张学良开着车子飞驰在公路上。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赵四小姐就把身子靠在张学良身上，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当初，赵四小姐为了张学良弃家出走，为这件事情，闹得轩然大波，赵四小姐的父亲叫赵庆华，赵庆华在袁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在天津跺一脚，地皮就颤三颤。不过这个人很好，为官清廉，比那些军阀当官的要强得多。后来赵庆华听说女儿跟张学良私奔了，张学良还有媳妇儿，老头儿能痛快吗？赵庆华认为赵四简直是大逆不道。后来老头儿都气疯了，住进了德国医院，病好出院之后，马上登报发表声明：断绝父女关系。这件事老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都在议论，

没有不知道的。尽管压力这么大，赵四小姐依然对张学良一往情深，毫无动摇。

到了奉天之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知道了，于凤至也不痛快，但管不了张学良，连他爹张作霖都管不了，何况是她？怎么办？跟张少帅定了约法三章：不允许赵四进他们家的门，你跟她怎么过我不管，进咱家门不行，我不承认。尽管少帅再三请求，于凤至也不开口。后来没办法了，张学良就在北陵买了一处房子，金碧辉煌，把赵四小姐安排到那儿。一开始在那儿就定居了，张学良很少回家，从外界上来说什么关系呢？是他的贴身秘书，实质就是夫妻。赵四小姐这个人相当好，有苦自己咽到肚里，不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她告诉张学良："只要于大姐在，我就不能夺她的位置，我就愿意一辈子服侍你，做你的秘书，你不要想别的。大姐这么对待我，情有可原，事情要换成我，比这还得严重。"

特别是赵四小姐给张学良生了个小男孩儿，排行老三，人称帅府三公子，这感情就更贴近了一步。这于凤至才开了口，允许赵四小姐登家门，而且以姐妹相称，处得比亲姐俩儿还亲热。于凤至深知自己是家庭主要负责人，帅府里里外外的事都得由她张罗，不能随时在少帅身边，有赵四替自己服侍少帅，不也挺好吗？所以于凤至也就想开了，之后无论张学良走到哪儿，赵四小姐都形影不离。

现在时局这么动乱，两个人还没分开，张学良开着车子一边走一边跟她聊，告诉赵四小姐："最近我有个想法，我打算把你先送回奉天，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家里头了，把咱的住宅都粉刷一新，就等着你回去了。"

赵四小姐一听，哭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有再大的风险，咱们两个人也不能离开。"

"小妹，现在时局对咱不利，你在我身边我难免担心。"

两个人说着，这离北京就不远了，冷不丁张学良一刹闸，车子一打磨，横在大道上了，把赵四差点没吓坏了，抓住张学良的胳膊，抬头一看，对面有一部黑色汽车横在张学良汽车的前边，要不是张学良驾驶技术高，两车就碰到一块儿了。

赵四的心吓得扑扑直跳，心说，这车怎么开的？为什么横在大道中间呢？想干什么？还没等清醒过来，就见那部黑色大轿车的车门一开，出来一个人，礼帽压到脑门下头，眼眉看不见，戴着墨色眼镜，往下看，这人岁数不能太大，不超过三十岁，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小白汗衫打着领结，挺漂亮，这人把丝线手套摘了，把开襟的烟盒拿出来，拿出个烟卷，点着了。

"军团长，挡了您的大驾了，如果方便的话，请下来说几句话好吗？"

张学良一看不认识，本能地一伸手，把双筒猎枪拿起来了。张学良最好玩儿，不管走到哪儿，这双筒猎枪他都得带着，里边压着子弹，比如说看到飞禽走兽了，顺手他就开几枪，短枪他没带着，连一个护兵也没有。张学良看了看这天气刚过午，离北京不远了，大道上偶尔也过人，也过汽车，这人胆子多大，他拦住我的车子

干什么？有心拿着猎枪下去把这人给逼住，以防万一。又一想，有失身份，人家一没拿刀，二没拿枪，我何苦来的？他把这枪就推给赵四小姐了。赵四小姐从来没摆弄过这玩意儿，拿着这把枪就哆嗦，这是一把德国造双筒猎枪，杀伤力非常强。赵四小姐也会开，不过不敢。

张学良拍了拍赵四的肩头，意思是说别害怕，稳住心神，别为我担心。张学良也有气魄。一开车门，他从汽车里边钻了出来，一转个儿站到汽车头的前面，跟那个人相距不到三米。张学良又打量了打量他，这人三十多岁，看表面挺潇洒，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儿。现在局势这么混乱，什么事都会出现，也摸不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张学良身上也没带着手枪，难免心里头紧张。

对面这个主儿，看出来了，冲着张学良和车里边的赵四小姐一笑："军团长，别怕，赵四小姐少安毋躁，不必惊慌，我先阐明我的观点。一、我不为金银财宝，不会抢你们的东西；二、不抢美人。我什么也不贪图，就是在这儿等着军团长聊几句，请你们不必有戒心。"

张学良也年轻，一看对面这个人这样，他就把心沉稳下来了。

"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在哪行发财？能不能跟我讲讲？"

"军团长，无可奉告，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你找我要谈什么？"

"我说了，既然我是个中国人，对中国的形势、前途、命运，我都十分关心，我打听别人，一是他说不清楚；二是他也不掌管军政大权，恐怕说话也不算数，唯独像您这样的，能左右局势，扭转乾坤的人，也可以说一言九鼎的人，我聊几句，心里好有底。请问军团长，你们能不能打过北伐军？"

张学良一听这主儿肯定有来历，他说他是个普通人，这是谎言，究竟他是干什么的摸不清。问这话什么意思？又不能不答复，张学良嘴角动了一动："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战胜北伐军。"

"可是据报纸上登载，据时势来看，并非像你说的这样吧。总司令蒋介石分成四大兵团，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全都是总司令，现在四路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北上进逼京、津，你们所谓的安国军节节败退，怎么能说有把握战胜北伐军呢？"

张学良冷笑一声："朋友，这你不必关心，战局的事情瞬息万变，我举个例子你就清楚了，刘邦屡败于项羽，而九里山一战成功，又作何解释呢？"

这主儿一听，点点头："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们安国军是否能战胜得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呢？"

张学良头一晃："这个不在话下，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把他们击退。"

"那么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关于东三省满蒙的问题，不知少帅军团长作何打算？

你们光在京津地区掌握所谓的中央政权，别来个旗胜不顾家，要后院起了火可就麻烦了。据我所知，日本人正在积极调兵遣将，恐怕不怀好意，我想少帅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深，在这方面不能不有所警惕。”

这番话说得张学良脖子直冒凉气：“朋友，依你的看法呢？”

“多谢军团长高抬，我怎么敢跟军团长称兄论弟，更不敢称‘朋友’二字。但是咱们都是中国人，我有一言相告，请军团长面见老帅张作霖将军，希望他及早收兵退回东三省，此乃万全之策。如果他贪恋掌握什么中央政权，恐怕到头儿落一个鸡飞蛋打。我想军团长肯定能把一个小老百姓的话带给张作霖将军，接受与不接受全凭你们了，再见。”

这个人也不报通名姓，转身拉车门要走。就在他跟张学良谈话的这个时候，赵四小姐在车里边坐着，不能不做准备呀，就把掌中这双筒猎枪对准了那个人，正好那个人一开车门背过身去了，后脑勺、后脊梁全都暴露无遗。赵四小姐虽然说胆小，可是在生死关头，她这个胆儿也就大起来了，她把这个枪就端起来了，二拇手指要扣动扳机。与此同时，张学良一回身正好看见，把张学良给吓得说话都来不及了，冲着赵四又晃脑袋又摆手，意思是千万不能开枪，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枪声一响那就麻烦了。就这样，赵四小姐就没扣动扳机。可是那个人，从汽车上的反光镜也发现了此情此景，赵四怎么端枪，张学良怎么晃手摇头，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把车门又关上了，转回身来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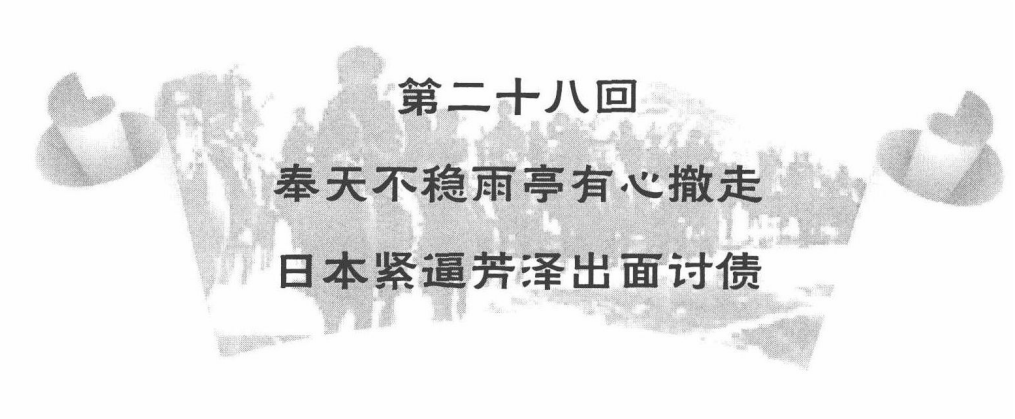
这人说道：“赵四小姐想要开枪吗？想玩冒烟的家伙吗？我看大可不必。如果我有害你们的心，就不会这样说话了。你们来看。”这人把西装裤子往上一拽，袜腰一边塞着一支枪。另外把西服打开，里怀兜里头还有一支左轮枪，子弹都顶着呢，这主儿说着话，把左轮枪就拽出来了，挽了个花往手里头掂量掂量：“要玩这玩意儿，我可以说闭着眼睛指哪打哪，请二位上眼。”

远处一棵树上落着几个家雀，就听这个主儿喊了一声：“打第三只！”一声枪响，家雀的羽毛就飞起来了，当时家雀落地。这主儿把枪嘴子吹了吹，一笑，把枪揣起来了，然后把车门拉开，回过头又说了一句：“军团长，不要因为这个插曲耽误了正事，方才我所说的话，愿务必转告给张作霖将军，再见。”车门关闭，一踩离合器，顺着公路一溜烟没影了。

在此人走了以后，张学良能有两分钟没动地方，心里头七上八下，就想着这个人究竟是谁？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赵四小姐提醒他：“你还不进汽车？你在那儿站着干什么呢？”

张学良如梦方醒，进了汽车，车门关闭，开车子进北京。一路上他跟赵四谁都没说话，面无表情，别看手把着方向盘，车子往前走着，张学良心乱如麻，还在想着方才的事情，给自己的印象太深刻了，但他始终也没摸清这个人是谁。

四年以后，张学良终于把事情弄明白了，原来见他的这个主儿叫何东亮，是北伐军侦察处的一个副处长，后来在张学良手下做事了。蒋介石派他们来的，一共十二个手枪组，负责刺杀张作霖，同时交代，一旦杀不了张作霖，就张作霖手下的四大台柱张学良、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杀掉也可以。张学良的名字都被画了红圈了，但这个人没那么干，他对张学良十分钦佩，所以说了上面那一席话。



第二十八回
奉天不稳雨亭有心撤走
日本紧逼芳泽出面讨债

少帅车子开进北京，拐弯抹角到了中南海，车子停住，两旁边卫队敬了军礼，他带着赵四小姐一直赶奔居仁堂，来见他爹张作霖。张作霖刚烫完脚，卫队长占彪单腿跪在地上，拿毛巾包着张作霖的脚，正给他拧那脚指头，这两天张作霖火太大，脚气犯了，占彪在这儿解痒痒。张作霖靠在大椅子上，两眼望着天花板，面沉似水。

张学良现在做了军团长，但在他爹面前毕恭毕敬，甚至说见他爹脑仁都疼。能不见面就不见面。张作霖对儿女也好，对家人也好，完全是封建式的管理。他主张慈母严父，母亲要乐乐呵呵的，非常慈祥，当爹的老得绷着脸，在儿女面前不能失了身份。就因为这种思想，张作霖对张学良的要求很严，很少说带感情的话。

赵四没敢进来，站到门外。张学良放轻了脚步，到了张作霖椅子的近前，先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别把他爹吓着，先打个招呼："大元帅，我回来了。"

张学良没叫爹，叫大元帅。张作霖还照样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张作霖说话了但是，张学良进来他知道。

"小六子。"

"是我。"

"你一进门我就觉察出来是你，赵小姐来了吗？"

"在门外。"

"让她也进来吧。"

现在赵四小姐还不算正式的儿媳妇，名义上是张学良军团长的秘书，其实张

作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给他们家都生孩子了，所以对赵四格外地关照。这一说叫进来，张学良回过头冲赵四一摆手，赵四小姐点点头，也迈步走进了居仁堂，小夫妻肩并肩往这儿一站，张作霖把脚一蹬，占彪这才不给拧脚气了，赶紧给他穿上拖鞋，转身退出去。

张作霖点了一袋烟，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俩人："坐呀，叫人瞅着多别扭。"

这两人才坐下。可是张学良没说话，偷眼一看他爹张作霖，瘦了，怎么有点儿脱相了？原来在奉天的时候父亲红光满面，这一进了中原，呕心沥血，太操心了。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张学良看他爹这样，怪心疼的，心中一阵酸楚。

张作霖吧嗒了两口烟这才说："小六子，邯郸前线局势如何？"

"报告大元帅，我这次从前线回来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的，现在双方罢兵不战，还维持着僵局。"

"知道什么原因吗？"

"据我了解，一方面北伐军后边的给养没供上来。另一方面，听说日本人插手此事进行干预，所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迟迟没下令进攻。"

"跟我得到的情况一样，小六子，你见我就是想说这些吗？"

"是。另外……"

"什么事？吞吞吐吐的，怎么跟老娘们儿差不多。"

"我方才在路上遇上点儿事。"

"什么事？"

张学良把所遭所遇讲了一遍，就那汽车拦他那事。

张作霖一听，眼睛都瞪圆了："有这种事，胆子也太大了，我看现在的人拿生死也不当回事了，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也没闹清，他对我说，奉劝爹爹能收兵回东三省，他说得很对，如果后院着了火，东三省再不安全，咱把家就丢了。另外，我看这北京政权也没什么意思，把爹累成这个样子，我又怪心疼的。爹呀，我的意思您下决心吧，放弃中原，咱还回奉天。"

还没等张学良说完，张作霖一下就从椅子上蹦起来了："住口，怎么你也动摇了？小六子，我问你，咱们几次问鼎中原，死了多少将士？流了多少血？赔进去多少钱？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吗？我真不理解，要是旁人这么说还有情可原，唯独你，你是我儿子，你怎么不理解老子的心，我为谁？将来我两腿一蹬，这不都是你的事吗？真叫我失望。

"另外，小六子，别听谣言，别听恫吓，我这前半生所遭所遇，大江大浪，什么我没遇上过？这算不了什么，想用什么调点儿军队，打几声冷枪，说点儿什么吓唬人的话，就把咱爷们儿吓跑了，那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笑掉大牙嘛！

退不退兵，你爹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操心，往后这种话少在我面前讲。”

张学良闻听，如冷水泼头一般，知道他爹的脾气可犟了，一条道跑到黑。我是当儿子的，既然老子不同意，一点儿咒念也没有，张学良不言语了。

“小六子，你在前线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带着你的秘书赵四小姐在北京溜达两天，喜欢什么就买点儿什么，然后及早返回前线吧。你不用担心爹的事情，我不傻，谁的话我也不听，但是我心里头不糊涂，该怎么迈步，该怎么干，我心里有底。你就把军队给我带好了，把枪杆子牢牢给我掌握住，把军心给我稳住，就行了。你记住了吗？”

“儿遵命！”

“下去吧，我累了，要歇着了。”

张学良鞠了个躬，赵四也行完礼，两个人走了。

张学良离开居仁堂，回身看了一眼，轻轻打了个“唉”声，没办法。但是出来没五十米，卫队长占彪赶上来了：“少帅，军团长，大帅找你。”张学良转身又回来了，以为他爹改变主意了，方才所说有了转机。等进屋之后，张作霖叫他坐下：“小六子你坐下，刚才你所说的我不是说一点儿都没听进去。孩子呀，咱是亲父子，你能不关心爹嘛，可是我刚才说的冷言冷语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爹，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你说是吗？”

“爹，我没往心里去。”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回去之后好好带兵，方才你说的那些话，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也仔细琢磨琢磨，如果我觉着有理，我就决定退兵，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一听真高兴，没想到他爹反常了，原来没这样过。他赶紧把张作霖的双手给拉住：“爹，您这就对了，我希望您认真考虑。”

“等我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们爷俩儿再谈一次，你看怎么样？”

“我随时等候爹爹的电话。”

张学良转身出去了，不知为什么，一转身，张学良的眼泪掉下来了。

赵四小姐问：“为什么？大帅发脾气训斥你了？”

“没有，回去再谈。”带着赵四他们返回邯郸前线。

现在的张作霖别看表面上做了中华民国大元帅，实质上就是变相的大总统，在大元帅之下有国务院，有国务总理，有九部的部长和次长，这不就是个政府嘛。其实，是军人把持下的政府。现在局势不稳，炮火连天，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日本鬼子又调兵遣将，张作霖的军队又节节失利，他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如今的形势跟坐到火山口上差不多，他是百爪挠心，张作霖动不动就发脾气。

正在这时候，张作相腆着大肚皮来看大元帅，就这些老兄弟还行，说话轻了

重了都无所谓，那旁人不敢着边呀。张作相等进屋之后，看了看张作霖："大元帅，忙什么呢？"

"胡思乱想呗，有什么事吗？"

"我就怕您胡思乱想，特地抽空来陪着大元帅聊聊。"

"好啊，副官！"

"有！"

"告诉下边，弄几样小菜，烫两壶酒，我们哥俩儿喝几盅。"

一会儿酒菜摆好了，两个人在小屋里头对面饮酒。张作霖抽着大烟袋，一语不发。张作相往前探了探身："我说大元帅呀，我看得出，您心情不痛快，有什么话最好说出来，你是个敞亮人，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从来没这样少言寡语过，有话不说，闷到肚子里，容易得病啊。"

"我不说你也清楚，现在的局势乱七八糟，我正盘算着，这乱摊子怎么个收法呢？"

"大帅，您打算怎么办？"

"咱哥俩儿没背人的话，我有心收兵撤回东北，但我又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你说我花了这么大的本钱，一点儿都没赢利，我就收摊了，我能甘心吗？如果将来局势有变，得后悔一辈子，你说呢？"

"大帅所说极是。但要分什么事，我不敢说我有先见之明，看这形势舍不得也得舍了。"

"你也这么看？"

"恕我直言，恐怕北京这地方咱待不长了。据我所知，现在英美出面，特别是美国支持着蒋介石，蒋介石现在派出什么特使正跟日本人协商，一旦达成协议，日本人不干预北伐军了，那么蒋介石长驱直入，就得打天津和北京。咱平心而论，咱的奉军现在兵无斗志，不堪一击，真交了火，非打败仗不可。到了那会儿，大元帅再想出关就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了，以往的教训不能不接受，望大元帅三思。"

"是够严重的。作相，你在外边还听着什么了？"

"太多了，谣言四起，有些事可以不听，但有些事又不能不听，前天我得着确切的消息。"

"什么消息？"

"日本人不断到天津的静园，跟那个退了位的皇帝溥仪往来甚密。据说，日本人打算把溥仪弄到东北去，要到什么奉天故宫坐金銮宝殿。很显然，如果这个事情成了，溥仪这个傀儡登上皇帝的宝座，大帅，奉天可就没咱的份儿了，这个家也就回不去了。"

"有这档事？作相，派几个人先把溥仪这小子给我干掉，以绝后患。"

“晚了，现在静园周围全都是日本兵，日本人把他严密地保护起来了，咱们根本无从下手，所以我说这局势特别严重，而且瞬息万变。大帅，早拿主意，您看看应该怎么办好？”

“容我再冷静考虑一番。”

张作霖对于退回关外已经心活了，但是还没下最后的决心。张作相跟他喝了点儿酒，谈了半天，一看张作霖心情并没好转，怎么办？出个主意，这么办吧：“大帅呀，我把您最得意的、最爱听的大鼓书艺人刘德给接到北京来了，开开心，让刘德给您唱几段大鼓书，您也休息休息。”

“好，他在哪儿呢？”

“他住在旅馆，您要同意的话，马上派车子给他接来不就得了嘛。”

“请他过来。不过我一个人听没意思，再请几个人。”

一会儿，大元帅办公厅的主臣、副官长、秘书长都来了连张作相都找来了，有十几个人，就在这小客厅准备好了。一小时之后，唱大鼓的刘先生带着弦师到了。刘先生五十挂零的年纪，跟张作霖久打交道，不过那都是在奉天，这回换地方了，到中南海了。刘德还按照老礼数，见着张作霖单腿跪地：“恭祝大帅万安。”

“起来，刘先生，咱们一晃一年多没见着了。”

“可不是嘛。”

“真想你啊，到了北京跟奉天不一样，太忙了。但一有时间，我也得听听你说书呀，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就爱这么一门。今天您来得正好，休息休息，一会儿给我唱几段。”

刘德说：“我早就休息好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北京，随时等候大帅的吩咐。既然大帅心情很好，我就侍候大帅。”

古板三弦都准备好了，刘德一想，我唱什么呢？刚才张作相交代过唱欢喜的小段，最好是有乐子的，让大帅开开心。唱段“朱买臣休妻”吧，就这么样先唱了一段。张作霖听完了，这脸上由阴变晴，果然捧腹大笑，跟刚才不一样了。刘德这心才放下来，紧跟着又点了个段，唱段“三国”吧。这段点的是“华容道”，刘德也是一时大意，点得不好，古板三弦齐声响，放开喉咙他就唱上了，唱的是“汉末三分把兵交，独占中原属奸曹，曹孟德带大兵八十三万，恨诸葛借东风全把他的战船烧。八十三万军队全把命丧了，只剩下连人带马二十七骑望影而逃”。他接着往下唱，要说悲剧还不是悲剧，总而言之是曹操打败仗那些事，又触动了张作霖的心事。

这段还没等唱完呢，张作霖一摆手：“停，别唱了。”

刘德就知道这段没选好，吓得心一个劲儿地跳。张作霖没说旁的，告诉张作相：“告诉副官处，赏一千大洋，让刘先生回去休息吧。”

每次张作霖听大鼓书都是兴高采烈，赏钱多不说，总是连听几段，这次破例，刘德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拜辞了大帅，心里头一点也儿不痛快，抱着赏钱回旅馆了。张作霖低头不语，张作相一看这溜须没打到地方。

正在这时候，进来一个副官。

“报大元帅，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求见。”

一提“日本”这俩字，张作霖脑袋就疼。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现在我这阵心情不好，不见。”

“是，大元帅，方才您听大鼓，我没敢打扰，芳泽公使来过六次电话了，我说大帅身体不好，不能见他，他还不甘心，这会儿坐上车子亲自来了，现在在小客厅等了快一小时了，大帅这……”

“不见，叫他滚！”

秘书长过来了：“大帅，恐怕这与国际惯例不符吧。日本芳泽公使要求见大帅，恐怕有急事。”

张作相也赶紧劝：“大帅，见见吧，问问他有什么事咱不就放心了嘛，你这样给他赶回去，这在外交礼节上也说不过去啊！”

“我早知道，他一来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又是老调重弹。来人，换服装。到外边告诉芳泽，大客厅见。”

“是！”

那边下去传达，这边五六个人帮着张作霖换好了大元帅的服装，张作相陪着直接赶奔大客厅。这不得耽误一会儿时间嘛，等进了大客厅，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又等了二十分钟。

芳泽今天穿的是燕尾服，雪白的领子，别着领带，皮鞋擦得锃亮。芳泽是个小圆脸，也是娃娃脸，自来笑的两只眼睛，就不笑，你看着也像笑，留着卫生胡，小脸刮得非常干净。这人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在旁边站着他的翻译和一等秘书，两个人在这儿站着，夹着皮包，就跟两根棍差不多。

张作霖一出现，芳泽赶紧站了起来，冲着张作霖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日本人的礼节可真不得了，在这种场合向来没有失礼之处。

芳泽道：“大元帅，你好。”

他说的是汉语，张作霖点了点头，赶紧过来跟他握了握手：“公使阁下，你好。”

“彼此！”

“坐。”

“谢谢大元帅！”

分宾主落座，副官泡茶，端点心，点烟，张作霖穿着大元帅服，还抽长杆大烟袋。他不抽关东烟不过瘾，有俩贴身保镖专门给他装烟点烟。张作霖把烟吧嗒了两口：

“听说贵公使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非要见本大帅不可，不知有何重要事情？”

“大元帅，中国有句话，叫作‘无事不登三宝殿’，本人当然有急事要见大帅了。”

“是吗？请公使阁下说一说吧。”

“痛快。帝国政府跟张大元帅感情相当密切吧？”

“这还用公使提醒嘛，不但密切，我们多少年的关系了，不分彼此。”

“大元帅不忘前情，很好。既然我们双方不分彼此，那么对于今天我和大元帅的谈话，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公使阁下，说话别兜圈子，你就直说，为什么要见我吧。”

“大元帅，前些日子我曾经向您提出过：关于满蒙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我问您什么时候能落实这件事？您说场合不对，无可奉告，说将来再说。时光流逝，又过了半年多了吧，我看现在该到落实的时候了吧。”

他冲一等秘书一使眼色，一等秘书把黑色大手提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沓文件，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芳泽双手往上一递：“请大元帅过目。”

张作霖没伸手接，用眼睛看了一下，叫副官长接了过来，然后叫秘书长给他念一念，秘书长一字一句地念，张作霖一皱眉。什么事？日本人提出要求，要在东三省修建七条铁路，归日本人掌管，这七条铁路要真修成了，整个东北就成日本人的天下了，过去跟张作霖说过此事，张作霖始终是搪塞，有时候说可以考虑，有时候说将来可以研究，今儿个又逼上这事了。

另外，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张作霖求助日本，日本人提出四项要求，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随便经商，日本人可以在满蒙地区租用土地，日本人可以在这儿安家落户。另外，在适当的地方日本人可以设立领事馆等，今儿个老调重弹。过去是张作霖个人签字，算是个草约，现在要换正式的手续，要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资格和身份签字，然后盖上国务院的章，法律生效。

张作霖听着，把眼睛眯缝上了。芳泽还乐呢：“大元帅，这回明白了吧，只要您一签字，就圆满结束了，本人也不来叨扰大元帅了。”

“芳泽阁下，咱先甭谈这个，您感觉我们北京怎么样？”

芳泽一听，怎么又提到这上头来了？

“北京是文化古都，名胜古迹极多，是个好地方。”

“你都到哪儿溜达过？”

“几乎所有地方我都参观过。”

“到南方去过没有？”

“未曾去过。”

“将来我统一全国之后，或者是我本人，或者是谁，陪你溜达溜达，到南边也转悠转悠。”

“日本有什么好地方溜达？”

“日本名胜古迹也不少，欢迎张大元帅访问日本时好好看一看。”

“那好，没什么事了吧？”

芳泽一听，没事？原来我刚才说半天算白说了。

“大元帅，这个我刚才提到签字一节，希望你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就没事了。”

“刚才他念老半天，我听糊涂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这事？”

芳泽一听他忘了：“大元帅真是‘贵人多忘事’，您日理万机，有些事情也许记不清了。但这是白字画黑道，有您签的字，您总不会忘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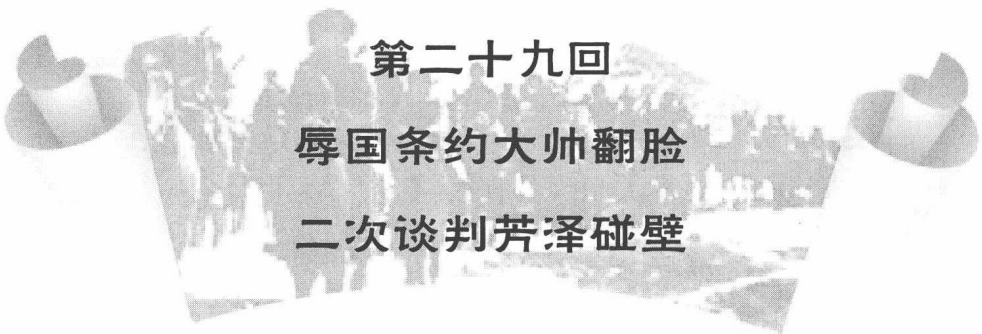
芳泽说着，把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张作霖签字的，那份底子拿出来了：“大元帅请过目，这您能忘吗？”

“想起来了，我都还给你们了！”

芳泽一听就急了，什么时候还的？

芳泽忙道：“大元帅，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落实，您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张作霖站起来，把桌子“啪”的一拍：“芳泽，我张某人从来不欠账，今天你来找我，非逼着我签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第二十九回
辱国条约大帅翻脸
二次谈判芳泽碰壁

芳泽是有名的‘中国通’，在外交方面有两下子，但他见着张作霖也打怵。果然不出所料，张作霖矢口否认，说不欠日本人什么东西，把芳泽气得肝都疼。

芳泽无奈道：“大元帅，不要开玩笑了，这些悬而未决的条约必须得换成正式文件。大元帅，不必兜圈子了，只要您签个字不就完了嘛，咱们何必费这些唇舌，闹得两国政府都不愉快。”

张作霖也乐了：“公使阁下，别看我五十多岁的人了，我脑子向来清醒，关于郭鬼子反奉那会儿的事情，我记得挺牢固的，当时我挺着急，求助关东军给我帮帮忙。说话得有良心，当时你们的态度很好，说出了大兵多少万，帮着我解决了问题，打败了郭鬼子，本人也非常感谢。我记得我那会儿口头答应过，你们出一个士兵，我按中国人营长的待遇对待，你们死一个日本兵，我给大洋一万块，这账都清了，怎么还出来个悬而未决，我就不懂了。”

“大元帅，既然您记得这个事就好办。您签了这个草约，没履行正式的手续，现在这儿摆着呢。您给了关东军很多钱，那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关于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些要求，您并没有答应。现在需要换一个正式的手续。”

“朋友嘛，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干什么那么认真？那个早都不算数了。我实话跟你讲，那是代表我个人签的字，后来回来跟大伙儿一商议，都不同意，你别忘了我们是中华民国，不是独裁专制，我一个人说话，大伙儿都不同意，我也没咒念，那事就算了吧。”

芳泽一听，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就拉倒了？

“这……”

芳泽真有两下子，不愧是外交能手，这不是行不通了吗？他转了个圈，想破一下这劲儿。

“大元帅，我非常羡慕您，有幸见到大元帅，本人感到无比荣幸。恳请大元帅能不能赏脸，给我留个字做个纪念呢？”

“这倒可以，不过我是大老粗啊，写的那字拿不出手，你要不嫌丢人，我就给你写一幅字。”

“您太过谦了。”

张作霖一挥手，秘书长、副官长，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条案搬来，把大窗帘拉开，光线尽量叫它充足点儿，把宣纸铺上，文房四宝拿过来，张作霖把袖面挽了一挽，大烟袋交给旁人：“写点什么呢？”

芳泽在旁边哈腰站着，满脸笑容：“大元帅随便，只要是您的真迹就行。”

“我琢磨琢磨啊，就按刚才咱们所说，我写四个字。”

张作霖沾的墨也太多点儿，把宣纸上点了个大点儿。

张作霖一笑，把笔又放下了：“公使阁下，这不行，中国人进考场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进考场，不管你写字好与坏，滴答上一个点，这就不及格，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能录取，咱再换一张纸。”

又换了一张宣纸，副官也不知他写什么，是竖着搁着的，张作霖告诉：“猛一看，还真像那么一回事，横过来，我写个横幅。”最后把这宣纸又横过来了，张作霖略微思索一下，写了四个大字“天理良心”，别看张作霖只念过一年多书，这些年由于需要，他不得不抽时间练习。这人到了一定份儿了，不管哪一行，哪一界的，他都要练练书法，这个东西显得非常高雅，能提高自己的身价，何况是张作霖呢？他经常练，写字比以前进步得多了。

其实芳泽也不太懂书法，看张作霖写完了，在旁边晃着脑袋赞不绝口：“大元帅笔锋刚劲，十分潇洒，写得好！”其实哪儿挨哪儿啊，他也看不出好坏来。

张作霖把笔放下：“你就将就着吧。”又把小号的毛笔抄起来，在“天理良心”的后面落款写上“张作霖手墨”。也不知道他是粗心大意，还是有别的想法，“墨”是个“黑”字底下加个“土”字，张作霖把这“土”字给忘了，结果就写成“张作霖手黑”。写完，他把笔放下了。

“公使阁下，留个纪念吧，你别见笑。”

“好极。”

过后，张作相、秘书长等人问张作霖：“大元帅，您是不是跟鬼子打交道心烦

意乱，字都写错了，应当写‘手墨’，您怎么把‘土’字给丢了，变成‘张作霖手黑’了？”

张作霖乐了：“你们懂什么？我是有意那么写的，我知道日本人心狠，我叫他知道知道我张作霖手黑，那‘土’字我怎么能写呢？中国的土地我能随便给他吗？我让他心里头有数，别打我的主意，我是寸土不让。”

“大云帅英明”众人忙拍马屁。

当然了这是后话。

当时芳泽在场，这话没说，也不知道芳泽看懂没看懂，赞不绝口，往旁边一放，等着晾干了，走的时候好拿着。

二人重新归座。张作霖这阵儿的情绪比刚才好多了，也带着笑容了，关东烟点上，接着抽烟。

可这芳泽的事没了结，一看张作霖有乐模样了，他兜了个圈子又进入主题。

芳泽说：“大元帅，方才所说之事您想明白没有？还是签个字吧，签完字履行完手续，中日继续友好，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大元帅所做的一切事情，怎么样？可以签字吗？”

“公使阁下，我我刚才说了我不欠你们什么。另外我再告诉你，中国还有句话叫‘落井投石，乘人之危’，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说这人有困难了，应当拉一把，中国人讲究施恩不望报，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另外，雪中送炭，这才够意思，讲义气。我说你们日本人，就喜欢乘人之危，这人都掉井里头了，你们还得砸一石头，这人明明喘不上气来，你们还掐人家脖子，这有点儿缺德呀。再者我说了不是一次了，我根本不欠你们的，往后这事不要提了。”

芳泽一看，张作霖竟然把江湖绿林手段都搬到这儿来了，这在外交场合能行得通吗？芳泽把脸沉下来了。

芳泽说道：“大元帅，您这是开玩笑还是当真的？”

“这能开得了玩笑吗？你说真的这就是真的。”

“请问大元帅，这些事过去了也行，前些时在济南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忆犹新吧，中国军队开枪，打伤了日本官军三十多人，后来我们查知，是张宗昌部下干的事。张宗昌他是你手下的军团长，归你领导吧。请问，你对这件事情持何态度？怎么解决？”

“我知道这事，这事你找张宗昌，中央不管地方上的事，他乐意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跟本帅无关。”

“你……”

芳泽这回可真生气了，嘴唇都青了，脑筋蹦起多高来。

“大元帅，我看您有点蛮不讲理了。既然这样，我提醒阁下您要好好考虑‘后

果'。"

"什么意思？你在威胁我吗？"

"我奉劝大元帅，你今天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怎么做的？'饮水思源'，大元帅好好想一想，要没有帝国在后头支持，恐怕您没有今天吧？帝国既能扶植大元帅登上这个宝座，也能……"

下面话还没等说出来，张作霖就站了起来："你们觉得扶植我坐上这个座，有能力扶我上去，就有能力把我弄下去，对不对？"

"大元帅可以随便理解。"

"芳泽阁下，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过去签订的那些条约，我说它算数就算数，说它不算数就不算数，要冲你这么讲，过去所订一切条约无效，全不算。"

芳泽一听，这可要命了啊，当时脑筋蹦起来多高，鼻子尖也冒汗了，他深知张作霖红胡子出身，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一说都不算了，我这回去向政府怎么交代？我这外交官怎么当的？

"大元帅，今天的谈话我看就到这儿吧，本人觉着非常不愉快，方才本人所谈是代表帝国政府的意思，望大元帅认真考虑。"站起来，转身就走。

张作霖往椅子背上一靠："送客！"

还没等日本公使出门，张作霖就骂开了："小日本子，什么东西。干什么？叫我当李鸿章？没门！想在我身上揩油，没门！我张作霖这一百多斤我不要了，你随便。"

张作霖大吵大叫的，芳泽听得非常明白，那个气一直攻到脑门子上。芳泽光顾生气了，脚下没注意，还摔了个跟头，把门牙还磕活动了。回到公使馆，芳泽越想越有气，马上拍急电给日本政府，把张作霖的态度一五一十全都禀报了。

就因为张作霖跟日本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谈不拢，日本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应对。所以在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有关方面在东京召开了十天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方会议"。主持这个会的是日本新任的首相田中义一，出席会议的有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陆军次长、参谋次长安次郎、关东军司令官等人。

这些巨头聚在一起，召开这个所谓的"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付张作霖，对付中国，以及满蒙问题怎样落实。这个田中是个野心家。他挥舞着双拳大骂张作霖，叫大伙儿充分发言，究竟咱们怎么对付他。当然了，与会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都一个意见：再给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张作霖就范。他们的意思是，叫张作霖做咱们日本人的傀儡。他要顺从，我们就扶植他。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跟咱日本人分道扬镳，就把他干掉，绝不能叫他做绊脚石，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就这些。

同时，指派芳泽继续找张作霖谈判，尽量促成他答应咱们的条件。利用张作霖现在还把持北京政权的时候，一定要把条约落实了。不然的话，换了领导人，这事就麻烦了。本来芳泽一见张作霖脑袋就疼，委派他办这个事，他从心眼里不乐意，可又无法拒绝。芳泽心说，这个事我是办不成了，一旦办不成，我驻华公使也就当到头了，不当就不当吧，我宁愿不当，也不干这受罪的差事了，他心里头有数。

这个“东方会议”结束之后，田中首相向日本天皇递上一份奏折，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这个奏折的主要内容归纳成几句话，他的意见是“欲想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就是中国。换句白话就是，要想征服中国，头一步把满蒙先给征服了，“满蒙”就是东三省，包括内蒙的一部分。要想征服世界，先得征服中国，日本人要把中国给占领了。

1927年，他们这个会就作出决定了。这个会之后，又召开了一个“大连会议”，“大连会议”是1927年8月5日在大连旅顺口召开的，参加这个会的有吉田茂、芳泽、武藤，这次秘密会议跟“东方会议”相差无几，是继续贯彻“东方会议”的精神，矛头直指张作霖。让芳泽马上赶回北京，继续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要软硬兼施。无论如何，要把悬案落实。如果张作霖实在不驯服，这事就交给关东军了，要想方设法把张作霖干掉。

“大连会议”结束之后，芳泽连夜赶回了北京，马上命人往中南海大帅府打电话，要求见张作霖。

大元帅府回电话了，说：“最近大帅身体不爽，谢绝一切宾客。”

芳泽坐上汽车又赶奔中南海，大帅还是不见。

芳泽气得晚上没事就拨电话，告诉张作霖的副官长：“我有急事，大帅不见也得见！”同时，向中国当局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后来这个事叫杨宇霆知道了，与张作相一并来见张作霖。

“大帅，无论如何您还得见见芳泽，您这么躲着，毕竟解决不了问题。听说芳泽最近从日本和大连回来，一定身负重要使命，谈谈话咱也摸摸底，请求大元帅见见吧。”

张作霖没办法了，这才接见。张作霖进了会客厅，见芳泽站得规规矩矩的，垂手侍立，可能日本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在礼节问题上是世界上最标准的。张作霖跟他握手之后，分宾主落座。

芳泽脸皮可真厚，上次跟张作霖闹翻了，就好像没发生似的，仍然笑容可掬。还没等张作霖说话，他先说话了：“大元帅，鄙人从帝国东京返回北京，来求见大元帅，这是我们首相田中送给大元帅的礼物，让我转赠，请大元帅笑纳。”

张作霖一看桌上摆的左一个盒，右一个盒，也不知道什么。一歪嘴，副官长赶紧把带解开，包装去掉，一一给亮开，让张作霖过目。张作霖一看，这大盒子里头装的是日本传统的武士盔甲，镀金的，锃亮，这玩意儿还真不错。看第二样，是和服，这是日本的民族服装。当然了，质量是第一流的，张作霖也挺满意，什么腰带呀，木屐呀，质量都是上乘的。打开第三盒看，山水画，张作霖也就草草过了过目，然后命人收下。

“芳泽阁下，礼物我收下了，如果见到贵国首相，替我致谢。”

“不必客气。大元帅，还是那句话，中国和日本睦邻友好多年，从历史上我们两国就不断地往来。说实在的，日本的文化，日本很多的东西都来源于中国。就为这一点，你我之间，两国政府之间应当密切合作呀。”

张作霖点点头：“上次我就跟你说，我们不但有交情，而且交情还很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说好的怎么都行，要呛着来，我是万难接受。”

“大元帅说得是至理名言。这个……”刚才说那些都没用，现在得谈正题。在没说正题之前，芳泽脑袋先疼，他要完不成使命，政府不答应他，他就得软硬兼施，让张作霖就范。但对面坐的这个张大元帅，满脑袋是刺，他不听你的，动不动就晃脑袋，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顺他的心，他就跳起来了，芳泽还担心这个事。

芳泽张了半天嘴：“大元帅，前者咱们也是在这个地方谈到了公事，关于满蒙问题的悬案至今没有落实。大元帅，你就签个字吧，签完了字，一天云彩全散了，我们双方的感情更加亲密了。如果大元帅有求于帝国政府，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张作霖心说，他兜了半天圈子就为这点儿事。张作霖继续装糊涂：“你说了半天我怎么想不起来？什么满蒙悬案？”

“上一次我跟您说得清清楚楚，还把一些文件交给了您，您没过目吗？”

“太忙了，哪有时间。”

“那我就有必要再次提醒阁下。原来阁下亲口许诺，定下草约，答应大日本帝国在满蒙享受六种特权。比如说日本的商人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自由经商；日本国民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随便安家落户；日本的国民完全有权租用东三省和满蒙的土地。另外，我们还打算在东三省修造七条铁路。如果贵国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中日合办企业、厂矿，诸如开采矿山等。”

张作霖一听：“这个事我记得我答复你了，中华民国是老百姓说了算，我一个人万难当家做主。有些事我可以答复你，有些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看这样吧，我也不驳你的面子，看你也够为难的。现在时局动乱，我心乱如麻，等我回到奉天咱们再商量吧。”

芳泽一听，又把这事支到奉天去了，那得什么时候能解决？帝国训令说得非

常清楚：趁张作霖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名誉元首，利用他掌握北京政权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件事给落实。回到奉天，再说回到奉天的事。芳泽冷笑一声："大元帅，但不知你何时能够返奉呢？"

"很难说，看时局发展再定吧。"

"这个事先放到旁边不谈。请问大元帅，您对当前时局怎样看？比方说如果双方交战，你们能是北伐军的对手吗？换句话说，你能打过蒋介石吗？"

"阁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旁的意思，无非是向大元帅请教而已。"

"打仗这玩意儿神鬼莫测，瞬息万变，此一时也许他占上风，彼一时也许我占上风，现在还看不出个眉目来。"

"大元帅，出于两国的感情，我奉劝阁下一句忠言，中原之地不可久留，及早退回奉天为好啊。"

"芳泽阁下，你是个外交官，说话得掌握点儿尺寸。至于我回不回奉天，我在北京待多长时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我张某个人的事，与您好像没多大关系吧，你这么说话似乎不妥。"

"大元帅，我这是出于关心。我再奉劝大元帅现在回东北还是比较好的，如果真被蒋介石打败，到了那时，恐怕和现在就不同了。"

"什么意思？"

"大日本帝国曾经表示过：不准任何残兵败将踏入满洲，也包括大元帅在内。一旦败北，恐怕就很难回去了。"

这句话捅了张作霖的要害了。

张作霖腾地就站了起来："芳泽，你威胁我？

"方才你说这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可告诉你，东三省也好，满蒙也好，这都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想在哪儿待就想在哪儿待，我想什么时候回奉天，就什么时候回去，任何人也干涉不了，也包括你们日本在内。难道你们还想独霸我们东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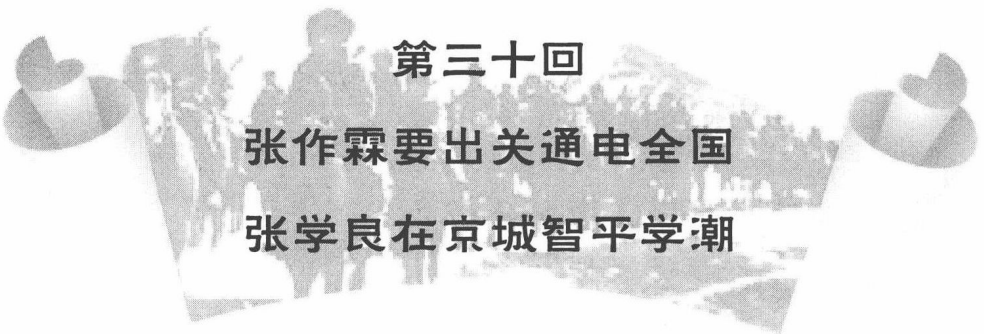
张作霖眼睛瞪得溜圆，芳泽也不示弱。

芳泽站了起来："张作霖阁下，恕我直言，数年来你跟帝国多次打交道，帝国为你倾注了很多心血，人力、物力、财力，花费了很多，难以计数。那么说到了现在，难道帝国就无权干预了吗？"

"芳泽阁下，你收起那套来吧，上回我说得清清楚楚，日本人给我帮了不少忙，我领情，我感谢。但是，我都还给你们了，我什么情都不欠了。芳泽，你要照这么往下说，咱俩最好别再见面，也没什么可谈的余地，送客。"

这就是往外赶，芳泽那脸都青了，小胡子直蹦，咬得牙齿咯咯直响。

芳泽最后说了一句："张作霖公，大元帅，你考虑过后果没有？非常遗憾，再见！"



第三十回
张作霖要出关通电全国
张学良在京城智平学潮

芳泽走了之后，张作霖气得把烟袋都摔了，翡翠嘴摔了个粉碎，烟袋杆摔成了三截。张作霖破口大骂："小日本子，动不动就掐我的脖子，'压沙求油'，无耻！你什么也得不去。"其实芳泽全听见了，芳泽气得不知迈的哪条腿，钻进汽车回公使馆了。这是第二次谈崩。

张作霖回到屋里头，"呼呼"直喘，副官赶紧再给他找烟袋杆，张作霖烟瘾非常大，离不开，那根摔折了再换一根。秘书长、副官长、侍从武官长，围着张作霖直转，张作霖一摆手："算了，我脑袋有点儿疼，任何人都不见。"

他一转身奔六太太房中去了。自从把五太太送走了，张作霖又续了一房，六太太挺年轻，在这儿陪伴着他。张作霖的三儿子，张学曾也在这儿，六太太哄着孩子玩儿，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看大元帅进来了，六太太赶紧过来，把帽子替他摘了，元帅服替他脱了，让他换了便装。

张作霖每次回来都把军装脱掉，换便装，因为便装穿着舒服。六太太赶紧服侍他洗了把脸，把大烟灯、大烟盘子摆上，现在张作霖这抽大烟的嗜好挺严重。这玩意儿是一种强心剂，对人的神经起到一种刺激作用，往往人疲劳了，难受了，抽一口还真解决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就上瘾，这人一上瘾就算完了。明知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也离不开鸦片了，现在天天回来抽几口。

六太太对侍弄这玩意儿挺擅长，帮着把烟灯点着，烟枪摆好，烟钳子，把十八般兵刃全放到盘心里头，沏了碗酽茶，在张作霖对面躺下，给他打烟泡。张作霖一句话不说，抽了几口，余怒未消。六太太吓得一句话也没敢说，让保姆进来，

把三公子学曾领走，然后铺床铺被。

六太太把屋归拾好了，就想服侍张作霖睡觉。副官在门口咳嗽了一声。

“进来！”

“报告大元帅，芳泽求见！”

“这小子脸皮真厚，不见！”

“他说有急事，非见不可。”

张作霖一想，我把他赶出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莫非真有什么急事？真讨厌，这个小日本！

六太太仗着胆子劝了几句：“大元帅，既然他深夜来访，肯定有急事，你少歇一会儿，就见见他吧。”

“好吧，我马上就回来。”

本来穿的便装，张作霖一着急，也没戴帽子，上身穿上大元帅服，指挥带，佩剑，勋章，全佩戴好了。下边没换裤子，也没穿马靴，光着脚丫，穿双拖鞋他就出来了。

等到了外间屋一看，芳泽在这儿等着。副官、秘书长在旁边站了一大排，张作霖也把火往下压了一压。

他问：“芳泽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歇着？”

“大元帅，事情没办完怎么敢休息呢？半夜打扰，于心不忍。大元帅，咱俩白天的谈话很不愉快，也许鄙人说话没有分寸，招惹得大元帅动怒，这责任应该我负。但公是公，私是私，大元帅，你就签字吧，这有什么呢？签完字，你我复旧如初，还是大大的好朋友嘛。”

张作霖还没等坐稳，芳泽就说了这么一套。张作霖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了。

“芳泽先生，我说咱俩见面能谈点儿旁的吗？光这一个事翻过来掉过去，你不嫌絮叨，我还心烦呢，来人！”人们赶紧过来了。张作霖吩咐“准备夜宵，我陪芳泽公使喝几杯。”

芳泽一看事没办完也不能走，两个人对面坐着吃晚餐。张作霖说：“把山西送来的好酒摆桌上，芳泽先生，你尝尝我们这酒什么味道，桂花酒，十里透瓶香，来，我是主你是客，我敬你一碗。”

“这……”

“来吧，喝完这碗咱再说旁的，我陪你一碗。”

芳泽没办法，为了讨好张作霖，一仰脖：“好酒，谢大元帅。”

张作霖把碗底一亮：“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满上。”

连喝了三碗，芳泽就觉着头有点儿重，脚有点儿轻了，但心里头相当明白。

芳泽说：“大元帅，喝酒是喝酒，公事是公事。你考虑好没有？究竟能不能签字？”

“现在不能签！芳泽，你就死了这心吧！”

“什么时候能签？”

“我回到奉天，咱们再研究，这够意思了吧。你告诉你们的首相和你们的政府，我的答复就是这样。你就说出天来，我这主意也不能改变了。芳泽先生，请你原谅，来，喝。”

芳泽没办法，又喝，最后喝得迷迷糊糊，舌头都短了有半寸了，公事也没法谈了。芳泽把一沓备忘录推到张作霖面前：“大元帅，我走之后你认真考虑，我给你二十四小时，明天这时候我可等着大元帅的答复。如果大元帅再不肯签字，我走。”

芳泽走了之后，张作霖预感到日本人可能要对他下家伙。芳泽说话透露出来了，甚至连东北都不让他回。张作霖翻来覆去想这个事。根据日本人素日的情况，他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难道说你敢把我的退路给我卡死？张作霖心里七上八下，一晚上没睡好觉，净做噩梦了。

第二天，张作相、杨宇霆来了，杨宇霆向张作霖报告前线的情况，张作霖一听这个就堵心：“怎么？情况有什么不妙吗？”

“大元帅，据我所知，两日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派出特使跟日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听说互相达成谅解，日本人有意在济南一带退兵。蒋介石四路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攻打京、津地区，形势相当紧张，我已命令士兵严阵以待，恐怕最近又有大仗打啊。一旦交火，我真有点儿担心，恐怕有点儿顶不住啊。”

“传我的命令：死守阵地，寸土不让，顶不住也得给我顶，哪个要做逃兵，提头来见。”

“是，不过，大帅，似乎……”

“似乎什么你倒说呀？”

“似乎军心有点儿不稳。”

张作霖马上坐直了身子：“怎见得？”

“最近每天开小差的都不少，兵无斗志，大家都厌战了。我枪毙了不少，也未能控制住，这次我回来，少帅都没敢动地方，恐怕一走，底下就散了。不但当兵的如此，就是团长、营长一级的也有不少开小差的。”

“这个……”

张作霖害怕了，军心要不稳，这仗没法打，非败不可。连团长和营长都开小差，问题相当严重了。张作霖这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张作相往前凑了凑：“大帅，昨天晚上奉天省长刘尚清来了密电。”

“怎么不告诉我？”

“您睡得太晚了，没敢惊动您，所以我这会儿才向您报告。”

“他怎么说？”

“刘尚清说，从大连调到奉天有个日本的陆军少将叫建川，还有个陆军少将叫立作川，这两个少将率领五千多关东军开到榆关一带，挖战壕，修工事，不知道干什么。种种迹象表明，是不是要切断我军的归路？有这种可能啊。”

张作霖就站起来了，情况的确严重。甭问，芳泽叫我给赶出去了，连夜他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日本政府马上采取措施，调兵遣将，要切断我的归路，不让我回奉天，真要那样，事可麻烦了。

张作霖对杨宇霆说：“宇霆，马上传我的命令，师长以上的军官，全体到我这儿开会，越快越好。”

杨宇霆点头，下去通知了。虽说越快越好，也不是那么快的，都在防地，有的离着太远。两天之后，在帅府大会议室，张作霖主持特别会议，在北京的军政首脑都参加了，只有张学良没回来，因为前线吃紧，少帅在那儿主持全局，不敢离开，其他人都到了，坐了一屋子。

张作霖经过这两天的考虑，心眼活动了，决定退兵，再不退，不行了。因此，他心情非常沉重，当人们到齐了之后，杨宇霆就问：“大帅，九点了，可以开会了。”

“大家都到齐了，我非常沉痛地向大家宣布，我已决定退出关内，回咱们东北，回咱们老家奉天。但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希望咱们开会的人各抒己见，你们同意不同意？有啥就说啥，不要拐弯抹角，时间是宝贵的。”

其实大伙儿不用说都已经知道了，一看大元帅瘦成那模样，要不是有股精神支撑着他，非垮了不可。因此这个会好开，大家一致表态：完全同意。有的人还说：“早就应该回奉天，在这儿待着四面受敌，这又何苦来的呢。回去把山海关大门一关，稳坐天下，那有多好啊。”全体通过。

张作霖叫秘书长拟了文稿，大致意思是：当今之中国连年征战，满目疮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惨不忍睹，如再不休兵，将有毁种灭国之危险。作霖原意出自救国，然被世人所误解。今夙志未酬，又何忍穷兵黩武。愿率所部退出京师，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总之，共和国的主权在民，理应还政于民，此作霖始终之心愿也。

副官长把定好的文稿交给报社，各大报纸早头版显要位置予以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出关通电。”第二天，张作霖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北京的头面人物，军政两界的显要人物，各国驻华公使及其公使主要负责人，全都应邀出席。张作霖满身戎装，心里慌乱，脸上保持谈笑自如的样子，然后跟各国公使讲：“我老张要回奉天了，咱还有见面的机会，欢迎各位有时间到奉天，我请你们吃奉天的大鲤鱼。”

各国公使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不便多问，出于外交礼节，起立鼓掌。乐队奏乐，气氛还挺热烈。宴会结束之后，各国驻华公使跟张作霖在一起还合了影，张作霖

一手按着佩剑，小胸脯挺得老高，这阵儿还得装腔作势，不乐还得乐。

照完了，告别宴会结束。张作霖迈着沉重的步伐，脑袋就耷拉了下来，等回到住处，往床上一躺，跟散了架子差不多。六太太赶紧把靴子给他扒掉，衣服解开，拿来便装叫他换。

正在这时，张作相、杨宇霆跟进来了，有很多事情得处理。张作相紧走几步："大帅，那么何时出关？有不少人问确切的日期。"

"这个我还没考虑好，不能答复，等什么时候起身了，我再通知大伙儿吧。"

"咱走了以后，北京政府政权等这些后事交给谁负责？"

"这我都想好了，国务院的事情交给潘复主持。恐怕潘复一人担不起这个重担来，我有意请王世珍，王老将军出山，让他在北京成立个'维持会'，维持北京的现状。"

"大兵一撤，群龙无首，恐怕北京、天津一带就得乱套，您还是仔细地安排一下为好。"

"那是，刚才我说的意见怎么样？"

"大帅考虑得非常周到，只是王世珍年纪太大了，他肯不肯出山还在两说。"

"他们这帮人我了解，都是官迷心窍，你叫他当个官，肯定把他美得不得了，让他在家一待，他什么也不是。你拿着我的名片去请他，指定能出山。"

"我试试看。"

真叫张作霖猜对了，请王世珍没费劲，这帮人都有官瘾，回家待着就有病，高血压、心脏病全上来了，往官椅子上一坐，什么病没有，王世珍就这样。请他维持北京的治安，王世珍还真高兴，感谢张作霖这样的安排，着手成立"维持会"。

张作霖告诉："把中南海的东西打包装箱，赶紧发运。"

他一作出这个决定，大伙儿这心可就散了，那么严肃的中南海里，人们交头接耳，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有的家眷根本就没来，回家乡非常高兴，回去之后方叙天伦之乐。有一大批人恨不能插上双翅飞回去。但也有些人担心，能不能回去？心里画问号。

张作霖在百忙之中保持头脑冷静，他还想心事呢，急电张学良赶紧回北京，父子俩要进行一次谈话。张学良一听他老子叫他，知道准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坐上专车，带着一大帮护兵飞奔北京。

张学良这阵儿的心也碎了，知道目前的处境。张学良在汽车里坐着，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替他爹为难。换句话说，现在就等于旗倒兵散。我爹他老人家得什么心情？我用什么言语安慰他呢？看来神仙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了。一边想着，汽车就进城了。在天坛这儿路过的时候，张学良透过玻璃窗还往外看了一眼，如果要有一点儿时间，他真希望到天坛去祭祭天，向天问卜，可是现在没有那时间。

很快，转过前门箭楼，再往里走，转过天安门，再一拐弯到了新华门。张学良托着脑袋，闭着眼睛正想心事，冷不丁就听见“哗”的一声，这车子就停住了。张学良身子一摇晃，差点没碰到前边挡风玻璃上，赶紧把头抬了起来。眼前出现的情况使他吃惊不小。

再看新华门外都成了人海了，仔细一看，绝大多数是学生请愿团，打着横幅，举着小旗，吵闹的什么也听不清，司机和副官一看皱眉了：“少帅，咱们绕道而行吧，正门进不去了。”

张学良说：“好吧！”

汽车掉头儿刚想拐弯，被学生发现了，也不知是谁带头儿喊了一声：“来了军阀的大官了，把他拽出来，汉奸卖国贼，跟他算账，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

马上张学良的专车就被人群淹没了，也不知道是哪位，捡起块砖头来，把前面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保护少帅张学良的那些卫兵全把枪拽出来了，子弹全顶上了，就要开枪。张学良一看要出人命，这还了得，他把车门一推，下车了。副官拽着少帅的胳膊：“军团长，您不能出去！”

“闪开！”

张学良出去之后，叫人给包围了，谁也不认识他是谁，拽大衣的，拽领子的，推推拥拥，这要说出人命，一点儿都不过分，一人一把就能把人撕碎了，人太多了。

后来，卫队从车上下去了，拼命把张学良给护住了，张学良回头告诉他们：“绝对不准开枪。”

张学良挣扎着，蹬着汽车头站到汽车顶上，居高临下。张学良就喊：“同学们，大家静一静，我是张学良。”

人的名树的影，少帅张学良，有几个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学生们对张学良的感情还非常好，有人认出来了：“不要乱，不要挤，果然是少帅。”

秩序比刚才强多了。张学良就问：“同学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哪所大学的？你们这么多人说话，我实在难以答复，你们有哪些要求可以派出代表来见我，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当面提，我如果能做到的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们派代表。”

半小时之后，二十几个代表被推选出来了，挤到人群的最前边，围绕在张学良身边。张学良这会儿也从汽车上下来了，他的身边都是卫队，卫队唯恐发生意外事件，枪都在手里头掐着，顶门子都顶着，眼珠子瞪溜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张学良问学生：“你们是哪儿的？”

“少帅，我们是东北大学的。”

“同乡啊，听口音我就听出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

“少帅，我们第一个要求是停止内战，这仗不能再打了，老百姓太苦了。”

“我跟同学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二，要求大帅退兵，不要在中原待着了，应当回东三省。”

“同学们，我马上就答复你们：大元帅已经作出决定，最近也就回东北了，你们放心好了。”

“还有，回了东北之后不能当日本鬼子的傀儡，不能给日本人当奴才，废除满蒙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承认，我们一定要打倒汉奸卖国贼。”

张学良点头：“我全都记住了，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转告大帅，同学们尽管放心，你们从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到哪里去，千万不要闹事，好吗？我求求大家了。如果回去没有路费的话，我可以让副官处给你们拨路费，怎么样？”

“同意，感谢少帅。”

大伙儿热烈地鼓掌，卫队长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同学们闪一闪，让少帅进中南海，少帅见大帅有急事。”

人多缺乏指挥，这嗓子都喊破了，有的人听，有的人根本不听。越叫闪开，他们越往前挤。

卫队一看情况，说：“少帅，进汽车吧。”

张学良说：“不用，我就步行吧，这才几步了。”

卫队在两旁保护着，胳膊挎着胳膊，当中是个圈，张学良站在正中，跟同学们频频摆手告别。本来挺好的收场，就这么进中南海什么事也没有，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一枪，一下把一个学生的胳膊给打伤了。好不容易才安静的人群，这下又炸了锅了，连张学良都大吃一惊：“谁开的枪？”

但张学良确信身边的卫队没有开枪的，这枪是在门那边打过来的，现在这么多人还没法查，张学良赶紧冲过去，把受伤的那个学生扶起来，那学生的胳膊只是擦伤，没伤到骨头，尽管这样，还是血流不止，张学良赶紧把手绢拿出来给他勒到胳膊上头，让卫兵架到自己的汽车上：“马上送医院。”

副官一皱眉：“少帅，这合适吗？您的车子。”

“不要废话，执行命令。”

把受伤的学生给拉走了。张学良要查一查，究竟是谁开的枪。正在这时候，就见从新华门里头跑出来有一连人，全副武装，枪上都上着刺刀，拿短枪的都是双盒子炮，还有十多个手里头拿着大刀片的，好像杀人的凶手。拿着大刀片这顿砍，学生们被吓得左右一分，中间出来条胡同，为首的这个人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少帅近前：“军团长，你没事吧？”

张学良一看来人正是他父亲的贴身保镖占彪。

张学良一皱眉：“是你呀，我什么事也没有。”

“大帅都等急了，命我出来保护军团长，走吧，快往里走。”

张学良说："有件事你需要调查调查，刚才有人开了一枪，把个学生打伤了，谁开的枪？"

"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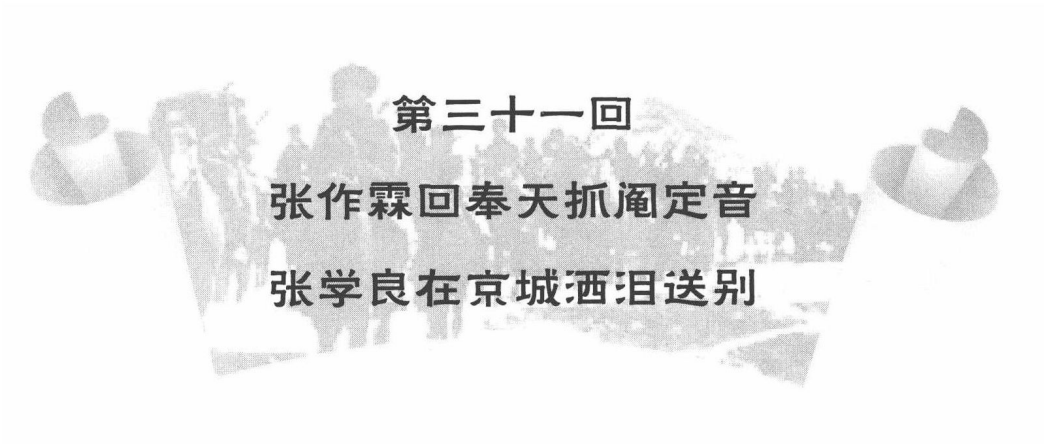
张学良一跺脚："胡闹！你为什么要开枪？"

占彪还有点儿不服气，把大脑袋一晃："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开枪？不然的话能镇得住他们吗？我奉大帅之命来接军团长，才开了一枪，为的是打打道，亮亮场子。不然的话，我能到你近前吗？"

"糟糕，这要出了人命咋办？一定要严厉处分你。"

张学良的话只能说到这儿，能怪占彪吗？能给他处分吗？那是他爹眼前的红人，就是这么说他几句，就够瞧的了，占彪还有点儿不服气儿，嘴上不说，心里想，你在我跟前儿还摆大分儿，你爹都得让着我三分，我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有心抢白几句，话到嗓子眼他又咽下去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堂堂的少帅，上将军团长。所以，他咽了一口气说道："少帅，往里请吧。"

张学良转过身来，跟学生们挥挥手："返校吧，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一定报告大帅，各位同学，返校吧。"



第三十一回
张作霖回奉天抓阄定音
张学良在京城洒泪送别

就这样，张学良进了中南海，可到了里边一看，学生并没有散去。为防发生意外，他告诉卫队："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再开枪，我可不客气，按军法从事。"张学良这一句话，管用了，不然的话，保卫中南海的卫队官只要见学生往里一冲，他们就真敢开枪。少帅安排完了，在占彪众人陪同下往里走。问占彪："我爹在哪儿？"

"在里边，你跟我来吧。"

"在什么地方待着？"

"颐年堂。"

中南海里的颐年堂是最华丽最舒服的地方，张学良来过不止一次了，转过丰泽园，又来到静谷，静谷这地方地如其名，很幽静，环境太美了，什么叫天上人间，这就是。但是张少帅心乱如麻，没心看静谷，又转过春藕斋，这才来到颐年堂。

等他迈步进了屋一看，屋里头鸦雀无声，他爹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躺在安乐椅上，那椅子忽悠忽悠像船一样，正在闭目养神。两旁站着副官长、秘书长，能有十好几个人，一看张学良进来，都给少帅军团长敬礼。张学良一摆手，大盖帽、手套、披风全去掉，交给贴身的副官，把分头往后理了两把，迈着轻缓的脚步来到他爹面前。

张学良毕恭毕敬："大元帅，您找我？"

张作霖闭目养神，耳朵可好使了，张学良一进屋他就知道了。他在安乐椅上

一摆手，秘书长过来搀着他换了把椅子。

“小六子，你来了？”

“我来了！”

“你们都退出去吧！”

在场的人都知道，人家爷俩儿要谈话，身边不能留人，这些人一个个鱼贯而出，都退出了颐年堂。

张作霖冲着儿子一摆手：“坐下吧！”

“是！”

张学良这才拉了把椅子挨着他爹坐下，上身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静静地等他爹训话。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儿子，然后又装了一袋烟，少帅赶紧给他爹点着了火。

只听张作霖言道：“小六子，我要走了，看来前些时你见我提的那个建议很正确，当时爹心事重重并未采纳，相反地却劈头盖脸对你骂了一顿，你对爹一定不满意吧？”

“我理解爹的心情，那算不了什么。”

“好孩子，老张家有你顶门立户，我死了也闭眼了。”

“爹，您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您现在才五十挂零，年富力强。”

“人谁不想长寿？不死才好。但是，这事可不由个人决定，那得阎王爷说了才算。我感觉出老来了，倒退些年我还不服劲，现在不行了，精力不够使了。算了，谈这有什么用？咱爷俩儿谈点儿正事吧，前敌将士们的士气如何？”

“不瞒爹爹，士气一蹶不振，官兵厌战的情绪相当浓厚，开小差的每天都有不少。”

张作霖一点儿没生气，也没感觉到吃惊，因为杨宇霆跟他说过一回，看来这是真事了。

张作霖说：“带兵的高级官员有什么表现没有？”

“像我手下领导的第三、第四方面军有几个师长也动摇了。”

张作霖一听大吃一惊，那是师长，那不是说着玩儿的。

“都是谁？”

“荣臻、胡玉昆、万福宁，这几个师长都不可靠，听说他们最近与北伐军的人勾搭，恐怕有倒戈的可能。”

“这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张某人对他们哪点亏待了？在关键时刻要出卖我。小六子，回去之后马上枪毙。”

“爹，现在枪毙为时已晚了，人家有那种心，事先都有防范，而且这个事不能这么干。要真那么干，整个前线就得动摇。我看这样吧，人各有志，何苦勉强，

像这种人既然留不住，他们愿意上哪儿就叫他们上哪儿去吧。”

“听你的，你看着处理吧。孩子，我真舍不得离开北京，第一，这里比奉天强得多;第二，我不在奉天，少操多少心？回到奉天，就应付日本人的事情没完没了，希望你理解爹的心情。”

张作霖从来不哭，说到这儿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有道是父子天性，张学良也哭了。欠身离座，拉住他爹两只干瘪的手，张学良哭得两肩直动：“爹，儿完全理解，望爹保重身体，千万别难过了，有那么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回去也是暂时的，将来养足了锐气，还要打回来，这又有何不可？”

“但愿如此。不过,我总觉着在我有生之年是做不到了。孩子,就得指望你了。”

张作霖这一哭，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把手帕拿出来交给他爹。张作霖哭了一会儿不哭了：“算了，叫别人看着都得笑话，我一辈子没低过头，这次心里真是难受。小六子，我走之后你不能走，你还要在前边盯着，一定把咱们的枪杆子握牢，这是你爹一辈子攒下的家底，有他们在什么都有希望，要真散了帘子就完了。”

“儿明白！”

“你在这儿盯着，但愿我平安回到奉天。我这身子骨要没事，缓一阵子，还得跟他们争个高低。”

张作霖好斗，一说到这儿情绪又来了，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背着手遛了几圈。

“小六子，还有件事，你说我回奉天是坐汽车好？还是坐火车好？”

张学良一愣，没敢表态，因为他感到时局紊乱，坐什么都不保险，特别是防备日本人。这小日本什么都干得出来，尤其他爹把芳泽给得罪了，眼珠子都红了，现在日本人频频调兵遣将，在山海关一带挖战壕，安大炮，不知安的什么心。可能还有场大仗要打，他不能不替他爹担心。

“爹，您的意思坐什么车保险？”

“我也拿不定主意，吴俊升、张作相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说坐火车万无一失，从北京到奉天沿路布防，密密麻麻都是咱的军队，小日本就是有心，他也无从下手，但我总觉着还是不那么保险,我的意思打算坐汽车,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光注意火车了，结果我偷偷地坐汽车绕路回了奉天，你看怎么样？”

“这倒是上策，不过路途遥远，路面又不好，爹，您身体还不好，那个罪够您受的。”

“我就担心这事，它不如火车快。再说人单势孤的，带人少了不解决问题，带人多了不打自招。”

这爷俩儿就围绕这个事议论了半天也没作出结论。

后来张作霖眼睛一亮：“有了。”

从桌上拿过一张纸来，撕成两半，然后从笔筒里拿出红绿铅笔，拿红头这面

在这两片纸上写了俩字，一片写上“汽”字，一片写上“火”字，然后揉成两个纸团。张作霖把俩手一合，晃荡开了，要抓阄，求天给定。

张作霖非常虔诚，嘴里念念有词地晃了半天把两手一张开，俩纸团落到宽大的办公桌上。

张作霖说：“小六子，你替我抓。”

“爹，还是您自己抓吧。”

“好吧，挑哪个我得琢磨琢磨，这可决定我的命运，就它吧。”

张作霖信手拿起个纸团来，闭着眼睛没看，把这张纸展开了，就跟压宝差不多，冷不丁往桌面上一拍：“小六子，你看看写的是什么？”

张学良一看：“爹，‘火’。”

张作霖把眼睛也睁开了：“火车，妥了！不坐汽车了，老天爷给我安排的。来人！”

副官长从外边进来了：“大帅，有什么吩咐？”

“马上传话，告诉北京车站，把专列给我准备好了，马上点火，随时等候我返回奉天。”

“是！”

一声令下如山倒，北京车站就动上了，马上给张作霖准备了专列，他这专列跟一般人的不一样，“专列花车”，又叫“展望车”，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的火车，又舒服又漂亮，为了以防万一，在专列的前后配上两辆钢铁车，一个开道，一个殿后，又调来机关枪队，车头、车尾、车上，都有轻重机枪保护。

这边这爷俩儿，张作霖好像了却了一件心愿，觉着轻松多了。

张作霖道：“坐火车回去，看来老天爷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我堂堂正正地回奉天，我何必偷偷摸摸的？我坐汽车干吗，还叫小日本笑话，人不就是一百来斤嘛，不就这么个臭皮囊嘛，又能怎么样？没有又如何？早死早托生，谁迟早也离不开这一手。”

一听他爹老说这丧气话，张学良就不爱听：“爹，您放心，既然老天给定的，您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绝不会有事的。”

“我也那么想，小日本惯使恫吓人的办法，我就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敢对我如何？再者说还有国际法，国际大法不容忽视呀。他要真在我身上使什么手段，各国也不能答应他，你说是不是？”

“是这么个理儿，爹您这么想就对了。”

“既然这个事定下来，这两天你就别走了，我决定最近就要回奉天。”

“您什么时候走？”

“这个不能透露，要透露出去对咱可不利，还得千千万万留神在意。”

张学良没走。张作霖虚晃一招，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大元帅张作霖于6月1日乘坐专列返奉。报纸也登了，消息传出去了。结果6月1日这天，张作霖没动。第二天又说了，大元帅张作霖6月2日返奉，还没动。张作霖多个心眼，到6月3日这一天，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到掌灯之后，张作霖突然作出决定：今天晚上起身，这真是叫人措手不及，张学良一张手："爹，这都没安排呢！"

"不用安排，最好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

张学良赶紧把国务总理潘复、杨宇霆、孙传芳这些人都给找来了，说："我爹要走。"

"大元帅，这是真的？"

"今天半夜坐一点十五分那趟车，起身开拔，你们把东西规整规整，有什么事等我回奉天，咱们再办。小六子，我可要走了，外边准备汽车。"

张作霖决定6月3日的晚上返奉，事出突然，大伙儿慌了手脚。大元帅府全体工作人员上上下下乱作一团。幸好，总参谋长杨宇霆，军团长张学良都在，有这两个人给掌着舵，这才稳住阵脚。不然的话，就乱作一锅粥了。

杨宇霆马上拿起电话，跟奉天当局联系，指示奉天省长刘尚清、宪兵司令齐恩明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大元帅在几点能到达奉天，沿路必须严加保卫，特别是奉天。刘尚清、齐恩明接着电话之后，说了十二个"是"字，并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总参谋长放心。"

另外，从电话里得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已经从昨天起身赶奔山海关迎接大元帅回奉，告诉总参谋长："沿路之上我们派出一个师的保卫人员，请大元帅放心，万无一失。"

杨宇霆这才放心，转告张作霖，张作霖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

少帅张学良打电话把国务总理潘复给找来，通知了"大耳朵"孙传芳、莫德惠等众人赶紧赶奔中南海候命。四十分钟之后，在北京的文武大员陆续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内灯火通明，院里的人忙着收拾东西，装车。

北京火车站也得着消息，马上做好准备，专车生火，车站戒严。首都警察厅马上下令：北京全体戒严，尤其中南海通往前门车站这趟街，每条胡同都封锁起来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就应了那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像张作霖身为中华民国大元帅，自然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家做好了准备，张作霖带着六太太，三儿子张学曾，秘书长，副官长，贴身的保镖，全体工作人员，有的人先坐着车子奔车站了，最后剩下张作霖。

张作霖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但是强打精神把在京的事情作了详细交代，众人领命。全安排完了，这阵儿就快到一点了，张学良紧走了两步："大元帅，该动身了。"

“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准备起身。”

张作霖迈步出了居仁堂，赶奔新华门，走两步一回头，走三步停一停，真是恋恋不舍。张学良在他爹身后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知道他爹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愿意离开北京，这是实在迫不得已了。张学良突然想到一件事，一年多以前，有一天，他爹带着北京文武大员参观故宫博物院，到了紫禁城太和殿，就是所说的“金銮殿”。负责人把门都开开了，张作霖看了看上面的宝座，说了声“我试试”，穿着大马靴就上去了，在皇上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张作霖左瞅瞅右看看，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也没什么感觉，我看有个屁股就能坐。”

话说得挺粗，看得出张作霖真有称帝的野心，谁不想当皇上？说一不二，富有四海，想怎么的怎么的，你就是大元帅、大总统，比皇上还是差着一层。过后，吴俊升还后悔，跟张学良说：“那天咱大元帅坐上皇帝的宝座，咱们光在底下发傻了，那会儿咱们跪下，高呼万岁，备不住大元帅就做了皇上了，就得给咱们封官，错过这机会了。”

听着是笑话，实质上这帮军阀都有此心。张学良在刹那之间想起这段往事来了，看着他爹的背影。张作霖一直出了新华门，往左右看看，大街上一片寂静，路两旁完全是警戒部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脸都冲着街道两旁，脊背对着脊背，子弹上膛，都上着雪亮的刺刀，一眼望不到边。

张作霖的专车在新华门外头停着，前边有铁甲车开道，铁甲车上架着轻重机枪，两旁是二十四辆摩托车队，保卫人员都是全副武装，整齐严肃，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张作霖往前走了几步，扭回头来看看新华门，心里默默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我还得回来。一咬牙，他进了汽车，文武大员这才上了自己的车子。杨宇霆吩咐一声：“起队！”

五六十辆的车队一直赶奔前门车站，车子停稳之后，张作霖下来了，这些人围着他前呼后拥走进车站，上了月台。这有栅栏门，不够资历的禁止通行，陪张作霖的仅有杨宇霆、孙传芳、莫德惠、张学良、张作相等高级官员。等张作霖上了月台一看，他所乘坐的专列都准备好了，专列一共长二十节，以防万一，前后有两辆钢铁车，前边开道，后边殿后，张作霖乘坐的是第十节车，这节车是当年慈禧太后坐的“龙凤专列”，豪华到顶点，地毯一直铺到“龙凤专列”车门这儿。

张作霖一摆手，随行人员先都上了车，像张作相、莫德惠、六夫人、三公子以及大元帅府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上了车，那都标着号，谁坐哪节车，不能乱了套，乱坐不行。最后剩下张作霖，张作霖扭回头一句话没说，跟杨宇霆握握手，跟孙传芳点点头，跟张学良用不着握手了，拍拍张学良的肩膀，虽然没说话，但寄托

着深情。就在此时，张学良看得清楚，发现他爹的两眼之中饱含着泪水，少帅鼻子一酸，眼泪淌下来了，还恐怕被旁人看见。最后张作霖苦笑了一下，转身进了车厢。

车门关闭，张作霖在车窗这向大家频频挥手告别，就听火车长鸣一声，徐徐开动，月台上奏起送别的大乐，站台上的人高呼："大元帅一路平安！"

一直到火车走没影了，张学良擦擦眼睛，转身退出月台。

就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刚开出北京车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无线电波里的信息就已经传了到奉天城。刹那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在东三省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同时收到特急电报，知道张作霖已经起身了，而且掌握了准确的时间。有一伙人风风火火马上开始行动，干什么？要暗杀张作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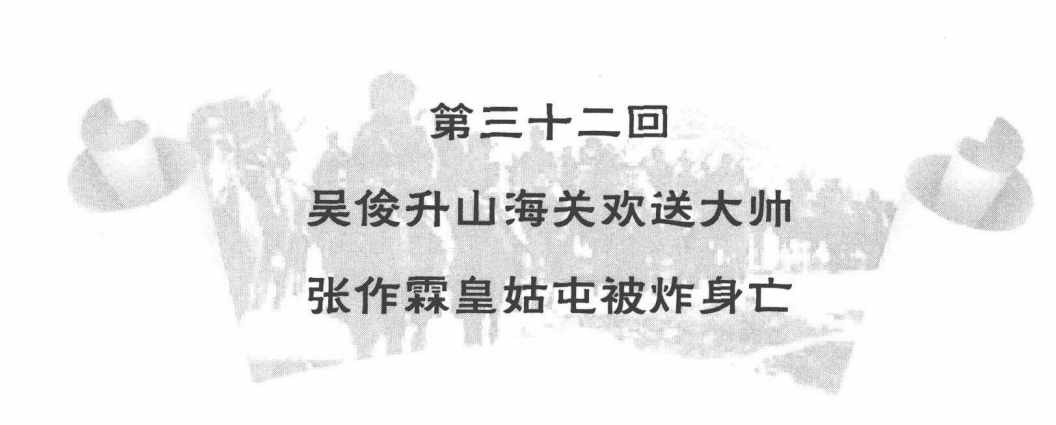
难怪张作霖在北京返回奉天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又想坐火车，又想坐汽车，后来经过抓阄决定坐火车。他知道日本人对他不怀好意，但没想到日本人竟敢公开地毫无顾忌地要对他下毒手。

日本军国主义是真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早在一年以前，日本政府、日本军方对张作霖就相当不满，但就如何对待张作霖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很难统一。拿日本内阁来说，这首相田中对待张作霖什么态度呢？他希望利用张作霖，如果他能被驯服，能听话，能接受条件，就扶植他。他的想法是，最好的办法是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长江以北归张作霖，那样对我们什么也不损害，而且能达到完满的目的，他不主张干掉张作霖。

另外，陆相白川这一伙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张作霖没有利用的价值了，我们多年打交道，张作霖这个人说了不算，如果有他存在着，对帝国政府毫无用处，应当给他施加压力，迫使张作霖下野，让他失去官职和地位就算了，也不想要他的命。然后他们再找一个听话的做代理人，或者是杨宇霆，或者是张三李四。这是一种意见。

唯独日本的军方，特别是关东军，极力主张干掉张作霖，非要他的命不可，不能让他活着。说迫使张作霖下野根本行不通，张作霖统治东三省多年，手下爪牙处处皆是。而且张作霖有一个班底，全是铁哥们儿，想动张作霖又谈何容易？张作霖就是咱的绊脚石，留着他绝对没用。应了中国那句话"树倒猢狲散，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非得要张作霖的命，不然的话解决不了问题。

争来争去，后来日本军方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个田中首相也举棋不定，听听这儿也有道理，听听那种意见也有道理，后来他就默许了，结果军方就开始制订收拾张作霖的计划。



第三十二回
吴俊升山海关欢送大帅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

两个月以前，芳泽曾经密报张作霖的情况，日本政府一看，这个人没有挽救的希望了。满蒙悬案不但不接受，过去他曾经默许和答应过的条约，一律作废，跟帝国政府太不友好了，相反还采取敌对的行动，就决定对此人必须下手。最后，三种意见统一了：干掉张作霖。

干掉张作霖，说着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从国际上讲，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那些列强都在那儿瞪眼看着，如果日本人这个事做得太露骨了，列强插手干预，对日本政府大大不利。他们要干掉张作霖，得煞费苦心。

军方的意见是调兵遣将，把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也抽回来。在满蒙的日本军队全部投入战斗。算了算，能有几万人。再配备上日本最新式的武器，收拾奉军大概不成问题。可是后来，自己又把自己否了，认为没必要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影响太大了，那不是不打自招了嘛，不行，太愚蠢。

不动用大部队，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怎么收拾张作霖？有主意了，暗杀。所以前些日子，有一些日本浪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老想找个机会，利用张作霖出来拜客，出入的行动，钻个空子，打冷枪，刺杀张作霖。后来发现这方案也不能成立，原因是张作霖深居简出，根本不露面，你不能靠近他，你怎么刺杀他？即使张作霖偶尔离开一次中南海，周围都戒备森严。

究竟怎么办呢？日本人煞费苦心，最后选了一条办法：用轰炸列车的办法干掉张作霖。军方一致通过了。为了炸死张作霖，他们提前派河本大作执行任务，从北京到奉天，沿路线什么地方炸车好？要详细地考察，河本来回走过六趟，一开始他选中了锦州大铁桥，心说，要在这儿装炸药，把他炸死行。后来发现大铁桥不行，张作霖的军队五步一岗，四步一哨，二十四小时轮流巡逻，无从下手。炸药没法安，另外行动也受到监视，也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后还真选着了：奉天的皇姑屯三孔桥。这是个好地方，这是满铁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同时也属于日本人守备队的管辖范围，日本人在这儿活动不受人怀疑，日本军队在这儿站岗，大伙儿也不会有其他想法。换句话说，也不能引起奉军的注意。

上报关东军总司令，总司令最后拍了板就在皇姑屯三孔桥炸死张作霖。方案是定妥了，怎么执行却不简单，做贼心虚，日本人怕国际舆论，还得偷偷进行，更怕奉军知道情况，透露出一点儿消息去，就前功尽弃。

怎么办？在关东军之下设立个“特别行动组”，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岗村中将。在他领导下有日健川少将，再往下是河本大佐，逐下少佐，武藤中佐等。他们都是搞特务工作的，不择手段。

具体跑腿的就是河本大佐，炸死张作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战犯受到审讯，河本大佐也属于战犯，据他交代，他还写了本书《我怎样炸死的张作霖》，他说：“我杀害了张作霖！”他还作了细节交代。

上头策划好了，他具体执行，河本大佐跟逐下少佐联起手来，他们采取一系列办法。另外健川少将，是驻北京公使馆的最高武官，他在北京掌握张作霖的情况，张作霖何时从北京动身，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或者是坐飞机，他为了掌握这些情况，撒下情报网，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锦西、秦皇岛、新民、奉天，这一路之上全都是他们的谍报和情报人员，化装成五行八作，有的装作中国商人，有的扮做小买卖人，有的扮做普通的公务人员，专门办这个事。也就是说张作霖没动身之前，人家就做好准备了。

河本大佐也没闲着。他曾经想了个办法，找来个人，这个人据说过去在张作霖手下做过队长，因为这个人品质太恶劣，老败坏军纪，后来张作霖要枪毙他，众人求情，念其没有功劳有苦劳，张作霖把他除名，从奉军里边赶了出来。这个小子一直耿耿于怀，恨张作霖。河本把他给物色上了。

河本经他手雇了三个中国人。当然，他雇的这些人都是在奉天的流氓、地痞之类的，而且都有吸鸦片烟的嗜好。把这三个败类物色好了之后，每人给了五十块现大洋，他们挺美。

河本大佐把这仨人用汽车拉到奉天总领事馆，到总领事馆之后盛情款待，执

行什么任务？没对这仨人说，先给他们拿出钱来，到日本浴池沐浴更衣。日本女人陪着，还给搓搓背，洗了个风流澡，仨人挺美。洗完之后，换上服装。仨人一看这服装相当讲究，可以说一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每人还给发了块手表，这仨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挺鬼，这主儿一琢磨，日本人安啥主意？又给钱，又叫洗风流澡，又换新衣服，大概在我们身上没打好主意，非冒险不可。我宁可不要这玩意儿，我也不能把命搭上。

这小子半道儿溜了，得亏他走了，以后张学良就把他找着了，通过他的嘴才确实了解到日本人雇用他们配合杀他爹，就这小子跑了，剩下俩。这俩小子头脑简单，有吃有喝就行，哪都没去。就是说没炸张作霖之前，河本大佐又用汽车把他俩从领事馆接出来，一直交给逐下少佐，逐下少佐又用车子把他们送到皇姑屯，就是出事那个地方，又交给日本东川上尉。

东川上尉把这两个人接手之后，还挺乐："哟西，来得挺好！"

先握手，让他们吃饭，吃完了每个人给他们一封信，他俩接过信来看了看，也不敢拆开，也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还给一摞子证件："你们不要看，都揣到怀里头，最好拿线缝上。"

这俩小子遵命照办，也不知揣的是什么东西。实质上是什么呢？那信是假的，伪造南京国民政府，以这个名义写的信，上头对张作霖如何下手，指派你们应当干什么，日本人打算嫁祸给蒋介石。就是将来张作霖死了，这个事公布于众了，现场有人，可以证明，他们身上带着证件，这不是日本人干的，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干的，这都安排了。可这俩浑蛋不知道，带到怀里了。

6月3日晚上一点十五分，张作霖离开北京车站的时候，奉天的关东军就掌握情报了，一看妥了，马上执行，开始行动。就把这俩中国败类用车子送到三孔桥旁，车门一开："下去吧！"

两位东瞅瞅西看看，天这么黑，把我们整这儿来干吗？一看前头乐呵呵地站了一个日本军官，手拄着东洋大战刀。两个人还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太君，我们两个的这边的什么干活？"

"你们两个的有特殊的任务。"

东川说着往下一退步，从两旁一招手，上来四个日本兵，好家伙，三八枪上了刺刀，不容分说，对准这俩小子就扎了十几刀，把俩小子扎死了。然后扔到三孔桥旁边，身上也给泼上了汽油，制造一个假现场：就是日后有人调查，发现尸体了一检查，不是本地的中国人，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就会断定炸死张作霖是国民党干的。日本人多狡猾，把这俩流氓这么收拾死了，扔在现场，全都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再加上岗村中将、健川少将，全都住在大和旅馆，这个大和旅馆是个指挥部，他们"特别行动组"就设到这儿。在奉天一提起大和

旅馆来没有不知道的，奉天城的旅馆数大和，都是日本高级人物住到这儿。偶尔，欧美各国来宾也住到这儿，所以说人出来进去谁也不留神，谁也不注意，他们都穿便装，包着一间房，在这屋里边准备了一桌宴席，酒都满上了，旁边放着电话，谁也没喝，就等着消息。

皇姑屯那块儿炸药只要一炸，张作霖死了，他们马上举杯祝贺，马上就报告给司令长官和日本政府。气氛相当紧张，岗村中将眼睛盯着电话机和那杯酒，屋里头鸦雀无声，就等着喜信传来。

这边张作霖登上专列之后，无精打采地进了包房，哄了一会儿孩子，六夫人陪着他聊了几句，他们不能跟大帅住在一起，所以叫他们上了第七节车厢，那是卧室。张作霖身旁有国务总理潘复，有张作相，这些人都是送行的，陪着张作霖聊天，千方百计地让张作霖心里头高兴。车子开到天津，必须在这儿停，天津的文武大员听说大元帅返奉，全都集中到火车站迎接张作霖。因此火车停住之后，铺上地毯，请大元帅下车训话。由于张作霖心里头烦闷，没下车，隔着玻璃窗跟大家点点头，摇摇手。

国务总理潘复和张作相下了车，还有张作霖雇的日本顾问町野也下了火车。孙传芳陪着来的，一看没事，本来想送到山海关，张作霖说："不用了，老兄的心意领了，下车吧。"孙传芳也下了车。

在张作霖身边的还有一个日本顾问叫仪峨，这仪峨也是有名的"中国通"，跟随张作霖多年了，每个月张作霖给他三千块大洋，那钱就不少了。仪峨为了张作霖也是真心实意，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到日本那儿摸底，有什么消息回来报告给大元帅，张作霖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人。当然了，还有大元帅府里的工作人员，副官长、秘书长等。

火车离开天津直奔山海关。等车子开出天津站之后，张作霖无意地撩起车帘，透过窗子往外看了看，他一看放心了，虽然有的地方看不清，有的地方借着灯光能看清。再看沿着火车线，两旁都是军队，都顶着钢盔，全副戎装，叉腿横枪，跟木雕泥塑一般，把这火车线整个给护住了。

张作霖点点头："行啊，看来我手下这帮人还真能干，要这样戒备一直到奉天，我什么都不怕了，日本人想暗算我？他无从下手。"

张作霖长吁了口气，把车帘放下了。副官长提出："大元帅闷得慌吧，我们陪你打八圈。"

"好吧！"

把一副翡翠的麻将牌摆好，张作霖往正座一坐，跟手下的人打麻将。专列到了山海关，这是白天了，就听见山海关周围礼炮隆隆，乐声四起，车帘早拉开了。

张作霖一看，三军仪仗队排列在月台上，人们打着旗在这呼喊着："欢迎大元帅！欢迎大元帅！"

在猩红色的地毯上，站着文武大员，最前边的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他提前一天从奉天动的身，到山海关迎接大元帅回奉。等火车徐徐停住之后，张作霖心情有所好转，高高兴兴地出现在车门边，频频向欢迎他的人招手，吴俊升抢步起身过来，先行了军礼："大元帅，我来接你来了。"

"非常感谢！"

张作霖下了车，吴俊升陪着，文武大员保护着，往左边一拐，这块儿还有一座检阅台。

检阅台高五尺，上头有棚，红绿彩绸子，巨幅横额，上头有几个大字，写的是"凯旋归奉"。张作霖看了这四个字，心中一阵难受，什么"凯旋归奉"？我在北京待不了了，叫人给赶出来的，借个吉利吧。吴俊升搀扶着大元帅登上了检阅台，检阅了榆关陆海军。等仪式结束之后，吴俊升请大元帅训话。

张作霖一想，我心不管多不痛快，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另外，我得鼓舞三军的士气。因为山海关，也就是榆关，这个地方至关重要，这是一扇大门，必须得关住，我在东三省才能坐稳当。所以张作霖登台讲演，慷慨激昂，告诉三军弟兄："大家放心，奉军是天下无敌的，我暂时回到奉天，但你们必须相信，有一天我还要从此经过，回到北京。"

他这一讲话，底下欢声雷动："祝大元帅一路平安！大元帅万寿无疆！"

欢呼完了，感动得张作霖也是热泪盈眶。从检阅台下来，吴俊升率领守将师长以上的军官设宴款待张作霖。

本来张作霖心情压抑，没心吃喝，但是盛情难却，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端起酒杯来比画比画，把酒杯、筷子放下，冲四外一抱拳："领情！"

转身登车。吴俊升是来接张作霖的，当然跟着张作霖也上了车，临走时交代这些师长们："好好把这块儿守好了，别叫大元帅操心。"

乐声响起，火车徐徐开动，过了山海关，直奔奉天。

张作霖一直在车门这儿，遥望山峦起伏，看了看雄伟的万里长城，张作霖默默地说，我还得回来，只要不死我还得进关。吴大舌头说："大元帅这儿风大，赶紧到里边吧。"

车门关闭，进了屋。到屋之后，吴俊升还带了一伙人："来，陪大元帅继续打牌。"

张作霖心情比较好，车子直奔奉天。沿路之上，吴俊升看了看："大帅怎么样？你瞅瞅，都是咱的军队。那会儿我就劝你坐火车，不必担心，你总是犹豫不决的。你看看，我出动一个师的人保护大元帅，万无一失。"

张作霖一看可不是嘛，凡是路过桥的地方，军队守得就更严了。

张作霖心里头有了安全感，悬着的心更舒展了。哪知刚刚走到皇姑屯，时间是1928年6月4日，五点三十分。当专列刚到了皇姑屯三孔桥，吴俊升隔着窗户往两旁看了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突然中国军队不见了，这里怎么没有站岗的？没有保卫人员。噢，对了，这是小鬼子守备队的管辖区，但是，也得有站岗的呀。他心里头正想这事，刚想跟张作霖说，说大元帅注意，这话没等出口，就觉着脚底下一颤，专列就上了天了。

天崩地裂一声，浓烟四起，火光闪闪，黑烟高达二百多英尺，把周围附近老百姓住户的玻璃窗全都震碎了，民房都震倒塌了几十间，坐车的人好得了吗？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身亡，炸死的人不在少数。张作霖，从车厢里就给崩出去了，浑身是血。这就是有名的“皇姑屯事件”。

事情过后，奉天当局知道信儿之后，飞车赶奔现场。一看，乱套了，宪兵司令齐恩明马上封锁现场，他都顾不得命了：“快点儿抢救大帅，大帅生死怎么样？一定想法给我找到。”

当齐恩明带着人把张作霖找着的时候，一看可吓坏了，张作霖浑身是血，倒在血泊之中。一摸，还没咽气。

“快，担架抬过来。”

轻轻地把张作霖挪到担架上，齐恩明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脑袋，搭着自己的专用汽车在森严戒备之中送进大帅府。

齐恩明刚到大帅府门前，奉天省长刘尚清领着文武大员也赶到了，一听说出事了，吓得都没脉了。把大帅抬进卧室，五夫人哭着就出来了：“怎么了这是？快请大夫。”

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得有人保持冷静，要喊叫，谁心都乱了，那就麻烦了。刘尚清跟宪兵司令齐恩明一商量：“事关重大，绝对封锁消息，叫宪兵把大帅府层层包围，不是亲信的一律不准进来。”

特别是大帅的内宅，外边下了三道岗哨，得嫡系大员才可以到里边，一般人边都不叫靠。大帅府的军医是杜医官，此人博士学位，内外两科都拿手，杜医官闻讯赶到。到病床前边一看，张作霖就跟死人一样了，把衣服用剪子剪开，把服装扒掉，一看张作霖左胳膊炸折了，外头有皮和肉连着，骨头折了好几节，身上多处受伤，所以杜医生抓紧给张作霖扎针，进行抢救。

好半天，张作霖慢慢苏醒，把眼睁开了。五夫人就扑过来了：“大帅，您觉着怎么样？”

张作霖看了看两旁，说话的声音非常微弱，张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一会儿，又昏过去了。抢救一直折腾到九点二十分左右，张作霖又明白过来了，突然眼睛挺亮，按咱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回光返照”，说话的声音还比较清楚，用手比画着，

那意思叫大伙儿过来，男女十几人把头全探过来了，哈着腰："大帅，有话您说吧。"

"我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们记住了！"

"一定叫他马上回来。告诉他，以国家为重，我算不了什么，我这臭皮囊有没有无所谓。告诉小六子，快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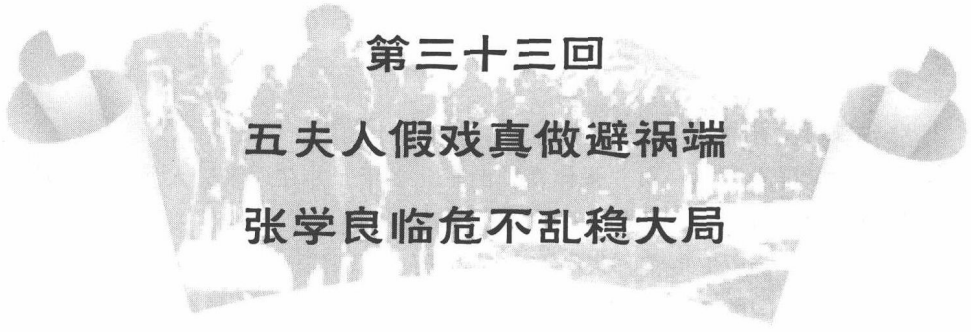
"是，大帅！"

张作霖再没有说话，就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四岁。

作为此北洋军阀的一员，张作霖统治东北多年，并在后来进入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此期间，张作霖做过许多坏事、错事，但要说他一件好事也没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张作霖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候，张作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是颇有功劳的。比如，1920年，张作霖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国主权，并且用自己的力量还修建了锦朝铁路、锦海铁路、呼海铁路、大通铁路，与日本人修建的"南满铁路"互相竞争。

同时，张作霖在东三省也力图挽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多次跟日本人进行交涉，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努力。另外，他对袁世凯、段祺瑞与日本订立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向来不予承认。不管压力多大，想叫他就范，那不可能。张作霖一晃脑袋，全不承认。

纵观张作霖的一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张作霖是一个敢于同帝国主义列强作抗争的军阀，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他的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不然的话，日本能视他为绊脚石，把他炸死在皇姑屯吗？



第三十三回
五夫人假戏真做避祸端
张学良临危不乱稳大局

从列车被炸到张作霖死，只有三小时左右。张作霖一死，刘尚清、齐恩明马上告诉大家："保持冷静，压低哭声，大家彼此都是沉痛的，但别说大帅死了。消息一旦透露出去，人心大乱，政局不稳，日本鬼子乘虚而入可就麻烦了。"

大家一致同意，因此密不发丧。刘尚清、齐恩明等人对五夫人说："都知道您是一家之主，您可千万掌住舵把子，从您的脸上不能流露出半点儿难过来。"

不大一会儿，五夫人把眼泪擦干了，走得挺潇洒，来到帅府外边，那么多人在这儿听信儿呢。五夫人嘴角上微微还挂点儿笑容："各位放心，经过杜医官的抢救，大帅转危为安，现在睡得很香，伤是挺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杜医官说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康复。大家回去休息去吧。"

"谢天谢地，大帅没事。"这消息传出去了。

这边日本的"特别行动小组"，岗村中将、健川少将，围坐在桌前，守着电话和酒杯，一听说那儿炸了，这帮人全站了起来："张作霖死了没有？"

"现场被中国宪兵包围了，据说把张作霖找着了，抬回了帅府，还不知道死活。"

他们这酒也没喝，要听着确切的死信，他们才会举杯庆祝，没听着信儿，岗村中将心里也没底了，指示各方一定要把这情况摸清楚。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偕同夫人，还有日本满铁的总裁、副总裁偕夫人，以探病为名赶奔帅府，都要看看究竟什么情况。五夫人擦粉戴花，穿上新衣裳，悲痛之情一点儿都没流露出来，招待这些日本贵宾，谈笑风生，一如既往。而且五夫人向众人致谢："多谢大家的关心，大元帅没事，只是受了重伤，过一段时间

就能办公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日本鬼子一听，心里一惊，这是真的？搁了那么多炸药，火车都上天了，他没死？也备不住，这玩意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且他们表示：“我们日本方面有最好的专家，有最好的大夫，可以给大帅治伤。”

被五夫人婉言拒绝：“不用！”

其实日本人的意思，打算派出间谍来靠近张作霖，摸摸实底，看看到底死没死？他们现在疑惑不定。三天两头老来，弄得五夫人没办法了，经过一番导演，让他们在外间屋看看里间屋，他们一看床上帘子撂着，张作霖半躺半卧，有人在旁边给喂粥，张作霖一口一口还吃呢，提鼻子一闻，一股大烟味刺鼻子，果然没事。马上回去报告岗村中将，岗村中将报告关东军司令官，司令官马上电告日本内阁，什么情况，全傻眼了。都认为不可能，但现在却出现可能的事了。

据说，喝粥的不是张作霖，张作霖的帅府有位厨师，这位厨师长得酷似张作霖。五夫人被逼得没办法，想出这么个主意，让他躺床上，穿上张作霖的衣服，身上包扎一下，在这儿喝粥，用这种办法把日本人给骗过去了。

再说日本军方，虽然说他们的目标是炸死张作霖，但是他们更毒辣的是通过张作霖的死，引起奉天政局的动乱，他们利用这个借口，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好进兵，趁这个机会吞并奉天和东三省，他们就盼着越乱越好。哪知出乎意料，政局相当稳定，虽然大伙儿都知道大帅被炸了，街头巷议，交谈接耳，人心不稳，但是士、农、工、商仍按部就班，没乱，这使日本人心里头更没底了。

日本人多卑鄙，那儿没乱，他就叫你乱，特务机关全都出动了。张作霖被炸是6月4日，6月5日在山海关一带，奉军的兵车从关内回沈阳，刚开出榆关，五节车脱轨，翻落在路旁，这就是日本鬼子干的，想引起一阵大乱来。结果由于指挥官指挥得当，没出大乱子。当然，受伤的人不少。紧跟着，特务机关又派出不少日本浪人，四处扔炸弹，沈阳中街不热闹嘛，往那儿扔炸弹。另外，往日本株式会社扔炸弹，想要引起混乱，都被中国士兵给及时制止了。有的炸了，但是后果也不严重。

日本人无孔可入，他们就武力威胁。1928年6月9日，日本人出动了一万八千多军队，在浑河边上做什么“野战演习”，把大炮全拉出来了，这纯粹是在中国人面前示威。不能允许的是在拉练结束之后，日本人高唱着“南满是我的家”，想激怒中国民众，意图制造混乱。一句话，他们没有空子钻了，这应当归功奉天省长刘尚清，宪兵司令齐恩明，还有帅府的五夫人，那位夫人，这戏演得好，把他们给骗了。

现在东北政局群龙无首，大帅被炸，吴俊升死了，怎么办？就得叫少帅快点儿回来。其实，在张作霖被炸的当天晚上，电报就发出去了，恐怕电报说不明白，

又派出专人连夜赶奔邯郸，去见少帅张学良。两天之后，张学良就得着信儿了，张学良得着的信儿还不是大帅的死信儿，是深受重伤，左臂被炸折了。但是张学良一分析，肯定好不了了。

军团长张学良支开别人，把手绢掏出来，掩面大哭。守在他身边的只有三个心腹，机要处处长刘鸣九，再加上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的军团参谋长在他身旁。他们一看这电报：大帅没事，只是受伤。他们就问张学良为什么哭，张学良说："够饿，不信你们听信儿吧。"

果然，第二天来人就到了，见着张学良就哭："大帅不幸归天了。"

张学良一听，怎么样，我就知道好不了了。张学良有苦往肚里咽，表面上保持镇定，他要把奉军这点家底逐步地撤回东三省，现在的形势很紧张，商震的部队已经开上来了，蒋介石的北伐军长驱直入，势不可当。

张学良秘密传令："撤兵！"

大军陆续撤到滦州一带，一直撤了回来。张学良一看差不多了，决定返奉为父亲奔丧。在没走之前，张学良把头剃了，原来他是大背头，这回剃个溜光，表示给他爹戴孝了。

在榆关，他会见了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一看着张学良，也哭了，他知道实底："汉卿，真是没想到的事情。"

张学良点点头："谁也没想到，但是也可以说想到了，所以说没想到，就是日本人敢于冒天下人之大不韪，下此毒手。现在我虽然手中没什么证据，我敢断言就是他们干的。旁人能干得了吗？这是有计划有组织事先布置下的阴谋。国恨家仇我是非报不可，只要有我张学良三寸气在，我就跟他们势不两立。"

他跟杨宇霆在榆关一座山头儿上，这儿有一座凉亭，两个人举行会谈。张学良把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权整个交给杨宇霆，让他掌管。杨宇霆点头，全接收过去了。张学良告诉他："大军别动，稳住阵脚，把山海关一定守好了，不能让北伐军乘虚而入。"

杨宇霆说："汉卿你放心吧，我应该回去，但是出于特殊情况没有办法，我就在山海关和滦州这儿坐镇。"

张学良全安排好了之后，临行之时把他最心腹的两个人，三方面军的总参谋长包文月，机要处处长刘鸣九，叫到身旁。告诉他们："我走了，别看杨宇霆代理我的职权，对此人我实在有点儿放心不下，烦劳二位，严密监视杨宇霆的一举一动。"

"明白。"

张学良是不是有点儿多疑？这可不是，现在正是群龙无首的时候，说出事就出事。杨宇霆一向野心勃勃，专横跋扈，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军队里头搞政变？这很难说。所以张学良才留下心腹监视杨宇霆。

另外，山东督军，就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也知道信儿了。张宗昌来找张学良："汉卿，我听说老帅……"

"严守秘密，你知道就行了，不能叫外人知道。"

"汉卿，直鲁联军凑吧凑吧还能有十万之众，我一定杀回奉天，找日本鬼子讨回血债，给老帅报仇。"

杨宇霆对他这种提议大力支持，杨宇霆还说："十万人太多，在你那军队里头选选，编成四个师就可以了，汉卿，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把脑袋一晃："不行。"

张学良看得非常清楚，张宗昌没安好心，他打算浑水摸鱼。杨宇霆支持他，张学良心说，你们干什么？以给大帅报仇为名，杀回奉天，那不得乱套了吗？而且张宗昌跟杨宇霆一向亲日，完全有可能回去之后倒到日本人怀里头，干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来。张学良能允许吗？因此严词拒绝，还告诉参谋长："我走之后严密监视张宗昌的一举一动，把他所谓的十万人马进行改编，淘汰，绝不能留着，留着是个祸害。"

张学良尽管不到三十岁，年纪不大，真是老练，够个统帅的资格。他把这些事全都安排好了，这才化装改扮回奉天，为父亲奔丧。张学良马上登车返奉。但是，他吸取他父亲遇害的经验教训，没敢坐普通的火车，坐的是"闷罐车"。"闷罐车"是押运行李、牲畜、货物等的车。在当时，因为车皮不多，运送伤员也使用"闷罐车"，张学良就坐的这样的车。而且，把大背头剃了，剃成光头，左胳膊上还包点儿药布，假装伤员，就混杂到其他伤员之中。以防万一，侍从武官谭海带着双枪紧挨着少帅，其他的警卫队也化装成伤兵，分散坐在各个角落。

这件事情只有最亲密的几个人知道，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押送这列军车。车子开动了，人们提心吊胆，尤其出了山海关往东北走，走的是京奉铁路，这块儿就属于危险地区。现在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意外，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

等车子出了山海关不远，发生了点儿故障，就得停车检查。把崔营长给急坏了，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单赶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在停车检查的时候，前边离着十五里地不远就是日本大兵营，来了一队日本宪兵，为首的是日本的一个少佐，叫秋田。不知道这个小子是有意来的，还是无意碰巧了，他来到月台上，一看车子停住了，他就问站岗的士兵，汉语他还能说几句："那个车子哪边来的？"

大兵一看是日本人，就有点儿紧张："我们车子是从北京开出来的，回奉天。"

"什么车？"

"军车！"

"车子上面拉有什么东西？"

“都是军用物资，还有一部分伤员。”

“车上最大的指挥官是哪位？”

“我们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

“你叫他到这边来，我的说话。”

在中国的领土上，日本人有什么权力干预中国军队？他们什么都管，到处插手。

中国军队就不敢得罪人家，马上找崔成义。崔营长一听来了个日本宪兵少佐，有点儿紧张，稳了稳双枪，心说，你要看出破绽，我一枪先把你开了瓢。迈步来见这少佐，表面上对这少佐挺礼貌，寒暄了一阵，他又问了一遍：“车子的回奉天？”

“回奉天！”

“车子上边最高指挥官的谁？”

“最高的那是我了，我是个营长。”

“张学良的来了没有？”

崔成义一愣，心说，莫非他有所指？少帅临行之时走漏了消息？日本人的耳朵够长的，无缘无故他问这话干吗？崔营长身经百战，心里头有主心骨，尽管他紧张，表面上没带出来。

崔成义道：“您说什么？”

“张学良的在车上没有？”

“没有，少帅在北京呢，他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前线的战争很紧张，哪能离得开他？”

“我的看看。”

他登上车了，几个日本大兵在后头跟着，小黑眼睛虎虎地瞪着，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特别是车上的人，他们检查来检查去，就到了张少帅坐的这个“闷罐车”。车门打开了，这小子上了车，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都是伤员，横躺竖卧，能有那么六七十号，他一点儿都不疏忽，挨个给相面，那眼光转来转去就落到张学良脸上了，少帅的心也缩紧了，知道他是有目的的。

但是他那黑眼珠转悠转悠，一是张学良把头剃了；二是穿的普遍士兵的服装，第三再经过化装，往这儿一挤，你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小日本子有张学良的相片，同时他见过几次张学良，但是都离得远，看不真切，这回还真就没看出来。他又看看其他地方，笑笑呵呵地下了车。这时候，火车也修理好了，他向崔成义一招手：“你的开路的，撒优那拉。”

门关上之后喷着黑烟开走了。张学良心里还想着，日本人这个谍报可了不得，肯定我这一动身他们便掌握情况了，不光搜索这一列车，其他车也得搜索。果不出少帅所料，日本人真了解情况，知道张学良要返奉，而且下了决心，在半道上把张学良也干掉。由于张学良事先采取了有效措施，幸免于难。

这列火车开到奉天省地界，离着皇姑屯就不太远了，张学良把崔营长叫到身边："崔营长，大帅出事的地方在哪儿？你告诉我。"

"这就到了，军团长，你看就是那儿，离着皇姑屯站二百米，你看，看得清清楚楚的。"

天已经亮了，张学良透过"闷罐车"的窗户，拔着脖子往外看，一瞅三孔桥都不像个样子了，而且有军队在这儿守着，现场还在保护着。水泥的桥墩，崩下去三分之一，铁道、铁轨都拧成了麻花，到处是一片焦土。有些人戴着口罩，戴着手套，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不知在检查什么。崔成义和谭海发现张学良的眼泪淌下来了，沉默了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可见张学良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要替父报仇。

车到了奉天西边门站要停一停，张学良一听西边门站："就在这儿下车，不走检票口。"

这说明他特别谨慎，走检票口怕发生意外。因此，张学良在崔成义、谭海众人的保护下横跨铁路，在西边门下车了。往前走不远，有个旅长叫黄显生，穿着一身便装在这儿迎接少帅。原来事先都通信了，张学良告诉黄显生什么时间我可能到什么地方，你要接我。黄显生动员了三千多便衣队，在这儿布防保护少帅。为了防止日本人发觉，他们都穿着普通人的衣服。

张学良认识他，彼此打过招呼之后，黄旅长过来了："军团长，一切正常，你放心吧，汽车就在前边。"

"快走！"

上了汽车，这车子像刮风一样，拐弯抹角地回到小南门大帅府。张学良的到来使大家非常惊喜。大家都不知道他这阵儿能回来，这次的保密性相当强。他一进帅府，跟开了锅一样："军团长回来了。"

怎么没有一个喊少帅回来的？张学良忌讳这句话。现在人说"少帅张学良"，"少帅春秋"，当时张学良不准这么叫。张学良告诉手下："不准叫'少帅'，我是什么职务你就管我叫什么，我现在是军团长，你就管我叫'军团长'，我是参谋长就叫'参谋长'，不许提'少帅'这俩字。"所以大家都说军团长回来了。

五夫人张寿懿一听军团长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率领家眷前来迎接，消息不胫而走。不大一会儿，刘尚清、袁金铠、张士宜、王树汉、万福宁、张作相、孙烈臣、汤二虎、张是非、郑翠平、张景惠、常荫槐、韩春林、邢士廉、齐恩明、邹作华等文武大员五十多人全都赶到帅府，看望张学良。

张学良来不及洗澡更换衣服，就问五太太："我父亲的遗体现在何处？"

"就在小清楼密室之中。"

"我要看我爹。赶紧把门开开。"

门前有人守着，一具阴沉木的棺椁停放在里边，棺材盖盖着，但是没钉钉子，就等着张学良。再看张学良，扑到屋子里头，有人把棺材盖掀开，张学良手扶着棺材板，探身往里观看，一瞅正是他爹。再看张学良痛不欲生，捶胸顿足，放声大哭。

“爹呀，你可疼死我了，爹呀！”

拿脑袋“咣咣”撞棺材板。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能完得了吗？张学良甚至哭得眼珠出血，文武大员、家属全都跟着哭了。

这老哭不解决问题，孙烈臣挤出人群：“汉卿节哀，大帅已经仙逝，你再难过，他也哭不活了，还要保重身体啊。”

张作相和大伙儿拉着，把张学良从屋里头扶出来，赶奔“老虎厅”。这儿，棺材盖先盖上，房门又锁上了，加强戒备。

五太太张罗着：“汉卿，你看你瘦得都不成样子了，太憔悴了，赶紧洗洗澡，换换衣服。”张学良这才洗了澡，更换了一身便装，长袍马褂。到“老虎厅”跟这些老前辈、同事们才逐个打了招呼。现在张学良哭得眼睛都肿了，嗓子都变音了。现在张学良一回来，大伙儿有了主心骨了。

汤二虎就说：“学良，你不在家，知道怎么回事吗？现在我们初步调查，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这就是小日本一手策划的，这些狗娘养的。汉卿，就等你回来，我把我手下的部队，一万骑兵、三万陆军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一声令下，血洗马路湾，把小鬼子斩尽杀绝。不给大帅报了仇，我誓不为人。下令吧，什么时候动家伙？”

张是非、郑翠平也是血灌瞳仁，咬得牙齿“咯咯”直响：“汉卿，就等你呢，下令吧，什么时候打？这小日本鬼子太缺德了。”

这主战派摩拳擦掌，恨不能把老虎厅的房盖都给鼓起来。

张学良没表态，张学良那年才二十七岁，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头脑十分清醒。就汤二虎他们不说，张学良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是日本人干的。但是他头脑可不发涨，敢打吗？不敢打，现在头脑一发热，要一动武，东三省就得乱了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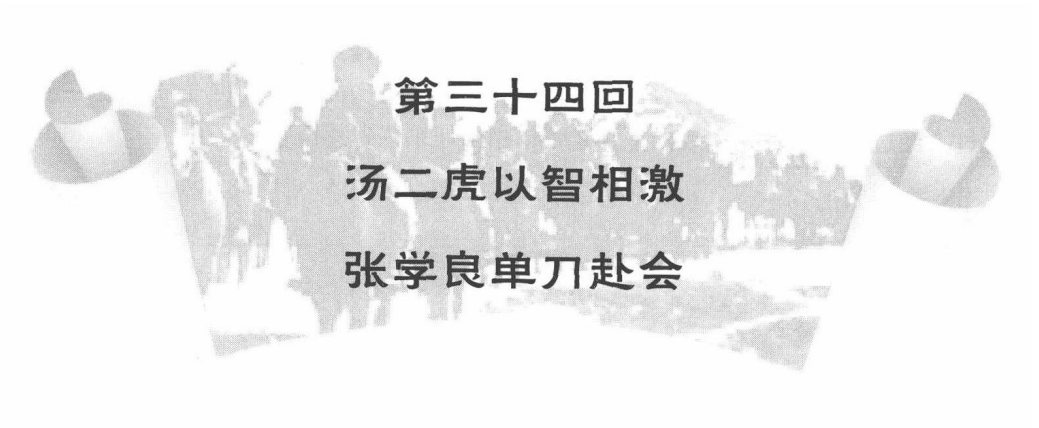
为大局着想，因此他十分冷静。孙烈臣、张作相、刘尚清都说了：“这事打不得。二虎，你这脾气太暴了，当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我们大家跟你一样，谁不想给大帅报仇？但是现在的事情错综复杂，还得叫汉卿拿主意。汉卿，你看这事怎么办？”

张学良点点头：“这件事情先压压再说。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要推选出总司令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帅不在了，没有当家人怎么行？”

“赞成。”

张学良休息了几天，跟五夫人了解了家里的情况。在6月23日这一天，东三省军民联合会在府礼堂召开，主持这个会的是东三省的议长张士宜和奉天议会的议长袁金铠，所有元老全都参加了，还有文武大员一百多人。

张士宜主持会议，宣布了当前的情况，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大家一致通过。经过投票推举，一致推举元老张作相出任东三省总司令。



第三十四回
汤二虎以智相激
张学良单刀赴会

张作相是锦州小岭子的人，又会木匠，又会瓦匠，跟随张作霖多年，转战南北，屡立战功，不但是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而且是他的左膀右臂，德高望重。

等结果一宣读，由张作相出任总司令，老头子把那手晃得："不行。"

张作相登上台之后，哭了："承蒙各位的抬爱，我这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张作相不行，你叫我担任一个副手，担任一个参谋，给别人出出主意，帮帮忙，还勉强凑合。叫我出任保安总司令，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挑不起来。我要真这么干，就把东三省给毁了，不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同意。

张作相说那话不假，"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人要明白，要了解自己，那么办事情就顺利得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了解自己的人也是不少的，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总觉着自己不含糊，不服这不服那的，往往吃亏上当倒霉的就是这帮人。

张作相则不然，他心里头明明白白，这把椅子不好坐，别看张作霖在那儿坐着行，一呼百应，叫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是铁腕人物，有魄力，有能耐。自己能行吗？我能调动谁？谁听我的？就汤二虎那个大脑袋我就对付不了，要论功劳，比我功劳大的大有人在。"小诸葛"杨宇霆、常荫槐，这些人是好对付的吗？我要真当了总司令，就得搭上我这条老命。

再说，眼皮底下就是日本人，那日本人是最难对付的了，这外交上的事情最棘手不过，我可应付不了，因此他坚决辞退。最后，张作相从怀里拿出一封电报来：

“汉卿，各位你们看看，老家来的，我老娘仙逝了，就因为大帅这儿出了事，我没回老家治丧，现在汉卿回来了，我希望把总司令推举出来之后，马上回家给我娘办丧事去。因此，我说什么也不能出任总司令。”

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会白开了。经过详细研究，到了7月2日这天，第二次开会，一致推举张学良接任保安总司令。因为张作相不干了，这才推举张学良。张学良不管有多大的能耐，他毕竟年轻，才二十多岁，论资排辈排不到他头上，但是大家权衡利弊，谁也取代不了张作霖，要想调动千军万马，要想左右这个局势，非少帅莫属，所以这才推举的张学良。

但是张学良跟张作相一样，再三推辞：“不干！”

张学良当众表态：“我需要好好锻炼锻炼，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的是，都比我强，我怎么能做总司令呢？”推来推去，张学良说什么也不干。

后来汤二虎急眼了，把桌子一拍：“汉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大伙儿说你行你就行，还有我们这些人给你捧场呢，你怕什么？你推三推四的，你也不干，他也不干，谁干？我想干，我还没那能耐，大伙儿还不信任我。干脆我出个主意，把日本关东军司令请来，叫他干得了，把东三省交给小鼻子得了。”让他这顿拍，张学良这才点头。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军民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推脱不过，只得点头应允。从这天开始，他就坐上东三省头把金交椅，接过他爹的权力。张学良可不是没能耐，一般老百姓讲起来，他有个好爹嘛，他爹不在了，当然他当帅，当一把手了，这话不完全正确。当然，要说张学良一点儿都没沾他爹的光，这不可能。有“张作霖”这仨字在那儿罩着，办什么事情他都顺利，比旁人要方便得多。但是，张学良是真有真才实学。

张学良从小受过高深的教育，光那些名师就不少。所以张学良学识渊博。另外张学良十九岁就开始带兵，从上校团长到少将旅长，吉林剿匪、白城子剿匪、黑龙江剿匪，跟郭松龄在一起身经百战。尤其是两次直奉大战，张学良奉命率兵报打前敌，他跟郭松龄两个人是珠联璧合，共同指挥，大败直军，立下了汗马战功。因此，张学良实战经验丰富。他跟一般的纨绔子弟那可不一样。

张学良能开汽车，能开飞机，能开军舰，样样精通而且人缘还最好，上上下下对军团长张学良都是肃然起敬的。东三省的元老哪个都不简单，推举张学良为头领，他得掂掂分量，够不够这个资格，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再三筛选的，这才推举他做了总司令。

张学良马上宣布：“7月3日宣誓就职，通电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消息，而且也通报各国使团，东三省有了新主人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要跟新主人打交道了。

张学良还要发表就职演说，表明自己的执政宗旨。在外交、文化教育、经济，各个方面，都得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中外人士明白是怎么回事。另外，张学良下令四十六万奉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严守阵地，听候调用。张学良暗地里派他爹的两个心腹，自己的两个老前辈：邢士廉、韩春林，拿着自己的一封密信，化装改扮登上火车赶奔北京，到西山碧云寺去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政府的总裁蒋介石，开始密谈。

蒋介石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蒋介石是一把手。他原来跟张作霖也拉过关系，但是张作霖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拉不动。他也曾经拉过张学良，派了不少使者来游说张学良，讲的是成败利害，主张国家必须统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该结束了，蒋介石也挺能说。跟张学良提出要求：只要你跟我合作，咱们共同主持南京政府，一统天下，没你的亏吃。

过去，暗地里就有过往来，现在张学良看到这个局势，这东三省毕竟人单势孤，要想对付列强，尤其对付日本鬼子，全国不采取一致行动，办不到。因此他有意跟蒋介石联合。怎么联合？哪些条件？哪些要求？双方得达成协议。但是在意向方面同意联合，张学良愿意取消东北独立，挂上青天白日旗。然而，派韩春林、邢士廉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蒋介石，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

接着，张学良以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大帅张作霖由于伤势严重，于6月21日不幸逝世。实质上张作霖6月4日当天就死了，密不发丧，一直推迟到6月21日这才发表。成立“治丧委员会”、“丧礼处”。“丧礼处”的督办张作相，总办王树汉，同时也通知了各国使团。

另外，也规定了吊唁的议程，由6月21日这天开始，七天就是“一七”，一共是五个七，五七三十五天，属于家奠，家里人祭奠，外人不必参加。到了8月2日这天开始“公祭”，8月3日举行规模宏大的“吊唁典礼”，报纸上全登了。各界人士为之震动，关内、关外，甚至国外为此发了号外，全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8月3日，开始正式吊唁，大帅府上下庄严肃穆了，奉天城一片洁白。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胸前戴着白花，臂上戴着黑纱，停止娱乐三天，东三省降半旗。大帅府的门，高搭牌楼三丈多高，完全用青纱蒙着，正中央挂了一块大横匾上字，上书四个大字“中外同哀”。大帅死了，不但中国人难过，外国人也难过，叫作“中外同哀”。据说这块匾上的字，出自袁金铠之手，刚劲有力。门前站着八名卫兵，进了大帅府之后，高搭灵棚十几丈，那里边正中央是祭坛，祭坛上安放着张作霖的棺材，阴沉木的，这木头比金子还值钱。在上头悬挂着张作霖的巨幅遗相，这大照片栩栩如生，张作霖满身戎装，穿的这套衣裳是安国军大帅府的服装，缨帽、手套、战刀、肩章、勋章一应俱全，佩戴整齐，目视前方，显得英俊潇洒。两旁摆满了各界送的花圈，悬挂着挽联。

供桌上摆的那五供，蜡台都是镀金的，十六斤重的一对大素蜡燃起，香烟缥缈，和尚、老道、尼姑、道姑、喇嘛，请来十几拨在这儿诵经。另外，还组织了三百人的“哀乐团”，帅府里里外外全是人。

各界吊唁的人排成了长龙，队伍是成千上万。张学良这一家子全都是陪灵的，一共他们哥儿八个，除了张学良之外，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哥儿几个全在。小兄弟们都身披重孝在后头跪着，唯独张学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跪在灵柩的前面，在这儿陪祭。在他后头是二公子张学铭，三公子张学曾。许夫人、卢夫人、张夫人、王夫人、岳夫人，也是身披重孝在这儿陪灵。张作霖的几个女儿也全都赶回来了，有张冠英、张怀英、张怀卿、张怀曦、张怀敏，也都身穿重孝，一片哭声。

东三省的大员，张作相、孙烈臣、汤二虎、刘尚清等，也身穿重孝，站在右面。各国使团站在左边，来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代表。最主要的就是日本人派的人数最多，吊唁团最庞大，一共派出二十一个人来，很显眼。

日本人来可是有目的的，名义上是来吊唁，实质上是来观察东三省的局势，要看看这个新主人张学良下一步想干什么？他们还想知道，炸死张作霖这件事，东北当局是不是了解情况？所以这特使也好，总领事也好，都是间谍。表面上装得还挺悲哀的。

等吊唁开始之后，僧道先诵经，诵完了经奏哀乐，哀乐奏完开始祭奠，各国使团代表都到灵柩前面三鞠躬礼。之后，众人围着棺椁转一圈，向家属慰问，这都是程序。正好折腾了一整天，张学良就在那儿跪着，谁来烧香，谁来祭奠，他都陪着磕头，什么人能架得住？后来，张学良都起不来了，说话说不出声来，好不容易盼着吊唁典礼结束了。把大帅灵柩先安放在了驿马坊，由政府拨款在抚顺大伙房旁修元帅林，规模宏大，破土动工，什么时候元帅林修好了，再迁过灵柩去。

但是，由于紧接着“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些事情都未最终完成，所以元帅林空有陵寝，实无棺椁只能供后人旅游参观而已。张作霖和他夫人赵氏的合葬墓就在锦县驿马坊。

到了 8 月 10 日这天，张学良正在帅府办公，有人来给他送信。

“总司令，日本特使林权助，总领事林久治郎，请您过府赴宴。”

张学良一愣，日本人请我吃饭？吃饭是假，探探我的底是真。我早跟日本人接触接触，我看看他们想要干什么？

所以张学良马上拍板了，让外交主任秘书王家祯跟自己一块儿去。王家祯日语非常好，是有名的“日本通”，张学良的心腹，主管东三省外交子宜。其他随从人员他一概不带。

侍从武官谭海一听，赶紧过来了。

谭海说："总司令，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您一个人只身去赴宴，无疑入了龙潭虎穴，万一日本人要对您采取不利的行动怎么办？我跟着您一块儿去。"

"谭海，你长几个脑袋？你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但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你想过没有？你跟我去，日本人真要对我下手，你白做牺牲品。另外，你放心，小日本他们也不敢，我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把我如何，你不必跟着去了。"

正在这时候，汤二虎从外头进来了，汤二虎晃着脑袋："汉卿，我听说小日本要请你吃饭，去不得，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到那块儿让他们把你扣了，咱东三省不就乱了套嘛。"

"盟叔，您放心，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即使发生了，那怕什么？我不在家，还有你们，还有东三省的议会，还有两个保安副总司令，有你们大家当家，万无一失，这个你不必担心了。"

"汉卿，你怎么这么固执，谁说你也听不进去，你爹活着那会儿就这样，要决定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来，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得做好准备。"

汤二虎出去找谁了？找炮兵司令邹作华了。邹作华可不简单，在日本深造过，日语也是很好的，他为什么出任炮兵司令？他对各种炮最有研究。想当年，在白城子剿匪时立下战功，被张作霖发现了，陆续提拔，现在做了东三省的炮兵司令官，也是大权在握。

汤二虎把他找着了，问邹作华："你手下在奉天有多少炮兵？"

邹作华说道："一共有三个炮兵团，一个炮兵大队。"

"全集合起来，把大炮的炮口对准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炮弹上膛。一旦总司令发生点儿意外，你就给我开炮轰，你明白吗？"

邹作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怎么了？"

"汉卿要到日本领事馆赴宴，小日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怕发生意外，劝汉卿他又不听，咱们不能不做准备。"

邹作华一听："你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了，一旦少帅要出点儿事，我绝对跟日本鬼子完不了。"

另外，汤二虎背着张学良，把在奉天的陆军集合了三万多人，都准备好了，甚至选拔出一万敢死队，由汤二虎、张是非率领着，一旦张学良有了事，他们就闯进日本领事馆，这帮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些事情张学良一无所知。

张学良安排好了之后，让外头备车，带着王家祯，穿了一身便装，赶奔奉天马路湾。现在到马路湾一看，也没啥区别。那阵儿可不行，那阵儿是日本的租界地，马路湾叫"洋人街"，日本人的天下，到处都是日本的株式会社，到处都是日

本的洋行，街上走的也全是日本人。中国人不经过特殊的允许，不准在马路湾路过。所以车子开进马路湾，直接来到日本总领事馆。

日本总领事馆是个三层砖瓦结构的小楼，外头院墙高大，有日本的宪兵在这儿站着岗。因为事先都打好招呼了，因此未加阻拦，当张学良的车子刚开到这儿之后，日本宪兵举枪敬礼，车子直接开到院里。

张学良和王家祯一下车：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他的夫人在这儿等着，一看张学良来了，林久治郎大步流星过来："总司令，欢迎，我们的人统统在这儿迎接总司令。"

张学良点点头，表示感谢。这阵儿总领事夫人过来了，双手扶着膝盖，施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礼貌挺好，日本人专讲礼貌。张学良、王家祯还了礼，林久治郎夫妇陪着进了日本总领事馆，来到二楼的一间房间。

二楼完全是日本装饰的，拉隔门，里边铺的榻榻米，日本装修独具一格，很卫生，进屋就脱鞋，往榻榻米上盘腿一坐，特别舒服，屋里香味扑鼻。当拉隔门一开，张学良往里边一看，事先有六七个人在这儿等着，都认得。屋里是谁？是田中首相的特使，林权助，林权助是有名的中国通，汉语很棒，吟诗作赋，样样精通，毛笔字写得还好，这个人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特别是研究政治。要说他是个间谍也合适，现在他是田中内阁的高级中国顾问，这次吊唁张作霖，奉命来到沈阳。挨着他的就是日本在东北的实权人物，都在屋。

这些人都是大权在握，并非等闲之辈。张学良跟他们都认识，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按照日本的风俗，把鞋脱了盘膝而坐。坐下之后侍女献茶，喝完了茶，把糕点摆上，吃完糕点，又盛摆夜宴。今天，林权助请客。

但这个东洋饭不怎么讲究，什么咸萝卜干、咸萝卜皮、甜白菜，吃着淡而无味。林权助为了款待张学良，后来又端上中国的饭菜，日本的清酒，八王寺的汽水，什么茅台、五粮液，今天尽兴，一醉方休。吃喝得差不多了，残席撤下，又摆上水果。

林权助这才说话，说的都是汉语，还非常标准。

他说："张将军，今天把你请来，鄙人非常高兴，我们在座的诸君，恭贺张将军荣升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次宴会主要是给你祝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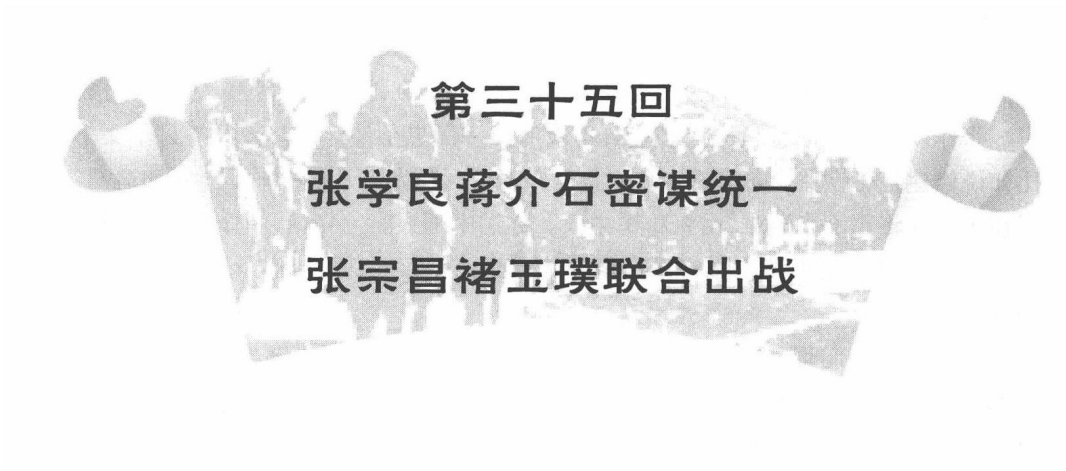
张学良表示感谢。紧跟着，林权助话锋一转，正颜厉色道："张将军，既然阁下荣升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权在握，你就是东三省的主人，有关咱们两国的事情有必要沟通一下。能不能允许我讲一番话？"

"请！"

张学良点点头，知道吃饭是幌子，谈话是主要的。

林权助先发言了："阁下，我是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有特殊权益

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当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它的命运。如今，排斥外国势力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基本占领了华北，还有可能到东北来，直接威胁到阁下与我们大日本的安全。我们听说张将军有可能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意图，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对此特别关切。阁下，你能不能把真实想法如实地告诉我们？”



第三十五回
张学良蒋介石密谋统一
张宗昌褚玉璞联合出战

一个人在国内有能耐，不等于你在外交方面有能耐，在外交这种特殊场合，头脑得相当清醒，相当冷静。同时，还得要求应变能力非常强。

张学良也是外交能手，听到日本人的话，这脑袋“刷”就转动开了，我怎么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既不能过于生硬，也不能示弱，这话说得要恰如其分。林权助说完了，张学良冷笑了两声：“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过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

张学良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先把林权助稳住：“你放心，不管东北当局发生什么事情，咱们定过的条约不会改变，我会尊重的，你别担心受到损害。”接着，张学良往下说：“至于谈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跟他们交过手，也多次打过仗，但是，我很钦佩他们，我现在和他们没有什么往来，这个请阁下放心。至于什么时候我和国民革命军有往来，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好在，这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太会感兴趣吧？”

把林权助噎了一下子，张学良说这话软中带硬，我跟国民革命军，我们是家里的事，都是中国人的事，这是属于我们的内政，至于我们有没有往来，我换不换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话虽没这么说，但是用了一个“你不会太感兴趣”，给它端回去了。林权助眼睛眨巴眨巴，心说，好个张学良，说话滴水不漏。不行，他稍微沉默了能有一分钟，点了一支日本“大伤神”的烟卷，猛吸了两口。

“张将军，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方才我说过，大日本帝国视满蒙为生命线，在这块土地上，大日本付出过很多血和汗的代价，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比如说张将军，你要主政东北，继续保持大帅生前和我们的关系，并对那些条约签字画押，那么大日本政府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你。如果张将军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不好说了，我们日本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绝不能使我们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另外，张将军，张作霖将军之前曾口头上答应日本政府许多优惠条件，有些曾经签订了文书，比如说修建吉会铁路，向您日本政府贷款六百万元的事情，张将军不能不知道吧？现在张作霖将军不幸遇难，由张将军主政。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作‘父债子偿’。你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张将军肯定要履行正式手续了，我希望张将军能够签字画押。”

张学良心中暗恨，小日本真歹毒，我爹刚死，尸骨未寒，这小子就来逼债了，这哪是请客？我爹欠的账我还，我爹没完成的事我完成，让我签字画押，出卖领土，出卖祖国的利益，我张学良能干那事吗？

张学良稍微沉默了片刻：“林权助阁下，有些话我听不明白，至于我父亲生前都许诺过你们什么，答应过你们什么，这个我是一无所知。另外，‘皇姑屯炸车案’，你是知道的，有很多机密文件保存的档案都付之一炬，全都被烧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私凭文书官凭印’，拿不出证据来，这我没法承认。我怎么向东三省人民交代？你说我父亲许诺过，许诺过什么？他签过什么字？我一无所知。”

林权助一听，这是要赖账：“张将军，东西都烧了，没凭没据的，看这意思，我是要讹你？”

两个人吵一阵，和一阵。一会儿高声，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一会儿又和颜悦色，反复拉锯。屋里边的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听着，只有王家祯给做翻译。

最后，林久治郎一看不好，别闹翻了，闹翻了这结局不好估计，所以他出面给打圆场：“林权助，张将军，这都是自家人，弟兄之间还有吵架的地方，我们就是弟兄一样，这没有什么可怪的，吵过之后还是一家人嘛。方才林权助阁下所说，完全是事实，张将军，请你回到帅府之后回忆一下，你不知道不了解的事情没关系，你问问知情人，我们日本政府不会赖账的。另外，林权助先生已经表示了，他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日本政府，代表田中阁下。你如果有困难的话，尽管言语，要兵有兵，要钱有钱，我们是一家人嘛。总而言之，希望张将军跟大日本政府精诚合作，不要听信南京国民政府的胡言乱语，千万不要换旗。你要换了旗，表面上所谓的统一，实质上就是把你个人统一进去了。到了那时，你要兵权没兵权，要政权没政权，张将军，你就后悔也晚了。总而言之，我们都是关心张将军，望张将军慎重考虑，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

张学良一看他把话又拉回去了，就把话也拉回来了：“感谢日本朋友对我的关

心，朋友嘛，在难处拉一把。林权助阁下也好，林久治郎先生也好，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出于这种热诚和真诚的合作，你们的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有关你们提到的问题我一定慎重考虑。”

“哟西，米西米西。”

最后，林权助打破僵局，三击掌，外边进来十几个日本女子，都是随军的歌伎，长得漂亮，一个赛一个，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美人鬏，满脸官粉，浑身香水味，进来是连歌带舞，频频敬酒，屋里头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林久治郎一高兴还唱了段“日本戏”，林权助还唱了一段什么“拉网小调”，这些女人拍着手，晃着脑袋，还唱了一段“四季歌”，一直到后半夜才结束。

张学良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到离开这门前后有六个小时，精疲力尽。张学良带着王家祯在门前上了汽车，在返回大帅府的路上，张学良恨得直拍沙发，咬牙切齿地愤恨，东洋人欺我太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明明你们是杀我爹的刽子手，还假装是我的朋友。明明要侵占我们东三省，还说对我个人关心？挑拨离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是必报此仇。

张学良面对杀人的刽子手，从容对付，这就说明有度量，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咱们常说“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没有这点儿容人之量，你办得了大事吗？

张学良回到大帅府，倒背着双手来回直转，脑筋蹦起多高来。张学良心说，现在日本公开出面干预中国的内政，这个威胁可太大了，真好像阴魂缠腿一般。也就是说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听日本人的，我能受你们的摆布吗？算计算计手中还有四十几万兵力，这四十几万人要对付东洋人恐怕对付不了。中国军队四十万，数目倒不小，但是装备、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张学良心里没底，因此不能动武。大帅尸骨未寒，这要再打起来，东三省的老百姓就陷入水火之中，不行，不能操之过急。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全国统一，我非换旗不可。我倚靠着国民革命军，跟蒋介石拉起手来一致对外，到了那时，我腰杆儿硬了，我就不怕你小日本了。张学良思前想后，认为非走这条路不可，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必须得破除，全国必须得统一。五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那才有力。

张学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第二天，他派出去的两位代表，邢士廉、韩春林从北京回来了。张学良得着信儿之后，立刻传见，两个人满面春风来见总司令。这两个人奉命先到了天津，然后用电报跟张学良联系，而后又到了北京西山碧云寺，现在蒋介石就在那儿待着。

蒋介石为何在那儿？有事，北伐战争结束了，张作霖撤到关外被炸死了。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就占领了天津和北京。蒋介石往北京一住，还要办一件大事，

主要是联络感情。他经常在南方活动，对北方不太熟悉，到了北方之后广泛结交，交朋友，拉拢人，收买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要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况。

还有件事情，就是孙中山先生病死在北京，他的灵柩，还寄存在西山碧云寺。当时南京紫金山中山陵还没修好，所以这棺木还没转移。蒋介石在西山碧云寺还得举行仪式，向总理的亡灵志哀。另外还表示：总理您放心吧，您未完成的事业我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北伐，您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蒋介石来这一套，主要是收买人心。也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山碧云寺休养休养。

正好这时候，张学良派的代表邢士廉、韩春林来了。蒋介石立刻召见，对两个人待如上宾，礼貌甚恭，两个人一看蒋总司令平易近人，也非常感动，就把张学良的那封信献出来了。蒋介石看后，大加赞赏："好，汉卿有远见。汉卿愿意跟我联合，我求之不得。是啊，军阀割据的局面应当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全国应该统一，要形成一个拳头，我非常盼望东北当局跟南京政府合作，我决不会亏待汉卿的。"

不过蒋介石提出三条来，张学良必须得答应。第一条，即是统一，国旗也得统一，得撤下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旗；第二条，张学良一定得奉行三民主义，你不信奉三民主义，单搞一套，这绝对不允许；第三，得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才能达到统一。邢士廉他们点点头："好，我们一定把总司令的意见带回东北去。"

蒋介石一琢磨，趁热打铁，他也希望尽快统一，派出特使方本正，国民党的专员，跟着邢士廉、韩春林偷偷地来到奉天，到大帅府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大喜，盼的就是这个事，盛情款待方本正。方本正代表蒋介石把这三条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三个先决条件，如果总司令答应了，那么咱下一步还可以进一步谈。"

张学良马上表态："责无旁贷，这三条我接受了。"

为了表示诚意，张学良采取措施，第一，把战争年月抓的那些国民党的俘虏，就是国民革命军，不管是官还是兵，一律释放；第二，在奉天监狱还押着一个重要人物，叫钱公来，是国民党员，到奉天来活动，要成立国民党党部，结果被张作霖逮捕了，差点没枪毙了，押到监狱，被判死刑。现在张学良执政，为了表示友好，说明自己真诚合作，从监狱里释放了钱公来，还给了钱公来五千块大洋，算包赔他的损失。同时，还允许钱公来住在奉天，还允许他以合法的身份在奉天活动，地方当局不得干预。同时，张学良还决定把战争年月扣的国民党的军车四五百辆一律返还，火车头一律返还。张学良的这些做法令蒋介石非常高兴。

从这儿之后，双方的密使不断往来，在北京谈判，在南京谈判，在上海谈判，越来越密切。张学良就想换旗，这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说张学良是东北地方当局最高首脑，有些事情他也得征求底下人的意见。底下人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换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有一大批人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何许人？

我们服从他的领导，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东北是块肥肉，双手送给蒋介石，太便宜他了。合作之后咱的前途命运又如何呢？换句话说，现在他是个师长，合作之后我这师长能不能保住呢？我是能升，还是能降？我现在是个司令，到了那会儿我这司令能不能保住？说了半天，大家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七嘴八舌的，搞得张学良很难下最后的决心。

说换旗还没换，正在这时候，日本人知道信儿了，那个特使林权助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坐着汽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赶到帅府要见张学良。张学良正跟钱公来、方本正在客厅谈统一的事。

谭海进来了："报告总司令，日本特使林权助、总领事林久治郎有急事求见。"

张学良一听，赶紧让人把钱公来、方本正领到密室去了。张学良在老虎厅接见了两个日本客人，这俩人夹着大皮包，带着翻译和一等秘书、二等秘书，来了十几个人，面色庄重。进屋之后，没寒暄几句，林权助就说话了："总司令阁下，日本政府多方面获悉，张将军对大日本政府持不友好态度，你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往来密切。南京国民政府还派来特使住在奉天。听说张将军执意要换旗，要统一，对于我们的忠告置若罔闻，有这么回事吗？"

张学良一听，干什么？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你无非是朋友，朋友有这么教训我的吗？张学良当时就翻脸了，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林权助阁下，请你自尊自爱，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莫非你要干预我国内政不成？我与南京国民政府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往来完全是合法和公开的。我不明白，阁下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有什么理由向我提出质问？"

林权助说话有点儿生硬，林久治郎赶紧过来，这小子"滑"，忙着打圆场："总司令阁下，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是奉了内阁总理大臣田中阁下所差，田中阁下派人从东京送来一封亲笔信，请张将军过目。"

把信拿出来了，张学良叫王家祯翻译，田中说得挺诚恳，说那话的内容跟林权助和林久治郎说得大同小异，不过挺客气。他奉劝张学良，听说你跟南京国民政府往来密切，小心千万别上当。说那个国民政府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蒋介石也不可信赖，如果张将军上了他们的当，后悔就晚了。另外，告诉将军要用兵，我们大日本帝国有的是，你用多少有多少，包括武器装备我们全包下了。用钱，日本所有银行提供给你，满足你，用多少有多少。只是一样，千万别换旗，千万别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这是我们提出的要求，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最后说，如果张将军一意孤行，大日本政府被迫无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是软硬兼施。

张学良看完信，林久治郎、林权助两个人作了补充。

他们说："张将军考虑吧，关于我们前者提的，你履行不履行条约还是小事，

当务之急，就是‘换旗’和‘统一’的事情，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说完，拂袖而去。

就在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出动了一万五千人，在奉天浑河边上举行军事演习，出动了几百架飞机、坦克车，这叫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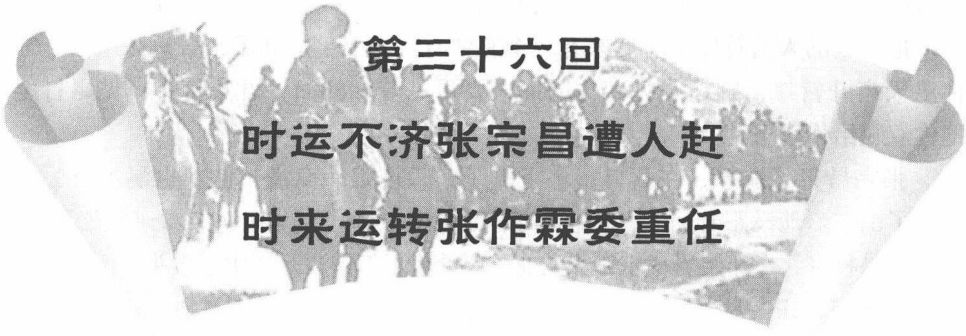
由于日本人这一干预，张学良又有点儿畏缩了，张学良感觉到现在若要“换旗”，大战一触即发。小日本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张学良只好把“换旗”这个事压下来了，偷着让方本正、钱公来转告蒋总司令：“现在东洋人干预，我万难下定决心，咱往后推一推。”

为此，蒋介石深为不满，认为张学良要变卦。同时，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驻日本的特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指责日本政府干涉中国的内政，在报纸上发表。当时蒋介石的态度还挺强硬。同时，鼓励张学良从速下决心统一，不要怕日本吓唬，那叫大言恫吓。真要统一了，我们以全国的力量对付他，日本不堪一击。就这样，张学良这个心还是左右摇摆，迟迟难以决定。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时候，警报传来，锦州前线，奉军总指挥于学忠给张学良拍来急电。电文里头说：“现在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率领十万大军要出山海关，猛攻奉天，声称要取代张总司令。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望求总司令定夺。”

张学良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叫“前门有狼，后门进虎，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现在看来这把椅子不好坐啊，为什么张作相不干，他深知此情。前边，小日本虎视眈眈，现在后院还起火了。直鲁联军大兵十万，要拿下山海关直捣奉天城，打起来了。

张学良经过思索之后，马上作出决定：命令奉军十六军、十七军立即奔赴前线，任命于学忠为讨逆军总司令，要把褚玉璞、张宗昌都彻底消灭，消除人间一大祸害。



第三十六回

时运不济张宗昌遭人赶
时来运转张作霖委重任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1881年正月十五，这小子外表就挺叫人烦，这个头儿高有两米一，四方大脸，大鼻子，大脸，大口，满脸横肉，两只牛眼凶光四射，跟个山贼似的。他要长了毛，就是个大狗熊，十个人见着他九个人烦。

他父亲是乡村的一个吹鼓手，给人吹喇叭的，专门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混点儿吃喝，得点儿赏钱；如果没有红白喜事，走乡串镇到各家吹喇叭，遇上心软的人，赏给点儿饭，给点儿钱；遇上不开面的人，就臭骂一顿，把他赶走。就靠着这个生活。

张宗昌他娘是个巫婆，巫婆在东北叫跳大神的，专门给别人跳个大神，驱魂儿，治个病，到处糊弄人，靠着这个维持生活。

张宗昌从小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十多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吹喇叭，有时候还给敲鼓，他爹要的东西，他拿个口袋给背着，走乡串镇，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到他十五岁这年，山东待不了了，又闹“义和团”，又成立“义和拳”，又有“红灯照”，又有“白莲教”，实在没法混了。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他爹继续留在祝家庄一带吹喇叭，他娘带着他下关东。当时关东真是宝地，地大人稀，物产丰富，钱也比较厚，所以山东、河北的人一逃荒都下关东，现在到东三省，要问原籍是哪儿？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都是那边下关东来的。他娘领着他先到了营口。

到了营口，孤儿寡母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他娘重操就业，还当巫婆。张宗昌混来混去混到一家宝局，在宝局里头当“小打儿”，“小打儿”就是侍候人的，侍候那些耍钱的，有的没烟了，去给买盒烟，有的没吃东西，去给买套烧饼果子，

到饭馆给端点儿菜，侍候局的，人家高兴了赏给他俩钱。一天他就在赌局里头混。

有这么句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什么学什么，张宗昌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沾染了一身恶习。吃、喝、嫖、赌什么他都干。后来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攒了俩钱，没事他也赌，十赌九输，输了他就要，人家不给他，他就动武，所以把本地的人给得罪了。后来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出面了，告诉张宗昌："限你三天离开营口，别让我见着你的面，要再见着你的面，见头打头，见尾打尾，把你双腿给你砸折。"

张宗昌犯了众怒，在营口待不下去了，跟他娘一商量，他娘也混不下去了，又回了山东。他没跟着回去，他直接到了黑龙江、吉林、绥芬河一带。到那儿干吗？那块儿是林区，一开始当伐木工人，他个头儿大，气力也足，伐这木头，挣这俩钱，吃喝花不完，跟一些林区的工人交上了朋友，磕头拜把子，结为生死弟兄，有钱大伙儿花。要说张宗昌一无是处，也不尽然，他交朋友挺热心，舍得花钱，交了一大帮过命的朋友。

后来，日本鬼子招工修铁路，就是中东铁路，他又当了铁路工人，在铁路上又交了一帮哥们儿，什么"歪毛淘气"、"琉璃球"、"二溜屁"、"亡命徒"，都是这样的，也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该着他时来运转，正在这时候，辛亥革命开始了，到处成立革命军，到处反对清政府。所以，黑龙江一带也有人成立革命军。

张宗昌一看时来运转了，我伐木头得把我累死，当铁路工人能挣几个大钱？干脆咱来个赶时髦吧，他就把他的铁哥们儿一百多人拉起来了，当了胡子，表面上是革命军，实际上烧杀掳掠，什么事他都干。后来他捞了一把，带着这些人又回了山东。

到了山东，他一琢磨我得干点儿大事，听说山东民军都督姓胡，叫胡英，也在招兵买马。张宗昌就凭着这点儿本钱到那儿报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民军都督胡英怎么也看不上他，也许他长得太难看，最后把他弄下来了，不要他，民军把张宗昌拒之门外。他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失望了。

在山东混不下去怎么办？他不死心，又溜达到上海了，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到上海经朋友介绍，投靠了上海光复军的都督，叫陈其美。陈其美外号叫"杨梅都督"，他长过杨梅大疮，大伙儿恨他，管他叫"杨梅都督"。

陈其美也在招兵买马，一看张宗昌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的，是个彪形大汉，所以对他挺信赖，任命他为第三团的团长，驻扎在上海郊区。这样你就好好干吧，不行，人本性难移，张宗昌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沾染的恶习很难更改，以团长的身份敲诈勒索，什么坏事都干。他到了上海郊区，这一方的老百姓可遭了难了，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强男霸女，什么都干。没钱花了，抓几个财主，抓几个商人，绑票，严刑拷打，叫人拿钱来赎。净干这事还了得吗？有人在陈其美面前把他给

告了。

陈其美一听："什么？这还了得吗？"马上派警卫排到那块儿把张宗昌给抓起来了。陈其美非要把他给毙不可，幸亏有人给求情，说："他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他也不懂得怎么回事，都督高抬贵手把他给饶了吧。"所以大伙儿一给他说好话，陈其美把他的官职一撤到底，揍了四十军棍，赶出了上海。

张宗昌怀恨在心，恨上陈其美了，他也不想想他自己做的那些事！他恨别人，发誓非要报仇不可。投靠谁呢？他吃这碗饭吃惯了，他也会钻营，这小子面粗心细，对当官这方面他有一套能耐，东撞西撞，钻来钻去，他又投靠冯国璋了。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当时，正当江淮镇守使，也叫江淮宣抚使，挺有势力。

冯国璋也行，让他在手下也当了一名团长，这小子高兴，这回我得好好干，得报效冯国璋。该着他走时气，他当上这个团长不到俩月，有一天冯国璋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来了，见面之后扑通给冯国璋跪下了："大人，找小人有事？"

冯国璋满面赔笑，把其他人打发出去，把他搀起来了，跟张宗昌说："有件事我叫你去办，你千万要守口如瓶。"

张宗昌不知道什么事，就问："大人哪方差派？您尽管说吧，凡是小人能办到的，我愿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好！"冯国璋告诉他，"现在大总统袁世凯跟陈其美不和，陈其美造谣生事，聚众闹事，声言非要给袁大总统赶下台，因此水火难容，势不两立。袁大总统指示：要把陈其美给干掉。你呢，当初跟陈其美混过不少日子，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能不能当一名杀手？把陈其美给干掉。你真要能完成这个使命，我保你官升三级，叫你发个大财。"

张宗昌一听，叫我当刺客："有好处我就干。"

他满口答应，就领命了。领命之后，张宗昌一琢磨，我光说不行，我得做呀，我要到陈其美跟前儿去，去不了，那块儿的人对我太痛恨了，陈其美又了解我的情况，不行。我不行，我再找出个人来。他手下有个三营长，姓程，叫程国瑞，也是土匪出身，当时做过黑枪手。什么叫黑枪手？就是甲有钱花钱买他把乙打死，出的价码合适，他就怀揣短枪和短刀把乙给杀死。相反乙这头儿花钱雇用他，说把甲杀死，给的价码合适，他翻回头再刺杀甲，就这种职业杀手。现在混上个三营营长，跟张宗昌处得不错。

张宗昌就把他给找来了，把这事跟他说了，说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我决不亏待你，当时给了他五百块现大洋。程国瑞点头答应。他又是个生脸的，怀揣短枪，背着炸弹，混到上海去了。有一次，陈其美外出讲演，出了都督府，坐上汽车，刚一走到十字路口，程国瑞就下手了，连开数枪把陈其美击毙。

这下张宗昌可高兴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证明陈其美果然死了，他找

冯国璋来请功。冯国璋说话真算数，立刻加封他为混成旅的旅长，升了官。从这儿之后，他跟冯国璋还交上朋友了，后来竞选的时候，冯国璋做了副总统，就任命张宗昌为侍从武官长，保护副总统。从那儿之后，张宗昌接触的全都是地方和中央的大员，这些人都有实权，都有实力，也有后台，他就“脑袋削个尖，往里头钻”，交了不少朋友。

也该着他倒霉，正在这个时候，蔡锷在云南成立了护国军，要推倒袁政府。袁世凯马上派兵抵挡，手下兵源不足，跟冯国璋一商议，冯国璋就派张宗昌成立混和旅，任命他为旅长，跟蔡锷打仗。张宗昌还真没打过这么大的仗，领着手下七八千人开赴到云南，刚到广西，跟护国军遭遇了，双方一交手，叫人打了个稀里哗啦，差点没把他抓了，这一旅人全交待了。张宗昌钻狗洞里去了，幸免于难。

后来战争过去，他成了光杆司令，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又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来找冯国璋，结果冯国璋当时也倒霉，下了台，也无处投奔。靠山也没了，这怎么办？这小子住到北京，天天上陆军部去闹，你看我是旅长，我奉副总统所差，我跟护国军打仗去了，现在我一个旅的人都没了，为什么我打败仗呢？你们欠军饷不开，服装、武器供给不足，我才打了败仗。另外，把我个人的存款我全搭上了，怎么办？

他托门子，撬窗子，找熟人，有些人替他说话，陆军部考虑到实际情况，从银行拨给他二十万元，作为军费。你不说你搭上了吗？给你二十万行了吧，把他嘴堵上了。这小子死中得活，整了二十万，有了钱就有一切。那年头儿二十万现大洋，可值钱了。

张宗昌一想，我拿它做资本，我还得买官当。“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投靠谁合适呢？最后选中目标了，选中谁了？鄂、鲁、豫三省宣抚使，全清朝举足轻重的大员曹锟，曹锟后来当过总统，是张作霖的亲戚。

他一看这个曹锟行，我要投靠到他的门下肯定错不了。他带着二十万现大洋赶奔保定，当时曹锟的行院设在保定城。他到了保定找地方住下。一打听，来巧了，曹锟正办五十大寿，五十岁生日，关内、关外，各地大员齐来祝贺，他一想这机会我不能错过。要不说这小子面粗心细，挺会来事儿，他不惜重金把这二十万块钱全花了，买了八尊“金八仙”，全是赤金的，干吗？送礼。当然他“提着猪头也进不了庙门”，你去送礼你算干吗吃的？保定军官教导团有个团长是他的老相识，他找这团长来了，这团长给他周旋，后来把这送到帅府。为了叫曹锟重视，就摆在这个供桌的最前边，等大伙儿给曹锟祝寿的时候，曹锟得看看都送什么礼，绕场一周，一瞅，金光灿灿，最显眼的就是“金八仙”，落款有个红纸条写着“卑职张宗昌敬献”。张宗昌是谁？曹锟对这件事就有深刻的印象了。过后一打听，军官教导团那个团长介绍了，说张宗昌是我的老朋友，做过旅长，在冯国璋手下任职

多年，这个人武功盖世，有胆子，也有指挥才能，知道大帅您重用人才，千里前来投奔，愿为大帅效劳，这是他的一点儿意思。

曹锟大喜："好，这是有心人，立刻传见，我见见他。在店房里把他带来了，这小子跪在曹锟脚下，摇尾乞怜，净说拜年的话。曹锟乐了："起来吧，你把你的身世和履历跟我讲讲。"

他一说，曹锟说："这样吧，你闲着这不浪费人才嘛，我手下真需要人，这么办，当个师长吧。"

八尊"金八仙"没白送，一句话许给个师长，中将。张宗昌心中暗想，看着没，我这么做就对了，花二十万元我也真心疼，斗争得六宿没睡着觉，掉着眼泪给送的礼，没白送，换来个师长。我当了师长我再搂呗，何止二十万，二百万，二千万我都能搂回来，这买卖还合适。因此，他非常感激曹锟。

曹锟就说了："兵我手下没有，我可以给你枪，给你炮，给你马匹，军装给养，你自己去招兵吧。什么时候够了一个师的人了，你就拉出去。"

"多谢大帅！"

这小子回到店房里高高兴兴一想，我不能在这儿住了，得住宾馆了。这地方我能待吗？有钱了，我是师长了。他住了一所宾馆，门前贴上"师长住地，招兵"。那年头儿兵也好招，也不好招，老百姓对当大兵的没有好看法。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把兵看成祸害。所以他在这儿招兵，一半会儿这个兵也招不上来，把他急得抓耳挠腮，天天往帅府跑。

这一天，该他倒霉，他一进帅府，迎面来个人，他一瞅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面似冠玉，大个儿，宽肩膀，长方脸，小黑胡，戴着墨色眼镜。他一问："这主儿谁啊？"

大家说："这是前敌总指挥吴佩孚，吴大帅。"

噢，这就是名震中外的吴佩孚吴大帅，以后他就倒霉在吴佩孚身上了。吴佩孚看见他，回去就问曹锟："刚才那大块头儿，长得跟土匪似的，是谁？"

曹锟说："我新交的个朋友，姓张，叫张宗昌。"

"他来干吗？"

"这小子挺懂事，我想让他当个师长，现在正招兵呢。"

吴佩孚一听就生气了："大帅，你怎么随便交朋友，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想起来了，人送绰号'狗肉将军'，不就是他吗？无赖出身，怎么能配在咱们这儿当师长？"

曹锟没词了。吴佩孚说："把他赶走，不准在保定待着，我要再见着他，我枪毙他。"吓得这位张宗昌连夜夹包滚蛋了。

张宗昌离开保定后，放声大哭，这礼算是白送了，二十万元的"金八仙"扔

到水里头去了，什么没当上，他恨透了吴佩孚。就剩个光棍撂脚汉子，这事怎么办？走投无路，又住到小店房了。没事没钱，怎么办？就得买面条吃。这小子还能伸能曲，要有了钱了他肆意挥霍，没钱了他也能忍受。

他没事就琢磨，投靠哪方发财呢？他想起张学良来了。他怎么认得张学良呢？张学良代表张作霖到保定来祝寿，张宗昌虽然没有资格跟张学良说腰板多硬，几十万大军，张作霖独霸东三省。

这么办吧，我到东北去混碗饭吃吧，投靠张作霖和张少帅，但跟人家没交，怎么办？这家伙有个优点，脸皮厚，“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腆着厚脸皮，借了点儿路费，他到了东北了，先到奉天，仍然住到小店。

没钱怎么办？棉袍、帽子全都押到当铺里，天天在帅府门前转悠。有一次张学良上空军基地去视察，刚要登汽车，他发现了，这小子叫了一嗓子就跑过来了，“扑通”给张学良跪下了：“少帅呀，少帅。”

卫队以为他是刺客，过去把他掐住，拿绳把他捆上了，手枪顶到脑门子上。张学良一转身：“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知什么人，闯入警戒线，恐怕是个歹徒。”

“别，”张学良一向沉稳，“问问怎么回事。”

后来把他带到面前一问，张宗昌哭了：“少帅你不认得我？咱们在保定见过面，您是不是给曹大帅祝寿去了，在席前我见过您，我给您敬过酒，我叫张宗昌。”

张学良脑袋好使，跟他虽然没说过话，但是觉着面熟，一回忆是有那回事。就把他放了：“你到这儿干吗来了？”

“我在关内混不下去了，我想求大帅和少帅提拔我一把，哪怕做奴才我也心甘情愿。”

张学良脸面抹不开，告诉手下人：“给他安排住处，供应吃喝，帅府报销。哪天大帅议事的时候，把他找去，让大帅给他找个差事。”把张宗昌感动得直作揖。

过了两天，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把事情全处理完了。张学良过来提到这个事，张作霖就一皱眉：“张宗昌？哪冒上这么块货，没听说过。”

有心驳张学良的面子，一想儿子那么大了，很少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好意思驳：“把张宗昌叫来我看看。”

张宗昌长得两米多高，专门比别人矮半截，见谁给谁磕头，这小子一进来就给张作霖磕头，诉说自己的身世，张作霖乐了，我当年也跟他差不多，有道是“人在难处拉一把”，吴佩孚这小子真够狠的，收了人家的礼，还把人家赶出来了。我现在面临一场大战，正在用人之际，急需力量。既然这小子来了就把他收下吧。给他个什么角色？给大的不行，不能给大的，给小的太小，后来张作霖一狠心，叫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按说这不错了，可张宗昌心里暗恨张作霖，心说，这不

拿我当回事啊，纯属是大材小用，我都跟你说了，我当过师长，侍从武官长，你就给我个营长，这有什么意思？要不说人就是这么回事，从矮往高处过，越过越有劲，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高往下过，过不了。

“小人乍富，腆胸叠肚，富人乍穷，寸步难行”，就这么回事。要一般人当个宪兵营营长，心满意足，他却不满意。但又一想，我不满意我上哪儿去？“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忍着吧，天天他就在这儿忍着。人这一生什么事情都能遇上，张宗昌这小子几次倒台，几次都能爬起来，现在又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了。

什么机会？吴佩孚、曹锟恨张作霖，迟早有一场大战，在没打之前开始采取“冷战政策”，那年头儿就有这个。心说，张作霖，东三省是你的老巢吗？你不就觉着挺稳固吗？我在你后院烧把火，我前边再进军，让你腹背受敌，我就能把东北拿下来。原来有个吉林都督叫孟光远，孟都督叫张作霖给赶跑了，叫张作相取而代之。

孟光远现在无事可干，吴佩孚、曹锟收买他，加封他为讨逆军总司令，你还回吉林组织人马去，攻打奉天。孟光远时刻想报复，机会来了非常高兴，他就偷偷地返回到吉林和黑龙江边界，组织讨逆军。这容易组织吗？简直是煞费苦心，花钱收买。

在绥芬河森林之中有一支森林游击队，游击队有个流氓头子叫卢永贵，也是土匪出身，卢永贵一听正在用人之际，我正好报名参加，他就投靠了孟光远。孟光远给他枪，给他炮，武装他，卢永贵大喜，而且发下誓言，我要直捣奉天，抄了张作霖的退路。

张作霖还真害怕了，唯恐后院着火，动摇他的统治。但是又无兵可派，派谁去合适？派大人物吧，不值得，派小的吧，又怕办不成。掂量来掂量去，就想到张宗昌头上了。张作霖一琢磨，这小子在我这儿一待，花了我不少银子，我能叫他白吃饭，我这地方也不是养大爷的，叫他去。

命人把宪兵营的营长张宗昌给找来了，张宗昌一听大帅叫他，不知道什么事，见张作霖他还真有点儿害怕，进门他就跪下了。

“大帅，有什么差派？”

“效坤（张宗昌字效坤），起来。在这个奉天待着，习惯吗？”

“回大帅，大帅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待得可舒服了。”

“那就好，我派你给我干点儿事，你愿意吗？”

“大帅，叫我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现在绥芬河一带起来个小子叫卢永贵，成立了什么讨逆军，跟我捣乱，我真有点儿不放心，我打算命你去对付他，要能把卢永贵给消灭了，你算立了功了，我决不会亏待你。”

“多谢大帅栽培，多谢大帅提拔。”

“我任命你为混成旅旅长、剿匪司令，马上到军需处去领取枪支、弹药、带着你本部人马立刻出发。”

“遵命！”张宗昌乐得手舞足蹈，拿着张作霖的批条，到军需处领枪支、弹药、军需给养，他手下有三四百人，就把这三四百人摇身一变成为剿匪军，走马上任了。

要不说“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气，枪都打不着”，该着张宗昌这小子飞黄腾达。在路上他心里没底，就这三四百人，到那儿能顶用吗？如果打了败仗怎么办？张作霖张小个子可狠，抓我一着之错，非把我脑袋打个眼不可。当然打胜了，自不必说了，没把握，心悬着。

等到了绥芬河一带，找了驻地，他这一摸底，放心了。闹了半天，卢永贵是乌合之众，手下有三四千人，分散在各个地方，带队的主力团的团长，这小子人送绰号“二牛子”。张宗昌一想，二牛子不是原来我磕头的把兄弟吗？我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我们磕了头了，是他吗？派人一了解，真是他。张宗昌叫人给写了封密信，把这二牛子给找来了。二牛子进屋一瞅：“大哥，是你呀，都把我想死了，你这些年混得怎么样？”

“兄弟，我也真想你们。别提了，自从咱们弟兄分手，我的鞋不知跑坏了多少双，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还出过国，到大鼻子那块儿还混了几年，好不容易，算活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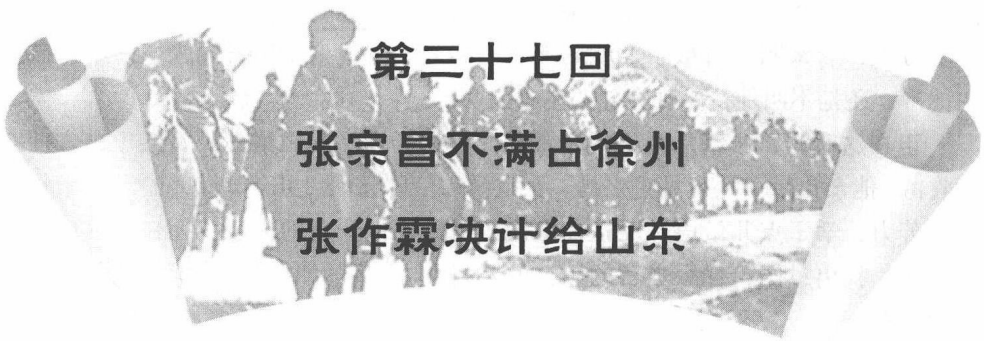
“大哥，你在张作霖手下带兵呢？”

“我这次领兵带队来了，专门对付你们来了。兄弟，你跟卢永贵干什么？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领兵吗？跟张作霖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这次我带来三四百人先锋队，大部队精兵一万就在后头，光山炮就拉来一百多门，要血洗绥芬河，我说你们这点儿乌合之众，架得住一轰吗？兄弟，听哥哥的话，倒戈吧，跟哥哥我干有你的好处。”

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张宗昌真的假的这么一说，二牛子动摇了：“行，我跟您讲，咱们森林游击队里头，大部分都是咱的把兄弟，我回去联络联络，到时候把这卢永贵干掉，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好兄弟！”

当时张宗昌给了二牛子现大洋一千块。张宗昌跟张作霖有相似之处，挥金似土，拿钱不当回事，因为他们知道不这么干不能收买人心。



第三十七回
张宗昌不满占徐州
张作霖决计给山东

二牛子回去联系，先后联系了一百多人，大伙儿全同意倒戈，卢永贵根本都没察觉。在一天的晚上，卢永黄正在炕上抽大烟，这帮人闯进来了，拎脚脖子拽起来，抽了一顿嘴巴子，把他捆上了。卢永贵一看，都是自己人："你们干什么？你们要造反？"

"就是要造反，把他带走！"

押到张宗昌那儿去了，张宗昌大喜，没费一枪一弹，消灭了森林游击队。这高兴劲儿甭提了，让这帮人帮着，把卢永贵手下的森林游击队的几千人全给收编了，变成了张宗昌的家底，本来张宗昌就三四百人，这回好几千人了，枪也多了，人也多了，腰也就硬实起来了，把卢永贵就地处决。

等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一看，这小子行啊，知难而进，够一员虎将。马上通令嘉奖，委任张宗昌为绥宁镇守、少将旅长。由一个营长一下子升到少将旅长，张宗昌就在绥宁一带自立为王了，独霸一方。要不怎么叫军阀祸国，就是有了军队就属他管，就成了他的家底，别看表面上受张作霖的指挥和领导，实质上他自己执行他自己那套。这钱就叫他搂了不少，本地老百姓可倒了霉了。

又该着他走时气，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掌握政权，打得白俄狼狈不堪，苏联当时国内战争也够激烈的，这个白俄打不过红军，怎么办？就退到这边境来了，就是海参崴、双城子，靠着中国边境这边上。后来还不行，又退入中国的国土，退到中国国境这边来了。这事怎么办？有一万多人。

其实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光听着这个信儿了，不了解情况，没法采取措施。张

作霖鞭长莫及，也不太了解情况，究竟怎么对付俄国这一万多人？是把他们赶出去？是把他们消灭，还是把他们收编？拿不定主意。而且这些俄国人全都在绥宁一带。张宗昌一看，都在我眼皮底下，这小子可不傻，心说，买卖来了，派手下人一了解，俄国大兵带队的有个司令官，叫苏氏洛夫，据说这个苏氏洛夫是一个有钱的阔少，家里是大资本家，他们家的财产全都给没收了，斗争的时候他父亲也死了。这小子发下誓愿：跟苏维埃势不两立。因此，拉起一支人马来，原来有十多万人，后来叫人打散了，就剩下一万多人了，退到中国境内来了。中国政府叫他待，还是不叫他待？现在他心里也没底。

正在这时候，张宗昌派出代表跟苏氏洛夫谈判。苏氏洛夫一听绥宁镇守使有意收留，他亲自带重礼拜见张宗昌。张宗昌在俄国还混过几年，打过工，也伐过木，干过苦力，学了点儿俄语，反正他那俄语就他明白，有的人还不明白。动不动他就显摆，我出过国，什么当官的叫“戈必丹”，当兵的叫“烧达子”，他还真能说出几句来。

今天，苏氏洛夫一拜会，两个人一谈，当然也得找翻译，谈得挺投机。张宗昌把胸脯一拍：“你放心哥们儿，我对你们国家的情况了解，你不是在你们那儿没法待了吗？你就在我这儿待着。不过你这一万多人得接受我的改编，归我指挥和领导，我决不会亏待你，咱们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就是上边不批准，我私人给军饷，我养活你这一万多人。”

苏氏洛夫感激得鼻涕眼泪都淌下来了，非常感谢张宗昌，两个人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张宗昌把这一万多人也收编了。

不过，张宗昌一琢磨，这可犯法，没请示张作霖批准，我就这么干了，怎么办？这番号不敢定得太高了，他把所有俄国兵分成了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都三千多人。头一个大队叫先锋队，配合他手下的人抱打前敌，他知道俄国兵打仗有两下子。中国人、俄国人编成了混成团，俄国人单独的还叫独立大队。另外，还成立一个卫队，这个卫队是干什么的？保护他的，他一琢磨有不少人要杀我，我得防范，所以把这两三千人编到自己周围作为卫队，贴身保镖。

另外，还有一个大队叫工兵大队。他一看这些外国人比中国人强，有很多人都会技术，修理钟表的，修理钢笔的，摆弄机器的，纺织的，各行的都有。他就把懂技术的集合到一块儿，编成这么个大队。告诉苏氏洛夫：“你们别闲着，整个小炉炼炼铁，给我在铁路上制造铁甲车，会制造吗？”

“会！”

“制造铁甲车，里边装上小炮，装上机关枪，这要用的时候快，顺着铁路就跑了，别人打还打不着。”

苏氏洛夫为了报恩，日夜兼程地干，给他打造了二十辆铁甲列车。到时候一

开动，张宗昌亲自检查，他美得不行。

从这儿之后，张宗昌摇身一变，腰杆子更粗了，手下中俄联军超过两万人，独霸一方。张作霖再想赶他，赶不了了，现在成气候了。后来张作霖一想，算了，干脆我就暗气暗憋，我利用他得了，就承认了。用多少军饷我给你开多少军饷，用什么东西我给你什么东西，能把张宗昌给稳住就行。这小子独霸一方了。

到了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为报当年打败之仇，发誓要大败吴佩孚。第二次问鼎中原，组织了六个军，这六个军名字叫震威军，第二军的正军长是李景林，副军长就是张宗昌，把张宗昌调到奉天，率领他的部下跟直军作战。

张宗昌一看机会来了，指挥这些大鼻子，带着自己的部下，浩浩荡荡开赴朝阳，攻取宁远，大兵前锋部队就到了冷口。郭松龄、张学良指挥的是第三军，打硬仗，在九门口一战，跟吴佩孚就拉开锯了，双方出动了海陆空，投入了十几万兵力，战斗是空前激烈。

正打得僵持不下的时候，冯玉祥倒戈。本来冯玉祥跟吴佩孚是一回事，没想到冯玉祥中间倒戈了，不但不帮助吴佩孚，还拆他的台，把他的退路给“卡断”。冯玉祥率领军队直扑北京，把北京给占领了，占领了北京之后，把溥仪皇帝赶出皇宫，结束了这个小朝廷，这都是国民革命军采取的行动。

由于冯玉祥这一倒戈，有机可乘了。张宗昌一看机会来了，现在吴佩孚闹内讧，他抓紧这机会长驱直入，杀进冷口，进了关内了，一夜之间兵占滦州，封锁了滦河，都是他的军队了。吴佩孚一看大势不好，九门口也丢了，坐上英国的轮船他跑了。主帅一跑，手下不战自乱，多少万军队，跟没头儿的苍蝇似的，往哪儿跑？让张宗昌全给抓了，一共四个旅，六七万人，都成了俘虏。告诉缴枪不杀，那就是我的人，谁不想活？六七万人又都成了他的资本。张宗昌原来才两万多人，这一下就滚到十万人。这小子更成气候了，他一琢磨，这都是我的本钱，怎么办？他把原来手下的人，连长、排长、营长都提拔成司令、师长、旅长，都升大官，你们都带兵，连班长都升为排长，带兵。他把这十多万人编成了好几个军，那官得有多少？也没有肩章，来不及制作，怎么办？

张宗昌也有馊主意：“到杂货铺去买银纸和金纸，买来糊，糊上几个星，实在不行画点儿，挎到肩头上。”

满街上都是挎这样肩章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简直啼笑皆非，这不是戏台上演剧的吗？满街上都是官。

张宗昌就更成了气候了，拥兵自重。后来奉张作霖之命，配合李景林拿下北京，拿下天津。说实话，他也没少费力气。到头来怎么样？他傻眼了，人家张作霖进了北京之后马上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军，直隶就是河北，归李景林。江苏督军是杨宇霆，安徽督军是姜登选，察哈尔督军是张景惠，热河督军是汤二虎，上

海警备区司令是邢士廉，没他的事。他一看就剩下他和郭松龄两个人。郭松龄为什么倒戈？为什么反张？这也是主要的原因。郭松龄像我费这么大劲，出生入死，打下九门口，到奖赏的时候没有我的事，连一块地盘都没有，按我的功劳，至少也得做一省的督军。他从此对张作霖心怀不满。

张宗昌也不例外，他一看我立这么大的功劳，连个地盘都不给我，我上哪儿待着？我领着十多万人没事瞎折腾，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后来他一怒之下找张作霖去了："大帅，我算怎么回事？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我这十多万弟兄在哪儿待着？"

张作霖一看不好，张宗昌这小子野性，他要一晃脑袋，不服从指挥，还挺麻烦。张作霖也是使唤傻小子，说："效坤，你别着急，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有用。但是你的元气还未伤，还要继续战斗，你率领你手下的军队还往南边干，今后凡是你得过来的地盘都归你，你看怎么样？你把浙江拿下来，你做浙江督军；把福建拿下来，做福建督军；你拿下哪儿来，我就任命你是哪儿的督军。"

张宗昌一想这也行，反正费点儿劲呗，领命出征，请他的好朋友褚玉璞做前敌总司令，他是总指挥，浩浩荡荡奔南边杀去。前面正是徐州守将陈调元，他的上司就是吴佩孚，他是属于直系的，吴佩孚跑了，他还在这儿奉命守着徐州。陈调元跟张宗昌也是好朋友，当年在上海滩俩人磕过头，而且，搂脖子抱腰，亲得不得了。

曾经有这么一件事，陈调元穷困潦倒那阵儿，喜欢上上海一个名妓叫花四宝，简直把他迷得神魂颠倒，抱脑袋直哭。张宗昌说："你放心，这事就交给我了。"张宗昌不惜重金从窑子里头赎出来花四宝，许配给陈调元。为此，陈调元感恩戴德，现在陈调元当了军长，军长夫人还是那个花四宝。张宗昌这次领着大兵一到徐州，陈调元一想，我跟我哥们儿能伸手吗？马上派人跟张宗昌、褚玉璞联系上了，说："大哥，兄弟我没忘当年的恩情，我拱手把徐州让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就这样，一枪没放，张宗昌率领大队人马进驻徐州了。张宗昌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徐州，真不错，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了，心里挺高兴。他这联军十多万人，一到徐州，直接威胁到浙江。浙江的军阀叫孙传芳，绰号叫"大耳朵"。孙大耳朵有点儿害怕了，心说，下一步就得打我的浙江，我现在还都没准备好，我也难以对付张宗昌，怎么办？怀柔政策，一方面派兵遣将固守阵地；一方面携着重礼去拜会张宗昌，他们都讲究这套，哥们儿够意思。

孙传芳到徐州亲自来看望张宗昌，进门就作揖："老兄名震四海，我佩服极了，小弟甘拜下风，我怎么敢跟老兄对抗呢。老兄高高手，放兄弟一马吧。我这儿有点儿东西不成敬意，望老兄笑纳，这是我孝敬您的。"

给送来的什么？全是金银财宝，光现大洋就送来二十万，拿车拉来的。另外，

投其所好，给张宗昌送来美女十五名。张宗昌这一生就是好色，哪天也离不开女人，就在万马军中打仗的时候也离不开女人。孙大耳朵都知道，所以投其所好，送来美女十五名。

张宗昌，一看高兴了："哥们儿够意思，'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你放心吧，我可以按兵不动，不打你也就是了。"双方就讲和了。

就这样，孙传芳把自己的地盘给保住了。

正在这时候，张作霖下来一道命令：任命张宗昌为鄂、鲁、豫三省剿匪总司令，永远驻在徐州，听凭江苏督军杨宇霆的调遣。这下张宗昌急了，什么？归杨宇霆调遣？他比我多个啥？怎么你当初说那话不算了，你不是说我打下哪儿来就给我哪儿，我连个督军都没整着，我太冤了，这小子就晃脑袋，要闹腾了。

张作霖一考虑，对这小子得认真对待，他是头驴，摆弄不好非闹事不可。商量来商量去，就跟中央政府的段执政提了："你看张宗昌的事情怎么解决？现在咱们所有占领的地盘都有人了，唯独他没有地盘，所以他心怀不满，闹起事来对你我都不方便。是不是执政给想个主意？能不能把山东让给他？"当时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大执政，这个执政是什么呢？就是总统，但是不叫总统，临时管事，段祺瑞还得倚靠张作霖。

段祺瑞一听，山东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块地盘，怎么能让给张宗昌？开始有点儿犹豫。张作霖继续向他施加压力，段祺瑞也怕张作霖，全靠着奉军支持他，如果张作霖一翻脸，他这大执政也干不成。最后忍痛割爱，把皖系唯一占领的一块肥肉山东给腾出来了，把原来的山东督军郑世奇给免职了，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军，这才缓解了矛盾。

张宗昌大喜，走马上任。1925 年 4 月，张宗昌正式接管了山东。从这一天开始，山东的老百姓算掉到后娘手里了，算倒了血霉了。这个杀人魔王一进了济南，就实行他那套，简直是令人发指，恨得人咬牙切齿。第一个，张宗昌这小子特别崇拜封建帝王，他一看帝王一出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前呼后拥，何等威风！

这回我有了地盘了，我也得学学那些帝王。所以，张宗昌不管什么事，每次要出门，大街必须戒严，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后来那个道都是柏油路了，用不着黄土了，所以把那就免了，但起码得拿净水把街道刷干净。他每一次出门，不是坐轿就坐汽车，他的周围有俄国大兵的马队保护，五百马队保护着张宗昌。另外，张宗昌别出心裁，在这俄国人当中还选出一支妇女队来，都是老娘们儿，俄国女人，也挎着双枪，戴船形小帽，披着斗篷，是女保镖队，这在军阀当中独一无二。那些军阀，包括吴佩孚、张作霖等，谁也赶不上他。这只是出门。

在家里头来说，张宗昌享的那个福超过帝王，挥霍浪费，为所欲为，想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张宗昌有三不知，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银行存

了多少钱，他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军队。可见这个小子太贪得无厌了，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另外，张宗昌在他这个后院有个姨太太队，这姨太太也太多了，成立了一个大队，这里边刨除中国人外，俄国女人、朝鲜女人、日本女人、菲律宾女人、泰国女人、新加坡女人、欧美各国的女人，都有。张宗昌恬不知耻，还说，我要尝尝各国女人的滋味，这小子成立了一个姨太太队。

在这些姨太太当中，最得宠的是七太太小荷花，小荷花挺厉害，能管着张宗昌，给他当家做主，给他理财，张宗昌所有贪污来的东西都归她保管。这还不说，小荷花直接在省署里头掌管大印，督军大印、省长大印、财政大印都归她管，锁在她抽屉里头。省长到时候办什么事还得跑她这儿来拿印用，这简直岂有此理。

另外，小荷花让她哥哥替她帮忙，掌管全省的财政大权。她哥哥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替她理财，那好得了吗？张宗昌乱发纸币，印完这钱，拿到市场就花去，人家不要，不要就抓起来枪毙。就这样，毙了不少人，谁敢不花？他刨除乱印钱之外，还实行名目繁多的“军用票”、“临时票”，拿这票就买东西，谁不答应也不行。

另外，张宗昌还爱打白条子，没钱花了，大笔一挥，要地方交五万块现大洋，明天就交上来，交不上来就把当官的枪毙。简直是胡作非为，荒唐透顶。

他老婆这一管事，舅爷这一当家，他们家乡的人沾了光了。掖县的人成群结队到济南来，求张宗昌看在乡亲的分儿上，给个一官半职吧。张宗昌还真挺大方，来者不拒，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有没有学识，能不能干得了，他想给什么官就给什么官。所以，各机关各衙门里头，那些当官的管事的都是不学无术，祸国殃民的。文盲成群，就是到这儿搂钱来的。

上这儿求他的人也有倒霉的。有一年，掖县来了二十多人，求见张宗昌，求督军赏个差事，说谁来你都给了官了，我们来得晚了一步，无论如何您不能让我们白来。张宗昌一琢磨给什么官？这几年来的人也太多了，他也想不起来了。后来一琢磨，执法队缺人手，名额不限，多点儿少点儿都行，他就答应了：“行，给你们安排差事，你们别说别的了。”提起笔来，他写了张条子，就把这些人全派到执法了。到执法队当个队员也行，混碗饭吃呗。

你倒把那字写对了，他没念过书，当了督军之后，逼着他练习写几个字，净写白字跟错字。他那个白条上写的是“把这些人派到执法队去”，结果那“派”字他不会写，他一着急写错了，写了个提手，变成了“抓”字，“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去”，把这条就发下去了。底下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些人抓到执法队，大概是犯罪了。拿绳子全给捆起来了，塞到执法队去了，关进了监狱。偏赶上本地闹土匪，那个当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这帮人通匪，当天晚上把这二十多个人全枪毙了。后来张宗昌才知道这事。张宗昌把字写错了，一字之差，就死了二十多人。

另外，张宗昌这大老粗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1927年的时候，山东大旱，不下雨，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简直愁坏了，这怎么办？庄稼要绝收绝产，咱们就得喝西北风。这个事叫张宗昌知道了，张宗昌乐了："老天爷都跟我是朋友，龙王爷都跟我是把兄弟，我这人这一生大富大贵，净走运了。你们别着急，不下雨算个什么？我跟龙王爷求求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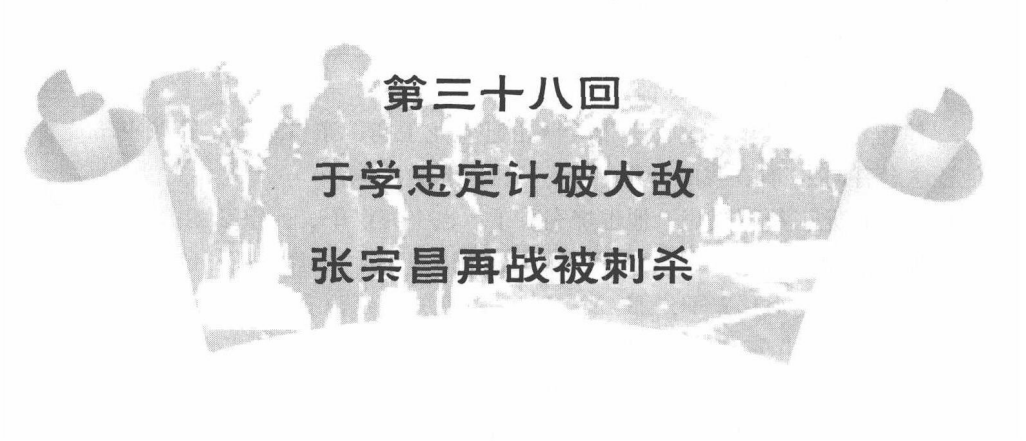
他指定了个日子，这一天带着队伍赶奔龙王庙，亲自进香，给龙王爷烧香。他还念念有词："看在我的分儿上下点儿雨，救救庄稼。"

结果这龙王爷不买账，他也烧完香了，也上完供了，天空晴朗，还是一点儿下雨的意思也没有。张宗昌急了，第二次到龙王庙，指着龙王爷的鼻子这顿骂，骂完之后，给几个耳光子，那一个泥胎一点儿知觉都没有，那有什么用？打完了他还不出气，一声令下，把炮队集合起来了，就在黄河边上，炮口对天，这招叫"炮轰青天"。您说放了多少炮？光这炮放了三个多小时。山东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这件事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又打龙王爷，又炮轰青天，结果还是没下雨。这说明这个人愚昧无知到了顶点。

另外，张宗昌是哪有战争哪有他，他走到哪儿就把灾难和痛苦带到哪儿。他并非在山东老老实实待着，经常打仗，他也乐意打仗，军阀靠打仗活着，发国难财。没事他就到处抓兵，到处招兵，你看山东没别的，犄角旮旯全都是白旗，招兵的，你补个名字就收你，山东的兵是最多的，要不怎么他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都乱套了。

但是，光招兵不开饷，不给开钱，告诉这些当兵的，你们自己解决，你想那好得了吗？当兵的喝西北风啊，上头不关饷，怎么办？抢吧，所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当兵的胡作非为，没地方住，村庄镇店，老百姓的家里，他们随便住。强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把窗户拆了，当柴烧，门板摘下来，当床铺。什么慈善机关、学校、幼儿园、凡是这样的地方全被大兵给占领了。管你这个那个，庙观也一样把和尚、老道赶跑了，他们也住下了。

所以，当时各省都剿匪，唯独山东不剿匪，也没有匪。什么原因？当兵的都是匪，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所以就没匪了。另外，手下这些人绑票、伤天害理的事多了，这些坏事张宗昌都干绝了。另外，张宗昌对"共产党"这仨字是深恶痛绝，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爱国青年，共产党人，要叫他知道点儿边，闻着点儿风，是定斩不饶。



第三十八回
于学忠定计破大敌
张宗昌再战被刺杀

张宗昌跟蒋介石差不多，“宁可杀错一千，也不放掉一个”。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对他太不利了，共产党要成了事，还有他的好吗？所以他杀共产党人杀得眼珠子都红了。

有一年，青岛的纺织工人罢工示威，因为德国资本家剥削工人太厉害了，工人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张宗昌听着信儿了，断定是共产党在里头搅合，你们没事吃饱了穷折腾。他从济南派出三千军队，亲自指挥，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打伤了好几百人，打死十七人，抓起好几百人来。而且抓起来的这些人受尽酷刑的折磨，很少有活着回来的。从而制造了著名的“青岛惨案”。

当时的报馆只能歌功颂德，不敢说半个不字。张宗昌光报馆就查封了不少，指定各报馆必须头版头条都是他的新闻，净说好事，不准说坏事，说坏事把报馆的负责人抓起来就枪毙。同时，杀人他还有招，他告诉手下人，这个人“切开晾着”吧，底下就明白了，“切开晾着”就是把脑袋砍下来，过过风晒晒太阳，这是杀头。让他“听听电话”吧，什么叫“听电话”？就是把脑袋砍下来，挂到电线杆子上头。那脑袋、耳朵贴着电线，好像听电话似的。这都是张宗昌给起的名，只要他一说，底下人就明白。他听说有几个村庄有共产党在活动，马上派大兵血洗村庄，而后一把火把村庄都给烧了。他两手沾满老百姓的鲜血，杀人如麻，也不知杀了有多少人。

在1927年的时候，他奉命到了北京，张作霖叫他在北京办点儿事，帮着维持治安。他把在山东实行的那套全都搬到北京来了。北京那是开化的地方，他这么

愚昧无知，这么折腾，北京人能接受吗？就群起反抗，一反抗他就镇压。当时《社会日报》有一个总编，叫林白水，笔杆子很厉害。总编实在气不过了，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官僚之命运》，文章写得入木三分，把张宗昌，当时的国务总理潘复，揭露得淋漓尽致，说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倒行逆施，列举了他们的种种罪恶，老百姓奔走相告。林白水也够狠的，把张宗昌比作睾丸，把潘复比作肾囊，说他俩就是这种关系，把老百姓乐得，心说，真解恨。

这件事激怒了张宗昌，把桌子差点没拍趴下："有敢登这种文章的报纸？马上命侦缉队和执法队给我抓住林白水。"

那还抓不住吗？最后把这姓林的总编者抓住了，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枪毙于天桥，这北京人都知道，这小子就这么干。

后来他又回到了山东，山东就是他的天下。正在这时候，到了1928年，北伐军分五路开始挺进北方，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手下几员大将，李宗仁，白崇禧，又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势不可当，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山东和直隶。张宗昌就有点儿害怕了，抵挡不住，一看北伐军怎么这么厉害，尽管张宗昌使出九牛二虎的劲儿也招架不住，最后被北伐军赶出山东，又跑到滦州去了。问张作霖怎么办？

这会儿的张作霖自顾不暇，一看关内待不了了，干脆我回奉天，结果被炸死在皇姑屯。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张宗昌悲痛欲绝。老实说，他爹妈死他都没这么难过，他放声大哭，靠山倒了，东家死了，我更完了。他跟褚玉璞一商议，这北伐军咱扛不了，要把咱逮住，一个都活不了。怎么办？干脆咱拉着部队也出关吧，到奉军的眼皮底下咱混饭吃去吧，不管怎么的，咱也属于奉军。

因此，三番五次拍电报，请示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要求开赴奉天。结果，张学良毅然作出决定，断然拒绝，不准他到奉天来。同时，告诉张宗昌、褚玉璞："你们的军队纪律松弛，败坏道德，必须得缩编，编制现在太大，原地待命。缩编之后，该解散的解散，该遣散的遣散，然后你们等待命令。"

张宗昌一晃脑袋，这少帅跟大帅截然不同，要大帅在的时候绝不能这么对待我们。你还要遣散我们军队，我们全靠着这发的家，把军队遣散了，我们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嘛。他跟褚玉璞一商议："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不接受怎么办？两个人一分析这形势，现在张学良刚刚当了保安总司令，人心不稳，听说日本人也出面干预，这倒是个好机会，不如咱们以给大帅吊唁为名，起兵反奉，造反得了。杀出山海关，抢占东三省，咱哥俩儿也当当保安总司令。这俩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凭着手下有十多万人，起兵反奉。

于学忠是锦州镇守使，得知前线的情况，马上飞电请示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下达了命令：必须把他们干净彻底地消灭。张学良最了解情况，对张宗昌的为人他一向深恶痛绝，可惜那会儿自己说了不算，他爹当家，为张宗昌的事情，没

少挨他爹张作霖的骂，现在自己当家了，可以做主了，像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留他何用？早想收拾他，这回也有了借口了。于是派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命令十七军、十六军采取联合行动，必须干净彻底地消灭直鲁联军。

战斗空前激烈，双方投入了不少兵力。张宗昌跟褚玉璞一商量，既然已经闹翻了，咱就打吧。张宗昌亲自赤膊上阵，看了看军事地图，做到心里有数。把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刘本力找来了，刘本力是第八军军长，手下管着四个旅，四五万人，是一员虎将。他把刘本力叫到面前："兄弟，这回大哥就依靠你了，这次要给我打胜了，咱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奉天。到了那会儿，我要当上保安总司令，兄弟要黑龙江，要吉林，要内蒙，你随便，只要你提出条件，大哥绝对满足你，咱哥们儿的天下，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刘本力一乐："总司令，您叫我怎么打吧。"

"看看这张地图嘛，咱们要抢渡滦河，过河之后，我在铁路的南边，你在铁路的北边，齐头并进，有道是'兵贵神速'，集中火力给我干。明白吗？"

"明白！"

当天晚上，他们抢渡滦河，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张宗昌手下的人都红了眼了，一鼓作气占领了滦河大桥，冲到滦河东边去了。不到两小时，攻占了团山子，攻占了石门车站，奉军节节败退，他们真占着上风了。把张宗昌给乐的，照这样打还有点儿意思，也有奔头。用不了几天就能打到奉天，他真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奉军前线总指挥于学忠是少帅张学良的左膀右臂，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于学忠分析了战争的情况，叫来丁喜春丁师长。他告诉丁喜春："现在张宗昌、褚玉璞倚靠的是谁？刘本力，刘本力是直鲁联军的脊梁，是台柱子，要把刘本力的军队给消灭了，他们也就算完了。刘本力的原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丁喜春说："不知道！"

"都是你们青麻坎三界沟的老人，叫刘小春。"

丁喜春一听："是他呀，他怎么改名了？你要提刘本力我不知道，你要提刘小春，那我太知道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事交给我吧。"

于学忠告诉他："你带着我的一封密信，化装改扮，最好混到直鲁联军里边去，想办法见着刘小春，你把我的话做个传达，能把他拉过来就能大功告成。"

这个任务听起来挺简单，实质上太艰巨了，冒着生命危险，丁喜春化装成个买卖人，腰里带着钱，把那封密信缝到裤腰带里边。因为战争年月，老百姓四散奔逃，难民有的是，他就混在难民当中，混到那儿去了。

正好遇上直鲁联军把他们给堵住了："干什么的？"连男带女，五六十人都抓了俘虏，挨个审问："干什么的？"

"种地的！"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

“炮弹把我们家房子都轰倒了，没法种了，带着老婆孩子逃荒。”

“你呢？”

“我做小买卖的。”

“做什么买卖？”

“卖杂货的，杂货铺叫大炮给打着了，现在无处安身，准备上天津找孩子他姥爷去。”

问来问去，都有理由。问到丁喜春这儿了，一看丁喜春四十多岁，胖胖的，戴着副眼镜，挺绅上。

“过来，你干吗的？”

“买卖人。”

“做什么买卖的？”

“卖鱼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水边就以卖鱼为生。”

“我怎么看你不像卖鱼的呢？”

“老总，关照关照，我认得你们刘军长，要能给通禀一声，我亏待不了老总您。”

说着话，在怀里头拿出十块现大洋塞给这当兵的了。那当兵的都是见钱眼开，一看大洋这玩意儿沉甸甸的，挺高兴，揣怀里了。

“那我问问你你贵姓？”

“免贵姓丁，我叫丁喜春。你见到你们刘军长，提我就行了，你就说故人拜会，我们还是本乡本土，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

“你委屈委屈，先等等。”

直等了一天，这个消息才传到刘本力耳朵里头。刘本力就是刘小春，现在改了名。刘本力一听：“谁？丁喜春。”

他怎么上这儿当难民来了？刘小春不了解情况，吩咐手下的人：“把这人给我领来。”

白天不敢见面，晚上把丁喜春给领来了。丁喜春进门之后，把帽子摘了，冲他一龇牙：“大哥，认识小弟吗？”

“兄弟，没想到能再见着你。”

“没你们的事，都出去吧。”

别人退出去了。刘本力也怕走漏消息，传到张宗昌那儿不好办，他知道丁喜春不是买卖人，现在是奉军的师长，他了解情况。手拉手把刘小春让进密室：“兄弟，这些年怎么样？”

“不错呀，现在在少帅手下当师长。”

“行！”

“大哥您呢？”

“我瞎混吧，跟着张宗昌有什么出息？张宗昌是著名的大土匪’我还是土匪呗，他干什么我干什么，他吃肉我喝汤，我就这么瞎混。”

“大哥，我带来封信，我怕见不着你，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见着你了，这是老天爷保佑。这是于军长于学忠的信，你看看。”

“我看看！”

刘本力接过信来，仔细看了看，无非劝他放下武器，或者劝他倒戈。那上面陈述了利弊。

“你原来是大帅的人。大帅一手把你栽培起来的，你才有今天，你怎么能忘本呢？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打少帅呢？”

刘本力看完之后，长叹了一声：“我没办法。兄弟，现在少帅怎么样？还能不能收留我？”

“于学忠军长在信里打了保票，罪魁祸首是褚玉璞、张宗昌，只要大哥能调转枪口，你不但没罪，你还有功。”

“咱们一言为定，明天拂晓之时，我就调转枪口，希望你们出兵配合。”

“大哥，事不宜迟，我不敢久待，走漏消息对你我都不利，我马上赶回去报告于军长。”

俩人分手了。丁喜春一溜烟回去见着于学忠这一说，于学忠把大腿一拍：“大功成矣。”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在拂晓的时候，炮响得惊天动地。张宗昌和褚玉璞以为是自己的人跟奉军打仗，没想到这个炮弹是在身边炸开的，怎么回事？怎么这仗越打越近呢？有人这才给他送信：“督军大人大事不好，刘本力调转枪口，归降了张学良，现在要抓您。”

“啊？”

刘本力管着四个旅，四五万人，这一调转枪口，直鲁联军大势已去，顿时稀里哗啦，招架不住了。尽管张宗昌手下有白俄的军队，他们也是打胜不打败，打胜了比别人都能打，打败了也是一筹莫展。

后来张宗昌实在控制不住局面了，没有办法，不惜重金租用了一只汽船，顺着滦河他逃之夭夭，把那“姨太太队”也扔下了，金银财宝也不要了，变成了光杆司令，他逃了这条狗命。后来，他又用存款买通了日本人，请日本人保护他，把他放在大连，这小子才保住这条狗命。

在大连待着他也不死心，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在日本银行存的钱太多了，他提出钱来，又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还回过山东一回，想东山再起，结果一登陆让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又差点没做了俘虏，他又跑了。这回大连他也不敢待了，跑到日本别府做了寓公，在日本国待着了。要按说他存的那些钱，慢说在

日本，就是在美国，在英国，他花几辈子也花不完，该着这小子死，他不安心，梦想恢复过去的天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宗昌以抗战者的身份大摇大摆从日本归国，到了北京，到了天津，后来故地重游还到山东转了一圈，回忆前几年在山东作威作福，他真有点儿恋恋不舍。到处讲演，到处收买打手，网罗那些残渣余孽。

但是他忘了一条，那时候山东省政府主席是韩复榘，蒋介石的人。一看张宗昌这小子又回来了，韩复榘能饶他吗？岂能允许他招摇撞骗。1932年，张宗昌第二次从北京又到了山东，在济南进行活动，韩复榘就下手了。韩复榘买通了手下一个人，这个人姓郑，叫郑继成。郑继成是山东省议会的一个议员，四十多岁，手枪打得挺准。他跟张宗昌有仇，郑继成的叔叔、父亲、伯父，都死在张宗昌之手，他恨透这个杀人恶魔了。

韩复榘告诉他：“你把张宗昌刺杀，就立了大功了，我一定给你重赏，你还给你全家人报仇了。”

郑继成说：“行！”

韩复榘把自己带的手枪摘下来，一把美国长苗的左轮手枪：“给你。”

郑继成把枪接过来，带了足够的子弹，化了装，每天就围着张宗昌住的那地方转悠。张宗昌也不是一个人，带着不少保镖，这次回来又带了不少东洋的浪人，还有一帮娘们儿，出来进去都坐汽车。现在郑继成已经探明了，张宗昌坐晚上九点十二分的车回北京，肯定得到车站，所以他事先就到济南车站等着。还不到九点，车队就来了，送行的人能有好几百。他一看，从一辆黑色福特牌的大轿车里头钻出一个人来，大个子，比别人高着一头。张宗昌是大块头儿，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戴着墨色眼镜，频频向送行的人招手，这小子一转身，就要登车，他扶着那个栏杆，左脚刚蹬到那个梯子上，郑继成在旁边藏着，赶紧拔出左轮手枪，对准他脑袋就一枪。因为他周围人太多，正好有个日本浪人要扶张宗昌一把，往前一凑合，枪开了，这一枪没打着张宗昌，正好打到这个日本浪人脑袋上，他做了替死鬼。可就这一枪站台就乱了套了。张宗昌身经百战，明白有刺客。

刚一愣的工夫，郑继成也豁出去了，一下就蹿到张宗昌近前了：“血债要用血来还，拿命来。”

你说倒霉不倒霉，第二枪没打响，那是个臭子。张宗昌一看不好，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车厢。他身边那些保镖瞠目结舌，事先没做准备，仓促之间不知道怎么好了。郑继成真不含糊，一勾臭子，左轮一转个儿，拎着枪他也登上火车了。张宗昌抱着脑袋在车门这头儿往车门那头儿跑，郑继成在后头连开两枪，仓促之间没打着，张宗昌从另外一个车门就下去了，一下没站稳当，摔倒在站台上。郑继成从那门也蹦下去了，要不说人一着急就误事，郑继成蹦的时候没注意，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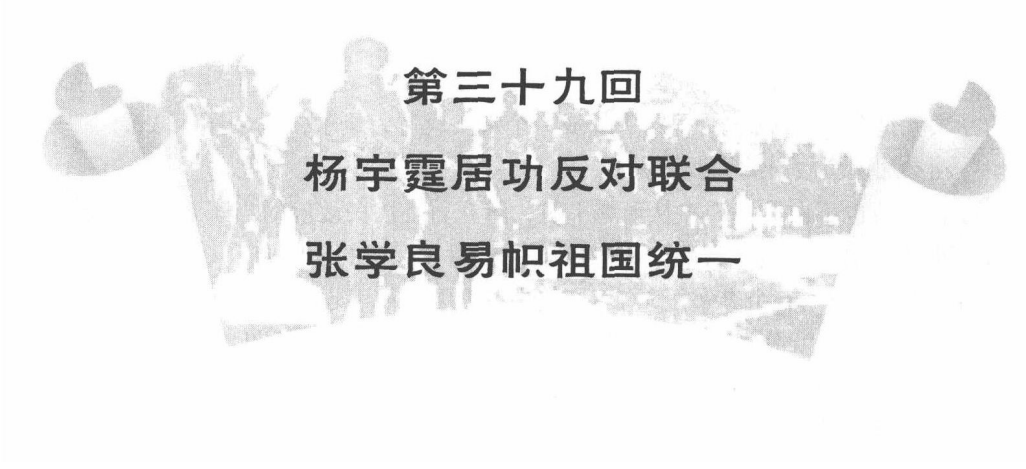
把脚脖子崴了，一屁股坐在站台上，把左轮枪还掉地上了。他心里着急，我，怎么这么笨。

张宗昌也该着死。这小子摔倒了之后，就想喊人，旁边来了个卫兵，这小伙子没什么经验，一看眼前发生这种事，吓得惊慌失措，手脚没地方放了，本来他那个意思是想保护张宗昌，你倒看清楚了，眼都花了，张宗昌在前，刺客在后，他抡着步枪来，照张宗昌就一枪托，正好戳到后脑勺上，把张宗昌打得趴在站台上了。等这年轻的卫兵一看打错了，也傻眼了，站在那儿不会动弹了。郑继成不顾一切从地上把左轮枪捡起来，崴着脚拼命跑到了张宗昌近前，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张宗昌，你恶贯满盈，我要给无辜者报仇雪恨。"连开数枪，把张宗昌的脑袋都给打碎了，横尸在站台上。

郑继成后来是活着还是死了，资料上找不着。总而言之，刺杀张宗昌就是他干的。张宗昌死在济南车站，这消息轰动了山东，轰动了全国，人心大快。大伙儿可乐坏了，特别是山东的老百姓，一个劲儿地说："早该死，老天爷终于睁眼了，这是报应！"

张宗昌死到这儿，好几天没人抬他，因为这小子太坏了，棺材铺的掌柜的听说他死了，连棺材都不卖给他，都到这种程度。他死了，去掉人间一个祸害。

还有个褚玉璞，"直鲁联军"是怎么回事？"直"就是河北省的简称，"鲁"是山东的简称。张宗昌代表山东，褚玉璞代表直隶，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军队合并起来就叫直鲁联军。褚玉璞也是山东人，据说还是张宗昌的老乡，这俩小子臭味相投，始终形影不离，难兄难弟。褚玉璞就是张宗昌手下头一个打手，张宗昌说干什么，他都举双手赞成。这次联合反对张学良，起兵造反，他也是一员干将。可是张宗昌兵败将亡，叫人打得稀里哗啦，他也没得好，他让白崇禧的部队给抄了后路，最后全军覆没，褚玉璞只身逃走。好在这些军阀都有钱，携带巨款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地，当了寓公了。褚玉璞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后半生，结果他想错了，他欠的债太多了，他想好能行吗？恨他的人大有人在。过不多久，他坐着汽车出去买东西，来了几个生人把汽车给拦住了，都拿着短枪，钻进汽车就把他逮起来了，全是便衣。在日本租界地公开绑架人不行，偷着绑架，把他拖出日本租界地，到了中国管辖的地界。闹了半天，这是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军长刘珍年手下的人，刘珍年派的谍报队把褚玉璞给抓着了。等见着面，褚玉璞魂儿都飞了。刘珍年乐着点点头："姓褚的，没想到有今天吧，你欠债太多了，今天得叫你还债。但是一枪把你打死，便宜你了，干脆活埋了吧。"这小子得了这么个下场。



第三十九回
杨宇霆居功反对联合
张学良易帜祖国统一

张学良消灭直鲁联军，是1928年的事儿。从第一声枪打响到消灭直鲁联军，没超过十天，这仗打得干净利落。这也说明直鲁联军不得民心，张学良有威望，把好几万人也收编了。通过这个事之后，张学良发现现在东北军又杂又乱又多，耗费粮饷太大了，无形中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张学良对军阀割据深恶痛绝，他跟他爹截然不同，所以张学良提出缩编军队进行改革，在这方面张学良做了一大贡献。

淘汰下去的兵员怎么办？张学良深知这帮人在军队里头多少有点儿拘束，做的坏事还少点儿，一旦把他们遣散回家，他们拉帮结伙净做坏事。怎么办？不让回家，成为农垦军人，把他们全送到黑龙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战争的时候就是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开垦荒地，在这儿屯垦，这就是吸收和采取的曹操的办法，曹操就是这么治军的，不仅行之有效，还避免他们流落到社会上做坏事，另外，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张学良又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师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除了一部分留下带兵，其他人全都免职，变成军事参议官，到时候也给你关饷，但是不让你带兵了。在必要的时候，召集他们在一起开会，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就这一招，一般人都做不到，减轻老百姓很大的负担。

兵员减少了，当官的减少了。剩下的军队虽然没有过去多了，但都是比较精练的，以一顶十。而且留下的军长、师长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也是张学良的嫡系，年轻人有魄力，头脑反应快，有现代知识，比过去那些元老强得多了。

关于“换旗”的这个事也在加紧进行。蒋介石睡不着觉，三番五次派特使找张学良研究“东北易帜”的事，“易帜”就是“换旗”，现在张学良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自己上何处去？下一步怎么办？就这么往下混？他不愿意。

另外，对于日本张学良深恶痛绝，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想给他爹报仇，想对付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深知靠着东三省的实力，差得太多了，打不过日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国统一，五个手指头变成一个拳头就有力量了，这是张学良希望“易帜”和参加国民政府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也不白给，现在从形势上讲，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他是孙中山合法的继承人，名正言顺，他想要统一全国。现在的形势蒋介石看得很清楚，下边有个冯玉祥，有个李宗仁，有个阎锡山，这几个人都是不稳定因素。有时候合，有时候就翻脸、就分裂，现在又合到一块儿了。但蒋介石看得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还得大搞分裂，凭国民政府这点儿力量对付他们也挺困难，蒋介石心里也没底，希望找一个合作伙伴，最理想的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实力雄厚，蒋介石心说，我要把张汉卿给拉过来，加入国民政府，我们俩要手拉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算个啥？统一全国我不费吹灰之力。蒋介石做梦都想着把张学良拉过来，信使、电报不断。一个愿意统一，一个极尽拉拢，这事就好办了。

1928 年 10 月 10 日，到了国民政府的国庆节，又叫双十节，张学良在奉天省属大礼堂，也庆贺国庆，虽然没换旗，也听从国民政府的，举行了茶话会，请各国使团参加。庆祝完了国庆节之后，当天晚上，张学良把东北军政大员，说话算数的人全给留下了，就在省府密室之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门前都设了双岗。参加这个会的有张作相、孙烈臣、万福林等，东北军政大员都在。

最后来的是杨宇霆、常荫槐，这俩人开会一贯迟到，人家都坐好了，他俩坐着汽车来了。车子刹住，门前的卫兵就喊：“杨总参议到，常督军到。”

杨宇霆在前，常荫槐在后，八个护兵紧紧跟随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扬着脸，走进会议厅。

张学良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张学良心说。杨宇霆你也太不像话了，算这次会议，我召集有十几次了，没有一次你俩不迟到的，你们俩比旁人多个什么？而且我三令五申开会绝不准耽误，你是抗令不听。看在他们都是元老的分儿上，张学良是暗自生气，冲着他们二位点点头：“请坐！”

“汉卿，迟到了，对不起，兵工厂有点儿事，也开了个碰头会，安排完了就赶到这里来了。”

杨宇霆把军大衣脱了，白手套摘了，往张学良身旁一坐，常荫槐挨着杨宇霆也坐下了。杨宇霆把雪茄烟拿出来，点着了：“汉卿，开什么会？”

“就等着你们呢，这不是你们来了嘛，现在宣布开会。”

张学良站了起来，冲着各方点了点头：“今天10月10日，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庆节，白天我们举行茶话会也在祝贺这一节日。大家都知道，祖国统一这是一件大事情，能改变咱们中国的命运，经过几个月的反思，东北向何处去？我认为非走这条路不可。因此，我决心东北易帜换旗，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我必须声明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今天把大家请来各抒己见，有什么看法大家尽量提。好，各位各抒己见吧。”

张学良宣布完了坐下，看着大伙儿的表情，这屋参加会议的将近一百多人，张学良一讲完，大伙儿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发言。都知道这是个特大的事情，换旗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把东三省，包括热河在内，双手交给南京国民政府。换下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旗，以后就得听蒋介石的了。这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归了南京国民政府，我这官还能保得住吗？我到那会儿能不能回家抱孩子去？谁都考虑个人的事。所以，好几分钟没人说话。

张学良乐了：“各位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各抒己见，发表个人的看法。只要是对大家有利，对东三省有利，对中华民族有利的事，我张学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相反地，我是双手反对。大家说吧。”

张作相说话了，张作相是元老派的头子，跟大帅张作霖不分彼此，是磕头拜把的兄弟。原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是人家的，他让给张学良了，老资格了，张作相说话是有分量的。

张作相第一个发言：“总司令，各位，我谈谈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代表我个人。我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挚诚，几个月来数次打电报，另外也派代表跟咱们大家谈判。我认为总司令刚才说得一点儿不假，只有中国统一了，换了旗帜，咱们才有了力量。像这种分封割据的局面应当扔到历史的垃圾堆，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正我老头子这么看，我旁的不懂，我就希望全国统一。因此，总司令作的决定我举双手赞成。我听说了，不但要换旗，而且要易帜，我们一切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要奉行三民主义，仗不打了，国家统一了，才能够繁荣富强，才能对付得了日本鬼子，我同意。”

张作相说话有分量，他这一说，挨着他坐的孙烈臣、万福林不住地点头：“是这么回事，同意。”

张学良挺高兴：“大家都表表态，都说几句。”

坐在末座的有一个年轻的高级将领，笔挺的军装，金色的肩章上有两颗星，陆军中将，小伙子长得剑眉星目，戴着白手套。谁呀？正是张学良手下得意的干将，现在身为第八军的军长，叫于学忠。

于学忠在历史上一直追随着张学良。现在，张学良对于学忠很器重，让他带领重兵，这小伙儿也有指挥才能。于学忠说话了："各位说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总司令这么做是英明决策，我希望咱们不光说，要马上付诸实施，选良辰吉日，马上换旗，归依南京国民政府。我代表我第八军所有的弟兄，支持总司令。"

张学良更高兴了。刚说到这儿，杨宇霆这小子急了，冷不丁地把会议桌一拍，把张学良吓得一激灵，在座的人也为之一惊，眼光都落到总参议杨宇霆的脸上。杨宇霆三角眼一瞪，露着凶光紧盯着于学忠。

"于学忠，这个场合似乎没有你发言的必要吧，你没掂掂你的分量？你说什么？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中国才能统一？这不是冠冕堂皇的名词嘛，你懂得什么？蒋介石什么人你了解吗？南京国民政府怎么个内幕你清楚吗？不像你说得那么简单，换了旗就统一了？统一之后你我大家上何处去？他怎么给安排？日本朋友持何态度？你知道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谁负责？"

于学忠的资历比杨宇霆差得太多了，于学忠还是个小小营长的时候，杨宇霆就主政东北的军政大权了。除了张作霖外，就他说了算。所以于学忠弄了个脸红脖子粗，把头一低，不敢言语了。常荫槐在旁边一看，杨宇霆越说声越高，他偷眼一瞅张学良，脸煞白，张学良用眼睛瞪着杨宇霆，看出来不满意了。所以，常荫槐偷着拽了一下杨宇霆的衣角，用眼睛看了看他，那意思你有点儿过分了，得收敛着点儿。

杨宇霆似乎才有点儿清醒，拉椅子他又坐下了："年轻人说话要有分寸，你没看见在座都是什么人吗，你是小字辈的，换旗就那么容易吗？我问你，得罪了日本朋友怎么办？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怎么办？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什么事情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要信口雌黄。"

在座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他这叫指桑骂槐。明面上指责的是于学忠，实质他指的是张学良。张学良傻吗？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没言语。一直等杨宇霆说完了，张学良把气往下压了一压，心说，杨宇霆，你有点儿太过分了，你这叫喧宾夺主，咱俩谁当家？我现在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主持这个会议，你大放厥词，你冲谁？真想质问他几句，但张学良这个人忠厚，不到一定程度他不愿意发作，那火三起三落的，最后还是压下了。

"总参议，别生气，我主持这个会说得清楚，各抒己见，不管在座的说得对还是不对，都是代表个人的看法，你这是何苦？听你的意思，你是反对换旗了？"

"我不赞成。"

"能不能说说你反对的理由？"

"汉卿，方才我都说了，这换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蒋介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那是个野心家，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打着三民主义，到处招摇撞骗，不是统一这个，就是统一那个，统来统去都统到他手里去了。拿咱们东三省来说，在座的诸公都知道，我们打下这份儿江山不是容易的，大帅生前出生入死，我们大家跟随着他也没少费力气，好不容易打下来这份家业，我们东三省地大物博，要军队有军队，要什么有什么，干什么非跟他统一合作呢？好端端的三千里江山白白地送给蒋介石？我想不通，我不同意。”

杨宇霆刚说完，常荫槐说话了，他过去做过东三省执法处的处长，那也是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元老。常荫槐就是杨宇霆的影子，杨宇霆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不过方法不一样。常荫槐冲着张学良点点头，冲着在座的众人也点点头：“总司令，各位，方才杨总参议所说，虽然话不多，都是至理名言，我特别赞成。我表明我的态度，我坚决反对东北换旗，我不同意易帜。别的不说，我生在东三省，长在东三省，咱们大家谁不知道，东三省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关外三件宝：人参、貂皮、鹿茸角，高粱肥，大豆香。我们这地方没比的，而且东三省地广人稀，老百姓要说吃吃喝喝过个小康的日子不成问题。要论资源，资源丰富，海岸线也长，交通也发达。要讲究矿产，抚顺的煤，鞍山、本溪的钢铁，你说咱缺个啥？啥都不缺。把山海关大门一关，咱们就在东北这儿一待，丰衣足食。我不明白总司令怎么想的？三千里锦绣江山，我们不要了？双手奉献给蒋介石？就连三岁小孩儿也知道这利和弊的关系。我说总司令，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同意。另外，杨总参议刚才说了，我们如果跟蒋介石联合，不如跟大日本帝国联合。大家都知道，我们亲密的联邦是日本政府，就大帅在时，一旦遇上点儿困难，人家日本政府给予无私的援助，远的不说，咱说近的，郭鬼子反奉，那时候我们措手不及，他领着那些叛军都打到咱们奉天边上了，是谁给帮的忙？还不是日本人嘛，关东军出动了好几万，帮着我们守卫奉天城，消灭了郭鬼子，这个例子举不胜举。看来日本政府是我们伟大的邻邦，是我们的好朋友。据我所知，就近几个月以来，日本的田中首相，林权助特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是不是没少来拜会啊？你别看我没在座，我听说也是为合作的事。日本政府表示，要军队人家给军队，要装备给装备，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只要你乐意，东北就可以完全独立。有大日本政府给咱做靠山，有关东军做咱的伙伴，咱们无敌于天下。汉卿，你愿意在东北守着就守着，你不愿意守着，只要跟日本谈判一下，我们还可以统一全国，何必叫蒋介石把咱给统一了？汉卿，你听明白没有？我不同意换旗，不同意。”

他俩发表完了意见，在座的也有他俩的嫡系，有十多个人马上也表态了：“不同意，不同意换旗。”

为什么张学良迟迟没易帜？内外都有原因，外边有日本虎视眈眈卡张学良的脖子，内部也不统一，你像这些，东三省主要的执政人物都反对，张学良是实在

没办法，这个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给蒋介石拍了一份电报，要求蒋介石谅解："不是弟不愿意统一，实在阻力太大，请国民政府再等一段时间。"

蒋介石一听，恼火了，他深知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马上给张学良回电报，告诉张学良："你不要有所顾忌，你提出的那些原因都是次要的，日本政府反对，他算什么？有国联控制他，世界上还有公理，我们国内统一的事情他干预不着，我要向国联提出申诉，我要控告他，希望你挺直腰板，只要你毅然换旗，我想日本也不敢发动战争，也不敢把你如何。即使敢动武，我们那阵儿全国统一了，也不怕他。"

当时蒋介石还挺横的，另外，给张学良打气。就这么反反复复，最后张学良毅然下定了决心，谁的话我也不听，我就这么做了。

就在1928年年底，到了12月29日这一天，张学良召集会议，还是这些人，全参加了，张学良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撤下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本总司令已决定，决无更改，明日中午十二点正式换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家人这么作决定了，杨宇霆、常荫槐一听拂袖而走，气得退出会议，不参加了。不但他俩退出会议，暗地之中主使亲日派陶恩明等人上日本总领事馆报告去了，没想到这汽车还没等到马路湾，从胡同里头就蹿出一帮人来："站住！"

陶恩明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汽车上下来了："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不是陶恩明吗？"

"对！"

"带起来，奉总司令手谕，对亲日分子一律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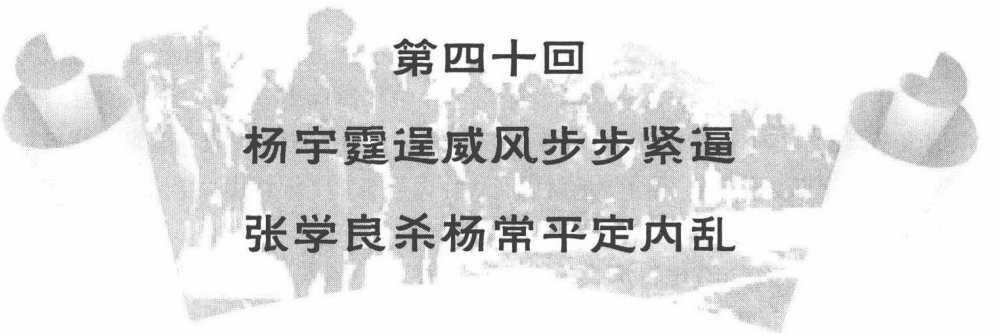
张学良事先早有安排，大小街道全都封锁了，把那些亲日派抓了个鸡飞狗跳。张学良眼珠子都红了，谁要妨碍统一，杀无赦，就得这么干，这一下把反对派给压下去了。张学良宣布：在1928年12月30日这天，东三省热烈祝贺，挂上青天白日旗。东三省的老百姓非常拥护，祖国统一谁不高兴，谁愿意军阀割据呀，各地敲锣打鼓，鸣鞭放炮，以示祝贺，什么耍龙灯、高跷，都上了街头。学生、进步青年游行示威，支持张学良采取的英明措施，东三省沉浸在欢乐之中。只有亲日派和杨宇霆等人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但又扭转不了大局。

蒋介石得着信儿之后，通令嘉奖，全国各家大报通栏标题，都报道了"东北易帜"的盛况。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表彰了张学良，电报一份挨着一份。同时，国民党召开了一百七十三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还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政长官，就是东北边防司令官。其实就是名换一换，原来叫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现在叫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仍然掌握军政大权。

31日又正式下达了任命状，任命翟文选、王树常、邢士廉、高纪毅等十一人

为奉天政府委员，翟文选为奉天省政府主席。任命张作相、王之佑、诚允、熙洽等十一人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任命常荫槐、孙炳文、万国宾等十一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常荫槐为黑龙江省主席。任命汤玉麟、金顶臣等六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汤玉麟为省主席。任命状全下来了。张学良全部都接受了。从这儿开始，东三省，包括热河，空中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从形式上讲国家是统一了，在联合国也标明了，中华民国统一了。当时的报纸净是介绍张学良的，蒋介石都乐坏了，可算达到目的了。张学良这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带着几十万军队，蒋介石顿时腰板就硬了，什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谁他也不在乎了。

张学良不像蒋介石想得那么多，张学良愿意中国统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这是一大贡献，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张学良不愧为千古功臣，使中国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老百姓免遭了苦难。



第四十回
杨宇霆逞威风步步紧逼
张学良杀杨常平定内乱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是看他在关键时刻做的贡献有多大。张学良做的贡献极为巨大。但是这不等于东北内部没有问题，杨宇霆、常荫槐就是一大心腹之患。通过“东北易帜”的事，他们对张学良心怀不满，暗地之中跟日本鬼子勾勾搭搭。日本人气急败坏，一看张学良不受威胁和拉拢，全然不顾后果，毅然地换旗，把日本人给甩到一边去，日本人都恨坏了，想找一个人取代张学良，还搞“东北独立”，物色理想的人选就是杨宇霆。

日本表示，只要杨总参议能把张学良轰下去，就由你来取代他，你看这隐患厉害不厉害。杨宇霆也知道这个事不那么简单，他得一点一点来，主要得抓军权，抓政权，抓经济财政大权，抓人事大权，我这些权力全抓住了，架空了张学良，我一脚就把你踢开，你算得了什么？因此，他跟常荫槐狼狈为奸在暗中活动。

1929 年 1 月 10 日，也就是易帜后刚十多天，这天下午，汽车一响，常荫槐和杨宇霆来到大帅府，卫兵高喊：“杨总参议、常督军到。”

两个人走进老虎厅。张学良一听他们来了，亲自接见。杨宇霆那脸沉着，常荫槐紧挨着他，两个人往沙发上一坐，架着二郎腿。

“汉卿，干什么呢？”

“易帜之后，这个事情多如乱麻，正处理这些事呢。”

“汉卿，跟你商量点儿事，对东三省的铁路情况你了解吗？”

“有什么新情况吗？”

“有关中东铁路的事，这个中东铁路，咱跟大鼻子合办的，名义上是合办，实

质上大鼻子净沾咱的光，占咱的便宜。比如说收的钱，条约上明文规定两家均分，结果咱们连一成也拿不到手。另外，在使用人员方面咱说了不算，都大鼻子说了算。我看这个事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俩人商议了商议，决定把过去那个机关废了，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军公署’，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我们就能掌握实权，比如在中东铁路人事方面、财经方面，我们才不至于吃亏。我说汉卿，你看有必要没有？”

张学良是一无所知，听完之后就一皱眉：“这个督军公署由谁来负责呢？”

“由常荫槐出任铁路督军那不挺好吗？”

张学良心说，这么大的事情背着我，你们俩就定好了，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们都是先斩后奏，你们眼里头哪有我张学良？我是边防司令长官，东三省的当家人，像这么大的事情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有点太过分了吧。

“二位，事关外交，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们跟苏联有条约在前，现在双方处了这么多年，还没出大的矛盾，一旦因为改这衙门的事情发生了摩擦，跟苏联人发生了不和，是不是不太方便呢？再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示南京国民政府，得政府批准了我们才能执行。我看这个事就算了吧，没这个必要。”

叫张学良给否了，杨宇霆一听就站起来了：“汉卿，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张嘴得听南京国民政府的，闭嘴得听他的，这事还用请示他吗？你干吗吃的？你不是最高司令长官吗？你不还是东三省的当家人吗，就这么点儿事还得问蒋介石吗？你也太软弱了，我看没那个必要。另外，汉卿告诉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说着话，把事先拟好的文件稿拿出来了，逼着张学良签字，马上就得执行。张学良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事关国际交涉不那么简单，我看咱得慢慢商议。”

“没那个必要，签字吧，你签完字就行了。”

这叫下级跟上级说话吗？有这么干的吗？张学良顿起杀机，前前后后的事情张学良全想起来了，心说，杨宇霆、常荫槐，你们俩欺我太甚！拿我张学良当阿斗了，拿我不当回事啊，马上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

“这么办，现在快五点了，咱们该吃饭了，你们二位留下来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如果我要想通了我马上就签字，好不好？”

两个人一看张学良松了口：“汉卿，我们俩临来的时候告诉家里了，家里给准备了晚饭，就不在你这儿吃了。总而言之，这个事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们两个人回去吃饭，吃完饭七点多钟再回来，希望你能给签上字。”

“那么等你们回来咱再说吧，一会儿再见。”

两个人气呼呼地一溜烟走了，登上汽车，回到杨公馆。他俩刚走，张学良在老虎厅里头背着手来回遛了四五圈，眼珠子都红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可是你们

自找的，这两个绊脚石我要不踢开，往后什么事也不好办。

“来人！”

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了：“总司令有什么指示？”

“谭海，马上把警务处处长刘鸣九、高纪毅给我找来。”

一个电话，两个人坐汽车来了，匆匆忙忙进了老虎厅。

“司令长官，有什么吩咐？”

“你们听着，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实在是罪大恶极，因此我决定把这两个人就地处决，执行我的命令，把老虎厅四外布置好了，等他们俩来了之后马上执行。”

大伙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张学良从来没这么严厉过，第一次就要枪毙杨宇霆、常荫槐，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但他们知道张学良说话一点儿含糊都没有，几个人马上领命照办，手枪队准备好了。

大伙儿就问：“长官，在什么地方处决？”

“老虎厅，就在这儿。”

把四外全布置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把大帅府里里外外全卡上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埋伏起来了。老虎厅周围全是枪手，谁怎么执行？谁开枪？谁上绳子？都安排好了。

张学良就等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枪毙杨常”，在东三省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张学良就根据这么点儿事，就因为一个签字的事，就要枪毙他俩吗？至于吗？并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是积攒的。这件事是个导火线。

杨宇霆的祖籍河北滦州，说句白话就是“老坦儿”。但他祖父那一辈就迁到东北来了，他祖父叫杨正荣，那阵下关东，家里那块儿过不下去了，带着子女到了奉天。后来，到了奉天法库县蛇山沟村，在这儿落了户。他父亲叫杨永昌，母亲是铁岭县古树村人，后来生了杨宇霆。

杨宇霆出生的那年就是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公元 1885 年 8 月 29 日。他们家的生活不算太困难，父母都比较能干，他们落户的这个地方收成还可以。所以，杨宇霆从小就念书。1904 年，还考上了清朝末科的秀才，没学问能当秀才吗？1908 年，又在奉天省立中学读书，后来毕业。杨宇霆这书念得好，脑瓜好使。由国家选送派到日本去留学，到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去学习。因为杨宇霆脑瓜好使，读书也用功，所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优秀的学生。

1911 年毕业回国，因为他学的是军事，所以回来没离开老本行，就在奉军任职。

杨宇霆一开始做过副官，当过带兵的排长、营长、军械科长、军械厂长、师参谋处的处长、二十七师的参谋长、奉军督军府的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的参谋长、东三省兵工厂的督军、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督军、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这说明杨宇霆头脑灵活，的确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另外，也说明杨宇霆很会钻营。后来，他傍上张作霖，他知道张作霖是个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张作霖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他是千方百计讨好大帅。张作霖一直对他都是信任的，提溜小辫往上提他，所以他才坐上了东三省的二把手，总揽军政大权，在张作霖面前说一不二，红得都发紫，要不他这么狂傲？杨宇霆一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把张作霖比喻成刘备，把他自己比作成诸葛孔明，大言不惭，当着他的亲朋故旧，经常自封是诸葛亮，就这么恬不知耻。

但是，他做一些事情注定他得挨枪毙，他这也是自己找的，除了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以外，他这一生之中干的一些事，实在叫张学良难以接受。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枪毙了郭松龄。郭松龄是爱国将领，进步人士，属于“改革派”，跟张学良是莫逆之交，两个人形影不离。郭松龄一向反对军阀战争，他的宗旨是：我们守住东北，励精图治发展实业，把东三省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老打仗，不要野心勃勃的，一向反对张作霖发动战争。张作霖还听杨宇霆的，第一次直奉大战就是杨宇霆给煽动起来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又是杨宇霆煽动起来的，而且他煽动张作霖三番五次带兵进关，给老百姓造成很大的苦难。后来，郭松龄被迫无奈了，当然了，要说郭松龄什么都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没有他自己的事，也不可能，郭松龄也是个人，郭松龄什么好处没得着，能满意吗？所以，郭松龄这才起兵反奉，发生了1925年的倒戈事件，差点没把张作霖的老窝给端了。

其实那件事情，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杨宇霆，后来杨宇霆给张作霖出主意，到大连见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到那块儿借兵，这才所谓的平息了叛乱。其实当时张作霖恨郭松龄，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也未必能杀郭松龄。可是杨宇霆背着张作霖，下达了命令，把郭松龄夫妻就地处决了。其实，背后有人问杨宇霆：“总参议，你怎么假传圣旨，这么干啊？”杨宇霆乐了：“你说我不干行吗？你知道郭松龄和少帅张学良什么关系吗？他俩好得跟一个人一样。郭松龄送到奉天来，甭说旁人，张学良在他爹面前苦苦地求情，大帅心一软，就可能把郭鬼子给饶了。郭鬼子要是好了，他要不死，有咱的好吗？要对付这种人就得心狠手辣，当机立断。”实质上他杀掉郭松龄，就是砍掉张学良的左膀右臂，对张学良是个沉重的打击。

张学良到了台湾的时候，见着老部下，每当谈起郭松龄的事来，还挺难过。

“郭松龄反奉，在某种做法上太激烈了，不对。但郭松龄不失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张学良非常惋惜。自从枪毙郭松龄这件事，张学良就恨上了杨宇霆。但那

阵儿有大帅在，有张作霖在那儿罩着，他们表面上都挺好，都是心里头暗中较劲罢了。

另外，杨宇霆这小子贼心不死，想独揽大权。张作霖第二次问鼎中原，自封“安国军大元帅”，住进北京中南海，那时候把杨宇霆就留到东北了，你在那儿给我看家。杨宇霆就琢磨，既然张作霖已经成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东北你还捂着干什么？不如把东北交给我得了。但他不敢跟张作霖提这个事，怕张作霖对他怀疑，他让别人提这个事，他找他的好朋友，奉天议会的议长范朗清，他告诉范朗清：“你带着一帮议员上北京去一趟，面见大帅，你提个要求，就说经过民意测验，大伙儿一致同意让我主政东北，一旦大帅点头答应了，没有你们的亏吃。”范朗清等人受了贿，坐上火车，拉着一队人马跑到北京请愿。见着张作霖一提：“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大伙儿认为东北没个人主持不行，既然大帅主持全国，你也忙不过来，不如把东三省交给总参议杨宇霆，您看怎么样？”

张作霖别的事情马虎，唯独对权力这个事他特别注意。当时张作霖就翻脸了：“这是谁的主意？什么民意测验？他算个什么？我还没死呢，东三省还是我的，都回去。”都给赶回去了。

张作霖把他们赶回去之后，没深一步地问问怎么回事。张学良可记在心上了，马上把这帮人给留到北京，好吃好喝好招待。晚上，张学良套他们的话：“你们的民意测验是谁让搞的，为什么提出这么个要求？”

一开始范朗清众人不敢说，后来看少帅出于挚诚，就把这个实底说了：“我们不乐意来，是总参议叫我们来的，每人答应给五千块大洋，我们怕总参议不高兴，逼得没办法了，所以来一趟，结果大帅还挺生气。”

张学良就明白了，杨宇霆野心不小，别看表面上帮助我爹，暗地之中想拆我爹的台。这件事张学良牢记不忘，什么时候见着杨宇霆就拿话敲打他，同时在他爹面前也没少说，让他爹注意：杨宇霆绝非等闲之辈，这人两面三刀。但是张作霖听不进去，有时候还把张学良痛骂一顿，张学良也无可奈何。

还有，杨宇霆在奉天办了个兵工厂，到现在这兵工厂还在，在全国是首创，大兵工厂一万多工人，制造枪支、弹药、迫击炮，制造各种机关枪、铁甲车。在张作霖发动两次直奉大战时，这个兵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宇霆就是这个兵工厂的督军。可别小瞧这兵工厂，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国家，也变成了杨宇霆个人的财产，他是为所欲为。

兵工厂挣的钱源源不断流入他的腰包，杨宇霆发了横财了。这个兵工厂每年花的钱没边了，谁都知道贪污、受贿、行贿，公开的，都标出价码来了。

张作霖对这些事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张学良那阵儿怎么讲，张作霖也听不进去，张作霖说：“谁不爱钱？他挣点儿就挣点儿吧。”

张学良晃晃脑袋，一看没办法了，后来请示他爹："这么办吧，我再开一个兵工厂，您老给我拨点儿钱行吗？我建个迫击炮厂，两个厂比较一下，您看我这厂子一年花多少钱？您看他那厂子得花多少钱？"

张作霖同意了，大笔一挥，让张学良在奉天又成立了个迫击炮厂。结果，张学良的迫击炮厂生产的东西还快，还多，还好，花的钱还特别省，这就是跟杨宇霆的兵工厂对抗。杨宇霆一点儿觉察都没有，就看不出张学良暗中跟他憋着劲呢。

还有件事情，张学良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郭松龄死了，帮着张学良的就是韩春林，结果韩春林有病住院，出了空缺。没有办法，张作霖就叫总参议杨宇霆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副手，协助张学良。这回他俩可不和了，本来张学良就看不上杨宇霆，杨宇霆根本也看不起张学良，俩人水火不容。从奉天一出发，各坐各的专列，不在一起办公。杨宇霆最迷信，在他身边有一大帮算卦先生，其中有个马神仙，还有个张神仙，这俩是头子，据说，这两个人帮着杨宇霆出了许多坏点子，杨宇霆官做大了，没事迁坟、修坟，在修祖坟的时候也折腾，从土里挖出一个石头人来，杨宇霆决定算一卦怎么回事。这张神仙、马神仙来了，掐算了老半天，跪下了："总参议，有些话我们不敢说。"

杨宇霆就问："怎么了？咱们都是自家人，说也无妨。"

"这是老天示警啊，总参议命太大了，你迟早有九五至尊。古代很多帝王在不得力的时候老天示警，有发现石头人的，有发现石碑的，您这发现石头人了，您早晚有当皇上的命。"

杨宇霆乐得北都找不着了，迟早张作霖要完了，我杨宇霆就能够登基。

杨宇霆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身份也不低，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字邻葛，有时候说"杨邻葛"，就是他。但是这个人聪明是聪明，也有主心骨，也有才干，但是，他就死到聪明上了。所以，就有这么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您仔细观察，我们周围有很多有才干、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很多人自己把自己害了，杨宇霆跟许多军阀一样，干点儿什么都得事先算一卦。这卦要算好了他就干，要不吉利他就不干。多么高的人物一陷到这坑里头，就算倒了霉了。杨宇霆就是这么个人，出兵打仗在专列上他还带着一帮神仙，这帮神仙算什么是什么。

张学良对此事非常看不起他，曾经给他提示过，说："行军打仗让他们来决定，是不是耽误事？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得提高警惕，要误了事情，大帅那块儿咱没法交代。"可是，杨宇霆根本听不进张学良的劝告。有些事还真巧了，第三次进中原，他的专列行驶到京汉铁路上，有一个小车站叫马头镇，这车就停到马头镇了，需要在这上点儿水。你说巧不巧，荒郊野外跑来一只白兔，当兵的一看是兔子就赶它，三赶两赶，这兔子就钻到车上来了，正好在杨宇霆的靴子底下转了一圈，把杨宇霆吓了一跳。兔子转了一圈就跑了，也没逮着。杨宇霆就感觉到这是什么不祥之兆，

马上把马神仙找来了："你给我算一卦，这是怎么回事？"

马神仙这就给掐算上了，嘴里念念有词，一会儿翻翻眼睛，一会儿捏捏鼻子，用手指头掐算着："总参议不好，卯酉相冲，必有大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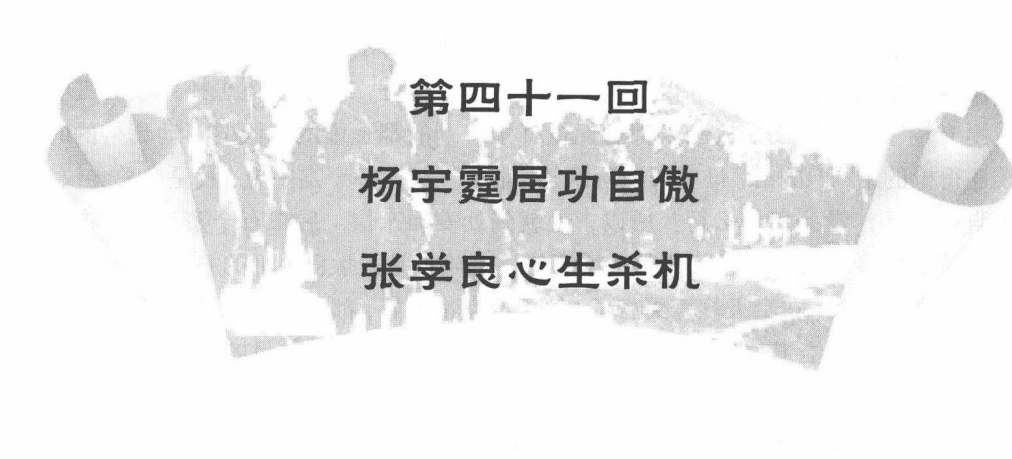
"那怎么办？"

"快点儿撤退，不撤退对我军不利。"

马神仙这么一说，杨宇霆马上采纳了，命令大军后撤，专列退出三十里地。就在那天夜里的十二点，对方奇兵偷袭马头镇，炮火连天，把站台都给烧了。

杨宇霆大笑："汉卿劝我别算卦，他懂得什么？你看我信这个错得了吗？今儿个这卦算得多准。我要在马头镇按兵不动，就受了人家偷袭了，幸亏有先见之明，白兔显圣，这是老天示警，看来我杨宇霆福大命大造化大。"

他对谁都讲这个事。他要不讲，别人怎么知道的？你说他聪明吧，从这件事来说，他还挺愚昧。



第四十一回
杨宇霆居功自傲
张学良心生杀机

杨宇霆是个有强烈权力欲的人，一心想当大官，实际上他这官够大的了，在东三省，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张作霖之外就属他了。他还不满足，他还想架空张作霖，主抓实权，什么军事大权、政治大权、财政大权、人事大权，他都想说了算。他不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前面说过，他手下有一个奉天兵工厂，谁也不过问，别人也不敢过问，他说生产多少枪就是多少枪，说生产多少炮就是多少炮，说挣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说亏多少钱就是亏多少钱，亏了伸手就要，张作霖就拨给他，也没人敢上他这儿来查账。这就够可以了吧，不行，他觉着这钱还不够花，到处插手，东三省各地银行都有他的存款，存到国内他不放心，把许多钱还存到日本，存到瑞士。后来有人查实了一下，杨宇霆的一生光存的钱就超过七千多万。可能放现在来说，这七千多万也不算太大的数字，可是倒退几十年前，就等于家里趁着金山和银山，每一年的利息就几百万？他就打着滚花，折着跟头花，也花不完。

钱有了，他还到处安插亲信。政府部门都有他的亲信，法库来的，沾边的，投奔的，是走他门路的人都给好处，所以他的弟子徒孙遍布于天下。人们不敢说杨宇霆的坏话，一说就有人能听着，一说就有人走漏消息，这家伙的威风就这么大。

举个例子说，县长和局长以上的，东三省还包括热河，他包下了。他曾经指示，只要县长出了缺，局长出了缺，先报告我，我这有人安排，整个他包下了。这个事张作霖也知道，但张作霖有偏见，对杨宇霆偏爱，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

张学良也知道这事，在他爹面前没少告状。

“爹，你把他惯坏了，那县长、局长，那是国家重要的官员，他安插的那些亲信目不识丁，什么也不是，岂不耽误了大事。照这样下去，咱东三省非混乱不可。”

“没那么严重，你少跟着掺和。”

张作霖把张学良顶回去了。尽管当时张学良管不了这些事，但是恨透了杨宇霆。根据这些事情，杨宇霆还好得了吗？但是，这还不行，杨宇霆还想抓军权。其实也不光杨宇霆，历代掌权的人都想抓枪杆子，别的都是虚的，假的，动真格的时候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谁掌握这玩意儿，谁有实权。杨宇霆一想，我是个总参议，不直接带兵，没兵权怎么行？所以，他就到处安插亲信。后来有个董旅长，这个旅长是个少将，他给收买了，跟他关系不错。董旅长是张学良手下的第四方面军的，他娶了个四姨太，在奉天打算买房子，苦于地点都不好，都不理想。杨宇霆知道了，把自己的房子赏给了董旅长一处，在小河沿边上，独门独院。目的是拉拢董旅长，因为董旅长带兵，有兵权。

这事叫张学良知道了，张学良差点没把这个董旅长给枪毙了，官职一撸到底，沾着杨宇霆边的人我一个都不用。这件事情众所周知。所以，杨宇霆想抓兵权，一直没如愿。第三、第四方面军归张学良管，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干瞪眼抓不过来。其他领兵的官都是张作霖的磕头把兄弟，都是元老，都有自己的班底，他也插不进手。就这一点，他未能如愿。其他方面，他怎么想的他全达到目的了。

再有一个重要的矛盾，就是1928年的秋天，杨宇霆的父亲过生日。他高了兴了，为了抖抖自己的威风，显示自己的能耐，要给他爹妈一块儿过生日，其实那生日能碰到一块儿吗？他别出心裁，就在奉天小河沿杨公馆张灯结彩，盛排夜宴。杨宇霆给他爹妈过生日，超过张作霖生前过的生日，超过所有当官的家里的热闹，简直比“国庆”还热闹，他是不惜重金。

在他爹妈过生日这天，关内的大员，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派代表来祝贺，日本也派代表来祝贺，东三省包括热河的军政大员，都派来代表，也有亲自参加的。杨宇霆把大东关、小河沿、奉天城高级的旅馆全包下来了，这个热闹持续了十多天。他这么折腾也行，他有钱，他官大。最不可容忍的是张学良也得来祝寿，张学良本来心里不痛快，心说，杨宇霆有你这么折腾的？算了吧，我爹刚死，面上还得过去，毕竟他是老前辈。

张学良带着卫队坐着汽车来到小河沿杨公馆，门前人一看总司令来了，立正：“总司令到！”飞快跑到里边给报信去。杨公馆家里胜友如云，此刻杨宇霆正陪着很多人在那儿打麻将，兴高采烈。报事的进来了：“报告总参议，总司令到了，给老爷子祝寿来了。”

杨宇霆连起都没起，连接都没接，光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

这纯属是以下犯上，张学良是被大家推举的“东三省总司令”，当家人，到

你家来祝寿，接都不接，连普通人的礼貌都没有，干吗？小瞧张学良，不把张学良当回事，你算个啥？你总司令你觉得你不含糊，在我杨某的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这么不给我面子。

张学良一看没人接，自己进了杨公馆，到寿堂上把礼单献上去，跟杨宇霆的父母聊了几句，说了几句吉祥话。完了得看看总参议，说总参议在跨院呢，张学良亲自到跨院，开门进屋一瞅，屋里头有好几十人在打麻将，抽大烟的，什么样的都有。杨宇霆翻眼睛正好看着张学良，微微点了点头："汉卿来了！"站都没站起来。张学良很生气，好，你可够狠的，你眼里头还有我吗？当然，你尊敬我不尊敬我这都是小事，说明你心里头有野心，你想独揽大权，取代我张学良，你就安的这个心。屋里头那么多人，就几个站起来的，跟张学良打招呼："总司令来了。"

大部分人都没起来，干吗？看杨宇霆的，杨宇霆没起来，他们也不起来，也在那儿摆大份儿，说明他们都是杨宇霆的死党。张学良都记在心里了，太深刻了。

晚上宴会结束，唱戏祝贺，张学良就更不痛快了。刚开始这排桌子铺着白台布，后边是沙发，东三省的大员按理说在前边就座，可是杨宇霆示意手下的人没那么安排，把张学良安排到第三排靠旁边的座位，前边都是日本客人，把张学良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作为张学良来说他得什么心情？张学良根本就没看戏，既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光在那儿坐着生气了。他往前排一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日本特使，日本派来专给杨宇霆他爹妈祝寿的代表，坐了两大排，谈笑风生。杨宇霆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一会儿跟这个聊聊，一会儿跟那个聊聊，连理都没理张学良。所以，这个戏刚演到一半，张学良就拂袖而走。

回到公馆，张学良气得直哆嗦，杨宇霆欺我太甚！他的贤内助于凤至于夫人非常疼张学良，就劝他："汉卿，气大了伤身，我看你一天都掉到气缸里头了，怎么老生气？又遇上什么不痛快的事了？"

"大姐，你听听，是这么回事……"

于凤至听完也生气，但是反过来还得劝张学良，说："杨宇霆仗着是元老，跟大帅多年了，老小孩儿、小小孩儿，难免显示显示自己，汉卿，你就原谅他吧，以大局为重。"

这夫人多贤惠，一再劝张学良，但这个矛盾并未解决，深埋在张学良的心底。于凤至也是为了拉拢杨宇霆，为的是缓和他们两家的矛盾，这将帅不和，东三省非乱套不可。所以，她跟杨宇霆的三姨太，俩人关系处得不错，别看杨宇霆岁数大，三姨太岁数不大，跟于凤至差不多，两个人经常往来，在一起打麻将，在一起抽大烟、逛马路、上街。

于凤至提出来要跟杨宇霆的三姨太结成干姐妹，因为这个三姨太太很能左右杨宇霆，这就缓和矛盾了。三姨太满口应承，张学良也同意了，把生辰八字全写

下来了。眼看就要正式拜干姐妹，这三姨太跟杨宇霆商量，说："有这么个事我请示请示你，我打算跟少帅夫人结为干姐妹，你看好吗？"说着把这个兰谱递给杨宇霆，杨宇霆勃然大怒，把兰谱就撕了。

"什么？跟她拜干姐妹？她算个什么东西？她于凤至按理说比你矮着一辈，张学良也是我的晚辈，你要跟她拜为干姐妹，这不乱套了吗？从辈分上也不合。再者，她想巴结你，她还不够资格，不行！"

杨宇霆就这么狂，超过历史上的王莽跟曹操。日积月累，这些事情张学良不说，一件件深埋在心底。尤其这次，张学良坚决主张改旗易帜，全国统一。杨宇霆、常荫槐在会议上大放厥词，指桑骂槐，指着于学忠骂张学良，开半截会就拂袖退出。最不能使张学良容忍的是，在背地里，杨宇霆跟日本人勾搭，信使不断。他就在小河沿那儿一住，他们家就成了东三省政治中心了，车马迎门，钻营的人也好，溜须拍马的也好，有其他目的的也好，经常到杨公馆请示汇报。张学良早就知道这些，这一次矛盾终于爆发了。少帅张学良恨透了杨宇霆，这可是你自找的，我记得什么人劝告我说过这样的话，到头来你是先下手还是等别人下手，这就指"杨宇霆"说的，我不杀他，必被他所害。因此，张少帅下定决心，才要枪毙"杨、常"。

张学良枪毙杨、常，不光是这些原因，还有外部的几个原因。咱们举个例子说，也不知道这日本人怎么想的，在奉天出了一份报纸，叫《满洲报》，也是日报。这个《满洲报》登出一则消息，来个民意测验，测验什么？在东三省选出十个显赫的人物，张学良、杨宇霆、吴俊升、刘尚清、常荫槐、张作相、孙烈臣等，都是人们最熟悉的。在这个报纸上每天都刊登他们的相片，上头是这么说的："你要是喜欢谁，你心目中拥护谁，爱戴谁，你就把谁的相片剪下来，在背面写上你的名字，寄往报馆，报馆最后统计一下，然后公布于众，最后，看看这十个人中你们最拥护谁？"

实质上这一招相当毒辣，明显是挑拨离间。可是杨宇霆对此很感兴趣，命令手下的人买《满洲报》，一天都买几千份，让手下人把他的相片剪下来，背面写上"我们拥护杨宇霆"，然后寄往报馆。

《满洲报》每天就刊登这数字，杨宇霆名列前茅，远远超过那九个人，包括张学良。他那意思我是民意所归，老百姓最拥护和爱戴我。他买那么多报纸，他家里放得下吗？一天好几千份，成车的卖那废报纸，这个事张学良能不知道吗？张学良早就掌握情况了，就明白杨宇霆这心是怎么想的，他挺大人干这事。

这事还是个小事，有件大事张学良动了心了。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日本田中首相派来个特使叫林权助，代表日本政府吊唁张作霖，当然吊唁是假，看看东三省的形势是真，摸摸张学良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也是真的。在他访问回国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包围了，记者问："林权助阁下此行有什么收获？东三省政局如何？"

林权助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乐了："如今的东三省形势相当复杂，跟我们日本历史上的德川家康那个时候差不多，跟我们的幕府时代差不多。"

他这个讲话各报纸都转载了，奉天的各报也都转载了。张学良天天看报，就看到这个消息了，心说，他有所指啊，"德川家康"这是个人名，幕府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事。为此，张学良把日本书找来了，特别翻阅了日本历史，找着了，那时候他们也是分封割据，日本政府也不统一，也是军阀割据。有个大军阀叫丰臣秀吉，转战南北，实力雄厚，雄踞一方，说一不二。丰臣秀吉死了以后，就把他的位置让给了他儿子丰臣秀赖，丰臣秀赖是个孩子，他不懂什么事，一天就贪玩，玩儿这玩儿那，把大权就交给他老丈人了，叫德川家康。

结果出事了，德川家康反过来毒死丰臣秀赖，独揽了大权。丰臣秀吉他们家这个权让德川家康给篡夺了。林权助发表这个演说，就是说东北的政局跟德川家康那个时候没啥区别。张学良一读这段历史深有所悟，他所指的丰臣秀赖就是指的我，丰臣秀吉影射我爹张作霖。德川家康是谁？就是杨宇霆，早晚他得篡夺我的位置，东三省的大权就归他了，好个杨宇霆，我必杀之。

所以，张学良虽然没采取行动，但在心里头已经给杨宇霆判了死刑。枪毙杨、常，杨宇霆是第一个。

常荫槐，字瀚勃，他是1889年生的，原籍山东寿光人，后迁到吉林省梨树县。常荫槐一共弟兄四个，他行四，老疙瘩，这人挺拧挺犟，他要认准的事情谁也劝不了他。但是，常荫槐也挺聪明，1910年在奉天政法学堂毕业，他学的是政法。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督署的少将军法官，这些年来一直管法，都在军界服务。1922年升任奉天军警督察处的少将处长。张作霖发现他之后非常喜欢，拎着小辫往上提拔，不久又委任他为"东三省交通司令"。

1928年任奉海铁路军的督军，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易帜之后，南京政府下来任命状，任命他为黑龙江省省主席，就是黑龙江省的省长。但是常荫槐就是杨宇霆的影子，杨宇霆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比方说，杨宇霆说鸡蛋是四棱的，他就说，对，我们家那鸡蛋都四棱的。杨宇霆说那鸡蛋不是鸡下的，是树上长的，他也跟着说，对，我们家就有那样的树。东三省的人都知道他俩形影不离，出来进去总在一起。

有一次，把张学良可气坏了。张学良管军饷，实在没钱发了，银行都没钱了，就把常荫槐给找来了，因为他管铁路，铁路是挣钱的买卖。

"先借一部分钱，发了军饷之后，倒开钱了再还给你。"

常荫槐说："我铁路上没钱，亏空。"

张学良也不能逼他，后来想的别的办法把军饷给堵上了。

不久，杨宇霆、常荫槐两个人来找张学良，杨宇霆就提："汉卿，我这兵工厂需要扩大，有几个加工车间亟待革新，这需要一大笔款子，你是不是能拨给我点儿？"

张学良一咧嘴："现在就是没钱，连军饷我都开不足，我哪儿来的钱扩充兵工厂？这个事再说吧。"

杨宇霆说："那好办，咱从别的地方筹钱。"

张学良说："没地方筹钱。"

"这么办，"杨宇霆一指常荫槐，"让他们铁路上给我拨点儿钱。"

张学良问常荫槐："你有钱吗？"

常荫槐乐了："有一部分存款，如果兵工厂需要，我可以供应。"

张学良心里头明白了，我发军饷没钱，管你借你都没有，杨宇霆扩充兵工厂，你那钱就有的是了。看来你俩是难兄难弟，一唱一和。要说常荫槐没犯该枪毙的罪，但是他替杨宇霆说话。张学良恨杨宇霆，自然就恨常荫槐，心说，要杀就杀一对，不能留一个，因此才下定了决心。

七点半，杨宇霆、常荫槐他俩坐着汽车来了。

到了大帅府下车子，杨宇霆在前，常荫槐在后。杨宇霆叼着象牙烟嘴，插着"大伤神"的烟卷，披着军大衣，小黑胡，大马靴，趾高气扬地往里走。常荫槐也是个大个子，挺胖，跟那大泥菩萨差不多，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个瓜皮小帽，翡翠的帽正，长袍马褂，俨然是个大商人，在后边跟着，走进老虎厅。

等进老虎厅一看，张学良没在屋，两个人就在沙发上坐下了。杨宇霆抽着烟，架着二郎腿，问身边的谭海："汉卿呢？"

"总司令到楼上办点儿事。"

"叫他下来，我们约好了，不见不散。"

"一会儿长官就下来了。"

说着，谭海就出去了，老虎厅里就剩下他俩，他俩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就在眨眼之间，七点半刚过，老虎厅的门就开了，从外边闯进来十几名彪形大汉，为首的是奉天警务处的处长高纪毅，脸都沉着。高纪毅大步流星来到二人面前："奉长官手令，你二人破坏统一，阻挠新政，死有余辜，奉命马上处决，就地枪毙。"

这算宣读了罪状了。俩人一听就愣了："你说什么？"

刚想站起来，那几个彪形大汉迅速分成了两组，三个掐一个，专干这个的，一拧这膀子，把脑袋给按地上了。又过来俩拎枪的，顶门子早顶上了，对准他俩的脑袋，就是两声，这二位连吭也没吭，血流满地，横尸老虎厅。

等枪毙完了，张学良披着衣服才从楼上下来。张学良脚步沉重，到两具尸体

近前看了一看。张学良心里也不是滋味：杨宇霆、常荫槐，这是你们自找的，你们欺我太甚！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会这么做。

“高纪毅！”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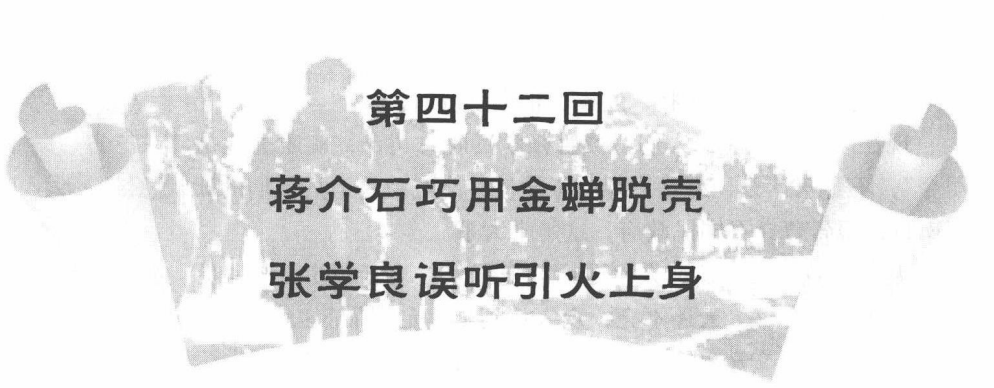
“马上拟写他们的罪状，连夜上报南京政府。”

现在改旗易帜了，人们习惯管张学良叫总司令，实质上他是“东三省边防军司令”，不管叫什么，都是头呗。张学良让高纪毅马上把他们的罪状总结一下，上报南京，报告蒋介石国民政府，这是个大事。

天亮以后，张学良命人打电话，把奉天省政府那些高级官员、文武大员全找来了，开紧急会议。天还不亮，众人就到了，走到最前边的是奉天省主席翟文选，到了老虎厅，翟文选低头一看，差点没趴下，一看杨宇霆、常荫槐龇牙咧嘴，脑袋都开了花了。后边的人，脸色就变了，谁也没想到张学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张学良披着衣服在旁边站着：“大家请到小客厅，马上开个会。”

大伙儿到那屋坐下，手脚都没地方搁，脊梁沟都冒凉气。张学良当众公布了杨宇霆、常荫槐的罪状，让高纪毅把拟好的稿子给大伙儿念了一下。张学良说：“他们主要的罪名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从今以后，哪一个在底下搞小动作，我可对不起，要执行军令。”谁不害怕？这叫杀一儆百。

自从枪毙了杨、常之后，张学良的威望与日俱增，变成了东三省的铁腕人物。



第四十二回
蒋介石巧用金蝉脱壳
张学良误听引火上身

原来有些人觉着张学良太窝囊，不像大帅张作霖。大帅张作霖小个儿不高，眼睛倍亮，脑瓜一晃，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像张学良文质彬彬的，像个教员，一点儿魄力都没有。

通过枪毙杨、常大家感到张学良绝不是那样的人，是有海量的人，能忍则忍，不能忍的事是毅然作决策。枪毙杨、常对日本也是个严重的打击。日本人有心叫杨宇霆取代张学良，结果破灭了。

报告蒋介石之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做得对，通令嘉奖。蒋介石说，如果有人破坏统一，阻挠“新政”，必须严厉制裁，只有这样，政令才能畅通。

张学良公是公，私是私，枪毙杨、常的当天，他命人用军毯把两具尸体送到风雨坛姜公祠，姜公祠就是姜登选的祠堂，姜登选也是名人，为了纪念他修的大祠堂，金碧辉煌。当天通知他们的家属前来领尸，可以吊唁。张学良为此还开了一次比较隆重的吊唁大会。就在吊唁会上，张学良声泪俱下，告诉他们两家的家属，不必害怕，一人犯罪不株连家属，你们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们的银行存款还属于你们，你们的财产谁也不敢动。除此之外，他们两个人死了，每人给拨一万元丧礼费。

同时，张学良在吊唁大会上还写了副挽联。上联写的是“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下联配“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张学良亲笔写的。上联的意思是借用古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诸葛亮心爱马谡，心疼马谡，但是又不能不杀。马谡把街亭给失了，有误军令，不杀不行，挥泪斩马谡。张学

良把自己比成诸葛亮，把杨宇霆、常荫槐比作马谡。下联就是指历史上“周公旦杀管叔”那段的历史典故。虽然写得不算怎么工整，但是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说明张学良但有一线之路，他也不这么干。

对于他们两家的家属，张学良格外照顾。尽管如此，这两家能不恨张学良吗？但是也没有办法。

专家们对这段历史怎么评价的？当然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张学良这么做对的，有说张学良这么做有点儿过分，不应该。实质上，张学良做得的确有点儿过分。张学良应该怎么办？把杨宇霆、常荫槐撤职查办，软禁起来，剥夺他们的权力，这就行了，何必要杀呢？所以说，张学良这么做是不太高明的。日后，张学良每提及此事还挺难过，也挺后悔。张学良曾经说过这话：“邻葛他们都不在了，咱们好好地干吧，咱们如果干不好，对不起他们俩的阴魂。”从这句话就看出了张学良颇有悔意。枪毙了杨、常，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了呢？不是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矛盾，旧的过去，新的又来了。

1929年四五月间，南京国民政府派来一个专员，叫吴铁城，是国民政府的委员，身份挺高，蒋介石眼前的红人。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到东三省视察。张学良盛情款待，左一个宴会右一个宴会，陪着他参观了奉天兵工厂，逛了小河沿，瞅了公共设施，又游览了市容。后来吴铁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谈话，他意思是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吴铁城是南方人，这次到东北一看，这么老大，东三省疆域广阔，物产丰富。下一句话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威。这句话包罗万象，他指的是什么？说到了东北这才发觉，“南满”的势力是日本，“北满”的势力是苏俄。整个东北连脑袋带下巴叫人给抱着。也就是说，日本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兵东北，把东北给吞了。苏俄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兵侵占东三省，这个地方太危险了，腹背受敌。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么一篇谈话。

南京也转载了，蒋介石看到吴铁城的谈话了。蒋介石这个人是个独夫民贼、野心家，心里想，张学良表面上跟国民政府是一家人了，也统一了，实质上还是我行我素，还是独立性质的，究竟张学良对“国民政府”忠诚还是不忠诚，对自己忠诚还是不忠诚，这还不得而知。有那么一句话，“患难见真情”，平常你请我，我请你，在和平年代谁也不缺什么，看不出什么来，得在关键时刻才能瞅出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所以他要考验考验张学良。

另外，蒋介石一贯反共，他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只要有共产党在，他睡觉都睡不安稳，他这一生就是“反共”，“反共”必然得“反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立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他非常恨苏联。根据吴铁城说这话，他就想到苏联在东北，现在还掌握着中东铁路。为了考验张学良，我

叫他把中东铁路收回来，叫他碰碰硬，对付对付苏俄。如果张学良成功了，把中东铁路全收回来了，自然是我的功劳。我是国家元首，我主张这么干的，对我有好处。相反，张学良碰不过苏俄，肯定得打仗，元气大伤，对我也没有害处。东北军权削弱了，对我管理各方面自然都有好处，也打一打张学良的气焰。蒋介石安心不良，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表面上却名正言顺，说得头头是道。

蒋介石马上下令，命令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让吴铁城做代表说服张学良。张学良头脑也不那么简单，接到命令之后，张学良一想，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远在清朝的时候，就是1896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的特使，到了俄京彼得堡，跟沙俄政府签订“密约”，“中俄密约”规定的双方投资修建这条铁路。等分红的时候，五五分红，两家对分。当然这是侵略性质，俄国人不在自己国家修铁路，跑中国修哪门子铁路？这会儿挣了钱还有他一半，这不是侵略性质吗？逼迫得清政府没办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这条铁路是个“丁”字形的，以哈尔滨为中心，往东到绥芬河，这为一段。往西到满洲里一段。往南到长春，这又是一段，是三段。就这条大干线，是东三省的命脉，具有战略意义，沙俄整个控制着这条铁路。同时，沿着铁路沿线开了不少买卖，什么电报局、电话局、电信局、商业局，沙俄大量移民。现在到了黑龙江哈尔滨一带，俄国人相当多，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黑龙江省哈尔滨中心这一带俨然就是俄国人管辖的天下，中东铁路给他们挣了很多钱，在这上面他们也发了横财，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因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另外，告诉张学良，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掌权了，《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对内对外一律平等，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推迟到今天不取消？为什么侵占我国领土？为什么侵占我国的铁路？应当叫他交还，咱理所当然地要收归国有。

张学良一看道理上无可挑剔，但是，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有点儿发憷，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要说对东三省危害最大的，第一个得说是日本，而且日本在辽宁、大连一带，就在眼皮底下。俄国人还离着远了一点儿，尽管是有侵略性质的，但是，这些年来也没扩张。怎么办？最后权衡利弊，还得服从中央命令，中央的命令下了，不容你不服。所以，张学良立刻召开了会议，要收回中东铁路。要收中东铁路，你得把知情人给找来。当时，中东铁路的督军叫吕荣环，就住在哈尔滨，专门负责铁路这些事儿。张学良把吕荣环召到奉天，当面向他了解情况，把政府的训令拿出来叫他看了。

吕荣环的脑袋也转得很快，明知道这骨头很难啃，但是一看国家元首蒋介石，东三省最高长官张学良的态度，肯定要收回来了，我要说不行，我顶撞上司，那还了得吗？所以他一转个儿，马上顺着张学良说：“司令，早就该收回来了。另外，

我跟您讲，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都是穷人当家，国家穷得不得了，要吃没吃，要烧没烧，现在他们自顾不暇，那么大的国家空虚得很。另外，我也发现在咱们中国境内的俄国人也都挺穷，没什么实力。如果司令长官作了决定，要收回中东铁路，正好是时候，他们不敢闹腾。”他来了这么一套词。

本来张学良是了解情况的，吕荣环要说这个事不好办，张学良就再进一步研究。他这么一说，张学良信以为真了，头脑发热：“既然这样，马上采取行动。”

让吕荣环回到哈尔滨，第一条，沿中东铁路的电报局、电话局、商业局，这局那个局，全都收归国有，中国人管理，跟你们苏联没有关系，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全给收了。收完之后一看，苏联没什么反应，好像没什么意见似的，没言语，你收就收了。张学良这个胆子就更大了，进一步又下达命令：哈尔滨特区附近需要建立学校。同时，民房也该重修了，教育费、救济费，这两笔款子应该从中东铁路往外给拨款，提出数目来了。真没想到，中东铁路俄方代表，铁路局局长也没说什么，要多少钱，把钱也给过来了。

张学良心说，吕荣环说得一点儿都不假，俄国人现在软弱得很，外强中干，不敢闹腾，我叫他怎么的他就得怎么的，马上指令张景惠采取行动。张景惠一贯是反苏不反日，他是亲日派，要说叫他反苏，他愿做急先锋，要他反日他不干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成立伪满洲国，他做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成了第一号大汉奸。张学良的命令一下，张景惠闻风而动，派谍报和密探一了解情况，巧了，正好苏联在驻哈尔滨领事馆开会，开的是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大会。

张景惠也是反共的急先锋，掌握了情况之后，马上命令执法队宪兵，警备部队出动了一千多人，包围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包围之后就冲进去了。领事馆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你们要干什么？”

张景惠手下的人把脑袋一晃：“干什么？我们要收回主权，你们在这儿开非法会议，宣传‘赤化’，这还了得吗？在中国的领土上你们为所欲为，全抓走！”

把开会的及领事馆的人员，一共三十九人立刻带走，全给关押起来了。

当天，张学良通知苏联外交部：我们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废除不平等条约，马上派军队接管。把中东铁路俄国人的局长、副理事长，俄国的高级职工，各处的处长，全都给抓到一块儿遣送出境，俄国人全都出去，别在中国待着。哪知道，这一做法激起苏联极大愤怒，苏联外交部马上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提出最强烈抗议。人家提出三条：第一条，维持中东铁路原状，原来什么样还恢复什么样；第二条，坐下来谈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第三条，在三日之内必须把所抓的人质全部释放。如果这三点中国政府不接受，后果自负。

南京国民政府也不示弱，没理会他们，你抗你的议，我干我的。蒋介石主使张学良继续扩大影响，把中东铁路沿路的什么机务处、商务处、车务处、财务处、

技术处，全都收归国有。这么做，中国老百姓倒高兴，东三省的父老一看，我们中国人也有今天，腰板也能挺直了，也可以扬眉吐气了。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横行，我们的铁路为什么你来开？你派的是洋人，这些年来欺负华人，可盼着今天政府腰杆儿硬，老百姓扬眉吐气，游行示威，支持国府，支持东北地方当局采取的英明措施。这一游行一示威，张学良更高兴了。张学良一看，行，充满了勇气，心说，我看你能怎么的？全收了！

等到了6月6日，苏联驻奉天的总领事带着领事馆人员离开了奉天回国，毅然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的总领事库兹涅佐夫，还有副领事，还有中东铁路的总办，人家要回国，按理说不应当拦着吧，刚走到满洲里，被边防军给截获了，一看是俄国人，就打俩嘴巴子，把东西全没收了："回国没那么便宜，抓起来！"

这不有点儿蛮干吗？把这几个人又解送回沈阳，给押到监狱里头了。

苏联一看忍无可忍，马上宣布：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外交人员全都归国，技术人员归国。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不怕他，也下令：驻苏联的所有使馆人员，外交的技术人员，甚至侨民，全都回国，撤回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到这一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苏联政府三番五次呼吁中国政府冷静，坐下谈判，东北地方当局、南京国民政府置之不理。

一直拖延到7月17日，苏联政府受不了了，马上调进远东军，能有十几万军队，空中是几百架飞机，地面有装甲车、坦克车掩护，全都是精兵，集结到中国边境，就等着一声令下，这就准备开打。张学良一看形势危急，请示南京政府怎么办。蒋介石给他鼓励："实在不行就以牙还牙，硬咱就硬到底！"

张学良奉命，马上调集东北军。张学良手一共调了两个军，开赴到绥芬河满洲里边防线上。就隔着黑龙江，把大炮全都支上了，兵戎相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这机会也跟苏联断交了，断了交不能直接对话，怎么办？利用德国，中国有驻德国领事馆，通过德国的领事馆跟苏联政府交涉，交涉来交涉去，一无所获，越谈越崩，双方谁也不让步。

最后，苏联政府下达命令：进兵，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下，苏联是海陆空三军一起出动，空中几百架战斗机掩护着，轰炸机扔炸弹，强行飞过黑龙江，进入东北领土。张学良马上电令张作相为前敌总指挥，张作相就在哈尔滨扎下行员，派三路大军跟苏军展开了激战。

这一打仗，奉军才看出来，打不过苏联。吕荣环说，苏联国内困难，军队没有战斗力。等一打这才明白，中国哪行啊，从武器上讲就比人家差多了。

先说空中，人家飞机占着空中优势，打得中国军队抬不起头来。张学良也有空军，但是演习可以，做个飞行表演可以，真投入战斗，不好使。也没有人家飞机飞得高，也没有人家驾驶技术精良，只有挨揍的份儿，所以，东北地方当局的

空军干脆没出动。

再说炮，人家苏联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一炮顶你好几炮，中国那炮白给，孙子辈的，射程也没有人家远，人家的大炮能够着你，你够不着人家，白放，杀伤力也不如人家。

另外说枪，人家苏联多数使的都是转盘枪，水连珠，一扣扳机都是连发的，机关枪咱就更不必说了。中国在这方面，枪不如人家，都是拉了大栓才开一枪，这也来不及，没人家快。

再有，人家苏联军人训练有素，平常抓紧训练，中国军队太懒惰了，真正一交锋，干脆伸不上手去，让人家苏联打了个屁滚尿流。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短短的几年里头，发生了很多事，先是“易帜”，后是消灭直鲁联军，紧跟着枪毙杨、常，结果这事还没等平息，就来了“中东路事件”。

当个当家人不那么容易的，看起来挺简单，没什么，实质上日理万机，把心血都得耗干。实际上，中东铁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谈判，双方头脑保持冷静，坐到谈判桌这儿好好谈谈，讲讲条件，看怎样才能和平解决？这诉诸武力，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走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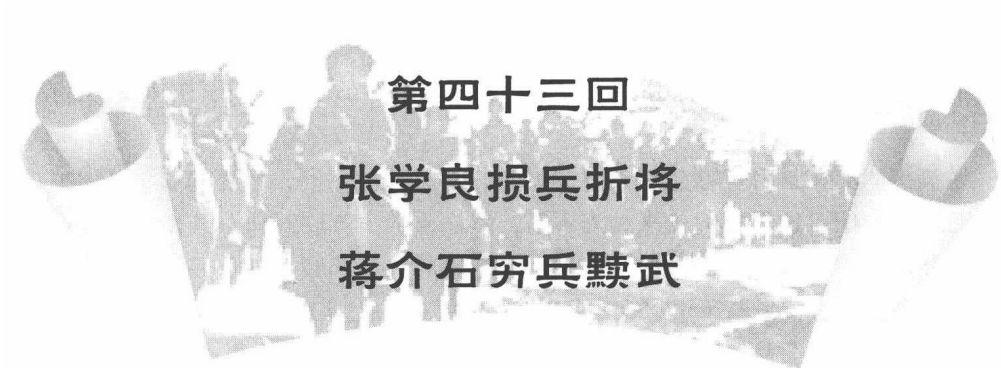
张学良毕竟是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头脑一发热，觉着我干的这个事情理直气壮，苏联怎么回事？原来属于沙俄侵略我们中国，逼着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霸占我们的领土，还在我们国内修筑铁路，挣了钱两家分红，简直岂有此理！沙俄现在的国体变更了，你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对外宣言说得挺清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平等不平等？不平等吧，为什么不废除？还在照样执行。所以，我要收回来，我这是理直气壮。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张学良脑袋一热，这一采取强硬手段，又扣人家的人，又软禁人家的领事，又收回电信局、电话局、铁路局，把苏联给激怒了。苏联也不是好惹的，看表面挺大个子，晃晃悠悠，蓝眼珠，大鼻子，傻乎乎的，实质上一点儿都不傻，苏联不是好对付的。在数年前，大败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多厉害，号称“常胜军”，结果叫苏联给打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天下无敌”的德国军队多厉害，怎么样？叫苏联也给打败了，是好惹的吗？张学良对这些事情没好好考虑，悍然发动武装战争，结果苏联也不示弱，马上调集“远东军”，组成了多个集团军。苏联政府派布柳赫尔为最高司令官指挥这场战争。苏联就在边境陈兵，一场血战在所难免了。

当时，在黑龙江沿岸有五个地方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是同江，一个是富锦，一个是密山，一个是满洲里，再就是海拉尔，就靠着中国的边境。苏联出兵之后还采取克制态度，向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坐下来谈判，要求恢复中东铁路的路权，张学良不理，就这样，战斗就打响了。

张学良觉得不含糊，派胡玉坤为前敌总指挥，坐镇哈尔滨。另外派出了两路

精兵，全都是东北军里头所谓的王牌军，一路支援东，一路支援西。1929 年 10 月 12 日，苏军强渡黑龙江，直捣三江口，这战斗一打响就是空前的惨烈。苏军方面出动了飞机一百多架，大炮上百门，铁甲列车，坦克车，装甲车，机关枪五六百挺啊，靠着空中优势，一个冲锋就打到了三江口。消息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张少帅是大吃了一惊。



第四十三回
张学良损兵折将
蒋介石穷兵黩武

别看奉军装备方面赶不上苏联，但奉军战斗力也不弱。张学良指示：一定要把“大鼻子”打回去，只许胜，不许败。

前敌指挥官叫李四平，李四平是先遣大队的大队长，率领几千名士兵拼死抵抗，但是火力不行。东北地方当局没有空中优势，没飞机，让人占领了制空权，这顿扫射，这顿炸弹，再怎么不服气，也不管用。结果，没用半天的时间，苏联军队就摧毁了同江，把同江给占领了。

同江这地方不大，又叫三江口，松花江、黑龙江、嫩江都在这儿汇聚，尽管地方不大，但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李四平壮烈牺牲，跟他死的还有七百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奉军像潮水一样就败退下来。

张学良在奉天得着报告之后，气得直拍桌子，这还了得？一调查，谁先往下退的？结果是有个一团的团长，刘团长领头往下退的，张学良马上命令：“把刘团长立刻就地处决，我要你这当官的有什么用？临阵脱逃，贪生怕死，枪毙！”

尽管把一团长枪毙了，也未能遏制住奉军败退，顶不住。这是第一个战役。

苏联军队占领同江之后，他们乘胜追击。10月30日，苏军经过短暂的修整之后，排除了水雷障碍物，大军直逼富锦。31日拂晓，苏联军队分四路向富锦城猛扑，富锦有奉军一个旅在这儿驻守着，这个旅的官兵都豁出去了，拼命在此抵抗。一是敌众我寡；二是火力跟不上去；三是支援部队上不来。经过六小时的艰苦奋战，富锦终于失守，落入苏军之手。

苏联军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张学良马上命令援军飞驰奔赴富锦一带，

要收复失地。在1月17日，张学良命令步军第一师，骑兵第九旅，无论如何也要把富锦夺回来。结果，大兵还没到近前，被人家一顿炸弹和密集的炮火就给打散了，伤兵损将，损失惨重。紧接着苏军集中兵力攻打密山，密山也属于边境。在密山、富锦、同江这块儿打着的同时，在西线，战斗就更激烈，苏联出动了七个师，两个独立旅，几百架飞机，几百门火炮，三列装甲列车，还组成了快速反应部队，猛攻满洲里。

满洲里是中国和苏联边境交界的城市，这里地势不利，三面都属于苏联，就一面属于中国，这个打起仗来相当不易，三面受敌。苏联军队一开始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正面打，两翼包抄，结果把满洲里后路给掐断了，这回把奉军两万多人困在满洲里城，切断了电、水。尽管奉军拼命反抗，但是被人家包围在里头了，没吃，没喝，怎么办？就得瞪眼儿等死。

就在这时候，苏军展开宣传攻势，飞机撒海报，撒传单，前线用大喇叭喊话，都说的是汉语。大致的意思是说，东北军弟兄们，放下武器，不要再打了，你们已经身陷绝境，被我军重重包围，想要逃走势比登天，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给顶住了，不会有援兵了，如果不放下武器就是死路一条。限城里的奉军弟兄在三小时之内给我们个明确答复。如果超过三个小时，我们要血洗满洲里。相反地，要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奉军在城里头听着，怎么办？当兵的做不了主，当官的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守满洲里的最高长官就是十五旅的旅长梁忠甲将军，梁忠甲脸都绿了，跟下边的团长们、营长们一商量，苏联人说话是算数的，要不放下武器，一场大难就在眼前。我们死不死倒是小事，可满洲里城里的老百姓怎么办？干脆交枪吧。两小时之后，梁忠甲命手下人挑起白旗，开始谈判，九千多人都做了苏军的俘虏，全把武器放下了。但是梁忠甲有个要求，既然我们放下武器，你们接手满洲里之后，不准伤害我们的百姓，不准杀人放火，这是前提。如若不然，我们杀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放下武器。苏方答应了，而且签字画押，报请苏联最高司令长官布柳赫尔批准了。所以人家顺利地接管了满洲里。

下一战就是海拉尔，海拉尔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四面出兵，攻打海拉尔。海拉尔的守军，步兵第一旅，步兵十七旅，全都参加战斗了。结果，一场激战之后，十七旅的旅长韩光第在阵前阵亡，团长林选清，副旅长魏长林，全都阵亡。还有个团长叫张继英，一看大势已去，开枪自杀。

群龙无首，剩下那么多军队没人指挥怎么办？大家自动地组织起来，还在这儿阻击着苏军。苏军发出第二号通牒，叫所有奉军放下武器，如若不然，一个也不剩。奉军不听，照样抵抗，苏联把眼珠子一瞪，豁出去了，快速反应部队在后头紧跟着就来了，把边防好几个旅的奉军彻底消灭。苏军的前线指挥官一看，行，

这仗打得便宜呀，干脆继续深入，一直打到哈尔滨，把黑龙江给吞了就得了。

正打得高兴的时候，上级命令下来了，告诉前方的苏联军人原地待命，不准往前追击。很多苏联官兵不理解政府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不久，接到上级命令：撤回黑龙江北岸，撤兵。苏联官兵就更不理解，这为什么？怎么打了胜仗，还撤了？这奉军不堪一击，怎么不往前打了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苏联政府达到预期的效果了，达到目的了，就赶紧收兵了。现在他们已经掌握到情报了，小日本跃跃欲试，要参战。这阵儿打，由于时间短，日本人还没采取行动，就在旁边观望，就瞅着“大鼻子”跟张学良的人打。

可是，日本人也没闲着，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倘若苏军继续深入，小日本绝不能等闲视之，马上就得出动军队支援张学良。支援张学良是有目的的，也想趁火打劫，要挟东北地方当局。日本正在准备的时候，苏联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情况，马上撤兵了。这“大鼻子”不怕中国人，怕“小鼻子”。“小鼻子”瞪着小黑眼儿，可不好惹。在日俄大战的时候，“大鼻子”叫“小鼻子”打得丢盔弃甲，所以他见好就收，撤军了。不但撤军了，相反，要求张学良保持头脑冷静，坐下来谈判。要是不行，我们还打，硬话还得说。

张学良经过这一次战斗，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所谓东北的王牌军损失了好几个旅，他连心疼带气得肝儿都疼。现在头脑也冷静下来了，张学良一琢磨：我上当了！蒋介石以蒋主席和国民政府的元首自居，非叫我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当然这也不算不对，但你作为政府，你得支援我，光在旁边说，一点儿实际行动没有，死的都是我东北军，都是我的部下，我成傻小子了。张学良追悔莫及，对蒋介石颇为不满。

但事到如今，有苦难言了。张学良马上发表通电，照会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愿意坐下来和谈。苏联表示欢迎。就在同江、富锦、密山一带，双方撤兵，开始坐下谈判。苏联没有额外的要求，就是恢复他原来那样就可以，也用不着割地，也用不着赔款，没有附加条件。张学良一看，还可以接受，大笔一挥，马上照准。12 月 3 日，他派蔡运生、李少更赴苏联国内的城市勃利签订草约，然后，又赶奔莫斯科签订正式条约，双方息兵，原来啥样还啥样。

12 月 13 日，中东铁路通车，一切恢复正常，双方交换战俘，把被扣的人质也全都释放了。

1929 年中东路战争以东北地方当局失败而告终。这条铁路问题什么时候解决的？ 1932 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让溥仪当了伪皇帝。那时候苏联政府一看情况有变，他知道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又惹不起日本，所以苏联当局派出代表在东京跟日本代表谈判。谈判的结果，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出了一亿四千万日元把中东铁路的权利给买了。苏联开始撤退，拱手

让给东洋鬼子。这件事说明苏联这小账算得挺精。他们算好了，就是不卖，早晚也得叫日本鬼子给强行夺去，到那阵儿有苦还说不出，不如卖点儿是点儿，一亿四千万日元这数字也不算少了，捞点儿是点儿呗。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进东北，中东铁路又归苏联了。一直到解放之后，中国政府派专员一再跟苏联政府提出这件事情，双方谈判，苏联没词儿了，友好的邻邦，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你占着我们中东铁路算怎么回事？所以苏联政府这才答应，终于在1952年12月31日，把中东路交给中国，主权回到中国手中。就这条铁路后来改为中长铁路，现在哈尔滨通大连，就是这条大铁路。

通过这次战争，张学良伤兵损将，后悔不迭。看来东北军外强中干，没有战斗力，小日本也看得清清楚楚。张学良几十万军队就这个战斗力，跟苏联一伸手就趴下了，我打你就更不费劲了，所以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战争，用武力夺取了东北。通过这件事情，日本做到心里有数了。

另外，可见张学良肩膀头窄，晃不开，年轻人头脑发热，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他就没想一想，你跟苏联人打，如果日本人趁火打劫也出了兵，南北夹击，你的东北还能保得住吗？要真那样的话，东北就完了，你张学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张学良就没考虑到这个后果。

“中东路事件”刚刚结束，战争又来了，在旧中国，到处都打仗，哪有太平的时候！像现在这样，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那时候没有三天太平的时候，到处都在打，东边不打西边打，南边不打北边打，东西南北都不打，中间还得打。

接下来，中原大战又爆发了，现在蒋介石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已经统一了天下，其实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篡夺了北伐军最高领导权，现在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民政府，他算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还不算正式的，打算诏令全国，以这个名义把全国统一。

但是，有很多人都了解蒋介石是怎么回事，不服他。泄底儿就怕老乡，你是什么出身，你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人都清楚。不服就得打。另外，蒋介石所谓的“统一”，那是表面上统一，实质上矛盾重重，一点儿也不稳固。他就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就像原来的北洋政府，自从袁世凯登台之后，军阀割据，连年征战。现在蒋介石统一了，新军阀登台了，战争也没结束，照样继续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7年到1930年，短短四年中，大仗、小仗就打了二十多次，其中，最有名的有四次战争，这四次战争规模是比较大的。第一次是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打的一仗，后来李宗仁做了国民党的代总统、副总统。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人，所以叫桂系，不服蒋介石，双方开始发动战争，主要是争

夺两湖地区，蒋介石也想占湖南、湖北，李宗仁也想吞并湖南、湖北，为此双方发生了冲突，这就叫“蒋桂战争”。

双方出动了数万人马，战况空前惨烈。但是，蒋介石也不白给，他有一套收买人和笼络人的手段。他跟李宗仁在打仗的时候，暗地之中不惜重金把李宗仁手下的两个师长，一个叫李品仙，一个叫李明瑞，给收买了，他知道这两个人贪，封官许愿，给钱，给女人，结果这两位师长终于架不住蒋介石的拉拢，“倒戈”投降。同时，反戈一击，来打李宗仁。李宗仁因此才打了败仗，他跟白崇禧两个人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逃亡国外，要求政治避难。蒋介石打胜仗了。

同年，又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蒋冯战争”，冯就是冯玉祥，他不服蒋介石。冯玉祥率领国民革命军就跟蒋介石干起来了。他俩的矛盾就是为抢夺地盘，蒋介石也想占山东，冯玉祥也想占山东，两个人争持不下，最后干起来了。

蒋介石不惜重金收买冯玉祥手下两员大将：韩复榘、石友三。韩复榘做过山东省主席，原来是冯玉祥将军手下一员大将，很早以前做过师长。他到日本观秋操的时候见过郭松龄，那时候他还拉拢过郭松龄，叫郭松龄投靠冯玉祥将军，封官许愿，让郭松龄反奉，双方还达成了默契。韩复榘现在因为不满冯玉祥，架不住蒋介石拉拢，也倒戈投蒋。还有石友三，他跟谁好打谁，吃谁骂谁，好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不好的时候翻脸无情。这两个人叫蒋介石给收买了，冯玉祥见势不好，放弃了山东退回到陕西，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第三次就是1929年11月，蒋介石和广东政府的张发奎发生了战争。张发奎一开始跟蒋介石也不错，他占领两广地区，就是广东省和广西的一部分。后来张发奎发觉蒋介石步步深入，存有野心，要把他的地盘给吞并了，这还了得吗？所以张发奎就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国外把两人请回来，组成联军反蒋。最后也没干过蒋介石，叫蒋介石给打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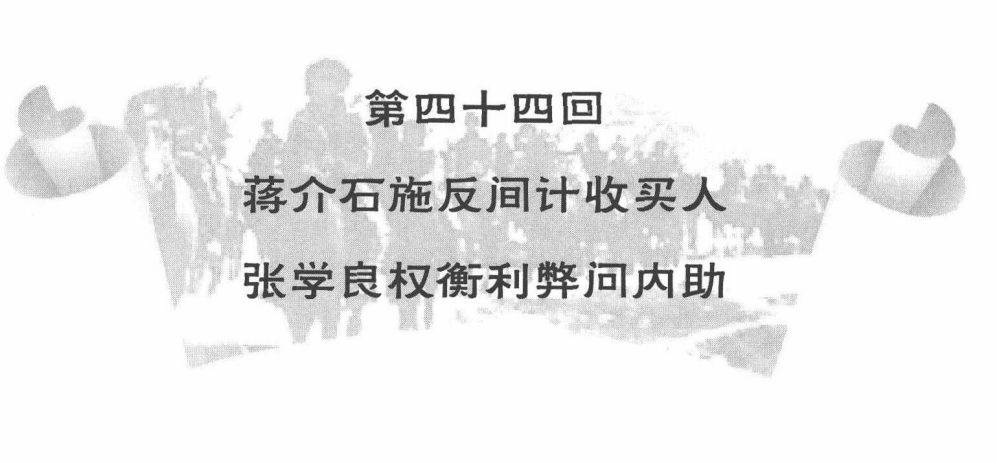
最大的一次战争就是1930年1月1日爆发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了几十万兵力，要给他们加到一块儿，就有百万大军战中原，这是近代史上国内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

蒋介石占领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众人都不服他。汪精卫更不服蒋介石。怎么办？这些人联合起来了，要对付蒋介石，以老人阎锡山为核心。阎锡山是买卖人出身，会算账，山西人做买卖全国都比不了。开当铺的、做大绸缎庄的东家老板都是山西人。阎锡山头脑非常聪明，他是一个旧军阀，本来他就控制着山西作为他的根据地，这些年养精蓄锐，兵强将勇，实力雄厚。

虽然他跟蒋介石也有矛盾，也打过几次仗，合了分，分了合，但他毕竟没吃什么大亏，不像其他的军阀伤兵损将，他没有，实力还比较雄厚。所以冯玉祥等

人全都投靠了阎锡山，围到阎锡山身旁，给他打溜须，说当今的社会群龙无首，您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之主。到了时候了，您该露面了，如果把蒋氏打败，全中国就是您的了，您就出任中国最高元首，我们都听你的。阎锡山做梦都想这事，一看这么多人拥护他，他也有点儿忘乎所以。因此，他调动山西精锐部队十八个军，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而且派出特使赶奔东洋，跟日本勾搭，要求日本支持。同时，从日本购进大批的飞机、火炮、坦克、装甲列车，这就准备上了。在战争没打响之前先是“舌战”，利用报纸互相谩骂。

阎锡山发表文告，骂蒋介石独夫民贼，是个野心家，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自称元首，我们不承认。要求蒋介石下台，把大权让出来。蒋介石也不甘示弱，在南京发表文告，大骂阎锡山，说阎锡山是个老军阀，只知道掌握大权，看不到社会发展的趋势，更不明白什么叫历史潮流。骂来骂去，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表面上骂着，私底下是调兵遣将，准备开战。



第四十四回
蒋介石施反间计收买人
张学良权衡利弊问内助

阎锡山深知光靠自己的力量打蒋介石，心里没底儿，还得利用冯玉祥。冯玉祥是个有号召力的人，在西北颇有影响，国民革命军颇得人心。但是，冯将军自从上次跟蒋介石打了一仗，叫蒋介石给打败了，有点儿心灰意冷，到了晋北五台县做了寓公，闭门思过，表示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

阎锡山三赴五台县，三请冯玉祥，表示礼贤下士。结果见着冯玉祥之后，述说了天下大事，要求冯玉祥出山，你我联手反蒋，万无不成功之理。冯玉祥恨透了蒋介石，一看阎锡山如此挚诚，所以毅然出山，两个人手拉手回到山西太原，发表通电。冯玉祥还真卖力气，当然不为阎锡山，他是为自己打算的，他偷着溜到潼关，把原来他的部将召集在潼关，开了一次潼关会议。冯玉祥手下光将军就有五六十位，像最有名的就是大将鹿钟麟。

鹿钟麟曾经到过北京，领着手枪队进了故宫，把溥仪给赶走了。鹿钟麟号召了五十七位将军在潼关参加会议，拥护阎锡山，拥护冯玉祥，通电反蒋，声势浩大。

同时，他们又联络了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当时，汪精卫不被重用，在香港当寓公，他也没闲着，窥视大陆上发生的事情，现在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正好阎锡山给他去电报，让他马上放弃香港，快回大陆，我们组成联合政府共同反蒋。汪精卫一看有油水可捞，马上坐上飞机也飞到山西太原，加入到阎锡山一党。

1930 年 3 月 21 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太原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各方代表全参加了。阎锡山以元首自居，俨然自己就是中国的最高元首了，在太原分兵派将，把他这十八个军分布下去了，派徐永昌为讨蒋前敌总指挥，派大将张荫梧

为京浦路前敌总司令，派孙楚为平汉线前敌总司令，什么孙殿英、石友三、万选才、刘春荣，都封了总指挥和司令，十八路大军全都给蒋介石准备好了。

阎锡山一看差不多了，北方就是我的天下。就在1930年4月5日占领了北平，那时候北京就叫北平了，这些人帮着阎锡山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现在中国有俩政府，一个南京国民政府，一个北平国民政府，南北对峙。那边蒋介石是最高元首，这边阎锡山是最高元首，而且出动了几十万大军，要把蒋介石给打倒。

蒋介石也不示弱，在这些日子里也是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家底儿都翻出来了，也有几十万大军投入战斗。大战一触即发。为争夺石家庄，争夺保定，争夺郑州，争夺济南，打得天崩地裂，鬼哭狼嚎。倒霉的是老百姓，中原的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天好日子也不让过，不是这个军头儿过去了，就是那个军头儿来了，不管是谁，要捐、要税、要粮、要米，抓夫拉兵，什么都干，老百姓哪架得住？因此中原地区十室九空，白骨堆成山，鲜血流成河，都是这些新军阀给造成的。

但是，这些军阀并不傻，旁边还站着只老虎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握有四省军政大权，按兵不动，这帮人把眼光就落到张学良身上了，都想拉拢张将军。谁把张学良拉过来，谁是必胜无疑，所以他们比赛派代表去笼络张学良。现在比较而言，东三省，再加上热河，比较太平，没什么事。他们都知道张学良虎踞东北，手握四十万兵权，别看张学良换了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也发表了宣言，要实行三民主义，归国民政领导，实质上光打雷不下雨，张学良仍然是独立的。

所以，很多人都抱着这个幻想，他们纷纷派代表携带重礼到沈阳去拉拢张将军。阎锡山派出几个得力的大将，最有名的是傅作义将军，代表阎锡山到沈阳看望张学良。紧跟着又派梁汝州、温寿泉、张维清、孔繁蔚等人，频繁往来于太原和沈阳之间，无非带着阎锡山的密信，要求张学良跟阎锡山联手“反蒋”。

张学良将军看完这些信之后，笑而不答，心里有数。我哪头儿也不参加，就在旁边观望，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跟我没有关系。张学良也不得罪这些代表，也不表态，只是说中国人灾难太深重了，我们的民族太可怜了，连年征战，老百姓过不上一天平静的生活。要照这样子打下去，非得亡国灭种不可。算了吧，让一步海阔天空，都不要打了，大家坐下来和平谈判，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何必中国人打中国人呢？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不时地发表讲话，报纸上连篇累牍都登出来了。张学良表明自己的立场，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而且主张全国统一，不要再打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这就是张学良将军的态度。

冯玉祥也没闲着，他有自己的打算，别看他现在帮阎锡山的忙，到时候他自己还得把人拉出来另搞一套，所以他就派出代表邓泽溪、门志忠，携重礼拿密信拉拢张学良。张学良一看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来了，盛情款待，但还是那套词，也

不介入。汪精卫也没闲着，汪精卫派出自己的心腹谭礼明、陈公博，也到沈阳拉拢张学良。

拉拢张学良最卖力的还得说是蒋介石。蒋介石在这方面舍得投资，他懂得投资越大赢利越厚。因此，他派出中央大学校长刘光，国民政府的委员、自己的心腹吴铁城，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李石曾到沈阳见张学良，这些人都是说客，能言善语，讲出利害关系，天天像讲道一样劝说张学良。

“张将军，你现在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已经表示过跟蒋总裁不分彼此，既然这样的话，你不能看笑话，你应当站出来，主持公道，支持中央政府，现在谁也比不了你，你现在是举足轻重。”

张学良照样笑而不答。张学良心里有数，我净吃亏了，这回我谁也不介入，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有一条，我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内战”，我的态度挺明朗，希望你们各方保持冷静，不管谁有理，这个做法我是反对的。张学良光这么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蒋介石一看不行，这怎么办？还得下大注，不下大注不行。

正赶上1930年，张学良三十大寿，6月3日是他的生日，实质上张学良是6月4日的生日，生日怎么还改呢？6月4日那天是“皇姑屯炸车案”，他爹死了，他心里别扭，就把生日往前提了一天，改到6月3日。6月3日又是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的生日，都赶到一块儿了，还是整数，且还是双数，张学良决定在沈阳祝贺一番。

阎、冯、汪、蒋、李一看有机会了。张学良要祝寿，送礼吧，看谁的礼送得最厚，纷纷云集在沈阳。张学良这三十寿日办得相当隆重，大帅府车马迎门，张灯结彩。各方代表云集沈阳，跟那绿豆蝇一样“嗡嗡”围住张学良，张学良走哪儿，这些跟屁虫就跟到哪儿，赶也赶不走，甩也甩不掉，你说有多烦人吧，都想给自己的主子卖点儿力气，都想达到目的。

可是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偷着许愿了，给张学良送来五十万元，这五十万元是什么钱呢？中东路事件中，东北边防军死了不少人，还有不少人负伤了，这五十万是抚恤金，另给五十万祝寿的钱。五十万那是大洋啊，在当时也是相当惊人的。送礼，蒋介石舍得花钱，反正那钱也不是他的，凭着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弄点儿钱还费劲吗？就给张学良送来了，这是收买。

收买还不说，还封官。派出自己的代表李石曾给张学良送来两枚勋章，一枚勋章是最高规格的勋章，叫“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是“金顶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只有蒋介石可以佩戴，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佩戴，赠给张学良，还举行了“授勋仪式”。另外，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作为代表，带着很多勋章赠给张学良手下的将军，像于学忠等全都得到勋章了。

张学良还是按兵不动，蒋介石有点儿恼火了，把秃脑瓜一晃，张学良真不识

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蒋某人对谁这么厚道过？我对你够意思了，你到现在还看我的笑话，我在用人之时，你就按兵不动，我就不相信你东北军铁板一块，我拿出我百灵百验的绝招，我挑拨离间，我把你东北军分化瓦解了。蒋介石挺毒辣，暗地里派心腹携带重礼和自己的亲笔信到了锦州，找张学良手下的大将于学忠。张学良手下的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吃高粱米子的，唯独于学忠是南方人，张学良对于学忠格外地信任，交给他兵权，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信任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的郭松龄。为此，很多人都有意见。张作相就劝过张学良，说："汉卿，你得识人，你看咱这都东北人，都在这块土长大的，他有个家乡观念，吃高粱米子出身的人，咱们心想的是一块儿，于学忠是南蛮子，咱们斗不过南蛮子，你怎么这么重用他？将来此人万一有个三心二意，咱的损失就太大了。"

张学良一笑，老前辈放心吧，我承认有时候我看人看错了，但是于学忠例外，我觉着此公可以信赖，绝无二心，你放心吧。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对于学忠相当信任。在精简部队，"精兵简政"的时候，于学忠没被简，坐镇锦州，手握大权，掌管着十几万军队。

蒋介石看准了，要把于学忠给拉过来，张学良就倒了半边天。他派代表走的时候，提了一张五百万元现金支票，拿着亲笔信来见于学忠。这天，于学忠吃完了晚饭，正在屋里看报，手下心腹进屋了。

"将军，有一个姓董的，说是你的同乡，要求见您。"

"姓董的？叫什么名？"

"叫董文才。"

董文才？想起来了，中学时代的同学，后来他在黄埔军校念过书，两个人一块儿当兵，一块儿带队，后来分开了，到现在不知道这姓董的干什么呢？同乡加同学，感情格外近着一层，所以于学忠让人把他请进来。

进屋一看，可不是嘛，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起。

"老董啊，你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混得还可以。老朋友，你现在了不起了，张学良将军对你如此器重，手握十万大军兵权，坐镇锦州，你是名震中外啊。"

于学忠也点了点头："张将军对我的确不薄，我们两个人处得还可以。谈谈你的情况吧。"

三谈两谈，姓董的把实底交了，同时把蒋介石这封密信拿出来了："老同学，这是蒋主席亲自给你写的信，你看看吧。"

于学忠一看，脸就变了，干什么？蒋介石想收买我，拆张将军的台，没门！我于学忠决不是见利忘义的人！信上说如果于学忠反张学良，愿意出兵，投靠"国民政府"，蒋介石就许给他海陆空军副司令，比跟张学良强多了，你跟着我怎么样？

于学忠把这封信“咔嚓”就撕了，撕完了有点儿后悔了，要留着做个凭证多好呢。用手指着老同学的鼻子：“我说老同学，按理说我把你抓起来，送到沈阳交给司令长官张学良处置。但要那样一来，显得我于学忠不念同乡之情，我不能那么干，你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去，这五百万元现金支票你给我拿走。此后，你来串门我欢迎，你要带着目的来，要想拉拢我于学忠，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送客！”

把这老同学给轰出来了。这老同学等出来之后，汗流浃背，夹着尾巴一溜烟回到南京，见蒋介石把这件事说了。

蒋介石闻听长叹了一声：“看来拆不了张学良的台了。”

于学忠事后把这个事向张学良做了报告，这么大的事能瞒着吗？张学良感动地拉着于学忠的手：“我没看错人，这朋友算交对了。”此后，就更信任于学忠了。

蒋介石真卑鄙，公开拉拢不行，暗中拆人家的台，拆人家的台不行，反过头来还拉拢。他怕张学良对他有看法，所以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飞往沈阳，劝说张学良，同时许给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

要说张学良一点儿都不为所动，那不可能，三十多岁的人，受此殊荣，谁能抗拒？真要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一把手，自己是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经过张群、李石曾、方本仁、吴铁城再三的说和，最后，张学良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实心实意地拥护蒋介石，而且带兵进关，调停这次大战。

但是张学良还挺稳重，虽然下定了决心，还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为此，在辽宁省政府召开一次扩大会议，文武大员都参加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的意思和张群的意思跟大伙儿通报了，要求大家各抒己见。像孙烈臣、汤玉麟等人听完之后晃晃脑袋：“我说汉卿，这事你可要慎重，我看咱们哪方面都不参加，哪方面也不介入，咱仍然是东北独立，他们打去呗，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坐收渔人之利。咱们要带着军队一进关，这事就麻烦了，咱东北人都心实，吃高粱米子的脑袋，没有南蛮子心眼多，我看咱最好别参加。”

元老们都是这意思，再征求新潮派的人，像以于学忠为代表的这些人表态了：“我们唯司令长官之命是从，你说怎么的我们就怎么的，没意见，就听你一句话。”

张学良一看这事怎么办？开了两个多钟头会，始终没统一意见，张学良愁得回到官邸连饭都没吃，长吁短叹。

张学良有两个贤内助，一个就是夫人于凤至，另一个就是赵四小姐赵一荻，尤其赵四小姐聪明、干练、活泼，特别在帮助张学良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张学良有什么事就回来跟赵四小姐商量。其实，在那个时代，包括张作霖在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夫人干政。

但张学良例外，他知道赵四小姐有主见，给自己拿了不少主意。比方说枪毙杨、常，赵四小姐就立了不少功劳。在枪毙杨宇霆、常荫槐之前，张学良睡不着觉，

迟迟难下决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他夫人于凤至就问："汉卿，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你跟我说一说。"

他把杨、常的事都说了："杨宇霆欺我太甚！是这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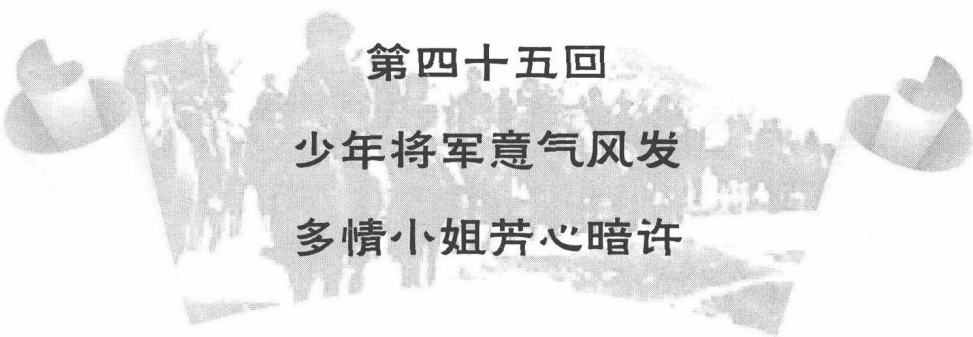
后来于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就在张学良的官邸内宅，于夫人准备香案，供上张作霖的相片，沐浴更衣，把赵四小姐也请来了。两个贤内助一边一个，拿了一块银元，就是现大洋，又叫袁大头。

于凤至说："你扔三次，如果这'袁大头'两次朝上，就是别杀杨宇霆、常荫槐。否则那你就下定决心铲除杨、常。"

张学良非常虔诚，于凤至站到左边，赵四站到右边，张学良手里托着一块现大洋，烧完香之后，给他爹大拜了三次，嘴里念念有词："爹呀，您老人家尸骨未寒，现在我摊上这些事情，外有东洋人的要挟，内有杨宇霆、常荫槐跟我捣乱，我现在力不从心，请求爹爹指点迷津，就看这一回了。"

张学良把这现大洋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儿，落到地板上了，于凤至一看，袁大头朝下，背朝上，心就放下了。张学良第二次扔的时候，三个人同时把眼睛都闭上了，好半天仨人把眼睛睁开了，一看是袁大头朝上。最后是关键的一次了，把张学良急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扔在空中，这现大洋还捣乱，落到地板上，一转圈，转老半天，卡到桌子角上了，既不朝上也不朝下，这怎么办？于夫人一看，大吃了一惊，这什么意思？背也好，面也好，你叫我们看清楚，这立着算怎么回事？叫赵四小姐捡这块大洋。赵四小姐一哈腰捡起来，往桌上一放，这才看清还是背朝上，面朝下，所以张学良才下定决心铲除杨、常。

赵四小姐捡的这块大洋，她要说袁大头朝上就朝上，说朝下就朝下。但是赵四小姐也恨杨宇霆、常荫槐，支持少帅，希望少帅下决心踢开绊脚石，所以她这么放了，那不是功劳吗？



第四十五回
少年将军意气风发
多情小姐芳心暗许

赵四小姐跟张学良将军的爱情，堪称传奇。1928年，张作霖在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做了中华民国的执政，住进中南海怀仁堂，统治着北方，俨然就是大总统和北方的土皇帝。张学良那阵儿做了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出任军团长，十几万大兵掌握在他的手中。提起张氏父子，那是名震中外。

张学良除了指挥军队，给他爹帮忙之外，他有没有爱好呢？张学良的爱好太多了，这人好动不好静，年轻人嘛，除了日理万机之外，业余时间爱跳舞，另外，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是玩儿的事他都喜欢。晚上没事，穿上便装，带上护卫，就去跳舞。

张学良有一处公馆在天津，相当豪华，有时候他就往来于保定、邯郸、天津和北京，大部分时间他住到天津，因为天津非常繁华，是中国的重镇，尤其是列强占据的地方，租界地最多。洋人在租界地也投入了不少本钱，什么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英租界、意租界，几乎把天津都瓜分了。就在他们的租界地建筑摩天大楼，把各国先进的东西全都引进来了，要想花钱享受，就到天津来。

张学良的公馆就在天津，他没事就去跳舞。他经常出入在蔡公馆。蔡公馆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蔡老头儿在天津是首富，家资巨富，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少钱！据说，在塘沽、汉沽有盐滩，海里头有轮船，天津、上海、南京、国外都有买卖，银行里的存款非常多，那是“活财神”。老蔡头儿就一个独生儿子蔡九龙，蔡公子，而且是德国留学生，得了博士学位。

蔡公子从小就在国外留学，满身的洋气，他们家又有钱，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叫他爹拿出钱来把蔡公馆修缮得金碧辉煌，特别拨巨资修了一座最现代化的舞厅，作为交际场所。在当时的天津，他们家这座舞厅无与伦比。蔡公子每次回国之后，一定要举行舞会，请的都是达官显贵，东洋、西洋的，各国名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到他们家来。

当时赶时髦的人也愿意上他们家串门，愿意到他们家跳舞，一般的人要能接着蔡公子的请帖，能进蔡府跳场舞，那觉得是无上的光荣。说来也巧，这天蔡公子过生日，又举行了盛大的跳舞晚会，撒出七八百份请帖，山东、河北、北京、天津、上海，头面人物全聚会在他家，分文不要，他家有的是钱，来了就盛情款待，随便吃，随便喝，临走还给拿路费。你说这是不是败家子？

就在这天晚上的七点多钟，华灯初上，从公馆的外头开来一辆崭新的福特牌大轿车，这车这个漂亮，擦得锃亮，车子开进蔡公馆。到停车场停住，司机下来，戴着白手套把车门开开，从里边下来一男二女，男的这小伙儿也就是三十岁挂零，大背头，打的头油，发型也很酷，穿着黑色的晚礼服，雪白的汗衫，金丝格的领带，24K 金镶宝石的卡子，这小伙儿这个漂亮，穿着尖皮鞋，裤线笔挺。

这两位女士，有一位女士将近三十岁，人到中年，收拾得相当华丽，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可是在这位夫人的旁边跟着个年轻的少女，梳着学生的短发，穿着便装，拖地的长裙，脸上没施胭脂，天生丽质，自然的风流，长得本身就漂亮。

来的这仨人是谁？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姓冯，叫冯武威，冯武威是军团长张学良手下的高级顾问，还是张学良的法语顾问。挨着他的那个女人，三十岁左右那位，姓赵，叫赵绛雪，赵绛雪身旁像学生似的那位少女就是赵四赵一荻，赵四小姐。

夫妻俩带着小姨子，赵四就是赵绛雪的妹子。赵家可了不起，在天津首屈一指，那是政界上最有名的人物，她们的爹叫赵庆华，在北洋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铁道部的次长，次长就是副部长级，赵庆华多年从事政界，颇有威望，人缘也挺好，公馆就在天津。

他们家这些子女也善于交际，赵庆华有六个儿子，四个姑娘，他这四个姑娘长得一个赛一个，要讲善于交际的是二女儿，就是这个赵绛雪。今天他们接到请帖了，赵绛雪夫妻一商议参加舞会去吧，干脆带着小妹赵四。这个赵四，姐妹四个人当中最小，排行在四，名叫一荻，所以把她也领来了。

别看赵四在天津多年，没来过蔡公馆，今天看新鲜来了，随着二姐、二姐夫坐着汽车来了。一进舞厅一看，胜友如云，穿什么的都有，有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有穿着燕尾服的，男人们还差点儿。特别这些女人，都是年轻的，一个赛一个。这些贵夫人，名门的闺秀小姐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争奇斗艳，你穿

的好，我比你还好，你是名牌，我是超名牌，你穿的豪华，我超豪华，你戴的是猫眼，我戴的是钻石，你戴的是珍珠项链，我戴的是钻石项链，跑这儿来比赛来了。

一进舞厅一看，舞厅的正中央挂着一盏灯，是蔡公子新从德国买来的，就这盏灯听说也花了多少万，这灯带变幻的，一会儿亮了，一会儿暗下来了，七彩灯不断地变幻。从今天来说，现在舞厅的灯变幻多样，那算个啥？什么镭射这个那个的。那可是六十多年前了，那阵儿能有这种灯，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人们看着都新鲜。

他们一进大厅的时候，舞会没开始，这灯是亮的，地下掉根针都能看得见，金丝绒窗帘，落地的大窗帘，地板擦得锃亮，都能照进人去。而且人家的地板上头有一层薄膜，叫金刚式的地板，瞅着像镜子，登上不滑，这也是从德国买来的。周围四壁挂的是毕加索的名画，拿出一幅画，就得值上十万、百万的，老蔡家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而且人家这块儿的侍者上百名，男的小伙儿特帅，姑娘们长得都跟天仙似的，都穿着一色的衣服，戴着红花，招待这些客人们。

赵四跟着姐姐和姐夫来了之后，受到蔡公子的盛情款待。蔡公子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把他们引进休息室休息，中间是舞池，旁边是休息的地方，都带包厢的。人家虽然不卖票，但相当讲究，让他们坐下了。侍者往上端咖啡，端各种的饮料，吃喝点心。

八点钟舞会正式开始，乐队是当时天津最有名的“波海乐队”，不惜重金给请来的。不一会儿，客人都到齐了，乐声一起，这些舞迷们就坐不住了，随着迷人的乐曲声，对对情侣下场开始跳舞。这块有夫妻来的，有情人幽会的，有利用这个机会谈政治的，有谈买卖的，这是最好的一个交易场所。赵四她二姐，绛雪姑娘就爱跳舞，有名的舞迷，跟着爱人也下了场，舞步轻盈，翩翩起舞。

赵四不跳，就在包厢头儿这儿坐着看新鲜，瞅她姐姐、姐夫，瞅旁人怎么跳，真有跳得不错的。后来赵四出于好奇，让侍者就在旁边摆了把椅子，她坐到椅子上看，这下引出麻烦来了。跳舞的这些人，尤其是男人把目光都集中到赵四身上了，一瞅这姑娘，文质彬彬，全跳舞，就她不跳，长得这么好看。一曲跳罢，很多纨绔子弟、达官贵人过来请赵四跳舞，全被赵四婉言谢绝。她二姐在旁边紧打圆场：“我小妹还年轻，她是来看热闹的，她根本不会跳舞。”

都给顶回去了，人家不会跳，能强迫人家跳吗？赵四发现这些男人的目光太可恶了，怎么往肉里头盯呢？即使跟女伴儿跳着舞，眼神也不离开自己的脸。时间一长了，有点儿烦了，正好她二姐也快跳完了，她跟她二姐说：“二姐，我头有点儿疼，让车先把我送回家去吧。”

“小妹，这刚刚开始，热闹还在后边呢，你怎么就要走了呢？”

“我实在烦了，我要走。”

赵四这人还挺拧，他们家里人都宠着她，她姐姐都怕她。小妹要走，二姐十分扫兴，跟二姐夫一商量，这么办吧，送她先回去吧。

这边刚要站起，就听见门口外头汽车“嘀嘀”一响，紧跟着，一阵骚动，就听外头有人喊：“立正，军团长到！”

赵四小姐刚要走，张学良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意思是说，要有这缘分，机缘巧遇，他就能遇到一块儿，没这缘分，脸对脸走过去谁也不认识谁。

张学良不早不晚，偏这个时候来到蔡公馆，他也接到蔡公子的请帖，他俩交情莫逆。

张学良一出现在蔡公馆，就引起了轰动。人跟人能一样吗？身份地位不一样。张学良当时叱咤风云，无人不知。一到蔡公馆，显得这舞厅也小了，屋里的灯也不亮了，跳舞的也不跳了，乐队也不奏乐了。蔡公子闻讯，大步流星赶到舞厅门前。

“汉卿，你怎么才来？”

“对不起，刚散会，我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我还认为你不来了呢。各位，军团长来了，大家欢迎。”

掌声雷动。弄得张学良还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说你这何必呢？”

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敬，然后笑着点点头，把军装脱掉了，里边是一套西装。张学良穿的这西装，是在英国做的，就这套服装光大洋得花两千多块，那才叫真正的名牌呢。

你说花几百块钱，上头缝一个商标，我这叫什么“皮尔卡丹”，那和张学良那名牌，差比天地。张学良长得也真帅，一米八高的个儿，也有派头，也年轻，而且现在那是什么心情？他爹做了海陆空大元帅，自己是军团长，年纪轻轻掌握兵权，他也得意呀，那个神情跟一般人也不一样，真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

张学良一看别耽误大伙儿，赶紧步入舞厅，让乐队赶紧奏乐。乐声一起，那些贵夫人，那些小姐，眼光全落到张学良身上了，羡慕得五体投地，谁要能跟张军团长跳支舞，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都有身份，所以这些小姐、夫人全围拢过来，纷纷想陪着张学良跳舞。张学良也不知道跟谁跳好了，谁离着近谁沾光。就这样，跟身旁一位年轻的夫人跳舞，这夫人是谁也不知道。

赵四刚要走，被眼前这一变化给吸引住了，张少帅谁不知道？赵四早就知道，但没见过，今天是头一次。所以，她出于好奇，她那眼光一直没离开张学良，从进门，从寒暄到跳舞，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赵四也不知道为什么，觉着这个心怦怦直跳，脸还有点儿发烧，她不想走了。她姐姐给她拿着外衣：“小妹，你，你倒是走，还是不走？”

“姐，待会儿再走。”

“你看，劝你别走吧，你非走，让你走，你又不走了，好吧，你坐下歇着吧。”

赵四又坐回原来的座位上了，眼睛一直盯着张学良。她姐姐一看她妹妹的神情，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小妹，你听说过少帅吗？”

“早就听说过，没见过。”

“是啊，利用这机会你听我给你介绍介绍。”

她二姐高兴了，开始跟赵四讲，其实讲了不止一次了，每次讲都觉着是第一次，就那么新鲜。从张作霖那儿讲起，张作霖怎么当的胡子，怎么受的招安，怎么做的三营统领，后来怎么做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后来怎么做的东三省巡阅使，一直讲到张学良。说张学良出生在马背上，他降生那时候正是战争年月，是汤玉麟、汤二虎把他们母子给救的。张学良命苦，从小时候遇见了什么事，一直讲到眼前。她二姐还记得很熟，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其实这些事情赵四也听说过，张学良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一会儿一支曲子奏完了，开始休息。张学良跟这个谈谈话，跟那个谈谈话，喝杯咖啡，休息片刻，又有人请跳舞，乐声一起，继续跳舞，张学良就跳了不少次了。她二姐这嘴一直没闲着，就在这儿介绍。

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一看张学良到后边去了，蔡公子找他有事，大家休息，她二姐继续在这儿介绍。正介绍来介绍去，听见旁边又有一阵骚动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她也不讲了。姐俩儿站起来，转脸一看，也不知道张学良什么时候从后边到了前边，被一大帮人围着，其中，有个女人长得十分妖艳。这个女人的发型，到会的人谁也比不了，据说，光这个发型就做了三天三夜，就这发型，叫什么名也叫不上来，太漂亮了，珠光宝气。

这女人长得也挺漂亮，就是个儿小点儿，别看个儿小，精神，一说话，满嘴的银牙，正拉着张学良在那儿说话呢。因为她声挺高，赵四和她二姐听得非常清楚。她二姐看了一眼这女人，用鼻子就哼了一声，嘴一撇，有点儿瞧不起。赵四不认得，问她二姐：“她是谁？”

“这女人你不知道？有名的小狐狸精，姓郑。”

“她叫什么名？”

“她叫郑露莹，是中学生，女子高级中学的女学生，现在还没毕业呢，专门出入舞场，是这公馆的座上客，因为她个儿小，又会来事，大伙儿背地给她送了个绰号叫‘精密机床’，你看这名多好听。也有的人管她叫‘小骚狐狸’，因为她长得漂亮，又会打扮，外语说得又好，又善于交际，每次到了这种场合，总有一班男人围着她，围前围后，简直把她给宠坏了，你看她的得意劲儿。”

其实二姑娘介绍的完全属实，这女人叫郑露莹，特别的风骚，家里也有钱，

专门勾引有名望的男人，她有多少男人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男人也给她净买好东西，很多人追求她，每天光接那情书论筐来说，得有六筐。她雇好几个人给拆这情书，有意思的看一看，没意思的当废纸垃圾就把它扔了。今儿她也来了。

郑露莹早就野心勃勃，想勾引张学良，但多少次未能如愿，她连张学良的边儿都贴不上。但张学良也跟她跳过舞，她也认识。今天又在蔡公馆相遇了，郑露莹一看机会来了，焉能错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我就得抓住张学良，她下了这个决心了。所以张少帅一进门，她那眼光像两把钩子一样就搭到张学良身上了。

可要求张学良跳舞的人太多了，她也挤不到跟前儿来，她心说，大概少帅没看见我，要看见我，他肯定拒绝旁人跟我跳舞，利用跳舞这个机会我说说心里的话。张学良一直没理她，她心里觉着挺难过，认为张学良没看见她，其实张学良看见没有？看见了，早就看见了，张学良不乐意理她。张学良什么身份？一般的女人能到他近前吗？所以这个郑露莹急得抓耳挠腮。终于机会来了，张学良休息了片刻，跟蔡公子说了点儿私人的事情，刚到前边。郑露莹以快速跑步的姿势冲到最前头去了，把别人推开，到了张学良近前，其实离着赵四这块儿不远。郑露莹就说了："我的少帅呀，你眼皮净往上翻了，我跟你打了多少次招呼？你怎么竟没看见我呢，少帅，你挺好吗？"

张学良挺烦她，但张学良这个人厚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愿让她下不来台，仍然是笑容可掬。张学良跟她点了点头："你说的哪里话？因为我事情也忙，刚一进来没看见你，你也挺好？"

"托少帅的福，混得算不错吧。少帅，今天能赏个脸吗？"

说着，把小白手就递过去了，就请张学良跳舞。没想到，张学良乐呵呵地把她的小白手推到旁边去了："郑小姐，有件事情我要郑重地向你声明。"

郑露莹一看，张学良乐也不自然，而且面带严肃，她这心就一紧，心说，干吗？这是交际场所，是跳舞玩乐的地方，你干吗沉着脸子跟我讲话？但她不敢说别的，傻了，就盯着张学良。

张学良说："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不要叫我少帅，我烦这个话，什么叫少帅？如果你管我叫名字，我倒是欢迎的，记不住我的名字，管我叫军团长也可以。切记，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不准管我叫少帅。"

张学良说这话声挺高，周围的人全听清了。郑露莹的脸腾就红了，感到十分尴尬。紧接着张学良一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把她给甩了，没理她。

不管男的女的，当众出丑，实在下不来台。但这个事，赵四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她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不准别人叫他少帅？看意思真不乐意了。她二姐是万事通，什么都懂。

“小妹呀，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乐意别人称他‘少帅’？”

“我糊涂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

“人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所以不乐意别人管他叫少帅，这里头包含着自立自强，你明白吗？少帅跟那衙内差不多，都是子女沾老子的光，都是一些纨绔子弟，所以汉卿非常反对人家叫他少帅，就说明这个人心地多么高尚，跟那些凡夫俗子截然不同。”

其实，她说对了，张学良就不爱听这个话，谁管他叫少帅他都不乐意听。俨然我就沾我老子的光，我什么都不是。高俅的儿子叫高衙内，谁不知道？就仗着他老子的光。而且有很多人不学无术，什么能耐没有，我爹有能耐，我爹官大，就仗着他爹，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在那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好，张作霖统治年代也好，这种事情太多了。

张学良最恨这种事，我没能耐，没能耐我要饭去，也不靠着我老子。我之所以做了军团长，我是出生入死立下功劳，我赚来的。张学良就这一件事情就与众不同。赵四听她二姐说完，心里又一动，如果刚才对张学良的看法无非是个纨绔子弟、阔少，那么现在她的看法截然不同了，张学良就是她心目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够个英雄，这是她心里现在想的。

姐俩儿正在聊天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学良来到近前了。他跟赵二小姐比较熟，赵二小姐的丈夫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在张学良手下既是高参，也是顾问，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张学良乐呵呵，托着杯咖啡走到了她们近前：“二姐，说我什么呢？”

绛雪夫人回头一看：“少……”差点说错，好半天把那“少”字又咽回去了，“军团长，。可不是嘛，我正在叨咕你那些事呢。”

“叨咕我什么？”

“你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一本书都写不完。”

张学良一看她身边有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一开始没注意，这回注意了，不看则可，一看，张学良托着咖啡就傻在那儿了。赵四这回离着张学良最近了，看得清清楚楚。赵四心头突突直跳，把头低下了。她二姐一看：“军团长，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小妹，因为她排行老四，所以外界都管她叫赵四，真名叫一荻，小妹呀，这就是军团长，还不过来叫军团长。”

赵四由于紧张，心说，可别叫少帅，他不爱听，结果她二姐这一说，她把话还说错了，又冒出“少帅”来了。这人越紧张越出错。张学良这回一点儿都没生气，也没驳斥她。张学良点点头：“小妹，你好！”两个人这一握手，赵四就感觉到张学良这手又有力量，又热乎，其实谁手不热？就觉着心里头有那么个劲儿。张学良握完手之后，简短地问了几句。张学良高兴了，亲自告诉副官谭海：“告诉乐

队重新奏乐，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那是舞曲之王。乐队一听说军团长点的，马上为之振奋，乐曲奏得这个好。

张学良冲着赵四点了点头：“可以吗？”意思咱俩能跳支舞吗？赵四求之不得。可她二姐心说，我小妹不会跳舞，这当众出丑多有不便，另外，我小妹她不爱跳舞。那么些人请她，她都拒绝了，这要驳了军团长的面子，这多不好。她想解释解释：“我小妹……”回头一看，小妹没影了，早跟着张学良下了舞池。她二姐也乐了，我这多余啊。

两个人翩翩起舞。赵四那个家庭的人能不会跳舞吗？人家说我不会，那是客气话，那分跟谁跳。这大伙儿也进了舞池开始跳舞，后来一看，张学良跟赵四的舞步鹤立鸡群。跳舞那是一门学问，舞步里头相当有讲究，张学良在这方面没少下工夫，那多标准呢。

赵四小姐也对跳舞有研究，两个人这一跳，把别人全比下去了。后来那些男女一看，咱都甭跳了，干脆咱看热闹，在旁边学习学习得了。所以很多人全都退出舞厅，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张学良和赵四如入无人之境，翩翩起舞，真跟彩蝶翻飞一样，随着迷人的乐曲声，这两人是越跳越欢，越跳越好，跳得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就好像多年的老搭档一样，把赵四跳得满脸通红，张学良鼻子尖也见了汗。一曲跳完，引起热烈的掌声：“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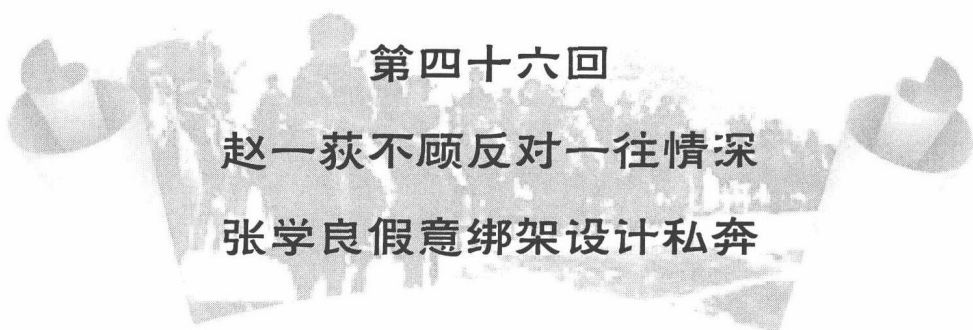
哪一行都能出人头地，你要一般般的，那不好使唤，跳舞这里头就有这么大的学问。张学良冲着大家点了点头，赵四陪着张学良跳了几支舞，两个人由生变熟了，但是也没说什么话。张学良正跳到兴头儿的时候，副官谭海来到张学良近前，压低声音：“军团长，有紧急公务，马上离开。”

“什么事？”

“大帅找你，来了急电。”

张学良深表遗憾，用手绢擦了擦汗，这才跟赵二、赵四以及在座的朋友们告辞，登上汽车走了，公务特忙。

赵四望着张学良的背影，久久地望着，眼睛都没眨一下。



第四十六回
赵一荻不顾反对一往情深
张学良假意绑架设计私奔

赵四回到家里头辗转睡不着觉，一幕幕深深印到心里了，张学良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把她给吸引住了。但她毕竟是学生，她得念书，而且赵四学习成绩相当好。日子长了，把这事就淡忘了，就觉着人世间的事就这么回事，偶然遇上了有这么一次机会，一分开了，天南地北，就算完事了。

有一次，赵四跟她爹赶奔北京去办事，赵四到香山饭店办点儿事，正好路过网球场，在网球场一拐弯，就是高尔夫球场。张学良穿着一身打高尔夫球的服装，一边擦着汗，一边往外走，身旁还有个高个儿的外国人，正好跟赵四相遇。没想到的是，两个人先是一愣，而后，张学良十分热情地跑过来。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国朋友，叫端纳。端纳是英国人，就在沈阳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好朋友，端纳介绍张学良加入了“英国青年基督教会”，而且张学良的英语都是跟端纳学的，洋人也是一样，一回生，两回熟，跟张学良是莫逆之交，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这次相约来到香山饭店，这个饭店新开张，到这块儿玩玩，没想到见着赵四小姐了。

后来，张学良就问：“四小姐你怎么到这儿了？”

一开始赵四不愿意说，后来说了：“这饭店是我爹开的，我跟我爹来参加‘开业典礼’来了。”

张学良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饭店董事长就是赵庆华，赵四她爹，张学良还不知道这个事。这饭店在当时来说那还了得？那是上层人物聚会之地，就这地方，什么冲浪浴，桑拿全有。所以跟赵四这次见面非常高兴，原来在舞厅那也没谈什么，

这回进一步地谈谈吧。张学良也不打高尔夫球了，两个人这话也不知怎么那么多，一直谈到吃晚饭还没谈完。最后端纳乐着过来了，端纳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他这一出现，赵四脸红了，不愿往下再说了。临分手的时候，张学良说："我最近还要返回天津，还到蔡公馆，咱们两个人还跳舞。"把时间、地点全定好了，就这么匆匆分手了。

从这儿之后，张学良刨除军务、政界的事情处理完了，有空就到蔡公馆跟赵四小姐幽会。一来一往，时间长了，两个人就有爱慕之情了，形影不离，一会儿也离不开。每天到深夜，张学良用车子把赵四送到家里，但张学良总是离着他们家挺远的时候就下车，陪着赵四走一段路，瞅着赵四进府了，张学良转身上车，这才走，从来没进过他们家。

什么原因？张学良有媳妇儿，张学良的夫人是于凤至，就他跟赵四结交的时候，张学良儿女双全，儿子、姑娘都有了。这件事你得避讳点儿，你上人家怎么说？赵四那不是一般的人，名门的大家闺秀，她父亲也是做大官的，给人家留点儿脸面，所以偷着幽会，不敢太公开了。

有一天发生点儿事，本来赵四跟张学良两人都定好了，还到蔡公馆跳舞，结果赵四早早就来了，穿一身新衣服，这身衣服是张学良给她买的，为了叫张学良说好，今儿个才穿上了。往日也收拾，没这次精心，这次也化妆了，赵四心情非常好，两个人定好八点钟不见不散，也是蔡公馆举行舞会，但赵四早早来了，就在那儿眼巴巴等着张学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都九点多了还没来。情人幽会，哪有错过钟点的？今天这个事情一反常态，赵四心里非常不痛快。赵四心说，怎么回事？把我给甩了，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来呢？谁请她跳舞，她也不跳，她两眼直勾勾地往门口那儿瞅着。九点十五分，汽车响，赵四小姐心一动，来了，怎么来得这么晚？见面我非得问问他不可，为什么迟到这么长时间？

哪知道出乎意料，车子停住之后，下来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贴身保镖谭海，从外边急匆匆进来了。进来的谭海就伸着脖子往四处看，赵四明白是找自己呢，马上迎上去了。谭海一看见赵四小姐，把她请到没人的地方说："军团长有急事来不了了，但他心里也非常着急，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呢。军团长命令，让我把你接到公馆，有急事跟你商议，快跟我走。"

赵四不知发生什么事，这心就跳个不停，跟着谭海上了汽车。车子一拐弯，来到张学良在天津的公馆。下车子上二楼，副官谭海一指这门："军团长在这屋！"谭海转身就走了。赵四推开门进来一看，就张学良一个人，这屋里烟气熏人，张学良正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呢。

她一看张学良的表情跟平常截然不同，好像张学良脸上这层亮光也没了，眉头紧皱，好像还哭了，两眼有点儿肿。赵四平常跟张学良两个人虽然在一起形影

不离，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她管张学良叫军团长，也没叫过名字，今天这一着急也不知道怎么的，把名给叫出来了："汉卿，你怎么了？"

张学良脸上一点儿笑容都没有，把门关上了："小妹，出事了。"

"出事了，什么事？"

"小日本鬼子在皇姑屯把火车给炸了，我爹正好坐在那列车上，我爹身受重伤。"

赵四脑袋"嗡"的一声，想起来了，白天她听她姐姐跟姐夫们在那儿小声嘀咕，拿着报纸指指点点的，好像说沈阳发生了一起炸车案，听说谁谁给炸了，还有死的，还有受伤的。因为那是个军阀年代，老打仗，老出事，老死人，赵四也没往心里去，也没注意。听张学良这一说，这才知道是他们家的事："大帅他？"

"我爹被炸了，现在生死不明，加急电报打过来了，我要马上返回奉天，咱们两个人就得临时分开了。我走之后，你千万要保重。"

赵四一听，一脚蹬空一样，这次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她也不敢拦着。她问张学良："你想上哪儿？"

"我第一步先回邯郸，然后把军队带回滦州，在滦州我待些日子，再进一步打听打听，究竟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听听我爹的情况如何？如果他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我得马上返回奉天，处理后事。"

张学良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眼泪掉下来了。赵一荻舍不得离开张学良，但是这话堵到嗓子眼，也不知道说点儿什么话好了，也不知怎么安慰张学良了。她问张学良："那你什么时候走？"

"我现在就走，要不是等你，我早就登车走了。"

话不多，却说明张学良心里头有赵四，这么大的事情还等着赵四。

赵四备受感动，出于对张学良一种强烈的爱，赵四主动地把张学良抱住，第一次亲吻了张学良。张学良真心爱着赵四，尊敬她，敬重她，从没做过那种轻率的举动。赵四爱慕张学良，由于身份的关系，所以也是规规矩矩，这是两个人第一次接吻，而且还是赵四主动的。

张学良的心一动，没说话，但是他明白，赵四这一个吻就表示以身相许，那不是一般的逮谁亲谁，那能行吗？那就不值钱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紧紧抱住赵四，说："你等着我，不论我遇见什么事情，你我海誓山盟，绝不分离。我要走了，你保重吧。"

下边人用汽车喇叭催张学良。

张学良拿着军大衣，转身出来，谭海急得抓耳挠腮："军团长快上车！"

张学良下楼了，哪知道张学良去而复返，又回来了。赵四不明白怎么回事："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张学良在手腕上把金表摘下来了，金表啊，对他们家来说那金子、银子跟废铜烂铁没啥区别。但张学良这块表不是一般的，白金的，链子是黄金的，那是瑞士特别给打造的，上头有张学良的像，有他的出生年月日，有纪念意义的。张学良把这块表摘了下来："小妹，你把这块表戴上，见着它就如同见着我，留个纪念吧，再见。"张学良头也不回，急匆匆地钻进汽车走了。

赵四拿着这块表回家了，失魂落魄，天天注意报纸，不知道张学良什么时候返回奉天？究竟奉天这个烂摊子他怎么处置？张作霖究竟是死了，还是身受重伤？也不光是赵四，当时这是轰动中外的一件大事，人们都关注此事。后来，听说张作霖死了，吴俊升死了。那报纸上也猜测，十有八九杀人的凶手就是日本人。茶余饭后，各个家庭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件事情也传到赵庆华耳朵里了。赵庆华最近心情十分不痛快，怎么不痛快？就为着老姑娘赵四，你看他虽然不接触这事，但"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长的时间了，他耳朵里头传来不少风言风语。他知道女儿跟张学良过从甚密，不由得勃然大怒。

一般的人高攀还觉着高兴呢，我姑娘跟军团长张学良如何如何，赵庆华不行，他本身也是做大官的，最看不起那些纨绔子弟，他恨张学良，你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你为什么勾引我女儿？你要干什么？在我们家找便宜？你痴心妄想！又恨自己的女儿，你是读书的人，咱什么家庭什么门风你不知道吗？这街谈头巷议，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这叫我脸上也太难堪了。

所以，这天晚上他把赵四找来了，把赵四她娘，赵四她哥都找来了，赵四的六哥叫赵燕生，赵燕生也年轻，比赵四才大一岁，有时候赵四出门，她哥陪着，六哥也了解情况。老头子吹胡子瞪眼，把赵四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告诉赵四："你记住，我宁愿叫你死，我也不准你跟张学良有什么往来，过去那篇揭过去，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你把你那心收回来，好好给我读书，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就断去父女之情，我就死到你眼前。"然后把她娘也痛骂一顿，骂她娘没管住女儿，又把赵燕生狠劲骂一顿，说："你当哥哥的，你妹子的事情你能不知道吗？你跟你妹子经常出入在一起，你还替她保密。"把儿子骂得也不敢言语了。最后，老头子下了命令，让他们家常年使唤的一个老妈，叫孙妈，看着赵四，命令赵四从今天开始不准出门，把老师请到家里教你念书。你要出门，我打折你的双腿，所有往来的信件必须得经过我检查。这老头儿多专制，把赵四给软禁起来了。

从这天开始，不让赵四看报纸、信件，与外界的消息隔绝了，也不知道张学良现在身处什么环境？作为恋人，她能不关心吗？经常以泪洗面。一开始，她爹管束得相当严，时间长了，有点儿放松，很快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一天半夜十二点，赵四无精打采地坐着，突然有人敲她的房门："谁？"

“小妹，是我！”

“六哥！”

赵四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她六哥赵燕生。她六哥偷偷地进来把门关上了：“小妹，快跟我走！”

“六哥，上哪儿去？”

“别问，要叫咱爹知道可就麻烦了。出去有重要的事情，快跟我走。”

“我……”

“什么都不用拿，你就跟我走吧。”

赵四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六哥跟自己感情最好，听哥哥的吧。匆匆忙忙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楼上下来，一拐弯走后门，可能赵燕生都给买通了，守后门这人早把门开开了，赵燕生冲他们点点头，拉着妹子出去，门关上了。

“六哥，你究竟带我上哪儿？”

“你走吧，别说话。”

他们家后街非常背，也非常肃静，两旁全是树，穿过树丛，一拐弯，有一辆汽车在这儿等着呢。

“妹子，快上车！”

拉开车门，把赵四推到里边了，赵燕生也上了车了，告诉司机：“开车！”

司机一转方向盘，车子拐弯抹角开到大道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开到天津的郊区。这回赵四心里可没底了：“六哥，你究竟想干什么？”

还没等她六哥做解释，车子来个急刹车，突然停住了。赵四没注意，这脑袋还碰到车棚顶上，撞得晕头转向，借着车灯往前一看，谁那么讨厌，把路边一棵树放躺下了，正横到这马路上，司机还骂了一声：“找事！”司机把车子刹住，开门下去搬那树，一个人还搬不动，她六哥也下车帮着搬这树，好不容易把树弄到旁边去了。两个人把手擦擦，准备钻进车子继续往前走。哪知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蹿出十多个人，全都是青纱罩面，黑布蒙头，手里都拎着家伙，和蒙面大盗差不多，过来把司机就给摁趴下了，司机也不干，还想动武。无奈，人家人多势众，而且手底下干净利落，把司机给捆上了。她六哥一看不好，伸手把枪拽出来了，他们家里都有枪，都有枪票，防身用的，拽出左轮枪来，刚要比画，身旁过来一个人，手疾眼快，一拳头打到他手背上，手枪落地，紧跟着窜上两个人，把她六哥也摁趴下了。赵四在这车里头看得清清楚楚，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缩作一团。

坏了，遇上土匪了，这是要绑票，赵四又埋怨她六哥。正在这时，就见这几个蒙面人，有几个上了赵四这辆汽车了，一个开车，一个坐到司机旁边，挨着赵

四还上来一个人，一把把赵四搂到怀里头了。赵四觉着受了巨大的侮辱，又害怕，又恨，又想反抗，又没那能耐，这人劲儿也大，冲着司机一摆手，司机加大油门，车子开得跟飞一样，离开了天津。

赵四就在这汽车里头，求死不能，想要逃跑就更不可能了。一直离开天津奔滦州了，车子的速度稍微迟缓下来一点儿，这个蒙面人才把脸上蒙的东西撤掉，一笑。赵四听这声怎么这么熟？仗着胆子抬头一看，张学良。

“你？”

“小妹，我接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干？”

“不这么干我怎么能把你接走？不用说旁的，你爹那一关都过不去，快跟我走。”

“上哪儿去？”

“接你上沈阳，到奉天。”

这事发生之后，天津各地的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新闻，“赵四小姐失踪”，现在查查档案，还能看到那时的报道。其实失踪是张学良亲自导演的恶作剧，把赵四接到沈阳。年轻人头脑一发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些记者为了报道这新闻，添油加醋说得神乎其神。于是，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各地全都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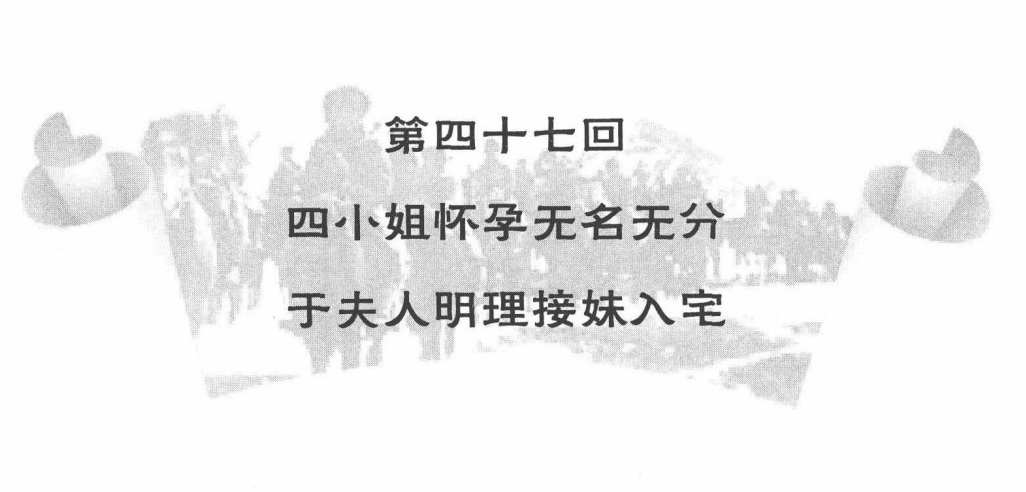
少帅张学良千里奔丧，父亲被炸死在皇姑屯。由于这个事情特大，不容他不回沈阳，说实话，他真离不开赵四小姐，形影不离，但这事在那儿摆着，不回去怎么行呢？就这样，忍痛分离，他回到沈阳，给他父亲治丧。接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遇到的是东洋人的压力，林久治郎、林权助，日本代表团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反对张学良易帜，要挟张学良听日本的话，被张学良断然拒绝。接下来是权力之争，张作霖死了，谁做东北的最高元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张学良面对着杨宇霆、常荫槐两个对手，究竟由谁出任东北最高元首？经过激烈地斗争，反复地较量，最后张作相、孙烈臣这帮元老们一律推举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击败了政敌杨宇霆，张学良当了最高统帅。余下来那个事儿就多了，张学良就感觉到在政治上、军事方面自己是个胜利者，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最高元首了，东三省都得听我的。但是内心深处他感到空虚，想赵四，这事没法跟别人谈，端不到桌面上。闲暇之时，张学良闹心，睡不着觉。心说，就拿我来说，手握重兵，当了东三省最高元首，但是我个人的私生活我都解决不了，我算个什么东西？不行，想什么办法我得把我心上人接到沈阳来。能跟张作相商议吗？能跟汤二虎说吗？都不能。他跟谁说啊？跟心腹保镖，跟谭海这帮人说，因为这些人跟张学良形影不离，张学良的脾气、秉性、举止、动作，个人的隐私，这些人全都掌握。

要不怎么社会上有这么句话，在贴身保镖的眼里不存在伟人。这句话怎么解

释？外人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一瞅，车队，见着面就是讲演，夸夸其谈，这位可了不得，一定是神乎其神，是个超人，因为你不了解情况，你不在他身边。贴身侍卫则不然，他老保护他的安全，形影不离，所以对他了如指掌，甚至个人的隐私，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在这些人的眼里头不存在伟人。张学良跟谭海无话不谈，把这隐私也跟他说了，谭海乐了："这事总司令你放心，包在我们身上，咱们这么办……"

谭海先派人到天津，秘密地跟赵四小姐的六哥赵燕生联系上了，因为他跟赵四的关系是最好的，赵四的隐私她六哥也全都知道，就跟张学良这些事他全清楚。先跟他联系上，里应外合叫他帮忙，拿车子接赵四出去，说有事，就给送走了。那头儿假装是绑票的，把赵四塞到汽车里头，然后上了火车，一口气就来到奉天，就是沈阳。这就是所谓绑架案的真相。当然，这个事当时谁也不知道，过了很长时间才真相大白。



第四十七回
四小姐怀孕无名无分
于夫人明理接妹入宅

张学良把赵四接到沈阳，放到帅府可不行夫人于凤至不干，夫人告诉张学良："赵四无权进入帅府，我还是这儿当家的，绝对不允许她进府。"

你看，掌握军权的元帅、将军，在外边说什么都算，往往在家里头说了不算。张学良这个事也觉着理亏，不敢跟夫人犟，把赵四小姐藏到"北陵别墅。那是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陵寝，周围苍松翠柏，工程规模宏大。那里空气也好，风景也好，张学良在那儿有别墅，把赵四小姐放在那儿了。

当然了，吃喝能愁吗？都是超高等的待遇，她住的这个小别墅虽然不大，只有二层小楼，但是风光秀丽。院里头铺的甬路都是五彩石头，正中央还有个大喷泉，里边还养着鱼，周围是放射性的甬路，一直通到这小独楼。楼下大客厅、小客厅、卫生间、浴池，楼上是卧室和内书房，周围住着一连宪兵和张学良的保镖，赵四就住到这儿了。

赵四明白怎么回事，也不怪张学良，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张学良日理万机，多少事啊，东三省的事，撂下这个就那个，撂下那个就这个，张学良只要一有闲空，马上就坐车到北陵别墅，两个人相会。有时候张学良在这儿住，一住很多天也不回去。这个事，外人能不知道吗？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事一般很难叫人觉察到，这个坏事，跑得快，成为沈阳城内的花边新闻，甚至传到家家户户。人们提到张学良这个事都嗤之以鼻，一时是满城风雨。但是，这两个人不在乎这个，顶住了种种舆论的压力，照样在此同居。

有一天出事了，张学良刚开完三省最高军事会议，看了看表，行了，赵四这

阵儿能吃晚饭呢，我们两个共进晚餐，叫谭海备车，一溜烟到了北陵别墅。张学良往别墅里一边走一边喊："小妹，我回来了。"

小妹是谁？赵四啊，因为比张学良小几岁，张学良特别喜欢她，就叫小妹。要往常，赵四小姐跟小燕子一样，会下楼来接张学良，两个人非常亲密，哪次见着跟头一次见面都差不多。但唯独今天例外，张学良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张学良纳闷，怎么回事？赶紧上了二楼，推开房门往屋里一看，赵四小姐正在屋哭呢。

张学良一进来，赵四小姐紧擦眼泪，那也不行啊，眼睛都哭肿了。张学良这心"轰"的一下，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把手套摘掉，也来不及把马靴脱了，扑到赵四的近前，拉着赵四的手，端详她的面孔："小妹，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莫非你身上不舒服，你闹病了？"赵四一言不发。后来把张学良急得抓耳挠腮，都有点儿生气了："小妹，怎么了？你倒说句痛快话啊，莫非生气我回来晚了？"

一涉及这方面，赵四小姐这才说话："你别着急。"说着话在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来，张学良一看这报纸是《天津日报》，因为赵四是天津人，怀念家乡，所以订的《天津日报》，有人往这儿给送。

张学良接过报纸翻了几页看看，没发现什么，问赵四："你叫我看报纸干什么？"

赵四翻到第四版，用手一指："你看这是什么？"在第四版底下那个角，带着花边的。

张学良一看，当时傻眼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半天没说出话来。报纸上登的是什么？是赵四小姐她爹赵庆华老先生登的一份声明，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女儿赵一荻，学名绮霞，与人私奔，败坏家风，从登报之日起，断去父女之情，谁也不认识谁。同时，我老脸丢尽，从此从政界退出，永不为官。特此声明，赵庆华。

字数不多，可有分量，断去父女之情了。原因是什么？赵庆华在十个儿女当中最喜欢赵一荻，就是这赵四小姐，爱如珍宝，视为掌上明珠，老头儿多忙也得亲自辅导女儿外语，再忙也教给她写字，领着赵一荻哪儿都去，没想到这么喜欢的丫头与人私奔。也慢说咱倒退几十年前那个情况，就是现在，说谁家的丫头跟人家跑的，这也好说不好听，尤其赵庆华那是什么身份？在政界居官多年，做过交通部和铁路部的次长，家趁人值，作为他家的千金小姐，与人私奔，这也太丢人了，简直让老头儿没法抬头了，见着亲朋故旧说点儿什么呢，窝囊出一场大病来，谁劝也不行，终于导致登报声明，断去父女之情。

他要不经过深思熟虑，能这么做吗？报纸一登出来谁不看啊，官方也好，私人也好，看着报谁都知道了，说明老头儿下了最后的决心。张学良为什么吃惊？这里边有事啊，张学良后悔了，我当初做这事太荒唐了，我把人家女儿假绑架给绑架到沈阳来，陪着我来住了，结果人家家里头发生这种事。原来想得挺简单，想着这事生米做成熟饭了，找个适当的机会，找个跟赵庆华关系不错的人，往来

一疏通，你也是我的岳父老泰山，你找我这么个姑爷还能怎么的，将来不就形势好转了嘛。万没想到，发生决裂了。

赵四小姐现在算个啥？十七岁的大姑娘跟着张学良到了奉天，名不正、言不顺，连帅府的门都不让进。现在对外介绍说什么呢？说赵四是秘书，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只能挂这么个名义，太难听了。现在人家爹这一发表声明，说明这一辈子父女不能见面了，赵四再也回不了他们家了。这些严重后果，张学良得负全部责任。

张学良深感内疚，眼泪也掉下来了。

“小妹，我太对不起你了，祸打根头起，为了满足我的私欲，我做出这种蠢事来。这，这怎么办呢？小妹，你说，你怎么罚我吧？可罚有什么用？”

赵四哭不就是为这事嘛，后来一看张学良真难过了，赵四说：“汉卿，别往下说了，这个事不怪你，也不怪我，我认为我的出发点没有错，我爱你，我从内心爱你，为你做出多大的牺牲我也在所不惜。你不用负责任，也不用感到内疚，我愿意这么办，虽然我爹跟我断去了父女之情，这是我没想到的，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汉卿，我只要求一件事，你能永远这么爱我，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人家说这话，那不像一般的人，又摔盆又摔碗，就怨你，要没你我能吗？人家赵四小姐是什么修养？反而安慰少帅张学良，叫张学良更过意不去了。

张学良一看赵四这样，把赵四抱到怀里：“小妹，你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只爱你一个人，如果我有三心二意，嘴不对心，叫我不得善终，不得好报应。”

一般的情人嘴里头可能常说，张学良真是发自内心。到他去世之前跟赵四小姐仍然形影不离，老夫妻到了这般年纪了，还在一起。

另外，张学良什么身份？人追求张学良的，车拉船载，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可张学良今天发了誓了，言下之意，不管有多好的女人，她就是天仙一样，我也不动摇了，我只爱你一个人。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由于特激动，张学良抬头一看，桌子在旁边放着呢，上头有文房四宝。再看少帅把墨研浓，把笔拿好，挥毫泼墨，写了几个字。赵四不知他写什么，擦擦眼泪，站起来转到张学良身后，一看，他写了一首诗，其实也不叫诗，就是汉代乐府一种民歌形式。上头写的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代的民歌跟现代的白话不一样，都是文言的。头一句“上邪”，就是上帝，就是老天，说“我欲与君相知”，就指张学良和赵四而说的，说咱俩要相爱，“长命无绝衰”，就是你放心，终生相守，只兴旺不衰败，就是我永远爱你的意思。除非怎么不爱你了，山无棱，江水为竭，除非山崩地裂，水枯山倒，除非是冬天下雨，夏天下雪，要不是这样，咱俩的爱情绝不改变，就是这么个意思。

张学良吱破中指，把手印摁上了。感动得赵四扑到张学良怀里头，流下了幸

福的眼泪，这两人是真正的相爱。张学良认为，什么叫相爱？说人，男人的学问是无形的财富，说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这话一点儿都不假，男人有学问是无形的财富，你走到街上，你知道他有没有学问？无形的嘛。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走到街上看，这女人长得挺漂亮，这电影明星长得真帅，他有形，那都是财富。但是，张学良是这么看，什么叫可爱？什么叫爱情？说一个人只能是有了感情之后，发现这个人的长处，才能断然这个人可爱，她可爱不是因为美丽，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张学良对这方面有研究。

从这天开始，张学良就在奉天大学让赵四深造，当初不过是个中学生，没有文化怎么能行？不惜重金找名人继续培养赵四。另外，张学良会什么也教给赵四，同时他还征求赵四的意见，两个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没因为报纸上这篇声明，两个人感情疏远，相反倒更密切了。这事刚过去不久，就听楼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梆梆”有人砸门，张学良开门一看，副官谭海。谭海脸上挺不自然：“总司令，夫人有请。”

张学良一听夫人于凤至有请，当时紧缩双眉，就因为赵四小姐的介入，张学良跟夫人于凤至两个人有点儿不合了，这是肯定的事情，所以张学良沉着个脸问谭海：“找我有什么事吗？”

“报告总司令，我不知道。”

“告诉她，不去！”

张学良一赌气坐沙发上了。就因为于凤至不让赵四进帅府，为这个事情张学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嘴唇都磨薄了，也不好使，所以他生这个气。

赵四一看，别把事弄僵了，把夫人得罪了那还了得吗？所以赵四就劝：“汉卿，无论如何你得去，你不去我不答应，大姐找你肯定是有事。”

劝得张学良没办法，把衣裳穿好了，下了楼，坐上车子赶奔帅府，他有很长时间没回去了。

张学良是十五岁那年跟于凤至夫人结的婚。于凤至的父亲叫于光斗，有的说叫于文斗，其实那是错的，叫于光斗，他是吉林省怀德县商务会的会长。老于家在怀德县是首富，家趁人值，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跟张作霖两个人关系不错。

据说，在张作霖不得力的时候，正闯荡江湖之时，遇上为难的事情了，急需一笔巨资，是于光斗毫不吝啬，解囊相助，帮了张作霖的大忙了。后来张作霖飞黄腾达，做了大官了，由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平步青云，又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人们都管他叫大帅。张作霖有个优点，知恩必报，凡是当年他不得力的时候，哪怕帮助过他一点点的人，张作霖都施以重报，何况对于光斗。三天两头，张作霖抽出时间也要到怀德县看望好朋友。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有一次，张作霖来串门，于光斗盛情款待。两个人不分彼此，张作霖往八仙

桌上一看，茶盘底下压着个红纸帖，张作霖就问这是什么？谁给你下的请帖？于光斗一笑："什么请帖，你没来之前，我们这块儿有个姓程的先生，程先生算卦算得太准了，我把程先生接到家里给我丫头于凤至算了一命，这不都在这上面写着，刚把他送走，你就来了。"

张作霖也信这个，就问："他算得怎么样？怎么说的？"

"你看这上面写着，这两字你认得吗？"

张作霖看这字有的不认识，他没念过几天书，但是看了看："我如果没说错，这叫'凤命'。"

"对了，'凤命'，程先生说了，说我女儿是'凤命'，要不我怎么给起的名叫于凤至，说她生辰八字极好，将来大福大贵。"

张作霖就动心了，心说，我儿子现在还没定亲，如果娶了于凤至，凤至，凤凰到了我们家，我儿子就是龙，龙凤才能够配合，将来我儿子说不定比我还强，有真龙天子的命。所以跟于光斗提出结为亲家，于光斗马上应允，跟张作霖结亲，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请出媒人来，把这事就定下来了。当时，于凤至十八岁，张学良十五岁。

亲事定下，挑良辰择吉日，夫妻完婚。当然是特热闹了，少帅大婚。但是，张学良对这个婚姻不满意，父母包办的婚姻，于凤至还比他大三岁，但不敢说。但是结婚之后，张学良就发现于凤至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于凤至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品质极好，岁数不大，落落大方，贤淑善良，三从四德。张作霖非常满意，一看我这儿媳妇长得还漂亮，品质还好，聪明，贤惠，料理家务，百无一挑。

慢慢地，张学良改变了看法，所以夫唱妇随，小夫妻感情越来越深。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帅府家务事情由五夫人当家，谁都知道五夫人拿得起、放得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张作霖在外头不用操心，家里有人给料理，没有后顾之忧，上上下下的人都怕五夫人。五夫人也厉害，也能干。

张作霖死后，五夫人把帅府的权力就移交给夫人于凤至，现在于凤至代替五夫人料理家务。帅府上上下下上千口子，要没点儿才干也料理不了，这人是最难摆弄的。你在外头指挥千军万马反倒容易，唯独家里事不好弄，不是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是于凤至发挥了她的才能，把张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上上下下的人对于夫人非常尊重，夫人说话极有分量。张学良也没有后顾之忧，这不是挺好吗？偏偏张学良在私生活方面不加检点，要不说人无完人，咱绝不能说这人好得简直一点儿挑剔都没有，没那么好的了，这是极端主义，不可能。吕洞宾是神仙，还戏牡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张学良也有他的毛病，年轻，爱跳舞，爱打网球，接触的面也广，除了处理

三军事务之外，在风花雪月当中也没闲着。特别是前些时候，跟哈尔滨的一个女人过从甚密，也在一起同居，因为那女人个儿大，所以人们背后给她送个绰号叫大洋马，当然是对这人诬蔑了，那人长得也漂亮，跟张学良也是一心一意。张学良让她迷得神魂颠倒，想甩还甩不下去了，闹了一场大风波。

后来于凤至气急了，让张作相、汤二虎跟这女人讲情，说你别纠缠少帅了，少帅的事太多了，你不要介入了。那女的还不依不饶，最后给了她五万块现大洋，这事才算平息了，大洋马才不来纠缠了。这事刚过去不久，又来个赵四小姐，而且赵四小姐的事比那大洋马的事要大得多，街谈巷议，满城风雨，淑女私奔，关内、关外无人不知。于凤至哪能容得了这个？她都气疯了，尽管以往对少帅百般宽待，也不追究这个，也不追究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家丑不可外扬。唯独对赵四这个事，于夫人下决心了，不开面，你说什么也不行，不能允许。

张学良非要这么干，我左右不了你，不许进帅府的门，我不承认。张学良一赌气，也不回帅府了。今天，夫人有请，主动要把他找回去，张学良就知道没好事，但是他心里有愧，脑袋有点儿发紧，坐上车子回到帅府。等他一进卧室，丫鬟叫小红，小红一看总司令回来了，笑脸相迎。

“夫人，总司令回来了！”说着把门轻轻地推开。

张学良迈步进屋了，要是以往，张学良到了于凤至这屋，马上就变样了，在外头腰板挺直，脸沉着，三军统帅，一回到屋里就变成小孩子似的，又说又笑，又蹦又跳，在于凤至的面前特别随便，夫妻嘛。可是现在有点儿发僵，张学良那脸绷着，进屋也没说话。

他往屋里头一看，屋里还是那么干净，于夫人相当朴素，她这个屋是高等的书斋，文房四宝，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没有什么珠光宝气，没有那么奢华，但是你看着那么高雅，那么幽静。张学良对这个环境本来非常熟悉了，今天看着好像有点儿陌生似的，他也没看看旁边那吊兰，也没瞅瞅屋里头的花卉，在太师椅上坐下了。他看了看于凤至，于凤至看看他，两人谁都没言语，这就是憋气呢。

还是于凤至先说话了：“汉卿，把你请回来有事跟你商议。”

“什么事？”

“帅府旁边有一座楼房，我花钱买下来了。”

张学良一听，你都说好几遍了，爱买你就买呗，这么点儿小事还用把我找回来？张学良认为小题大做，所以挺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我已经派人把楼里边都修缮好了，家具也全都摆好了。”

“谁搬到那儿住去？”

“那还用问嘛，小妹住到北陵，多有不便，回到帅府也不方便。我的意思是把她接回来，就住在那座小楼里，那样都方便一些。”

张学良可真没想到，这证明夫人让步了，原来连门儿都没有。闹了半天，她提房子的事是给赵四准备的，大大出乎张学良意料之外。张学良当时那脸就由阴变晴了，乐呵呵地来到于凤至近前："大姐，你再说一遍。"

"怎么？我说话你没听清？我的意思是说给小妹准备的楼房，省着来回你往北陵跑了，最近你身体也不太好，让小妹搬回来住，不是方便得多吗？"

"夫人，谢天谢地，我的好夫人，我的好大姐。"

张学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于凤至的手，不知说点儿什么好了。

于凤至原来毫不让步，怎么一下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让步了？这可不是冷不丁的，有原因的。于凤至一开始是不痛快，偷着哭了多少次，认为自己命苦。后来她发现赵四没法跟那大洋马比，跟其他的女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第一，赵四小姐是千金小姐，是大家闺秀，人家家里头家趁人值，爹也好，家庭也好，不缺花不缺吃，不像一般的人贪图点儿什么，人家没什么贪图。就不嫁给张学良，凭赵四那个身份，找什么男人找不着？有的是，她图什么呢？而且来了之后，赵四小姐从来不计较名分，你说给我搁北陵就搁北陵，你说不让我进帅府就不进帅府。每次见着于夫人，都是毕恭毕敬，夫人长，大姐短，那么温柔，那么善良，那么体贴，那么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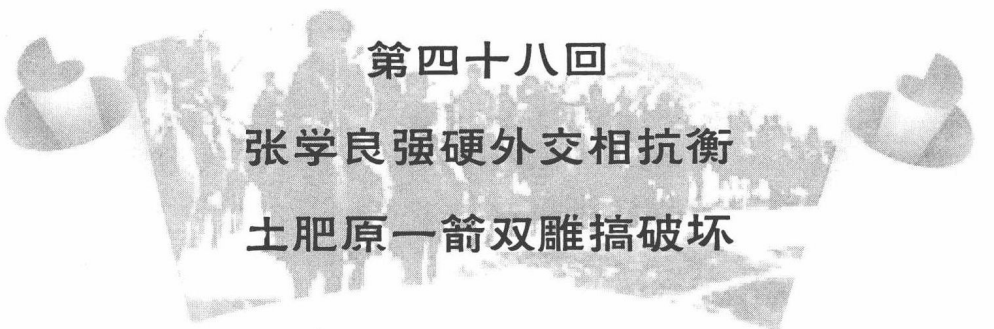
后来发生了几件大事情，一个就是"东北易帜"的事，换旗，跟蒋介石双方信使往来，代表不断，就把原来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张学良犹豫不决，没短了跟夫人于凤至商议，也没短了求教赵四。但是赵四完全站在张学良这方，晓以大义，让张学良必须坚持祖国统一，给张学良打气。所以张学良这才鼓足了勇气于1928年12月30日背着日本人换了旗了，换旗那等于国体变更，换了旗之后，祖国统一，张学良心里是无比的兴奋。

赵四小姐在国家大义面前支持张学良，于凤至全知道。于夫人的心里头就佩服赵四，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有远见，有才华，辅佐少帅张学良，出的这点子可太好了，从心眼儿里佩服。

第二件事，枪毙杨、常。杨宇霆、常荫槐专横跋扈，结为死党，要挟张学良，而且勾结日本。有这两小子在，张学良就架空了，东北政权就不稳固，形成了两个中心，怎么能行呢？又是赵四小姐，坚决站在张学良这方，力主铲除杨、常。通过这件事情，于凤至对赵四小姐就更赞赏了。

赵四对促进统一各个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她的外语很好，作为张学良的帮手，那是有条件的。另外，赵四没有不会的，对密码破译还相当有研究，有很多条件自己没法跟赵四比。于凤至一琢磨，像张学良少年气盛，头脑爱发热，他的身边要有一个人像赵四这样，那就太好了。另外，我看着这家，我能离得开帅府吗？离不开。张学良上哪儿去了，有赵四跟着我就放心了，我们一个主里，

一个主外，那有多好。进行了痛苦的斗争，于夫人为国家着想，为大事着想，最后，终于让步了，同意赵四搬回来，张学良能不受感动吗？



第四十八回
张学良强硬外交相抗衡
土肥原一箭双雕搞破坏

赵四小姐搬回来以后，这姐俩儿处得跟亲姐俩儿似的，真是亲密无间。这以后，张学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家里头没有什么分裂的事情了，可以专心致志处理军政大事。从这儿之后，张学良抓教育，抓体育。张学良亲自就任东北大学校长，现在的东北工学院又恢复原来的名字“东北大学”，那是张学良一手创办的。他知道作为国民没有文化素质，全是老文盲，这国家不能富强。这个国家是弱还是强，是富还是穷，你先看教育。所以张学良对这方面格外的重视，个人捐款五百万大洋，鼓励中小学教师把教育搞好。

另外，张学良对体育非常重视，他就烦洋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那阵儿开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国家太软弱了，没资格参加，张学良深感痛心。张学良又从个人存款中捐出数十万大洋修建体育场，凡是体育盛会，张学良都亲自参加。

另外，张学良精兵简政，开始叫军队屯垦，在黑龙江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让当兵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张学良要努力开发东北，非把东北的生活提高上去，非要来一个国富民强，但是不那么简单，他就忘了在东北的边上还有个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安好心，虎视眈眈，那口水流出多长来，老想吞并东北，吞并中国，甚至吞并全亚洲、全世界，都做他的附属国和保护国。

原来日本人以为张作霖死了，张学良那么年轻，毛嫩，好摆弄。许给点儿什么好处，再施加点儿压力，他就顺顺当当听日本人的话。没想到，张学良不但继

承了他爹所有的优点，而且跟他爹还不一样，他爹的外交政策是和稀泥，装傻充愣，没事装糊涂。张学良则不然，你说什么也不上你的圈套，而且采取强硬外交，我不听你的，不理你那套。你说不叫我换旗，我非换不可，把旗换了，跟南京政府达成统一。

另外，张作霖自从主政之后，紧修铁路。经张学良的手，开发葫芦岛军港，又修铁路，俨然跟日本人开的南满铁路相抗衡。小日本一看还了得，不行，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得想办法铲除张学良，他们一个会议挨着一个会议地开。

沈阳有个地方叫十间房，老沈阳的人都知道十间房在哪儿，也叫日本街，主要就是赌场、烟馆和日本妓院集中的地方，那地方到了晚上华灯初上，灯红酒绿，全是日本妓女，梳着日本的美人髻，大盘头，穿着日本的和服，门前挂着红灯，从那里边传出来各种唱歌和乐器的声音。

但这个地方特殊，日本人是有目的地开辟的。原来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养那么多军队，制造那么多杀人的武器，开支也太庞大了，入不敷出。怎么办？扩大财源，怎么才能挣钱？就想起这道买卖，这叫无烟工厂，不冒烟的工厂。把日本的妇女，有的是强迫的，有的是拐骗的，全都用轮船送到沈阳、哈尔滨、长春一带，送到这儿做妓女。不够怎么办？从朝鲜、台湾，他们的附属地拐骗来很多的妇女，源源不断送到这些地方。来了之后，日本就相应地成立了很多事务所，其实这些事务所就是拐骗妇女的，开窑子的。这些妇女来了之后先登记，多大岁数，有没有丈夫，是不是处女，有多高的文化程度，会什么特长，照相片，登上记，登上记之后往外卖，标上价钱，你来买了，谈判合适，有利可图，就把这些人卖了。卖不了的怎么办？就在日本人领导下做了妓女了，那个妓女分成多少等，有高等的，有中等的，有次等的，在那个时候就这样。

剩下的这些妇女到了假日，穿上和服，描眉打鬓，坐上大敞篷车，前头洋鼓洋号吹吹打打，这就上街去宣传。宣传什么？我叫南尖宛子，我在哪块儿服务，欢迎您光临，宣传这个，让你上那儿花钱去。所以，那日本窑子一家挨着一家，日本妓院一眼望不到边。利用这个，好挣大钱，运到日本，这钱可赚了很多。从表面上是这样，暗地之中，这里还是间谍机关，专门搞情报的。

后来日本关东军介入了，这个日本军人有孔必入，插手此事，就等于日本关东军干的这买卖，挣的钱一半他们留下，一半交给本国政府。因此，日本关东军的特务经常在此出入，他们有个总负责任人，就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贤二。他就派出不少特务，也训练了不少间谍，有的日本妓女迎宾接客，她本身就是间谍，在拉客人的时候，你看拉洋车的，坐小买卖的，那就没必要了，主要拉的是达官显贵，从他们嘴里刺探中国的情报，其心何其毒也。

土肥原贤二有一招儿特别毒辣，干什么呢？除了日本妓女之外，朝鲜妓女、

中国妓女、白俄妓女都有，让她们吸毒，你不吸也不行，给你打吗啡，让你抽白面，让你上瘾，上瘾之后好控制，到时候不供给你毒品，你受不了，你就得听我的话。像哈尔滨白俄妇女，就在那个妓院里头，当间谍的占绝大多数，就干这些事。但是有一样，日本妓女绝对不准吸毒，尤其是日本的军人，吸毒得受严厉的惩罚，他知道如果自己国家的人吸了毒之后，后果不堪设想。别的民族他不管，他就这么缺德。

另外，这个土肥原贤二在日本是赫赫有名的人，有的人专门给他写了本传记，介绍了他的出身。据说此人家里头不是那么富裕，但是他天资聪明，在困苦的家庭环境中刻苦读书，最后在日本军事大学毕了业，很年轻的时候就派往中国。他的老师叫板垣征回郎，就是个老牌的特务，传授他各种技能。土肥原老到中国来，主要是研究汉语，研究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有名的中国专家。我们中国人不了解的事他都了解，中国人的方言有时候中国人都听不懂，他懂。他能说中国各种方言，你是四川的，你是湖南的，你是东北的，你是两广的，方言他全明白。中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他都给研究了。而且他是个全能的特务，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他一直就在中国活动。

后来张作霖成事了，他给张作霖当日本顾问，跟随张作霖多年。张作霖有关日本的事都问他，他也借了张作霖的光。张作霖这块儿飞黄腾达，土肥原也跟着飞黄腾达。按理说他应当感激张作霖，恰恰相反，他不但不感激张作霖，相反他跟日本军方密切合作，参加了暗杀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就有他一个，恩将仇报。就这小子，他跟河本大佐、健川少将，他们联手炸死了张作霖。这小子最近奉命收拾张学良，他又从日本东京奉命潜回沈阳。张作霖统治时代，沈阳叫奉天。少帅张学良易帜之后，挂上青天白日国旗了，象征祖国统一，把奉天去掉，又变成沈阳，一直到现在。

土肥原到了沈阳，就住在十间房高级妓院里。今天，土肥原贤二穿着日本大和服在高级妓院里画画，你看中国的水墨丹青画，他还画得一绝，书法写得还相当不错，真够个专家。旁边一个日本高级妓女陪着他，端茶敬水，侍候笔墨。这土肥原显得挺悠闲，没事在那儿画画。正在这个时候，隔扇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人。

土肥原贤二眉头一皱，这是谁？怎么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我的屋里头？我有严格规定：不管什么人，要想见我，事先得预约，安排时间，而且到我这儿来都得轻手轻脚的。这个人怎么这么鲁莽？

他不太高兴了，回头一看，外边进来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身材高大，不同于其他东洋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在左眼睛下边，这脸蛋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本来这个人长得就够凶的了，再加上这道刀疤，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也穿着日

本的和服，系着带子，下头是木屐，就那日本趿拉板，从外边进来了。

他一看认得，正是河本大作，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大佐，大佐按中国的军衔就是上校，也不小，日本的官比较实在。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今儿个他跑这儿来了。

“张作霖被炸皇姑屯”，全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这一消息了，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纷纷指责日本，把日本搞得焦头烂额，日本的在野党也抨击执政党，指责他们不应当干这种事情，太卑鄙，太可耻，要严惩凶手。

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叫田中，田中一看舆论太厉害，招架不住了，只好辞职，内阁解散。就为张作霖这事儿，后来又换的新总理大臣。河本大作因为是凶手，日本在野党揪住他不放，后来日本政府没办法了，就把他的官职一撤到底，贬为平民，强令他退出军界，要不没法交代。所以从那儿之后，河本大作成平民百姓了。但这小子心里不服，他不承认他有错，他认为他这么做是效忠日本天皇，效忠大和民族，何罪之有？

最近一个时期，他又想办法混到满洲来，住到沈阳了。这回来是以什么身份呢？是以南满铁路理事的身份到沈阳来的，我不是军界的了，我是做买卖的商人了，我入了股了，我是理事。表面上是这么回事，暗地里他仍然积极活动。这回要颠覆张学良的政权，他仍然是一员干将。

今天到这儿跟土肥原贤二，就是研究这事来的。河本大作心里头不平衡，他心说，你看土肥原贤二跟我是一回事，我们共同策划炸死的张作霖，我的官职被剥夺了，差点没进监狱，他倒没事，相反飞黄腾达，现在成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所以他带着三分气进来的，拉这门才这么大劲。

闹了半天，土肥原贤二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你像河本大作吧，锋芒太露，而土肥原贤二一向隐居在幕后，你看坏吧，不显鼻子不显眼儿的，蔫坏，在后头出主意，所以他得以保全下来。河本大作进到屋之后，气呼呼地往土肥原贤二对面一坐。土肥原贤二笑脸相迎，赶快叫日本高级妓女给敬茶，给点烟。河本大作没理这个茬儿，虎着脸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君，张学良太不像话了，你知道吗？最近他都干了些什么？”

土肥原贤二一乐：“河本君，你说他干些什么？”

河本大作说：“他现在修建铁路，开发葫芦岛的军港，和我们大日本相抗衡，我看他越来越猖狂了，我对咱们的当局和军方所表现出的软弱非常不满。当初要听了我的话，对待张学良跟对待张作霖一样，把他收拾了就好了。而且‘皇姑屯事件’的当天，我们准备了八千多精兵在浑河布防，就等着政府一声令下，马上占领沈阳，占领全满洲。可是政府迟迟不下命令，犹豫不决，到头来怎么样？由

主动变成了被动，现在张学良得如此专横，长此下去，对我们日本将大大不利。我不知道土肥原君，你想没想过？”

“我怎么想不到？不过河本君，我看现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得体的，不能操之过急，现在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有些做法也要相应地变化，如果都采取暴力手段，恐怕不会长久的。”

“那就听政府的，就听你们的。请问，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对付张学良呢？”

“我们先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经济就是命脉，我们先掌握他的经济，而后一步一步地深入，不怕张学良不服从，你就瞧好吧。”

“土肥原君，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是清楚的，张学良公然在北陵修了一座别墅，在修别墅的时候要开辟公路，把咱们日本皇军大老板神原先生的庄园整个给破坏了，他这条公路贯穿庄园，从当中过去，侵犯了咱们的权益。为此，神原先生接二连三找政府，找关东军总部，我说你们又怎么样？你们太软弱了，不敢碰张学良，他是为所欲为。现在听说张学良又计划修一条轻便铁路通到北陵，这条铁路还得路过神原先生的庄园，神原先生再次提起申诉，你们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态度？对张学良是不是太软弱了一些？”

土肥原表面点点头，你懂个啥？你就是个大老粗，你就知道动武，更深层次的东西你想象不到。但是话又不能这么说。土肥原说：“是这么回事，今天你来就为这件事情，我们表现出来的绝不是对张学良的让步，而恰恰是相反。”

“能不能交个底？”

“当然可以。最近你知道，张学良要购买一批飞机装备他的东北空军，数量相当可观，因此，我国政府已经向我国商人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达成这个协议，叫张学良购买日本的飞机。如果谈判成功，我们不但能挣一大笔钱，而且我们能掌握张学良的空军，换句话说也就掌握了中国的空军。我们的飞机都是现代化的，没有我们日本人的掌握操作，他们中国人根本不会，随之而来的，我们日本的教练官将源源不断地深入到东北军的空军里面。我们要做成这笔买卖，那就是一箭双雕，百利而无一弊，所以我们对神原先生这种小事情就采取忍让不理的态度。张学良爱修什么路就修什么路，如果因为这点儿小事情惹得张学良生气了，这笔买卖做不成，损失可就太大了。中国人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懂吗？”

“我别的都不懂，我就相信军刀是真理。如果你们关东军命令我去杀张学良，我一定马到成功。”

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恨张学良？原来这两个人都属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少壮派，这个少壮派野心勃勃，代表着很多日本军人，他们主张用武力征服亚洲，用武力吞并世界。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是大和民族，最高尚的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认为其他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下贱的，只有“大和民族”才有权统治一切。

上次炸死张作霖这个事在日本发生争议，执政党、在野党互相抨击，对军人这种粗野的做法表示不满。为此，河本大作丢官罢职，就这样他也不甘心，他毕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发过誓，就是想把满洲划到日本的版图，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的，他死也甘心，他从骨子里头就这么反动。

土肥原贤二总的目标跟他没啥区别，但是在做法上不太一样。两个人争来争去，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河本大作一挥手，在墙上把军刀摘下来，拽出来了，在屋里练趟刀，还唱了一段日本歌，这歌叫什么名咱也不清楚。土肥原贤二一看他要发疯："河本君，你这是何意？"

"现在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军刀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对张学良要采取这种办法，如果你们不跟我合作的话，我一个人也要把张学良干掉。"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从外边又走进一位来，这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小白脸，宽脑门，尖下壳，戴着玳瑁眼镜，留着一撮卫生胡儿，小分头，举止文雅，一看就是一个文官，或者是文职人员。两个人一看，正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他们都是老熟人了，打过招呼之后，林久治郎入座，冲着河本一笑。

"河本君，方才你说的话，鄙人全都听见了，我认为有些地方欠妥。"

河本一听不乐意了："我什么地方欠妥？"

"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现在的张学良不是一般方法可以对付得了的，我们应当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从灵魂的深处把他牢牢地掌握住，到了那时，他不听咱的也不行，你不能操之过急。"

河本不服："好，就是你们这些文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才耽误了事情。迟早有一天，张学良羽翼丰满，我看你们怎么收拾他。到了那时候，你们是悔之晚矣。"

林久治郎说："我这次来不是斗嘴，我是奉了上峰所差，有件大事情咱们三个商议，你能不能坐下。"

河本、土肥原贤二都坐好了，这阵儿，林久治郎一拍手，日本的妓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三个人边吃边谈。林久治郎说："我接着内阁的训示了，有笔买卖咱们必须得叫它达成协议。"

土肥原贤二点点头："我知道，你是指张学良购买飞机的事情？"

"对，我就为此事而来，把别的事先压在一旁。主要想什么办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听说数量相当可观。第一，我们能捞到一大笔钱；第二，我们的人就慢慢地渗透到东北的空军里边，掌握它的灵魂，也就等于掌握东北的制空权了，这有多好，一箭双雕，二君无论如何帮着我让张学良买咱们的飞机。因此，我说在这时候先不要激怒张学良，像河本君所说，又要动武，又要拼命，使不得，一、你达不到目的，二、激怒了张学良，这买卖就泡汤了，对帝国的损失就太大了，请你千万要慎重。"

仨人正说着话，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离着五里地我就闻着酒香了，谁请客，我来参加一次不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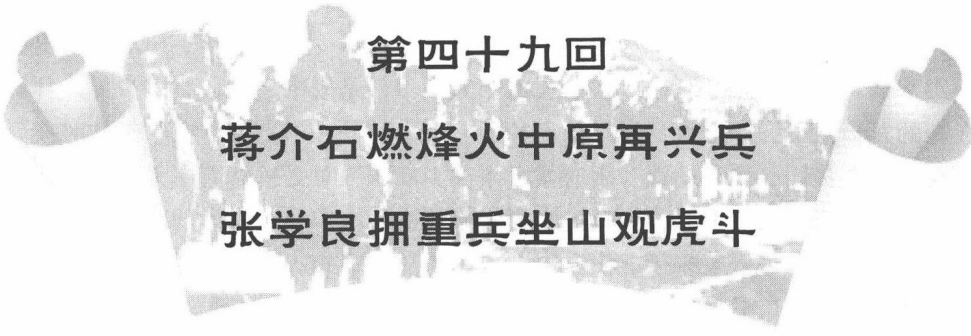
仨人一听这谁呀，拉门一开，从外边闪进来一个妙龄少女。这少女甭提多漂亮了，长得妖艳绝伦，穿着最时髦的服装，里边穿着中国的丝袍，就是旗袍，非常得体，曲线凸出，一走三摆，香味扑鼻。

河本和林久治郎不认得她，土肥原贤二认得，赶紧站起来了，满脸赔笑："芳子小姐你好，多日不见，是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快，请坐。"

这两个日本人直直地瞅着这个芳子小姐，土肥原贤二一看，他们不认得，这才给介绍。

"这就是'满洲第一女性'，日本的名花川岛芳子小姐。"

两个人听完一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赶紧站起来了。河本那么粗野，见着川岛芳子也是毕恭毕敬，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林久治郎也频频点头，盛情迎接。



第四十九回
蒋介石燃烽火中原再兴兵
张学良拥重兵坐山观虎斗

在历史上，川岛芳子可是有名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杀人魔王。川岛芳子本名叫金壁辉，纯粹就是个中国人，她父亲就是皇室的肃亲王，她是肃亲王的十四格格，肃亲王十四丫头，也可以叫十四公主。肃亲王最喜欢她了，从小就聪明，长得也白，也会来事。

可是就在川岛芳子小的那会儿，满清垮台了，民国建立了，肃亲王念念不忘复辟，总想着中兴大清江山，把民国推倒了，大清朝再重新建立起来。他这么想，当然很自然了，可是他无能为力，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他就广泛结交朋友，后来他结交了个叫川岛浪速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非常有能耐，是个有名的“中国通”，据说还是日本黑龙会的一个头头儿。后来川岛浪速跟肃亲王两个人结成生死的把兄弟，肃亲王就跟他说：“贤弟，我的事情瞒不了你，有朝一日，大清江山得以中兴，皆弟之力也。到了那时候，你就是我们大清朝的开国元勋，我决不会亏待你，望弟尽力给我帮忙。”川岛浪速打了保票，说：“大哥放心，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就是弟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想办法说服我们日本政府鼎力相助，用武力帮着你恢复大清朝的江山。”

后来肃亲王为了笼络川岛浪速，给他什么呢？给金子，给银子，人家有的是。给房产地业，人家不稀罕。后来他发现川岛浪速挺喜欢十四公主金壁辉，一狠心，把这孩子给了川岛浪速，拿孩子做交易吧。果然川岛浪速非常高兴，就把金壁辉带到日本东京，其实金壁辉就姓爱新觉罗氏，到了日本给她改了个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

到了日本之后，川岛浪速家有钱，让她加入贵族学校学习，不惜重金培养她。川岛芳子也聪明，学习成绩总是优良，名列前茅，日语学得很好。这个小孩儿不就这样嘛，你带她到英国去，她就变成了英国人，带她到美国去，她就变成美国人，到日本就变成日本人，生活习俗、言谈举止，一切都变了，她就变成了个日本人。

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吗？她清清楚楚。在日本受教育多年，川岛芳子出落得跟水仙花一样，太漂亮了。在学校就令人瞩目，是校中之花，有多少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千方百计讨好川岛芳子。不幸的是，川岛芳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间谍集团，她是间谍。那时候日本“少壮派”总是挥舞着军刀，今天要侵略这儿，明天要侵略那儿，而且把主要侵略矛头对准东北，大批的关东军开到东北来，川岛芳子也跟着来了。出入军部，出入总领事馆，如踏平地一般。日本陆军大将小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及日本许多实力派的人物都跟川岛芳子有染，她就靠着这层关系，在日本上层活动，谁也不敢碰她。

另外，川岛芳子还见过张作霖。张作霖找她干什么？求她帮忙向日本政府借钱，她就能给拉线，就能办成这件事情。另外，川岛芳子外语非常好，什么汉语、蒙语、日语、朝鲜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几乎没有她不会的，这个女人就这么聪明。

川岛芳子属于一个怪人，好像神经上有些不太正常，怎么这么说呢？川岛芳子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她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回事，肃亲王是她爹，她是十四公主，从小到日本来的，但她不承认她是中国人。她是什么逻辑呢？她认为中国人就是汉人，没有满人的份儿，没有其他民族的份儿，就是大汉民族一统天下，因此她不承认她是中国人。所以她的性格就好像吉卜赛人的性格似的，没有祖国，没有民族。因此她为所欲为，野心十足。川岛芳子长那么漂亮，说打就打，双手打枪，骑马、游泳、滑冰、滑雪，没有她不会的。她极反对女人那种装束，她觉着女人穿那衣裳太下贱，不应该描眉打鬓，搽粉戴花，男人能办到的事情，女人都能办得到，相反地，男人办不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办得到。

不管在什么场合出现，她都十回有九回穿男装，人们一看是个漂亮小伙儿，留着分头，戴着礼帽，穿着长衫，要不就是日本军人的装束，穿着大马靴，带曩的马裤，披着风衣，有时候骑马驰骋，大说大笑，抽大烟，喝大酒，跟那有野心的男性没什么区别。川岛芳子狠得邪乎，杀人如麻。据说在医院解剖室，每次有事都找她去，动大手术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怎么动手术，怎么把人解剖了，有几次她穿上医院大夫的衣服，她也动过手术，亲自把人开膛摘心，她也要研究研究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杀人在她来说跟开玩笑一样，比碾死个蚂蚁还省事。她就是这么一种残忍泼辣的性格。

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有事，这三位一看她来了，都有点儿打怵，因

为这位腰杆儿太硬，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要在上头儿给你说几句，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对她才毕恭毕敬。让她坐下之后，川岛芳子先点上一支香烟，狠狠地抽了几口，也吃了几口菜，林久治郎和大伙儿给她敬酒。

这会儿，河本大作才凑过来说话："芳子小姐，久闻大名，未能得见尊颜，十分遗憾，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川岛芳子笑着点点头，在她的心目中，在座这仨人，真正的英雄是河本大作，河本亲自把张作霖给炸死在皇姑屯，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每根骨头里都有日本武士道的精髓，这才叫英雄。所以川岛就显着跟他特别亲热，挨着河本大作坐下，两个人频频干杯。川岛芳子海量，这仨人全灌趴下，她都不带醉的。

这阵儿就无话不谈了，河本大作就问："芳子小姐，您这是从哪儿来？"

"我是没伴儿的流星满天飞。前天在北平，昨天晚上在大连，今天又来到沈阳。"

"是，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请问芳子小姐：外边的形势如何？"

芳子一笑："形势嘛，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咱们别谈这些了，谈点儿正经事吧。你们三位今天在这儿碰头，是不是研究一笔买卖？"

"是啊，您知道内情？"

"什么事能瞒得了我？是不是想方设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

"对呀！"

仨男人一听，这个妖女子真不简单，这么保密的事情她也知道，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吧。

"芳子小姐，您看我们这笔交易能否做成？"

"三位呀，我不是给你们泼冷水，这事难啊。"

"小姐，这话什么意思？"

"晚了，买卖已经做不成了。"

仨人一听，打一冷战。

"张学良不买飞机了？"

"买了，不是买我们日本的，买的是法国最新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土肥原贤二闻听此言，如五雷轰顶一般，原来土肥原贤二跟日本商业巨亨都有往来，日本商业巨头曾经找过他，叫他无论如何把这买卖做成，许给他很多好处。土肥原贤二觉着，我原来给张作霖当过顾问，跟张学良也非常熟悉，这事情没问题，怎么我也得说服张学良购买日本的飞机，我又立了功，我又赚了钱。他觉着万无一失的事情，听川岛芳子这一说，凉了，真是没有想到。

林久治郎也是奉命而来，让他无论如何想办法促成这笔交易，没想到晚了，他能不吃惊吗？所以三个人张大了嘴巴，半天没喘上气来。川岛芳子看他们这个样，就乐起来了。

“我说三位这何必呢？这不是小题大做吗？他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不买呗，你们何苦这么吃惊？”

河本实在气急了，又把战刀抄起来了：“还是我那句话，闹了半天，对待张学良必须武力解决。芳子小姐，我打算采取对付张作霖的办法来对付张学良。”

河本大作想要用武力干掉张学良，川岛芳子不赞成他这个做法，认为他头脑太简单。正在争论的时候，门拉开了，进来一个军官，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行了个军礼，然后来到土肥原贤二近前，压低了声音：“大佐阁下，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有请，请你们几位去，要商议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时间？”

“马上就去。”

“什么事情知道吗？”

“据说支那的中原发生大战，让你们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马上就去。”

其实没有川岛芳子的事，可川岛芳子挺感兴趣，把屁股一扭，跟这仨人坐上汽车去见本庄繁。

什么叫中原大战？前面说过，就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四大军阀内讧，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出动了百万军队，战线拉至数千里长，中国人民那个灾难就不用提了，打个无休无止。一开始，蒋介石处于劣势，人家占了上风了，蒋介石都想下野了。后来发生了变化，因为蒋介石善于收买和拉拢，就这么收买了几员大将，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他们处于劣势，蒋介石占了上风。占这个上风还不算太大，多少捡点儿便宜，双方拉锯没完没了。

怎么办？大家把目光都投向张学良，张学良年轻有为，独霸东北，手握重兵，都想找这么个好搭档。另外，蒋介石也豁得出去，又给张学良送钱，又封官，又许愿，又授勋，把张学良也搞得迷迷糊糊的，张学良这个心也不知道怎么好了。一开始，他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想法，决不参与他们任何一方。可后来张学良一想，要这样打下去，中国还有个好吗？不但劳民伤财，国家元气大伤，一旦外人乘虚而入，我们拿什么力量能对付得了？特别是东北首当其冲，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侵略中国。到了那时，我们就后悔晚矣。

张学良想出兵，但是帮助哪头儿始终是犹豫不决的。因为什么？他对哪方面的人都有看法。第一个说冯玉祥，他对冯玉祥的印象极其不好，冯玉祥不仅是有名的“倒戈将军”，而且吃谁打谁，跟谁合作拆谁的台，要不怎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呢？他的所作所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学良就想起往事来了，那阵儿我爹在着的时候，为了对付吴佩孚，曾经不惜重金收买冯玉祥，冯玉祥答应两路出击

对付吴佩孚，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他拆了我们的台，跟我爹还弄个不和，后来我们双方又打了仗。这件事情，张学良是耿耿于怀。

另外，对李宗仁他也有看法，李宗仁属于桂系军阀，跟白崇禧他们是老搭档了，这些人也反复无常，阎老西就更甭提了。对待蒋介石他也有看法，前者跟苏联打仗，为中东铁路的事情，蒋介石非叫他打不可，结果张学良上他的当了，白白损失掉两个师，蒋介石一兵一卒都没派，在后头干说不做，使张学良吃了个大亏。另外，他知道蒋介石不惜重金收买他部下一个董旅长，这都采取的什么卑鄙手段？这种人能信赖吗？所以他也有意见。就这样，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人一有心事，他就有压力，再加上东三省政事繁多，结果张学良闹了胃病，吃不下饭，天天打针，尤其这几天精神恍惚。

开完了三军会议，坐上汽车回到帅府，等进了卧室，就是于凤至夫人的房间，张学良一头就扎到床上。于夫人是非常善良、非常贤淑的人，一看丈夫回来了，面上无光，眼壳都塌下去了，作为妻子十分心疼。让小红把靴子给他扒下去，武装带解下去，让他宽松宽松。

于夫人就问："汉卿你是觉着身体不好？"

"别扭透了。"

"先别想那些烦恼的事了，给你准备了几样可口的饭菜，你吃了吧。"

"我胃口不好，不吃，我想睡一觉。"

张学良拉过被子就想睡，于凤至担心，怕他这样睡了作病，但是劝，自己又没这能力。有主意了。

"汉卿，你是不是到小妹那块儿去看看？"

"她怎么了？"

"听说小妹今天上医院了。"

张学良一骨碌身坐起来了，张学良是真爱赵四，这才想起来大概能有一周没见着面了。他说："她病了？"

"还不清楚，听说她已经回来了，你是不是去看看她？"

"我这就去。"

张学良别的事没精神，看赵四，来精神了。

于凤至夫人和丫鬟帮着他换好了西装，张学良疾步走出帅府，一拐弯，赶奔赵四小姐的公馆。等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公馆近前，放轻了脚步，侧耳一听，他大吃一惊。赵四小姐在屋哭，那哭声听得清清楚楚，那些侍者在外头垂手站立，都不敢进屋。一看总司令回来了，众人赶紧迎接。张学良一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声张，放轻脚步，把房门推开，进了屋。

赵四事先没准备，所以一下叫张学良给堵上了。张学良几步来到赵四近前："小

妹，你怎么了？听说你上医院了？究竟你得了什么病了？”

赵四一听问，哭得更厉害了，两个肩膀直抖，把张学良给急得，拉着赵四的手，怎么问也问不出来，越问她越哭。后来把张学良急得直冒汗，丫鬟这阵儿送茶来了，把这茶刚放到茶几上。张学良一转身问丫鬟：“小姐到医院去了吗？”

“是上医院了，我陪着去的。”

“究竟什么病？说！”

丫鬟一看总司令眼睛都瞪圆了，不敢不说实话，赶紧把头低下了：“经大夫检查，小姐有喜了。”

“你再说一遍？”

“小姐怀孕了。”

张学良一听，顿时愁云全都散了，哈哈大笑：“小妹，你哭什么？这是喜事，你怀孕了，是我的骨肉，咱们有孩子了，你伤心什么？”

张学良这么一说，赵四哭得更厉害了。等止住悲声之后，赵四小姐说：“一般的父母要有了孩子的确是喜事，可是轮到我头上，何喜之有？我现在没名没分，我就是你的秘书，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姓啥？你说叫他姓什么？孩子要问我他爹是谁？我怎么跟他解释？外人问我，我怎么解释？我说什么？那么你说，汉卿，你叫我怎么解释？”

张学良一听也傻眼了，怪不得小妹伤心，就凭我堂堂总司令，手握重权，我的骨肉我能送到孤儿院去吗？那不笑话吗？

这孩子生下来怎么办？真没法说。张学犯愁了，也冒汗了，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屋里也没开灯，赵四哭得就更厉害了。后来赵四说：“汉卿，你没回来前儿我想过，我听说大东关有一个老大夫，家里有一种偏方，明天我准备找他去。”

“找他干什么？”

“打胎，这孩子不能要，得把他打下来。”

“不行！”张学良一听就急了，“我的骨肉怎么能打？再者说，那打胎对你的身体影响太大了，这是绝对不行的。”

赵四坚决要这么干，张学良就坚决不同意。正在争呢，门开了，于凤至来了，丫鬟小红在后头跟着。于凤至进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来到赵四小姐近前。

“小妹，你不必伤心，千万不能打胎，不但对你身体不好，对汉卿也不好，你理直气壮地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张家的骨肉，你不是觉着没有名分吗？这没有关系，对外就说这孩子是我生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精心抚养也就是了。”

于凤至话语不多，感动得赵四小姐一头扎到于凤至怀里：“大姐，我怎么感谢你？”

张学良在旁边看着，长出了一口气：“还是我的夫人大度，不看笑话，这么一

做，是功德圆满。”

张学良突然想起点儿事来：“你们先把这事放到一边，刚才我去开会遇上端纳了，端纳把我领到密室之中，向我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我正想告诉你们二人呢，结果出来这事把这茬儿就打过去了。”

两个人都愣了：“什么事？”

“关于中原大战的事情。”

“汉卿，你就说说吧。”

张学良拉过一把椅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遍，说：“我现在举棋不定，得着这个情报，我想跟你们商议商议，看看我的决定，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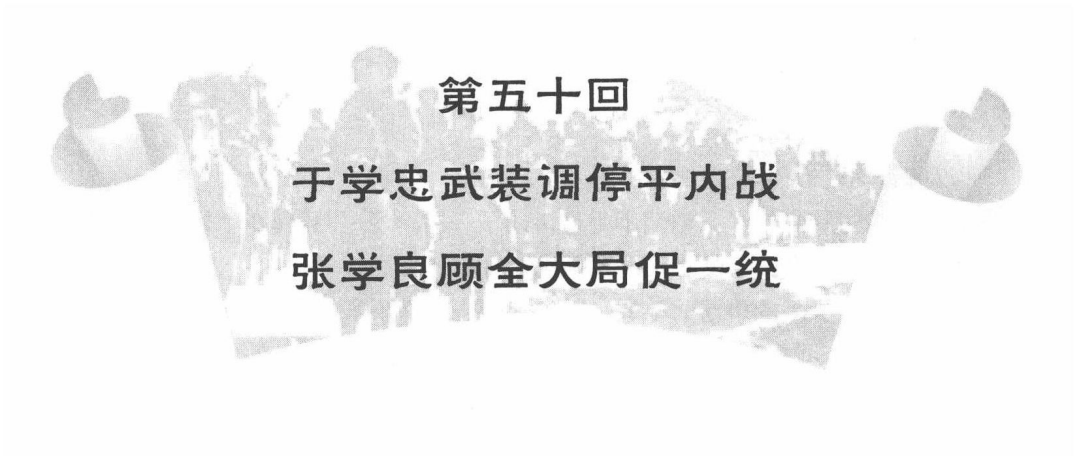
这一说中原大战的事情，丫鬟小红在旁边想起件事来。

“总司令，恕我多言，四小姐早就给您出了个主意，写到纸帖上交给我了，说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把这纸帖给您，可您着急奔这儿来呢，我也没敢给，也是关于‘中原大战’的事情，您想不想看看？”

“小妹，你写的什么？”

赵四把眼泪擦擦：“你一看便知。”

小红在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小口袋，口袋里是烫金的硬纸片，把这硬纸片掏出来，双手递给张学良。张学良一看，正面端端正正写了个“蒋”字，翻过来有四个字，“再造统一”。



第五十回
于学忠武装调停平内战
张学良顾全大局促一统

张学良一看这几个字，乐得一拍大腿："小妹，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端纳向我提供的情况，正好与此吻合，我意已决，拥护蒋总司令，站到蒋总司令一边，我二人携手合作，用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无论如何，我要站到蒋总司令一边，一心一意归属南京国民政府。"赵四在这纸片上写的"蒋"字，就是叫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再造统一。

张学良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站到蒋介石一边。这三口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张学良听这端纳跟他介绍了，端纳说，我这次到中原去，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冯玉祥、阎锡山都不会长久的，你们别看他们组成了联合政府，共同对付蒋介石，到头儿来对付不了蒋介石，因为他们内部不和，离心离德。即使暂时打败蒋介石。将来他们内部也得自相残杀，绝不能长久，所以提议请你支持蒋介石。现在赵四也提到这事了。

另一方面张学良正在为难，我怎么出兵？师出无名啊，就这么地我就出兵进了中原，武装调停，我打着什么旗号？这回赵四给他出主意——"再造统一"，这不就师出有名了吗？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统一全国，制止内战，一致对外"，赵四真聪明。所以张学良是无限感激："小红，准备酒菜，我们通宵达旦要痛饮一夜，以示祝贺。"

张学良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心情一高兴，胃病也好了，三个人一直喝到金鸡报晓。第二天，张学良下达了命令，命令辽、吉、黑、热河四省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行政领导人，在北陵省政府开紧急会议。这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这

一辈子摊了两个“九一八”,这是第一个“九一八”。1930年9月18日,“四省会议”隆重召开,张学良全身戎装主持了会议。

在会议上,张学良毅然地表示支持蒋介石,要再造统一。张学良的决定博得在场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他马上命令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的军长于学忠,第二军的军长王树常,统领大军二十万进兵中原,要武装调停。光那么唠闲嗑,动嘴巴,不好使唤,我带着大兵去调停,谁不听我的我就揍谁,这个横不横?本来中原大战他们两败俱伤,又冒出个张学良统领精兵二十万,那说着玩儿呢,揍谁,谁得趴下。

可是张学良做梦也没想到,转过年来的“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那就是国耻日。今天这个“九一八”使张学良飞黄腾达,名声大振,是张学良这一生最光荣的事情,达到顶峰。可那个“九一八”,张学良一脑袋扎到十八层地狱了。

张学良散会之后把两个军长叫到近前,于学忠字个儿不太高,1890年出生,原籍是山东蓬莱,从小在南方生活,所以那时候奉天元老这帮人都排斥他,认为他不是东北人,不是吃高粱米的脑袋,这种人不会跟他们一心一意。但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最信任于学忠。在张学良精兵简政的时候,很多军长、师长全都不带兵了,作为军事参议官,唯独于学忠还统领重兵驻扎在滦州和锦州,要不可靠,能把兵权交给他吗?另外,于学忠他们家也比较有钱,他父亲就在清朝末年当大官,叫于文孚。

于文孚在左宝贵、宋庆帐下听用,于文孚跟张作霖特别熟。收于学忠那时候,张作霖还提过这段事,说:“孩子,咱不是外人,我跟你爹认识,我们想当初在宋庆宋大帅帐下听用,出生入死混了多少年,你到了奉军就等于到家了,你跟汉卿好好处着。”张作霖对于学忠也很重视。

于学忠不怎么爱说话,寡言少语,性格内向,但是说话很有分量,所以说“贵人语话迟”,就指这种人说的。这次重兵要进关了,张学良不放心,拉着于学忠的手:“老朋友,这次你要进关了,不知对于统领大兵进中原你有什么看法?”

于学忠乐了:“总司令,我这次进中原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我认为可行,叫‘一枪不发’,我们去制止内战,我们再放枪,再放炮,那就不是制止内战了,除非迫不得已才动武,所以第一条,一枪不发,这点我可以做到。

“现在一进山海关,都是阎锡山的军队,总司令通电全国,他早就清楚了是不是?我进军之后,友好合作,希望他们把防地退出来,由我们接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阎锡山心怀鬼胎,表现出反抗来,讲不了说不起,那就得动真格的了。我建议我率大兵佯攻娘子关。第二军军长王树常率大兵迂回攻打大同,我们两路夹击,阎锡山是必败无疑。当然这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这么干,不知总司令有什么训示?”

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这样吧，你第一条建议可行，尽量一枪不发，这是最好的结果。"

于学忠点头："总司令放心，我就按第一条行事，绝不会发生意外的。"

于学忠是天才的军事家。后来全国解放了，于学忠就留在北京，做过几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另外，还出任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一直到1964年才故去，活到七十多岁。另外，于学忠为人也厚道，有远见，个人的武功还相当好。有知情人说，于学忠五十多岁快六十了，一扬手够那个墙，纵身就上去，有蹿墙上房的本领。这人实在是了不起，要不怎么张学良那么信任他。作出决定之后，于军长带"虎狼大兵"开始进关。

沈阳奔北京，沈阳奔天津，这列车可忙上了，一切都给军用列车开道。每三小时开出一列，东北军全副武装开进山海关。张学良9月18日通电全国：拥蒋，进关武装调停，再造统一。这观点是极其明确了。声明一宣布，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全完了。没想到没干过蒋介石，张学良坚决站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一边，谁打得了？这仗没法再打了，所以全都耷拉脑袋了。所以于学忠的大军一进山海关，真是一枪未发，晋军得到阎锡山的手令了，跟奉军友好合作，把防地交出来，给人腾地方。所以在21日，奉军进驻天津，22日就开进北平。这是蒋介石根据国民党开会作出的决定，东北军很顺利地接管北京了。

王树常的大军紧跟着也开进山海关，华北地区，包括青岛在内，整个落到奉军之手，归东北军接管。冯玉祥退到西安了，阎锡山通电下野。阎锡山发表声明，说这次我不用说别的了，我要退归林下，把兵权交出来，谁爱管谁就管，从今以后跟我没关系了。冯玉祥要剃光了脑袋当和尚去，也退出军政两界。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声明，挽留这二公，说你们别心灰意冷，国家多难之秋，正在用人之际，希望二公重返政坛，与我精诚团结，咱们共同建设中华。

张学良大兵派出去之后，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喜讯传过来，张学良非常高兴。就在1930年11月9日，张学良正式接任，做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委任的。原来张学良犹豫不决，始终没接任，这次下决心了。这天沈阳像开了锅了似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国旗飞舞。通往省政府的大道上净水刷街，宪兵队全都出动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另外，东北的空军出动了几十架在空中巡逻，张学良全身的戎装，副总司令，是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了。就在省政府礼堂宣誓就职，发表了就职演说。

国民党常驻沈阳的两个代表，一个是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一个是国民党党部代表吴铁城，两个人在旁边监视。张学良领着四省的大员，高高地举起手臂，宣誓效忠党国，效忠南京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宣誓之后，张群致贺词，吴铁城致贺词，南京政府来了贺电，热烈祝贺。

张学良马上起驾，搬进北平。临走的时候，东三省的事交给谁？交给张作相了。张作相、万福林，这都是副手。张学良临登车的时候告诉二位老前辈："千万要把家看好，这是咱的老家，特别要注意日本人。"二老点头。张学良坐着专列，带着于凤至、赵四小姐，威风凛凛到了北平，住进顺承王府，这是官邸。另外，还成立了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张学良住下之后，马上发下任命，任命何风林、王树常、邢士廉、陈兴亚为接收华北的专员，处理善后工作。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铭是他兄弟。又任命鲍玉麟为北平公安局局长。当时的社会治安亟待整理，公安局局长肩负重任。不久，张学铭又变为天津市市长。张学良把人员全分派了。

张学良往北平一坐，华北稳若泰山，至此，东北、华北都归张学良一人掌握了。三十岁的青年统帅，人活到这份儿上，就达到顶峰了。人们提起来张学良，关内、关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不挑大指称赞，是再造统一的功臣，在关键时刻做的一大贡献。人们拿张学良就当神了。

不久，蒋介石来了专电，邀请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要跟张学良见见面。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就决定起身。就在 1930 年 11 月，张学良就开始筹备，这回要见蒋主席，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手下人就全动起来了，特别成立了秘书处、参谋处、总务处、副官处，还有卫队统领。任命王树汉为秘书处处长，包文月为参谋处处长，朱光木是总务处处长，黄显生是副官处处长，卫队统领刘多全，贴身侍卫长谭海等，而且选出的都是东北的彪形大汉，服装一色都是新做的，腰里挂着盒子炮，底下大马靴，个头儿都一般高，都是年纪轻轻，威风凛凛。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决定 1930 年 11 月 12 日到南京拜谒蒋主席，这也是震惊中外的新闻。据目击者回忆，当时太隆重了。蒋介石派一列专车到天津来接张学良，等张学良坐上专列之后，火车开动了，欢送的人群挥舞着彩旗，一路所过之地，都是欢迎的人群，有学生，有工人，有军政两界的代表，在月台上高呼口号："欢迎再造统一的功臣张学良将军！欢迎张学良将军拜会蒋主席！两巨头会晤……"什么样的标语都有。

张学良心情格外激动，等 12 日火车到了江边上的时候，蒋介石动员了所有的党政大员来迎接张学良。有人回忆说："这是南京政府建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也是空前绝后的。"派来迎接他的有何应钦、王崇惠、李石曾、王正平、宋子文、刘继文、刘振华、马宏魁等上百位大员，都在站台上恭候。

当张学良的专列开到之后，张学良在众人陪伴下下车，戴着白手套，挎着军刀，穿着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戎装，迈步走下火车。站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军乐队开始奏乐。何应钦率领党政大员快步来到张学良近前，一一热烈握手，然后陪着张学良弃岸登船，坐上国民党海军威胜号军舰，这军舰是给张学良专门准

备的。等登上军舰，在长江里行驶的，不管是商船，还是军舰，一色升旗表示致意，大江之上鸣礼炮十九响。

人要到这份儿上，他是什么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学良乐得眉飞色舞。船靠岸之后，蒋介石亲自派了警卫大队、手枪队、宪兵队，保护张副总司令，怕他出事，而且汽车在这儿等着。

张学良钻进汽车里，摩托车开道，后头是长长的车队，街道两旁全是欢迎的人群，高大的建筑物上全都是标语跟彩旗，整个南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张学良不时地把手伸出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有很多人喊口号："欢迎副总司令！欢迎张学良将军！劳苦功高的张学良将军，欢迎你！"张学良感动得热泪盈眶。

等车队开到丁家桥国民党的党部，车子一拐弯，刚过了丁家桥，还没等刹住车，张学良就发现车窗外伸进两只手来，这手细长，白嫩，拉住张学良的手："汉卿，你好！欢迎你！"

谁呀？张学良转脸一看，正是蒋总司令。蒋介石高大的身材，威风凛凛，仪表堂堂。蒋介石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通关的鼻梁，真是一表人才。他穿着一身便装，前来迎接张学良。

张学良受宠若惊，等车子停住，赶紧开车门下来，握住蒋介石的双手。

"蒋总司令，学良能见到您，真是万分荣幸。"

"汉卿，你辛苦喽，欢迎你！"

一时鞭炮齐鸣，说话声音也听不见了。等硝烟过去之后锣鼓喧天，沿路两旁全是军乐队，奏起军乐。

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步入国民党的党部。至此，欢迎的热潮达到巅峰。会场里八九百人都在这儿等待着，当两人手拉手出现的时候，众人全场起立，掌声如雷。蒋介石频频向大家招手，中外记者拿着老式的镁光灯，紧围着两人前后转，拍照。蒋介石经常应付这种事，非常从容。他跟后来手下人说："我跟汉卿留一张合影，你们要好好照。"

"主席放心吧。"

蒋介石拉着张学良上了党部的台阶，在正门前，两个人手拉着手，看着照相机，照了一张合影。就这张合影保留至今，十分珍贵。紧跟着，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会议结束之后，到官邸休息。张学良每到一处，都是热情的 欢迎，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欢乐的海洋。

蒋介石、宋子文形影不离地陪着张学良。要说过去张学良对蒋介石有看法，一点儿不假，中东路事件让我损兵折将，你还派人收买我手下的旅长，挖我的墙脚。但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张学良感觉到自己屈枉了蒋总司令，蒋总司令对待我张学良如此器重，真是我没想到的。因此，张学良在南京当天晚上给北平军

事委员会和东三省拍去电报，说："学良此行受到蒋主席盛情隆重的款待，是我没有想到的，希望大家静候佳音，学良一定做出突出的成绩以对国民。"字里行间表示出张学良此时激动的心情。

谁陪着张学良来的？于凤至夫人，赵四小姐没来，赵四小姐怀孕了。有两个原因，蒋介石也给她发了请帖了，赵四一琢磨我现在没有名分，你说我陪着副总司令去了，我算啥？介绍的时候说秘书，秘书能到近前吗？夫人又不是，好说不好听，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赵四生了个男孩，现在在北京住着，也离不开这孩子。所以有这两种原因，赵四小姐没来，陪张学良的就是夫人于凤至。他俩还不是坐一趟车来的，在张学良到了南京六天之后，于夫人才到。因为于凤至又回了沈阳一次，辽西闹大水，夫人主持赈灾，赈灾完了这才急匆匆南下到南京。

欢迎于凤至是另一种景象了，那就是第一夫人宋美龄主持的。宋美龄率领各界的妇女到码头迎接，其隆重自不必说。于凤至早就听说过宋美龄，那是"中国第一"的美女，蒋介石的夫人，没见过面。这一见面，一看宋美龄个头儿不矮，稍微有点儿胖，穿着法国名牌的西装，显着雍容大度，华贵典雅。

相反地，于凤至在宋美龄眼前就显得十分尴尬和拘谨，说也没有人家会说，动作也不像人家那么潇洒。于凤至也见过场面，但见着宋美龄等于小巫见大巫，差得太多了。她发现宋美龄怎么那么白，又白又嫩。有人说宋美龄净用牛奶洗澡，所以她肉皮嫩，谁看见她拿牛奶洗澡？都没看见，只是那么一说。总而言之，宋美龄长得漂亮，肉皮特别的细嫩。另外，宋氏家族掌握着南京政府，那是大财团，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宋美龄自幼长在美国，吃洋饭，喝洋汤，满身的洋气，外语非常流利，不愧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盛情款待于凤至，盛况空前。

有人说国民政府从成立以来，欢迎这个，迎接那个，也不是没有过，但是像对待张学良这样，从来没有过。不说是绝后，也是空前。张学良自然非常高兴，特别是夫人于凤至到这儿之后，跟第一夫人宋美龄两个人形影不离。张学良也会来事，偷着告诉夫人："你一定带着礼物赶奔上海去看望宋老夫人。"宋老夫人是谁？宋美龄的娘。这老太太生仨姑娘，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个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一个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人家这仨姑娘谁比得了？就在世界上排名也得名列前茅。这个老太太德高望重，哪能不看呢？所以于凤至到了南京的第三天，在宋美龄、宋霭龄的陪同下赶奔上海，拜见老太太。宋老太太盛情款待，一看这就是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修长的身材，文质彬彬，温文典雅，特别喜欢，娘俩儿一见面，聊不完的体恤话，越处越投缘。宋老太太一高兴，收于凤至做了干女儿。

就这样，宋美龄提出来跟于凤至要拜"干姐妹"，男人磕头拜把子，女人也不例外，拜了"干姐妹"了。论年纪，宋美龄比于凤至还小两岁，由于蒋介石跟张

学良的关系，所以于凤至仍然管宋美龄叫大姐，宋美龄管于凤至叫小妹。

除了政界上的关系外，现在又近了一层，有裙带关系了。在上海住了几天，难舍难离，返回南京。蒋介石一听，喜出望外，夫人外交如此成功，我也不能甘居人下，怎么办？提出要求，跟张学良磕头拜把子，跟张学良结为盟兄弟，蒋介石是盟兄，张学良是兄弟。宋子文也不例外，提出来要跟张学良结拜，香案也不撤，左一伙儿磕头，右一伙儿结拜，这个裙带关系就结上了。

在南京这些日子，张学良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没想到受这种殊荣。对蒋介石的看法彻底改变了，认为蒋介石不愧是一个伟人。原来我对蒋总司令的猜测都是错误的。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提议，领着张学良、于凤至大伙儿游览了汤山，看了名胜古迹。每到一处，都留影做纪念。在临分手的时候，蒋介石把张学良叫到面前。

“兄弟，你我是结拜的把兄弟了，从今之后，北部的中国就由你负全责了，你不但掌管着东三省，同时华北、西北，中原大部分地区皆归弟节制。”

一句话，北中国给了张学良，没“易帜”之前，张学良就管着辽、吉、黑、热这四省，现在情况不同了，华北都交给他了，又多了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山西、陕西、河南大部分，江苏北部，全归张学良节制。

同时，蒋介石告诉张学良：“这北中国所有的军队，包括西北军、晋军，中原大部分军队，全由兄弟整编。”张学良受宠若惊，热泪盈眶，拉着蒋介石的手说：“大哥，您放心，弟决不辜负使命。这个担子再重，我也挑得起来。”蒋介石非常高兴，频频点头，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张学良偕夫人这才离开南京，返回北平。

当时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这一消息，报纸上全是照片，三天两头出号外，世界上各国的大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张学良红得发紫，堪称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在他这一生当中，可以说达到顶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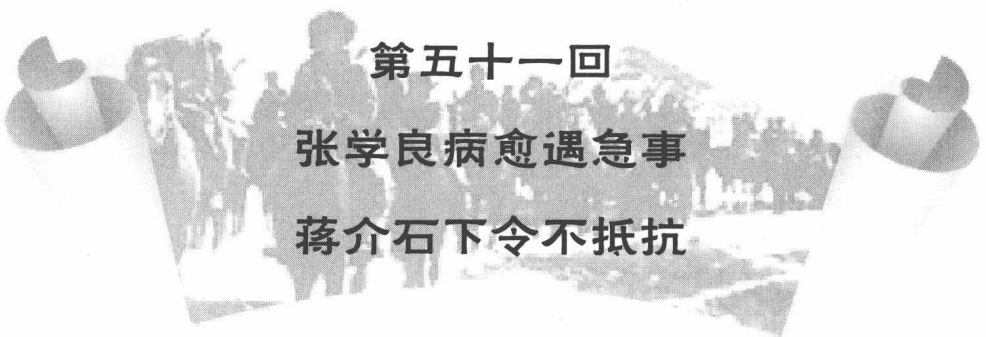
可是，张学良回到北平不久，就一病不起了。大夫给诊断是伤寒病，其实那伤寒病要放到现在，那算个啥？但是倒退几十年，伤寒病那是要命的病，十个人得上，九个人得死。为什么张学良得了伤寒病？多种原因，太累了，自从张学良掌政以来出了多少事？先消灭直鲁联军，再发生枪毙杨、常事件，接着是“中东路事件”，后，小日本要挟，内外净事了。这次入关武装调停，又拜会蒋介石，哪有休息的日子？再加上原来家庭也不和，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压力？所以日积月累，张学良这才一病不起，马上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手下人都惊了，一问大夫病情怎么样？大夫直晃脑袋：“很严重，必须好好地治疗，静心地休养，再不能劳累了，现在副总司令是劳累过度。”

“怎么办？”

为这个事专门开了一个会议，把协和医院三楼整个一层全包下来了，还设立副总司令办公室，于凤至夫人、赵四小姐轮流在这儿守护着张学良。军队上的事就交给张学良最可靠的朋友，也是他的左右手于学忠于军长等人，让他们具体负责。东北就交给张作相、万福林等，由大家共同掌管。

从这儿之后，什么事情都由这些人集体研究作决定。实在决定不下的事，再请示张学良定夺。



第五十一回
张学良病愈遇急事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到了1931年9月，张学良的病见好，可以进食了，也可以下地溜达了。但是，为了更好地治疗，还没让张学良离开协和医院，就在医院办公休。

这一天，赵四小姐从顺承王府来医院看张学良，一瞅张学良正在地上踱步，赵四小姐非常高兴："汉卿，今天你可大好了，看你的气色也有点儿红润了。"

"是吗？"张学良高兴地照照镜子，"差点没死了，外边情况怎么样？"

"都挺好的。汉卿，你最喜欢荷花，我陪你到外头看看。"

张学良一听："也好！"

多少日子没出门了，换上一身便装，跟赵四小姐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连一个贴身保镖也没带。

上哪儿去？什刹海，什刹海的荷花是有名的。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城市就像叫雨水洗过了一样，空气也显得非常清新，张学良从来没感觉到这么舒服。两个人挎着胳膊到了什刹海，一瞅全是荷花，非常好看。张学良一边散步，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觉着心里头十分舒畅。尽管有很多的事情，赵四都没跟他说，怕给他增加负担。

正溜达的时候，副官谭海来了，还不敢高声说话，压低声音："副司令，有急事。"

张学良心一紧，一看谭海满头大汗，"发生什么事了？"

"蒋委员长到石家庄了，发来电报，有急事，叫你马上起身到石家庄跟他会面。"

张学良一听，蒋委员长怎么到石家庄了？有急事找我，也不看荷花了，跟赵四小姐返回协和医院，马上换好了军装。谭海给准备好专列，张学良起身去会晤

蒋介石。

赵四小姐心里也纳闷，不知道什么事。蒋委员长要见汉卿，肯定是大事，这心里头也不踏实。见着于凤至夫人聊会儿天，又回到协和医院。因为现在张学良在两处办公，两套班子，顺承王府官邸也有一套班子，医院也有，为的是工作起来方便。

赵四心里头正七上八下的时候，秘书长从外边进来了，秘书长姓吴，叫吴家象，就是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此人四十岁挂零，戴着近视眼镜，一向沉稳老练，张学良最信任他，关于文职的事情全交给他负责了。

只见秘书长今儿个也不沉稳了，进来之后找张学良。赵四一看："秘书长，汉卿有急事上石家庄去看望蒋委员长了。"

"这怎么办？"

"有事跟我说吧，什么事？"

"你看看电报！"

赵四拿过电报一看，加急的电报，是沈阳打来的，是张学良手下参谋长荣臻从沈阳发来的急电。

赵四一看电文，手都凉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提出中村大尉的事情，要求二十四小时之内予以答复，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日本军方将要采取军事行动，后果由张学良自负。荣臻拍来的，十万火急。

赵四把电报放下了，问："秘书长，'中村事件'过去好几个月了，怎么日本人又提出这个事了？"

"看来日本人早有蓄谋，没事找事，制造借口。中村大尉的事件是极其无理的事情，今天他们倒打一耙，真是岂有此理！现在怎么答复日本人？"

"中村事件"是日本人开始侵略我国东北的借口。中村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尉，他的全名叫中村震太郎。

东北兴安屯垦区（就是兴安岭。张学良搞精兵简政，让很多军队到黑龙江那边去，成立屯垦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既保卫了地方和边疆，又解决了金钱的问题，所以那块儿驻扎着大批的军队）自从成立之后，张学良向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外交使团发出通知，大意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不毛之地，山高林密，野兽经常出没，而且大得邪乎，所以各国友人不准到那儿参观旅游，也不准以各种名义做考察，否则，出现后果我们概不负责。"这个通知早就发下去了，各国全都遵守。

就在1931年5月的时候，屯垦区的巡逻兵突然在森林里头发现四个人鬼鬼祟祟的，过来把他们包围了，四个人当场被逮住，带到屯垦区办公室，一看他们都有背包，把背包卸下来，让他们站好了，一搜查这背包，手枪、步枪、望远镜、

军用地图、测绘尺，什么都有，你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问才知道，是四个日本人。这是个大事，那天是关团长值班，值班员这一报告，关团长知道非同小可，亲自审问，问这四个日本人："你们是干什么的？有护照吗？谁让你们来的？哪个机关允许你们到这儿来的？"

他们一开始不说中国话，说日本话。后来把日本翻译找过来了，一问他们，为首的正是中村震太郎。

关团长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农艺师，专门研究农业的。"

"你们到这儿来干吗？"

"到这儿来考察。"

关团长马上把文件拿出来了："你看看，明文规定，不管哪国人，一律不发签证，不给护照，我们这个地方谢绝参观，出现后果不负责任。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敢上这儿来，背着我们上这儿考察。另外，是考察吗？农艺师怎么还有武器呢？"

中村说："武器是防范野兽的，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

"行，武器搁到一旁，我说你们拿这些军用地图怎么回事？"

后来在中村身上搜出一张秘密地图来，把它放大了一看，中村震太郎这些天没闲着，就把东北兴安屯垦区的地图整个都画下来了，哪块儿有多少兵，哪块儿有多少营房，哪块儿有多少武器，哪块儿有多少门大炮，标得清清楚楚。一看一目了然，这是特务。什么农艺师？胡说八道。关团长有点儿急了，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关团长就问他们："你们究竟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来的？"

中村还抵赖，说："那是我们原来就带来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农艺师，这没错，不信你跟我们政府联系。"

后来把他们护照、证件拿出来，叫翻译一翻译。这回真相大白了，他的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的情报员，这回还有什么说的？记录在案了，关团长叫他说实话，他就不说。中村横到什么程度？关团长正在审问的时候，中村蹦起来抢他这些东西，关团长一拦他，他反手就一拳，正打在关团长的太阳穴上，把关团长打了个跟头。当时，鼻子里的血就淌下来了。

中国官员能容忍吗？这都是当兵的，大伙儿一看这还了得，日本人也太野蛮了，胆敢打审问官？忍无可忍，一拥而上，连拳再脚一顿胖揍。再看这四个日本人，都给打死了，包括中村在内。人命关天，关团长有点儿傻眼了，一看这怎么办？马上报告副司令吧，就把这个事急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看了之后，不以为然，他们自己找死，死就死了吧。张学良批了八个字：

妥善灭迹，不准声张。打死就打死吧，把尸体埋了得了，这事保密。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能怎么样，他们往我们这儿派特务，自己找死，我们理直气壮。

可是日本稍微闹腾了一下，说："我们有几个人失踪了。"

"在哪儿失踪的？"

"在兴安岭。"

"他们上那儿干啥？"

日本人有点儿舌头短，说不清、道不白，这个事就过去了。这是1931年5月的事，进入8月，日本人又提出这个事来了，说："我们四个日本人失踪了，肯定遭到毒手了，你们必须得调查清楚，你们东北地方当局不了解清楚，日本政府绝不答应。"

张学良明知道是怎么回事，敷衍搪塞，派个工作队调查。想着拖一拖这个事，来回拉锯，最后不了了之。哪知到了1931年9月，日本人又提出这个事来，东北地方当局据理力争，最后提了，是有这么回事，中村死了，怎么死的，把这事都说了。另外，中村是个什么人你们看看，证据都在这儿。日本人不讲理，矢口否认，说中国人栽赃陷害，我们日本皇军大尉死了，不能白死，先令你二十四小时之内给予答复。如果不给出满意的答复，我们将要采取军事行动，要挟张学良做出明确的答复。而且，提出种种无礼的要求。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给个满意的答复，日本政府不惜诉诸武力。怎么办？现在张学良行辕在北平，沈阳那一片就交给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张作相父亲死了，就回了锦州小岭子给父亲办丧事，把东北一大摊子交给省长张士宜与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

荣臻连日来脑袋都要裂了，净跟日本人打交道了，像这么大的事情他做不了主，所以打电报请示张学良，究竟怎样答复日本人？人家还有时间限制，怎么办？我怎么说？偏赶上张学良还不在，上石家庄会晤蒋介石去了。这个电报就落到秘书长吴家象手里了，把老吴头儿急得里外来回直转。见着赵四小姐，把这事说了："你看怎么办？沈阳等着答复呢。"

赵四小姐也急得要命，问："吴家象秘书长，究竟这个'中村事件'咱们有理没理？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

"四小姐，怎么没理？咱们是有一百个理，日本人一百个没理。没想到现在他们又把这事给端出来了，明明日本人没道理，往我们这儿派间谍，破坏国际公约，破坏国际准则，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罪责在日本一方。我们顶多是说那些军人这么处理不当，有点儿粗暴，也就是仅此而已。很显然，日本是以'中村事件'为借口，蓄意制造事端。以往副总司令对日本人一贯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自从副总司令掌权以来，跟日本人就是这样。比方说买飞机，日本人要求我们买他们的飞机，副司令就不买，反而买法国先进的飞机。日本人不准少帅挂旗，少帅毅

然地更换了国旗，全国统一了，所以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四小姐，看出来没有？日本人是存心找麻烦，您看这个事得怎么答复？”

赵四点了点头：“秘书长，既然副总司令不在，你就拟稿吧，根据你方才说的，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必须据理力争，绝不让步。”

“对，四小姐说得对，我也是这个观点，我马上去拟稿。”

秘书长吴家象拟稿去了。赵四心乱如麻，心说，副总司令上石家庄会晤蒋委员长，蒋介石到石家庄干什么？没有大事他不能来。究竟谈些什么？她心里七上八下的。不久，吴家象回来了，手中托着电报稿。

“四小姐，你过过目吧，你看看写得怎么样。”

赵四拿过来一看，写得非常好，非常简练，非常明白。上边写着“有关中村事件理在我方，据在我手，跟日本人据理力争，绝不让步。”赵四小姐满意地点点头，签了字，让秘书长马上拍发给沈阳，叫沈阳立刻照办。

吴家象拿这个稿转身刚要走，门外响起走路的声音。一推门，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屋里说着话，张学良似乎听见了：“秘书长等一等。”

吴家象一看，副总司令回来得这么快，赶紧把帽子、衣服接过来，挂到衣帽架上。赵四发现张学良面色铁青，脸阴沉着，显得心情十分沉重。

张学良连坐都没坐，一伸手把电报稿要过来了：“我看看！”

当家人回来了，吴家象赶紧把电报稿递过去，赵四小姐也凑过来看着张学良。张学良一边看一边皱眉，最后把电报稿撕了。赵四小姐大吃了一惊：“汉卿，你？”

“这样发不妥，我也带了一份电报稿，秘书长把它发出去。”

说着话，张学良在上衣兜里头拿出了现成的电报稿，递给了秘书长，吴家象接过来一瞅，一皱眉：“这，副总司令……”

“就照这样马上拍发，叫沈阳照办。”

赵四不知怎么写的，伸手把电报稿拿过来了，一看可气坏了。上边写着：“关于中村事件，我方承担全部责任，满足日方提出的一切要求，不得因此事妄开战端，切记，切记。”

也就是说，日本人提出所有无理的要求全同意，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赵四小姐的脸“腾”地红了：“汉卿，明明我们有理，证据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同意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呢？”

“我也说不清楚，秘书长，马上拍发。”

张学良是当家人，一句话定夺了。秘书长不敢耽搁，行了军礼之后，拿着电报稿走了。赵四气得一溜风回里屋了，不理张学良。张学良在外头转了两圈，推开门也进屋了。一看赵四小姐仰着脸瞅着窗户外头，一点儿笑容都没有。两个人自从认识到现在，赵四小姐第一次发脾气，没见过，而且还气得够戗。张学良想

找几句话安慰安慰她，又没有恰当的词句："小妹，你生气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跟你一样，我也这样，你先别生气，你看看这是什么？"

张学良说着话，从兜里头拿出一摞相片来，这是放大的相片，递到赵四小姐面前。赵四小姐一看，就愣住了，上边有铁路，但这个铁路道钉都掉了，铁轨离开了枕木，靠着铁道边上站着八个东北军人。日本人开枪射击，把这八个人打死了四个，把另四个拿绳给捆走了，这是第一张相片。

第二张相片，日本人架着机关枪，把剩下那四个军人也给击毙了，死尸横躺竖卧的。赵四不明白怎么个意思，往底下一看，有一行小字做了说明。第一张上说："看，破坏南满铁路之东北军人。"第二张上写着："破坏铁路者应有的下场。"另外几张相片都是大炮，日本军队做演习，有步兵，坦克兵，有重武器，轻武器，大兵团演习。

赵四看了半天，就把方才那个事冲淡了，问张学良："汉卿，这怎么回事？相片从哪儿来的？"

"委员长给的。"

"你到石家庄会晤委员长，就为取这几张相片吗？"

"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小妹，你看清楚了吗？"

"我糊涂了，日本人照这样的相片，这所谓的证据，难道说我们东北军的确破坏了他们的'南满铁路'吗？"

"小妹，这是日本人蓄意制造的阴谋，这八个人哪里是咱东北军，早就调查清楚了，这是过路的老百姓，被他们给抓住了，而后击毙了，栽赃陷害。日本关东军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什么事他们都干得出来。"

赵四点了点头："日本人安的什么心？"

"肯定没安好心，要侵吞我们的东北，现在事态极为严重。"张学良说着，坐到赵四身旁，就把最近沈阳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向赵四小姐介绍了一遍。赵四小姐听完了，又急又怕，手脚冰凉。

原来，1931 年 6 月日本人就开始活动了，在沈阳调兵遣将，在军事方面频频发动演习。同时，怎样进攻沈阳，怎样占领苏家屯，怎样能攻破城，净做这种演习。你说他安的是什么心？同时，日本政府一声令下，现职军人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从朝鲜调来一个师团，从辽阳调来一个连队，从铁岭又调来一个连队，完全归关东军本庄繁大将指挥。还拉来个炮车，开来个装甲车、铁甲车，全都聚集在沈阳。另外，日本的在乡军人也没闲着，一律应征入伍，发放武器，每日训练。

日本人在国内游行示威，反对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就以"中村事件"为借口，煽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印相片，散发小册子。所以，日本"右

翼军人联盟”猖狂活动，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是野心勃勃，挥舞着拳头叫嚷着：“一定给中村大尉报仇，要用武力征服支那，征服满蒙，用武力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叫“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古往今来都采取这个办法，没打之前先制造舆论，没理找理。同时，还发生了元宝山事件。其实谈不到什么事件，那块儿住着中国人，也住着不少朝鲜族人，都是农民。农民因为种地，发生了冲突，朝鲜族人种稻子种得好，稻子是水稻，得有水。在引这个水的时候，就占了中国农民的地，在人家那地里挖沟，那人家能干吗？双方为这事产生了冲突，后来动武了，结果中国方面也有人受伤，朝鲜族也有人受伤，这算个什么事？地方当局出面一解决不就完了吗？

结果，日本人制造借口，说这个朝鲜族里边有日本籍的人，他是日本人，把我们日本人给打伤了，那绝不答应。你们中国人排外，你们虐待侨民，你们瞧不起外人。就到朝鲜这儿照相，扩大宣传，有很多朝鲜青年不明真相，也游行示威，恨张学良。这是舆论方面。军事方面，频频调动军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到了8月，势态更严重了。进入9月，简直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了。

所以张学良把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赵四，赵四听完，手脚冰凉：“汉卿，委员长怎么说？”

“委员长说了，他对我不放心，单独把我叫到石家庄，在列车上我们俩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战争一触即发，怕我头脑发热打起来。委员长告诉我，一切要服从中央，这是绝对要服从的，中国方面不准放第一枪。日本人怎么挑衅，怎么没理找理，我们也不还击。”

“这是什么道理？那我们就瞪眼等着挨打吗？”

“就是这么回事。委员长的意思是，日本人无理挑衅，他占不住理，如果我们还击了，打乱了套，就分不清谁有理谁没理了，只有他打咱们，咱们不还手，那说明咱才能占住理，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国联，要求国联出面干预此事。”

国联是什么？有九国联盟，日本人也在内，中国也在内。这九国联盟大致的条约是这样定的，反对诉诸武力，一切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所以蒋介石就是这么想的，人家这上头反对使用武力，现在对日本人你使用武力了，国联能答应吗？英、美能不管吗？那么一评理，你没理，我们有理。我们瞪眼挨打，我们连手都没还，你说谁有理？蒋介石希望国联出面干预日本，指示张学良不准抵抗。

就拿“中村事件”来说，本来日本没理，他们想制造事端，我们就满足他的要求，什么条件我们都接受，你还叫我们怎么的。按中国的老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恐怕你就闹不起来了。

赵四冷笑一声：“汉卿，万一他们非要打呢？”

“委员长说，按一般正常情况讲不会的，我们一再退让，他怎么能打起来呢？比如两个人来说，你也不让步，我也不让步，这才能打起来。有一方往前进攻，有一方根本就不还手，怎么能打得起来呢？”

“不见得吧，万一我们一再让步，日本人得寸进尺，真打起来怎么办？”

“方才我说了，真打起来我们有三个字，‘不抵抗’。”

“不抵抗，那就是说，瞪眼等着挨打了？”

“有什么办法？我据理力争，委员长不点头，临分手的时候交代得很清楚，这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电报稿就是在列车上拟定的，我这叫吴秘书长拍发出去了，但愿委员长英明，预料的事情能够实现，这仗能不打还是不打好。另外，小妹，你是知道的，中原大战我领兵进关武力调停，把东北的精兵二三十万全调到中原了，现在沈阳十分空虚，留下的兵不多，真要打起来，也打不过人家日本人。所以委员长才主张不使用武力，但愿还是打不起来好。”

但赵四小姐建议：“光这么等也不是办法，汉卿，你是不是派个可靠的心腹人回沈阳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变化，直接向你报告，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

“对！”张学良想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赵四小姐精明能干，做张学良的秘书当之无愧，张学良想不到的事情她都能替他想到了。

叫谁去？想起一个人来了，此人姓李，叫李继川，是副官处的处长，把李继川给叫来了。李继川大个儿，黄白镜子，尖下壳，宽脑门，跟随张学良多年了。由普通的副官变成副官处处长，张学良对他十分信任。李继川奉命来到之后，敬了军礼，看着张学良，等候指示。

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让李继川坐下了：“继川，你把手边的工作交代交代，你现在就起身返回沈阳。沈阳的局势不用我说，你心里都有数了，十分严峻。到了沈阳之后传达我的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忍让，不能逞一时血气之勇，酿成大祸，这是蒋委员长的指示。我不放心，你回去看看。见着他们，传达我的命令，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报告。”

“是！”

另外，张学良现在在北平，东三省的事情交给张作相了，张作相是老前辈，代理边防军司令，但这老头儿有事回了锦州小岭子，一打听，现在还在锦州。张学良着急，告诉李继川：“你拿着我的信先到锦州下车，见着张帅，告诉他公务紧急，让他跟你一起回沈阳。你懂了吗？”

“我懂！”

李继川领命之后，马上转身出去，办理好一切手续之后，穿着便装登上车。火车到底是快，先到锦州下车，找张作相去。到门前一看，张公馆车马迎门，他爹死了，给他爹正办丧事，要超度七七四十九天，现在还没结束。那块儿势态那

么严重，作为几个省的当家人在家操办丧事，这真有点儿交代不下去。李继川作为下级，不敢说旁的。

到了里边之后，等着吧，一看张作相可忙活坏了，迎来送往，和尚、老道、尼姑、喇嘛，在这儿诵经超度，光上这儿来的客人都超过千人。张作相也是老帅，跟随张作霖多年了，张作霖不在，他现在是头一号的老前辈了，德高望重，客人能不多吗？听说河北中原各地的军阀，跟张作相关系不错，都派来代表了。他一个人张罗，自然是很忙的。李继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来到张作相近前，行了军礼。

“张帅，我找您来了。”

“我看见你了，有事吧？”

“是！”

“来吧！”

他让别人张罗着，把李继川让进密室，把门关上了。

“你从哪儿来？”

“北平！”

“见着副总司令了？”

“见着了，就是副总司令叫我来的。”

“副总司令怎么说？”

“你是知道的，咱们沈阳局势太严峻了，副总司令不放心，让我跟您打个招呼，如果您这个丧事处理得差不多了，跟我一同返回沈阳吧。”

“什么时间回去？”

“最好是现在。”

“继川，你看见了，我这么多的乱事，我哪能离得开？这样吧，你先回沈阳，估摸着三两天内不会出事，我尽快把这丧事处理完，再回沈阳。”

“好吧！”李继川着急也不敢说什么。就问张作相：“张帅，我回去怎么说？”

“就按副总司令的指示办，一切都要忍让。日本人提什么条件，咱们答应什么条件，先暂时答应下来，以后咱们再说。你告诉荣臻荣参谋长，告诉张省长，一切的事情先这么推着干，等我回去了咱们见面再研究。”

李继川一听，张作相先不走，自己着急先回去吧，坐上火车返回沈阳。一出沈阳车站他一看，这街上人心惶惶，局势整个变了，过路的人匆匆忙忙，显得心情十分压抑。他特地兜了个圈子，在南满站那儿坐车兜了一圈，一看南满站全是日本军人，不知道有多少。那边还走着日本关东军，四列纵队打着太阳旗，一边走路还一边喊着，也不知道喊的什么。李继川一瞅，恐怕等不了三两天了。太严峻了，坐上车赶紧回到长官公署找荣臻参谋长，一打听，荣参谋长也请假了。

什么事情？荣臻荣参谋长他爹过寿，给他爹办寿。在这紧急关头，一个死了爹，一个给爹办寿。李继川马上坐上车子到了三经路荣公馆，到荣公馆一看，车马迎门，跟张作相的区别是，那头是死人，这头是祝寿，门前汽车一溜一溜的，马车一溜一溜的，男女欢笑的声音跟街面上截然不同。

李继川下了车，赶紧进了公馆，找荣臻荣参谋长。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公馆太大了，来的客人也太多，李继川就坐到小会客室，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在这儿抽着，然后往寿堂里看着。他也就刚坐下，就听这个大门外头，车子刹住了。紧跟着外头有人喊："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先生到！"

日本总领事来了，李继川站起来了，他个儿也高，不用跷脚就能看清楚。一瞅外头来了一帮日本人，全穿着黑色的制服，在头前儿这个人个儿不太高，但是长得白净净的，戴金丝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一眼就认出来了，林久治郎，有名的"中国通"，在沈阳多少年了，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领事。他上荣臻这儿干吗？祝寿来了，送的厚礼。见着老头儿之后，还行了仨鞠躬礼，日本人礼貌还挺周到的。

行完了礼，看着荣臻，把林久治郎接进去了。李继川就在这儿等着，能等了十几分钟，一看，林久治郎从里边出来了，荣臻在后头跟着，满面春风往外送日本客人。李继川心里着急，也就过来了："参谋长！"

"继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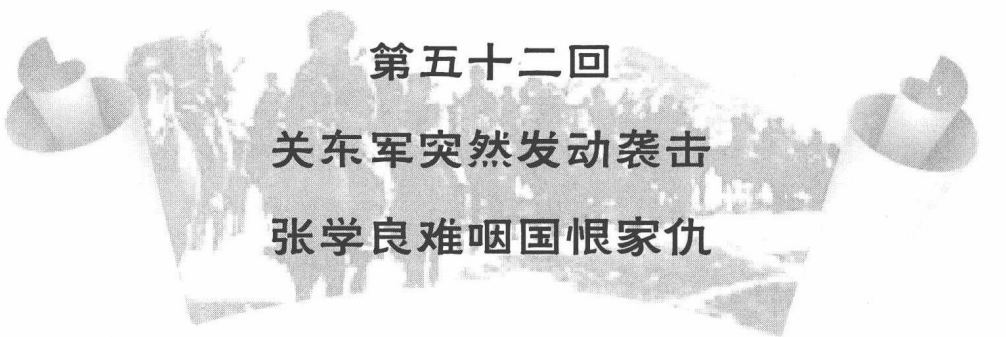
"一会儿咱们再谈。"

说着，往外送这日本人。李继川跟着也往外送，送到大门口临分手的时候，就见林久治郎把身子转回来，冲着荣臻一笑："参谋长，这个私事我们放到一边，公事还是要办的，我想跟你谈一谈好吗？"

"总领事先生，我家里头不方便，到公署谈吧，咱们定个时间。"

"下午三点怎么样？"

"那就定下午三点，在长官公署不见不散。"



第五十二回
关东军突然发动袭击
张学良难咽国恨家仇

林久治郎走了。荣臻转回身来，拉着李继川的手，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北平方面都怎么样？"

"很好！"

"副总司令身体好了？"

"好多了，这两天也能进食了。"

"副总司令有什么指示？"

"不但副总司令有指示，张作相也有指示。"

"怎么说？"

"对于'中村事件'我们还是忍，对方提出条件，我们全盘接受。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跟日本闹翻脸，即使日本人开枪，咱们也不要还击，一切听命于中央。这就是副总司令和张帅的指示。"

"我知道了，电报我也接着了。继川，你下午有事吗？"

"没事！"

"没事你陪着我得了，到长官公署跟林久治郎谈一谈，你也在旁边听听。"

"行！"李继川也不能走了，在这儿休息了片刻，到楼下吃完了饭，他先行一步，回长官公署去布置。等李继川回到长官公署，一切都布置好了。还不到三点，林久治郎就到了。因为事关重大，他带来的秘书和翻译都没让进屋，都留在汽车上，就林久治郎一个人进了会议室。

李继川盛情款待，让林久治郎坐下了。林久治郎看了看表："参谋长的还没到？"

“他老父过寿，家里客人特多，可能迟到一会儿，我打电话问问。”

李继川操起电话催了两次，快三点半了，荣参谋长才不慌不忙地来了。一进门，笑着冲林久治郎点点头：“总领事，对不起，我迟到了，家里事太多了。”

林久治郎客气了两句，两个人对面坐好。这个谈判特别重要，没用翻译，这屋里就他仨，李继川是以副官处处长的身份在旁边陪着，主要谈判的是荣参谋长和林久治郎。刚才都乐呵呵的，一谈到正事都严肃起来，屋里空气十分压抑。林久治郎绷着脸看了看荣臻：“参谋长，我不说你也清楚，我还是为中村事件而来。贵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大日本帝国很不满意，我这次来是最后一次，请问参谋长，对中村事件你们准备怎么样解决？”

李继川在旁边听着，好无耻的家伙，无理狡辩。气得他心直跳，但不敢插话。就见荣臻不慌不忙地点了支烟：“总领事先生，咱俩谈了不止一次了，关于中村事件，我以为我答复得挺圆满了，没有什么地方说得不清楚，怎么您还强调没有圆满地答复呢？这个事的真相你很清楚，我们为中村事件调查了四次，组成了联合调查团到兴安垦区彻底了解情况，已经把真相写成报告交给贵国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事情的真相就这么回事，中村大尉领着三个人进了兴安垦区，没有我国政府发放的通行证，没有履行手续，擅入兴安垦区。可他们出现这个后果是个悲剧，是自找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明文规定，出现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人身安全我们不给予保护。我叫你看了条文多少次。而且你们日本领事馆接着我们这个条文了，你们是明知故犯。所以说中村大尉死也好，出事也好，自取其祸，我方不负任何责任。如果他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出于无知，另当别论。出了这个事，我们看看怎么合理解决。而他是关东军的情报员，刺探我方军事情报，绘制有地图，还拿着杀人的武器，这人证、物证俱全。我再叫你看一遍。”

荣臻命人把证据拿来了，就那几个背包，一直存着，在大保险柜里头锁着，往桌上一摆：“这是中村他们的背包，你看看都是什么。”他把背包的拉索拉开了，手枪、步枪、望远镜、测绘尺、地图往这儿一摆，“看看。你们日本政府对此事如何解释？怎么解释？让我们负什么责任？你说。”

林久治郎当时汗就冒出来了：“参谋长，我不必再看了，这个东西我看了几十次了，今天主要来的目的不是看这些，我是听你的答复。”

“总领事先生，我答复得很明确，我们不负任何责任，我这不说得挺清楚吗？中村自取其祸，我们负什么责任？”

李继川在旁边一听，满不是那么回事。荣臻喝多了，我在你们家的时候就交代了，副司令可不是这么说的，张作相也不是这么说的，叫你把一切条件全都接受，日本人提什么条件咱接受什么，先把他打发回去，让他找不着借口。至于下一步怎么办？等张帅回来再研究，你这可好，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李继川在旁边干着急说不上话。最后两个人越说声越高，林久治郎就站起来了："参谋长，你的态度很不友好，我要郑重通知阁下，日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谈判，如果参谋长坚持这种说法，那好吧，我宣布中日友好关系彻底断绝。"

荣臻也站起来了，一拍桌子："林久治郎你说的什么话？断绝也好，不断绝也好，理在我方，证据在我手，你们这叫蛮不讲理。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什么责任也不负，你爱怎么的怎么的。"

军人的脾气上来了，林久治郎气得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参谋长，我再告诉你，中村大尉是军人，军人历来都是粗野的，没听外交官的指示，所以才到了兴安垦区，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荣臻也一拍桌子："我说总领事先生，你说日本军人粗野，中国军人也挺粗野，中村大尉不骂、不闹、不打，能受到惩罚吗？不自找的吗？"

李继川一看不好，这要闹翻了。李继川仗着胆子站起来了："参谋长，我说两句行吗？"

"你说什么？"

"报告参谋长，充其量我是个副官处处长，我无权多嘴，我没有这个身份在这儿谈判。但是我有通知的权力，副总司令不是这么说的，但能忍让就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让对方抓着任何借口，您怎么忘了？"

还没等荣臻再说下句。林久治郎冷笑了两声："我再次宣布，中日友好的关系至此决裂，对不起，告辞了。"甩袖子走了。

荣臻气得没送他，李继川一直把林久治郎送到大门外，看他气呼呼上了汽车走了。李继川转身回来了："参谋长，你怎么这么说？是我传达得不清楚还是你任性这么干的？看来日本人找着借口了，林久治郎这一回去可就危险了，出了后果谁负得了这责任？"

"继川，我是军人，我就知道带兵打仗，我就烦坐到桌子边说这个，我管不了了。往后，谁谈判找谁去，我不管了。"

正说着，省长张士宜来了，张士宜听说这谈判，急忙赶到了。进门一看没有日本人，就问："听说林久治郎来了？"

荣臻没言语，李继川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张省长张士宜一听："糟糕，林久治郎走了多长时间了？"

"走了有五分钟了。"

"继川，赶紧打个电话，把外交特派员给我请来。"

外交特派员王明宇也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心腹，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李继川赶紧拨通了电话，把王明宇叫来了，叫他坐上汽车赶紧上日本总领事馆，就说

条件我们都答应，王明宇领命走了。

等了两个多小时，张士宜、荣臻、李继川都在这儿等着听信。好不容易，王明宇回来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进来就说："各位，情况不妙，我到了日本领事馆，说什么林久治郎也不见我，我没有办法了，就多了个心眼，然后驱车赶奔大和旅馆，我听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住在那儿，我想见见本庄司令再谈谈。结果没见着本庄司令，见着了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问我："中村事件"你们怎么答复的？我说条件全都可以接受。他冷笑了一声说：晚了，已经晚了。他拂袖就走了，把我晾那儿了。我左等见不着人，右等见不着人，没办法就回来了。看情况不好，日本人决心要诉诸武力了，咱得做好准备。"

荣臻回头看了一眼："未必，小日本就是软欺硬怕，你别听他瞎说，调兵遣将的吓唬人，他打一个试试？我怎么那么不服气呢，没事，别理他。"

张士宜点了点头："也有可能，但愿如此。不过，这两天大家都精神着点儿，有什么事经常通电话，大家都休息吧。等信吧。"

大伙儿各自散去。李继川身负着使命，张学良派他回来的，心情格外沉重。李继川一看这形势，就咱这模样的，够饯。日本人都准备好了，咱这一盘散沙一样，这一旦要打起来，那不等着吃亏？中央怎么不抵抗？没有办法。又一想，我算个啥？充其量我是副官处处长，我能左右得了局势吗？人家都回家了，我也回家。李继川的家就住在沈阳小西门外，回了他的小公馆。

回家，孩子、媳妇儿都等着，一看他进门了，媳妇儿挺高兴。问他这次出门的情况，李继川心乱如麻，简单地做了介绍，说了几句："我头疼得厉害，给我拿点儿头疼药来，我吃完了睡一觉。另外，来了电话，马上叫我。"

李继川吃完药就躺下了，也真乏了，正睡得蒙蒙眬眬的时候，电话倒没来，天崩地裂一声，这公馆的房子都摇了三摇，颤了三颤。

李继川一蹦就起来了，哪儿响炮？看了看挂钟，1931年9月17日晚上12点25分，按现在的新说法儿来说，就是凌晨了，就属于18日了，正是9月18日，第一声炮响。

李继川感到情况不妙，赶快披上衣服，挎好了手枪，蹬上鞋子，告诉妻子看门，把孩子看住，可别乱跑，上了汽车飞奔公署。等进了长官公署，有个姓魏的副官在这儿值班："处长，来了？"

"来了。你听见炮声没有？"

"我听见了，我都数着呢，响了四炮了。"

"听这方向是哪儿响？"

"第一声挺大，后来那个声听不太清楚，好像在北大营一带，柳条湖一带。"

不好，说着话李继川把电话操起来了，这就给荣臻打电话，他是东北地区最

高的军事长官，不找他找谁？好不容易电话拨通了，荣臻说："我也听见炮声了，我马上就到。"

撂下电话之后，很快，荣臻坐着车子来了。荣臻脸也不是模样了，进门就说："坏了，街上情况十分紧张，枪声不断。"

李继川把窗户推开一听，外边打起来了，完了。又打电话把省长张士宜也找到公署，几个人碰碰头，怎么办？

刚碰头，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荣臻操起电话一听："喂，哪里？北大营第七旅，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在旁边听，听不清楚，问荣臻："怎么了？"

"坏了，日本人进攻北大营，现在旅长王以哲请示怎么办？"

"你就按照上峰的指示办，告诉他，不准抵抗。"

"喂，王旅长吗？我是荣臻，王旅长，头脑千万要保持冷静，日本人来了也不要怕，他们爱怎么的怎么的，不准抵抗，不准开枪。怎么？有的弟兄不听管束？不行，如果他们手里头有武器，全都没收，锁到库里头，不准还击，不行就撤退。"

荣臻手哆嗦着把电话放下："情况十分严重，日本联队炮轰北大营，现在冲进营房，把铁丝网全给剪开了，弟兄们问怎么办？我就得按上级的指示叫他们放下武器，把武器都锁起来，要不就非开火不可。怎么办？"

电话再次响起，第二次操起电话，又是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他的嗓子都哑了："总参谋长，情况严重，日本军人上了刺刀，见着我们军人，见着就拿刀挑，有好几十个弟兄被他们挑死了，现在冲进大营来了，弟兄们忍无可忍，要求指示。"

"等一等！"荣臻赶紧把电话放下："快！拨通北平！"

一个电话打到北平，找张学良，怎么办？结果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贴身副官谭海。谭海说："副总司令不在，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去了。"

北平这边，自从赵四出主意让李继川代表张学良返回沈阳摸情况，李继川走了之后，他们这心似乎安定了一些，张学良连晚饭都没吃，一个劲扎吗啡。张学良嗜毒成瘾了，全靠着吗啡针活着。他这次闹了伤寒病，要不是靠着吗啡针维持着，命就保不住了，一会儿也离不开。不打行吗？还真不行，现在形势如此严峻，张学良精神过度紧张，要不靠着这个，当时就完了。所以打了几针吗啡之后张学良躺下了，赵四小姐服侍着，那意思让他休息，睡一觉，然后再等着沈阳的局势。电话响了，操起电话一听，清脆的声音，谁打来的？梅兰芳，京剧大师梅兰芳博士给张学良打来的电话，他们两家的关系相当密切。唱京戏的怎么跟张学良还挺好？张学良这个人爱玩儿，爱乐，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爱听京戏，"京戏迷"，所以跟梅兰芳博士处得很好。

梅兰芳要在前门外中和剧院演《宇宙锋》，拿手好戏，请张学良看戏。赵四一听，你说这事怎么办？张学良刚打完针躺下，另外，身体那么虚弱，恐怕不宜看戏，

想要回绝，正在这时候，张学良醒了，问："谁来的电话？"

"梅兰芳博士。"

"什么事？"

"他今晚上演拿手好戏《宇宙锋》，打算邀请你去看戏。"

"马上告诉梅兰芳博士，我一定准时参加。"

赵四说完，把电话放下了。张学良真有这心思吗？在这关头还有心看戏？出于多种原因。一方面张学良一年多没看戏了，军事上也忙，又闹病，没看，觉得对不起梅兰芳。他欠梅兰芳的。辽西闹大水，那时候非常困难，梅兰芳先生知道消息之后，主动向张学良提出请求，我到那块儿进行义演，我把我收入的钱全都捐献给灾区。

所以说梅先生品德高尚，瞅瞅人家也是唱戏的，人家也是艺人，跟一般的见钱眼开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梅兰芳那么有名气，到这儿一表演京戏，一赈灾，名声大振。程砚秋先生也到这儿义演，把义演的钱全捐献给灾民。因此，张学良十分感激梅先生和程先生，总觉着欠人家的情。

到了北平之后，都是军务繁忙，匆匆见过两面。所以，张学良也没来得及和梅兰芳怎么谈，心里头觉着歉意。这次梅博士主动提出来请张学良看戏，如果驳了人家的面子更觉着过意不去了，因此要去看戏。

另一方面也想散散心。赵四小姐点头，服侍着张学良换好了便衣。张学良说："把凤至也请来。"

把于凤至找来了。于凤至一听，还有心看戏吗？但一想是梅先生演戏，盛情邀请，原来赈灾时我是会长，人家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能驳人家的面子。既然汉卿愿意去，那就更好不过了，哪怕走走形式，也更换了衣服，坐上车子赶奔中和剧院。临走的时候把谭海留在家了，张学良告诉谭海："有什么急事到中和剧院找我。"

"是！"

当时的中和剧院，在北平是一流的剧院，楼上都是包厢，漂亮，也阔气，都是达官贵人到这儿来看戏，唱戏的人也都是名角。张学良这一来，剧场经理乐坏了："张副司令上我的剧院来，给我们这小剧院增加了光彩，我们这小剧院都冒金光了。"盛情迎接。

张学良来的时候，开场戏已经开始了，座无虚席。沈阳那儿那么紧张，北平这儿平安无事，一点儿也没觉察出来。张学良一进剧场，全场起立，人们就欢呼上了："迎接张副司令！"掌声雷动，连唱戏那些演员，不管是主角还是跑龙套的，不管是文场还是武场，都到前台热烈鼓掌欢迎。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上楼了。楼上正中央的大包厢早给张学良准备好了，那个阔气劲儿就不必说了。

张学良往这儿一坐，夫人于凤至在左边，赵四小姐在右边，有几个跟随忙里忙外的。张学良一看人们还没坐下，还在那儿鼓掌，因此，他把帽子摘下来，冲着欢迎的人们又晃动晃动帽子，表示还礼了。能有十几分钟之后，才趋于安定，张学良这才坐下。经理过来亲自倒茶，亲自点烟。张学良一摆手，那意思你不用张罗了。经理怕影响张学良看戏，退下去了。

这戏照样往下演，开场戏演完，压轴戏上场，压轴戏就是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京戏《宇宙锋》。《宇宙锋》讲的是秦二世的时候，赵高专权当道，打算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秦二世，结果女儿不干，装疯。

但是一样的戏分谁演，一样的书分谁说，它可不一样。梅兰芳先生精湛的表演倾倒了亿万观众，人家那个表演要评价说是登峰造极，也并不为过。你看一个男人演旦角，演女人，那个举止动作比女人还女人，那个眼睛水灵灵的，声音那个甜，演出那个美，唱腔那个优美劲就甭提了，要不怎么叫艺术大师呢。梅兰芳博士，不仅艺术方面登峰造极，人品也是一流的，为人非常正直。后来日本侵略华北，梅兰芳先生一赌气，把胡子留起来了，不唱戏了。谁找我，我都不伺候了，非常有民族气节。

张学良是“京戏迷”，看得津津有味，把那些烦恼的事情全抛到九霄云外。唱到精彩之处，张学良站起来给梅兰芳先生热烈鼓掌。

梅兰芳也看见张学良在包厢里坐着，利用表演的空隙向张学良施礼致意，带着观众们又热烈鼓掌，气氛相当融洽。眼看《宇宙锋》这出戏就要收尾了。就这个时候，楼梯一响，副官谭海跑进来了：“副总司令，沈阳急电。”

张学良正看得入神：“秘书长不在家吗？让秘书长处理。”

“秘书长处理不了，这才请示您。”

“什么急事？”

“打起来了，日本人发动战争，炮轰北大营，荣参谋长众人都急坏了，请求您指示。”

“是吗？”

张学良大吃一惊，这戏没法往下看了，再精彩也不行。赵四在旁边也听见了，于凤至也听见了。张学良站起身来，戴好帽子，穿好了衣服，赵四小姐陪着，把夫人于凤至给留下了。

张学良临走的时候交代：“大姐，一会儿梅先生唱完了，一定要送花篮。我已经定制了两个大花篮，你亲自交给梅先生，我先回去了。”

“你走吧。”

都走了那不失礼吗？所以让于凤至留下了。

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到外头一看，汽车还没灭火，证明有急事，在外头等着。

张学良领着赵四钻进汽车，谭海坐到副驾驶的座位上，车门一关，回到协和医院。

等到了屋里头一看，秘书长吴家象，很多人都围在电话机旁。吴家象那汗不断地往下直淌，一看张学良回来了："副总司令，你看怎么办？"

张学良马上把电话拿过来了："喂，我是张学良，你是参谋长吗？北大营情况怎么样？"

"这……"张学良一听，也有点儿傻了："你没说不准抵抗吗？"

"说了。"

"为什么他们不听？"

"糟糕透了。"

日本人炮轰北大营，什么意思？张学良的东北军大部分在关里，守卫沈阳的一支精兵是王以哲第七旅，就几千人。他们知道要把第七旅给消灭了，那日本人就长驱直入了，不会遇到反抗。所以炮轰北大营，先解决第七旅。

第七旅好几千人，要说一点儿战斗力没有，那不是笑话吗？而且是东北军的精兵，装备比较精良。但是上头告诉不准抵抗，一开始大伙儿真听话，有的穿裤衩，有的光膀子，一看日本兵进来了，谁也不敢说什么。有一个姓苏的营长是值班的，过来拦住日本兵："你们干什么？晚上上这儿来什么意思？"

日本兵二话不说，一刺刀把这营长就给挑了，中国士兵看得清清楚楚，有的受不了了："小日本鬼子欺人太甚，弟兄们打吧！"

张学良那汗都冒出来了，荣臻正说到北大营的情况："日本兵炮轰北大营，现在已经冲进了营房，我们几千名弟兄赤手空拳，一个营长被人家用刺刀挑了，两个连长被打死，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弟兄。副司令，你看怎么办？"

"这……"张学良真想说两字，反抗。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一低头，看着写字台玻璃板底下压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当北伐军总司令那时候的相片，全身戎装，目视前方，神采奕奕。他突然想起来了，就在前两天蒋介石把他叫到石家庄列车上，千叮咛万嘱咐，不管日本人怎么挑衅，我们不准抵抗。同时告诉张学良："汉卿，千万别逞一时之刚强，让咱们国家与政府被动，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话，而且得绝对服从中央。"

话犹在耳。张学良知道一声令下，那边就得干，真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话在嘴里头转了那么两圈，没说出来。那边就问："喂，副总司令，我们就等您的命令，是打还是不打？快回答。"

"不要抵抗，撤！"

"好吧！"

北大营的官兵弟兄就瞪眼等着挨打吗？也不尽然。有些人忍无可忍，就赤手

空拳跟日本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终的结果还用问吗？死伤了几百人，大部分官兵全都跑了，往哪儿撤呀，成群结伙的，最后有人出主意，奔东山嘴子吧，他们跑向东山嘴子。有的就穿着裤衩，上边光着膀子，底下光着脚丫，鞋和袜子都没有，有的光穿着上衣，没穿着裤子，狼狈不堪。

好容易盼着天亮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穿着便装赶到了。他一看弟兄们这么惨，又心疼又生气，直踹地，但有什么办法呢？得执行长官的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不听行吗？王以哲跟那几个团长一商议："干脆咱上北平找副总司令去吧。"就这几千人折腾的，先到山城镇，又到新立屯，过辽河，最后过锦州，到了10月才来到北平。

张学良再接的是李继川给他打来的电话。张学良一接，是副官处处长。

李继川那嗓子都哑了："是副总司令吗？我是李继川。"

"说吧，什么事？"

"报告副总司令，不得了了，沈阳公安局被日军给占领了，我打电话这时候，日本兵正炮轰小西门，往城里头开始进兵，这街上都乱套了。另外，再报告您，监狱被日本人占领了，监狱的犯人都暴动了，全跑出来了，典狱长也叫人家打死了。另外，副总司令，打电话这时候，公署被人家占领了，我怎么办？"

就像在眼前摆着一样，张学良没办法："继川，你马上化装速回北平，看来沈阳是保不住了，你不要待下去了。"

"是！"

说到这儿，电话断了。刚撂下这个电话，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接起电话来一听，沈阳航空处打来的电话，航空处，东塔飞机场参谋长给来的电话，嗓子也哑了："副总司令，我们机场上还停着四十六架飞机，怎么办？"

张学良指示："你负全责，马上把飞机开起来，实在不能降落，就降落到锦州，开出一架是一架，我等你的回信。"

电话刚撂下，没五分钟电话又来了，还是参谋长来的："报告司令，可了不得了，飞行员一个也找不着了，这飞机不能起飞了。日本兵来了，不好。"电话中断。

四十多架飞机拱手让给日本人了，日本人这便宜捡得有多大，不费吹灰之力。紧跟着，东北长官公署、奉天省公署、各大文武衙门，全被日军占领。一夜之间，日本兵就占领了全沈阳。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第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蒋介石的想法是先安内后攘外。也就是说把内部整顿好了，再一致对外，再打日本鬼子。"内"是谁？指共产党说，蒋介石最反共，"四一二大屠杀"，那就是信号。他一生"反共"，不把共产党消灭，觉都睡不好。他认为，我宁愿把这国家丢到日本手上，也不让给共产党，这是什么逻辑？如果蒋介石能团结共产党，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我们

国家也倒不了那么大的霉，老百姓也遭不了那么大的罪，也受不了那么多的苦。就因为蒋介石一心“反共”，所以下令不抵抗，他要保存实力，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大敌当前，视而不见。蒋介石应当承担责任，他就是罪魁祸首。

第二个原因，蒋介石迷信“国联”。“国联”就是九个国家联合签署一项协议，其中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一共九国，签的什么协议呢？就是互不侵犯，绝不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说得冠冕堂皇。蒋介石心说，小日本也参加了，你在九国公约里都表态了，任何事情都用和平的办法，反对使用武力。你今天自食其言，你使用武力侵占我们的国土，那些列强能不管吗？肯定得出面干预。“国联”要出了面，比我的力量大得多，制止日本鬼子侵略，他必然得退兵，别看现在闹腾得凶，到头来东三省还是我们的东三省。蒋介石是这么想的，过于迷信“国联”的力量。

第三个原因，蒋介石很怕日本人。他知道日本人装备精良，作战勇敢，迷信武士道精神，很厉害。日本人要动用武力，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当年俄国人如何？日俄大战，以俄国人失败告终，“大鼻子”干不过“小鼻子”，何况我们中国？再者一说，我们净打内战了，元气大伤，我们军队的素质，我们军队那个装备，跟日本人怎么比？即使打，也得失败，不如不抵抗，让日本人随便来，到时候我们占住个“理”字，这叫公理能战胜强权。蒋介石是这么想的，所以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

这投不抵抗主意的头子就是蒋介石，罪魁祸首也是他，那么说张学良一点儿责任都不负吗？也不是，咱得客观说这个问题。张学良要负责任得负第二位的责任，他叫你不抵抗，你就不抵抗？

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想法：

第一，他认为蒋介石是国家的元首，一国的领袖，我是在人家领导下的，蒋介石就好比君，我就好比臣，不能以小犯上。要反对蒋介石，那就反对民国了，所以蒋介石说话叫他怎么的他怎么的，忠君思想，愚忠愚孝，在他脑袋里头根深蒂固。

第二，他跟蒋介石私交不错。在张学良访问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空前绝后的盛情款待，张学良深受感动。另外，两个人磕头了，蒋介石是盟兄，张学良是盟弟，而且蒋介石把东北、华北的大权全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感激得不得了，认为蒋介石对自己那是大恩人，得绝对服从。张学良很重义气，这根儿从哪儿来？从他爹那儿来。他爹就是闯荡江湖的，专门讲“义气”二字。张学良也受了熏染，不能不听蒋介石的。

第三，蒋介石向他灌输那些事情，他也认为对。他也迷信“国联”，张学良心说，就凭我们这点儿力量对付日本人？对付不了，不如不打。打也得失败，干脆呼吁“国

联”出面干预，那比我们的力量要大得多。

第四，他也跟蒋介石犯一样的病，也迷信武力。他深知日本人装备精良，作战勇敢，那是世界一流的，俄国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我们？我们都比不了俄国，中东路事件叫人打了个丢盔卸甲，何况是日本人呢？他也认为蒋介石叫他不抵抗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才忠实贯彻不抵抗的命令。这两个人好，一唱一和，都不抵抗，把大好河山的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小日本。

其实他们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这一告诉不抵抗，可好，日本人这回随便了。9月18日占领了沈阳，9月21日占领了长春，紧跟着大兵团开到了，指哪儿打哪儿，不费吹灰之力，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就占领了辽、吉、黑三省，包括东蒙的一部分，整个落入敌手了。

其实日本人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在没发动战争之前，日本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先制造舆论，没事找事，这边操练军队，调兵遣将，不断地演习。另一方面，日本人详细地调查了解，间谍特务深入到东三省各个部门，了解详细情况，随时汇报。日本人做到心里有数了，这才抛出中村事件，拿它做导火线，就这么打起来了。

日本人以为，尽管中国政府腐败，但是他兵可也不少，日本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做长期的战斗。没想到，这么顺当，连日本人都感到吃惊，没打，都归我们了，日本政府欣喜若狂。

再一方面，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不抵抗，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过去文武衙门那些官怎么办？有民族气节的不在东三省待着，赶紧飞到北平，或者是坐火车到北平。大部分人一看不行了，干脆投降。这汉奸登场，第一个姓于，叫于子山，他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张学良委任他为“东边道镇守使”，可于子山一看政府不抵抗，当官的都没了，叫我对付日本人，我受不了，干脆挑白旗，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日本人高兴，让于子山做了二十三个县的保安司令，后来又把于子山调到沈阳，做了沈阳的警备司令官，大汉奸。

还有张景惠。张作霖救过他的命，他跟张作霖是铁哥们儿。张景惠一看群龙无首，干脆我也投靠日本人吧。其实他早就想投靠日本，从心往外他是亲日的，正好机会来了，张景惠也投靠了日本人，摇身一变，成了傀儡政权的“黑龙江省省主席”。

再有张士宜，原来是张学良的人，辽宁省省政府的主席，这回也挑了白旗。日本人又任命他为“辽宁省省主席”。袁金铠后来也当过省主席。全都投靠了日本人。

日本人正想找这些汉奸傀儡，让他们做代理人，有他们给维持着局面，日本人倒出手来，好再去干别的事去。一时之间，东三省乌烟瘴气，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边张学良一开始接着些电话，后来电话中断了，张学良最后把电话放下了，

往床上一坐，双手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张学良不抵抗跟蒋介石有本质的不同，张学良从心往外说想打吗？想打。但是上边的命令他不敢违抗，自己说话又不算数，明明想打又打不了，你说他心里好受得了吗？张学良从来没这么哭过，那么高的身份，当着这么些人的面，张学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全哭了。

于凤至夫人留到中和剧院，等梅兰芳先生演完之后，代表张学良给梅兰芳先生送了花篮，说了几句话之后马上坐车返回顺承王府。进来一看，人们都在这儿呢，于凤至没敢言语，躲到人群的后边听着。后来她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看张学良一哭，于夫人心如刀绞，一摆手让其他人都退出去，别人很知趣，全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下赵四小姐和于凤至，两个人劝吧，张学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最后不哭了，两眼发直，呆若木鸡，就在那儿狠劲咬牙。国恨家仇，他跟日本人解不开的仇疙瘩。

赵四跟于凤至不一样，她难过是难过，但是她在想主意，想什么办法帮助张学良。一看张学良不哭了，赵四小姐过来了："汉卿，哭有什么用？急又有什么用？我们应当冷静下来想想办法。"

"我说了不算，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我看这样吧，你能不能把电话接通，跟蒋委员长好好讲一讲，一旦蒋委员长通情达理，听了你的要求，有可能就改变主意了，下令抵抗，那阵儿你重整人马，再杀出关外。你光这么哭，也不说话，能解决什么？"

"你们不了解内情，蒋委员长决心已定，他一贯跟我说'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这话我都听了有一万次了。恐怕我再怎么要求，他也不会答应的。相反，还得引起他反感。"

"汉卿，你不能顾忌这么多了，如果你抱着这个思想，你就别难过，那就任凭日本人胡来吧。如果你还想杀回东北去，赶走日本鬼子，你得顶着风险跟蒋委员长好好要求要求，现在我就给你打电话。"

"打也没用啊。不过，向他报告情况这是应该的。"

电话拨通了，张学良心头紧张，把电话操起来："是委员长吗？我是张学良，我向您汇报沈阳方面的情况。"

就听蒋介石说："汉卿，不要讲了，我全都知道了。"

其实蒋介石说的不是瞎话，这些情况他能不掌握吗？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丢失飞机和日本人的情况也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蒋介石最后说："汉卿，放心吧，我已经向国联发出呼吁，国联听说日本人这种暴行，十分气愤，不久就要派代表团到咱们中国来。要相信公理，国联代表团一到之后，日本人就得退兵。困难是暂时的，你千万要安下心来，你能执行我的命令我非常高兴，你这么做就对了。"

还鼓励了半天张学良。

张学良一听，国联真要来人，委员长所说不是没道理，这个心就宽松了一些："请问委员长，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做？"

"汉卿，你安心住在北平，仍然主管北平一切大权，听候指示就可以了。"

"是！"

张学良把电话放下了，听蒋介石那口吻，好像没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着急不着慌的，这当家人还真坐得住。蒋介石这样，张学良也受了感染了，这个心情当时就舒缓下来了，不像方才那么难受了。

赵四和于凤至就问委员长怎么说的，张学良把电话里的事介绍了一遍。

"国联真要派代表团来，那太好了。但是日本人能听他们的吗？"

"日本人也参加了国联，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他，他自然是得听了。"

"不过，我们坐等还不是办法。"

"你说怎么办？"

赵四说："你应当把方方面面的人全请来，开个会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你光下令不抵抗，罪名都是你担着，说不清究竟怎么回事，责任在谁身上，你应当跟大家解释清了不抵抗的原因是什么。"

张学良一听："对！"

赵四真有点子，在关键时候说出点的话还真有分量。9月19日，张学良召开会议，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文武大员都到了，参加的能有三十多位。

张学良的心情挺沉重，但是在众人的面前表现得还挺轻松，当家人嘛。衣服还是那么笔挺，跟平时那个气质没什么区别，不过只有张学良心里清楚，硬挺着。在会议上，张学良通报了沈阳"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人们都静静地听着，其实张学良不说，这些人也都知道，只是不如张学良掌握得全面而已。

张学良解释了不抵抗的原因，以及蒋委员长怎么下达的命令，征求大伙儿的意见。原国务总理潘复首先发言，潘复看了看左右："各位，我说几句，看来蒋委员长他的命令十分英明，就应该不抵抗。为什么要这么说？就力量来比，我们远不如日本人，无论是装备方面，还是素质方面，就是跟日本人打，我们也得吃亏，打不好，激怒了东洋人，这战争就没完没了，全中国都可能丧失。蒋委员长把希望寄托于国联，这是非常正确的。我深信，正义毕竟能战胜非正义，公理肯定能战胜强权。因此，困难是暂时的，要叫我发表意见，我的意思就等待国联的调解。"

他这一带头儿，底下跟着发言，绝大多数人都迷信这国联，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抱有希望，这些国家一出面，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了。

其实，这是自己给自己吃定心丸，究竟国联有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还两说着。在座的众人，只有一个人持不同的看法，就是张学良手下的虎将于学忠。于学忠

一开始没说话，听了别人的发言紧皱眉头，等大伙儿都说得差不多了，于学忠才说话："副总司令，方才诸公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倒到国联的怀里头，把一切希望全都寄托给国联，我也认为这不妥。什么事情都得自食其力，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即使依靠国联，我们自己也不能干等着。"

大伙儿一听，眼光全落到于学忠脸上了，那意思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吗？

张学良点点头："往下说，你的意思呢？"

"副总司令，我的意思是日本人太猖狂了，横行霸道，肆无忌惮，难道说我们一枪也不放？就把东三省让给他了吗？趁着现在日本人还没有全部占领东三省，副司令，你应当支持地方队伍奋起抵抗，哪怕在局部方面重创日军，也叫他知道知道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我看这还是有必要的。"

张学良一听，于学忠说得一点儿都不假："好吧，这个事情我请示一下。"

"副总司令，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打算请示蒋委员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大局可以向委员长请示，这个问题你副总司令完全有权处理，没必要请示了。"

张学良明白于学忠的意思，你要请示蒋介石，肯定不行。于学忠着急，既然蒋介石把东北、华北大权都交给你了，你怎么一点儿主也不敢做？你指挥东北军抵抗日本人，这还有罪吗？难道这不对吗？所以，他不让张学良请示。

张学良点了点头，散会了。散会之后，张学良专门把于学忠留下来，没外人了，无话不谈。于学忠把门关上，知道怎么说别人也听不见了。他这才说："副总司令，蒋委员长的用意我非常清楚，他志在'反共'，但是也不能不顾忌日本人。这日本咱就不管了吗？大敌当前，谁轻谁重摆得清清楚楚的。副总司令，我看这个事您就作主吧。"

于学忠苦劝张学良，给张学良打气，最后张学良下决心了："你说得对，你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在东北广大地区我们还有多少军队？我全部支持，这事就不请示南京了。"

日本人刚开始的时候挺顺利，后来进行得不顺利了。什么原因？抵抗了，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奋起抵抗，在锦州各地都爆发了各式各样的反日团体，张学良全部大力支持。这正是：

清末腐败透顶，
内忧外患重重。
风雨飘摇似孤灯，
革命风起云涌。

豪杰出于乱世，

乱世引出枭雄。
称霸东北任纵横，
几番中原问鼎。

说书唱戏讲古，
茶余饭后助兴。
是非功过大家评，
说书人怎敢肯定。

又是：

是非成败一场梦，
功名利禄都是空。
昔日枭雄今何在？
大伙房旁元帅陵。

（全书终）



《乱世枭雄》讲的是东北王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的传奇故事，同时还塑造了汤二虎、冯麟阁、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张是非、田小凤、杜立三等一大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由著名评书艺术大师单田芳先生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精心创作而成。这部作品语言生动，人物鲜明，悬念环环相扣，故事引人入胜。在讲述张氏父子传奇经历的同时，本书还描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使人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

建议上架：畅销书/长篇历史小说

ISBN 978-7-5008-5399-2

9 787500 853992 >

ISBN 978-7-5008-5399-2/I·1386　　定价：39.80元